通鑑紀事本末

十六冊

宋武疾不許祈禱不言符瑞

皇帝……不許母后臨朝

范泰……陽王

宋　建安　袁　[illegible]　輯

明　太倉　張　[illegible]　正

徐傅廢立

宋高祖永初元年秋八月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illegible]

三年春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illegible]護軍將軍

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illegible]王性不信

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檀[illegible]刺史鎮廣

陵悉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

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晦

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真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

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

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

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癸亥帝殂於西殿太子即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

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

文帝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

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於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

DS 735 .A2

宋武病不許祈禱貴不言符瑞

皇帝遺詔不許母后臨朝

范泰諫營陽王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正

徐傅廢立

宋高祖永初元年秋八月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三年春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檀道濟出為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悉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真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癸亥帝殂於西殿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

文帝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於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

DS 735 .A2 L5 v.16

徐羨之等惡義真廢為庶人張約之疏諫殺之

羨之等召檀道濟入朝同廢帝為營陽王復使邢安泰弒之

夷祇生遠近之怪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負才能宜參權要嘗懷憤邑延之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安太守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剥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日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為梁州府參軍尋殺之夏四月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為樂夕遊天淵池即龍舟而寢乙酉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閤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

羨之等遣使殺義真

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
帝過惡廢為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并廢皇后為
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羨之等使邢安泰
就弒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弒之
裴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
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臺皁也制其行止授以法則導達
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
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
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根雖茂而端良甚寡
嗣君中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
之亦昵比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於江陵祠部尚書蔡廓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與之別廓
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
議害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羨之等又
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新安羨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領
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荊湘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秋七
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紱儀物甚盛宜都
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

羨之等迎立宜都王諸將佐皆疑獨王華勸王決行

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責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王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內見刑原逋責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為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鎮荊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卽皇帝位於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庚子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真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

詔復廬陵王先封

蔡廓言謝晦不免

謝晦厚結到彥之

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帝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為右軍將軍甲辰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為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丙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佩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秋八月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　冬十一月初會稽孔甯子為帝鎮西諮議參軍及即位以甯子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皭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傅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

晦與顏邵謀舉兵邵飲藥死

庾登之不肯受備禦之命

文帝召檀道濟使討晦

下詔暴羨之亮晦弑逆之罪

羨之自經死傅亮被誅

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封以示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衆戰於夏口、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言、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辨、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卽於坐命超為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為長史南郡如故、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又為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王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卽罪、朕當親帥六師為其過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卽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謝皭正直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犇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

晦勒兵稱羨之亮等冤且明己無罪

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珮之又誅晦子世休收繫謝皭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丁卯徵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樂冏復遣使告謝晦以徐傅及皭等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為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沂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鑾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晦晦以弟遯為竟陵内史將萬人總留任帥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於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 二月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長公主留止臺内總攝六宮謝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庚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恒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晦又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

晦攻戰得勝及道濟師至與到彥之軍合始敗走

王宏言劉粹無私

周超何承天皆降於到彥之晦為光順之所殺

廟廷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强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晦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鬬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帥萬餘人逆戰、大破之、士衆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聞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帝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子帝自蕪湖東還、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舸、詣到彥之降、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到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以周超為參軍、劉粹以沙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曠遯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大夫當横尸戰場、奈何狼籍都市、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為祕書監、顔延之為中書侍郎、賞遇甚厚、　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

張溥曰、宋武年踰不惑、始生少帝、晩而有子、愛且過甚、遂至失教敗德、臨喪不哀、遨戲無度、徐羨之傅亮謝晦與檀道濟同被顧命、憂念國家計圖黜昏、於是少帝夕寢龍舟朝出東閤、迹雖不順、非得已也、然必使邢安泰弒之、悖矣、羨之等謀廢少帝、復恐義真當次先

列其罪。徙降庶人。少帝既弒。禍心未已。又殺義真。武皇陵土未乾。二子相繼勦戮。伊尹桐宮。豈若是乎。傅亮迎文帝東下。引見之日。帝問義真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亮卽自度不免。晉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納晉惠公。惠公殺之。謂其難乎為君。羨之等罪不啻克。三年始死。伏劍已晚。史言亮畏世路屯險。著演慎論。少帝失德。感蛾成賦。初奉大駕。道路賦詩。言有懼心。既知傾覆。無由求退。作辛有穆生諸贊。稱其見微。卽彼知幾。甯讓傳迪。然有君而賊之。君可無死而死之。其臣實甚於上。何尤古者危墓之臣。墓成則王。不成則族。舉事之始。非不日與死鄰也。明知必死。故一為之。冀其或成。是以布衣卿相。萌僥倖之心。少主鍾簴。羅塗炭之厄。李斯不斬咸陽。不思上蔡。凡人寵極而危者皆然。其身為弒而欲以功名終者。尤未聞也。謝世基與晦同死。臨刑為連句詩。有橫海垂天之悲。晦續以保退無力。太行難陟。不怨身謀而傷世俗。亦文人自文其愚也。

彭城王專政

宋高祖永初元年夏六月。立皇子義康為彭城王。

文帝元嘉五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脩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范泰說王弘徵彭城王義康入朝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弘

弘每事推讓義康

殷景仁引劉湛入湛忌景仁專任反結義康頗之景仁稱疾卧家帝使庾炳之往來衡命

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

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帝曇首居中為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卧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

九年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間己、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為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

十三年春二月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

湛說義康召檀道濟入朝矯詔殺之并及其子植等十一人與薛彤高進之

湛驅煽義康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咸附之文帝意不平殷景仁密勸

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為江州刺史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

十七年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彊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

上處分遂召沈慶之收湛等賜死

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嘗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也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為丹陽尹言次啟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啟上曰羊玄保求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 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腳疾以小牀輿就坐誅

王球屢戒王履結義康

江湛自疏義康拒婚道濟

慧琳恨義康不讀書義康嘆謝述早死

會稽公主為義康請命故終主身義康無恙

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為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逵之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與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履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

殷景仁以羸疾死始興王濬委州事於范曄沈璞

何尚之請出范曄為廣州刺史文帝不能從

扶令育請召義康返京句竟下獄死

上奇熙先之才

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為南兗州刺史　冬十一月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曄有儁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道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為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於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

義康救孔熙先父默之死熙先圖報效説范曄奉義康反并結徐湛之仲承祖法略法靜許曜為內應湛之懼事不濟以謀告帝俱伏誅

之傷撼伏願亟召義康返於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二十二年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為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吾子丈人以為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

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為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讐、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謂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並為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以此為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為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為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欲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為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眾、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曄置客省、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

謝約諫綜與熙先遊綜不從而敗

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瞱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橈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瞱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瞱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瞱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瞱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瞱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瞱母至市涕泣責瞱以手擊瞱頸瞱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瞱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瞱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嘗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瞱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瞱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據蓋俗之量則僨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劉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為瞱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熹之子也先為徐兖二州刺史與瞱厚善瞱敗以為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

明誕世反奉義康為王檀和之擊斬之義恭等請徙義康廣川邵駿何尚之請為備遂賜死

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

二十四年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

二十八年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恟懼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啟宜早為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揜殺之

張溥曰義康聰識過人長於政事歷方任領朝權號稱強敏又性友悌文帝病虛勞入侍湯藥飲食親嘗以進彌日忘寢夫以國體之材篤具爾之戚周旋帝側內外無甚即終身令名為漢東平可也迺劉湛傾危范曄造亂胡誕世弄兵豫章奉以為名遂至促命向者寵榮適為禍刃然瑕釁所出義康實不與聞人啟其隙而身當其患則謂之何劉湛為殷景仁所引同被時遇即傾景仁欲自專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附麗為羣共謀推戴凡小人日夜指天日出心腹者豈為義康計長久哉苟幸成事取富貴足矣帝常疾篤義康流涕慼然以幼主為懷胤秀等即圖訪舊事議立弟彼蓋謂介弟執政聲勢已極所不足者天子耳不知其坦懷憂思係心本朝也孔熙先感義康救父之德力懷報效嗚呼欲忠於文帝莫若勸以敦睦欲忠於義康莫若勸以止足熙先不念張約扶令育之讜言而

宋遣田奇告魏主脩復河南舊境

魏將請逆擊宋人誅河北流民崔浩言不可

計出於羊勝公孫詭何其悖也范曄酒狂善琵琶豐妓妾薄父母門胄雖華物望不及熙先輕屬以大事又所往來者法略道人法靜尼之徒細人傳言妄窺禁密卽欲不敗其道無繇曄等既死義康益危蓋骨肉釁生事迹章著閒義康者義康猶得誅之奉義康者義康卽不與其謀不能百口明也豫章兵起魏師再至帝慮義康甚於敵國掩被冤酷其何以免義康素賤文義厭袁淑才語及徙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始廢書長歎夫處盛貴形迹之嫌居高畏託足之衆尊親如義康猶然下者可知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三

宋文圖恢復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兵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沖為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溼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

諸將進幽州簡兵漳水造船招誘南人之策崔浩言皆不便

浩言南方舉兵必不利

令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己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兵。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為蠻人掠賣為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夏六月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

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碻磝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為都

魏戍兵棄城去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憂其南來

魏安頡敗姚聳夫

聳夫承帝命取大鐘杜驥紿之至金墉城既驥棄城遁反歸非聳夫帝竟誅聳夫

魏叔孫建等濟河而南到彥之欲引兵還垣護之諫之不從

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為諸軍即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將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於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之遣裨將吳兵與姚聳夫渡河、攻治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眾、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陽王大毗屯河上、禦彥之

冬十月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鐘虡於江南、有大鐘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紿之曰、金墉城已脩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取鐘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沖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

十一月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宣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眾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城、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

蕭承之以計退魏師

誅竺靈秀擢桓護之免到彥之王仲德官

魏執朱修之申謨

道濟以計卻魏追兵全軍而返

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犇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　十二月、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甯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草穀、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脩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

司馬楚之請大舉伐宋魏主不許 王慧龍農戰並脩 宋文帝縱反間魏主不行 帝遣呂玄伯刺慧龍慧龍覺而釋之 魏主為子晃求婚帝依違答之以女亡而止

柔與張兵從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犇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脩之守即拜侍中妻以宗女 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之為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夏閏六月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婚帝依違答之

九年夏五月帝遣使者趙道生聘於魏 六月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

十年春二月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為太子晃求婚帝依違答之 冬十二月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

十四年春二月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會帝女亡而止

十八年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二十一年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　冬十一月魏選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二十三年春二月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為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兗青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眾、北邊騷動、帝以魏寇為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犇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簳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郊

王玄謨袁淑皆勸伐魏廣襄陽資力

陳憲力守懸瓠魏攻之不下

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二十六年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淑耽之曾孫也、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二十七年春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將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

臧質等斬魏乞地真

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夭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尚方、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渡、如此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掘壍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行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斫營伎、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

六月上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

徐湛之江湛王玄謨劉康祖並勸伐魏沈慶之固諫不從

太子劭蕭思話亦諫北伐

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為掎角、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甯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

魏王買德張淮之皆棄城走

王玄謨貪愎好殺衆心不服

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趣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荆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犇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漢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

垣護之勸玄謨急攻魏兵不從而敗
魏人斷河絕護之還路護之柯斧斷之完備而返
蕭斌欲斬玄謨慶之固諫而止
龐法起攻拔宏農進向潼關
魏擒崔邪利
沛縣民燒苞橋魏兵溺死殆半

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艦為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艦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即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歷城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衆為鄉導柳元景自百文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真趨馬頭楚王建趨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魏主自東平趨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為魏所敗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趨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

薛安都曾方平戰勝斬魏將張是連提

柳元景走陝城龐法起據潼關關中四山皆應文帝以玄謨敗遽召還

劉康祖力

於林中擊鼓。魏謂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軍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

王羅漢為魏所擒夜斷三郎將首抱鎖犇盱眙

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張暢力陳不可武陵王駿贊決乃上

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犇盱眙、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犇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彌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為城主、而委鎮犇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蹔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蹔悉、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豉、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孝伯問暢、何為怱怱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

魏李孝伯羨服張暢

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之為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

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案兵不敢救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

臧質走就臧璞璞納之共守盱眙魏攻之不下

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他狹人多、鮮不為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軍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韓將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於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亙江濱、自采石至於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慚、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幕府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

太子劭請斬江湛徐湛之

魏人緣江舉火尹宏知其必走

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氈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以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即噉之、并大進酃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謂並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弘言於上曰、犬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

璞歸守盱眙之功于質
義恭不敢擊魏歸師
程天祚逃歸
宋師以待中詔而敗

邃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
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
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
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劍乃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
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
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耶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
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
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
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
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
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
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魏師攻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
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敕義恭
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
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
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城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
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師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
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

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保聚張暢王孝孫言不可乃止

魯爽魯秀率衆降宋

文帝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何偃固諫不從

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　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保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耶、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秀為中書郎、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穎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算遠圖、特所奬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二十九年春二月甲寅、魏侍中宗愛弒世祖、三月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

劉興祖進長驅中山之策帝不從

月丙申詔曰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以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永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冀青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 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幡棄城走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元景等進據洪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軍將軍封禮自逗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

魯爽戰捷
聞碻磝敗
與柳元景
皆還

軍黎公遵屯河內、　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戰於大索、破之、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恭等奏、免思話官、從之、

張溥曰、文帝元嘉七年○興師北伐魏碻磝滑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諸軍色喜○王仲德獨憂其河冰既合○必復南來○既姚聳夫敗於安頡○到彥之聞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檀道濟師捷高梁亭○猶以食絕還旆○蕭思話劉振之等○望風引卻○敗降相屬○然後遣使通幣○折而求和○策已下矣○元嘉政令鮮失○佛貍亦性不好殺○十餘年間○邊境無事○可不言兵○乃王玄謨獻策用師○袁淑進說封禪○帝又無故開兵○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無日不戰○遂至郡縣赤地○春燕巢林○前鑒不脩○後禍彌酷○齊桓復九世之讐○漢武洗白登之辱○不聞如是顛覆也○龐季明七十老人○身入長安○招合夷夏關中豪傑○四山羌胡蠭起應命○柳元景進克陝城○薛安都斬其將張是連提○王旗北指○衆呼萬歲由此戰勝○而言文帝經略中原○非迂也○王玄謨既敗○遽召元景等還○使劉康祖戰死○王羅漢被擒○失策之中○又有失馬○兩軍得失○決機將帥○千里轉戰○事不由中○帝志存河南○而不知擇帥○將出凶門而責以君命○何異放跛犬○逐狡兔○驅駿馬而縶其足也○卽玄謨初出兵時○魏王買德棄碻磝○避申元吉○張淮之棄樂安○避崔猛○宋兵方銳○魏所震也○玄謨頓刃滑臺○貪愎好殺○不綏河洛歸民○而征求梨布○將成之功○隳於一旦○蕭斌欲奮刀斬之宜矣○檀道濟歸

廷尉。魏人不憚。吳子裴方明有仇池功而死。佛狸遺書嘗笑。大帥一跌。數世不復。師貴文人。惡小子。彼江湛徐湛之皆不足語此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四

宗愛逆節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立子晃為皇太子。大赦改元延和。

二十八年夏六月。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今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　冬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申。弒帝。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

愛斬蘭言和尼薛提殺秦王翰而立南安王余

余謀奪愛權愛使賈周殺余劉尼勸愛立皇孫濬愛不從尼與源賀陸麗長孫渴侯謀迎濬即位族誅愛周

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為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黄門賈周等就弑余而祕之唯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侯之子也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張溥曰宗愛不知所繇來以罪為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魏太祖聰明威靈夷狄賢主獨信任愛爵郡公齊桓公尊管仲不能遠豎刁其後五子爭立尸蟲出户君子見微知著惕然堅冰魏主之禍伏於正平元年賢如崔浩高允不聞諫諍殿廷斥愛就下位供掃除其國無人哉太子晃主之長子賀夫人所生五歲明慧强識長好經史通太義主所奇愛既

袁皇后生子劭不欲舉文帝禁止之又以尚在諒闇故秘其生

劭亦好讀書

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請速進擊掩不備劉潔尼之後獲虜候騎云畏追北走主深恨不用太子之言益親重使監國斷萬幾愛嶮暴非法太子所惡仇尼道盛任平城等任事東宮與愛不睦愛構成其罪斬於都街太子憂死久之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弒主永安宮父子之情君臣之義尊親無以加也刑餘闒茸威福過恣閹制其命始賊太子江充之迫戾園也繼而弒君李兌之餓主父也賤人再逆率士怨痛廟堂晏如無執簡書弒沐浴討賊者豈春秋之法不施於蠻貊歟愛殺秦王翰立吳王余後余疑愛謀奪其權愛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彼惟殺主而不忌立主而不疑一國君死一國君生生死直一夫也令東廟之甲不發劉尼之言得行愛可沒齒無患否則又擁皇孫𪊲定策矣尼與源賀陸麗長孫渴侯抱濬入平城即帝位具愛周五刑夷三族罪人放而復得三綱絕而復明惜也不先行於太武初變秦王未死之時君子謂有逸罰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五

太子劭弒逆

宋文帝元嘉三年、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祕之、閏正月丙戌、始言劭生、

六年春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太子、

十五年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太子劭妃、

十六年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

袁后恨潘妃有寵而殂劭與始興王濬始離終合既感嚴道育遂與王鸚鵡陳天與陳慶國共為巫蠱咒詛文帝既鸚鵡嫁沈懷遠勸劭殺天與慶國懼乃泄其事帝但切責劭濬而不加罪

宮置兵與羽林等、

二十九年、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妒、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東陽主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慮語泄、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為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咒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意謂己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上許之、濬入朝、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三十年春正月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

文帝欲廢劭殺濬　僧綽勸其柬斷江湛徐湛之各欲立所親議久不决潘妃又洩其言劭遂結陳叔兒張超之等弑帝

劭拜請蕭斌等作亂斌懼奉令袁淑不從又不啟帝劭竟殺之

乃聽入朝、　嚴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掩捕甚急、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旿家、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旦日有告道育在張旿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

文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宏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虜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齊帥張超之等謀為逆、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啟聞、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劭詐為帝詔云、魯

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隊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左衞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力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耶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衞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僞詔示門衞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帝是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衞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趨北戶未及開兵入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嘏未及答卽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聞諠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衞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衞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劭使人從東閤入殺潘淑

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與始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在西州府舍人朱灋瑜犇告
濬曰臺內喧噪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灋瑜勸入據石
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
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
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
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
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劭謂濬
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非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
尚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
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即位畢亟稱疾還
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
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鎮京口義綦義慶之弟也乙丑悉收
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燾之孫以殷仲素為黃門侍
郎王正見為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等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
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為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劭不知王僧綽之謀
以僧綽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
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弒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謂腹心
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

劭以王僧綽為吏部尚書既得其書疏乃楚之王僧虔顧徒兄死劭殺長沙王等五人劭令沈慶之殺武陵王駿慶之以告王卽勸舉義

義宣臧質魯爽舉兵應駿

憂不濟也　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其妃父殷沖為司隸校尉沖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為丹陽尹會州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史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并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左西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長沙悼王瑾瑾弟楷臨川哀王爗桂陽孝侯覬新渝懷侯玠皆劭素所惡也瑾義欣之子爗義慶之子覬玠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竣延之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為諸議參軍領中兵內史內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為諸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以諮議參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方翼贊京輦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

義宣解蕭思話張永之憾沈正邀顧琛說隨王誕起兵

給賜之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劭以兖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兖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板張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自為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兇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强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冤酷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岸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荆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劭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

慶之決王
僧達必來
赴義
丘珍孫殺
周嶠以應
誕

堅彼意耳劭以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為己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
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為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
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
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
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
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
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
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
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
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立子偉之為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陽
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濬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
南兗州刺史建平王宏為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營
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檀和之為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軍於鵲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
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
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
達乃自候道南犇逢武王陵於鵲頭王即以為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
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
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於

義恭南奔劭殺其十二子劭濬乞恩於蔣侯神徐爰歸武陵武陵即帝位劭亦拜太子

淮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恇怯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己未軍於溧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卧內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等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強麾下勇士悉遣出鬬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執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為之溢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劭殺義恭十二子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王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以濬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於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謚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

夏侯獻之顧彬之劉季之大敗燕欽等

子以南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為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於瓜步。先是世祖遣甯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劉軍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栅以自守、又決破岡方山埭以絕東軍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犇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栅、城中沸亂、丹陽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及袞冕服於宮庭、蕭斌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於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痛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又謂質曰、可得為啓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何諸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陽

劭濬父子並梟首

殷氏自言無罪

道育鸚鵡揚灰

臧質恨元景以書呈帝

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汙瀦劭所居齋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沖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后太后丹陽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為太尉諡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諡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諡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將軍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閤殷沖等既誅人為之寒心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甯長甯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諡壯侯與袁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戊戌以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為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

初帝之討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質慮其為荊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將軍司馬徐遺寶為兗州刺史　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為公侯　辛未徙南譙王

武帝毒殺南平王鑠

義宣為南郡王隨王誕為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宣陽侯愷為南譙王　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為南兗州刺史鎮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為領軍將軍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為荊湘二州刺史愷為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以竟陵王誕為揚州刺史　秋七月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為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己巳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謚之　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為司州刺史　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

孝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改元大赦　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為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丙子立皇子子業為太子

張溥曰劭始生三日文帝往視之無風墜帽濬將產之夕有鵩鳥鳴於屋上兩人窮奇怪異先見天產不祥其有懼心乎袁皇后初生劭惡其形貌欲不舉帝撥幔禁之世謂其自掇戎毒然叔向之母能知伯石豺狼不能殺伯石卒喪羊舌氏大夫廢興其猶有時變出天子宮室豈復人力哉濬生而母死潘淑妃養以為子愛濬特深濬不念也劭弒帝殺潘淑妃剖視其心濬反謝劭云下情所願梟食母獍食父劭濬兼之合嚴之變君子曰固也嚴道育吳官賤婦能為巫東陽公主應閣婢王鸚鵡與之善稱於公主託善蠶名入宮劭濬惑事之遂與歌舞詛呪帝左道之為禍也其始僅婦女之玩流珠之異既矯誣逆行臣弒君子弒父頌言可為文帝平日不簡教二子巫風蔑聞及王鸚鵡出嫁陳天與領隊始誚讓太子後事敗又不忍罪赦所愛而厚其毒皆帝自為也道育變服匿東宮復隨濬出入帝急捕不得以天子之尊不能加一巫婦人巫婦人何能為挾愛子而重也帝謀廢劭

賜濬死久不自決徐湛之江湛各欲立所親助為猶豫謀未成於秉燭刃已發於東堂語云需者事之賊也文帝殺子而不斷江祏置君而不成敗猶一轍也袁淑王僧綽咸為帝死忠矣然淑辭登車不能討賊僧綽勸帝裁兒委蛇偽命惜哉義而不勇病亦在需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六

南郡王之叛

臧質拜義宣又拜義恭

義宣憾武帝淫其諸女質又勸其為亂蔡超竺超民等咸贊成之遂決計反

武帝孝建元年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內兄既至江陵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以奉帝為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湓口鉤圻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至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以為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它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為公前驅已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為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為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為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超民蔓之子也臧敦時為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

義宣質約魯爽徐遺寶秋閒舉兵爽醉失指即日舉兵義宣質狼狽應之爽殺韋處穆楊元駒庾騰之

魯秀一見義宣知其必敗

武帝欲迎義宣誕固執不可乃止

朱修之偽許義宣而陰與之貳

王元謨聞魯秀不來知臧質易與

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黃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己同、皆殺之、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為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為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湛之將萬人就弘、名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諶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荊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為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為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　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為兗州刺史、三月己亥、內外戒嚴、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為江州刺史、柳元景為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為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慆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知脩之貳於己、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

徐遺寶邀垣護之同反不從

義宣質聞爽死皆懼義宣見義恭書使疑質

質求先驅劉諶之密言不可義宣乃止

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胤與夏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遺寶棄衆焚城犇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趨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為湘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為荊州刺史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犇散瑜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犇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焉魯爽以世亂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宜哉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翦僕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勇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於采石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諶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冗從僕射胡子反等

崔勲之垣詢之救劉季之皆戰死

垣護之請柳元景分兵援王元謨

質請自攻東城聽顔樂之言遣劉諶之與俱薛安都斬諶之質等大敗義宣兵亦潰

臧質逃於南湖為鄭俱兒射死

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子反方度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勲之固爭乃遣勲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勲之詢之皆戰死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犇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朱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為脩之所敗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追脩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洲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顔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兩岸質與劉諶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諶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荆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己未解嚴

六月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紿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為武昌郡質往投之沖已為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

翟靈寶魯秀竺超民等欲再圖一決而義宣惛沮不能魯秀逃去超民收義宣送刺姦

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刀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樂安太守任薈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之兄子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腳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荊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誡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昏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慆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廨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荊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荊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彊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荊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為便上從之既而荊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

戊子省錄尚書事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

朱脩之殺義宣及其子十六人何尚之請原起民兄

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為計書未達庚寅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張溥曰武帝七男少帝義真為徐羨之等所弒殺義康義季皆死於文帝之時孝武正位所存獨江夏王義恭南郡王義宣耳初孝武討元兇義宣遣徐遺寶率衆三千助先鋒稱有功事平論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封子諡母所欲必從乃臧質妄言異圖旋起舍逸樂而趨禍患抑可愚也質少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既屢居名郡涉獵文史有氣幹好言兵即見大任至封溲便與魏太武寫臺格購斬佛狸長圍衝車盱眙不下墨翟之守勇猶過之文帝崩問至立時舉與薛安都程天祚等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凶魯爽祖父歸魏爽使酒得罪太武始與弟秀南還討劭之役爽與有勞兩人皆可無反驟而狂獗不聞三思蓋質起義陽口時心所推奉者獨義宣孝武事成非彼所期即奉義宣亦利所闇下可制易於自為非真欲北面臣事之也義宣內憒閨庭外惑游說密治舟甲剋期孝建元年秋冬舉兵魯爽狂酒失旨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補義宣天子以臣叛君聚族耀師談笑戕頸不啻手搏其稱師也無正名其舉事也無定謀直數妄男子揭竿為戲豈待魯秀癡人之歎知其必敗哉薛安都躍馬刺爽時人比於漢關羽之斬顏良義宣臧質聞而色戒義恭致書義宣以質方靈寶牢之義宣始疑質劉諶之顏樂之相惎間質策皆不行繇是

武帝忌誕徙之廣陵

江智淵知誕有異志先還建康帝輕信民劉成陳談之言遣垣閬戴明寶襲誕誕殺閬明寶逃還

質頭入武庫。義宣父子以獄戶誅。興師命將。卽以義振。任人而疑。事必背裂。羣叛烏聚。復自猜貳。亡無日矣。義宣跳身江夏。翟靈寶魯秀竺超民等勸其治兵繕甲。更圖決戰。義宣昏沮不出。衆遂離散。大勢去者斂不復合。鋒銳盡者發不復利。人笑為孤雛。而我自視為鷙鳥。齊建卽墨。負籍江東。猶或難之。義宣其何能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七

竟陵王之叛

宋武帝孝建二年春二月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為南兗州刺史。　冬十月壬午。以竟陵王誕為司空領南徐州刺史。

大明元年秋八月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南兗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從來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疏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脩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脩乘輿法物。習唱警蹕。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

鄭瑗誤殺劉季之
誕遣沈道愍說慶之慶之拒之
梁曠不從叛誕誕滅其家
帝誅誕左右親屬於人

詛詠之密以啓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詔貶誕爵為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閬使以之鎮為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閬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閬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慤有隙聞誕反恐為慤所害委官間道欲赴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返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卽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慾便成胡越陵鋒蹈戈萬沒豈顧戡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奔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

劉琨之不從亂為誕所殺

賀瑀不肯從亂又不欲負誕飲藥自殺

范義不肯效何康之棄母叛君

慶之克城誕為沈胤之等所斬

蔡興宗言廣陵之平不足賀

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為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凡府州文武皆加秩、以主簿劉琨之為中兵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為汝護送、

六月、上命沈慶之為三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於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軍山陰賀瑀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瑀宜早出、瑀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濮陽范義為左司馬、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為也、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

帝令宗越殺廣陵城中三千餘人決以極刑築為京觀呂曇濟攜誕子景粹匿民間遂死義興宗收瘞范義

誅豈得皆稱萬歲上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小大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刳腸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為京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齎送既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羊璿坐與誕素善下獄死擢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

張溥曰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也文帝北侵魏命諸藩並出師皆奔敗獨誕遣柳元景剋弘農關陝元凶劭立沈正顧琛說誕唱義其將劉季之有奔牛塘之捷義宣謀叛力兼四州武帝惴禍欲具乘輿法物奉迎誕持不可既上流平定主座不移彼歷兩朝凡三建績自以為懿親有功大城崇寄周公其人也匹夫告密六師移之憤而不服遂起抗兵武帝仇人其弟弟亦反之以仇殺表城下罪帝宮闈有狐綏綏詩人所刺帝不重自責又戮誕左右支黨千人誕在諸王功最高其負禍獨酷雀鼠哀生叫呼天地其視南平附劭身懼後夫喪魂食毒尤足悲矣賀弼始諫誕拒命抽刀不怨將佐邀降謝以飲藥范義誓死從誕不效何康之苟活王璵之五子在建業沈慶之縛而招之其志不奪呂曇濟攜誕子景粹匿民間死不忍離四子俠烈標季所難雖烈夫慕義有臧洪韓延之風亦傷誕無罪願身游地下也武帝既克廣陵詔屠其城人沈慶之強諫尚殺三千餘口築為京觀不涕泣

宋武帝不任大臣遂委寄腹心耳目於戴法興巢尚之戴明寶

廢帝居喪無戚容蔡興宗知其必禍家國

廢帝盡改孝建以來制度蔡興宗言其非宜顏師伯不從

義恭引身避事法興等專朝權

天顯而鯨鯢骨肉帝之不仁實愧楚莊矣誕未死時侍直夢覺失髻築廣陵城海陵東孫千與大罵請立六慎門又五音士狂易見鬼怖哭城上白布旛謂誕亡徵然誕罪可不死武帝逆探其心迫之於死天狗流血之災帝亦當躬受之非獨竟陵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八

廢帝之亂

宋武帝大明二年　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八年夏閏五月庚申上殂於玉燭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廢帝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哀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七月乙卯罷南北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甫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恇撓阿順

義恭法興惡興宗王者左遷新昌太守王太后病篤召廢帝帝以多鬼不往

帝寵華願兒言殺戴法興顏師伯柳元景懼謀廢帝立義恭持疑不決沈慶之發其事義恭等皆被誅

法興恒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興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　八月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己丑太后殂

明帝泰始元年　廢帝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漸長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邪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法興為真天子官為贗天子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柳共為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法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宮闈今與它人作二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帝遂發詔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賜法興死解巢尚之舍人員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亦有寵於世祖常典作役課督苛虐捶扑慘毒人皆苦之帝常戲曰顯度為百姓患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宣旨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陽尹顏師伯居權日久海內輻輳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為尚書左僕射解卿尹以吏部尚書王彧為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懾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

廢帝德袁顗任以朝政
徐爰以將迎得厚眷
廢帝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
廢帝爲公主置面首三十人
諸淵不受公主逼迫
廢帝令畫工齄世祖鼻
殺子鸞子師及其母妹
發殷貴妃

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不爲耳、安得預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別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元景、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與尚書左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辟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迕、廢帝待之益厚、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爲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齄鼻、如何不齄、立召畫工令齄之、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帝疾之、九月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爲不利於帝、乃止、

廢帝自郎

墓

袁顗忽失寵以出外為幸

蔡興宗欲居中免禍

王藻為臨川公主譖殺

殺孔靈符及其二子

廢帝納姑新蔡公主於後宮惡其夫何邁為變將兵誅之

位以來未嘗戒嚴、因民訛言義陽王昶反而討之、昶奔魏、事見元魏寇齊　吏部尚書袁顗始為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顗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顗為督雍梁等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顗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子頊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為子頊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顗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疏。未由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顗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顗與之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興宗為吏部尚書、　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妒、譖藻於帝、冬十月己卯、藻下獄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甯朔將軍何邁、瑀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以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為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

蔡興宗沈文秀皆說沈慶之廢昏立明慶之不從竟遇害

之使羨邈與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為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為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眾力圖之易於反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閤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弟秘書郎昭明亦自經死文季揮刀馳馬

沈文叔昭明皆從父死文季出奔圖報復

興宗使包法榮說王元謨行廢立事元謨不應

廢帝因辱諸父

劉曚妾臨孕帝迎入宮生子名曰皇子

帝欲屠彧賴休仁談笑以免

帝使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潘欣之褚靈嗣馳告鄧琬琬決計起兵

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諫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為東陽太守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玄謨使法榮至興宗所興宗謂法榮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法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招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為阬實以泥水裸彧內阬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曚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為太子彧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太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曚妾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

帝强左右辱妃主江氏不從殺其三子鞭一百

湘東王彧左右阮佃夫等結壽寂之等殺廢帝彧遂即帝位

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為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為將帥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為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荊湘二州以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帝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己以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為帝盡力帝恃之益無所顧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彧主衣會稽阮佃夫內監始興王道隆學官令臨淮李道兒與直閤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等陰謀弒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閹人彧左右錢藍生亦在中彧密使候帝動止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裸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彧獨在秘書省不

賜廢帝弟子尚及會稽公主死
興宗請葬廢帝
湘東王官路太后弟子以慰母心
刊削廢帝時昏制謬
封
明帝以休仁改誅道隆
宗越等謀作亂沈攸之上聞遂伏誅

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見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細鎧王南彭城姜產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保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為。休仁就秘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於時事起倉卒、王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己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廢帝猶橫尸太醫閤口、蔡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南。初湘東王母沈婕妤蚤卒、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弑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為黃門侍郎、茂之為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進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桂陽

江州佐史以暴亂既除為慶琬獨持議勸子勛即大位

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　丙寅湘東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暱於廢帝嘗無禮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為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閤　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為尚書僕射景文即彧也避上名以字行　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陳郡殷琰行府州事及休祐徙荊州即以琰為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　江州佐史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閤實為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閤是吾徒事耳眾皆駭愕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顗既至襄陽即與諮議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詐稱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即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即大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為江州刺史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即留本任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為道路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劫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又謂上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聞廢帝已隕即解甲下標既而聞江雍猶治兵郢府行事荀卞之大懼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沈攸之請令衆軍就一軍取號

蕭惠開推奉子勛

二年春正月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為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 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并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張悅為吏部尚書袁顗加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為徐州刺史令孫坦之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以義陽內史龐孟虬為司州刺史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平原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使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閤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請降於索兒龐孟虬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顗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說顗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顗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益

四方貢計皆歸尋陽

蔡興宗請明帝鎮亂以靜待人以信

殷琰附子勛明帝以為憂興宗獨言目前清蕩可必事後當勞聖慮

垣榮祖說薛安都歸明帝安都不從

葛僧韶說殷孝祖歸明帝建康民心大安

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以家在建康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奔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為土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叔寶為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更厚撫其家以招之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袁顗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為太守上使冗從僕射桓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為將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

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潁川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薛索兒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

明帝宥叛者親黨衆心大悅休若東討孔覬力持不退人情乃安

有朝野危極假令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勇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惟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丘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初上遣東平畢衆敬詣兗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矯上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文石守瑕丘衆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衆敬之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纂鍾之曾孫也 丙午上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勔甯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覬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覬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將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 孔覬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

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板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眾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眾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驅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　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顗將孫曇瓘程扞宗等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扞宗城猶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眾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義鄉孔璪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璪計事聞臺軍已近璪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為人擒遂與曇生奔錢唐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奔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　丁卯吳喜軍至錢唐孔璪王曇生奔浙東喜遣彊

孔覬不屈為王晏所殺

鄧琬委褚靈嗣等內外離心

殷孝祖陵轢諸將人不為用為流矢所中死

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孔覬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逃奔嵴山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璪殺之庚辰嵴山民縛孔覬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璪所為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為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　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闡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　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勔進軍小峴殷琰所署南汝陰太守裴季以合肥來降　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為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沖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為前鋒據赭圻沖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檝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踴躍人爭効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子勛加沖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為右衛將軍統郢荊湘梁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甯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衆軍水陸並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為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沈攸

沈攸之推江方興為主以擊陶亮

亮不聽孫沖之直取京都之策遂戰敗

休仁撫循十萬之衆莫有離心

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甯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己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為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為統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辛卯方興帥諸軍進戰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濟地頓生京兆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奔至姥山而還幼文驥之子也孫沖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為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沖之還鵲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崗分立營寨亦各散還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吊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鵲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於赭圻

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

明僧暠等每戰敗於沈文秀

詔蕭道成將兵救永 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為松滋侯 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勔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 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 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為司州刺史 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劉勔帥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勔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勔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 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創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犇鵲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鄧琬以晉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顗下尋陽顗悉雍州之衆馳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 散騎侍郎明僧暠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壬午以僧暠為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兵以應建康玄邈玄謨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軍主解彥

呂安國請劉勔襲杜叔寶米車

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暠玄默玄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為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　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勔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齎一月糧既與勔久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勔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為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陳叔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夜劉順衆潰順走淮西就常珍奇於是劉勔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為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一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為輔國將軍督弋陽西蠻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為雍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為中軍將軍庚戌以甯朔將軍劉乘民為冀州刺史　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而潰走向樂平為申令孫子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季降之傅靈越走至淮西

袁顗不撫接諸將劉胡恚恨

鄧琬收繫蕭道成子賾桓康與蕭欣祖等結客攻郡破獄出之

張興世建奇兵潛出上流錢溪立城守險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遂破劉月

武衞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之、送詣勔、勔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如袁顗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顗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恇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顗借襄陽之資、顗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為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田益之帥蠻衆萬餘人圍義陽、鄧琬使司州刺史龐孟虯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襲道憐之孫也、蕭道成世子賾為南康贛令、鄧琬遣使收繫之、門客蘭陵桓康擔賾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賾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賾、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賾、賾與戰、擒之、賾自號寧朔將軍、據郡起兵、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為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等　衡陽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湘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挌軍身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　始興人劉嗣祖等據郡起兵應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之、嗣祖詭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斬之、上以萬周行廣州事　諸軍與袁顗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

龐孟虬走死蠻中

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龐孟虬引兵來助殷琰。劉勔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虬蟻聚。必無能為。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勔。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眾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為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眾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顗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眾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眾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顗駭懼。攸之日暮引歸。　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　龐孟虬進至弋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大破之。孟虬走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虬走死蠻中。　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之。劉勔遣輔國將軍垣閎擊之。閎。閬之弟。道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為北豫州刺

劉胡喜步戰畏水戰

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擊走沈仲玉虜其資實劉亮進逼胡營胡誑袁顗馬遁去顗亦出走

薛伯珍斬顗降俞湛之復斬伯珍

史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龎孟虯敗並開門出降　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鬬若步戰恆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顗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胡衆駭懼胡將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逼胡營胡不能制袁顗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己卯誑顗云欲更帥步騎二萬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令顗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顗去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顗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燕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亦走　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顗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顗顗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并所領數千人俱去欲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

張悅斬琬降於休仁沈攸之等遂斬子勛

何慧文不屈遂自殺子綏子頊子元賜死

并送首以為己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顗已降軍皆散唯己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為一戰之資當停據湓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趣沔口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欣之乃還取琬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蔡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軍於上饒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癸巳解嚴大赦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為沙門潛走追獲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荊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逃潰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　上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

休仁勸殺松滋侯兄弟於是子房等十人並賜死

王廣之請乘劉勔馬克合肥

興宗請上手詔諭殷琰琰疑偽詔不敢降

計宜早為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兗州刺史劉祇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劉勔圍壽陽垣閎攻合肥俱未下勔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勔擢廣之為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勔卒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世祖為東海太守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帝復北伐（事見明帝北伐）　冬十二月劉勔圍壽陽自首春至於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壽陽既平上使中書為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為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訖琰得詔謂劉勔詐為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壽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勔詳說勔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勔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勔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資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府而卒

薛安都蕭惠開柳元怙畢衆敬殷孚常珍奇並遣使乞降

張溥曰孝武二十八男廢帝子業其長子也元凶殺逆孝武倡義廢帝寄命建康因於侍中下省將見誅夷卒保無恙度居帝位必思艱難乃相非人君行同犬豕郎尊孝幾過惡甚於昌邑千百二十七事華光之弑尚云罪浮其歷子勛次在第三廢帝有太祖世祖之疑送藥賜死朱景雲停湓口不進鄧琬決謀反戈內向然尋陽甲兵來勤湘東已廢昏自立爲子勛者束身歸命優游黃閤亦長策也鄧琬陶亮袁顗等才略不彊妻蔣大憙子勛十一歲兒惟其所爲及劉胡夜遁張悅貳心累因儁首爲世所悲休仁不仁助桀爲虐松滋侯兄弟一時勦死予聞孝武諸子終始未嘗不涖然也廢帝死以十七歲子勛子房子頊死以十一歲子鸞子仁死以十歲其他幼小鋤戮者年不能盡知也國君害喪孩童成羣飲食不離保姆言動制於左右閨閫之外事不及知伐斧相尋支體已裂或死於其兄或死於諸父刃頸見迫痛生王家夫廢帝不立子尚子鸞子師不死子勛不叛松滋兄弟不誅夫豈生之又豈殺之多男多凶其是謂與路太后崩數日廢帝見夢云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孽積厥躬而毒流嬰孺末世亂君家禍國釁往往而然書紀微子之命有以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九

宋明帝北伐

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敗於尋陽也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

上遣沈攸之將甲士十五萬迎安都興宗言不可帝不從安都疑懼叛降於魏
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申纂詐降於魏尉元陰備之
畢衆敬亦非聞其子元賓被殺怨降於魏鄭羲勸西河公石入據常珍奇城
薛安都不爲尉元所禮悔降欲

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鄉之所宥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通邊陲地險兵強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旰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薛安都以其子爲質於魏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荊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以安都爲都督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爲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衆敬爲兗州刺史衆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他罪誅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衆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於秺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帥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管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羲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奔魏遣建安王陸馛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爲奴婢者馛悉免之新民乃悅　是歲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於下磕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

叛元知之不果發乃委罪於裴祖隆

張永沈攸之大敗於元安都

魏虜垣恭祖等

收其管鑰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恭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璨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衆就永元進攻之

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為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寓內褰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為戎惜乎若以向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為而起哉高祖蟣蝨生介胄經啟疆埸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穫堂構豈云易哉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河運載以賑新民魏朝從之　沈文秀崔道固為土人所攻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退屯陳項議還長社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遠去超修城浚隍積薪儲穀更來恐難圖矣

劉懷珍進攻黔陬遣王廣之拔不其城沈文秀乃降

魏慕容白從酈範之策一旬中連拔四城

石不從遂還長社　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輔國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値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東海僧暠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爲沮撓乎遂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於洋水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帝復以爲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爲冀州刺史懷珍乃還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玄載玄謨之從弟也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輔國將軍清河張讜守團城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休賓乘民之兄子也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也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僞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

白曜欲阬升城韓麒麟諫乃止

酈範料沈文秀必不降

尉元請釋青冀先定東南

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

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於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勍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為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按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為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為文秀所拒。退為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

休若遣張敬兒等斬薛伯令彭上欲擊之城沈攸之固執不可乃彊遣之

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為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　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閒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薛安都子令伯亡命梁雍之閒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　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為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彊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為朐山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圖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歛集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方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為軍備甚盛乃退上以崇祖為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　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illegible]

魏辛紹先安下邳

崔道固守歷城不降魏

劉休賓欲降魏兄子聞慰不可

劉勔以書招常珍奇

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為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大恒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綏邊將軍房法壽為王玄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及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以母妻為魏所獲謀於法壽法壽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磐陽法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法壽對為冀州刺史以法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為郡守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　冬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讜為刺史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為兗州刺史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曄與邪利皆沒於魏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子聞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　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汝陰有備無功而還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二心劉勔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

勔遣申元德擊破趙懷仁又斬閼于拔賈元友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勔言不可乃止

張讜王整桓忻皆降於魏魏待安都衆敬以上客

崔道固劉休賓降魏魏西河公石攻珍奇崔僧祐降魏

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

四年春正月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勔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閼于拔於汝陽臺東獲運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勔使司徒參軍孫臺瓘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勔勔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為虜自去冬蹈籍王土盤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彊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 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讜讜以團城降魏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為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對為東兗州刺史元又說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召薛安都畢衆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 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道固面縛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曄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 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為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奔壽陽 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為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不其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 夏四月劉勔敗魏兵於許昌 秋七月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事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為魏所斷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為刺史 冬十

魏人殺沈文静

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民無叛志文秀不拜白曜

月發諸州兵北伐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静入東陽西郭

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春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内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為下客給惡衣蔬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為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　夏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户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户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户以供諸寺灑掃魏主並許之於是僧祇户粟及寺户徧於州鎮矣

張溥曰明帝在位七年與魏搆兵凡五年其始非有不並之勢積仇之劫特以薛安都常珍奇據城北降請兵自救畢衆敬憤子見誅甘心逞逆遂至長淮以北忽焉戎有追師老氣竭賈元友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劉勔斥其狂謀難信帝亦徘徊聽許漢武悔田輸臺斯其庶幾乎明帝泰始二年八月殺子勛十月殺子綏等十三人踰六年而二月殺休祐五月殺休仁七月殺休若終帝之世非攻討夷狄即屠戮骨肉彼陰賊很戾以為骨肉之患

蕭道成有垣崇祖垣榮祖劉僧副之衆

細人阮佃夫等參預政事

等於夷狄也然子綏等同日賜死休祐射雉拉殺休仁入宿仰藥休若召赴七月七日宴而死翦戮同氣易若執雛魏人兵臨則喪師蹙地善戰如沈攸之善守如沈文秀不免挫傷始歎骨肉之弱不如夷狄之强明帝滅親則勇當敵則怯後日螟蛉非種禍流龍幄索虜左衽得環而笑之矣尋陽師起四方貢計咸集東兵至永世宮省危懼蔡興宗請鎮之以靜待人以信清蕩可必明帝從其言轉危為安子勛既敗薛安都歸命帝命張永沈攸之將十五萬迎之興宗言但須單使尺書勿以重兵生其疑懼帝弗是也耀兵示威釁難四決顛覆之際用言而興成功之日違言而敗裴子野云桓公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前鑒之失於宋明而三是以持盈難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

蕭道成篡宋

宋明帝泰始三年秋八月以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垣崇祖奔朐山道成以為戍主垣榮祖亦奔朐山往依道成於淮陰劉僧副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四年秋七月庚申以蕭道成為南兗州刺史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遊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并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逆禍福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

蕭道成懼內召用荀伯玉計復本任

上令壽寂之等拉殺休祐

外郎。

六年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為天子上疑之徵為黃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遷鎮淮陰

七年　初上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則必加罪戮改騧字為䯄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刳斮者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上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納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剌王休祐前鎮江陵貪虐無度上不使之鎮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性剛很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春二月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欲闇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傳呼驃騎落馬上陽驚遣御醫絡繹就視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絕去車輪輿還第追贈司空葬之如禮建康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為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閤羣豎恟恟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偽許之敬先

上賜休仁死復下詔言其過以自解

上與褚淵謀誅休仁淵始拒而終從

出使人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之　晉平剌王既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己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既而謂曰今夕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兵謀為亂逆朕未忍明法申詔詰厲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鎮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之隕本欲為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嬈懼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辭楊太妃吾春中多與之射雉或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無不和顏厚相撫勞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恐當不必即解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初上在藩與褚淵以風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仗上寢疾淵為吳郡太守急召之既至入見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纙耳黃纙者乳母服也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淵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為吏部尚書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

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為庶人　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

王敬先說休若據荊州休若白上誅之乃召赴七月七日晏賜死休範以凡劣得全

上使吳喜賜蕭道成酒復疑喜賜死

道成就徵適上崩以褚淵薦遂掌機事

緝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為江州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 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時上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為上所忌故得全

沈約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已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孽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它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上封銀壺酒使吳喜自持賜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為之飲道成即飲之喜還朝保證道成或密以啟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內殿與共言謔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尋賜死 戊寅以淮陰為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

許公輿說休範反

弱翦除諸宗何預它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

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大漸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為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勔右僕射詔淵勔與尚書令袁粲荆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為右衛將軍領衛尉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時蒼梧王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冬十一月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為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

蒼梧王元徽元年　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於禍及帝即位年在沖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新蔡許公輿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為之備會夏口闕鎮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黃門郎王奐為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復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劫留使自太洑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表治城隍多解材板而蓄之奐景文之兄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

道成出屯新亭復用張敬兒詐降計斬休範令陳靈寶送其首還臺靈寶棄首無驗於是休範將杜黑騾丁文豪直趣朱雀桁殺劉勔王道隆等帝太后泣懼褚澄孫千齡出降衆擁至新亭道成告以休範已死迺遣陳顯達等斬杜丁而寇平

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錄二豎、以謝寃魂、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勔、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遊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即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衆攻新亭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自巳至午、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為質、二子至、

劉勔以東山而敗

道成即斬之休範致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恒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醕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朗惠開之弟也其姊為休範妃惠朗兄黃門郎惠明時為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自疑道成與黑騾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丁文豪破臺軍於皁莢橋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騾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自弱邪勔不敢復言道隆趣勔進戰勔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騾等乘勝度淮道隆棄衆走還臺黑騾兵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回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為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騾徑進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宮省恇擾時府藏已竭皇太后太妃剔取宮中金銀

蒼梧王四貴
沈攸之討休範

江淹諫景素舉兵

器物以充賞衆莫有鬭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騾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破黑騾等於宣陽門斬黑騾及丁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　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為中領軍南兗州刺史留衛建康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桂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相付荊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殺範二子諸鎮皆罷兵

三年冬十二月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清令服用儉素又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為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惡之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鎮軍參軍濟陽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是歲防閤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單騎

景素輕信垣祗祖言舉兵又不能垣慶延等謀顧望恇擾遂為臺軍所破張倪奴擒斬之

亡犇建康告景素謀反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為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李符於梁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　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瀰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顒左暄等謀為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遊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傖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祗祖帥數百人自建康犇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叛走即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為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屯玄武湖冠軍將軍蕭賾鎮東府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祗祖沈顒皆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瀰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鬬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為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下顒先帥衆走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犇退獨左暄與臺軍

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

阮佃夫申伯宗謀廢帝帝執殺之并及杜幼文沈勃孫超之

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祗祖等數十人皆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解嚴丙申大赦　八月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為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

順帝昇明元年　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輕騎遠步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卧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鋋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閤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佐長史沈勃遊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刳解臠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

王天恩勸帝以骲箭射蕭道成與左右止酖太后語同

道成欲勸北虜以立諸計劉善明垣榮祖紀僧真蕭順之蕭嶷皆勸其在內靜俟乃止

道成令王敬則結楊玉夫楊萬年等殺蒼梧王

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渾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晝臥裸袒帝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為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骲箭射之帝乃更以骲箭射正中其臍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鋋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為汝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世子賾時為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賾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劉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為長算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為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為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嶷皆以為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耳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為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

道成敬則怨爭劉秉袁粲不敢言褚淵遂以事授道成迎立安成王準

劉韞責兄秉不當以事歸道成

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詞伺機便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此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閤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敕廂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詐之不敢開門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桓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為行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侘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慴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秉出於路逢從弟韞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曰吾密令

褚淵諂附秉粲闔手仰成

道成封楊玉夫等

劉攘兵以馬鐙寄張敬兒先有二心於沈攸之

蕭領軍潛運明略安成王凖宜臨萬國追封昱為蒼梧王儀衞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壬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葬蒼梧王於郊壇西

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府丙申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燮為揚州刺史劉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閤手仰成矣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為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為郢州刺史蕭道成改領南徐州刺史 八月癸亥詔袁粲鎮石頭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時順命 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戊申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為侯伯子男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為攸之子中書侍郎文和婦攸之在荊州直閤將軍高道慶家華容假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槊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為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為司徒左長史故未發寅凝之之子也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剖斮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雍州刺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裲襠角云是明帝與己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計攸之指裲襠

沈攸之起兵討蕭道成

蕭賾薦柳世隆自代又以事委周山圖於是郢州盆口俱圖戰守諸事皆辦

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范栢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州奔夏口栢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高祖之孫也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遺道成書以為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悅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恟懼十二月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為荊州刺史庚午以右衛將軍黃回為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

初道成以世子賾為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燮為揚州以賾為左衛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賾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賾乃薦燮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為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賾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眾欲倍道趨建康賾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盆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為盆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眾心齊壹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賾奉燮鎮盆口賾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賾真我子也以賾為西討都督賾啟

袁粲王蘊劉秉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與卜伯興等謀誅道成粲以告褚淵淵洩其謀道成乃令蘇烈等備粲王敬則備天與秉復恇擾據奔石頭其事遂敗

山圖為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賾以為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湓口、留江州別駕豫章胡諧之守尋陽、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至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攸之未舉兵、蘊過郢州、欲因蕭賾出弔作難、據郢城、賾知之不出、還至東府、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蘊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與卜伯興等皆與通謀、伯興天與之子也、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時劉韞為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閤、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為衛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粲為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遣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薛淵固辭、道成彊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謂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當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從子也、道成又以驍騎將軍王敬則為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任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為、晡後即束裝臨去、啜羹、寫胸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載婦女盡室犇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

孫曇瓘善戰亦以兵敗逃竄

袁粲忠臣袁最孝子皆為戴僧靜所殺

莫嗣祖張承伯尚知有故主

袁粲以物情不接而敗

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瓘聞之亦犇石頭丹陽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綽之子也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閤已閉敬則欲開閤出卜伯興嚴兵為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省收韞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而殺之又殺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秉已走歎曰事不成矣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薛淵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粲孫曇瓘驍勇善戰臺軍死者百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欲還赴府秉與二子俁陔踰城走粲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檐湖追執斬之任候伯等並乘船赴石頭既至臺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黃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聞事泄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王蘊孫曇瓘皆逃竄先捕得蘊斬之其餘粲黨皆無所問粲典籤莫嗣祖為粲秉宣通密謀道成召詰之曰袁粲謀反何不啟聞嗣祖曰小人無識但知報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義不求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粲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卧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曰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

道成令張
瓌誘殺劉
遐

藏寅勸沈
攸之順流
長驅已從
其計復以
不勝小忿
改攻郢城

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為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為右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為吏部尚
書、吏部尚書王奐為丹陽尹、延之裕之孫也、劉秉弟遐為吳郡太守、司徒右長史張瓌、永之子
也、遭父喪在吳、家素豪盛、蕭道成使瓌伺間取遐、會遐召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齋中
執遐斬之、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道成
即以瓌為吳郡太守、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與王宜興
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已因事收宜興斬之、諸將皆言回握彊兵必反、寧朔將軍桓康
請獨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為也、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為前
驅司馬劉攘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
已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遣人告柳
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
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為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
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
郢城自將大衆東下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上肆言
罵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
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督吳錢唐軍事、文秀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乙未、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

江淹談道成有五勝

劉善明周山圖料沈攸之必敗

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紏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慍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謐建議假蕭道成黃鉞從之　乙巳蕭道成出屯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賾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為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屯兵堅城之下適以為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賾遣軍主桓敬帥八軍據西塞為世隆聲援攸之獲郢府法曹南鄉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犢一羫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

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日久兵散劉攘兵復叛降於柳世隆張敬兒又襲破江陵遂窮無所歸縊於櫟林臧寅死義

邊榮為沈攸之死程邑之為榮死

臧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犇湓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劉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衆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為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為軍來乂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犇寵洲為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為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大和走至華容界皆縊於櫟林己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擊之以楯覆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建康敬兒誅攸之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

初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為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

道成殺黃回

王儉說道成變革

任遐料褚淵必不為異

何難得命斬之榮懽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東府丁丑以左衛將軍蕭賾為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為中領軍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為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為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為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　夏四月蕭道成以黃回終為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為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　秋七月乙未以蕭賾為領軍將軍蕭嶷為江州刺史　九月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朏莊之子也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遐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

謝朏不從道成之指

臨川王綽使陳讚說潘智舉兵智以告道成遂殺綽兄弟

褚淵求為齊官

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辭殊禮、　戊申、太傅道成以蕭映為南兗州刺史、冬十月丁丑、以蕭晃為豫州刺史、

齊高帝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太傅道成以謝朏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甲辰、以朏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　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為雍州刺史、　二月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　三月甲辰、以太傅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世子賾領南豫州刺史、　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淩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綽遣腹心陳讚說智曰、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臺城內人常有此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齊公、庚戌、誅綽兄弟及其黨與、　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為世子宮、一如東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為王、增封十郡、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為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於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於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

褚炤歎淵不早死

裴顗數道成罪惡被殺

謝朏廢于家

劉瓛言政在孝經

道成殺順帝盡殺宋宗室

褚淵固請免劉遵考之族

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昞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昞稱疾欲取兼人昞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成安太守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午王即皇帝位於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為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為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容萍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後除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名號不同員限盈長者別更詳議以褚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顗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賾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於家帝問為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夏五月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疏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

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丁卯、封皇子鈞為衡陽王、　六月甲子立王太子賾為皇太子、皇子嶷為豫章王、映為臨川王、晃為長沙王、曅為武陵王、暠為安成王、鏘為鄱陽王、鑠為桂陽王、鑑為廣陵王、皇孫長懋為南郡王、　乙酉、葬宋順帝於遂寧陵、

張溥曰、蒼梧王忌蕭道成威名。嘗欲殺之。射腹之難。賴王天恩滑稽以脫。既復磨鋋。陳太妃詈罵而止。事執誠危。前者廢帝無道。箠辱諸父。呼湘東王彧為豬王。一日將付大官宰屠。建安王休仁譚笑為解。繫廷尉一宿而釋。彧實懼死。乃謀行弒。阮佃夫壽寂之等深相結。抽刀竹林。狂主立死。彧遂白帽稱帝。大恬日欲殺道成。道成急為身謀。令王敬則結楊玉夫等弒之。乃命盡於七月丁亥之夜。二主狂軼同。其迫人於險亦相類。然湘東帝室尊親。廢昏自立。其執猶順。道成人臣也。今日殺天子。明日即欲自為天子。難矣。湘東即位。鄧琬懷尋陽端門之志。勸晉安王子勛勿奉令書。蕭惠開亦義懷世祖。推奉九江。後雖戰勝。順逆未分。道成弒蒼梧立安成。竟總軍國。不臣迹著。此沈攸之與袁粲劉秉等太息而起也。夫粲秉圖內。攸之圖外。道成雖有文武才。可執而取。然褚淵者粲秉之賊。劉攘兵者攸之之賊。淵洩成謀。道成議備。袁粲父子死石頭城。劉秉父子死額檐湖。內力盡矣。攸之初起兵。攘兵即懷二心。以馬鐙寄張敬兒。令豫為防。既攻郢城不拔。攘兵即燒營倍畔魯山。軍散。攸之文和縊於櫟林。外力盡矣。夫君死與死。國亡與亡。忠臣孝子計不反顧。蓋明知其無益。而猶以身從之。天欲墜而不墜。地欲傾而不傾。千秋萬歲猶藉斯人。彼裲襠素書尊於黃鉞。石頭歌謠榮於九錫。褚淵王儉何以生為。易代世降。臣道益微。蕭衍篡立。同朝勸進。唯王志不署名。王亮不送款。馬仙琕擁兵。袁昂拒境。稍存大義。後皆事梁。不終其節。

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惟亂賊易起故尤之心而習俗漸忘二君之恥是以愈久不振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一

魏遷雒陽

魏主欲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以脅衆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雒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右个使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

任城王澄贊遷洛陽

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為前世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不足為武不勝有虧威重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謝玄以步軍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

南安王楨願遷都洛邑

澄援引古今以曉衆

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彊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沖典武選　秋九月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雒陽　魏主自發平城至雒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定安王休等並慇勤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雒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沖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雒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行遊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雒都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於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　魏主築宮於鄴西冬十一月

韓顯宗上陳四事

癸亥徙居之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雒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雒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雒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因遷徙為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遷雒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闤闠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為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皁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望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倖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為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雒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案春秋之義有宗廟曰

都。無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光示萬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聞雒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皁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甍。何其略也。今因遷徙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民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帝覽奏。甚善之。

二月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濟河。三月壬申。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帝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為勝伊雒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邵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

寇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於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為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羆壽之孫。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留。　冬十月戊申魏主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於雒陽。辛亥發平城。　十一月魏主至雒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郎　十二月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纘之族弟也。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為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為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衆意乃稍解。戊申詔代民遷雒者。復租賦三年。

二年夏五月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不容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為然不。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沖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沖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為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廷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為之。　秋八月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雒陽　九

改姓元氏

太子恂私著胡服謀奔平城帝杖而囚之廢為庶人

穆泰陸叡謀作亂任城王澄請往制之

澄使李煥入代宣諭泰黨隨擒泰叡等

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遷於雒陽　冬十二月甲子魏主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三年春正月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　秋七月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八月戊戌恂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尚書陸琇啟帝帝引見恂數其罪杖之百餘下囚於城西廢為庶人　初魏主南遷雒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穆泰與陸叡謀作亂帝召任城王澄於凝閑堂謂之曰穆泰謀為不軌扇誘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雒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彊為我北行審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為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駑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雖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為當似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臯陶何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

四年春二月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

泰等伏誅新興公丕子元隆等坐同謀當族主特宥丕

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為民、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而丕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脩飾容儀。帝亦不彊也。太子恂自平城將遷雒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常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於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餘子徙敦煌、初丕叡與僕射李沖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帝賜沖烈詔曰、叡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為賊端、連坐應死、特宥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沖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張溥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不欲、魏主宏南遷雒陽。禁士民胡服胡語、王公以下皆苦之。然則變夏為夷。變夷為夏、習俗難移。有同然與、且主父胡服、公子成稽首

以辭固請而後聽命卒報中山之怨雪鄗事之醜魏孝文賢主興學校正風俗太子恂先與之貳穆泰陸叡志戀舊土遂謀煽亂馳結可以略地而漢制不能弭變章甫適越越人笑之豈真蕃夷北鄙無用中國之治治哉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惡河雒暑熱追思北方委棄衣冠私著胡服頑鈍自便類有夷性孝文强使南居苦無跳脫乘駕幸嵩嶽欲召牧馬輕騎奔代高道悅苦諫手刃禁中此亦求歸故鄉辮髮挽弓馳馬放獵冀得愉快非如戾太子殺江充子弄父兵也孝文慮亂永嘉廢為庶人清狂不慧可保天年遽信李彪密表椒酒賜死十五歲兒麤棺瘞土餒為若敖則微少恩矣泰叡素無亂心祇以不樂溫土謀推陽平王頤頤僞許之密以奏聞任城王澄持節疾發徒黨立擒事無成謀兵無强援名雖互賊勢同狗盜度其無能亦恂類也論者見魏氏遷雒以後再傳而微過咎孝文謀未僉同以威協衆失盤庚播告之義抑知利用遷國帝王繇興成周定鼎漢都關中卜年卜世其吉不疑魏文以夷狄之君建土方夏較之古公避狄遷岐魏文恃齊東徙弘略遠甚奈何與周平晉元同類而道也敬宗奔河內以遜元顥孝武奔長安以避高歡是則子孫之不振宅中者豈有過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二

蕭鸞篡弒

齊高帝建元二年春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蕭鸞為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為帝所養恩過諸子

四年夏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為皇太子

素惡蕭鸞子良為之救解

武帝不豫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蕭鸞排雲龍門入奉太孫登殿扶出子良

子良不樂世務事悉推鸞

武帝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為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為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為皇太孫妃、妃戢之女也、　秋七月戊午、上不豫、詔竟陵王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為帳內軍主、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戊寅上疾亟、暫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中書郎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唯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欲為豎刁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俄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鐘、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曅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　初西昌侯鸞為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

史仁祖胡天翼以憂太孫自殺

鬱林王敬信女巫楊氏

鬱林王殺王融竟陵王子良不敢救

山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曅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　鬱林王性辯惠、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卧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夜開西州後閤、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為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為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歛始畢、悉呼世祖諸妓、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荊州刺使隨王子隆性温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為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為侍中撫軍將軍、豫

鬱林王龍
幸綦母珍
之朱隆之
曹道剛周
奉叔徐龍
駒等

何后私於
楊珉鸞遣
蕭坦之奏
誅之

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為後閤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未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為笑樂烝於世宗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為世宗所厚私謂鏘曰公聞鸞於法身如何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衛尉蕭諶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郢州諶已為腹心及即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為東宮直閤為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諶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泆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閤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

鸞啟誅徐龍駒

鸞與蕭諶毆殺周奉叔杜文謙說綦毋珍之誅鸞諶珍之不能用皆被殺

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敕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諶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已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援己巳以奉叔為青州刺史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諶稱敕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啓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溧陽令錢塘杜文謙嘗為南郡王侍讀前此說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搥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諶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 秋七月西昌侯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於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陽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附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蕭坦

鸞使蕭諶殺鬱林王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偕同謀

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媼言耳豈可信邪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時始興内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頴基皆内遷諶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壬辰鸞使蕭諶先入宮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蕭諶又使閉内殿諸房閤俄而諶引兵入壽昌殿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素隸服於諶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弒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　八月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蕭遙欣為兖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　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鏘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鏘每詣鸞鸞常屣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内皆屬意於鏘勸鏘入

謝粲劉巨說鄱陽王鏘隨王子隆舉兵討鸞猶豫不決遂為鸞所殺晉安王子懋聞鄱陽王死欲起兵討鸞陸超之董僧惠贊成之于瑤之洩其謀鸞遣王元邈裴叔業先襲尋陽子懋部曲欲戰瑤之復說止之于琳之因說叔業殺子懋僧惠超之皆死義

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九月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猶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閤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丹陽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宣城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襲湓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眾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其謀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玄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行金得達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痛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欲因以

超之門生殺超之復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死

鸞遣王廣之陳伯之襲殺安陸王子敬徐玄慶以鸞命殺臨海王昭秀何昌寓不從

鸞使孔琇之殺晉熙王銶琇之不食死

周伯玉請南平王銳斬裴叔業為典籤所殺

銳銶鏗皆被殺

鸞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

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頭而死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鸞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為荆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昌寓尚之之弟子也鸞以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銶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孫也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銳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冬十月以宣城公鸞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祏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母祏之姑也　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為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

向錄公見接慇懃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譟而入家貲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宣城王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之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鋒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為南蘭陵太守鎮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酖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間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為姦利武陵王曅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曅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

鸞殺諸王皆委典籤

為廢海陵王復殺之

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口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閨閤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飲食遊居動應聞啟虛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總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沖幼庶政多昧且早嬰尫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且以宣城王為太祖第三子癸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諶為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帝以悰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齎廢立事示悰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十一月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張溥曰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為移點於外易名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所懸三才所繫今化為犬不得立矣又樓號東田宮稱舊宮禪靈不祥鬬蠻族滅凡宮室寺里衣冠口語史悉列妖怪指為文惠早薨二王廢黜之驗然則昭業無道蕭鸞篡立果天授非人力歟鬱林五歲時戲高帝牀前能識太翁為所鍾愛少工隸書善對賓客進

退音吐有令譽抑中誠不肖祖若父不知也蕭鸞道生之子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居官嚴能職任清重既受遺詔輔太孫阿衡周公惟鸞是恃楊珉何后幸臣奏而誅之徐龍駒日夜六宮房內勸留霍姬周奉叔橫刀禁闥綦毋珍之佞人之首罪皆不赦鸞以貴戚大臣正誅羣小刑人市朝告罪宗廟誰曰不宜獨惜其內懷不臣利主為惡蕭衍造謀遙光贊志非一朝夕是以平居不聞諫諍臨事無所不忍然後知珉等之死非清君側直弒逆之先聲也宋彧弒子業蕭道成弒宋昱皆迫於身危不得已而後逞昭業淫頑類二主其善殺不如也何胤依違誅鸞不決蕭諶戎服身殞西弄伏完不能討賊曹操即弒帝后事機死生間不容髮所從來矣鸞在位四年誅戮亟行史猶稱其儉約肅清罷新林苑廢鍾山樓館至皁莢餘濼裹蒸晚食亦愛惜不費謂無改武帝舊德自古篡弒殘殺者其人類能攻苦食淡堅忍無華此又烏足道哉

17

DS 735 .A2 L5 v.17

建安　袁　樞　機　仲　編輯

太倉　張　溥　天　如　論正

魏盧淵慮曹虎為周魴

魏高閭請勿輕舉不從

穆亮等請伐齊李沖任城王澄言不可不從

元魏寇齊

齊明帝建武元年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降於魏十一月辛丑朔魏遣行鎮南將軍薛眞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將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眞度安都從祖弟也以尚書僕射盧淵為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為周魴耳魏主欲自將入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相州刺史高閭上表稱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來魏主引公卿議行留之計公卿或以為宜止或以為宜行帝曰衆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鎮南為留議朕為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衆皆曰諾鎮南將軍李沖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為内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款虛實誠未可知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食無甔石之儲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既平樊沔然後鑾輿順動亦何晚之有今卒然輕舉上下

齊蕭惠休擊破魏兵

疲勞若空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
謂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授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面背
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為也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
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為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闇
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
射統留臺事李沖兼僕射同守洛陽給事黃門侍郎崔休為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
始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衛左右休逞之玄孫也戊辰魏主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
所獲男女皆放南還曹虎果不降魏主命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
魏主許之乃以征南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共攻赭陽鸞長壽之子
佐寶之子也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真度軍於沙堨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
思忌拒之

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
督豫州諸軍以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乙未拓跋衍攻鍾離徐州
刺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間出襲擊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弟也劉昶王肅攻義陽司州刺史蕭
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魏以肅為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法曹
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固志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丁酉中外纂
嚴以太尉陳顯達為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己亥魏主濟淮二
月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野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

魏主以齊明帝之罪詰崔慶遠

蕭衍蕭誕等擊破魏兵

張沖桑係祖杜僧護王洪範崔延皆克魏魏主哀馮誕之死

撫慰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師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為苟貪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為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殽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眾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彊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誄等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眾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己未誕等追擊破之誄諶之弟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詔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沖出軍攻魏以分其兵沖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阬馮時即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據之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魏主與之泣

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

蕭坦之遣裴叔業拔魏邵陽洲二城

魏高閭陸叡請早還洛邑

訣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拊尸而哭達旦聲淚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尚帝妹樂安長公主雖無學術而資性淳篤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為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曏者國家止為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故以為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向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為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寇讎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眾將何以取勝

張欣泰請崔慧景說魏人罷兵

蕭穎胄不奉敕移民而廣陵城安沈文季退魏兵魏張思寧不屈死

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耀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為直閤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潰魏主假康生直閤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乃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播椿之兄也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繇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穎胄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子也上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飼以蒸豆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魏主之在鍾離也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魏主許之梁州

魏拓拔英擒梁季羣敗姜脩以魏主召乃全軍還

齊庾域封題空倉以安衆心

冲請勿令雍涇岐發兵六千人戍南鄭

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幷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别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絜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録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為後拒遣使與懿告别懿以為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氐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仇池討叛氐平之英楨之子懿衍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俟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冲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兹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接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絶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漢比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郡

齊垣歷生敗李佐盧淵等

齊房伯玉敗薛真度

李沖請俟來秋用兵

樹將為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眾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為上魏主從之　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案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眾帝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眾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大破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真度於沙堨鸞等見魏主於瑕丘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辟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鸞為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為民佐仍徙瀛州以薛真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聽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癸未魏主還洛陽告於太廟甲申滅冗官之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班賞有差

三年冬閏十月魏主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沖對曰凡用兵之法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為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

四年六月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將入寇　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　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以御史中尉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參治留臺事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辭曰親疎並用古之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大笑執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上遣軍主直閤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赭陽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　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眞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眞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脣沸地九月辛丑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曏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也頃年薛眞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鑾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眞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太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脩職業反己而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丁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

房伯玉固守南陽

劉思忌固守新野

魏韓顯宗戰捷不作露布
齊裴叔業請侵虜境

魏傅永擒趙公政殺魯康祚敗裴叔業

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為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為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啟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將軍王伏保等為魏所獲　新野人張睹帥萬餘家據柵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於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眾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眾軍並受節度庚午魏主南臨沔水戊寅還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戍魏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清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塡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

劉思忌死義

魏王肅臠食黃瑤起

房伯玉降魏

崔慧景蕭衍大敗劉山陽死戰傅法憲被殺

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修期耳

永泰元年春正月魏統軍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辛卯赭陽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　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等救壽陽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伯玉從父弟思安為魏中統軍數為伯玉泣請魏主乃赦之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勰為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時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魏眾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且戰且卻行慧景過鬧溝軍人相蹈藉橋皆斷壞魏兵夾路射之殺傅法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至暮魏兵乃退諸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主將十萬眾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

裴叔業圍渦陽以救義陽擊破王羽傅永劉藻高聰等

王肅更與楊大眼奚康生等救渦陽叔業引兵退

魏主聞高宗殂引兵還

齊陳顯達屢破元英兵魏人敗走顯達不窮追後反為元嵩所敗

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魏南兗州刺史濟北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別遣軍主蕭璝等攻龍亢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等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詣懸瓠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為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明日士眾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業還保義陽　夏四月庚午魏發州郡兵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懸瓠　秋七月己酉上殂於正福殿太子即位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　魏主得疾甚篤丙午發懸瓠舍於汝濱

冬十一月辛巳魏主還鄴

東昏侯永元元年春正月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　乙酉魏主發鄴　二月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弁精勤吏治恩遇亞於李沖癸未魏主至梁城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和張烈固守甲申

齊馮道根說顯達棄船從陸不從而敗

魏主殂于穀塘原彭城王勰護喪徐還

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陳顯達引兵度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冑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夜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汮均口廣平馮道根說顯達曰汮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為汮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為江州刺史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庚子魏主疾甚北還夏四月丙午殂於穀塘原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乃祕不發喪從御臥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宛城夜進臥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歛還載臥輿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

張溥曰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宏召羣臣議大舉伐齊非果伐也以此為聲欲脅衆遷洛陽耳迨明帝鸞弒鬱林王昭業新安王昭文始決南伐盧淵高閭李冲與任城王澄止之不從後雖失利其所以稱師則正矣蕭鸞殘賊身弒二君鄱陽王鏘等七人衡陽王鈞等四人賢而無過盡見屠戮一年之間弒殺無忌神人痛憤宗室無問罪之師羣臣鮮伏

明帝與始安王遙光盡殺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江泌哭子琳淚盡而血

節之義。悠悠六合。皆鸞黨也。魏宏君長荒服。執言伐亂。昔齊人弑君。魯人不能討。孔子譏之。今中國安於陳恆。索夷不忘沐浴。徐孝嗣諸大臣能無聞風愧乎。然魏既罪鸞。師指樊沔。義振鐘鼓。漢高責羽。袁紹檄操。可也。蕭衍破敵。馮誕病死。宏欲亟還。迺臨江水。數罪而去。此直兵力阻頓。勉以辭勝之。烏足表大義於天下。懼亂人之魂魄哉。建武四年。魏師復出。特忿前者不武。更圖一捷。抑逆惡雖熟。虜運亦衰。蕭鸞殂於正福。魏主旋殞穀塘。亂賊無禍而正終。夷狄有君而道死。始皇沙丘之恨。孟德香履之悲。其人幸不幸。又何如哉。兩主皆死。戰鬬方息。又嘆曩者搆兵。彼此勝負。徒糜生靈。於國家大數無與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十四

蕭衍篡齊

齊明帝永泰元年春正月、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　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

王敬則舉兵反

上將盡誅高武子孫以子恪跣告沈徽孚單景雋共留其事而止

王敬則為胡松所敗崔恭祖袁文曠刺斬之

故得少寬、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甖、金甖謂鴆也、丁卯、敬則舉兵反、 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嶷之子也、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武諸孫處西省、敕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煑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景雋啟子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衆、五月壬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恭祖、慧景之族也、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 秋七月己酉、上殂於正福殿、遺詔、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可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即位、 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廟號高宗、東昏侯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

蕭衍使張宏策說蕭懿行廢立懿不從

東昏侯永元元年、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媟近左右、慓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憺至襄陽、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祏兄弟、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祏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祏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

江祏江祀謀廢帝因議所立不決劉暄發其謀遂見殺

寖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嘗謂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煑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煑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寶玄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祏密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將軍謂祏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祏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脱不堪負荷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所親丹陽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欲引以為黨朓不答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即以祏謀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朓又説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晏者遙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遙光及祏遙光欲出朓為東陽郡朓常輕祏祏固請除之遙光乃收朓付廷尉與孝嗣祏暄等連名啓朓扇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閒謗親賢輕議朝宰朓遂死獄中暄以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祏謀帝命收祏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并弟祀皆死劉暄聞祏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户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吹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

遙光欲自立二江被誅心恐遂反為劉國寶等所殺

還家竝是五省黃案帝嘗習騎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祏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冶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欣自江陵引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祏被誅帝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荊州眾力送者甚盛帝既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為司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秋八月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牆走向臺道逢遊邏主顏端執之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詗問知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為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眾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它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眾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眾情大

帝殺蕭坦之父子劉暄曹虎其所除官皆未及拜而死

蕭翼宗以貧免曹虎以富誅

帝受高宗之命故殺大臣皆決於倉猝

沮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己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矟降曹虎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竝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軍人排閤入於闇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室屋且盡劉渢走還家為人所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應之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己巳以徐孝嗣為司空加沈文季鎮南將軍侍中僕射故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將軍如故劉暄為領軍將軍曹虎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始安之功也　江祏等既敗帝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佷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幷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太守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撿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還以啟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者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

沈昭光沈曇亮以義死

陳顯達舉兵尋陽乘勝襲宮城為趙潭所斬

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況尚山陰公主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為絕吭而死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内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啟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遙光疑之啟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常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為主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眾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　十二月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矟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矟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　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

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起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為高鄣置仗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帝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自制擔幢校具伎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矟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

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及除南兗州意不樂內徙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兄子植等皆為直閤在殿中懼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為計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為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

裴叔業降魏尋卒

崔慧景起兵向廣陵從萬副兒之計遂破東府諸城既而崔覺與崔恭祖爭功蕭懿軍獲渡北岸慧景敗走蟹浦為漁人所斬恭祖覺皆誅

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春正月庚午下詔討叔業二月己亥叔業病卒三月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

崔慧景發建康也其子覺為直閤將軍密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軍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眾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眾濟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誅詔令離昏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眾寶玄乘八掆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傖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為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烟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眾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瑩誕之從曾孫也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

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遊苑、崔恭祖帥輕騎千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眾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眾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為吳王、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侯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難、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為沙門、逃於江西、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眾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眾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蟹浦、為漁人所斬、以頭內鰌籃、擔送建康、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

帝燒朝野披寶元慧景人名

徐世摽與茹法珍梅蟲兒等爭權被殺

王寶孫年十三四參預朝政

嬖倖皆號為鬼

如此耳、 五月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 六月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兖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為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黄門十人直閤驍騎將軍徐世摽素為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摽、世摽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彊遣禁兵殺之、世摽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是並為外監口稱詔敕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脣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為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莫不啟乞、一家被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數往諸刀敕家遊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 八月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加科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

蕭衍使虞安福說蕭懿行廢立徐曜甫勸懿奔襄陽懿並不從遂飲藥死

蕭懿臨死猶為朝廷憂雍州

帝遣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襄陽蕭衍乃用計間之山陽遲回不進穎胄大懼從席闡

泣道路　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竝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憺恢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為衛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懿弟姪咸為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誅之　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滎陽鄭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眾一戰送植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劉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茂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弟子也十一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眾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荆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衍因

文柳忱蕭穎達計與衍合兵誘山陽斬之送首于衍

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加以脣亡齒寒寧不闇同邪我合荊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為建康計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胄等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眾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眾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眾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眾請降柳忱世隆之子也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

曹景宗遣人說衍先正南康王尊號後進軍衍不從

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胄為都督行畱諸軍事、穎胄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況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胄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穎胄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西中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亶為殿中主帥、詳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太守杜陵韋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馮道根居母喪、聞衍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荊雍、戊寅、以冠軍長使劉澮為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沖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畱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沖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蕭穎胄與武寧太守鄧元起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勸元起北還郢、

裴師仁顏僧都欲襲襄陽衍弟偉憺擊破之而雍州安

衍定遏郢城圍魯山之策

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止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軍湘州行事張寳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寳積懼請降公則入長沙撫納之

和帝中興元年春正月乙巳南康王寳融始稱相國大赦以蕭頴冑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戊申蕭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衍既行州中兵及儲偫皆虛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憺遣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雍州乃安　二月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掎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絶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荆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鄖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帥衆濟江頓九里張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沖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絶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於夏口蕭頴冑命荆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頴達亦隸焉時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衆曰湘土人情易撓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

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

庾域說宗夬勸和帝假衍黃鉞

衍不肯請救於魏

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為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荊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沖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沖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為尹，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寧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夬返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為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荊雍。 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 五月，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齎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懽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拒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欲守兩城……

桑偃蕭寅謀廢東昏立昭胄事敗皆伏誅

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埶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城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藉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

東昏侯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相繼。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為裨販。以潘貴妃為市令。東昏侯自為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荻。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鄉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為高宗形。北向斬之。縣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竟陵王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膝中得其事。昭胄兄弟與

張欣泰欣時結胡松王靈秀鴻選等謀誅諸嬖廢東昏事敗伏誅

張孜不能用房長瑜之言

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等謀誅諸嬖倖廢東昏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在杜姥宅日已瞑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東昏東昏詔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　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為郢州刺史薛元嗣為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為書與衍張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為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

汝南民胡文起起兵應衍

衍使蘇隆之說陳伯之歸附復隨之以兵乃出降席謙守節伯之殺之

漾之戰

寧遠將軍庾域亦或為然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　汝南民胡文起起兵於灄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為質於衍司部悉平　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八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謙父恭祖為鎮西司馬為魚復侯子響所殺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徐州刺史　魯休烈蕭瓚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為難至穎胄乃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瓚　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　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甲辰東

席豪死戰

昏侯以李居士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為雍州刺史建康王寶寅為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僊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胄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璝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而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皁莢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覘之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

衍以計刼陳伯之使無異志

穎胄既卒衆望盡歸于衍

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為揚州牧

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為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衆來降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

巴東獻武公蕭穎胄以蕭璝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十一月壬午卒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密報蕭衍衍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璝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璝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胄喪贈侍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為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國珍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為珍國之副稷瓌之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

王珍國張稷謀結張齊錢強豐勇之黃泰平同殺東昏

王志不署名王亮不送款

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鬭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擱去用為厭
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胄具裝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
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幾中之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為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
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為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衆情恟懼茹法珍等恐士民
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東昏先惜金錢不肯賞
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為城防東昏欲
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
怠不為致力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
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
軍馮翌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弒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
燭又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強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
之為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
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紬裹東
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
之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衍與范雲有舊即留參帷
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款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
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公則親帥
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

衍欲留潘妃以王茂言縊死于獄

袁昂馬仙琕始皆伏節後俱不堅

籍於時城内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　初海陵王之廢也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己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為庶人以衍為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盪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辦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掩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幷誅嬖臣茹法珍等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為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為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衍圍宮城州郡　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顗之子也衍使駕部郎考成江革為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内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内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映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

衍徵謝朏何胤不至
沈約勸衍受禪范雲奉其旨

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荆雍協舉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今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琕曰射鉤斬袪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　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　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　初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約為驃騎司馬昉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朏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

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敢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幷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首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　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以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　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殊死以下　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於梁　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於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綬詣梁宮丙寅梁王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諡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於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諡妃郗氏為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左衛將軍恢為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為始興王以宏為揚州刺史　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

衍使鄭伯禽殺和帝寶義以廢疾得全

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仕梁

禍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摺殺之 以謝沭縣公寶義為巴陵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為患如卿祖以才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惟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返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曹志魏武帝之孫為晉忠臣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少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張溥曰蕭順之殺巴東王子響非齊武帝意也受指於文惠太子縊之射堂有司奏絕屬籍賜姓蛸氏然輕舫還闕具罪誠可不死後武帝得子響妃裙腰中啓怪恨嗚咽為作齊行香見景陽山鳴猿歔欷不自勝順之慚懼感病憂死擅殺帝子獲老牖下幸矣子衍以是怨武帝欲助明帝傾其嗣以雪心恥忠孝兩乖豈人臣所當行哉明帝篡弒衍為畫策

魏元英請乘寶卷之亂南伐不報

以顯官啗垣歷生卞白龍美女娛王敬則折柬召隨王子隆立賜自盡於是屠滅宗親蹀血門內朝廷極惡衍實啓端卽使其終身守順效伯氏之節有死無二君子猶謂其非純臣況僭竊神器篡奪自恣也崔慧景之亂蕭懿投箸入援臺城載寧建鼓清路義過祖逖迺元勳未賞而蜗譖先行賜藥省中禍及子弟衍欲更執臣謙勢不可得夫斷三峽臨九派兵定湘中傳檄江郢乘風草之疾掃東夏之塵凡衍上策懿非不能為也懿經而不權衍權而不經當夫入朝殄難叛人卽誅勤兵廢暴更立新主上不負國家下不損臣節伊尹霍光前已為之懿猶拘攣守正死而弗貽孝莫孝於申生忠莫忠於蕭懿傷哉兩人身雖不存其志可法也衍挾穎胄舉兵而師謀獨斷外奉南康王寶融為主而不受處分行事之始卽以天子自待至王珍國張稷謀貳於內不煩干戈東昏斬首衍無弒主之名而坐守詩亂之實其視蕭道成戎服殿庭身乎弒者勞逸順逆遠矣順之十男懿衍最賢懿死為人臣衍生為天子死者類伍尚生者類伍員惜順之處殺已陵其忠不如伍奢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五

南北交兵

齊和帝中興元年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馬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

源懷請南伐不果

田益宗請南伐

元英又請南伐

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虜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為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為經略既而不果懷賀之子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於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惟後舉難圖亦恐更為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為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為軍司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天賜敗績

梁武帝殺齊諸王寶攸等蕭寶寅出奔魏

寶寅請兵伐梁陳伯之亦請自效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二月辛丑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梁主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側躡屩徒步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為掠至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齋衣兄齊衰之服給之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壽陽多其義故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　三月齊和帝下詔禪位於梁王

二年春三月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蹔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入坐門下入定議　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為都督東揚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以伯之為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為將軍軍主寶寅志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　六月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秉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

魏党法宗等擒司馬明素潘伯隣

梁姜慶眞襲壽陽在城太妃孟氏勒兵拒守

魏劉思祖俘張惠紹等十將功應封侯元暉阻之

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　秋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爲三柵、　冬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爲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也、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寧朔將軍王燮保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將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

三年春正月、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爲梁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眞乘魏任城王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纘倉猝失圖、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慶眞敗走、韋纘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丁酉、戰於邵陽、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芳之從子也、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

魏詔任城王澄還兵失亡四千餘人

梁蔡道恭城守有功臨死戒靈恩僧勰守節

梁曹景宗頓鑿峴不進

梁馬仙琕戰捷因魏傅永援箭力戰遂敗績

魏元英殺陳秀之蔡靈恩降魏

義陽、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景宗將萬人爲後繼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抗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既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爲澄軍司居後爲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於魏、魏人歸之　夏五月、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尚書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秋七月、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士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柰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采、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

傅永改陸希道露板
梁任昉奏彈曹景宗竟不治
梁武帝親鄭紹叔

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為上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

四年春二月、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將宿衛兵塞洛口、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　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甲寅將軍姜慶真與魏戰於羊石、不利、公則退屯馬頭、　九月己巳、楊公則等與魏揚州刺史元嵩戰、公則敗績、　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為副、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宏次於洛口、

五年夏四月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指授諸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萬、侵魏荊州、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魏遣平南將軍楊大眼都督諸軍擊茂、辛酉、茂戰敗、失亡二千餘人、大眼進攻河南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魏征虜將軍宇文福寇司州、俘千餘口而去、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峴、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

梁裴邃桓和皆克魏城

魏樊魯元恒畢祖朽皆戰捷

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畧等攻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胤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埶甚盛諸將欲退還巢湖或欲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邪命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卻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馬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壬午魏遣尚書元遙南拒梁兵　丁亥廬江太守聞喜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　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趣彭城圍高冢戍魏武衛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

秋七月丙寅桓和擊魏兗州拔固城　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伯敖兵敗失亡五千餘人己丑魏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蒙山招納兗州之民降者甚衆是時將軍蕭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邢巒遣統軍樊魯攻和別將元恒攻及統軍畢祖朽攻念壬寅魯大破和於孤山恒拔固城祖朽擊念走

魏邢巒陽大眼斬藍懷恭

梁臨川王宏畏魏兵欲旋師柳惔裴邃馬仙琕昌義之朱僧勇胡辛生固爭乃止

張惠紹所至獨克

臨川王宏忽逃將士死者近五萬人

之、己酉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將軍藍懷恭、與魏邢巒戰於睢口、懷恭敗績、巒進圍宿預、懷恭復於清南築城、巒與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殺獲萬計、張惠紹棄宿預、蕭昞棄淮陽、遁還、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引兵度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吳平為帥而佐之、豈有為敵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雒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埶可見、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自觀形埶、勿與交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於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

武帝命修鍾離城敕昌義之備戰守

邢巒言進軍鍾離非計

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奸人乘間為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縋食餽之淵猷淵藻之弟也時昌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退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遂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上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為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敕昌義之為戰守之備冬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為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淮犄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巒又表以為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為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乞盡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與為將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乃召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侍中盧昶素惡巒與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共譖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彈巒在漢中掠人為奴婢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巒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魏主以為然遂不問　丁酉梁兵圍義陽者夜遁魏郢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　十一月乙丑大赦詔右衛將

昌義之固守鍾離魏人殺傷萬計

魏范紹勸英勿攻鍾離不從

武帝言曹韋二將和師必濟

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上敕景宗頓道人洲俟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上不許景宗欲專其功違詔而進值暴風猝起頗有溺者復還守先頓上聞之曰景宗不進皆天意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

六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進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寛假魏王復賜詔曰彼土蒸溼無宜久淹埶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埶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繇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

叡景宗大敗魏兵解鍾離圍

魏彭珍侯登等來降

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為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為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鬬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絶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秋八月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算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己亥詔英寶寅免死除名為民楊大眼徙營州為兵以中護軍李崇為征南將軍揚州刺史

七年秋九月庚子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來降郢

馬仙琕不待臺報竟救白早生

魏成景儁嚴仲賢來降

荆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　冬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平北將軍、求援於司州刺史馬仙琕時荆州刺史安成王秀為都督、仙琕籤求應赴、參佐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敕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為司州刺史、　魏以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白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丁丑魏鎮東參軍成景儁殺宿預戍主嚴仲賢以城來降、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為魏堅守、蠻帥田益宗帥羣蠻以附魏、魏以為東豫州刺史、上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招之、益宗不從、十一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將兵四萬攻宿預、魏主聞邢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苟兒等開關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寧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狄道辛祥與婁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恥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不行、

八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
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以分
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丙申英
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
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勢易取、甕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
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南
郡太守韋叡將兵救仙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不然、
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馬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
初魏主遣中書舍人銅陽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懸瓠、命於齊
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為移、以易紹、及司馬悅首移書未至、領軍將軍呂僧珍與
紹言、愛其文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
善也、因召見賜衣物、令舍人周捨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
通好、比亦有書、全無報者、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謂紹曰、卿
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若欲通好、
今以宿預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張溥曰、南國出師之盛、無若梁臨川王宏、及風雨夜驚、無故奔潰、兵刃未交、死者五萬、敗
北之恥、亦惟宏為甚、宏於武帝諸弟中最不才、終身錢愚、內行尤亂、師旅之任、豈彼所堪、
帝揚威朔方、燀車彭彭、而輕命小子、屬以大衆、軍容雖盛、徒耀川谷、是殆以兵為戲、不戰

而靡其誰執咎韋叡裴邃敵之所忌帝欲擇師斯非丈人之選乎舍之而用宏者以介弟故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徇子弟之私殞天下之命梁室不綱初政已見西昌侯淵藻殺鄧元起而不問臨川王宏棄師而無罰厥後西豐豫章背親降魏兆基於此豈獨蕭娘呂姥見笑夷狄哉東昏之世齊隙可乘元英源懷屢請大舉逡巡不發意者其無志於中國乎梁武篡齊欲盡殺諸王寶寅懼死竄迹入魏伏闕請師痛心復讐弘演內肝而齊人救魏包胥祖哭而秦人救楚忠臣孝子之行可使國家存者不亡亡者復存寶寅雅重之性賢於晨嚴宗祀之痛哀於草莽魏主傾國捲甲名討不義不能驟得志者亦緣昏亂方定柴配有人武帝非歲暮之時將帥皆攀附之傑英雄朝氣持而不下是以彼此陳師曲直壯老互見得失然以梁國方立魏軍數至東西應命蹶趨顛危今非翦滅齊宗迫其捷走何至洛口橫骸義陽失守哉魏人失時於前爭城於後頓銳鍾離勢必不克韋叡曹景宗濟之以和戰守並用遂奏捷功梁任宏則敗任叡則勝君子錄是知所以建侯行師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六

魏伐柔然

柔然獨不事魏魏王珪追擊之匹候跋縕紇提降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卒部落分為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衛辰及魏王珪即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戊戌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袞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為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復倍

社崙襲殺匹候跋

秦魏有隙

社崙并吞諸部雄於北方自號豆代可汗

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衆遁走珪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產犇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里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舉衆降獲縕紇提之子曷多汗兄子社崙斛律等宗黨數百人縕紇提將犇劉衛辰珪追及之縕紇提亦降珪悉徙其部衆於雲中

十九年冬十月柔然曷多汗棄其父與社崙帥衆西走魏長孫肥追之及於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社崙收其餘衆數百犇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社崙襲匹候跋殺之匹候跋子啓蹳吳頡等皆犇魏社崙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

安帝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黜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聞珪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弈干黜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閱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秦柔然社崙方睦於秦遣將救黜弗素古延辛卯和突逆擊大破之社崙帥其部落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崙大為所敗倍侯利奔魏社崙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鷄大破之遂併吞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而殺之　十二月柔然可汗社崙聞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及善無北澤魏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而還

三年夏四月柔然可汗社崙從弟悅代大那謀殺社崙不克犇魏

魏王自北擊柔然社崙道死弟斛律立

叱洛侯少妻淫殺其夫

大檀殺步鹿真及社拔自立為可汗

燕王跋納斛律女為昭儀斛律請還國跋遣單于前輔萬陵送之陵殺斛律而還

紇升蓋侵魏魏築長城二千里以備柔然

義熙二年夏四月、柔然社崙侵魏邊、

五年十二月、柔然侵魏

六年春正月、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　夏五月魏長孫嵩至漠北而還、柔然追圍之於牛川、壬申魏主嗣北擊柔然、柔然可汗社崙聞之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尚幼、部衆立社崙弟斛律號藹豆蓋可汗、嗣引兵還參合陂

十年　初社崙之從高車也、高車人叱洛侯為之鄉導、以併諸部、社崙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崙之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大檀為主、大檀者社崙季父僕渾之子也、領別部鎮西境素得衆心、步鹿真歸而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逆擊破之、執步鹿真及社拔殺之、自立為可汗、號牟汗紇升蓋可汗、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上谷侯館之遼東待以客禮納其女為昭儀斛律上書請還其國跋曰今棄國萬里、又無内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少則不足成功、如何可還、斛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於燕　十二月丙戌朔柔然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柔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八月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政德輕騎進戰為柔然所殺

文帝元嘉元年、秋八月、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

宮魏世祖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曰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為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恃其衆必將復來請俟收田畢大發兵為二道東西並進以討之魏主然之　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柞山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之子也

二年冬十月癸卯魏主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間魏主從中道東平公娥清出栗園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

四年夏五月魏主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　秋七月柔然寇雲中聞魏已克統萬乃遁去

五年秋八月魏主如廣寧觀溫泉柔然紇升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餘騎寇魏邊魏主自廣寧還追之不及

六年夏四月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因共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苻堅南伐堅不從而敗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魏主意不快詔浩與淵辯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

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形勢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有無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昌在坐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慙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鬬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壯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蹔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北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

紇升蓋敗走憤卒子吳提立

徙柔然高車附民於漠南

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　五月丁未、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衆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　六月柔然紇升蓋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循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　秋七月、引兵東還、至黑山、以所獲頒賜將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聞魏兵至、不知所為、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　八月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已尼陂、人畜甚衆、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　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為之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

八年夏六月、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　魏主如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干帥所部

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十二月丁丑還宮、

魏與柔然通婚

十一年春正月、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又納其妹為夫人、遣潁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兄禿鹿傀送妹幷獻馬二千匹、魏主以其妹為左昭儀、提、擢之子也、

柔然與魏絕和親

十三年冬十一月、柔然與魏絕和親、犯魏邊、

十五年夏五月、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為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大山、西登白阜、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

十六年、魏主伐河西、六月、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

十九年冬十月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太子晃請進擊敕連為劉絜所阻

二十年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舍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為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為後繼、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為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為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

柔然攻司馬楚之不克

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軍莫曉其故、楚之

中山王辰等八將以後期被斬

劉絜恥言不用欲敗魏師

敕連卒子吐賀真立

般悅門請魏合擊柔然

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之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二十一年春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尚書奚眷等八將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諫止之使待諸將帝留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漢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丕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　九月丁未魏主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

二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二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

二十五年秋八月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十二月魏太子朝於行宮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羣臣於漢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

處羅敗于高涼王那

出西道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　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以那衆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尉眷請魏主勿還

孝武帝大明二年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太尉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於車崙山

柔然別部數千落降魏

十一月魏主自將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烏朱駕頹等帥數千落降於魏魏主刻石紀功而還

處羅卒子予成立

八年秋七月柔然處羅可汗卒子予成立號曰受羅部真可汗改元永康部真帥衆侵魏辛丑魏北鎮遊軍擊破之

張白澤請魏主親征大敗柔然

明帝泰始六年夏六月柔然部真可汗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尚書右僕射南平公目辰曰若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無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若鑾輿親行必望塵崩敗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白澤衮之孫也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汝陰王天賜等督諸軍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為後繼鎮西將軍呂羅漢等掌留臺事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與柔然戰柔然大敗乘勝逐北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獲戎馬器械不可勝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illegible]

劉尼免官
于闐請救
魏主謝之

源賀請築
三城以處
武健不從

尚書奏內
徙敦煌就
涼州韓秀
言不可迺
上

王劉尼坐昏醉軍陳不整免官壬申還至平城　冬十月柔然攻于闐于闐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詣魏求救魏主命公卿議之皆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尋已亡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主以議示使者使者亦以為然乃詔之曰朕應急救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當時之急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士一二歲間當躬師猛將為汝除患汝其謹修警候以待大舉

七年冬十月詔大尉源賀都督三道諸軍屯於漠南先是魏每歲秋冬發軍三道並出以備柔然春中乃還賀以為往來疲勞不可支久請募諸州鎮武健者三萬餘人築三城以處之使冬則講武春則耕種不從

秦豫元年春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將擊之柔然走東部敕勒叛奔柔然上皇自將追之至石磧不及而還　秋七月柔然部帥無盧真將三萬騎寇魏敦煌鎮將尉多侯擊走之多侯眷之子也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　冬十月柔然侵魏及五原十一月上皇自將討之將度漠柔然北走數千里上皇乃還

蒼梧王元徽元年十二月壬子柔然侵魏柔玄鎮二部敕勒應之

二年夏五月柔然遣使來聘　秋七月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西北二彊寇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為然給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為敦煌之置為日已久雖逼彊寇人習戰鬬縱有草竊不為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閡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蹙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闚闞之志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為

部真卒子豆崘立柔然討敕勒穆涼等請乘虛擊之高閭言不可遏止

伏名敦族誅侯醫垔石洛候部衆離心

伏名敦屢敗於阿伏至羅引衆東徙

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齊高帝建元元年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至是柔然十餘萬騎寇魏至塞上而還

三年秋七月柔然別帥他稽帥衆降魏　九月辛未柔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為足下自稱曰吾遣上師子皮袴褶約共伐魏

武帝永明三年冬十二月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衆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　是歲柔然部真可汗卒子豆崘立號伏名敦可汗改元太平

四年春正月壬午柔然寇魏邊　二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冬十二月柔然寇魏邊

五年秋七月柔然伏名敦可汗殘暴其臣侯醫垔石洛候數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衆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為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曰候婁匐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敦追擊之屢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

柔然殺伏名敦立那蓋

源懷上築城置戍事宜五十二條

庫者卒子伏圖立魏主欲柔然修藩禮

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衆三千以城附魏

七年冬十二月柔然別帥叱呂勒帥衆降魏

八年冬十二月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為天子討除蠕蠕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綵百匹

十年秋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將軍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為三道以擊柔然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

初柔然伏名敦可汗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為得天助乃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改元太安

和帝中興元年秋七月乙巳柔然犯魏邊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規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恆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五年冬十月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圖立號佗汗可汗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紇奚勿六跋如魏請和魏主不報其使謂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崘乃魏之叛臣往者包容蹔聽通使今蠕蠕衰微不及疇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正以江南未平少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

王通請徙柔然降戶置淮北楊椿言不可不從後竟為害

佗汗為彌俄突所殺子醜奴立執彌俄突殺之

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爾孤也、

七年　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戶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戶甚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溼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鈔掠、如椿之言、　柔然佗汗可汗復遣紇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魏主弗受、報之如前、初高車侯倍窮奇為嚈噠所殺、執其子彌俄突而去、其衆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監河南孟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鎮、高車王阿伏至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嚈噠奉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與佗汗可汗戰於蒲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佗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求內徙於魏、時孟威為龍驤將軍、魏主遣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見威軍、怖而遁去、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佗汗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魏主使東城子于亮報之、賜遺甚厚、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佗汗可汗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改元建昌、

十五年、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繫其足於駑馬、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鄰國先羈屬柔然後叛去者、伏跋皆擊滅之、其國復彊、

十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俟近尉比建等、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

十七年春二月、魏主引見柔然使者、讓之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

伏跋納地萬為可賀敦

殺子祖惠其母殺地萬幷殺伏跋立阿那瓌

示發殺候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阿那瓌歸魏

卿張倫上表以為太祖經啓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轅未遑北伐世宗述遵遺志虜使之來受而弗答以為大明臨御國富兵彊抗敵之禮何憚而為之何求而行之今虜雖慕德而來亦欲觀我彊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為制詔示以上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以戎狄兼幷而遽虧典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

普通元年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候呂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恆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敦地萬既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干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我也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為讒也既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候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伏跋擊之軍敗而還候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為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衆數萬擊之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示發殺候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　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兵送還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言不能盡別有啓陳仍

阿那瓌求返國使楊鈞送之張普惠上書言不可弗聽

婆羅門擊破示發國人立為可汗

以啓授中書舍人常景以聞、景爽之孫也、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為朔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軺車祿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十二月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觀機招納、若彼迎候、宜賜繒帛車馬禮餞而返、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遣、尚書量給、

二年春正月、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尚書右丞張普惠上書、以為蠕蠕久為邊患、今茲天降喪亂、荼毒其心、蓋欲使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悅服其心、阿那瓌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其可也、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為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況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而欲定蠕蠕、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議、文書所過、不敢不陳、弗聽、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采糧畜、事事優厚、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阿那瓌之南犇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衆數萬、入討示發、破之、示發犇地豆干、地豆干殺之、國人推婆羅門為彌偶可社句可汗、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舊嘗奉使柔然者、牒云

婆羅門敗於伊匐遂降魏

袁翻請並存蠕蠕二主

具仁往諭婆羅門使迎阿那瓌、夏四月魏牒云具仁至柔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丘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具道其狀阿那瓌懼不敢進上表請還洛陽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衆悉歸嚈噠後數年嚈噠遣彌俄突弟伊匐帥餘衆還國、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啓稱本國大亂姓姓別居迭相鈔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送臣磧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為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讐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鬬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絶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内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為後患劉石是也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内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衆處處棊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内亦防高車之畔援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返復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九月柔然

高陽王雍等奏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

婆羅門叛魏歸嚈噠費穆進討擒送洛陽

元孚進防撫蠕蠕之策不從

可汗侯匿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録尚書事高陽王雍等奏懷朔鎮北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各令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瓌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遣婆羅門不得比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宜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詔從之

三年冬十二月柔然阿那瓌求粟為種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嚈噠魏以平西府長史代人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柔然果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為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四年春二月柔然大饑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給己亥魏以尚書右丞元孚為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然孚譚之孫也將行表陳便宜以為蠕蠕久來彊大昔在代京常為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郴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侯匿伐入朝於魏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

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

六年春三月柔然王阿那瓌為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之阿那瓌勒衆十萬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拔陵兵夏四月魏主復遣中書舍人馮儁勞賜阿那瓌阿那瓌部落浸彊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

（阿那瓌討破六韓拔陵有功）

大通元年夏四月己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且請討羣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暑且俟後敕

（魏人畏頭兵反覆）

二年夏四月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於魏魏詔頭兵贊拜不名上書不稱臣

大同元年冬十二月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丞相歡以常山王妹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魏使中書舍人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由是柔然不復為寇

（頭兵求婚於東魏高歡歡妻以蘭陵公主）

三年秋九月柔然為魏侵東魏三堆丞相歡擊之柔然退走

四年　初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魏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絕不復稱臣頭兵嘗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侍中黃門等官後得魏汝陽王典籤淳于覃親寵任事以為祕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數為邊患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女為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寒又言於魏主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二月甲辰以乙弗后為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整不報其使　三月柔然送悼后於魏車七百乘馬萬匹駝三千頭至黑鹽池遇魏所遣鹵簿儀衛柔然營幕戶席皆東向扶風王孚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面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

（兩魏分裂頭兵不遜）

（宇文泰請以化政公主妻塔寒又請廢乙弗后納頭兵女）

（悼后不肯正南面）

悼后忌文后柔然興師魏主賜文后自盡

王羆領自帥鄉里破柔然

婁妃勸高歡娶蠕蠕公主

土門襲破柔然頭兵自殺

六年魏文后既為尼居別宮悼后猶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為秦州刺史使文后隨之官魏主雖限大計而恩好不忘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會柔然舉國度河南侵時頗有言柔然以悼后故興師者帝曰豈有興百萬之衆為一女子耶雖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顏以見將帥乃遣中常侍曹寵齎手敕賜文后自盡文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遂自殺鑿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陵夏丞相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右僕射周惠達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羆議之羆不應召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自帥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悼后遇疾殂

十一年夏六月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為世子澄求昏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拜謝妃曰彼將覺之願絶無顧頭兵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且報㛐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歡輿疾就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頭兵可汗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竝帥衆犇齊餘衆復立登注次子鐵伐為主

二年春二月齊主送柔然可汗鐵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還其國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為可汗登注復為其大人阿富提所殺國人立庫提 三月柔然別部又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可汗突厥乙息記擊破鄧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 冬十一月乙未突厥復攻柔然

齊高阿那肱大破菴羅辰

周宇文泰收鄧叔子等三千餘人付突厥使者殺之

柔然舉國奔齊
三年春三月柔然可汗菴羅辰叛齊齊主自將出擊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走　夏四月柔然寇齊肆州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柔然散走帝以二千餘騎為殿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帝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善無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菴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　丁未齊主復自擊柔然大破之　五月柔然乙旃達官寇魏廣武柱國李弼追擊破之六月柔然帥餘衆東徙且欲南寇齊主帥輕騎邀之於金川柔然聞之遠遁營州刺史靈丘王峻設伏擊之獲其名王數十人
敬帝紹泰元年夏六月丁卯齊主如晉陽壬申自將擊柔然秋七月己卯至白道留輜重帥輕騎五千追柔然壬午及之於懷朔鎮齊主親犯矢石頻戰大破之至於沃野獲其酋長及生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壬辰還晉陽　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主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使者相繼於道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
張溥曰柔然之號始於木骨閭子車鹿會再傳而地粟袁死部分為二後且軼與軼衰與魏終始社崙并兼諸部自稱可汗學中國立法置戰陣為邊害道武患之干戈方起太武宣威白阜刻石獻文誓衆武川紀功至今訪天山之蹟懷北征之頌比於周伐玁狁漢逐匈奴亦云庶幾然叛服飄忽勢如風鳥合離不一強即思距斛律方靜大檀復兵豆崙甫

高猛肇顯同日受封

茹皓王仲興寇猛趙修趙邕高肇始用事

陳留公主許嫁張彝肇怒譖彝沈廢

摧魑奴又熾于成外請婚姻時窺邊塞阿那瓌累受國恩不忘鈔寇勁騎圍集危於白登嫚書和親倨猶肎頓與之為好則夷人野心終朝不保二而討之則鷹摯獸馳兵行已逝疲中國之力而逐無人僥一時之勝而戕萬物得不償失功不補怨班固致戒於西域江統先憂於徙戎良有以乎東西魏分各結柔然為重高歡英武願為子壻宇文雄略亦謀降主悼后侏儒之女文后大國之毋邊塵告警寂陵長閉孝武郎不惜一婦人以謝將帥其如天下何突厥木杆滅鄧叔子餘燼在魏奉挈而還之柔然三千餘人盡殺青門外傷哉黑獺昔者何親今者何忍此惟畏強侮亡不為齊存邢衞而為楚滅江黃繇是知好殺不仁棄危非義不獨夷狄然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

肇忠用事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夏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增修舊冢號終寧陵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曰敬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為平原公肇弟顯為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和帝中興元年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幸臣茹皓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修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寖衰

梁武帝天監元年冬十二月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彝坐沈廢累年

二年冬十一月魏主納高肇兄偃之女為貴嬪

燮妃益與皓昵狎

肇譖殺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靜及詳

崔光請進黜佞以免雞雛之災

三年魏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北海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爲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烝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直閤將軍劉胄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系出高麗時望輕之帝既黜六輔誅咸陽王禧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辠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胄季賢掃靜謀爲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爲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圍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詳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將鳴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

元匡論肇罪惡王顯彈之幾死

京兆王愉憤肇稱帝謀反

高肇譖殺彭城王勰

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耶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

五年魏主委任高肇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

六年高貴嬪有寵而妒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祕莫能詳也

七年春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時人皆以為承高肇之意也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為皇后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卑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廳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會匡與太常劉芳議權量事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表肇指鹿為馬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誣毀宰相有司處匡死刑詔恕死降為光祿大夫　初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為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愉驕奢貪縱所為多不法帝召愉入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而勢位不及二弟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頓辱高肇數譖愉兄弟愉不勝忿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高肇弒逆遂為壇於信都之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為皇后法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鎮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之州鎮乃安乙丑魏以尚書李平為都督北討諸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

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魏主不聽高肇由是怨之數譖勰於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illegible]

肇密使人殺愉
崔光諫屠李氏
李平捕愉黨千餘高顥請免其死
高植不受字愉之賞

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擢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勰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祖珍為證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主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及四子從百餘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遣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弗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娠刑至刳胎乃桀紂所為酷而非法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顥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為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顥祐之孫也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為國致效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加李平散騎常侍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廣平王懷進號

高綽悒不如封軌

清河王懌言肇不當擅錄囚徒

魏世宗殂太子詡即位于忠議請高陽王雍任城王澄入輔政王顯與孫伏連等謀寢其奏賜死魏主召還陽高王雍與于忠謀令邢豹等鴆殺之

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見者嗤之、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

十四年春正月、魏世宗殂、太子詡即位、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傅任城王澄、數為肇所譖、懼不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為如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領軍將軍于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請即敕授、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為世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為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下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鐶撞其掖下、送右衛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己、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為皇太后、魏王稱名為書、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朝夕哭泣、至於羸悴、歸至瀍澗、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衰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寢邢豹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畢、引入西廡、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搤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肇自盡、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

于忠令羊祉誣植告裴皇甫仲達殺之併及郭祚韋儁

忠欲殺雍崔光不從

大傅懌等諫退奪門下請封

昏於廁門出尸歸其家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　魏尚書裴植自謂入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快快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為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羣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尚書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為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帥合部曲欲圖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眾證明昞準律當死眾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為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植親帥城眾附從王化依律上議乞賜裁處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八月己亥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韋儁皆賜死儁祚之昏家也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怨憤莫不切齒　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為尚書令特進加儀同三司　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為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己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為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懌等

崔光固辭博平縣公
雍劾忠罪胡太后不問
元匡請戮于忠
太后思忠保護功復封為公

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輿侍衛省闥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臣等前議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悉不應賞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匪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返為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

十五年春二月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輔黜辱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罪並宜追奪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如奏

夏四月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棄其餘勳復封忠為靈壽縣公

十七年春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敬公于忠卒

張溥曰高肇出自夷土以舅氏之戚數日驟富貴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初頗孜孜政令世謂其能然不學無識勢不至任勢殺大臣不止也茹皓常季賢陳掃靜等皆險輕不可近天子出而遠之足矣必以此罪北海王詳誣奏至死豈法之平乎漢王鳳殺王章竇憲殺樂恢外戚播威海內重足況執戮親王如一匹夫無將實甚何所逃死京兆王愉憤怒出師殺於野王猶以弄兵為辭彭城王勰魏之賢王無罪飲毒載尸歸第冤哉皇天其孰堪此人臣有三死疎間親死卑踰尊死不肖害賢死三者有其一皆可以死兼之亡無日矣肇殺北海京兆猶以疎賊親卑賊尊至殺彭城不第賊尊與親也又賊賢焉史

莊丘黑卒夏侯道遷復叛梁降魏

言肇西征車軸中折於函谷兆不吉還余謂勰亡之年即肇死之日無俟宣武告崩悲泣憂幾也于忠素朴直宣武嘉其忠款為之改名又賜劍杖令其循名取義出入自防凡肇不道忠所不平身行翦討旣得志即忘殷鑒惡裴植郭祚而殺之即高陽王雍幾不免斯何心乎論者云忠不交勝己與章初環楊保元友稱斷金李世哲以金帛結二人進引參腹心忠擅權昧進計悉出世哲然以阻忌之性來不義之朋身為不善何責於人彼苟得免者亦以俯仰女主夤緣舊恩不然西廊之禍續矣宣武二后于氏靜默婉容性不妒忌高氏則阻遏後宮以悍聞余惡肇惡類高貴嬪又恨忠無德不如于順皇后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八

邢巒寇巴西

梁武帝天監四年　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鎮壽陽為南譙太守與叔業有隙單騎犇魏魏以道遷為驍騎將軍從王肅鎮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戍來犇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鎮南鄭以道遷為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為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忱之等謀降魏先是魏仇池鎮將楊靈珍叛魏來奔朝廷以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并使者首送於魏白馬戍主尹天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氐王楊紹先楊集起楊集義皆不應集義弟集朗獨引兵救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又以尚書邢巒為鎮西將軍都督征梁

魏邢巒所向摧破

梁州十四郡皆入於魏

淵藻擊平焦僧護

魏王足紀洪雅盧祖遷戰勝梁魯方達等

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且求公爵、魏主不許、春二月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胄據石亭、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郡民嚴玄思聚衆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氐叛魏、斷漢中糧道、巒屢遣軍擊破之、 夏四月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杭、魯方達戍南安、任僧褒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兵擊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於魏、初益州刺史當陽侯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夏侯道遷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寇晉壽、王景胄等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怱怱救之、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晉壽已陷、蕭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讐、汝為讐報讐、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

李延壽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啟、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於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

十五將王景儁等二十四將皆死

邢巒固請乘勝取蜀魏主不從

擊僧護等皆平之　秋八月庚戌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儁等又與祖遷戰敗景儁等二十四將皆死　冬十一月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取蜀以為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裙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鬬庸蜀士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王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為辭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險要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為心所以勉彊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

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恒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廁迹是以鬱怏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玄恩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為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為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奔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

五年春正月楊集義圍魏關城邢巒使建武將軍傅豎眼討之集義逆戰豎眼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又改為東益州

己卯楊集起兄弟相率降

張溥曰梁武帝天監四年秋七月魏統軍王足攻涪城八月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綱目大書之以為戰爭殺將未有多於此者也夫興師無名多殺不仁責以義兵曲當在魏然戰勝攻取兵家之常可退而不退可進而不進皆謂之愚足既銳捷涪城可舉若克涪城益州可在掌握而魏主遷延坐失良會此邢巒所為懇懇也巒少好學有文才幹略經營漢中開地定境獲郡十四功大於足其決定巴西止須衆二萬彼度梁無

姜維。而魏有鍾鄧。梓潼先附。益州中分。不絆大帥於沓中。而外援自絕。無出奇兵於劍閣而豪右悉歸。藉勢順流。莫若斯日。逮頻請不從。是軍竟還。李仲遷惑張法養女。盤樂廢政城人斬首降梁。巴西遂沒。將得而失。其咎誰歸。夫涪城之役。累表請行。鍾離之師。苦口諫止。豈謂一人勇怯自異。誠見虛國易乘。天險難破。王足執可長勝。而禁之不前。元英兵無克狀。而師老不反。此皆用違其時。物爽其器也。梁以張豹子代康絢。則壞淮堰。魏以羊祉代王足。則棄巴蜀。凡國家舉大事。用大兵。成敗豈不以人哉。

十二年五月壽陽久雨廬舍皆沒

魏裴絢鄭祖起等降梁崇遣神等討之皆死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

梁魏爭淮堰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狽、為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為村民所執、還自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兄孫也、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

隣敵謂崇為卧虎

王足求堰淮水以灌壽陽陳承伯祖暅言不可弗聽

魏李平督李崇崔亮

敵謂之卧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户郡公諸子皆為縣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十三年冬十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水官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内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十四年春三月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荆山　夏四月浮山堰城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内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秋九月左游擊將軍趙祖悦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内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　冬十二月己酉魏崔亮至硤石趙祖悦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　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十五年春正月魏崔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别為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

等攻硤石斬趙祖悅

梁康絢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蕭寶寅開湫北注

梁張豹子譖絢與魏通遂徵絢還淮堰不

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上使義之與直閤王神念沂淮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為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幾惡殺可特聽得以功補過魏師遂還 三月魏論西硤石之功辛未以李崇為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李平為尚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鎮北將軍亮與平進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為殿中尚書 魏蕭寶寅在淮堰上為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閒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壟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 秋八月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上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

事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張溥曰梁武帝篡齊而自立蕭寶寅出奔魏魏為發兵伐梁天監以來無歲不戰三年春梁姜慶真襲魏壽陽不克魏使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遣張惠紹等救之戰於邵陽大敗自是梁甬城義陽皆入於魏矣四年春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以郡降魏魏遣邢巒入漢中取梁州十四郡秋魏王足攻涪城殺梁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次於洛口十一月魏王足奔梁五年夏四月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五年梁取宿預梁城小峴合肥等城秋九月魏邢巒擊梁師敗之復取宿預梁蕭宏逃歸冬十月魏徵邢巒還遣蕭寶寅與元英圍鍾離六年春正月梁曹景宗韋叡大敗魏師於鍾離當時南北用兵民不堪命梁卽省役薄徭猶患弗濟乃九年作緣淮塘十三年築淮堰十四年淮堰潰復築之十五年夏四月淮堰成九月淮堰壞其用民而日新也於兵之不足又困之以力役仁者豈若是乎罪魏者曰王足伐梁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蜀將克矣遽以羊祉代之激其奔梁是宣武不能任人也罪梁者曰王足魏之叛將也堰淮水灌壽陽非計之得者也陳承伯祖暅言功不可就武帝違之而興大役何其聽言之不審也或云淮堰未起先有荊山上格浮山下格潼沱激溝併灌鉅野之謠史臣又謂鎮星守天江而堰興退舍而堰決是役若有天道梁武無容力焉然沈鐵厭蛟伐樹填石盛夏勞疫枕尸蟲飛嚴冬河凍死者十八苟念民瘼亦可止矣且堰工告究軍壘列居開湫東注魏師潰歸皆康絢力也張豹子譖行敖其代事堰廣不修未幾而衰用舍退中哉

胡充華願男生身死

魏始不殺太子母

高后欲殺胡貴嬪劉騰侯剛于忠崔光保護之

魏主詡廢高太后為尼尊胡太妃為皇太

難敗易天竄任其咎哉魏人守壽陽時有水患大抵夏月久雨淮水暴漲皆足為病不關堰之廢興若平靖武陽廣峴三關界在信陽南北分疆之要害也梁得之而魏復取之事在天監之八年則作史者為梁懼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

元乂幽后

梁武帝天監九年春三月丙戌魏皇子詡生大赦詡母胡充華臨涇人父國珍襲武始伯充華初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先是魏主頻喪皇子年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為乳保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

十一月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

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為太子少傅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忠庶子代人侯剛逆太子詡於東宮即皇帝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妃深德四人 二月庚辰尊皇后為皇太后己亥尊胡貴嬪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為尼徙居金墉坡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秋八月丙子魏尊胡太妃為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衛尉劉騰為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為侍中撫軍將軍又以太后父國珍為光祿大夫

后元乂妻拜女侍中

崔光請胡后簡息遊幸

河間王琛貪縱罷廢賂騰復用

胡太后逼幸清河王懌

乂騰怨懌使胡定誣

魏江陽王繼之子乂取胡太后妹以乂為通直散騎侍郎乂妻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羣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未靈太后始臨朝聽政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出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

十五年秋九月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十七年秋七月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姦謀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右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賂為人求官無不效者河間王琛簡之子也為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用遂廢於家琛乃求為騰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為之言於太后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刺史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生而榮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為衛將軍加儀同三司

普通元年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乂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乂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為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懌薦為通直郎浮薄無行乂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反坐乂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為昌平郡守乂恐懌終為己害乃與劉騰密謀使

告殺之遂幽太后

游肇憤卒

中山王熙起兵討乂騰不克死

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為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乂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乂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乂曰乂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乂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懌於是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酒泉賈粲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乂為姨父乂與騰表裏擅權乂為外禦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重迹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為之剺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司徒祭酒纂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乂劉騰纂亡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并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乂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并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慇懃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慚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勖名節聞者憐之熙首至雒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而藏之

奚康生欲討乂反被執混難當亦死

二年　魏元乂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乂以康生為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乂之妹夫也、乂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為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於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二月甲午、魏主朝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為力士舞、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為乂所執、鎖於門下、光祿勳賈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顯御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乂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乂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恕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坐絞、難當以侯剛壻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久之、乂使行臺盧同就殺之、以劉騰為司空、八座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榷酤、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

四年春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為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絰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

劉騰死乂防衛緩太后帝遂與高陽王雍定計圖乂

穆紹勸勸去乂乃發騰墓解乂職

六年　初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乂不納、太后察知之、至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令隔絶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我當出家修道於嵩山閑居寺耳、因自欲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乂、然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揚之言、皆以告乂、又對乂流涕、敘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乂殊不以為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揚殿、二宮無復禁礙、乂舉元法僧為徐州、法僧反、太后數以為言、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雒水、雍邀二宮幸其第、日晏帝與太后至雍內室、從官皆不得入、遂相與定圖乂之計、於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乂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　魏元乂雖解兵權、猶總任內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乂欲害嬪、嬪泣訴於帝曰、乂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乂將入宮、門者不納、夏四月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為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冤、乞誅元乂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今元乂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洿宮、斬骸沈族、以明其罪、太后命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為中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乂之解領軍也、太后以乂黨與尚彊、未可卒制、乃以侯剛代乂為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為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黜為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粲、以乂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為濟州

元順韓子熙勸誅乂乃同弟瓜賜死

順諫太后遊幸

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乂以妹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黄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意出為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侍坐於太后乂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乂昔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頼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豈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默然未幾有告乂及弟瓜謀誘六鎮降户反於定州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欲為内應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為言太后乃從之賜乂及弟瓜死於家猶贈乂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幽州刺史盧同坐乂黨除名太后頗事妝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彩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修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久之乃起

張溥曰咸陽王禧以逆誅其子樹入梁遺魏公卿書具元乂過惡言乂本名夜乂弟羅實名羅刹二鬼食人名表噬物今觀乂殺清河王懌戮中山王熙子弟推刃本支陰賊不疑樹言信然乂父繼襲封江陽王素無令德為御史彈廢乂少碌碌不聞邁種特以妻靈皇后胡氏妹遂居心膂寵任出諸王上天潢之戚藉椒風之助親王不貴而貴姨父時使然也胡太后聰悟多才藝射能中針孔雖女婦人乎其志颺而不羣宣武既殂明帝沖幼郎行己德以策孝秀宴羣臣出入遊幸儼然一煬天子至逼幸清河王懌尤亂天常使乂惡

魏蘭根說李崇改鎮立州事奏不報

元乂父子貪縱

淫者聲罪以討后入金墉懌歸司敗猶之齊人殺哀姜不為不義獨惜其謀成小人禍繇私忿胡定一言文以大逆懌死非其罪而天下怨乂益深彼縊婢妾良人乂不別姑姊凡男女之防宮掖之禁其父子不知也即使誅懌以法尚云以亂易亂況懌有賢聲乂多醜迹一人墻茨之羞不蔽四海仇讐之怒懌死乂生勢不得矣太后被幽北宮欲下髮入寺憾乂已甚高陽王雍定計外廷潘外憐進言袵席乂即百身難以贖死太后猶以一妹之故濡忍不決婦人之性蕩逸有餘果斷不足此豈呂武匹哉元乂既死弟羅復通乂妻太后姊妹皆不正乂又不幸而為姨父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

六鎮之叛

梁武帝普通四年夏四月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瓌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　初元乂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由是寵信之乂出入禁中恆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楯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遙對之而已其使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自驕慢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賄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

懷荒鎮民殺于景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引兵南侵

賀拔勝說臨淮王彧救懷朔

勝父子虜於衛可孤

魏主勸李崇北行以老病辭不許

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衛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乂乂黜為懷荒鎮將及柔然入寇鎮民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改元真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

五年春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為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彧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恒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為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户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為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修義天賜之子也

薛珍等殺秦州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為帥張長命等殺崔遊以應之大提死子念生自稱天子

廣陽王淵言諸鎮可應非止西北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則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

夏五月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淵皆受崇節度淵嘉之子也　六月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豳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大提自稱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數為寇盜刺史博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為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羣氐既而因宴會盡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修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於北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淵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沖用事涼州士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

崔暹兵敗繫獄賂元乂得不坐

魏子建遣伊祥擊破楊伯年等

李苗請勅大將堅壁命偏裨出麥積崖

元志敗於莫折天生六鎮盡叛酈道元不果行

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兵命師追之十五萬衆渡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拔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次還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可易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乂卒得不坐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其父子兄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子建蘭根之族兄也 八月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飆至風舉逆徒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民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勅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於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淵之言丙申下詔諸兵鎮軍貫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

子建遣竇念祖擊破竇雙

崇請費穆為朔州刺史

賀拔度拔父子襲殺衛可孤度拔尋戰死

念生殺元志裴芬之

子建斬韓祖香

崔延伯大破天生岐雍隴東皆平

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為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乂乃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攻魏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之　九月魏西道行臺元修義得風疾不能治軍壬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為西道行臺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冬十月胡琛遣其將勤宿明達寇豳夏北華三州壬午魏遣都督北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詳之子也　魏廣漢王淵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恆州諸要更為後舉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　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　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巒安都之孫也　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　十二月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氐稍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賊帥韓祖香魏以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梁巴二益二秦諸州皆受節度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

六年春正月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為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於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為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遙為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爭開營逐之其衆多於延伯十倍蹙延伯於水次寶

魏蘭根遣歸美女十人

子建破楊鮓等

延伯恃勇輕敵中流矢卒

穆奔爾朱榮

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舉兵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犇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彊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為虐翦以為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二月壬寅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鮓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三月魏詔京兆王繼班師　夏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勤宿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十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為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勤宿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廣

于謹請招諭諸胡酋長乜列河等降拔陵邀擊之為魏伏兵所敗拔陵敗於頭兵南徙渡河淵與元纂請於恒州北立郡縣安置降戶不從杜洛周反高歡等從之

斛律金歸榮

陽王淵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人賊稍退淵拔軍向朔州勝常為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絶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淵曰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淵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淵降淵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聞乜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淵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乜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於廣陽王淵淵帥衆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淵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貸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昱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淵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　秋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攻沒郡縣高歡蔡儁尉景及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　初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為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及破六韓拔陵金擁衆歸之拔陵署金為王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衆南出黃瓜堆為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榮以為別將

七年春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行臺常

崔仲哲戰沒元譚軍潰
鮮于修禮等反
常景于榮屢破洛周
賊帥元洪業斬修禮
葛榮復殺洪業自立
方俟醜奴殺李伯度賊勢益盛拔陵遣費律誘斬胡琛醜奴盡并其衆
葛榮逼殷州崔楷死義

景使別將崔仲哲屯軍都闗、以邀之、仲哲戰沒、元譚軍夜潰、魏以別將李琚代譚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五原降户鮮于修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改元魯興、　夏四月杜洛周南出抄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　丁未都督李琚與洛周戰於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　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千餘級、洛周帥衆南趣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　八月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修禮請降於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　九月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甲申、魏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虜四百人、　天水民呂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以為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念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於蕭寶寅、寶寅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伯度為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修義停軍隴口、久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之、久之伯度為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不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醜奴盡并其衆、　冬十一月、杜洛周圍范陽、戊戌、民執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

大通元年、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為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

魏蘭根被執各軍敗降關中大擾

毛鴻賓擒勤宿烏過仁羊侃射殺莫折天生

路思令言討逆事宜不聽

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逍遙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豳州刺史畢祖暉戰沒行臺羊深棄城走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北華州叱干麒麟據豳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北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雍州錄事參軍楊侃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效遂擒送勤宿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侃祉之子也　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為戰城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勵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　三月甲子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久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　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

楊椿遣子昱啟防蕭寶寅魏主太后不聽

樂安王鑒叛降葛榮源子邕斬鑒

莫折念生闔門為杜粲所殺

酈道元殺汝南王悅嬖人丘念悅奏道元為關右為寶寅所殺

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陽、當以吾此意啟魏主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啟魏主及太后、皆不聽 秋七月、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鑒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 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湯陰、樂安王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拔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為尚書令、還其舊封、 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敕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為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毈、一子不毈、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殯其屍、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為楊椿父子所譖、寶寅行臺郎中武功蘇湛臥病在家、寶寅令湛

蕭贊聞寶寅反懼出走
封偉伯等謀誅寶寅事洩死
葛榮執元孚元祐

府、屬天水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為身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為王族滅、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理成不、湛恐荊棘必生於齋閣、願賜骸骨還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為己用、聽還武功、冬十月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鴻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氐羌起兵於馬祇柵、以拒寶寅、寶寅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為遐所殺、寶寅方祀南郊、行即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為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為寶寅使在洛陽、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寅以惠達為光祿勳、丹陽王蕭贊聞寶寅反、懼而出走、趣白鹿山、至河橋為人所獲、魏主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郎封偉伯等、與關中豪傑謀舉兵誅寶寅、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反、宗人薛修義亦聚眾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 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己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

源子邕不願與裴衍同行強之俱敗死

珍孫稚用羊侃計克潼關

以源子邕為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二年春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為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己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　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度河而西、入其心腹、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為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潰、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

寶寅為侯終德所襲出奔醜奴　榮殺洛周併其衆

醜奴改元

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侯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　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為魏軍所敗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為太傅　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　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　夏六月葛榮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衆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為左軍上黨王天穆為前軍司徒楊椿為右軍司空穆紹為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　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獅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　八月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啟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為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則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將勇所

爾朱榮擒葛榮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

爾朱榮使侯淵討擒韓樓幽州平

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以賊徒旣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　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　辛巳以爾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楊椿爲太保城陽王徽爲司徒　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閶闔門引見斬於都市　十二月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鎭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中大通元年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　夏四月辛丑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洛陽斬之　秋九月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鎭范陽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平營安四州行臺　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

二年春正月万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

榮遣賀拔岳討醜奴、岳請爾朱天光爲帥、遂合擊擒之

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三月、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夏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

魏主以王道習一言賜寶寅死

万俟道洛殺長孫邪利榮責爾朱天光進擊道洛道歸王慶雲天光俱擒之

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閤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　甲戌魏以關中平大赦万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陽王蕭贊表請寶寅之命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寅善欲左右之言於魏王曰寶寅叛逆事在前朝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帝問道習在外所聞對曰唯聞李尚書高黃門與蕭寶寅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謂寶寅叛逆在前朝寶寅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時邪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乃賜寶寅死於駝牛署斬奴醜於都市　夏六月万俟醜奴既敗自涇豳以西至靈州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万俟道洛帥衆六千逃入山中不降時高平大旱爾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衆西入牽屯山據險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黜天光為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為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敗走入隴歸略陽賊帥王慶雲道洛驍果絶倫慶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為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渴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小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今相為小退任取澗水飲之賊衆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

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爲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爲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皆覺之走歸天光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

張溥曰魏明帝正光四年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五年胡琛起高平莫折大提起秦川其時盜賊蠭聚叛亂踵告若乞伏莫于反於秀容于菩薩反於涼州旋起即滅者不能盡書也孝昌改元賊勢滋大杜洛周葛榮等縱橫莫制墮名城戮大帥至章武王融廣陽王淵被殺樂安王鑒據鄴叛降宗國親王不死於賊即身爲賊何尤天下者紛紛乎莫折念生天生太提子也万俟醜奴胡琛將也大提死念生尤強琛死醜奴浸暴蓋父死則子繼一帥亡則一帥出大盜蔓延且以世及禍始沃野而叛窮六鎮履霜戒漸豈不信哉賀拔度拔父子殺衛可孤羊侃殺莫折天生渠魁既殲勝勢在魏矣拔陵殺琛元洪業殺鮮于修禮葛榮殺洪業洛周盜賊相殺隙可圖矣然羣盜滿山小挫不折攻殺日久後出者強是以葛榮醜奴驍銳甚於破六韓諸賊也蕭寶寅荷魏重任討賊無功遂殺酈道元背魏自立爲侯終德所襲攜妻子奔醜奴志望齊帝反臣劇賊策斯下矣爾朱榮河陰之役弒太后幼主殲夷百官洛陽人士思食其肉以此出討宜爲賊屠膽宣雪衆忿乃精騎七千

梁武帝以元顥為魏王遣陳慶之送之入北

薛琡議欲舍杲而先擊顥元天穆不從顥遂乘虛至梁國即帝位

破賊百萬葛榮生擒五州平蕩韓樓邢杲醜奴道洛以次就殄兵行神速世無其比何則外賊之氣方衰内賊之氣方盛同一賊也而倚伏乘之勢不敵也然三秦甫定榮旋伏誅豈凫盡何烹功高莫賞乎亦繇大逆貫盈神人不貰尒朱榮斬東序葛榮斬都市其罪同其死同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二

元顥入洛

梁武帝天監八年秋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為北海王

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夏四月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尒朱榮縱暴陰為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復推李神攝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奔　冬十月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元顥襲魏銍城而據之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彊盛宜以為先行臺尚書薛琡曰邢杲兵衆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朝亦以顥為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銍城進拔滎城遂至梁國魏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登壇燔燎即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　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尚書僕射[illegible]

顥不殺楊昱

慶之敗爾朱世隆獲辛纂

魏王令高道穆作詔告四方

承鎮崿岅乙丑內外戒嚴戊辰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為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楊昱擁眾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與驃騎將軍尒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為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眾皆是仇讎我輩眾纔七千虜眾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拔滎陽執楊昱諸將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眾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王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刳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尒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魏主將出避顥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士眾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討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丙子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為冀州刺史兄子侃為北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顥意忌椿而以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內外

天穆攻拔大梁溫子昇勸其進擊不從而北渡費穆降於慶之

崔光韶崔景茂等勸元欣勿從顥

賈思同鄭先護元暹不受顥命

元敬先起兵

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顥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為後援、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眾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為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眾、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尒朱、出卿於桎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為福、於卿為禍、卿宜三復、富貴可保、顥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室近親、今宗祐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光韶亮之從父弟也、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廣州刺史鄭先護、南兖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顥命、思同思伯之弟也、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為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平陽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顥、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尒朱世隆為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按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

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尒朱榮聞魏主北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榮既南下、并肆不安、乃以尒朱天光為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己丑費穆至洛陽、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顥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尒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

魏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為之備、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啟天子、更請精兵、并勑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己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為人用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顥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啟、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尒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先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為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并受其責、慶之不敢復言、尒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

義士爾朱榮失望欲還羊侃高道穆劉靈助請准擊遂擒顥子冠受延明衆潰顥南走

慶之削髮遁還建康

臨潁縣卒江豐斬顥

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邪、為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為桴筏、間以舟檝、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北歸、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曰、楊黃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𣑽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閏月戊辰、榮命車騎將軍尒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為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尒朱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鬚髮為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掃灑宮庭、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邙、流涕謝罪、魏主慰勞之、庚午、魏主入居華林園、大赦、以尒朱兆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立義者、加五級、河北報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二級、壬申、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北海王顥自轘轅南出至臨潁、從騎分散、臨潁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首洛陽、臨淮王彧復自歸於魏、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奔、乙亥、魏主宴勞尒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凡受元顥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

張溥曰元顥初至洛陽欲入閶闔門馬驚不進元昭業謂其兆猶劉更始不成帝位楊曇華亦云假服衮冕不過六十日乃七月果敗言何符驗也魏當永安時衰亂日甚葛榮南侵介朱榮縱暴主子攸寄命强臣朝不保夕元天穆東擊邢杲空不設備顥藉陳慶之銳師乘虛進拔滎城梁國滎陽虎牢兵指瓦解子攸出奔河內洛陽無人惟顥居之摧枯朽者易為力此其時也天穆北走費穆迎降顥且無敵介朱榮敗卒再奮冠受被擒顥死臨顥驟而勝亦驟而亡人盡勇介朱悲北海然介朱何能死北海王顥顥所以速死者在猜陳慶之而欲背梁也蕭寶寅齊明帝之子國亡入魏尚南陽公主總大軍後忽負德殺酈道元改元建號兵敗被擒身死駝牛署夫以中國令胄失國走胡受蠻夷之恩被侏儒之寵始附而終叛之不免流離與亂賊同死況顥本夷虜父詳貪淫魏之棄臣詳死非所顥痛罔極望風歸梁助以六師送歸京國大梁之仁同於天地豈與魯莊納子糾趙鞅納蒯聵同日語哉顥甫南面即萌貳心慶之請益兵備禦反表止之親其所仇仇其所親遂使梁德不終彼躬同盡人君無行不如匹夫田光俟生之倫猶將笑之此所謂朱均之性生於孩提斟聶之禍没齒不悟也慶之護顥入北提兵七千破虜衆三十餘萬自發銍縣至洛陽十四旬平城三十二方叔湯湯何以過此顥既內異馬佛念說其屠顥據洛立萬世功惜哉不從潰於嵩高至今壯士猶為撫膺長歎彼或者慕介子絕域之功而猶有鎮惡關中之慮是以徘徊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

元魏之亂

羽林虎賁焚毆張彝始均胡太后僅斬八人高歡知魏將亂傾貲結客

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段榮竇泰皆依爾朱榮

鄭儼少幸於胡后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春正月、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牓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謐為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廣甯蔡儁、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普通五年、秀容酋長尒朱榮、羽健之玄孫也、榮神機明決、御眾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泰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六年、初鄭羲之兄孫儼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西討、以儼為開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嘗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先

儼以徐紇為謀主

太后信任袁翻李神軌

帝寵谷士恢密多道人太后殺之

高歡請榮清帝側元天穆和拔兵勸成之

以謟事趙修坐徙枹罕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謟事清河王懌懌死出為雁門太守還洛復謟事元乂乂敗太后以儼為懌所厚復召為中書舍人紇又謟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輳附之給事黃門侍郎袁翻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為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衆莫能明也

大通二年春二月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蠭起封疆日蹙魏肅宗年寖長太后自以所為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為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使領左右太后屢諷之欲用為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密多道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詐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幷肆汾廣恆雲六州討虜大都督尒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儁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尒朱榮劉貴先在尒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廄廄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

胡太后與儼紇謀酖帝殂既立潘充華女又立寶暉子釗榮抗表問罪

每參軍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羣盜方熾、冀定覆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夤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眾二萬、出鎮相州、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為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為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勒兵聚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為帝、大赦、既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乙卯、釗即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尒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除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為儲兩、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鐘、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

榮起兵發晉陽迎長樂王子攸即帝位鄭先護鄭季明開城納敬宗費穆先降於榮

榮沈太后幼主於河

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榮從弟世隆時為直閤、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為之備、非計也。乃遣之。　三月、尒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尒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為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為、莫肯致言。徐紇獨曰、尒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為然、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為大都督、帥衆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戊戌、濟河、子攸即帝位、以劭為無上王、子正為始平王、以榮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即位、與鄭季明開城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即遁還。費穆棄衆先降於榮。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廄御馬十四、東犇兗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己亥、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庚子、榮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親

費穆說榮大行誅罰慕容紹宗上之不聽遂縱兵殺高陽王雍以下二千餘人

趙元則應募作禪文

榮殺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

高歡勸榮稱帝賀拔兵劉靈助言不可榮復迎帝還營

岳請殺歡以謝天下

榮欲遷都

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殺亂四海、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陶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前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雋爽涉學、時人惜其才、而譏其躁、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令曰、有能為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為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尒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剎、西部高車叱列殺鬼侍帝側、詐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皆曰、歡雖復愚疏、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

百官蕩盡惟山偉一人拜赦闕下

榮追贈橫死者人心粗安

榮猶欲遷都元諶固爭後遂罷議

榮飲酒醉帝欲誅之左右諫止

榮欲敬宗立其女肅宗嬪為后祖瑩勸從之

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為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禮固諫、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什不存一二、直衞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為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及白民贈郡鎮、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韶為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諶爭之、以為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尒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　庚戌、魏賜尒朱榮子叉羅爵梁郡王、

五月丁巳朔、魏加尒朱榮北道大行臺、尒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轝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榮意甚悅、榮舉止輕脫、喜馳射、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

榮還晉陽令元天穆入洛陽

魏主使元欣降高乾等

榮拘高敖曹薛修義於晉陽

園宴射、恆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性甚嚴暴、喜慍無恆、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每有嗔嫌、即行擊射、左右恆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帝餞之於邙陰、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瑞為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害、悉用其腹心為之、　魏員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奔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以乾為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衞將軍、敖曹為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敖曹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薛修義同拘於晉陽、敖曹名昂、以字行　秋七月乙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　初宇文肱從鮮于修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修禮軍中、修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為統軍、　辛巳、以爾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樂昌公文暢並進爵為王、

中大通二年、秋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清治選部、榮嘗關補曲陽縣令、神儁以階懸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所補者往奪其任、神儁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攝選、榮啟北人為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

城陽王徽
李彧
陽侃

亦不得違之、如何啟數人為州、遽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尒朱皇后性妒忌、屢致忿恚、帝遣尒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止自不為、若本自為之、臣今亦封王矣、帝既外逼於榮、内迫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為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彧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它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榮好獵、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耶、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為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修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即已、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一海內、何得遽言勳業、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校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掃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勳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城陽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實之子、帝之姊壻也、徽、彧欲得權寵、惡榮為己害、日毀榮於帝、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侃、

元羅勸帝殺榮

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欲視皇后娩乳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陽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名劭以字行巒之族弟也時人多以字行者舊史皆因之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尒朱世隆疑帝欲為變乃為匿名書自榜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榮自恃其彊不以為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不從是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帝即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入中台掃大角恆

榮下人高榮祖李顯和郭羅察褚光皆勸榮反

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曰除舊布新之象也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故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帝求間帝即下明光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寬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壻力徽以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為已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帝夢手把刀自割落十指惡之

城陽王徽勸帝以后生太子為辭召榮入朝帝手刃之天穆菩提尒朱陽都等皆被殺

告徽及楊侃徽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由是帝益疑之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不必死吾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帝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尒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為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亦不宜留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以然徽曰榮腰間嘗有刀在或能很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壬辰帝忌日癸巳榮忌日甲午榮暫入即詣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泄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為無能為曰何怱怱預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曰后懷孕九月可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信之與天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帝令子昇作赦文既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即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尒朱陽覩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為伏兵所殺帝

賀拔勝止田怡等攻門又不從爾朱世降出走

世隆欲還北司馬子如勸向京師遂攻河橋殺奚毅等

帝使高乾敖曹歸集鄉曲為援

得榮手板上有數牒啟、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閶闔門下詔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鎮北中、是夜、尒朱世隆、奉北鄉長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奔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有備、吾等衆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為它計、怡乃止、及世隆走、勝遂不從帝甚嘉之、朱瑞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榮死自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即欲北還、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恟恟、唯彊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遣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彊、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尒朱天光為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為都督、幷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幷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經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於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為河北大使、敖曹為直閤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為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以必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尒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從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

李苗請以一旅斷河橋為爾朱兵擊死世隆亦收兵北遁

爾朱兆與世隆推長廣王曄即帝位

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為之愴然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今日兩行鐵字何可足信吾為太原王報讐終無降理瑞還白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洛陽之人不習戰鬬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為大都督帥眾討世隆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為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皆稟蘭根節度尒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羣臣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眾為陛下徑斷河橋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為善帝許之乙卯苗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河橋倏忽而至尒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度俄而橋絕溺死者甚眾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官軍不至尒朱氏就擊之左右皆盡苗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謚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子恭仍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走免詔以前東荊州刺史元顯恭為晉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　魏東徐州刺史廣牧斛斯椿素依附尒朱榮榮死椿懼棄州歸汝南王悅汾州刺史尒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以兆為大將軍進爵為王世隆為尚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為太尉賜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為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為

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尒朱天光之克平涼也、宿勤明達請降、既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達奔東夏、岳聞尒朱榮死、不復窮追、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之、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屯於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尒朱世隆等兵四起、黨衆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帝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徽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為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尒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為太尉、臨淮王彧為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尒朱天光爵為王、長廣王亦以天光為隴西王、尒朱仲遠攻西兗州、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為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為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尚兼尚書、為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尒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尒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鬬、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穿鼻、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為犄角之勢、兆不悅

兆濟大河水不没馬腹遂騎叩宮門
帝初欲率軍討兆華山王鷙止之兆兵入宮鷙又止衛兵不鬭城陽王徽復逃去帝遂見執
寇祖仁負徽徽見夢於兆兆執祖仁依夢徵其金馬遂棰死
紇豆陵步蕃南下兆亟還晉陽

曰還白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藺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得久事尒朱矣十二月壬寅朔尒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死都督史仵龍開壁請降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没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鷙斤之玄孫也素附尒朱氏帝始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鷙說帝曰黃河萬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宮鷙復約止衛兵不使鬭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兆騎執帝鎖於永甯寺樓上帝寒甚就兆求頭巾不與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汙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實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尒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為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棰之至死尒朱世隆至洛陽兆自以為己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尒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戊申魏長廣王大赦尒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及兆入洛步藩南

世隆等謀殺長廣王母衛氏
兆殺敬宗
殺陳留王寬
紇豆陵步蕃破兆於秀容兆召歡并力遂斬步蕃
歡以計說兆遂出統六鎮

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尒朱世隆度律彥伯等留鎮洛陽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資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以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為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尒朱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還雍州初敬宗恐北軍不利欲為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為南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隆曰當時衆議更一二日即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尒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徵兵於泰甯太守代人房謨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尒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為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衆少留鄴召募欲自滏口入并州會尒朱兆入洛津乃散衆輕騎還朝尒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母衛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尋懸牓以千萬錢募賊甲子尒朱兆縊敬宗於晉陽三級佛寺并殺陳留王寬是月紇豆陵步蕃大破尒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度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

歡請兆以降戶就食山東紹宗諫不從

歡奪北鄉長公主馬兆追之歡與誓而別

歡殺兆腹心念賢

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汙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度水與歡坐幕下陳謝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為旁人所構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犇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兇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為營歡偽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殺之士衆感悅益願附從　斛斯椿復棄汝南王悅犇魏

三年春正月魏尚書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衆逃散遂來奔丙申以先護為征北大將

世隆等聽薛孝通言廢長廣王迎立廣陵王恭

榮廟為火所焚兆欲攻世隆彥伯往諭乃止

魏主不肯討史仵龍楊文義

軍魏自敬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尒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疏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黄門侍郎以元乂擅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宗言王陽瘖將有異志恭懼逃於上洛山洛州刺史執送之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關西大行臺郎中薛孝通說尒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為主必天人允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瘖使尒朱彥伯潛往敦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孝通聰之子也二月己巳長廣王至邙山南世隆等為之作禪文使泰山太守遼西竇瑗執鞭獨入啟長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署禪文廣陵王奉表三讓然後即位大赦改元普泰黄門侍郎邢子才為赦文敘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翦彊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青之科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遞為沖挹自秦以來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加尒朱世隆儀同三司贈尒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為臣不終以此論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配高祖廟廷又為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舊廟而為之以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為火所焚尒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使尒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敬宗使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尒朱兆南向仵龍文義帥眾

劉靈助起兵自稱燕王

高翼等推封隆之討尒朱氏

敖曹敗走尒朱羽生

高乾封子繪說歡舉義李元忠同之

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陽、至是尒朱世隆論仵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戶侯、魏主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勳、竟不許、尒朱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詔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　幽安營幷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算知尒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聲言為敬宗復讎、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尒朱兆遣監軍孫白鷂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鷂、執刺史元嶷、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眾、移檄州郡、共討尒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也、殷州刺史尒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縋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六旬、乃舉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尒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尒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冀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

歡使澄以
子孫禮見
敖曹

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槲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卻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為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眾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尒朱兆殺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剌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尒朱邪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時乾已見歡歡紿之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並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　癸酉魏封長廣王曄為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為太師淮陽王欣為太傅尒朱世隆為太保長孫稚為太尉趙郡王諶為司空徐州刺史尒朱仲遠雍州刺史尒朱天光並為大將軍并州刺史尒朱兆為天柱大將軍賜高歡爵勃海王徵使入朝長孫稚固辭太傅乃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兆賜歡爵勃海王徵入朝歡不就

叱列延慶斬靈助

斛律金善無庫狄干婁昭段榮皆勸歡討爾朱氏

尒朱兆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幷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尒朱仲遠從鎮大梁復加兖州刺史尒朱世隆之初為僕射也畏尒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几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為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行公為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士之意汎加階級皆為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勳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幷汾仲遠擅命徐兖世隆居中用事競為貪暴而仲遠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滎陽以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尒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　己丑魏以涇州刺史賀拔岳為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為秦州刺史並加儀同三司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豈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尒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夏四月癸丑魏以高歡為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　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尒朱彥伯為司徒　魏高歡將起兵討尒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尒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憂懼又為幷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

歡以計激六鎮人舉義

世隆天光盡殺楊椿楊津家惟愔得逃見歡

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號慟聲震原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衆共推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亦未敢顯言叛尒朱氏也會李元忠起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衆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尒朱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尒朱氏尒朱世隆匿之不通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緦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誅尒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城陽王徽李彧皆其姻戚也尒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尒朱天光使侃婦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貰其罪侃曰彼雖食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應之天光殺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辯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尒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請收治之魏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檢案以聞壬申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於華陰東西之族無少長皆殺之籍沒其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兵相拒皆已格殺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朝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為光州刺史尒朱仲遠遣使就殺之唯津子愔於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泣訴家禍因為言討尒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即署行臺郎中　丙戌魏司徒尒朱彥伯以旱遜位戊子以彥伯為侍中開府

斛斯椿說世隆殺朱瑞
世隆獨以歡為憂
孫騰說歡立元朗為帝

歡縱反間兆與世隆仲遠等迭相猜貳

兆執斛律椿賀拔勝還營仲遠度律南遁

兆欲斬勝勝辨免

段韶言討

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惡、尒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為之、斛斯椿譖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　魏尒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彊、不以為慮、獨尒朱世隆憂之、尒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李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尒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己卯、魏以仲遠為太宰、庚辰以尒朱天光為大司馬、　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眾將沮散、歡疑之、騰再三固請、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朗融之子也、冬十月壬寅、朗即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以歡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乾為侍中、司空高敖曹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為右僕射、己酉尒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貫顯智軍於陽平、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尒朱兆出井陘軍於廣阿、眾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衛可孤罪一也、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為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甯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高歡將與兆戰、而畏其眾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眾者、得眾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尒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眾彊之有、

爾朱必克歡大破兆於廣阿

爾朱世隆請節閔帝納兆女為后兆悅并與天光度律誓約親睦

椿與勝謀圖爾朱氏恐其各據一方迺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賀拔兵勸天光勿東出不從

敖曹專將鄉里部曲以從

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尒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鬭、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月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

四年春正月、魏高歡攻鄴、為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為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㥄、㥄、逞之五世孫也 二月辛亥、魏安定王追謚敬宗曰武懷皇帝、甲子、以高歡為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為驃騎大將軍、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尒朱兆與尒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魏主恭納兆女為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尒朱、而吾等為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為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眾、豈能為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眾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魏主恭以長孫稚為大行臺總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

兆等大敗賀拔勝杜德降歡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

尒朱彦伯欲守河橋世隆不從

椿與賈顯度顯知以計說陽叔淵遂入據河橋盡殺尒朱氏黨

度律天光被擒

椿使顯智張歡襲執世隆彦伯被執

盧辯抗辭歡不能奪

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鬭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願更配也庚申尒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陳連繫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遥責歡以叛己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絶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　尒朱彦伯聞度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尒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内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都長安宜先内我以為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尒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灅陂津為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彦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啟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尒朱氏魏主恭使舍人郭崇報彦伯彦伯狼狽走出為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閶闔門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於高歡魏主恭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安定王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　尒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

宇文泰請以計說侯莫陳悅岳然之悅遂與出共襲長安泰殺爾朱顯壽

歡欲奉魏主恭魏蘭根崔㥄高乾兄弟勸廢之

椿勸勝圖歡勝不從

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人有留心、悅進失尒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共襲長安、泰帥輕騎為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為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為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 辛巳、安定王朗至邙山、高歡以安定王疏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恭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㥄力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代人綦毋儁盛稱恭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之、㥄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為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魏主恭於崇訓佛寺、歡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歡以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修懷之子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修所親員外散騎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意、椿曰、欲立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見修、修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修入氈帳、陳誠泣下霑襟、修讓以寡德、歡再拜、修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磬折延首而不敢前、修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便不得不稱朕矣、乃為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戊子、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用代

尒朱黨司馬子如韓賢以與歡善故復用

薛孝通說賀拔岳勿就歡徵

魏主酖節閔帝

南陽王寶炬毆高隆之

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氈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羣臣朝賀升閶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都尒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為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甯韓賢素為歡所善歡入洛凡尒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為東南道大行臺與徐州刺史杜德追尒朱仲遠仲遠已出境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尒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為腹心之疾且吐萬人雖復敗走猶在幷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勍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為城黃河為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為啟而不就　壬辰丞相歡還鄴送尒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　五月丙申魏主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以沛郡王欣為太師趙郡王諶為太保南陽王寶炬為太尉長孫稚為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己酉清河王亶為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為弟恃歡勢驕狎公卿南陽王寶炬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黜寶炬為驃騎大將軍歸第　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諡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帝廟號敬宗　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為太尉　壬寅魏丞相歡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尒朱兆庚戌魏主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魏主殺汝南王悅魏納歡女為后

竇泰奄至兆遂逃縊

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於太原、因以隆之為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鄉、尒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　冬十一月、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曄己酉以汝南王悅為侍中大司馬、　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丁亥殺之　十二月魏主納丞相歡女為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畏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將歡須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尒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隘、出入寇掠、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

五年春正月、魏竇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眾並降歡、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攜尒朱榮妻子、及兆餘眾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先是兆左右皆密通啟於歡、唯張亮無之、至是以亮為參軍、

張溥曰元魏衰亂釁繇胡太后鄭儼徐紇親倖用事明帝暴殂遂至唯虺稱帝當璧再移晉獻驪姬漢高呂雉有其戎毒尒朱榮秀容酋長世席兵威憤王室不綱抗表問罪長樂王子攸賢王之子迎而立之太后淫暴臨洮偽立遷而廢之罪人出宮宗祏有主不可謂非變事知宜權行合經也賊臣費穆謬贊屠戮榮心頓昏高陽王雍以下衣冠二千餘人蹂於胡騎長樂二弟亦就駢死從來國家危急人望義師以其靖亂非以益亂尒朱聲哀

國仇血流京闕上下怨禍視靈后尤甚名齊桓而行董卓其誰堪之長樂英主權不自繇外厄仲達內迫懷羸憤結殺榮梁冀死而西鐘不驚司馬誅而南闕無恙人方謂魏敬神武實邁羣后孰意尒朱徒蕃餘孽紛起世隆直向京師兆從河橋西渡敬宗孤立宗國之戚所恃惟華山王鷙城陽王徽皆晏安無備望敵先逃於是身委胡騎宮禁汙塵孟賁雖勇空手不搏嗟哉敬宗縊於佛寺此真天亡豈羽罪哉高歡累世北邊負才康濟雖為榮所拔擢孟德奸雄其所長也高乾慷慨陳論李元忠鼓箏長歌忠義悲憤感動天地歡欲舉義斛斯椿賀拔勝賀拔岳宇文泰等咸英雄自命欲為歡所為孰肯低首亂賊受其驅使即其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幷州世隆居京邑尒朱專割權強莫比然勢極者變速身高者慮疎羣雄幷莫離合在人歡慮世隆兄弟與兆仲遠合也縱反間而猜貳迭形勝慮天光與兆各據一方難以盡去也椿立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歡而兵皆會鄴始令兩虎自鬬繼幷十鼠同穴尒朱固強羈絡翦除久緜歡等河橋啟納枝黨盡誅實泰師臨元凶縊樹雖天殛稔惡人謀未嘗不勝也魏朝舊制後宮生太子者先賜死宣武改令胡后得全揆之以義漢武殺鉤弋不如其大度也神州剖裂反因此起是又事存氣數非國君得而主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

十八冊

DS
735
.B2
L5
v.18

高歡斬喬甯張子期斛斯椿遂與南陽王寶炬元毗王思政勸魏主圖歡

魏主欲倚賀拔勝兄弟以敵歡

高乾密啟主謀勸歡受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四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魏分東西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魏高歡之討爾朱氏也、爾朱仲遠來奔、仲遠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爲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

五年春正月、魏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丞相歡、毗遵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爲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爲都督三荊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豫、居常怏怏、帝既貳於歡、冀乾爲已用、嘗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弈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啟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弼、

歡封上乾啟主賜乾死敖曹奔歡

馮景言歡奸詐宇文泰勸賀拔岳圖歡輔魏岳遣泰詣洛陽陳狀魏主割血賜之

斛拔彌俄突等皆附岳惟曹泥

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荆州、外示疎忌内實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啟歡、歡召乾詣幷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啟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啟歡求爲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三月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邕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啟、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爲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晉陽、仲密名愼以字行、 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爲大司馬、趙郡王諶爲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爲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悦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悦、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衞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爲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

附歡

翟嵩請往間賀拔岳侯莫陳悅

歡擊擒伊利

宇文泰請岳先圖侯莫陳悅不聽遂為悅所誘斬

趙貴葬岳

薛憕言悅不宜害良將

趙貴杜朔周謀迎宇文泰總岳軍

韓褒言悅必可擒

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為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冬十二月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衆以為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憕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為人虜矣、何賀之有、憕眞度之從孫也、岳衆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潁川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

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使蔡祐執斬之

杜朔周撫逃民

魏主使泰統岳兵

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乃召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卽被甲持刀直入瞋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爲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幷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乎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帥衆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幷召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爲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爲大都督卽統岳兵初岳以東雍州刺史

李虎說賀拔勝收岳衆不從

泰使侯莫陳崇襲擒史歸王伯和成次安

李弼說悅解兵謝泰悅不從弼因遣使詣泰請爲內應

弼舉城降泰悅出走賀拔穎追之遂縊死

李虎爲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閿鄉爲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衞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爲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卽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爲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於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集　夏四月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撫納其衆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爲主報讎此其勢不可敵也宜解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峽關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卽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爲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卽以弼爲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己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迸走數日

劉亮斬悅黨孫定兒

于謹請泰都關右挾天子以討亂

梁禦說賈顯度從泰

之中槃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騾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憕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悅黨豳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爲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衆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爲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氐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爲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眞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爲勢援仍命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爲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泰顯度即出迎禦禦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太

蔡儁不受代魏主敕責歡

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泰遣輕騎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舉儁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儁勳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爲之備、王亦宜共爲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爲荊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違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羣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共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爲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元壽椿之弟也、蔡儁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荅歡、且使舍人溫子昇爲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爲亂、賀

王思政柳慶宇文顯和勸魏主就泰裴俠言泰不可恃

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爲聲援今觀其所爲更無異迹東南不賓爲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爲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人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齏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閤內都督宇文顯和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初丞相歡以爲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帝又敕歡曰王

魏主下制書數歡咎惡盧柔料歡三策

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

椿請精騎襲歡楊寬之阻乃止

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爲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廣寧太守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幷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荊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爲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公主、謂泰帳內都督秦郡楊荐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荐爲直閤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族孫也、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孫以介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忠爲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爲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賀拔勝軍於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

賈顯智降歡侯幾紹戰死

元斌之棄椿還紿魏主以高歡兵至主遂西奔長安

婁昭等請魏主東還

歡殺辛雄叱列延慶崔孝芬劉

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卽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穎川王斌之鎭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鎭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鎭滑臺斌之鑒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帝不報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棄椿還紿帝云高歡兵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追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於崤中己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高敖曹帥勁騎追帝至陝西不及帝鞭馬長騖糗漿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卽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

廞楊機元士弼

泰使趙貴梁禦迎魏主

趙剛以義請馮景昭

列延慶兼吏部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衞迎帝、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大赦、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督、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辛酉魏丞相歡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己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己酉攻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賀拔勝使長史元穎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啟、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 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閤內都

帥衆赴關中

歡棄清河王亶立其子善見爲帝

薛端擊却東魏兵復取楊氏

督河南趙剛召東荆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衆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荆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爲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兵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修義等渡河據楊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擊卻東魏兵復取楊氏壁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　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爲鎮北將軍帥衆伐東魏　庚午東魏以趙郡王諶爲大司馬咸陽王坦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爲司徒高敖曹爲司空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爲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爲洛州刺史鎮洛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爲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衆就之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

泰鴆孝武立南陽王寶炬

獨孤信楊忠奔梁

可朱渾道元歸歡

衛既隆李同軌議爲孝武服

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是時六坊之衆、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乃於官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　十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靈州、　魏孝武帝復與丞相泰有隙、帝飲酒遇酖而殂、泰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　東魏高敖曹侯景兵至荆州、魏荆州刺史獨孤信兵少不敵、與都督楊忠皆來犇、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魏文帝卽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　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度烏蘭津抵靈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啓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爲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臣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既隆李同軌議以爲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　李虎等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　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徒、　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爲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　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泰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泰軍於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刺史王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夏四月元慶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爲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　秋七月、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

魏數歡二十罪

宇文泰欲先擊竇泰族子深計同之罪擊殺泰

黑獺斛斯椿爲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

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復叛歸東魏　秋七月魏降將賀拔勝等北還壺口十二月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

三年春正月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嘗爲前鋒其下多鋭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鋭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爲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鬬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敖曹敖曹

東魏高敖曹力戰全軍

泉企戒二子勿虧臣節

薛琡請勿渡河侯景請分二軍歡皆不從

歡知王羆不可攻乃

以爲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冑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爲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卽以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　夏五月魏以賀拔勝爲太師　秋七月獨孤信北還與楊忠皆至長安　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恒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爲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恒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檦自言父猛嘗爲邵郡白水令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檦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爲郡守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衆　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

沙洛
泰欲乘歡遠來卽擊
宇文深言高歡忿兵可擒

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 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鎭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歡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檦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

高歡大敗
李穆請速追泰不聽
侯景請乘泰新勝精騎取之歡以婁妃言乃上
東魏韓賢為尸間一賊砍死
敬珍敬祥邀歡歸路斬獲甚衆
薛善勸崇禮歸款不決遂斬關納魏師

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欻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荊、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剚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為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為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為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閨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修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修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

裴寬出見獨孤信

宇文貴大破東魏堯雄等

兵至城下修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修義爲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帝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旣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虯在陽城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虯爲行臺郎中諏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督梁迥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刺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爲北徐州刺史彥穆爲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峰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爲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爲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行　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爲太尉　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粲戰於蓼塢魏師敗績　魏荊州刺史郭鸞攻東魏東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荊獲全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

東魏高季式平濮陽陽平諸賊

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衆近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泰族滅韋子粲

四年春二月、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丞相泰滅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迥韋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帥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巔、夜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　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

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於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

李弼斬東魏莫多婁貸文

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恆農、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

泰輕騎追

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據邙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

侯景馬驚墜地賴李穆救免

東魏高敖曹敗死

魏殺東魏宋顯等魏人畏東魏方俟洛

魏王思政蔡祐皆善戰

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據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為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為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矟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着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鬭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

王羆固守河東

陸通勸泰先攻趙青雀于伏德等遂克之

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祐徐引還。魏主至恆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恆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恆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泰留王思政鎮恆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閿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

褒讓之不為歡屈

李延孫為楊伯蘭所殺韋孝寬以計擒牛道恆段琛隋澠遂清

之敗也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爲大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爲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冬十月魏歸高敖曹竇泰莫多婁貸文之首於東魏　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爲魏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爲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爲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爲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爲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壻京兆韋法保爲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法保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修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爲其長史楊伯蘭所殺韋法保即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恆誘魏邊民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爲道恆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諜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恆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恆及琛崤澠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恆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

六年春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鵶將復荊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城

高仲密降魏歡欲殺崔暹高澄匿暹陳元康爲請乃釋之

歡大破魏

蘭景乃逸　夏五月己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慶降於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爲義州以處之

八年春三月魏初置六軍　秋八月東魏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幷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阜莢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爲幷州刺史

九年春二月壬申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爲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爲之固請歡曰我匄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爲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它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

師彭樂追泰泰貽以金乃免

泰令賀拔勝追歡歡幾死劉洪徽毆詔救逸

封子繪陳元康請歡乘勝追泰

萬餘級歡使彭樂追之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嚛齘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閒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刃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

不從

王思政善著恆農

孝寬守壁歡力不克遂

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恆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啟丞相歡而罷之　夏四月丞相泰使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於東魏五月壬辰東魏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惟不赦高仲密家丞相歡以高乾有義勳高昂死王事季式先自告皆爲之請免　乙未以侯景爲司空

中大同元年秋八月魏以并州刺史王思政爲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鎮玉壁者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衆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　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

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幷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檦鎭車箱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檦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鎭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爲知人十二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歡自

王思政守潁川東魏高岳攻之不克

東魏劉豐生建策堰水以灌潁川與慕容紹宗俱死

和之哀感流涕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

二年夏四月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三年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頹岳悉衆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爲陂澤兵至穰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上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　五月東魏高岳旣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爲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幷塞之　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齎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旣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

王思政不依崔猷策決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遂被破降於高澄

手申意羣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政潁川爲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閣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陽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啟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啟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

張溥曰高歡入洛陽幽魏主恭於崇訓寺斛斯椿欲乘其初至圖之賀拔勝言害功不祥乃止後竟逐君分國魏祚條亡智哉斛斯雖反覆善變其先事之明衆不及也然歡初翦爾朱以義起事平陽王修又其所立求新君於田舍之中清金闕於犬豕之會勳勞無上權勢莫比卽拔扈自雄亦政繇甯氏祭則寡人爾遽取而代非意所至椿見其戮喬寧張子期懼不利於己乃諜間之蘇張縱橫大兵數起佞人之口伊可畏也歡勢當震主釁生衆讒入朝自明恐蹈天柱爲斯計者上書歸誠遣子質侍猶可以解胡爲蓄疑抗表納叛拒命封隆之孫騰主所憎也匿而不反華山王鷙汝陽王叔昭上所任也矯而不納遂至詔書頻下嫌隙日形魏主外稱南伐潛備晉陽高歡表禦荊雍志窺神鼎情既乖違辭尤悖激卽施之朋友兄弟尚慮有變況君臣交忌讒人罔極乎賀拔岳侯莫陳悅皆歡信用

高澄令崔季舒毆魏主

使擁强兵爲國爪牙何所不可歡忽遣翟嵩離間令相屠戮彼固謂岳死則歡無敵歡無敵則魏必折而入於高氏孰知宇文才智更度越賀拔哉泰統岳衆勢必敵歡欲敵歡非挾天子不可尒朱榮討靈太后歡討尒朱氏皆是術也事成之後歡反以此名授泰可謂愚矣泰一舉殺悦其鋒甚盛若欲臨歡强大等爾未能旦夕下也魏主畏歡愈迫則恃泰愈深歡軍方渡河主卽出走泰長用兵知己知彼卽意自衡量豈謂力足勝歡哉但得兵至主奔則歡有逐君之名泰有挾君之實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東西鬬爭勝敗軼見猶晉楚之戰各以國力於周室强弱何與焉漢亡無董卓則無曹操魏亡無高歡則無宇文泰天子奔走就臣而失國家强臣坐制天子而成霸業古今興廢誠一轍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五

高氏篡東魏 北齊

梁武帝太清元年、東魏靜帝美容儀、膂力過人、能拔石獅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屛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檢校、帝嘗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衞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澄常侍飲酒、擧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

荀濟與元瑾劉思逸元大器宣洪徽等謀誅澄反被烹

宋遊道收葬温子昇

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鷙之子也帝謬爲敕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耶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壬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上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爲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朝衆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爲中書監欲用濟爲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及敗侍中楊遵彥謂之曰衰暮何苦復爾濟曰壯氣在耳因下辯曰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澄疑諮議温子昇知瑾等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餓於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乃知卿眞是重故舊尚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九月辛丑澄還晉陽

二年夏四月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丁未澄入朝於鄴固辭不

將佐勸澄膺命獨元康以爲未可

膳奴蘭欽殺澄陳元康王紘紇奚舍樂俱死

勳貴勸高洋如晉陽

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爲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　秋七月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八月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爲太子、勃海文襄王高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洋爲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卽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爲爾漫戲、其實蓋欲習勞也、澄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琅邪公主欲其往來無閒、侍衛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卻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置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爲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於牀下、賊去牀、弑之、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季舒匿於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紇奚舍樂鬬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神色不變、指麾部分、入討羣賊、斬而臠之、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洋祕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虛除元康中書令、以王紘爲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勳貴以重兵皆在幷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鎭遏四方、邕支配須臾而畢、洋由是重之、

徐之才宋景業高德政勸洋受禪婁太妃責洋

斛律金固言受禪不可請殺宋景業

司馬子如固言受禪不可

已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　三月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爵爲齊王　東魏齊王洋之爲開府也、勃海高德政爲管記、由是親昵、言無不盡、金紫光祿大夫丹陽徐之才北平太守廣宗宋景業、皆善圖讖、以爲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政樂禍教之耳、洋以人心不一、使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意、未還、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若受魏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向、將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爲王所爲、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高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固言未可、洋欲還、倉丞李集曰、王來爲何事、而今欲還、洋僞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匹、遂還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

楊愔邢邵魏收等奉洋廢魏主

魏主叱趙道德高隆之灑泣

等日陳陰陽雜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橫曰漢文之卦也又使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說乃發晉陽高德政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是月山提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等議撰儀注祕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留於東齋甲寅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復肯進高德政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洋至鄴召夫齎築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用此何爲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爲欲族滅耶隆之謝而退於是作圓丘備法物丙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啟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帝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之曰制已作訖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既署曰居朕何所愔對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閤帝登車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於齊戊午齊王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

高洋殺魏靜帝

元暉業罵元韶洋弒之并及元孝友

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己未封東魏主爲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爲獻武皇帝、廟號太祖、後改爲高祖、文襄王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爲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 夏六月齊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庫狄干等七人、皆爲王、癸未封弟浚爲永安王、淹爲平陽王、浟爲彭城王、演爲常山王、渙爲上黨王、淯爲襄城王、湛爲長廣王、湝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

二年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恆爲之嘗飲食、護視之、冬十二月、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中山王殺之、并其三子、謚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婿寵遇異於諸元、開府儀同三司、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爲齊主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汾水冰沈其尸、孝友彧之弟也、齊主嘗剃元韶鬢鬚、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爲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

張溥曰、司馬懿圖篡、曹魏殺曹爽等、而身死子師昭繼之、弒戮橫行、亦未能帝也、炎嗣始代魏國號晉、北齊高氏亦然、高歡破爾朱氏、逐魏孝武、援立靜帝、遷都於鄴、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效力用、規略震遠、幾成天子、然星隕日食、勅勒悲歌、不免畏死。子澄機略嚴明、有父風烈、嬰兒人主、倨慢不道、蘭京刀起、食盤身投牀下、鬪戮餘祭、禍生所忽。洋外貌不足。爲澄所輕、驅君犢車、奄有其位、彼青雀鸚鵡之謠、不徵於父兄、至洋而

魏孝武閨門無禮宇文泰殺明月魏主不悅遂殺之元順勸泰奉長君乃立南陽王寶炬

克踐何爲也。司馬師兄弟隨父征戰。數立大功。昭既弒髦。猶能滅漢。其才武勝也。高澄當國。東魏多故。遂令侯景翻飛。高慎叛拒。即潁川戰捷。一城之克。未足稱功。洋尤無名。妄覬九錫。此緣賊臣勸進。彼何能爲。師昭丕皆似懿而不帝。澄才不及歡。洋又不及澄。澄幾帝而死。洋不死而帝。偎奸人之心。享庸人之福。予未知所處也。孝武西遷。歡以爲病。終身恭事靜帝。二子崛強。不思幹蠱。以義斷之。於魏不忠。於歡不孝。是故荀濟之鹿車。王經之廷尉也。魏收九錫之文。成濟南闕之戈也。陳留出舍金墉。司馬孚流涕。中山降居南宅。高隆之灑泣。興亡之際。哀者一人而已。不亦人臣道盡。淪胥已極乎。楊愔魏國世臣。時稱賢者。乃躬進禪詔。迫魏主下御座。而妻其后。此又亂賊之首。當與華歆同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

宇文簒西魏 後周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椎按、由是復與泰有隙、冬閏十二月、癸巳、帝飲酒遇酖而殂、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贊孝武帝之兄子也、侍中濮陽王順於別室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爲、廣平沖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順素之曾孫也、殯孝武帝於草堂佛寺、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大同八年、魏丞相泰妻馮翊公主生子覺、

元烈謀殺泰事泄死

魏主謀誅泰事泄遂廢而殺

泰諷元育表請降諸王爲公

李遠定議立嫡

泰託諸子於護

太清二年夏五月、魏以丞相泰爲太師、
元帝承聖二年、春二月、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爲都督中外諸軍事、　冬十一月、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
三年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臨淮王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唯以諸壻爲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兵、基遠之子、暉弼之子、翼謹之子也、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次者爲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夏四月庚戌、魏太師泰酖殺廢帝、
敬帝紹泰元年、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爲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爲公、
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太師大冢宰、　夏四月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爲世子、　太師泰北巡、秋八月泰北度河、　冬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癸亥卒於雲陽、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

于謹於衆中拜護羣公始服

魏恭帝禪位於周

周人殺魏主

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丙子世子覺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鎭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爲泰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十二月魏封世子覺爲周公 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於周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册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紱恭帝出居大司馬府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辛丑周公卽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露門追尊王考文公爲文王妣爲文后大赦封魏恭帝爲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爲太師趙貴爲太傅獨孤信爲太保中山公護爲大司馬 二月周人殺魏恭帝 秋八月晉公護廢周王爲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 後月餘護弒略陽公 事見宇文護逆節

二年秋九月甲申周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

三年秋八月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己亥周王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張溥曰宇文泰之伐高歡也傳檄方鎭數其罪惡至比爲器識庸下賤出輿皁力同鷹犬猶之陳琳檄曹操指以贅閹遺醜獠狡鋒協同爲海內所快然歡雄渤海泰豪武川咸有

光氣之祥大度之譽才智匹敵未可相輕泰所以得勝歡者亦以孝武西奔勢同居鄴泰迎馬首功類河陽挾君而重歡何敢致難焉及其旣也歡奉魏靜沒齒臣節泰終孝武七月入洛陽閏十二月即弒之斯又何居史言孝武閨門無禮平原安德蒺蔾三公主皆其從妹亂而不嫁平原入關蒺蔾自縊泰諷元氏諸王殺平原主孝武彎弓椎案時常懷泰遇鴆而殂殯於草堂佛寺夫孝武瀆倫天惡其淫播遷患難不思省改齊襄漢賀何以主國泰若懷宗廟之憂行霍光之事變不失義臣道猶存今私弒之則其逆直蕭鸞等耳高歡日夜圖泰聞孝武凶問即當爲君縞素檄書討罪而憤兵未鬭竟無執言蓋歡逐孝武則諱其爲君旣諱孝武爲君即不敢名泰爲弒舊君反服東魏羣臣尚有異議欲其舉義誅逆安可得乎濮陽王順說泰奉長君反歡所爲於是寶炬得立是爲文帝然觀其登望嵯峨山慨思脫屣與孝武宴逍遙園增懷華林悲心有同豈非慮逼畏死情見乎詞哉旣幸無恙保終子欽嗣位泰諸壻握兵泄其怨謀即廢徙雍州亦遇鴆殂泰一人而殺二帝又何以責歡無將逐君不返也泰弒孝武歡無所問高洋殺靜帝泰亦逡巡而返弒逆之臣勢雖相敵情則相隱人君遽出而委命漢獻風塵晉安板蕩事會必然泰第三子覺才略蔑聞恭帝迫於宇文護拱手讓之三强則奸雄覬覦而不能國弱則庸愚坐取而無忌裴俠有言去歡就泰無異避湯趨火今觀西魏之亡距東魏僅六七年耳國家苟幸無患即不幸而變愼毋輕棄故土以身託人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七

侯景之亂

侯景輕高敖曹彭樂等

景素輕高澄澄乘父歡疾篤偽書召景景辭不至用王偉計擁兵自固

歡言堪敵侯景者惟慕容紹宗

高歡卒景據河南叛歸于魏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皆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潁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耶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嘗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相樂廣寧人也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侯景自念己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於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兖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為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

侯景請舉十三州内附謝舉等以為不宜納朱异逢上之意勸納之

景懼韓軌之圍復以四城賂魏以求救

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　二月、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為司空、侯景為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潁荆襄兖南兖濟東豫洛陽北荆北揚等十三州内附、唯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黄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為人少夢、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内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脱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絶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侯、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三月、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運糧食應接侯景　夏五月、高澄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襲侯景、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　東魏司徒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荆北兖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荆州刺史王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

王悅裴寬料侯景必叛魏

王思政據景七州十二鎮復辭泰所授景官爵

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啟於上以為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為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即棄今以四州之地為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六月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己巳引兵還鄴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畧地引軍出屯懸瓠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為人下故也且彼既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因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法保等冀為己用外示親密無猜間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同軌防長史裴寬謂法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即應深為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為備而已尋辭還所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泰書曰吾恥與高澄雁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泰以所

上欲用鄱陽王範為元帥朱异尼之後竟用淵明

羊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

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同授王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諭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秋七月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州改合肥為合州以鴉仁為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為殷州刺史鎮項城　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淵明懿之子會理績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异取急在外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施版屋冠以牛皮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為都督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為都督　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脱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戊子詔以景錄行臺尚書事　九月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癸卯淵明軍於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　冬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

侯景輕韓軌高岳而畏慕容紹宗

杜弼言天下大務莫過賞罰

羊侃請擊魏師而淵明不從胡貴孫力戰斬首而趙伯超不救遂為魏所虜

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兒何能為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行臺事澄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為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兖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為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可以免罪皆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為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上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朱异啟事上駭之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閤异曰韓山失律上聞之怳惚將墜牀僧胤扶而就坐乃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鳳弃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縶南冠諭以好睦雖嘉謀長

杜弼檄文後梁室禍敗皆如其言

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壅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暫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佷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

景使王偉等說上立元貞為咸陽王

高澄待蕭淵明甚厚

紹宗言侯景難克

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敝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轔轢鐵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為聖朝之邦莒國之男女為大梁之臣妾上以為然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渡江許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貞樹之子也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閶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身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為景所擒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為射我汝

景敗斛律光擒張恃顯

景為紹宗所敗劉神茂說其往投韋黯黯不從復使徐思王說之以計襲黯據其城

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旣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溼火不復然　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

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為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被髮向北斗為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為之不流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欲何為耶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兵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運糧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啟申後期頓軍淮上　侯景旣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為鄉導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為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旣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為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

何敬容以景不死為憂

太子請夫莊敬容有江南為戎之憂

蕭介請勿復納侯景上不能用

魏追兵來至河南為魏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恩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叡之子也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為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幷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直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二月東魏殺其南兗州刺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其餘為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既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

高澄因淵明求通好傳岐言其間景不可聽景亦啟勿墮彼計上竟從朱异言與和且許以景易淵明景反計遂決

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歸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啟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啟流涕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啟足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陳啟於上曰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越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彊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景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啟己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

元貞知景有異志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不問景

景遣徐思玉約正德同反

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啟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為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上又報曰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啟也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為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夏五月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聘於東魏復修前好陵摛之子也 秋八月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啟求錦萬匹為軍人作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譒為長史徐思玉為司馬譒遂去夏稱侯託為族子上既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啟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為始興內史亦不問景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為日久矣今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

鄱陽王範啟景謀反异不為通

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使以聞异解遣之

景自啟帥甲臨江上仍宣荅賞賜

景反壽陽以誅朱异徐驎陸驗周石珍為名

岐料异必死

王偉請景直掩建康

密啟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為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朱异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啟异不復為通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為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啟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景又上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堪粉骨投命讎門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上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吳郡人石珍丹陽人驎驗迭為少府丞以苛刻為務百賈怨之异尤與之暱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䘏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璆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笞之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户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之高邃之兄子也

九月侯景聞臺軍討之問

羊侃進據采石襲壽陽之策异執不用

上命陳昕代質戍采石景偵質己退遂横江濟采石

江子一欲於下流邀景因董桃生潰走敗衆還建康

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為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宜卽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泰範之弟也先為中書舍人傾財以事時要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偏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卽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故敗庚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内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為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啟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陽尹事昕慶之之子也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渚諜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為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横江濟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一子四之兄也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

太子深仗羊侃

正德帥衆迎景

何更問為内外軍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揮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臨屯新亭大府卿韋黯屯六門繕修宮城為受敵之備大臨大器之弟也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赦東西冶尚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諸軍事以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庚戌侯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閒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邪思玉出景啟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於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為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内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甲兵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撝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衆開桁始除一舶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於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

景射啟請誅异上欲從之以太子言乃止

景方攻臺城羊侃隨方設拒景不能克

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欷流涕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棄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射啟於城中曰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异等臣則歛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為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帀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閤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景衆登其牆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廐士林館太府寺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啟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

朱异張綰議出兵擊景侃諫不從遂大敗

景執侃子鷟招侃侃引弓射之忠義不變莊鐵慮景不克奉母奔尋陽

正德即帝位以見理為太子景為丞相

許伯衆引景衆登城南浦侯推被殺

死者大半侃子鷟為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為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紿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為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下詔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為皇太子以景為丞相妻以女幷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資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閤許伯衆潛引景衆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為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衆心粗安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癸亥子一啟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夾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冑赴賊子四中稍洞胷而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旣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

江子一死義子四子五皆死

景得朱异奴以為儀同三司招城中官奴

湘東王繹移檄誓大心恪等發兵入援

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得朱异奴以為儀同三司异家資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為之致死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朱异遺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奉啟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屆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齎啟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己巳湘東王繹遣司馬吳曅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為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

陳昕說范桃棒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上大喜异岐皆贊成太子力阻之昕桃棒皆被殺

蕭見理中流矢死

景見邵陵王綸具至具舟欲走綸大破之明日以安南王駿輕戰遂為景所敗

司范桃棒因之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上大喜敕鐫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傅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萬一為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啟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拊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為部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城中曰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理與儀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羣盜剽劫於大桁中流矢而死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度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大成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黄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於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玄武湖側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

湘東世子方等入援以死節自任吳景能構樓築城以退賊

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奔朱方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及前司馬莊丘慧主帥霍俊等而還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為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於蔡洲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為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為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蟇車運土填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壬寅侯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為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卻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衆見飛橋迴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乃棄土山不復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嶷降

韋粲倍道赴援不暇飲劉孝儀酒

粲議推柳仲禮為大都督裴之高不決粲往切讓之高泣謝

於景教之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為洪流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陽頠監州事粲放之子也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為諸君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裴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鏁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

柳仲禮移粲青塘景乘立柵未合攻之劉叔脩畏懦不進粲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從者數百人

仲禮大破侯景因支伯仁斫傷亦氣衰不復言戰

不中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諮議參軍劉之迟等三上牋請留荅教不許鄱陽王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中城不克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　丙辰晦柳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之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助之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矟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矟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翽吮瘡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庚申列營於桁南亦推柳仲禮為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庚申卒故事尚書官不以為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　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繫以長繩寫勑於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

羊車兒紙鴟通信李朗詐叛入城

仲禮與綸大連仇怨大連又與確有隙

顧野王起兵討景

景患衆饑王偉獻策偽和上怒不許傅岐亦爭以為不可太子固請乃命大款出質定盟

縱之賊怪之以為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啟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為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很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膎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荆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軍日盛吾軍乏食若偽且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為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

景請敕會理軍還南岸太子即許之

景請召永安侯確趙威方入城確固辭不入臺使日迫邵陵王綸怒欲斬確乃流涕入城

之和平、此特欲卻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為質、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為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為武、可以景為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鄉侯韶、吏部郎蕭瑳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為盟、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躡、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韶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衆合三萬至於馬卬洲、景慮其自白下而上、啟云、請敕北軍聚還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為司空、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柳仲禮為侍中、尚書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悊皆為儀同三司、夏侯譒為豫州刺史、董紹先為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為北徐州刺史、王偉為散騎常侍、上以偉為侍中、乙卯、景又啟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州、俟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度江、太子並答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啟曰、永安侯確、直閤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確及威方入、即當引路、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為廣州刺史、威方為盱眙太守、確累啟固辭不入、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

湘東王繹不進兵蕭賁力諫乃被殺

柳仲禮邵陵王綸不肯戰

伯超曰譙州為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刃眄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厨蔬茹皆絕乃食雞子綸因使者甦通上雞子數百枚上手自料簡歔欷哽咽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託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常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慥懿之孫也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一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啟陳上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陳讜直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為嘉禎以天譴為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為貨使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為血讎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饑餒符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為孫姪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今日之舉復奚罪乎伏願陛下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啟且慙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

邵陵世子堅不恤士卒董勛熊曇朗引景衆登城確功戰不能却

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亦不以為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走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恤吏士其佐書董勛熊曇朗恨之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乃排闥入啟上云城已陷上安卧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為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户引偉入偉拜呈景啟稱為姦佞所蔽領衆入朝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為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上又問初度江

蕭允端居不行

柳仲禮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降景

柳津恨仲禮欲不見景遣王僧辯歸竟陵

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上俛首不言景復至
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摛通事舍人陳郡殷不害側侍摛謂
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嘗跨
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
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偉守武德殿
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
馬蕭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己
己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
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
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南兗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
史湘潭侯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邵陵王綸奔會稽
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軍士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
上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
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
焚之庚子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初
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
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
何嗟及矣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景改陽平為北滄州改秦郡為西兗州　侯景以儀同

僚佐說會理殺董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會理不從

戴僧逷說袁君正閉關拒守君正不從

武帝餓死淨居殿

三司蕭邕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鎮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陸經以郡降之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為江北行臺使齎上手敕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柰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衆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不知天命如何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遣會理單馬還建康　湘潭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為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閤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衆降東魏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　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新城戍主戴僧逷有精甲五千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等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為南道行臺鎮姑孰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為柵掘塹三重而守之　上雖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為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彊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并翦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

揚白華誘斬來亮

戴僧逷拒宋子仙等

張嵊沈浚合謀討景

大連不受景命

陸緝等起兵殺蘇單于

景殺正德

確欲手刃景事覺被殺

大心拒侯景擒趙威方

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壬午詔北人有在南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塡委溝壑不可勝紀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以厢公蘇單于為吳郡太守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逷據縣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至吳郡太守張嵊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嵊稷之子也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六月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為皇太子　壬辰封皇子大心為尋陽王大款為江陵王大臨為南海王大連為南郡王大春為安陸王大成為山陽王大封為宜都王　宋子仙圍戴僧逷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為主　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為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為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侯景以趙威方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　陸緝等競為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

景位開府儀同至多

張嵊父子死義

壬戌緝棄城奔海鹽子仙復據吳郡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為刺史　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入援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將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為書諭範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為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并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為質於東魏以乞師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上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為出師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樅陽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衆降之之悌之高之弟也　秋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　侯景以宋子仙為司徒郭元建為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　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處之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嵊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　冬十月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　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於修陵廟號高祖　百濟遣使入貢見城闕荒圮異於曩來哭於端門侯景怒錄送小莊嚴寺不聽出　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遏降之

大連不恤軍事留異背之降於宋子仙反執大連送建康

來嶷說祖皓襲廣陵斬董紹先

祖皓死義

宋子仙乘勝度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範進擊蕃破之　南郡王大連為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為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為衆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為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信安執送建康大連猶醉不之知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為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　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發兵討侯景（事見蕭勃據嶺南）　廣陵人來嶷說前廣陵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勲必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襲廣陵斬南兖州刺史董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乙亥景遣郭元建帥衆奄至皓嬰城固守　二月侯景遣任約于慶等帥衆二萬攻諸藩　侯景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攻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以子鑒為南兖州刺史鎮廣陵景還建康　宣城內史楊白華進據安吳侯景遣于子悅等帥衆攻之不克　侯景尚上女溧陽公主甚愛之三月甲申景請上禊宴於樂遊苑帳飲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　鄱陽世子嗣與任約戰於三章約敗走嗣因從鎮三章謂之安樂栅　夏四月丙午侯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

湘東王繹大舉討景

大心擊莊鐵範救之繇是鄱陽尋陽二鎮猜忌範為大心所困竟憤卒

景起舞景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於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盡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為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為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　侯景召宋子仙還京口　湘東王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發喪刻檀為高祖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為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太寶之號猶稱大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鄱陽王範至湓城以晉熙為晉州遣其世子嗣為刺史江州郡縣多輒改易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大心遣兵擊莊鐵嗣與鐵素善請發兵救之範遣侯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由是二鎮互相猜忌無復討賊之志大心使徐嗣徽帥眾二千築壘稽亭以備範市糴不通範數萬之眾無所得食多餓死範憤恚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其眾祕不發喪奉範弟安南侯恬為主有眾數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為東道大行臺鎮錢塘丁巳以侯子鑒為南兗州刺史　六月侯景以羊鴉仁為五兵尚書庚子鴉仁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盜疑其懷金邀殺之　湘東王繹以霸先為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初東魏遣儀同武威牒雲洛等迎鄱陽世子嗣使鎮皖城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戰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遣司馬韋質出戰而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咸勸大心走保建州大心不

大心不用走保建州之策竟以江州降任約

黃法𣰰舉義

徐文盛募兵討景

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大心使前太子洗馬韋臧鎮建昌有甲士五千聞尋陽不守欲帥
衆犇江陵未發為麾下所殺臧粲之子也于慶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慶送瑱於建康景
以瑱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遣瑱隨慶徇蠡南諸郡以瑱為湘州刺史初巴山人
黃法𣰰有勇力侯景之亂合徒衆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命法𣰰監郡事法𣰰屯新淦于慶
自豫章分兵襲新淦法𣰰敗之陳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慶法𣰰引兵會之　邵陵王綸聞任
約將至使司馬蔣思安將精兵五千襲之約衆潰思安不設備約收兵襲之思安敗走　秋九
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寧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繹以為秦州刺
史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廬陵王應為江州刺史以文盛為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
拒之應續之子也邵陵王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儀同叱羅子
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綸不為備策馬亡走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
州刺史田祖龍迎綸綸以祖龍為繹所厚懼為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
素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　裴之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湘東王
繹召之以為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恪為武州刺史鎮武陵　初邵陵王綸以衡陽
王獻為齊州刺史鎮齊昌任約擊擒之送建康殺之獻暢之孫也　乙亥進侯景位相國封二
十郡為漢王加殊禮　冬十月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
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十一月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
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大舉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
出屯晉熙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虛與太子左衛將軍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勔謀起兵誅

文歲大破
任約斬叱
羅子通趙
威方
會理與柳
敬禮及勸
勔乂理謀
誅王偉責
予邕洩其
謀俱被殺
褚冕捶掠
無異言
武陵侯諮
不離帝側
景惡之使
刁戍刺殺
之
責子邕賜
姓侯氏
余孝頃舉
兵拒景

王偉、安樂侯乂理出奔長蘆、集衆得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謀、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勸勔及會理弟祁陽侯通理俱殺之、乂理為左右所殺、錢塘褚冕以會理故舊、捶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褚郎卿豈不為我致此、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冕竟不服、景乃宥之、勸昺之子、賁正德之弟子、子邕憺之孫也、　帝自即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陵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臥內、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自疏、諮獨不離帝、朝請無絕、景惡之、使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帝之即位也、景與帝登重雲殿禮佛為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知之、故殺諮、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龐涓當死此下、景自帥衆討楊白華於宣城、白華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全之、以為左民尚書、誅其兄子彬以報來亮之怨、　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賁為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為隨王、仍賜姓侯氏、

侯景還建康、

二年春正月、新吳余孝頃舉兵拒侯景、景遣于慶攻之不克、　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　張彪遣其將趙稜圍錢塘、孫鳳圍富春、侯景遣儀同三司田遷趙伯超救之、稜鳳敗走、稜伯超之兄子也、侯景以王克為太師、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右僕射、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儀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為佐命元功、偉超世為謀主、于子悅彭儁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為爪牙、梁人為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周石珍內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

景殺蕭邕

文盛擊破景軍射殺狄式和

蕭方諸鮑泉虞豫為子仙所擒

繹令僧辯守巴邱王琳射王珣

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　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　三月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為質留王偉居守閏月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祖龍於齊安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墜水死景遁走還營　夏四月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或使伏牀騎背為馬恃徐文盛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蒱酒為樂後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急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稍衆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鬚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於牀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鬚間綵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楊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徐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於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偃

旗示鼓安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為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慙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慙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　五月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繹即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塉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畏己急追之及於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繹許之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禽約送江陵景聞之乙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為郢州刺史留宋子仙等衆號二萬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鎮魯山范希榮行江州事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殺鮑泉及虞預沈於黃鶴磯任約至江陵繹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繹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既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庚申

王僧辯擒支化仁

周鐵虎擒子仙丁和送江陵

于慶范希榮任延和等棄城走

王偉說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

王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景奔歸船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樅陽浦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遠離左右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即命前進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景王僧辯偽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　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亥侯景還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據郭默城繹以瑱為兗州刺史景悉殺瑱子弟辛丑王僧辯乘勝下湓城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於巴丘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以資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晉熙王僧振等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為帝景尚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為所讒因說景除帝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為詔書以為弟姪爭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召亂致災宜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齎入逼帝書之棟歡之子也戊午景遣衛尉卿彭雋等帥兵入殿廢帝為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棟時幽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為食方與妃

景縊太子大器及大心大鈞大球大昕

郭元建言景廢立自危

景又殺大臨大連大春大壯元建聽太子妃入道

景令王偉彭儁王修纂弑簡文帝

劉神茂叛景

張氏鉏葵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嶷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壬戌棟即帝位大赦改元天正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為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乙丑景又使使殺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為人妾乎竟不為相見聽使入道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為安皇帝以劉神茂為司空　王偉說侯景殺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儁王修纂進酒於太宗太宗極飲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土囊修纂坐其上而殂偉撤户扉為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曇雲麾將軍元頵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遣頵及别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為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　十一月侯景以趙伯超為東

浙江以東皆附江陵

景即帝位于南郊鎖棣橋椤於密室

偉為景制祖宗名位立七廟

景為偉禁止不出失志不樂

陳霸先會僧辯於白茅灣

劉神茂不從據七里瀨之策敗降於謝答仁後景寸斬之

張黑棄城走

道行臺、據錢塘、以田遷為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為中軍都督、謝答仁為右廂都督、李遵為左廂都督、以討劉神茂、　己卯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棟禪位於景、景即皇帝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鼓譟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為淮陰王、幷其二弟橋椤同鎖於密室、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幷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衆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為元皇帝、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為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　十二月丁未、謝答仁李慶緒攻建德、擒元頵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日乃死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於大雷、丙辰、發鵲頭、戊午、侯子鑒還至戰鳥、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　侯景儀同三司謝答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曄酈通並據外營降於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答仁、答仁送之建康、　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衆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

景殺蕭方諸杜幼安

霸先命分處置兵僧辯大軍繼進逐敗景

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為此也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為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鵃䑶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趣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丘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臥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舩舫及海艟以石縋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於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墩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等守臺城乙酉景殺湘東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杜幼安

劉神茂至建康丙戌景命為大剉碓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留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

丁亥王僧辯進軍招提寺北侯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彊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陣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安陸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卻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龕岸之兄子也景儀同三

盧暉略出降

王克元羅等迎僧辯

郭元建郭正買魯伯和郭子和俱出降

僧辯不肯為成濟之事

朱買臣沈棟橋樛於水

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為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鞚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挂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姥宅杜崱入據臺城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於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璽紱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買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僧辯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為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崱於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横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諸將多私使別索馬仗會侯子鑒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讐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

侯瑱剖斬彭儁

羊鵾刺殺侯景

建康士民食景與溧陽公主尸景五子皆為齊所烹

戍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王僧辯問曰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邪偉曰廢興命也使漢帝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尚書左丞虞騭嘗為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慙而退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趣吳郡　謝答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侯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己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儁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儁腹抽其腸儁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將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為小妻以其兄鵾為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鵾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葳蕤密圖之葳蕤答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己卯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為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鵾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鵾以矟刺殺之尚書右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納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蕤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幷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剝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下蠶室齊顯祖即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伯超謝答仁皆降於侯瑱瑱幷田遷等送建康王僧辯斬房世貴於市送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趙伯超伏知命於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　乙丑葬簡文帝於莊陵廟號太宗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

斬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於市趙伯超伏知命獄死

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等謁山陵修復廟社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為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為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亶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答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王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腹臠肉而殺之　丁亥下令以王偉等既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張溥曰侯景初為北鎮戍兵魏明帝時胡后臨朝爾朱榮自晉陽入弒景率私衆見榮被親任命驅河內生擒葛榮以功封濮陽郡公頃之高歡為相入洛誅爾朱氏景即降歡其反覆天性也景素輕高澄歡自知身死景必畔日暮途盡僅能畜養不能殺景貽子以憂豈歡心哉歡死景舉河南附梁澄慮其與西南合從為己患貽書綢繆望以國士漆身之節壺飧扶輪之效辭命雖善然景非樂毅燕王之書寧足聽乎梁武享國久稟稟金甌懼一傷缺顧內懷妖夢外惑諂言翔而納景慕容紹宗兵至景再戰敗北貞陽侯淵明胡貴孫趙伯超等皆虜於魏帝聞驚墮牀當時梁武恃景無慮執玉巵捧盈水趨走畏蹶又心欲之澄請通好帝意復回貪人嗜利不擇後害其所計慮謂既納侯景復與魏和兩利並

存甚於漁人之收蚌鷸孰知和信方通賊心已貳澄止出一介空言坐使景與梁鬬我方魚肉人方刀俎其愚若何鄱陽王範請舉合肥之衆討景羊侃欲以二千人據采石令邵陵王綸襲壽陽其策皆可制景帝不用而敗無論已即景師繞臺城旦暮不保范桃棒之降宜受而卻之景軍飢僞求和不可許而許之委柄太子身餓淨居其誰為哉湘東邵陵養寇不救正德正表為賊所用溧陽公主女子耳以身擲景供人噉食帝男女衆多半黨於景逆賊之禍加以骨肉天下事尚忍言乎跳奴方敗於紹宗窮困無歸劉神茂怨韋黯教襲壽陽遂播毒天下後景敗巴丘復據東陽應江陵景生獲之身糜剉碓神茂負景景負武帝暴尸斂骨禍惡一轍夫復何言陳留王偉才學人也說景畔魏又使背梁武帝荷荷而殂簡文聽曲項琵琶而死賊皆由偉厥躬炙割猶有餘愆亂賊之聚時會適然湘東決策王僧辯陳霸先進兵景即唏吁石闕飲刀胡豆彼實無周身之識出類之勇而泰清擾攘酷逾犬戎人謀不臧助扇其毒是可哀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八

梁氏亂亡 陳霸先篡梁

周弘正請晉安王綱辭太子之位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 五月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司議侍郎周弘正嘗為晉安王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為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為之化復生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墮於來葉豈不

武帝封昭明子歡譽詧為王

綸繹紀推侔人主綱惡之選精兵自衛詧兄弟內懷不平

詧陵蔑張纘纘遁歸繹謀殺譽兄弟

詧拔樊城斬方貴使杜岸擒纘

盛歟。王不能從、六月癸丑、立華容公歡為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為河東王、曲阿公詧為岳陽王、上以人言不息、故封歡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中大同元年、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為丹陽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嘗選精兵以衛東宮、八月、以綸為南徐州刺史、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為雍州刺史、上捨詧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故用詧兄弟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詧兄弟亦內懷不平、詧以上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已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太清三年　初、上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詧、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侯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蔑纘、纘恐為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桂陽王慥以荊州督府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繹懼、鑿船沈米、斬纜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囚慥殺之、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繹召詧使自行、詧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詧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為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鎮、纘至大隄、詧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詧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詧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

舉不受繹命使湘東世子方等討之乃被殺繹無戚容

繹怒斫王僧辯幾死

譽伐江陵繹出僧辯於獄以為都督

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岸既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纘乃與岸結盟着婦人衣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譽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為沙門更名法纘譽許之 夏五月丙辰上殂 辛巳太子即皇帝位 六月上甲鄉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為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 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湘東王世子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為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 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戚容 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日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絕久之方蘇即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擊湘州 秋八月己亥鮑泉軍於石槨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於橘洲戰及溺死者萬餘人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 九月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詧詧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乙卯詧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詧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崱有舊密邀之乙丑崱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於繹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

杜岸襲襄陽詧兵適歸

詧磔烹杜岸詧求援於魏

魏楊忠獲柳仲禮子禮

詧母龔保林登城拒戰詧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湕水不可勝紀張纘病足詧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為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詧至襄陽岸犇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巚 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為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懽與僧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懽宣令鎖之牀側泉為啟自申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冬十一月岳陽王詧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詧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為漆椀詧既與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滎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為質於魏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荊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柳勰以城降之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衆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 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忠以伯符為鄉導伯符岫之子也 十二月魏楊忠拔隨郡執太守桓和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漴頭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衆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

馬岫王叔孫降忠繹使庾恪說忠求和
綸勸繹解湘州之圍繹不聽
江仲舉說恪圖綸事泄被殺
王僧辯殺譽

於是漢東之地盡入於魏　二月魏楊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詧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湕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為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為封梁以安陸為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貿遷有無永敦鄰睦忠乃還　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況乎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為藩屏盤固宗鎮彊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詧引楊忠來相侵逼頗遵談笑用卻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旦平暮便即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　夏四月邵陵王綸在郢州以廳事為正陽殿內外齊閤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諮議參軍江仲舉南平王恪之謀主也說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必寍靜一鎮荊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若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刻日將發謀泄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兇黨已斃兄勿深憂　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斬之傳首江陵湘東王繹反其首而葬之繹以僧辯為左衛將軍加侍中鎮西長史六月魏人欲令岳陽王詧發哀嗣位詧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命詧為梁王始建臺置百官秋七月辛酉梁王詧入朝於魏　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八月甲午

綸將討景繹反使王僧辯鮑泉等擊之

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湘州　九月王僧辯軍至鸚鵡洲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邵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礩將兵擊之龍虎敗犇於僧辯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於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它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礩自倉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為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王僧辯為領軍將軍綸過鎮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畿掠其軍器綸與左右輕舟犇武昌瀾飲寺僧法馨匿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馳往迎之說七棚流民以求糧仗綸出營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於齊昌遣使請降於齊齊以綸為梁王岳陽王詧還襄陽　冬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帥文武拜牋推湘東王繹為相國總百揆繹不許　十二月邵陵王綸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史馬佑以告丞相泰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

二年春正月魏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二月乙亥城陷執邵陵攜王綸殺之投尸江岸岳陽王詧取而葬之　齊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於江陵湘東王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　三月己未齊以湘東王繹為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岳陽王詧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寍遣使至江陵詐稱赴援眾議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啟連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寍今當遣天

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湕水、待時進軍、督聞之、召其軍還、僧祐南陽人也　秋八月、侯景廢帝為晉安王、下詔迎豫章王棟、壬戌、棟即帝位　九月己亥、湘東王繹以尚書令王僧辯為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陳霸先為東揚州刺史　冬十月壬寅、侯景弒太宗　王僧辯等聞太宗殂、丙辰、啟湘東王繹、請上尊號、繹弗許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復上表勸進、湘東王繹不許　己丑、豫章王棟禪位於侯景、景封棟為淮陰王

元帝承聖元年春三月己丑、王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不許、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沈豫章王棟於水　夏四月、王僧辯啟陳霸先鎮京口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庚辰、以南平王恪為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為司徒、鎮衞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　齊主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王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　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尚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溢、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王僧辯使左衞將軍杜崱救之、霸先亦自歐陽戍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　六月、立安南侯方矩為王太子　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秋七月、廣陵僑人朱盛等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齊刺史溫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辯、僧辯曰、人之情偽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急須應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州刺史杜崱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　九月甲戌、司空南平

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圍秦郡辛術諫不從為陳霸先所敗

胡僧祐黃羅漢宗懍劉㲉請舍建康而都江陵周宏正王褒朱買臣固諫不從

王恪辛、甲申以王僧辯為揚州刺史、齊主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東王以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及兄子頊詣江陵、以昌為員外散騎常侍、頊為領直　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為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為晉安王、方略為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為永嘉王、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為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而已、

二年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　秋八月、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懍、御史中丞劉㲉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為如何、眾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

元帝接魏宇文仁恕不及齊使宇文泰怒召長孫儉入朝謀伐

梁庾季才言子月有兵入江陵宜還建康帝知而不從

襲建康納湘潭侯退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衆繼之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　冬十月己酉王僧辯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築壘東關以待齊師　閏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瑱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溺死者萬計湘潭侯退復歸於鄴王僧辯還建康　十一月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

三年春正月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進圍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為之聲援　三月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荊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　夏四月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等聘於魏　癸酉以陳霸先為司空　五月散騎郎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為天主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斾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荊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六月壬午齊步六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彊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預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兵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超達破之

魏于謹料元帝必出下策

元帝見客星入翼軫自歎必敗

帝製帛為書以趣僧辯

回趣廣陵、陳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　秋九月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
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
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
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
蕭氏保據江南、緜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
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
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侍中王琛
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眾會之、丁卯、內外戒
嚴、王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
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為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豫州
刺史侯瑱帥程靈洗等為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為後軍、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
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法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
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還州、堊其城門、着衰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
一月、帝大閱於津陽門外、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
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護克武寧、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為之、周圍六十餘里、以
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為之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
四廂領直元景亮為之副、王公已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夜魏
軍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嶲州刺史裴畿、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

裴政不肯易言

裴畿裴機歷陽侯峻出降城北諸將苦戰聞城南陷乃散

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内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祇洹寺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遥為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還宮癸卯出長沙寺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劒進曰唯斬宗懔黄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黄何罪二人退入衆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曰唯命詧鎖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至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禽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詧怒命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政之禮之子大業大寶之弟也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楯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奬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内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答仁朱買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侍中顗可為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為都督城中諸軍事裴畿裴機歷陽侯峻皆出降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幷畿殺之峻淵猷之子也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瞑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

尹德毅說詧殺于謹撫襄陽不從而後悔

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擊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朱買臣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闇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為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于謹徵太子為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有頃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士度塹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詧使鐵騎擁帝入營囚於烏幔之下甚為詧所詰辱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為政尚嚴及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棓殺之事未成而城陷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為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又從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犀首儉並還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辛未帝為魏人所殺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刑以土囊隕之詧使以布帊纏尸斂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并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陽王大成等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寤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魏立梁王詧為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

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大玉徑四尺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詧將尹德毅說詧曰、魏虜貪惏、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請于謹等為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宏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詧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為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興沈烱至長安、太師泰皆厚禮之。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劉棻將兵援江陵、至三百里灘、部曲宋文徹殺之、帥其衆還據邵陵。　梁王詧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尊其母龔氏為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巋為皇太子、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以諮議參軍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外兵參軍太原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後梁主推心任之、以為謀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邵陵王綸太宰、諡曰壯武、河東王譽丞相、諡曰武桓。　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陸、以救江陵、岳

齊主遣僧辯書令迎淵明僧辯不從裴之横死懼而納之

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法和及儀同三司宋莅舉州降之長史江夏太守王珉不從殺之甲午齊召兵還使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儼戍郢州王僧辯遣江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世譜宜豐侯循皆引兵會之　辛丑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王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徐陵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貞陽侯陷魏事見侯景之亂）　二月癸丑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齊主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沖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王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艫迎接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倘能入朝同奬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法和為都督荊雍等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又以宋莅為郢州刺史莅弟篋為湘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己卯淵明又與僧辯書僧辯不從　故劉芬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於王琳　三月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禦之丙戌齊克東關斬裴之横俘數千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　夏五月王琳迎永嘉王莊送之建康

王僧辯遣使奉啟於貞陽侯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別使奉表於齊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為質於淵明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因求以晉安王為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庚子遣龍舟法駕迎之淵明與齊上黨王渙盟於江北辛丑自采石濟江於是梁輿南度齊師北返僧辯疑齊擁檝中流不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與僧辯會於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丙

僧辯納淵明霸先苦爭不從乃襲殺僧辯父子

霸先義釋程靈洗

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六月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乘間出擊瑱等軍大破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淵明立乃命瑱等解圍瑱還鎮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主悲不自勝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　吳興太守杜龕王僧辯之壻也僧辯以吳興為震州用龕為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愔為豫章太守　壬子齊王以梁國稱藩詔凡梁民悉遣南還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為子頠娶霸先女會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頠兄顗屢諫不聽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為乎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為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為之備霸先因是留旰於京口舉兵襲僧辯九月壬寅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陸徐度錢塘杜稜謀之稜以為難霸先懼其謀泄以手巾絞稜悶絕於地因閉於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弟子著作郎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是夜皆發召杜稜與同行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為江旰徵兵禦齊不之怪也甲辰安都引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已勢成生死雖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其得免斫頭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

衆隨而入進及僧辯臥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遇子頠與俱出閤帥左右數十人苦戰於廳事前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頠俱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曰何意全無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霸先縊殺僧辯父子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前青州刺史新安程靈洗帥所領救僧辯力戰於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霸先深義之以為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巳霸先為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且曰資斧所指唯王僧辯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冬十月己酉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公告齊云僧辯陰圖簒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為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與梁人盟於歷陽　壬子加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　杜龕恃王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法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蒨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興太守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陳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失色蒨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泰日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卻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北叟敗歸於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

韋載杜北叟皆降

載進築城通運之策齊人遂困

侯安都連捷柳達摩請和徐嗣徽任約奔齊

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於齊及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闚賊者斬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犇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陳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齎書諭載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霸先厚撫之以翽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救長城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寧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為大軍至輕舟犇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為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約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湖墅米三十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之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湖墅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柵陳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

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秦郡破徐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衆軍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濟溺死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盡收

霸先命安都等討平陳嗣曹朗

陳蒨周文育攻杜龕其將杜泰先降龕醉被殺

蒨遣章昭達追斬張彪

黃叢破蕭軌等十萬之師

其船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寧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為質、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曇朗不恤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鬭也。乃以曇朗及永嘉王莊丹陽尹王沖之子珉為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奔齊、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主誅柳達摩、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江寧令陳嗣黃門侍郎曹朗據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霸先恐陳曇朗亡竄、自帥步騎至京口迎之、

太平元年春正月癸未、陳霸先使從事中郎江旰說徐嗣徽、使南歸、嗣徽執旰送齊、　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與蒨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大破之。既而杜泰降於蒨、龕尚醉未覺、蒨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愔俱奔齊、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為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邪山中、蒨遣其將吳興章昭達追斬之、東陽太守留異饋蒨糧食、霸先以異為縉州刺史、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為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湓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州、　癸亥、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　三月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

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　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數萬計　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疽發背卒甲申齊兵發蕪湖庚辰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以禦之　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跳入艦中斬砰仍牽其艦而還嗣徽眾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陳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游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纂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眾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侯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軍主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眾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眾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霸先將戰調市人

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齊舉安都引兵横出齊師大潰斬徐嗣徽蕭軌等

陳主使劉師知引沈恪衛送梁主恪辭不奉命更以王僧志代之

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婬以鴨肉數臠乙卯未明蓐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幕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於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衆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霸先啟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秋七月丙子以陳霸先為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　九月以陳霸先為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公

陳高祖永定元年夏五月王琳將攻陳霸先霸先以侯安都周文育帥舟師會武昌以擊之事見王琳犇齊　秋八月甲午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黄鉞殊禮贊拜不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為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　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為王辛未梁敬帝禪位於陳　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乙亥王即皇帝位於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梁敬帝為江陰王梁太后為太妃皇后為妃

二年春正月王琳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永嘉王莊於

江南册拜王琳為梁王相琳奉莊即皇帝位　乙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為江陰王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兵敗奔齊御史中丞劉仲威奉永嘉王莊奔齊　六月詔葬梁元帝於江寍車旗禮章悉用梁典

三年閏二月後梁主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毁干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葬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巋即皇帝位改元大保

宣帝大建二年冬十月永嘉王莊卒於鄴

十年梁主遣其弟太宰巖入賀於隋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五月乙巳梁太子琮入朝於隋二年梁主殂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太子琮嗣位禎明元年秋八月隋徵梁王入朝梁王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庚申至長安九月隋主廢梁國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給守冢十户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張溥曰簡文帝大寶初湘東王繹始大舉討侯景王僧辯守巳丘賊不能拔胡僧祐陸法和縱兵奮擊任約被擒筴皆獨斷不藉人謀景遂誅死大難殄定可謂非復仇之勇中興之僻哉既魏師入江陵二十八日即城潰不守作詩四章哀歌陵樹天子楚囚坐而待死又何憊也湘東初移檄入援河東岳陽江州郢州應命赴義君父急難則闔閭之讐中夏盟主則桓文之託鳴鼓先驅猶恐不及乃頓留武城躕翔不進殺蕭賁歸江陵豈人情乎岳陽王詧久在襄陽政令稱治於湘東無纖芥之嫌河東王譽猶是也張纘憸人私怨構

武陵王紀發成都湘東王繹止之

繹使南平王恪因圓正於內省

釁桂陽王慥無故見殺譽譽不平治師抗刃譽殺方等湘東將王僧辯又殺譽莽卓未誅骨肉先死縱斧伐柯尋禍何已邵陵王綸尸投江岸豫章王棟兄弟武陵王紀父子橫死水中噬臂圜土家庭怨氣上薄三光岳陽窮困召寇入室湘東當日所憂在短狐不在長鯨命盡於譽夫已知之矣湘東始攻河東邵陵涕泣致書謂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其言至痛湘東不省八王爭而劉石起叔姪鬬而魏兵入晉梁覆隕其禍同途令昭明太子在當不若是武帝年可死而不死昭明不可死而死鹿子之謠梁亡已兆岳陽憤結於鸖鴒而害延於封豕後梁局促三君疑天不絕昭明然名雖梁主身猶魏臣去棲別宮死外邸者又幾何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九

西魏取蜀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侯景之亂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東王節度圓照軍至巴水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　冬十一月武陵王紀帥諸軍發成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恆通

二年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釁自此起矣

冬十一月益州長史劉好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

元帝承聖元年　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

紀即帝位王僧略徐怦固諫不

怦勸紀速入援

紀殺怦僧略永豐侯撝知其必亡

劉璠不肯為紀用

魏宇文泰尉遲迥進取蜀制梁之策

揚略言梁兄弟尋戈必亡說乾運送款關中

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已瑞、夏四月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為竟陵王、圓普為南譙王、圓肅為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固諫。不從、僧略、僧辯之弟、怦勉之從子也、初臺城之圍、怦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衙之會、蜀人費合告怦反、怦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即以為反徵、謂怦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亦殺王僧略、永豐侯撝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紀徵宜豐侯諮議參軍劉璠為中書侍郎、使者八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謂璠曰、殿下忍而畜憾、足下不留、致將大禍、孰若共構大廈、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為已用、乃厚禮遣之、

秋八月、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永豐侯撝為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二年春二月、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為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鎮巴東、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荊鎮為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代人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

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

夏五

東魏尉遲迥襲成都

紀知侯景已平自悔王開業等勸還救根本圓炤劉孝勝固言不可遂東進

元帝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

月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紀以為潼州楊法琛求黎州刺史以為沙州二人皆不悦乾運兄子略説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安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與法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泰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為前軍至劍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涪水乾運以州降迥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撝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迥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知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炤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為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為然圓炤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衆曰敢諫者死己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川護軍陸法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帝赦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使助法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汝本為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廬陵王續之女使宣猛將軍劉棻與之俱

夏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絶鐵鎖陸法和告急相繼上以謝答仁為步兵校尉配兵使助法和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將衆七千築壘與陸法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頻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

紀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背紀啟其必敗元帝遂不許

陳知祖勸紀散金募士不聽遂哭死

樊猛奉帝密敕斬紀圓滿

帝絕紀屬籍賜姓饕餮氏釋劉孝勝

圓正圓炤飢死於獄

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奉業知紀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紀以黃金一斤為餅餅百為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為賞寍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辭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游擊將軍南陽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床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饕餮氏下劉孝勝獄已而釋之上使謂江安侯圓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正聞之號哭稱世子不絕聲上頻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圓照唯云計誤上並命絕食於獄至齧臂啖之十三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撝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撝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迥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撝及圓肅並為開府儀同三司以迥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三年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張溥曰梁武帝八男武陵王紀最少葛修容出也諸子罕登公位紀先啓黃扉邵陵王綸

撫枕而歎益州之任帝謂天下方亂唯蜀可免用以處紀既思念不得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貌委以安壤懷彼朝夕武陵愛子非羣兄比也臺城受圍徐怦勸紀速入援紀不欲行内銜之後竟懸怦首於市此與湘東殺蕭賁曷異乎侯景未滅先即帝位或云太陽門成字武王紹宗紀師將發江水長六尺黑龍負舟皆天贊助然王敦祆花天正改年識者已知其不祥紀學觀占善風角臨埋沙洲乃椎牀歎吒何晩也紀在蜀十七年南開寍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殖財利修甲兵最號强盛侯景既平東身歸朝贊助湘東上也還救根本專制一方次也兩者無處冒昧東進兄肥弟瘦竟不一念豈紀以湘東性忌嚐方之許即聽而旋旆未忘聲討乎然當日地勢蜀居其勝劉備偏霸成都江東許昌兵威不敵湘東亂離之餘自救不給欲加兵益州必不其然紀内惑圓炤進退失據身殉金囊地為魏有圓滿軀分炤正唉臂二江三峽之悲莫回上林宣室之怒始歎阿郎計誤饕餮紀屬孺子之言不可信也永安死忠圓炤死逆不幸一也武陵之子不如邵陵賢者擇死以正而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

蕭勃據嶺南

梁武帝太清三年　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為主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蕭勃為刺史軍已頓朝亭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

月甲寅景仲縊於閤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蘭裕欽之弟也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頠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冬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勇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猶不能克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保泰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衆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

元帝承聖三年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內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啓求入朝五月乙巳上以王琳為廣州刺史勃為晉州刺史　秋九月曲江侯勃還居始興

陳高祖永定元年　初梁世祖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歐陽頠為刺史久之徙頠為郢州刺史蕭勃留頠不遣世祖以王琳代勃為廣州刺史勃遣其將孫瑒監廣州盡帥所部屯始興以避之頠別據一城不往謁閉門自守勃怒遣兵襲之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使復其所與之結盟江陵陷頠遂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於廣州遣頠及其將傅泰蕭孜為前軍孜勃之從子也

勃襲執頠頠遂事勃勃起兵廣州余孝頃會之頠為熊曇朗所誘失援而走

周文育遣焦僧度襲取余孝頃船又與周迪約和遂擒頠及傅泰敗走孝頃霸先厚待頠陳法武譚世遠殺勃蘭敱即殺世遠夏侯明徹又殺敱持敱首以降勃子孜出降霸先使頠討嶺南諸郡悉平孝頃乞降

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歐陽頠等出南康頠屯豫章之苦竹灘傅泰據蹠口城余孝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頠共襲高州刺史黃法氍又語法氍約共破頠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出軍與頠俱進至法氍城下曇朗陽敗走法氍乘之頠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歸於巴山周文育軍少船余孝頃有船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遺衡州刺史周迪書約為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偽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營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頠等大駭頠退入泥溪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頠癸巳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攻孝頃退走　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歐陽頠傅泰於建康丞相霸先與頠有舊釋而厚待之　曲江侯勃在南康聞歐陽頠等敗軍中恟懼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　夏四月故曲江侯勃主帥蘭敱襲殺譚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殺敱持勃首降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任據廣州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為兩城各居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丞相霸先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文育水師軍安都帥步騎進攻之蕭孜出降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丞相霸先以歐陽頠聲著南廣乃以頠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頠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　五月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

二年王琳之引兵東下也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

孝頃遣道林說王琳先定南川

孝頃等逼周迪樊猛等欲與和而不許遂俱敗

迪送孝頃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 文育囚余公颺送建康 熊曇朗謀殺文育應常衆愛孫白勸文育先除之不從遂遇害 周敷破擊曇朗 侯安都擒周炅周協破曹慶常衆愛

上恐其為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琳曰周迪黃法𣰰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為　夏五月癸巳余孝頃等屯二萬軍於工塘連八城以逼周迪迪懼請和并送兵糧樊猛等與孝頃不協　秋七月高州刺史黃法𣰰吳興太守沈恪寧州刺史周敷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分兵攻余孝頃別城樊猛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獲全孝頃等皆棄舟引兵步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　九月余孝頃之弟孝勱及子公颺猶據舊柵不下庚午詔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之

三年夏五月周文育周迪黃法𣰰共討余公颺豫章太守熊曇朗引兵會之衆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公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勱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其衆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徹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衆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勸文育先之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船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迪書自齋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座而併其衆因據新淦城曇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敷擊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　六月周文育之討余孝勱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繼之文育死安都還遇王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擒之孝勱弟孝猷帥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常衆愛破之衆愛奔廬山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建康

余孝猷降王琳兵敗曇朗竄走為村民所斬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𣰰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迪等與周敷共圍之琳敗曇朗部衆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林中村民斬之傳首建康盡滅其族

張溥曰蕭勃父景梁武帝從父弟禮寄隆厚越親居揚州整斷稱治兄勵仁孝忠主為廣州長城勸動謀誅侯景事不成而死以彼懿親令望賢於諸王勃承戚枝之貴修父兄之德時平守順國難赴敵其職分也賊景煽亂陳霸先舉義入討勃不助師反遏止之霸先兵渡大庾復令譚世遠結蔡路養拒於南野安忍無親亦云甚矣霸先進爵長城蕭勃起兵廣州論者予之以義將以警不臣明天討然勃忍忘武帝寍哀湘東其所攘袂求鬭者素隙霸先志意不下衡進蹶張冀獲一勝若謂其有微子殷墟之悲周人王城之泣未就信也歐陽頠言行著嶺表從蘭欽南征夷獠有大功韋粲平殄湘衡界五十餘洞委頠監衡州蘭裕乘臺城內變攻奪啓亂招頠同事頠責以大義不應霸先入援將至始興則深自結託其於君臣之分順逆之理審矣元帝遣王琳代勃為廣州勃趣始興頠據城不謁勃襲執之不得已而委質非其本心周文育師據芊韶頠退泥溪擒送建康霸先禮以上賓授以征討符節方至嶺南盡平齊人定齊楚人安楚霸先用人可稱不惑熊曇朗劫盜之長狡獪變化背侯瑱紿歐陽頠執陳定殺周文育同一禍機地非淮南而思帝勢異庸蜀而圖王天下既亂人盡為雄緜彼紛紛者言勃行事較正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終

王琳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

帝下琳吏使黃羅漢張載據琳軍琳長史陸納不受命執羅漢殺載

王琳犇齊 陳伐齊

梁元帝承聖元年冬十月戊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將殷晏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為將帥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啓王請誅琳王以琳為湘州刺史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别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王子方略為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黃羅漢為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荊州人疾之如讎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刳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出其心向之抃舞焚其餘骨以黃羅漢清謹而免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主納遂據之 十一月湘東王即皇帝位於江陵 陸納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破之道貴犇零陵其衆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崱平北將軍裴之橫與宜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

二年春三月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為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於車輪 陸納夾岸為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為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步走保長沙 六月上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衆

出琳廣州

琳欲為雍州刺史鎮武甯李膺不敢啟

魏師圍江陵琳軍至長沙臺城已陷

琳為世祖發哀傳檄進討

琳迎永嘉王莊送建康

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朗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法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既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　秋八月以湘州刺史王琳為衡州刺史

三年夏五月乙巳以王琳為廣州刺史上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欲遠之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鎮武寍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　冬十一月魏師圍江陵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間道先報江陵為魏人所獲臺城陷帝為魏人所殺（事見梁氏亂亡）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梁王詧即皇帝位於江陵以莫勇為武州刺史魏永壽為巴州刺史湘州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二月侯平攻後梁巴武二州故劉棻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於王琳　夏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永壽江陵之陷也永嘉王莊生七年矣尼法慕匿之王琳迎莊送之建康　秋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還長沙　冬十月以王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以陳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為質於齊（事見梁氏亂亡）

太平元年春二月後梁主擊侯平於公安平與長沙王韶引兵還長沙王琳遣平鎮巴州　夏五月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殺巴州助防呂旬收其

侯平奔江州琳軍勢益衰

琳攻陳霸先

衆奔江州侯瑱與之結為兄弟琳軍勢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詣齊幷獻馴象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世子毅皆沒於魏琳又獻款於魏以求妻子亦稱臣於梁　秋七月魏太師泰遣安州長史鉗耳康買使於王琳琳遣長史席豁報之且請歸世祖及愍懷太子𠃓柩泰許之　八月魏以王琳為大將軍長沙郡公　九月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　冬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之　十一月辛丑豐城侯泰奔齊齊以為永州刺史詔徵王琳為司空琳辭不至留其將潘純陀監郢州身還長沙魏人歸其妻子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詔以王琳為司空驃騎大將軍　三月甲辰以司空王琳為湘郢二州刺史　夏五月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陳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為西道都督周文育為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　秋八月丁卯周人歸梁世祖柩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王琳　冬十月梁敬帝禪位於陳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詣沌口留沈泰一軍守漢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等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為琳所擒沈泰引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周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鎖繫之置琳所坐𦪇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

二年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為鎮北將

琳奉莊即帝位

琳遣任忠擊破吳明徹

軍、上亦以悉達為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虩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琳奉莊即皇帝位、改元天啓、追謚建安公淵明曰閔皇帝、莊以琳為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朝之命、　夏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為前軍以討王琳、　秋七月戊戌、上幸石頭送侯瑱等、　甲辰、上遣吏部尚書謝哲往諭王琳、哲朏之孫也、　八月、謝哲返命、王琳請還湘州、詔追衆軍還、癸未、衆軍至自大雷、　冬十二月、後梁主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春正月、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量雖與琳合、而潛通於陳、二月辛酉、以量為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梁永嘉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於齊、王琳遣其將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　夏六月丁酉、上不豫、丙午、殂、　冬十月、王琳闚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瑒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為之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兵禦之、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文帝天嘉元年春二月、王琳至柵口、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於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卻、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於沙中、浪大不得還

侯瑱擒劉伯球慕容子會琳敗走

琳更圖進取裴景徽奔齊

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瑱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史寍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為之聲勢丙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為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齊步騎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於蘆荻泥淖中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舴艋冒陳走至湓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達於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仲威奉莊奔齊泌昂之子也樊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　周軍復至郢州孫瑒士卒皆冗戰周人不能克既而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遣使舉中流之地來降

二年春正月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傖楚更圖進取合州刺史裴景徽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為鄉導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壽陽

三年春閏二月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為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啓且請息兵齊主許之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朗之喪琳由是與潛有隙更相表列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瞻陵

王琳與盧潛有隙齊主徵琳赴鄴

齊亡蕭莊憤卒

徐陵舉吳明徹為將裴忌為副以伐齊

齊王紘請薄賦省傜恤民養士不從

之子也　秋七月上遣使聘齊、冬十一月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來聘、
四年夏六月乙丑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
五年夏四月辛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聘、冬十一月戊戌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劉逖來聘
六年夏六月己巳、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來聘、
天康元年夏六月、齊遣兼散騎常侍韋道儒來聘、
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
二年春正月癸丑、齊主使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來聘、
宣帝太建二年春正月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獻之來聘、冬十月齊以梁永嘉王莊為開府儀同三司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
三年春正月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來聘、夏四月齊遣使來聘、
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𣰰出歷陽、夏四月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為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文季靈洗之子也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

齊源文宗議禦陳之策宜專委王琳

源師歎齊禮廢不久

梁蕭摩訶殺西域胡大破齊軍

齊尉破胡不從琳言而敗

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黃法𣰰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侜張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為左外兵郎中攝詞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茶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眾軍尤憚之辛酉戰於呂梁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為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譙太守徐槾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

梁周炅破齊陸騫

明徹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可朱渾孝裕李騊駼齊人重琳忠義

酉陽平郡降甲戌徐槾克盧江城歷陽窘蹙乞降黃法𣰰緩之則又拒守法𣰰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法𣰰禁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　已卯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法𣰰從鎮歷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黃永克齊昌外城丙戌盧陵內史任忠軍於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　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灄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沭陽郡並棄城走　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馬湛陀克新蔡城　癸亥黃法𣰰克合州吳明徹進攻仁州甲子克之　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蘄遇西陽太守汝南周炅炅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周炅克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眾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敬泰等克晉州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甲戌齊安城降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　冬十月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眾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冑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左丞李騊駼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

一叟哭琳收其血而去

齊穆提婆韓長鸞勸齊主勿憂壽陽之陷

齊沮珽敗反民

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為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帝即大喜。酣飲鼓舞。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丁未。齊遣兵萬人至潁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破之。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丙辰。詔以壽陽復為豫州。以黃城為司州。以明徹為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法氍為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以廣達為北徐州刺史。鎮其地。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

琳故吏朱瑒致書徐陵求琳首會葬琳者數千人茅智勝等送琳柩於鄴

繼徒蘊包胥之志終遘萇弘之眚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陵為之啓上十二月壬辰朔詔琳首皆還其親屬瑒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間道奔齊别議迎葬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給轀輬車以葬之

張溥曰王琳兵家子以姊妹後宮之寵親近元帝擒宋子仙破侯景杜龕戰功第一西漢衛青因姊子夫事武帝逐匈奴入北封侯尚主位大將軍以琳視之勳勞遠矣元帝性猜忌王僧辯密啓琳罪即徵下吏陸納痛哭願死嚮張載拒王命子珩朝入納暮投戈非平日恩義深相結何以若此元帝棲遲荆鎮不戒西鄰又出琳廣州自遠屏蔽魏師猝至呼援不及裴政叫號城下西門已潰帝囚烏幔琳次長沙主亡國破窮無所歸縞素舉哀傳檄入討蓋元帝君臣之分明於楚心王琳故君之悲烈於漢祖彼成而此敗豈非天哉沌口之戰琳乘平輿執鉞而麾擒侯安都周文育鎖野豬艦中巡軍白水自謂勤王之師不讓温嶠即吳明徹淮左良將隕師湓城僅以身免琳之為琳可謂勇矣陳師再出齊人不委琳專兵輒屬尉破胡長孫洪略趨秦州輕鬥速敗琳亦被擒明徹犇北之將成功壽陽王琳百戰驍勁反接入建康天乎人乎誰為為之城東斬首野叟懷血朱瑒上書茅智勝等送柩田橫之客琳猶有人嗚呼猜主怒而不怨孺子死而不忘求木主於煨燼之餘挈大鼎於重淵之下自古國家淪喪九死不回如琳者寍有幾人哉史稱琳誠信感物有李將軍風雖然李廣之遇甚以蘇武之忠予於琳尤有感云

齊顯祖狂暴 常山王篡立附

歸彥譖岳 顯祖鋸殺薛氏姊遂鴆岳

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齊平秦王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養之岳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及顯祖即位歸彥為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己更倚賴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於城南廳事後開巷歸彥譖之於帝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為永巷但無闕耳帝由是惡之帝納倡婦薛氏於後宮岳先嘗因其姊迎之至第帝夜遊於薛氏家其姊為父乞司徒帝大怒縣其姊鋸殺之讓岳以姦岳不服帝益怒十一月乙亥使歸彥鴆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贈如禮薛嬪有寵於帝久之帝忽思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於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髀為琵琶一座大驚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顯祖無故斬薛嬪首

太平元年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馭下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陣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牛驢槖駝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殊無怖畏時復雅儛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殺之婁太后以帝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

帝言犯婁太后

帝以鳴鏑射后母崔氏　帝使相楊愔進廁籌　帝淫高氏婦女　帝欲烝彭城王浟太妃不從手刃之　帝欲納元昂妻為昭儀以鳴鏑射昂死　裴謂之上書極諫

王紘諫長夜之飲　趙道德直諫

如此兒帝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慚恨、使積柴熾火、欲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彊為之笑曰、曏汝醉耳、帝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彦執杖、口自責數、脫背就罰、謂歸彦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乃笞腳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帝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為宰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剺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轜車、又嘗持槊走馬、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胸者三、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多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城王浟太妃爾朱氏、魏敬宗之后也、帝欲烝之、不從、手刃殺之、故魏樂安王元昂、李后之姊婿也、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為言、帝乃止、又嘗於眾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帝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大苦、帝縛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捨之、帝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魏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然實未行、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就長安擒之以來、

李集以直諫被斬

崔叔瓚直言蝗災遂擢髮沃溷

帝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東西兩國、彊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帝曰道德言是、回絹賜之、帝乘馬欲下峻岸、入於漳、道德攬轡回之、帝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酗顛狂、不可教訓、帝默然而止、它日帝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扶之、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為此舉止、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憯憯、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為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秋八月庚申、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帝使稍騎圍之曰、我舉鞭即殺之、日晏、帝醉不能起、黃門郎是連子暢曰、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帝曰大怖耶、若然勿殺、遂如晉陽、　冬十二月、齊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

陳高祖永定元年秋七月、河南北大蝗、齊主問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叔瓚、季舒之兄也、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顯祖在晉陽、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使庫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度、至濟州、為人所執、送鄴、帝之為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偕見世宗、帝有時洟出、浚責帝左右曰、何不為二兄拭鼻、帝心銜之、及即位、浚為青州

帝使破六韓伯昇徵渙。渙殺之而逃

永安王復譏楊愔不諫

齊主刺殺尉子輝

王晞勸常山王演勿上諫草

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兒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言不。或密以白帝、帝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帝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北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二年冬十一月、齊三臺成、更名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甲午齊主至鄴、大赦、齊主遊三臺、戲以槊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斃、常山王演以帝沈湎、憂憤形於顏色、帝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帝亦大悲、抵杯於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杯盡壞棄。未幾沈湎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演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撻楚、令史姦慝、即考竟、帝乃立演於前、以刀鐶擬脅、召被演罰者、臨以白刃、求演之短、咸無所陳、乃釋之、晞昕之弟也、帝疑演假辭於晞以諫、欲殺之、王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眾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諫爭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為、曰、倘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詣演、演抱晞曰、吾氣息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

齊主欲廢太子殷楊愔白魏收言乃止

齊主斬王昕

疆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復還為王友及演録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恆卿宜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者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疏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演歔欷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久思今遂息意即命火對晞焚之後復承間苦諫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噤口非臣誰敢有言帝趣杖亂捶之數十會醉臥得解帝褻黷之遊遍於宗戚所往留連唯至常山第多無適而去尚書左僕射崔暹屢諫演謂暹曰今太后不敢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帝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帝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帝大怒親以馬鞭撻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帝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為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帝乃止帝既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燒犂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服唯三公郎中武疆蘇瓊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驗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慚帝怒臨漳令稽曄舍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為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為奴

長廣王湛勸主殺浚等

楊愔害高德政

盡殺諸元死者七百二十一人

者、昕曰、箕子為之奴、頤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帝銜之、頃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簡平王浚上黨剛肅王渙於地牢、帝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顫、帝愴然、為之下泣、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帝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為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為之痛憤、

三年、春二月丙戌、齊主於甘露寺禪居深觀、惟軍國大事、乃以聞、尚書右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帝曰、然則自往省之、因手斬其妻、擲首牆外、

夏閏四月、齊高德政與楊愔同為相、愔常忌之、齊主酣飲、德政素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為冀州刺史、病當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即起、帝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小刀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劉桃枝執刀不敢下、帝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其夜以氈輿送還家、明旦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內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伯堅、　五月、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

使畢義雲餓殺元黃頭

元景皓不肯改姓景安白主誅之

齊主洋殂惟楊愔涕泗

太皇太后杖高陽王湜

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厭之癸未誅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詔等十九家詔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秋七月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為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剖魚者往往得人爪甲鄴下為之久不食魚使元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唯開府儀同三司元蠻祠部郎中元文遙等數家獲免蠻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遙遵之五世孫也定襄令元景安虔之玄孫也欲請改姓高氏其仲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尚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平秦王歸彥侍中廣漢燕子獻黃門侍郎鄭頤皆受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殂癸卯發喪羣臣號哭無下淚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大赦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十一月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鄴

文帝天嘉元年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正月癸亥卒　齊主自晉陽還至鄴　二月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書事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並省錄尚書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即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諒闇詔演居東館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

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鷙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楊休之詣演、演不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先是顯祖之世、羣臣人不自保、及濟南王立、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王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它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乎。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顯祖嘗使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執政欲使常山王從帝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又敕以王晞為并州長史、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命晞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慎、因躍馬而去、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尚帝姑東平公主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宮、使歸政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疏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顯祖使在東宮敎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以啟示之、昌儀密啟

長廣王湛常山王演平秦王歸彥殺楊愔可朱渾天和宋欽道燕子獻鄭頤等

叱利騷娥永樂死義

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二王既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輕脫、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杯、彼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執之、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湛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愔及天和欽道皆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又少髮、狼狽排眾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頤於尚藥局、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命也、二王與平秦王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挾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儀同三司成休寧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休寧厲聲不從。歸彥久為領軍、素為軍士所服、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湛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帝與太皇太后並出、太皇太后坐殿上、皇太后及帝側立、演以甎叩頭、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以下、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帝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卻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為、留使豈不佳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帝猶不能

以趙彥深總機務、揚休之歎惜、王晞陸杳勸趙演篡位、趙道德言不可

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太皇太后又為太后誓、言演無異志、但欲去逼而已、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兒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湛以鄭頤昔嘗讒己、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秦王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太皇太后臨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演亦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愔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屬不問、頃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戊申、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平陽王淹為太尉、平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浟為尚書令、　齊大丞相演如晉陽、既至、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演奏趙郡王叡為左長史、王晞為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算、　秋七月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逼、言我違天不祥、恐當忽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粃糠神器、實恐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演曰、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晞曰、天時人事、皆無異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杳言告演、演曰、若內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初無一言、晞乃以事隙密問彥

演篡大統
齊主廢為
濟南王

時人服演
明而譏細

歸彥勸主
殺濟南王

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啟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它也。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曰、卿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儁、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畢景聽還。帝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羣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戊子、以長廣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浟為大司馬。

冬十一月辛亥、立世子百年為太子。百年時纔五歲。

二年齊主之謀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光之弟羨為領軍、以分湛權。湛留伏連、不聽羨視事。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為己不利、勸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

高元海進湛三策

潘子密占候齊主當晏駕

齊肅宗絕助病殂徵長廣王湛入立

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不干朝政必保泰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帝尋亦悔之

冬十月齊肅宗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沖眇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於晉陽宮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

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

趙郡王叡先使黃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世祖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太寧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

歸彥謀反伏誅宇文仲鸞等死義

后魏兗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己亥以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　閏二月丁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歸彥為太宰、冀州刺史歸彥為肅宗所厚、恃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且云歸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亦尋其反復之迹。漸忌之。伺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除歸彥冀州刺史、使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歸彥輒入宮、時歸彥縱酒為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辭而退、莫敢與語、惟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　秋七月、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於南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為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傳至信都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既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獲之、鎖送鄴、乙未、載以露車、銜木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歸彥前譖清河王岳、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為太傅、婁叡為司徒、平陽王淹為太宰、斛律光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五年夏六月、齊主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之、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

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清河王岳家

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遶堂行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張溥曰常山王演長廣王湛之殺楊愔也婁太后哭之哀謂其忠而獲罪齊人咸惜之以國刑不可濫善人不可死王允誅蔡邕而敗蕭紀戮徐怦而亡其近是乎然高洋狂暴愔為宰相不聞諫爭簡囚供御身進廁籌醜馬鮮恥又東魏故臣妻其母后人倫道絕罪不容死及疏忌二叔命盡捉酒余猶恨彼向者之年為罔生也廢帝殷洋之長子幼有人君之度天保間令名尤顯常山王奪其位廢徙在鄴篡無所辭復召而扼殺之絕肋之變報施果然夫洋窮理殘虐盡性荒淫無道之舉桀紂未聞猶然令終德陽廟舞光大子殷溫裕死非正命狂父逸輕劍之擊賢子飲金罌之酷天道無知誠不敢信史云洋初命邢邵制太子名殷字正道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楊愔當國有白羊野草阿麼道人之謠死生命也夫豈人謀然大惡保首領小善罹刃鑕亦足悲矣湛輔洋為昊永安王浚上黨王渙之死湛實成之既代常山統大寶即殺其子百年至婁太后殂服緋作樂逼通昭信李后孕而有女帷薄之亂不異於洋竟以太上皇老吁可怪也高歡妻后生六男洋演湛皆為帝一母三天子言有奇驗洋死三十一演死二十七湛死三十二年雖不長咸克有終然洋湛最不道演稱賢主不免篡弒山澤龍蛇戾逆所聚未可謂帝王之祥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

十九冊

DS
735
.A2
L5
v.19

周人遣昌還侯安都知文帝意自請迎之隕於中流以功進爵清遠公

毛喜進和親之策

安成王頊南歸

帝慙失言於杜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安成王篡立 頊

陳文帝天嘉元年江陵之陷也長城世子昌及中書侍郎頊皆沒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還以王琳之難居於安陸琳敗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召侯安都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為歸老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昌爵命春二月庚戌以昌為驃騎將軍湘州牧封衡陽王　三月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中書舍人緣道迎候丙子濟江中流隕之使以溺告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初高祖遣滎陽毛喜從安成王頊詣江陵梁世祖以喜為侍郎沒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

二年夏六月乙酉周主使御正殷不害來聘　冬十一月周人許歸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京兆杜杲來聘上悅即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魯山郡

三年春正月丁未周以安成王頊為柱國大將軍遣杜杲送之南歸　三月丙子安成王頊至建康詔以為中書監中衛將軍上謂杜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上甚慚曰前言戲之耳待杲之禮有加焉頊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

周人歸項妃柳氏子叔寶

上憂伯宗柔弱欲立項項僞辭孔奐亦流涕以對

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天康元年夏四月、上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奐琇之之曾孫也、疾篤、奐仲舉與司馬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樞君正之子也、太子伯宗柔弱、上憂不能守位、謂頊曰、吾欲遵泰伯之事、頊拜伏、泣涕固辭、上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辨。袁盎庭爭。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以爲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癸酉、上殂、太子即位、大赦、　五月庚申、以安成王頊爲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

臨海王光大元年、　初高祖爲梁相用劉師知爲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雖位宦不遷、而委任甚重、與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中

劉師知與王暹殷不佞謀出頊於外

毛喜吳明徹勸頊留中遂殺師知暹免不佞官

韓子高與到仲舉謀誅頊陸昉等告其謀俱賜死

頊使伯茂居禁中

舉恒居禁中參決衆事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心忌之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衆猶豫未敢先發東宮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又受委東宮乃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頊將出中記室毛喜馳入見頊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頊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籌之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輔安社稷願留中勿疑頊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出以報頊頊因囚師知自入見太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到仲舉為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殷不佞並付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頊雅重之故獨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歸於頊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人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頊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為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為杖順若收之恐不時授首或能為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頊深然之仲舉既廢歸私第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義長公主除南康內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為衡廣諸鎮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頊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郁入省皆執之并郁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餘黨一無所問　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為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

周人議出師應皎崔猷言不可宇文護不從

湻于量吳明徹大敗周梁兵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俱死

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司徒頊恐扇動中外故以為中衛專使之居禁中與帝游處　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啓求廣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頊偽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玄響為質五月癸巳頊以丹陽尹吳明徹為湘州刺史　司徒頊遣吳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澧陵共襲華皎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為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　華皎使者至長安梁王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湘州總管衛公直督柱國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　秋八月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陸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為之用司徒頊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為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斬之與皎俱下湻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皎軍於白螺與吳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自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於沌口量明徹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於中流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從火既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

程靈洗擒裴寬

頊廢帝殺伯茂

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趣江陵衛公直亦趣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為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偽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衆并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恚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並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桂陽太守曹宣高祖舊臣衡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啟皆宥之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既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二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衆執短兵拒戰又二十日乃擒之

二年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　冬十一月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意甚不平屢肆惡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誣帝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且曰文皇知子之鑒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泰伯今可還申曩志傳立賢君遂廢帝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為溫麻侯寘諸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於道殺之車中

宣帝大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封皇子叔陵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書僕射沈欽為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為右僕射勱份之孫也

張溥曰安成王之廢文帝子伯宗也以慈訓太后令告於朝堂謂其罪浮昌邑聲醜太和及考史書第云太子仁弱帝摯漢惠流亞不聞有衣車納女衰絰生子之事也安成居己齊聖處人凶淫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梁為東宮直閤將軍侯景之亂

援臺中流矢卒所生惟文帝及安成王頊江陵既陷安成與長城世子昌俱沒長安文帝即位周人歸昌天嘉三月甲戌入境丙子濟江隕於中流四月丙寅喪柩至建康是時武帝上賓親子零落惟衡陽僅存羣臣哀思故主屬念東宮急望昌入見宗廟退班諸王乃竟衣冠迎櫬不聞燕笑但聞哭位膠舟水濱其誰為賊衡陽獻王入江不化侯安都封公不慚陳文殘忍奚啻蕭鸞獨安成王則進參臺閣被顧命蓋兄子則殺之母弟則信之又謬言禪位要其三讓自此兾百年之後孺子無恙孰意攫而有之不俟再歲也劉師知涉書傳明典章迫梁敬帝遶牀走執衣加刃走報陳武帝武帝曰即忠於我後勿復爾此實弑君之賊後忌安成與王暹殷不佞謀矯詔令還東府事覺死北獄適償厥辜非死忠也到仲舉與文帝同里深相結韓子高美麗十六歲即執備身刀從行華皎事王偉文帝四於侯景時遇待甚厚三人微賤相暱其於陳文猶漢高之盧綰樊噲安成逼主起而致命視孔奐食言偷祿死者重喬岳生者輕鴻毛矣文帝殺衡陽安成殺伯宗伯茂何罪亦惟其毒彼實有不平之言所以難免也昌次不當為天子則不死伯宗不為天子亦不死甚哉天子之位生殺之器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四

周陳之叛

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晉安民陳羽世為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雲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饉而晉安獨豐衍寶應數

臨川部將殺周續推周迪為主　迪與周敷相結　趙所部獨務農桑　詔蕭乾招諭閩中　留異心懷兩端　周敷入朝迪結異襲

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郡於寶應、霸先許之、

太平元年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驕橫、續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衆推為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敷亦事迪甚謹、迪據上塘、敷據故郡、朝廷以迪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羣聚為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樸、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衞、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之。

陳武帝永定元年、詔給事黃門侍郎蕭乾招諭閩中、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上患之、使乾諭以禍福、豪帥皆帥衆請降、即以乾為建安太守、乾、子範之子也、

文帝天嘉二年　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為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即位、復以異為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長史王澌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琳敗、上遣左衞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十二月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三年春二月、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趑趄顧望、並不至、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詔、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

敷敷破之

寶應陰與異合

寶應燒虞寄屋

侯安都戰捷異與子忠臣奔依寶應

向文政降

寄以十事諫應寶

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敷素出己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將兵襲敷。敷與戰、破之。乃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為賈人、欲襲湓城。未發、事覺、潯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仗。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為光祿大夫、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己、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三月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𣰰、豫章太守周敷、共討周迪。

留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康。異大驚、奔桃枝嶺、於巖口豎柵以拒之。安都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輿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迮而為堰。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陳寶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異黨向文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為新安太守、帥精甲三百、徑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

秋九月、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頊代之。

四年春正月甲申、周迪眾潰、脫身踰嶺、奔晉安、依陳寶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illegible]

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彊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
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項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
藩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乎三
也聖朝棄瑕忘過寛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
中豁然曾無纖介況將軍釁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鄰
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
哉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其將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孰能
被堅執鋭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
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
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歷觀前古子陽季孟傾覆相
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
拒天子之命彊弱逆順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
縻國爵子尚王姬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
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九也北軍萬里遠鬭鋒不可當
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
其利十也為將軍計莫若絶親留氏遣子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沖
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
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寄感恩懷德不覺狂言斧鉞之誅其甘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

章昭達大破周迪　錢肅以城降迪　迪衆復振反紿殺敷　昭達擒寶應異子貞臣以尚主免死　程靈洗破周迪駱牙執斬之

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　秋九月周迪復越東興嶺為寇辛未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之　冬十一月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　十二月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

五年冬十月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詳兵大敗迪衆復振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部擊之至定川與迪對壘迪紿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為迪所殺　陳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水陸為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為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逃至莆口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擒留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尚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長安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以為衡陽王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於山穴中日月浸久從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鮭臨川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勇士伏於道旁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

張溥曰周迪臨川南城人少居山谷中挽強弋獵既代周續為渠帥主梁元之世授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陳武受禪出兵拒王琳擒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送建鄴文帝嗣位熊曇朗反復結周敷黃法氍圍磨之功賞甚著陳寶應晉安侯官人閩中大豪也襲父為太守

宇文護殺趙貴
護逼殺獨孤信

陳文武時榮命有加至子女受爵宗正錄系夫以草澤之雄隋壁之長攻剽不仁陵暴鄉里此亦古吹簫販繒監門屠狗者流聚富貴任槐岳名列功臣家啟疆土匹夫隆盛志望已極猶懷異圖狼逸犬噬不顧夷戮是非兩人始願蓋賊臣留異教之也異東陽狙黠蔑守宰殺郡丞還放自為侯景之亂臨城公蕭大連拔為司馬殘狡失衆心賊將宋子仙攻會稽異背降為嚮道反執大連送景及景敗巴丘劉神茂謀應江陵異復附之神茂敗又款於景免斲斬其譎詐傾險什百於呂布劉牢之陳寶應為其壻子周迪與之通謀兩人愚悍惟彼所使虞寄流寓東山寺致書寶應諫以十事即馬援說隗囂班彪著王命無其悚慨寶應戀戀閨房甘與同惡章昭達乘流放筏縛取草間周迪為程靈洗所驅竄身山谷駱牙斬之道旁是時留異桃枝敗北依棲寶應亦懸首建康少長咸死雖舟船下瀨南州底定然連年鞠旅方翦三凶國力幾頓矣蓋異罪同王偉淵釘舌之誅惡浮彭儁逸抽肝之罰不唯赦之又降帝女錫以昏姻刑賞一乖封豨日兢豈非帝失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五

宇文護逆節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二月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　三月周晉公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之己酉逼令自殺　夏四月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夫薛善曰軍國之政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善以告晉公護護殺之以善為中外

護聽薛善言殺齊軌

李植孫恒乙弗鳳賀拔提等請王圖護謀泄被殺護遂廢王立毓

府司馬　周孝愍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為相府司録參掌朝政軍司馬孫恒亦久居權要及護執政植恒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植恒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之政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恒為潼州刺史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它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奸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既為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何求願陛下勿信讒人之言疏棄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猶疑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刻日召羣公入讌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悉召公卿會議廢王為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乃斬鳳等於門外孫恒亦伏誅時李植父柱國大將軍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沈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至長安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

護殺李遠

護弑略陽公黜元后為尼

護殺世宗

世宗遺詔召魯公入即位

為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左右曰：植亦在門。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略陽公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略陽公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植弟叔詣、叔謙、叔讓亦死，餘子以幼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獲免，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淅州刺史基尚義歸公主，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護兩釋之。月餘，護弑略陽公，黜王后元氏為尼。癸亥，寧都公自岐州至長安。甲子，即天王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周以晉公護為太師。　夏四月，周以太師護為雍州牧。

三年春正月己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周處士韋夐，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舍，夐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

文帝天嘉元年夏四月，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糖䭔而進之。帝頗覺之。庚子，大漸，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殂。魯公幼有氣質，特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沈，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壬寅，魯公即皇帝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

庚季才勸護歸政

帝與衛公直宇文神舉王軌宇文孝伯謀誅護

侯植以義

皆先斷後聞

四年春二月辛酉周詔大冡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

宣帝太建四年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常為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為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踈之衛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啟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并柱國北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將多不自安侯龍恩為護所

龍恩及護護忌之乃以憂卒

衞公直請誅宇文憲帝不許

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它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冢宰雍州牧齊公憲、素為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衞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齎璽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以宇文孝伯為車騎大將軍、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為右侍上士、出入臥內、預聞機務、孝伯為人沈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知、帝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迥為太師、柱國竇熾為太傅、李穆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冢宰、衞公直為大司徒、陸通為大司馬、柱國辛威為大司寇、趙公招為大司空、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

齊公不得遠同為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
嫌疑丈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
性浮詭貪很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快快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
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　夏四月庚寅周追尊略陽公為孝閔皇帝

張溥曰周孝閔帝覺剛果明帝毓仁明皆末世有道之君也見弒於宇文護予竊痛之護
父邵惠公顥文帝泰之長兄也顥三子什肥為高歡所害導鎮隴右卒於上邽護幼少大
父德皇肱最憐愛年十七依泰於平涼泰諸子並幼委以家務歎其類己既從征伐禽竇
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咸建功績泰臨殂召護至涇州屬以天下事泰於護分雖叔姪
情猶父子既輔覺嗣恐名位素卑羣公不服于謹對衆推之人情始定護又慮覺幼弱欲
其早正大號逼魏恭帝禪位覺稱天王月餘恭帝殂綱目直書護弒蓋護專周政弒君之
事孺子何知歸獄於護書其實也護方握權即殺趙貴獨孤信於是李植孫恆等起而圖
之張光洛泄言植等誅死護遂弒覺立寧都公毓毓素有識量雖為護擁心弗善也護遂
使李安進毒而殂編年考之護丁丑二月弒魏帝九月弒覺庚辰夏四月弒毓相望四年
歷弒三主置君弈棋惡尤甚焉夫大臣有罪天子殺之憂國者猶慮其漸不可長力諫爭
之豈有人臣弒主晏安嘗試今日為之明日復然彼惟狃於習慣喜怒自行不知其懼黎
民驚宗廟也高澄無道刃起盤下寧都明敏毒中餹餡膳奴為禍飲食戒諸然蘭京可防
李安不及防也洋入討京臠斬漆首安毒君無恙武帝誅護殺於殿中齊王憲尚不知其
罪當日大權在護國諱君死何人賊傷久不推問其廷無人哉武帝魯公邕泰第四子毓

遇毒大漸口授詔書召而立之託以事生哀死睹望態[illegible]
委以國。而二子俱死。毓深知邕。舍子而立。而讎賊服刑。然則寧都雖死。猶能討逆。可謂賢
矣。宋文詔誅謝晦張皇六師。魏敬手刃天柱。不免後患。此皆功倍於高貴。而智過於魯公
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五

木杆貪齊賂欲背周楊荐正責之乃出師共擊齊

周楊忠振齊二十餘城

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王欲東走孝琬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

周伐齊 周齊爭宜陽附

陳文帝天嘉四年　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御伯大夫楊荐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荐等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為得萬騎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　冬十二月。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己丑。自恆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畏其彊。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必得嚴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五年春正月庚申。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

委叡部分
乃止
齊段韶大
敗周師

齊主抱斛
律光頭大
哭

宇文護訪
求母姑齊
先遣姑歸

護與母通
書再三詔
請留以待

有鐵何可當耶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追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馬死且盡截矟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得書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光見帝於晉陽帝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於此乃止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司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之言使者甚悅勲州刺史韋孝寬獲關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為言西朝欲通好之意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

秋八月周遣柱國楊忠將兵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

九月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周皇姑之歸也齊主遣人為晉公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為信驗且曰吾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

齊主不聽遣之

突厥告周擊齊護不得已從之

周陽㯉敗降齊

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護得書、悲不自勝、復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餘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子為公侯。母為俘隸。暑不見母暑。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磨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齊朝霈然之恩、既已沾洽、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齊人留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齊主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為相、其實主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即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大赦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并羌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　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斧鉞於廟廷、丁卯、親勞軍於沙苑、癸酉還宮、護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為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少師楊㯉出軹關　十一月、周晉公護進屯弘農、甲午、尉遲迥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雄軍於邙山、　初周楊㯉為邵州刺史、鎮扞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

齊太原王士良蕭世怡降權景宣

段韶請先救洛陽

周王雄追及斛律光反為光射死

周達奚武

破㭬軍、㭬遂降齊、權景宣圍懸瓠、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徹守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周人為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候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闚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亦自晉陽赴洛陽　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韶即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長恭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恟懼、韶遥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為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卻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甚衆、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惟餘一奴一矢、雄按矟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illegible]

周楊忠以計使諸胡饋輸軍糧

走丁卯齊主至洛陽己巳以段韶為太宰斛律光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壬申齊主如虎牢遂自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河洲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餽輸軍糧塡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功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慰勞罷之

六年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周韋孝寬請於華谷長秋築城護不聽遂爲齊斛律光所先

宣帝大建元年秋八月庚辰盜殺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築崇德等五城　冬十二月周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道

二年春正月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大破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糧道而還周軍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　二月己巳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為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謂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

光築十三城拓地五百里又敗孝寛

暫出同州以爲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

二年春正月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寛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　三月周齊公憲自龍門渡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　夏四月周陳公純等取齊宜陽等九城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　五月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齊段韶引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敷帥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衆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敷愔之族子也　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勅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張溥曰齊洋之時周人畏齊齊湛之時齊人畏周河清二年周師及突厥逼晉陽主欲出走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乃止既而段韶斛律光奮鋭挫敵周師數敗楊檦勝兵開關出降王雄勁將一矢立斃使齊主遽播越安能收後效若此哉段榮起家武威斛律金著聲敕勒兩人皆從齊高歡經百戰功最高韶與光俱將門子建武略當時齊臣智勇鮮敵趙用李牧北翦胡寇西卻强秦其斯人與周兵雖盛何敢與爭然有宇文憲韋孝寛

吐谷渾因馬鬪西徙慕容廆追之不反作阿干歌

楊忠等在北權量力勢不相下彼勝此敗何謂也宇文護母姑沒齊遣使訪求齊人歸之舉朝稱慶護不德齊制於突厥反尋干戈背恩不祥宜其敗也然項王以太公歸漢王漢王不解兵卒殺項王有天下後世不識其負義以此罪護豈心服乎抑齊數未盡賢人尚存護逆當死昊天不祐孫皓雖暴陸抗不死吳國不亡齊之謂也曹操雖強終身漢賊屈於孫劉護之謂也宇文泰有事山東請魏主廢乙弗后納柔然頭兵女護欲藉突厥攻齊則迎木杆可汗女妻周武母中國婚姻蠻夷仇讎鄰壤作春秋者尤深惡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七

吐谷渾盛衰

晉元帝建武元年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鬪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異而令馬有鬪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鬪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衆西徙廆悔之遣其長史乙那婁馮追謝之吐谷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強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西傅陰山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於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為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

成帝咸和四年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羌酋姜聰刺之吐延不抽劍召其將紇拔埿使輔其子葉延保於白蘭抽劍而死葉延孝而好學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自號其國

葉延孝而好學

鍾惡地殺辟奚三弟辟奚憂卒子視連立絶飲酒遊畋

視羆欲建功業

曰吐谷渾

穆帝永和七年吐谷渾葉延卒子辟奚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於秦秦以辟奚爲安遠將軍㴲州侯辟奚葉延之子也好學仁厚而無威斷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㴲羌豪也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幾亡國矣吾二人位爲元輔豈得坐而視之詰朝月望文武並會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目一顧立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辟奚驚怖自投牀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敕臣云三弟將爲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鍾惡地諫以爲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　秋九月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羆立視羆以其父祖慈仁爲四鄰所侵侮乃督厲將士欲建功業冬十月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羆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

安帝隆安二年秋九月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容兀冠軍將軍翟瑥帥騎二萬伐吐谷渾　冬十月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視羆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爲質於西秦以請和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

樹洛干奔莫何川吐谷渾復興

樹洛干拾子拾虔立弟阿柴

四年夏四月吐谷渾視羆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提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璝慕延烏紇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國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義熙元年春正月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孩大破之俘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園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衆數千家犇莫何川自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樹洛干輕徭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沙㴾諸戎皆附之

八年春二月河南王乾歸擊吐谷渾阿若干於赤水降之

九年夏四月河南王熾磐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旁於泣勒川大破之

秋七月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支旁於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　九月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別統掘逵於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掘逵帥其餘衆降於熾磐

十三年春二月西秦安東將軍木弈干擊吐谷渾樹洛干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慙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謚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併其旁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為彊國

宋武帝永初二年夏四月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熾磐以阿柴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營陽王景平元年吐谷渾王阿柴遣使入貢詔以阿柴為督塞諸表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

阿柴卒諸子弟奉慕璝為王

魏不賞慕璝送赫連定功貢使稍簡

文帝元嘉元年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之故。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璝為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璝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堤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璝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

三年秋九月吐谷渾掘逵等帥部衆二萬餘落叛秦奔昂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璝、

六年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使入貢、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璝為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夏四月吐谷渾王慕璝將其衆萬八千襲秦定連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

八年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璝為大將軍西秦王、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於魏、魏人殺之、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為慕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己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即與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自是慕璝貢使至魏者、稍簡、　夏六月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司馬趙敘入貢且來告捷、　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璝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

命慕璝悉歸南方將士先没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
十三年冬十二月吐谷渾惠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
十四年秋九月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鎭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鎭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十六年夏六月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爲河南王　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魏主以其兄慕璝有擒赫連定之功遣使撫諭之慕利延乃還故地
二十一年夏六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吐力延等八人犇魏魏以吐力延爲歸義王　秋八月吐谷渾吐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犇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犇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部落降於魏
二十二年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　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留乙烏頭守枹罕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眞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眞達詣平城西域復通　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寧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

璝之子被囊逆戰郍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磐之子成龍皆送平城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二十三年吐谷渾復還舊土

二十七年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巂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二十九年秋九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立始居伏羅川遣使來請命於魏丁亥以拾寅為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為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

拾寅兩受宋魏爵命

孝武帝大明四年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曹安表言拾寅今保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人畜乏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渾　秋七月魏軍至西平吐谷渾王拾寅走保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三十餘萬

明帝太始六年春二月魏主遣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擊吐谷渾　夏四月戊申魏長孫觀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拾寅敗走遣別駕康盤龍入貢魏主囚之

蒼梧王元徽元年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澆河夏四月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為大都督發兵討之　秋八月庚申魏長孫觀入吐谷渾境芻其秋稼吐谷渾王拾寅窘急請降遣子斤入侍自是歲修職貢

齊高帝建元三年吐谷渾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立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為西秦河二州

刺史河南王

武帝永明八年秋八月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為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

九年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二月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魏主許之　五月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十年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於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於魏詔以伏連籌為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自稱名而見謂為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為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離京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為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伏連籌默然

伏連籌事魏盡禮

東昏侯永元二年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部國魏主遣使責而宥之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夸呂始稱可汗

大同六年冬十一月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通於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

突厥木扞獲夸呂妻子

侯城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

孝元帝承聖二年夏四月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於魏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之夸呂懼請服既而復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

敬帝太平元年秋九月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至番禾吐谷渾覺之犇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寧曰樹敦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北道趣賀真寧從南道趣樹敦吐谷渾可汗夸呂在賀真使其征南王將數千人守樹敦木杆破賀真獲夸呂妻子寧破樹敦虜征南王還與木杆會於青海木汗歎寧勇決贈遺甚厚

陳武帝永定元年春正月吐谷渾為寇於周攻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不從僚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狄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耳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必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

文帝天康元年夏五月吐谷渾龍涸王莫昌帥部落附於周以其地為扶州

宣帝太建八年春二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　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侯城而還

十三年秋八月吐谷渾寇涼州隋主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俘斬萬計吐谷渾震駭其王侯三十人各帥所部來

夸呂殺太子立嵬王訶杜粲請因釁討之隋主不許嵬王訶背父請降隋主不納

拓拔木彌請降隋主不納

降吐谷渾可汗夸呂帥精兵遠遁隋主以其高寧王移茲裒為河南王使統降衆以示

州刺史留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汶州總管梁遠擊走之又寇廓州州兵擊走之　夏六月庚辰隋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

二年夏四月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勸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廣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田屯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以子幹曉習邊事丁巳以為榆關總管

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泄為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為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嵬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唯教嵬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嵬王訶乃止

禎明二年吐谷渾裨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惛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

世伏請以女備後庭

隋主不許

隋以光化公主妻世伏

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

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春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吕聞陳亡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夸吕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它國聞之必當相傚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十六年冬十一月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

十七年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煬帝大業四年秋七月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羌城吐谷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衆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

五年夏四月癸亥上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吐谷渾可汗伏允帥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衆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

吐谷渾射殺張定和梁默等為伏允所殺

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甲午吐谷渾仙頭王窮蹙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為伏允所殺衛尉卿彭城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追犇至伏俟城　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順不遣伏允敗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為可汗送至玉門令統其餘衆以其天寶王尼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張溥曰吐谷渾若洛廆皆鮮卑涉歸子二部馬鬭兄弟責言東西遂分阿干之歌哀思骨肉傳之子孫為輩後鼓吹大曲其亦詩人常棣之義乎葉延痛念父讎縛草泣射辟奚憂傷三弟避位而死視達感父悲隕不遊娛酣宴者十五年阿柴舍子立弟折箭戒後勉以戮力一心共固社稷咸誠心為本孝友世承中國之君尚或愧之劉彧蕭繹死不食餘矣阿柴并兼氐羌地方數千里居沙州號强國常登西强山觀墊江源見水東流慨思朝宗乃遣使入宋獻方物封澆河公是通諸夏之始也慕璝歸魏禽赫連定送京師太武策為西秦王魏公卿議論於大謂小白賜胙重耳受田塞外小國封賞宜斯其後貢獻頗闕此妄以天王自待而徙失遠人之心也慕利延殺緯代吒力延等出逃魏詔晉王伏羅討之遂犇于闐國樹洛干子拾寅立數傳當隋蒐王訶叛父歸命文帝拒以大義乃止國以孝弟始者反以大逆終夷族擾攘失豈在詒謀哉吐谷渾西走以來賢而强者莫若阿柴暴大而久於位者莫若夸呂啓土則氏建公孫雄盛則君稱可汗强弱之際可以觀世即中國禮樂之鄉先王仁義之化傳及百年不能無變必欲責鮮卑有治無亂其道誠難抑論祖先立國則賢於炎蒙等遠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七

和士開勸齊主湛及時爲樂

齊主以政事委趙彥深元文遙唐邕馮子琮胡長粲河南王孝瑜諫胡后不當與和士開握槊又言趙郡王不可親近遂至譖死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八

周滅齊

陳文帝天嘉三年齊王之爲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爲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諂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粲僧散之子也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叡其父死於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叡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叡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帝聞之大怒夏六月庚申頻飲孝瑜酒三十七杯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六年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疏率無行嘗爲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顯祖時珽爲祕書丞盜華林遍略及有它贓

祖珽勸士開說齊主禪位

珽言文宣不當稱文祖

當絞除名為氏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世祖為長廣王珽為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謟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夏四月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　齊世祖之為長廣王也數為顯祖所捶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為賊故珽亦怨之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謚號　十二月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為景烈皇帝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世謡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端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上皇頗

河間王孝琬為士開及陳氏等讒誣上皇殺之

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矟幡數百上皇以為反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為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為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又為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

珽謀為宰相欲奔彥深等上皇怒徙光州罪為蕪菁子燭所熏失明

臨海王光大元年齊祕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饑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二年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夏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和士開為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冬十月辛巳齊以和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　十一月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明日

徐之才善醫和士開出之於兗州上皇有疾追之才不及遂殂

子琮說士開發上皇喪

士開得幸於胡后與婁定遠等號八貴高叡潤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安吐根請出士開為外任士開以美女珠簾賂遠定入見太后遂得留叡力諫主令劉桃枝拉殺之

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祕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祕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忌太尉録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説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為鄭州刺史

宣帝太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録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為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寡孤邪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叡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怱怱欲王等更思之叡等遂皆拜謝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

於羣臣之中侍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遥與臣並為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為州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叡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遥為西兗州刺史葬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用為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叡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寃惜之復以士開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幷省尚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宮昌黎韓長鸞

高阿那肱韓長鸞有寵
和士開高阿那肱為陸令萱養子
令萱為女侍中引子提婆入侍
附穆舍利
冒姓穆氏
珽以書說陸悉達
士開與陸媼請主召入
胡長仁謀刺殺士開事覺賜死
子琮與士開有隙

預馬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后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為之養母薦為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珽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珽乃遺陸媼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為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

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

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太尉趙彥深為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為尚書令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仍攝選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擅引用人不復啓稟由是與士開有隙　夏四月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為太保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

王子宜高舍洛劉辟強馮子琮說琅邪王儼殺士開以計取可即遣庫狄伏連馮永洛斬之

儼欲誘殺令萱穆提婆帝召斛律光至儼徒駭散庫狄伏連等皆死

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為尼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陵王孝伯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彊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泣啓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帝於永巷帝帥宿衞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

陸令萱何洪珍祖珽譖殺儼趙元侃不肯行主遂命劉桃枝殺儼

曇獻等與胡太后通伏誅太后幽於北宮

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强引以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鐶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彦深亦曰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宫中每食必自嘗之　九月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彦深為兗州刺史齊主以珽為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轝密迎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庚午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為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宫鼻血滿面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為太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變彎弓纏弰馳入南城遣宦者鄧長顒幽太后於北宮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為帝設食帝亦不敢嘗

四年春二月庚寅齊以侍中祖珽為左僕射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　齊尚書左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遥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趙令恒與吾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嘗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羡為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彊鄣候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為開府儀同三司梁兗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絶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惟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謡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

光血跡不滅邢祖信明光家無反具

斛律羨不拒敕使

珽與令萱謀出高元海黜尹子華等

寢珽又見帝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罥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恆伽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矟二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鬭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慚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為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中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曰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為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辨世酋皆死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珽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珽與廣陵王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且言

齊廢斛律后為庶人胡太后飾兄長仁女媚帝遂立為后

令萱行厭蠱術穆昭儀亦立為后

高穆韓號三貴長鸞尤疾士人

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仕帝常令中要人扶持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秋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　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又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冬十月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　十二月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為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足屏氣殺生予奪唯意所欲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

珽謀引君瑜君璧去令萱穆提婆遂被逐

段孝言與長鸞等構逐珽

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帝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奏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譖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為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沖不問珽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大是奸臣人實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撿案長鸞素惡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門柏閤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為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氣色揚揚以為己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珽逐而代之　冬十月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

長鸞陷斬崔季舒張雕封孝琰劉逖裴澤郭遵

民間號齊王為無愁天子

等惡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爲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爲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稟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爲大駕向幷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幸幷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貲產癸卯遂如晉陽

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鄴秋八月齊主如晉陽

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鄴　二月齊主言語澀吶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爲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爲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鑿晉陽西山爲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爲修德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褸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又寫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鬬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

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參預機權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狗馬鷹號儀同郡君鬭雞

韋孝寬陳伐齊三策

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并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為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鬭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幸朝夕娛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為貪縱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偫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埽事等

齊獨孤永業以計退周師

摧枯。其三曰。昔句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乃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二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釁、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知之、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滎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為前三軍總管、趙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甯公薛迥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誼盟之兄、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弢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煚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強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宏、泉之弟也、壬午周主帥衆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　八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縱火船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潬、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獨孤

齊傅伏請乘周師疲弊追之乞伏貴和不許

周主決計伐齊

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遺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為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楊堅為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為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亮道之子也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儁公直勤敏儲偫有備百姓安業疆埸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於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二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焉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鐘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相貴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申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

周師克晉州虜尉相貴等齊高阿那肱不肯奏聞

周主欲西還宇文忻王韶力諫不從

齊攻平陽將陷齊主敕止召馮淑妃來觀城遂不下

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衆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更請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伐柏為菴以立營椿廣之弟也癸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鬬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韶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奬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為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

周師與齊戰馮淑妃穆提婆呼敗先走齊遂大潰

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遥為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而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迹。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悦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疾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卻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卻。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舍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

齊主北走於中塗按轡命淑妃著皇后服周梁士彥請乘齊師遁散攻之

齊主欲向北朔安德王延宗泣諫不從齊主欲奔突厥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

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褘翟等至是遇於中塗齊主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惟慮後患汝善為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德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犇突厥羣臣皆以為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犇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餘衆保洛女砦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為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為妄斬之乙卯齊主詔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為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

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阻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為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邕官至錄尚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總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詢稟邕自以宿習舊事為孝卿所輕意甚鬱鬱及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和阿干子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為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眾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己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拒城東自帥眾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矟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干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

周主入晉陽東門延宗與莫多婁敬顯夾擊之大敗而走宇文忻等勸周主收兵還攻遂禽延宗

唐邕等皆降周獨敬顯奔鄴

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擊奮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為亂兵所殺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偽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為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為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湝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

齊廣寧王孝珩請分道戰不從

齊宦官苟子溢猶縱暴高勱欲斬之

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以下。太宰、三司、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勱將兵侍衞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宦官儀同三司苟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彘縱鷹犬搏噬取之。勱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勱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勱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强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王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恟懼。莫有鬬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勱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

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恆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為太上皇帝。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為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

齊顏之推薛道衡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

周師入鄴慕容三藏猶拒戰齊鮮于世榮死義周主斬敬顯

周主幸熊安生家使宇文昂訪李德林

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湝

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而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覘周師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主至紫陌橋　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為偽朝戮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埽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道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渡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為湝詔尊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即以詣鄴周主詔去年以來[illegible]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

齊田鵬鸞死義

高阿那肱降周齊上皇幼主等皆被禽

齊主湝謀拒周尉相願背之降周二王逐被執

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為上柱國封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總管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顒等數十人犇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謚并為改葬子孫各隨蔭敘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并可毀撤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

二月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為手書招湝湝不從憲軍至趙州湝遣二諜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湝書曰足下諜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憲至信都湝陳於城南以拒之湝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衆降相願湝心腹也衆皆駭懼湝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湝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

齊趙穆等謀執封輔相迎任城至湝不果乃迎范陽王紹義應者二百八十餘城紹義戰敗北奔突厥

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湝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幷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拔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犇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甯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甯者齊之疎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幷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乙卯周主自鄴西還

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幷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為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

周人誣高緯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

高湝妻盧氏守節

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佗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政為傅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為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五月己丑周主祭方丘詔以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佗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十月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而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裔周主以高湝妻盧氏賜其將斛律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為業 十二月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為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宇文神舉
爲盧昌期
紹義還入
突厥
賀若誼賂
佗鉢可汗
以執紹義

十年夏六月周高祖殂　閏月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爲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爲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龍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突厥不從

十二年夏六月周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鉢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鉢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久之病死於蜀

張溥曰趙高教胡亥肆志寵樂和士開說齊湛縱橫取快百世而下其術同符若祖珽進計欲上禪位東宮始稱極貴則振古未聞也高氏以豪俠起北邊世無令德歡演篡弑澄洋淫暴魏鼎遽遷桀宋無恙人方謂徼天過厚惠逆吉凶理有未信又甚以武成繼極惡等文宣河南河間樂陵諸王無罪而殞羣小朋昏牆茨不埽及身而斃遂罰猶譏況太子不肯無故禪立緯媼擅定策之功優笑獻推戴之力宮車未晚而新君受朝太上方壯而元子南面是則桀紂同宮幽厲並國上下爲戲勢不終朝周人起而乘之豈特武王觀兵沛公入關而已趙奭鮑宏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其策若行周師一出齊可立定猶更需後舉假以歲月者此周武之不斷非齊人之善守也斛律光死齊久無人晉陽城陷驛馬不達韓高握槊馮妃獵圍周師既逼開陣合戰婦人唱走未敗而逃后服方至中途齊國已非主育安德王延宗患雖權立奮身死戰東門之役周武幾縛不意鳴角還兵醉人不整

力屈被擒敗非其罪以劉諶哭廟之忠負子嬰素車之辱豈非天乎主緯棄平陽走鄴繼又棄鄴走青州顛沛無策惟有逃遁然還國不再身將安歸孝珩徙出滄州苟子溢縱暴鄴境時最危急尚猜忌宗戚放縱宦官死而不悟夫復何言廣甯任城共謀匡復爲憲所執趙穆等迎立范陽敗犇突厥挽覆舟於中流起死人而肉骨宜其難也齊緯窮蹙禪於子恆厥父覆轍功亦效之八歲之兒亦蒙帝號而死悲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九

楊堅篡周

陳臨海王光大二年秋七月壬寅周隨桓公楊忠卒子堅襲爵堅爲開府儀同三司小宮伯

宣帝太建四年夏四月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贇爲太子大赦

周太子贇納妃楊氏

五年秋九月壬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運迥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宇文孝伯請選正人爲太子師友

齊王憲言楊堅狀貌非常宜早除之帝疑以問來和和詭對乃免

周主杖太子及鄭譯等

主軌言太子不了家事

七年秋七月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畿伯下大夫長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

八年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宮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儀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輙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乃敕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修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恆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帝以問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捋帝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

周宣帝捫杖痕罵高祖又逼淫其宮人樂運諫即吉太早帝令宇文孝伯圖憲不從乃與于智鄭譯等密謀召而縊殺之

李綱瘞憲殺王興獨孤熊豆盧紹立楊氏為后

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以軌等言為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

十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　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六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為皇太后宣帝始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為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己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即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帝不從帝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疏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為太師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自辯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詞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為皇后　秋七月

樂運諫數

運陳帝八失帝欲殺之元巖力諫乃感悟賜食

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爲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爲大後承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爲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録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以爲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爲樸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誡不能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爲魯王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爲皇太子二月周徐州總管王

帝殺宇文孝伯神舉尉遲運憂死
宣帝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結彊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須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於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己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為秦州總管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於家時宇文神舉為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為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己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天

楊堅言天元無固根本之計

天元淫西陽公溫妻尉遲氏杞公亮懼而謀反為韋孝寬所殺溫坐誅妻即召入拜長貴妃天元欲立五皇后辛彥之言不可何妥諫之

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為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黑妝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遊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夏五月辛亥以襄國郡為趙國濟南郡為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上黨郡為代國新野郡為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　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為大前疑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凡四后云

十二年春二月乙丑周天元改制為天制敕為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為天元聖皇太后癸未詔楊后與三后皆稱太皇后司馬后直稱皇后行軍總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其子西陽公溫妻尉遲氏蜀公迥之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密謀襲韋孝寬并其衆推諸父為主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時周師寇淮南韋孝寬為行軍元帥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候為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鈒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宮為成天宮庚子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

天元欲殺楊后獨孤氏叩謝得免　天元欲殺揚堅堅色不動　鄭譯傾心楊堅請天元以堅爲揚州總管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　天元殂劉昉鄭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拒而不從

紫綠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彦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太學博士西域何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悅免彦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爲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又詔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爲樂　夏五月周楊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旣爲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寇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鎭撫可令隨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爲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博陵劉昉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臥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御飾大夫柳裘內史大夫杜陵韋謩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爲速爲之不爲昉自爲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裘惔之孫也是日帝殂祕不發

之儀不肯與堅符璽

李德林願死奉堅 堅引盧賁置左右

堅引高熲入府 劉昉飾美妓進漢王贊說之歸第

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恐其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為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丁未發喪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為太皇太后李太后為太帝太后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為尼以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贄為上柱國百官總己以聽於左丞相堅初受顧命使邗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衆情未一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卻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賁辯之弟子也以鄭譯為丞相府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熲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遣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乃以為相府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每

獨孤夫人勸堅舉大事
崔彭鎖陳王純至長安

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潁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迥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迥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葬壬子以上柱國韋孝寬為相州總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叉為相州刺史先命赴鄴孝寬續進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孫也六月五王皆至長安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韋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藝為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為藝黨於迥不以實對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堅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迥諭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為之備迥聞之殺昶及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

諸州應迴者多所向克捷

以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迴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迴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郕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為行軍總管以討迴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迴發喪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佗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明迴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雍州牧畢剌王賢與五王謀殺堅事覺堅殺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不問以秦王贄為大冢宰杞公椿為大司徒庚子以柱國梁睿為益州總管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迴之弟子也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統相衛黎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公冑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録席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皆應迴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迴迴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恆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為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為懷州刺史初

趙王招謀殺堅不果反死於堅

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迥子誼為朔州刺史穆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迥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迥遣宇文冑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迥殺其妻子迥遣檀讓徇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為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冑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鄖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迥己酉周以柱國王誼為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于顗仲文之兄也與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唱言文表與尉遲迥通謀堅以迥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齎酒肴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冑坐於戶側冑順之孫也弘冑皆有勇力為堅心腹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冑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卻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衞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偽吐將入後閤冑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稱喉乾命冑就廚取飲冑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堅降階迎之冑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為冑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冑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冑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走招將追之冑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冑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冑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

周室諸王欲殺堅李圖通保護得免堅謀代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德林言不可乃遣監軍崔仲方劉昉鄭譯皆辭獨高熲請行

王謙起兵討堅諸將勸梁王舉兵與迥合柳莊言不可乃

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啟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堅深以為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為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熲受命即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鄖隨溫應土順沔儇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遣其子永為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為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帥衆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趣南兗州

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濬至漢川不得進堅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以討謙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奕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

迥軍力戰孝寬等軍不利宇文忻以詭道破之迥敗自殺

迥用崔達拏六十八日而敗

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高熲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栰熲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卻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卻鳴鼓齊進軍既度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迥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迥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卻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崔弘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鄴城破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迥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迥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坑之勤惇祐東走青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迥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達拏暹之子也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僞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迥守將

于仲文擒斬檀讓席毗羅

劉子寬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衆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為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軍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傳首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梁王聞迥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黃公劉昉沛公鄭譯甚厚賞賜不可勝委以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傾屬稱為黃沛二人皆恃功驕恣溺於財利自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疎之恩禮漸薄高熲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難未平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乃以高熲代昉為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惶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勉之　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郧州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甑山二鎮來降　九月庚戌以隨世子勇為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為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冬十月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　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惎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衆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豆盧勣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惎等破之會梁睿至惎等遁去睿自劍閣入進逼城都謙令達奚惎乙弗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

達奚惎乙弗虔背謙出降梁睿斬謙及高阿那肱

庾季才李穆盧賁勸隋受命周主遜位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

楊后不肯奪志

入城甚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劍南平　十二月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為相國總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隨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之命建臺置官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為王后世子勇為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庾季才勸隋王宜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太傅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奉冊大宗伯趙煚奉皇帝璽紱禪位於隋隋王冠遠遊冠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入御臨光殿服袞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祠於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鎮洛陽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女為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相國司馬高熲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為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為內史令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為元明皇后丙寅修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為皇后王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煚為尚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為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為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沖恐權在它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久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隋主與周載師下大夫北平滎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

竇毅女憤隋受禪
虞慶則勸堅盡滅宇文氏德林固爭不從
堅殺周靜帝

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惲冀公絢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酆公貞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贊秦公贄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兌荊公元宣帝子萊公衍郢公術皆死德林由是品位不進　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葬於恭陵以其族人洛為嗣

張溥曰隨公堅相貌非常有人君之表宇文憲王軌勸周武帝除之不果後竟篡周為天子王衍不殺石勒卒亂晉室至今恨之然周武之世堅跋扈未形殺之無名且有天命在烏能殺也天元昏虐君臨踰年即禪位於太子闡夫魏弘禪子宏而身弒齊湛禪子緯而國亡太上不祥前車非遠天元不念禍亂尊高自擬身為王者之父志窮四海之欲五后並立天杖酷行憲軌孝伯等誅死而忠賢盡鋤趙陳越代滕諸王就國而根本不固驟疾病瘖嗣主幼沖鄭譯劉昉遂謀戴堅此皆狡諂小人不足多怪獨李德林齊朝宿望周武尊禮隆重謂其人在天上瑞愈鳳麟而願死奉逆贊堅陰謀華歆楊脩二賊肉腥豈足食哉尉遲迥累葉貴戚地居形勝憤堅逆亂投袂稱兵仗義疾呼何往不克韋叔裕李穆等不知大義助堅為敵黃龍兵敗擲弓罵賊迥歸地下軍士坑屠翟義不辭粉族諸葛誕甘心卒首帑昭之世天地君臣憤此不滅事雖不成何可少也趙王招圖堅杯酒徘徊不

始興王叔陵始惡新安王伯固後亦款狎相得

叔陵抽剉藥刀斫太子與柳皇后乳媪吳氏長沙王叔堅救之乃免

戚元曹扶堅下牀自謂勇等鴻門然比之黃沛其功狗耳楊后麗華柔婉不忌周旋暴君接御婢嬪有衛風碩人之德後知父異圖不平憤惋堅欲奪其志以死相誓黃皇室主稱疾不朝山陽夫人抵璽軒下外戚亂賊顯有賢女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天生三后所以不辱漢周抑亦發逆臣之恥維三綱之絕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

始興王謀逆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冬十二月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為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謔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為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為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倉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為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於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

叔陵振脫為亂諸王將帥不應惟伯固赴之

舍人施文慶請出叔堅

叔堅獻媚被告幾賜

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惟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為台輔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騏驎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為亂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為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暠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暠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棨之子也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為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為中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為皇太后時帝病創卧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帝叔重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秋九月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長城公至德元年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為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為吏部尚書　秋八月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為司馬實奪之權　冬十二月丙辰司空長沙王叔

堅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為厭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帝召叔堅囚於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張溥曰新安王伯固文帝第五子始興王叔陵宣帝第二子也兩人素不協鮮天親之愛然伯固善言論輕率嗜酒好鞭箠叔陵少機辯強梁嚴刻性相似也骨肉宗戚理無親踈獨情好應求又各有類賢者邇賢不肖者狎不肖周召同功管蔡並亂其大致也太建時叔陵用事伯固諂附彼所親近非以諸父昆弟篤念不忘直刼於勢位向炎而趨又叔陵好發冢伯固挾弓矢好射雉兩人入則登朝堂侮耆老出則行田野縱椎埋其視殺人放君如摘戲飲酒聊復為之無害也宣帝不豫太子叔寶當立叔堅侍左右忽抽藥刀為弒逆無平日約束之謀內外資助之力而僥倖鉛鈍賊傷人主此蓋身為莽何羅擊漢帝殿上觸寶瑟立僵而叔堅奪刀摺袖其功則金日磾也雲龍突走白帽招呼叔陵跳躍勢僅一夫伯固不度利害單馬馳赴助其指揮及四門既閉蕭摩訶兵來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宣帝四十二男惟岳陽王叔慎知大義有漢北地王諶之烈次則長沙王叔堅搤始興拔太子兄弟急難勤勞在原然醮祀日月衣服木人亦鮮令終雖史云詛祝上書皆孔範管斌施文慶等為之抑以驕召忌繇自取也西省見囚涕泣陳對欲死見叔陵責彼泉下叔寶哀而赦之乙卯之功不能受福猶可免死叔寶豈忍人哉史又云叔堅酒家婢子性頗使酒為兄弟所憚初與叔陵招賓客爭寵不平朝位鹵薄不肯先後左右爭道鬬其後奮縛叔陵似發宿嫌非忠國主然叔寶在東宮伯固善嘲謔甚親狎叔陵心害其寵將中以

隋高頴薦賀若弼韓擒虎為將帥

張貴妃龔孔二貴嬪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並有寵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江總孔範王瑳等為狎客張麗華得幸生太子深麗華引薦宮女

法既懽相得願同死何也兇殘性類始隙而終固一見之宋劭濬再見之陳伯固叔陵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一

隋滅陳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二月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為經略

長城公至德二年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並有寵遞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眄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

宦者蔡脫兒李善度用事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事

孔範孔貴嬪結為兄妹

施文慶薦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用事

奪任忠部曲以配孔範蔡徵

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於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為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恆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為大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知人、尤加親重、小大眾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三年　初北地傅縡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上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

文慶客卿譖傳縡下獄縡上書直諫令李善慶窮治賜死

隋主遣使赴弔後主後主答書

高熲楊素賀若弼高勱崔仲方爭獻平江南之策

後宮曳綺繡廄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殭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使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縡言及之

禎明元年　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州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為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

皇甫績言陳有三可滅

章華極諫被斬

隋下詔暴陳主二十惡

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船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次曰黃龍　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對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諛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即日斬之先是隋徵梁主入朝梁叔父安平王巖弟義興王瓛來奔

二年春正月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於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睺分兵屯峽口侵隋峽州

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埸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冬十月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

薛道衡言伐陳必克

隋楊素遣王長襲劉仁恩擊敗戚昕

為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於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弘農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廣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亙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熲為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　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衆　十二月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事勢在不疑熲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

袁憲蕭摩訶從樊毅言請兵舟防京口采石為文慶客卿總所抑議久不決

孔範言隋兵必不能渡江

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遣散其衆以巖為東揚州刺史瓛為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鬬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為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並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己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己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議論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為通奏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於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為之遊說帝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隋賀若弼韓擒虎濟江

隋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蠭蠆有毒宜時埽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為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皐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皐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世弟雄及所部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弈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廣達

諸將請敵為文慶所阻皆不行

蕭摩訶任忠進戰守之等皆不行

忠請勿戰不從

摩訶妒陳主通其妻初無戰意孔範兵暫交即走

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於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輩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栅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歘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亙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

摩訶被擒　忠背紿陳主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

後主投井渡出　沈后居處如常

陳魯廣達督兵苦戰　弼恥功在擒虎後

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顔色自若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縢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檝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於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為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為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

高熲違晉王廣意斬張麗華廣斬施文慶等以謝三吳

楊素劉仁恩擊呂忠肅守險力爭

欲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己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熲先入建康熲子德弘為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馳詣熲所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大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景皆為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熲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為賢矩讓之之弟子也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總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六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巴蜑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三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

陳蕭瓛拒宇文述敗執被斬

陳岳陽王叔慎遂興侯正理死義

嶺南沈氏拒隋晉王廣遣叔寶遺書諭降

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也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爲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睺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移書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走豫章等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

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瓛爲主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幷軍拒述述軍且至瓛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瓛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爲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瓛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下荊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於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

陳任瓌勸王勇立陳氏子勇不從瓌棄官去

魯廣達憤卒

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所降湘州刺史薛冑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冑乘勝入城擒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璒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表馮魂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夫人洸貪之子也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修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並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於廟廷拜廣為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與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帝每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

元諧請用突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隋主正言謝之弼以陳叔寶妹為妾

暴孔範王瑳王儀沈瓘之惡投之邊裔

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為越國公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為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污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熲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帝之伐陳也使高熲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熲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刻發言邪諂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

叔寶悔不殺任忠

隋帝責陳君臣獨叔文有得色

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於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為秘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帝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裨將羊翔來降伐陳之役使為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聞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為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鼎叡之孫也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

賀若弼上御授平陳七策隋帝弗省

隋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修祭宗祀

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須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左衛將軍龐晃等短高熲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熲父賓為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

十四年冬十閏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邙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並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繇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謚曰煬

張溥曰江南亡國之君陳後主與齊宋同譏抑考行事不若是甚也宋亂於子業亡於蒼梧齊亂於昭業亡於東昏凡兩更無道國祚始絕陳則武帝以下鮮聞凶德後主性好文酒狎昵婦人其最不道者在於殺傅縡章華至瀆亂天倫誅滅宗戚則未然也國亡入隋願乞官號平居嗜驢肉與子弟日飲酒一石終於洛陽享年五十有二其所為近於頑鈍

無恥雖殊此失國身亦因而得全劉禪東遷不思岷蜀孫皓泥首賜爵歸命二主皆無人心然禪愚皓詐禪弱皓忍所為亦小有殊宋昱齊寶卷皓之流陳後主叔寶禪之流也而隋伐江南人人言克抑而不聞大言無懼者獨施文慶沈客卿江總孔範等耳周師入齊馮淑妃猶靚粉鏡急而用兵大抵非荒主所樂陳後主日夜同八婦人十狎客劈箋製詩麗服酣飲風流自命甚於無愁天子一旦戎服對敵左右勞苦無異桎梏武臨衆大笑或腹煩欲洪大師在前童心如故彼但冀早釋干戈幸自寬勝敗非所計也任蠻奴始請固守臺城緣淮立柵精兵金翅徑掩六合其策誠善主不能從後竟背而降隋引韓擒虎軍入朱雀門是雖憤言不見信計出反覆然江南既亡任瓌猶勸王勇立陳氏子孫此非蠻奴弟子與門庭以內一忠一逆何懸殊也岳陽王叔慎刑牲誓師不望青門高涼洗太夫人保境拒守捧書慟哭宗王抗北地之節婦人明霍戈之義而長城嬉笑如漢安樂亦無可如何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二

隋易太子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二月甲子周禪位於隋王隋王以太子勇為皇太子封子雁門公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易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后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

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葅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佗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晉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藉甚冠於諸王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恆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

履危亡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耶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己奏為壽州刺史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約而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

宇文述為廣結楊素謀廢太子

袁充以天文勸廢太子

段達脅姬威證東宮過失

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
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晛地
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摩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
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
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
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
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
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
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孝
慈為浙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
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
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
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
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
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
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為下利
不解衣臥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太
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

元文諫廢太子上不應

楊素姬威織成太子罪狀竟廢

向京令皇太子撿挍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撿挍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即懟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繇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慚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繇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嘗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衛大將軍元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

用武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索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公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霑衿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己巳詔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閻毗東郡公崔君綽遊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叉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羣官於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内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賞鞫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胸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疏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唐令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内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

上思裴政劉行等

李綱正言上用為尚書右丞

立晉王廣為太子天下地震廣遏勇不許申寃

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閤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為福致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曏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人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預焉由是徵衍為左監門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

楊素阻勇不得上見

房彥謙玄齡言隋將亡

廣令楊素譖蜀王秀

秀欲不就上徵源師力諫

獨孤后崩慶整諫責蜀王秀上大怒欲斷其舌

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癲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仁壽二年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豫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心聖上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遣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七月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為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止　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冬閏十月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

廣與素以計惑上廢秀為庶人

上數秀十罪

楊素陷柳彧配戍

裴肅請錄用高熲宥二庶人罪上徵之入朝

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神兵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獠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稱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繇是銜之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案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為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忌並為尚書列卿諸子

柳彧李綱梁毗獨與素抗

毗極言素罪上怒繫獄既而釋之

上忌素出約柳述用事

廣逼陳夫人

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邸店碾磑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巢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鑑古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顏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寖疎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繇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刺史素既被疎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素繇是惡之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

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臥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丁未崩於大寶殿　初文獻皇后既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蔡氏丹陽人也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閤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

上呼柳述元巖召勇楊素矯詔執之繫獄令張衡入弒

上崩之後廣蒸陳夫人

矯詔殺勇

王頍蕭摩訶贊成漢王諒謀

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乙卯發喪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宜脩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為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何用腹心為王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為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儀曹鄴人傅奕曉星歷

陶模拒喬鍾葵

從諒反者十九州

王頍進二策諒不能決乃兼用之

裴文安說諒帥精兵直入蒲津

諒克蒲州豪傑響應忽改圖召文安還

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絓於刑書雖欲爲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位爲方伯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爲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衞將軍洛陽丘和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羃䍦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丘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渤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毗皆爲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

李景用馮孝慈呂玉侯莫陳乂以拒諒楊素擊敗紇單貴王聃懼降

豆盧毓諫諒不從遂與兄賢為表裏乘諒出城與皇甫誕宿勤武等拒之諒回師襲擊毓誕皆死

史祥擊敗余公理綦良軍潰

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刺史薛粹為絳州刺史梁善薩為潞州刺史韋道正為韓州刺史張伯英為澤州刺史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暠襲景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己無所關預惟在閤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為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毓勣之子也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誕皆死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冑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右衞將軍史祥為行軍總管

素薦李子雄擒竇抗

子雄破劉建

楊義臣破喬鍾葵

梁修羅走趙子開敗諒欲引軍還王頍力諫不從

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綦良軍不戰而潰祥寔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楊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將軍幷廣州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戍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爲諒城守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繇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天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

軍之氣頹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齎手詔勞素王頍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名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并獲頍尸梟於晉陽羣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均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張溥曰獨孤伽羅周衛公信女信奇隋文狀貌乃妻之後竟為皇后單父呂公善相女婚劉季遂啟漢室事適然也文帝與后相得誓無異生子太子勇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漢王諒皆其所生五子同母少長咸序謂可百世無患乃秦王死最蚤疾篤妃崔氏帝徵還京師責其失德免冠就第臨死僅哭數聲祭以鹿脯父子天性薄何若是開皇二十年六月秦王俊卒冬十月太子勇廢楊素陰陽之術險於趙高姬威羅織之文毒於陳舞英君察后昏而不覺遂至兒女譖愬至尊流涕飲食媟褻宮禁為獄帝固鑿高歡縱子不知其

魏宇文泰遣安諾槃陀通使於突厥土門

魏以長樂公主妻土門

惑甚歡也。蜀王無罪。廣素間之。華山偶人。冤同漢戾。帝責彼十罪。幽於內省。獠婢給役。瓜子不見。可謂窮矣。煬廣弑立。漢王起兵。羊羔首背。咎徵甚顯。晉陽窮蹙。絕屬幽死。為時幾何。諸子安在。跡彼終始。惟秦王蠱傷。妬妃為虐。其他死廢。皆成於廣。文帝皇后。愛其老醜給事。樂器塵埃。後庭無子。屏帳不飾。稱為德器。孰知窮奇飾詐。外結朝臣。內通婢姥。東宮無鴆毒之謀。而誘成貝錦。藩臣無西岳之祝。而誣極鬼神。此蓋玩父母於股掌。而速欲取償於天下也。獨孤性忌。後宮希進御者。文帝悅尉遲迥女孫。后即殺之。帝怒奔山谷。嫉妒之害。其所身嘗。獨不可為太子勇雲昭訓寬乎。后年五十九崩。帝始近聲色。陳宣華蔡容華皆有寵。後俱見逼於廣。彼遠女謁者。節不固於老耄。而僞恭儉者。亂獨流於天親。父子交譏。後悔何及。高熲妻死。其妾生男。諸王朝士。妾或有娠。於后無與也。必嫉而斥之。既妒其夫。復妒其子。既妒其君。復妒其臣。后年有盡。后妒無窮。不舉天下殉之。曷止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三

突厥朝隋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春二月。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彊大。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簡文帝大寶二年夏六月。土門恃其彊盛。求婚於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

伊利卒子科羅立乙息記捨子攝圖立弟俟斤

木杆威服塞外諸國

妻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皆謂之設

二年春二月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三月遣使獻馬五萬於魏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木杆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鄰國畏之

冬十一月癸亥齊主自晉陽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敬帝紹泰元年冬十二月木杆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至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至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

太平元年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寧說木杆使攻樹敦賀真二城以拔其根本木杆從之木杆破賀真獲吐谷渾可汗夸呂妻子寧破樹敦虜其征南王還與木杆會於青海詳見吐谷渾盛衰

陳文帝天嘉四年 初周人與突厥木杆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御伯大夫楊荐等往結之齊人亦遣使求昏木杆欲執荐等送齊荐知而責之木杆許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詳見周伐齊

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周師於晉陽

五年春正月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七百里人畜無遺 秋九月突厥寇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閏月突厥寇齊幽州

六年春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荐等備皇后儀衛行殿并六宮百二十人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 夏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木杆送女於周

木杆捨子大邏便立弟佗鉢佗鉢使爾伏統東步離居可汗

周以趙王招女千金公主妻佗鉢

周遣長孫晟送公上突厥

臨海王光大二年春二月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更許齊人以昏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爲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

宣帝太建四年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爲步離可汗居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爲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面兒常孝何憂於貧

五年突厥求昏於齊

九年　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

十年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五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帝不豫詔停諸軍六月帝殂　冬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　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十二年春二月戊午突厥入貢於周且迎千金公主　夏六月周遣汝南公神慶司衛上士長孫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

十三年冬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

佗鉢遺命立大邏便國人將奉其子菴邏

菴邏以國讓攝圖降稱第二可汗

攝圖號沙鉢略可汗大邏便為阿波可汗玷厥號達頭可汗

隋主立千金公主請沙鉢略為周復讐通與高寶寧合兵為寇

突利設陰與晟盟

晟進遠交近攻離强合弱之策

人曰若立菴邏者我當帥兄弟事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既立待突厥禮薄突厥大怒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為周室復讎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為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為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彊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内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惟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

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

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為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

十四年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　五月己未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　六月乙酉隋上柱國李充敗突厥於馬邑突厥又寇蘭州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峐　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　十二月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沙鉢略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鬬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創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為上柱國餘勳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列長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為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迴兵出塞

長城公至德元年春二月突厥寇隋北邊　夏四月突厥數為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

竇榮定屢敗阿波
史萬歲斬一騎突厥請盟而去
阿波西奔達頭遂屢破沙鉢略貪汗亡奔達頭地勤察叛歸阿波

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暗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己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　甲午突厥遣使入見於隋　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度口

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為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為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遽即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結連達頭相合為彊此萬全計也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敗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

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

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六月突厥寇幽州、隋幽州總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頹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俟吾死、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為幽州總管、命李崇子敏襲爵、 秋八月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

二年春二月、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 突厥達頭可汗請降於隋、 秋九月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為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為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釁乘之、隋主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居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為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

虞慶則長孫晟要沙鉢畧稱臣

阿波浸彊

隋晉王廣援沙鉢畧破阿波阿拔沙鉢畧感恩遣子庫合真入朝

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與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言奴耳沙鉢略曰得為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三年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分而為二阿波浸彊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號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於阿波以撫之　秋七月突厥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八月丙戌庫合真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肅告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真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四年春正月庚午隋頒歷於突厥

禎明元年夏四月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於隋因請獵於恒代之間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尋卒隋為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初沙鉢略以

沙鉢畧卒隋為之廢朝三日處羅侯與雍虞閭相讓者五六仍竟自立為莫何可汗

莫何擊擒阿波長孫晟高熲請存阿波

莫何可汗卒國人立雍虞閭大義公主書屏風為詩

都藍信楊欽與公主言為邊患晟密擒欽發公主私事

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為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因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二年冬十二月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　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敘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來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修職貢頗為邊患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微觀察之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為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

裴矩誘突利說都藍殺公主

晟請許突利通婚招令南徙以敵雍虞閭

突利尚主南徙都藍朝貢遂絶

突利敗於都藍達頭欲奔玷厥晟以計要之入朝

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譖之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籍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十七年秋七月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閒都藍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晟說其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賜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絶亟來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十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尚書左僕射高熲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

楊素周羅睺大敗達頭以突利為啓民可汗以義成公主妻啓民

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晟請乘虜亂招撫

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遣之珍寶以慰其心高熲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精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衆號哭而去

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為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啓民防達頭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恆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　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

楊素大破突厥思力俟斤等悉得人畜以歸啟民

步迦降於啟民

之降者甚衆

二十年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燉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啟民上又發兵助啟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啟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為大隋典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為啟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仁壽元年春正月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洪於恆安　夏五月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冬十一月詔以楊素為雲州行軍元帥長孫晟為受降使者挾啟民可汗北擊步迦

二年春三月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河掠啟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并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啟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掠

三年秋九月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啟民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啟民置磧口啟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晟以計令啟民自芟牙帳中草

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帥其屬上表固請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辮歸等功也各賜帛甚厚、夏四月丙寅車駕北巡己亥頓赤岸澤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丙寅啓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辛未啓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　六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於涿郡、恐啓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晟見牙帳中草穢欲令啓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埽、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之此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為御道帝聞晟策、益嘉之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於行宮、太府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自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亙千里、動間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

令宇文愷為大帳
蘇威諫築長城不聽
令愷等造觀風行殿
煬帝幸啓民帳賦詩

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為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臣兄弟嫉妒共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惟天俯視惟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為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帥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為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啓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啓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榦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賜啓民從入塞己丑遣歸國

四年夏四月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從優厚

可汗卒為廢朝三日子咄吉立詔許尚安義公主
段文振請遣突厥出塞

五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　冬十一月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為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為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八年春二月北平襄侯段文振為兵部尚書上表以為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為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張溥曰突厥者匈奴別種世傳其先為狼生有北狼十男各為一姓泥師都二妻一孕四男之説微近誕妄要其種最荒賤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為鐵工兜鍪突厥號所繇始也土門强盛求婚蠕蠕阿瓌詈辱之遂與魏婚妻長樂公主西海獸裔柔柔然羞言婚媾中國降女舉朝不斷其辱視漢妻冒頓尤甚土門既稱可汗其後木杆强大日熾周齊敵國咸結為援舉足左右繫其安危佗鉢無禮呼為在南兩兒周千金公主趙王招女也始妻佗鉢繼妻沙鉢略最後妻都藍夷狄之俗世妻國母因循同忌公主華人猶無愧子觀其哀痛周亡題詩屏風始終怨隋不忘宗祀至今讀皇家飄流之詞猶有申胥復讎之志彼遇等明妃身從胡族寧得已哉安遂伽事發突利構而殺之累世喪節不免淫死南越呂嘉殺樛太后特以安國少季為名非心誅亂也長孫晟善彈工射好奇計務立功名隋文少所器異繼副宇文神慶送公主至突厥與處羅侯結心腹得國中要領後遂設策攜貳招其主為隋藩臣李晟奇略鄭吉不如中行説等死豈足贖哉阿波可汗木杆之子達頭可汗沙鉢略從父也晟欲圖沙鉢略先結達頭阿波阿波戰敗説之入朝其母為沙鉢略所殺遂身奔達頭貪汗地勒察咸附之盡與沙鉢略敵沙鉢略乃窮而

歸隋。此文帝之所以須歷受朝也。莫河。沙鉢略弟。都藍其子也。沙鉢略舍子立弟。弟死子復得立。蠻夷授受有天存焉。突利者。莫何子也。妻以宗女使閒都藍。都藍達頭襲之。戰敗南走。晟邀之入朝。為啓民可汗。都藍被殺。達頭迎降。啓民益大。樂為隋臣。此煬帝之所以幸帳賦詩也。夷狄宗族自相屠戮。為中國所患。反見德額。致死蘇張縱橫。功皆縣晟。然晟始不為勝臣。亦安能深入蠻中。陰陽離合乎。雖此言之。千金公主亦隋室功臣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四

隋討高麗

隋文帝璽書責高麗王湯

湯卒子元立因請封王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王元帥靺鞨之衆萬餘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為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為漢王長史。周羅睺為水軍總管。 夏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榆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

元寇遼西上命漢王諒等伐之元懼罪稱臣乃罷兵

裴矩說帝脅高麗入朝元藩禮頗闕

敕元宏嗣造船三百艘

庾質耿詢諫伐高麗

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煬帝大業六年　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七年春二月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先是詔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鑹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

八年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

隋出師之盛亘古未有

麥鐵杖與錢士雄孟叉等皆戰死

伐之，卿以為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之無功。帝不悅曰，汝既憚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暆、帶方、襄平等道，絡繹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團；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為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亙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亙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二月，以段文振為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糧既竭，彊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眾軍總會，臨水為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大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灸頞，瓜蒂歕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

煬帝敕軍士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故諸軍不敢受遼東城降

來護兒始捷後敗

乃自請為前鋒、謂其三子曰、吾荷國恩、今為死戰、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叉等皆戰死、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於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

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旨、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鬭、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既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為、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懼戰失色、帝因留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俱至、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

乙亥文德詣營詐降于仲文欲執之劉士龍固止遂聽還

辛世雄戰死王仁恭擊卻高麗

而僞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荊元恆出遼東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候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遂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則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有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既而悔之遣人給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既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述等為方陳而行高麗四面抄擊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

衛文昇一軍獨全
百濟王璋聲言助隋內與高麗通
薩水之敗獨薛世雄得勝
得宇文述官爵
郭榮諫伐高麗

士弃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為殿擊高麗卻之來護兒聞述
等敗亦引還惟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
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初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
覘高麗動靜璋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
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
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
海頓使民部尚書廬江樊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寅庚車駕至東都　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
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薩
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衛文昇為金紫光祿大
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既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乃出之卒於家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　二月壬午詔
宇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之罪宜復其官爵尋又加開府儀同三
司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
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帝
不聽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
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
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橦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
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吳興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

斛斯政與楊玄感通謀亡奔高麗

來護兒大捷高麗王元乞降煬帝遣使召還護兒欲不奉詔崔君肅固爭乃歸

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恆置左右。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為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政內不自安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邱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眾心恟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即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軍之眾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為所殺略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為此耳

十年春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 夏四月甲午車駕至北平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畢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眾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眾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

辨之吾在閫外事當專決寧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請還乃始奉詔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廏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廷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

張溥曰高麗之釁始於裴矩當時突厥啓民入朝車駕千里煬帝親幸廬帳索辮擎肉韋鞲獻酒中國之威雄於渭橋二三佞臣謂强夷稽顙溝漊小醜望風景附無煩鞭箠不意其禍生所忽敗乃躓垤也魏孝文時高麗王璉革心恭順年百餘歲死為舉哀東郊其孫雲事宣城尤謹土毛不愆侍子敬職彼奉大國久度不無禮於隋且齊洋主國崔柳出使求魏末流人高麗王成應對少慢柳張目怒叱擊墮牀下左右雀息不敢動遂挈五千戶歸報命偏安竊伯恫喝所及趨款恐後隋混一富强三倍於齊戰馬百萬一呼雲集高句麗箕子舊封武力遜於諸夷嚴兵介下肉袒出迎其勢宜然顧困獸求鬬雖小毒也聚天下之兵頓於一城轉萬里之粟輸於窮海高麗為主隋人為客彼勞此逸執百懸殊夫曹操赤壁苻堅淝水咸以兵多致敗未有旌旗鼓角亙千有餘里水陸淹留連營阻險師行絕域令稟中朝觀望戰鬬得見者也九軍度遼三十萬五千得還者二千七百人耳明珠彈雀有喪無得人君慎無以敵强而棄國寇小而玩師彼威驅朔野之雄力窮手掌之地一蹶而憤再蹶而懼煬帝雖豪能更大帳賦詩薄漢天子哉乙支文德詒營詐降于仲文

縱而不執來護兒兵抵畢奢城將趣平壤詔急召還論者恨其坐失機會然即使獲勝時

報時服猶足遠敵中國淮南王諫伐南越庾質郭榮得其指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宋　建安　袁　樞　編

明　太倉　張　溥　論正

煬帝亡隋

隋文帝仁壽四年帝從章仇太翼言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于上洛以置關防　癸丑下詔於伊洛營建東京

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illegible]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皂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　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北至河陽相望於道[illegible]　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

DS 735 .A2 L5 v.26

章仇大翼說文帝幸洛陽

詔楊素楊達宇文愷營建東京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煬帝亡隋

隋文帝仁壽四年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　癸丑下詔於伊洛營建東京

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崤道開葼册道　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皁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皋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於東京四時祭高祖　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

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秋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翔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樓船板艙黃篾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腳皆以錦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䑧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曜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同三司　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為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毛之用者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毛羽所

帝哭太子昭不哀

帝許黄白明達

裴矩撰西域圖記

役丁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亘二十餘里　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辛亥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甲戌元德太子昭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　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為燕王侗為越王侑為代王皆昭之子也　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為秦王　冬十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初齊溫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鼈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黄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過左右易處又有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錦繡繒綵舞者鳴環佩綴花毦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為之空竭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修謹

三年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丙申車駕北巡　六月帝過雁門自榆林出塞甲士五十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作觀風殿及行城周二千步八月幸突厥啓民帳而還事見突厥朝隋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

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横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壅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道也

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三月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　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　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　戊子上自東都西還　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　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　夏四月癸亥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　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十里　庚辰入長寧谷度星嶺丙戌至浩亹川

以橋未成斬都水使者黃亘及督役者九人

命裴矩說麴伯雅吐屯設等入朝

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捍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塗險遠及遇寇抄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　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戊午赦天下　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馬於其上得龍種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效而止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飢餒沾溼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太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　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

黠胡譏繒帛纏樹

裴矩宇文述虞世基裴蘊郭衍皆以諂諛有寵

蕭鉅宇文皛有寵召揚氏美女進御皛出入不禁

張衡諫營汾陽宮怒而出之

以龍須席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為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皛慶之孫也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鉅皛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殽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皛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二月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宮　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乘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齊王暕攜皇甫諶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恆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因帝巡幸得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譴之榆林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

薄擁衆長白山

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　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七年春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船前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詔討高麗討高麗事見隋討高麗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䴬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同縣孫安祖亦集無賴少年入高雞泊中爲羣盜時鄃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蓨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爲盜事見唐平河朔　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十二月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三月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　夏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　秋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亡失

蕩盡 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都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 乙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 二月帝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不聽 三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為盜保據周橋衆至數萬 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 戊寅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 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 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為此行吾輩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 秋八月玄感兵敗為其弟積善所殺執積善送行在所磔玄感屍東都市 癸卯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聚衆寇掠江左燮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法形容眇小為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隱居常熟自言有王者相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揚子分為五營以備南賊崇遣其將陸顗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衆益盛至十萬 辛酉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儀本天竺胡人也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復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者大半流徙者六千餘人玄感

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阬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邪王曹俱坐徙邊綽曹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曹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帝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九月己卯東海民彭孝才起為盜有眾數萬　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東郡虎賁郎將費青奴擊破之　劉元進帥其眾將度江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為尚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光祿大夫下邳魚俱羅將兵討之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　十二月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因舉兵反眾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烏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眾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燮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燮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

庾質諫如東都乃下獄死
董純討賊要捷亦被

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衂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雙敗死於吳其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爲盜聞之旬日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阬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　是歲詔爲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　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俱亡命爲羣盜

十年春二月議伐高麗　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弘芝爲天子有衆十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　夏四月車駕至北平五月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有衆十萬與稽胡相表裏爲寇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爲關內討捕大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斬迦論并將卒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班師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　十一月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自稱天子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　汲郡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爲盜　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　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赦天下戊子入東都　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帝怒鎖純詣東都誅之　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爲五柵以塞險要羸形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

以安伽陀裴仁基言殺李渾敏及宗族三十二人

蘇威請還西京

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郡丞張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人分將千人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一年　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

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薨高祖以渾為穆嗣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郕公帝以其門族彊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凡姓李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當面告之冀其引決虎賁郎將河東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敏及宗族三十二人殺之　三月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為營而居之　以衛尉少卿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　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　突厥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事見太宗平突厥）　九月丁未

樊子蓋盡焚村塢百姓益怨憤為盜

命杜寶撰水飾圖經張金稱比諸賊尤殘暴

車駕還至太原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曏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　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為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　壬申盧明月帥衆十萬寇陳汝　東海李子通起長白山依左才相才相忌之子通引去度淮與杜伏威合自稱將軍　城父朱粲始為縣佐史從軍遂亡命聚衆為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沔及山南郡縣所過噍類無遺　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子蓋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阬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它郡

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　三月上巳帝與羣臣宴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衮以木為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鐘磬箏瑟能成音曲　己丑張金稱陷平恩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苑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恆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數十萬寇太原將軍潘長文敗死　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

五月五日[illegible]威獨獻尚書[illegible]害威[illegible]

趙才諫幸江都乃下吏　任宗極諫杖殺之　崔民象直諫被斬

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雁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秋七月江都新造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可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津孝寬之子也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　戊辰馮翊孫華舉兵為盜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恇怯戊辰車駕至鞏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

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光禄大夫陳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恆山寇高陽　冬十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及即位以為太僕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已解衣辮髮既而釋之賜述為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唯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　韋城翟讓亡命於瓦崗為羣盜同郡單雄信往從之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黄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李密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　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士弘代統其衆與子翊戰於彭蠡湖子翊敗死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為所有　詔以右驍衛將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為之副將兵討甄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谷淵衆纔數千賊圍淵數帀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帝遣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楊善會討擒之餘衆皆歸竇建德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

寇河北楊善會討擒之 韋雲起劾虞世基裴蘊罷鄭善果反奏貶之

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為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河間賊帥格謙擁數十餘萬據豆子䴚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渤海高開道收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奮擊大破之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事見唐平江淮

丙辰竇建德自稱長樂王 辛巳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 盧明月轉掠河南至於淮北衆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衆皆散 二月壬午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 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太守事見唐平河東 李密翟讓襲興洛倉破之翟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即位稱元年事見唐平東都

郭子和殺王才

元善達諫帝速還世基阻之

封德彝為世基指畫

月梁師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　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改元丑平尊其父為太公以其弟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為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子和為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　夏四月汾陰薛舉刦金城令郝瑗發兵自稱西秦霸王事見唐平隴右　李密帥衆據回洛倉以逼東都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乃勃然善達何緣來至帝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悖旨者皆屛而不奏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為也　五月甲子唐公李淵舉兵於晉陽　秋七月李淵發晉陽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　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自稱河西大梁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　薛舉自稱秦帝立子仁杲為太子　驍果從帝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即以配之　戊午李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淵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趣長安庚申[illegible]

裴矩請許驍果納室

煬帝曰令美人一房為主人

李才請車駕還長安李桐客言江東不可都

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冬十月淵至長安　羅川令蕭銑自稱梁王　十一月淵迎代王即位遙尊煬帝為太上皇進封淵為唐王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陽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為善右候衛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而出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江東卑溼土地險狹内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聞關内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元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

司馬德戡等謀叛宮人入告反斬之

燕王倓覺有變奔至玄武門為裴虔通等所執獨孤盛死義獨孤開遠叩閤請帝出戰竟無應者宇文化及等結司宮魏氏為內應

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竝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為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駑怯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德戡使許宏仁張愷入備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反謀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為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戡盜御廐馬潛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閤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至三更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喧囂問何故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為然智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刼候衛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衛巷燕王倓覺有變夜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命懸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為亂兵所殺盛楷之弟也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元覽門叩閤

化及使封德彝數帝罪

虔通斬趙王杲血濺御服

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問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魏氏為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為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閤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窗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邪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本帝為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為上江米船未至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俯首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罌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

令狐行達縊殺煬帝化及殺蜀王秀齊王暕燕王倓等隋宗室外戚皆死

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宮人撤漆牀版為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及弒帝欲奉秀立之衆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恒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祕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皛梁公蕭鉅等及其子鉅琮之弟子也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伋謂世基子符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即南度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廝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為驍果娶婦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衆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闔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臥不食十餘日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兄仲琰為上洛令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亂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化及殺

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爲左僕射士及爲內史令裴矩爲右僕射

戊辰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總百揆　宇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總領留事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爲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衛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檝取彭城水路西歸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使將給使營於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驅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內諠知事覺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鬬死一無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　宇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有人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方取啟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爲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人以從　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便

立德戡為主遣人詣孟海公結為外助遣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為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縊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強帥衆具牛酒迎之　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　煬帝凶問至長安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於唐甲子唐王即皇帝位　戊辰東都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　六月乙酉唐奉隋帝為鄭國公　宇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以王軌為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共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渡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犄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為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所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謀為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為地道出兵擊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　時李密請降皇泰主令先平化及賜以詔書密受詔東擊化及王軌降於密化及大懼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等皆降化及趣魏縣（詳見唐平東都）　秋八月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備天子儀衛改葬於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　九月辛[illegible]

之腹心稍盡兵勢日慼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弑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族滅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竇建德數相鬭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其衆多亡化及自知必敗歎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秦王浩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改元天壽署置百官　冬十月丙戌皇泰主以王世充為太尉

二年春正月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　閏二月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為隋民隋為吾君今宇文化及弒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戰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為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為功甚易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既而宇文世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武元達許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　夏四月癸卯王世

充稱皇泰主命禪位於鄭遣其兄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　戊申世充奉皇泰主為潞國公

乙巳王世充即皇帝位　五月王世充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縊殺之

謚曰恭皇帝事見唐平東都

張溥曰煬帝亡隋與胡亥亡秦後世同譏二主性皆不仁廣尤矯飾顧其悖逆天紀屠戮骨月行事多相對扶蘇矯詔自殺十二公子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杜將閭昆弟呼天拔劍子高死願葬驪山足書曰自作孽不可活亥惡貫盈亡秦者胡蓋縣於此隋太子勇廢為庶人升樹叫呼不得一見文帝及抵牀遺追反速之死十男毒殺竟無存者天生兄弟分形共氣平居順茲患難在原兄為天子弟為藩臣人倫榮遇情尤有加柰何以弟殺兄含順效逆夫身即敗體兄弟手足世未有手足斷裂肢體聯屬者也廣亂父姬罪甚於亥趙高教胡亥悉耳目窮心志於是復作咸陽宮欲如煬帝千乘萬騎絡繹山谷亦服巧態炫溢後房即始皇遜不如亥病未能也夫樂天下之樂憂天下之憂天子之事也以一己之樂易天下之憂後世人主之失也始樂而不節則民貧繼樂而無制則民死天子以人之死為樂天下亦必以死反之彼遼東之歌哀於清夜江都之夢徵於西閣人情實然豈獨天道隋師入陳君臣詩酒不輟驛啟壓封文帝笑之廣親承其弊亦惡聞盜賊手斬宮人亡主諱亂繫其性情臨事而蔽大愚一軌此虞世基所以用趙高之術宇文化及等所以尋閻樂之逆也廣遊偉荒淫汲汲顧景惟恐不足迺語蕭后即亡不失長城公然蕭后不妬之德或亞沈后而煬廣人倫之惡十倍叔寶欲班同三品死葬芒山惡可得哉

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

世民厚待竇琮

劉文靜結納世民說其興帝業

文靜引裴寂與世民交令其說淵

高祖興唐

隋恭帝義寧元年、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楊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臥內、琮意乃安、晉陽宮監猗氏裴寂、晉陽令武功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

寂以晉陽宮人私侍淵劫其舉事

夏侯端許世緒武士彠唐憲唐儉皆勸淵舉兵

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為表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柰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淵之為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為副端詳之孫也善占候及相人謂淵曰今玉牀搖動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為之次矣淵心然之及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說淵曰公姓在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文水武士彠前太子左勳衛唐憲憲弟儉皆

淵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兵擊高麗以激人情

淵假討劉武周命世民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募兵

王威高君雅有異心淵以計斬之

勸淵興兵倹說淵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重吾將思之憲邑之孫也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益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之狀士彠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為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為不利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

淵以計退突厥

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

寂等請尊煬帝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

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恟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它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 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 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命太原令太原温大有與之偕行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閲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菓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

淵定入關之計

淵少市突厥馬

淵言突厥兵不必多用

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温大雅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彠為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為太原張道源為戶曹晉陽長上邽姜謩為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屯為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主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為燉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瞻領西河通守道源名河開山名嶠皆以字行開山不害之孫也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贈遺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貰之不足為汝費己巳靈壽賊帥郗士陵帥衆數千降於淵淵以為鎮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己巳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秋七月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並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衆幷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亦帥其衆以從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傑隨才

淵復李密書俾辭以驕其志

宋老生等未下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世民哭諫乃

授任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者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眾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已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為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蚤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圖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惟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illegible]

世民破斬宋老生

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
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
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為然
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
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
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
知復何言唯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丙子太原運糧亦至　八月己卯雨
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辛巳旦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
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
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無能為也　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
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
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
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卻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
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
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
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
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
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

淵禮用陳叔達

任瓌請往諭關中豪傑

孫華來降

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援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為大將軍府察非掾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為銀青光祿大夫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彊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己亥淵進軍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渡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為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柰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　九月乙卯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皆下之獲文成太守鄭元璹元璹譯之子也　屈突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孫華史大柰以遊騎自後擊顯和九破之顯和脫走入

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馮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蚤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潬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庚申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燉煌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師古名籀以字行志寧宣敏之兄子師古之推之孫也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以志寧爲記室師古爲朝散大夫無忌爲渭北行軍典籤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爲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戍潼關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入鄠

柴紹妻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何潘仁與李神通合攻鄠縣又說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從之下盩厔武功始平淵婿段綸亦聚徒於藍田

李氏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

世民引房玄齡為謀

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為盜有衆數萬刼前尚書右丞李綱為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逾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棻為記室德棻熙之子也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皆帥衆從之仲文密之從父師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為所敗李氏徇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迎淵淵以神通為光祿大夫子道彥為朝請大夫綸為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燉煌公世民節度刑部尚書領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巳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倉勞軍開倉賑饑民辛未還長春宮壬申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傑以備僚屬營於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璡數月不下賊中食盡丘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為主使天下謂之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即帥其衆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為光祿大夫璡琮之從子也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衆從之頓於阿城

淵約毋犯七廟及代王宗室

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

淵約法十二條除隋苛禁

淵以素隙欲斬李靖世民固請乃免

淵迎代王即帝位

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盩厔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至並聽教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還館於安興坊　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壬戌李淵備法駕迎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尊煬帝為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為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日於虔化門視事乙丑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

劉世龍請伐六街苑樹為樵以易布帛

李孝恭不殺降俘

屈突通執意固守斬淵家僮射子壽力屈乃降

入見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萬竝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為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已巳以李建成為唐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為齊公　十二月癸未追謚唐王淵大父襄公為景王考仁公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　世民破薛仁杲於扶風事見唐平隴右　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以竇璡為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瑀為禮部尚書宋國公　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於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　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文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眾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靜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眾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眾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兼秦公元師府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欷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

堯君素以大義責通

淵辭九錫殊禮

更為人作說客邪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劉文靜等引兵東略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甲辰李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劒履上殿贊拜不名唐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至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渠帥氐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　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鄭元璹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荆襄　三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為鎮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　乙卯徙秦公世民為趙公　戊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為相國總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但改丞相府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有司　夏四月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於唐遜居代邸甲子唐王即皇帝位於太極殿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大赦改元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　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黃臺公瑗為刑部侍郎相國府長史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靜為納言司錄竇威為內史令李綱為禮部尚書參掌選事掾殷開山為吏部侍郎屬趙慈景為兵部侍郎韋義節為禮部侍

蕭瑀勘審諸敕

擢用隋蔡王智積等子孫

孫伏伽直諫擢為治

郎主簿陳叔達博陵崔民幹竝為黃門侍郎唐儉為內史侍郎錄事參軍裴晞為尚書右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為內史令禮部尚書竇璡為戶部尚書蔣公屈突通為兵部尚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瑗上之從子懷恩舅子也上待裴寂甚厚羣臣無與為比賞賜服玩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衆終不自理上嘗有敕而內史不時宣行上責其遲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　己卯祔四親廟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謚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庚辰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趙公世民為秦王齊公元吉為齊王宗室黃瓜公白駒為平原王蜀公孝基為永安王柱國道玄為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為長平王鄭公神通為永康王安吉公神符為襄邑王柱國德良為新興王上柱國博乂為隴西王上柱國奉慈為勃海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乂奉慈弟子道玄從父兄子也　乙酉奉隋帝為酅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竝付所司量才選用　丁酉萬年縣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朞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

薛宗等謀叛君素死義

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鵶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為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致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秋九月虞州刺史韋義節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　十一月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坂行軍總管趙慈景尚帝女桂陽公主為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示無降意　冬十二月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圍嚴急君素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為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君素性嚴明善御衆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等殺君素以降傳首京師

二年秋八月丁酉鄭公薨謚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

張溥曰沛公劉邦起兵在秦二世之元年九月唐公李淵起兵則在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之五月也二世立三年趙高弑之隋煬荒淫十三年始弑於宇文化及兩君無道同其數脩短則異然漢唐真主仗義驅除咸在紂惡既盡之日是以興師未幾其主先亡也唐公遠祖虎在西魏時賜姓大野氏隋文帝與淵親愛復姓李氏顧方士言天子之讖民間歌桃李之章猜忌如煬危且不保淵女甥王氏在後宮煬問淵死否懼而縱酒納賂以自晦其不為李洪兒者幾希隋申公李穆初薨孫筠當襲爵叔父渾使兄子善衡殺之以國賦賂宇文述請紹封後食言述乃遣裴仁基告渾反推從子敏為天子於是敏渾善衡宗族三十二人皆死此亦渾殺筠之報然朝廷既以圖讖戮人姓氏相求何厭之有淵幸得全反任山西河東撫慰大使命有天下者其人日在側不可得而殺也淵在晉陽擁兵自强頽無大志于世民請之裴寂劫之强而後應是推懼私宮人中死法以為反亦死不反亦死與其死也寧為賊耳然主之者實世民也子不能匡父以正而迫之以淫懼之以死吊民伐罪而先表餌其父發慮之始已胎武韋楊妃之禍帝王舉事義利順逆介在毫髮可不辨哉高歡討爾朱氏詐為書稱兆以六鎮人配契胡激其用命淵欲起兵則使劉文静詐敕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為兵集涿郡擊高麗用民之憤使人以急陳勝吳廣亦繇此起兵不厭詐其是謂乎實穀女淵之妻也柴紹妻淵之女也穀女少時聞隋文篡周自投牀下恨不為男子救舅氏患紹妻一婦人歸鄠縣別墅招合羣盜悉歸於淵其英武豈下世民。夫唐公家庭其無志天下者或淵耳若妻若子若女咸久有圖隋之心四海之略淵又何能與異且淵卽不叛隋變其執節死義必不能為堯君素則不如任賢子而起大

事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七

唐平東都 李密 王世充

楊元感與李密善

隋煬帝大業九年　禮部尚書楊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為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間喑嗚叱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朝宴之際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之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頗知之且自以累世貴顯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領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政帝伐高麗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帝遣使者促之玄感揚言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

楊煬石弃元感為許華所斬

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為監事許華所執斬於涿郡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為牟甲署官屬皆准開皇之舊移書傍

李密陳三策元感用其下策

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今發兵會於倉所郡縣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之以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治書侍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丹陽宣城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眾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敝何如眾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禕自玄感所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玄感大喜以為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為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彊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楊玄挺將驍勇千人為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玄挺無所獲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為備修武民相帥守臨清關玄感不得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

元感令韋福嗣為書數帝罪惡

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度洛南營於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大半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玄挺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玄感玄感屯上春門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洸之兄子也從軍出拒玄感為玄感所獲玄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玄感令福嗣為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為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弘策與子蓋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河東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韓擒虎子世諤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睺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親要重任委之善果譯之兄子也玄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人守慈磵道五千守伊闕道遣韓世諤將三千人圍滎陽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以覺為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

蘇威庾質言元感無成

必死遂鼓行出淆澠直趨東都城北玄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為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為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玄感麤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帝問太史令庾質曰玄感其有成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右侯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右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效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奔玄感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瀍水與玄感戰玄感屢破之玄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為致死由是每戰多捷眾益盛至十萬人文昇眾寡不敵死傷大半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稍卻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眾至數萬始楊玄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誤請斬之玄感曰何至於此密退

元感西圖關中蔡王智積以計縻之

元感攻宏農三日不拔引兵而西宇文述等追及之大敗自殺

謂所親曰楊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誅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迺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屈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玄感問計於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為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彊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紿眾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壬辰玄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玄感以為然弘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眾西入軍事貴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之於皇天原玄感上槃豆布陳亙五十里且戰且行玄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玄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獨與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

李密被獲以計逸去韋福嗣伏誅

密匿王秀才家為邱懷義所告邱君明秀才皆死

黃君漢破械出翟讓

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玄感弟玄奬為義陽太守將赴玄感為郡丞周旋玉所殺仁行為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玄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為河南道元帥旬日間眾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聞玄感敗眾稍散為吏所獲傳首東都

楊玄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玄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為人所獲亦送東都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密呼韋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諸應刑者支體糜碎積善福嗣仍加車裂

十二年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不敢舍匿轉寄密於遊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從姪懷義告其事帝令懷義自齎敕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圍秀才宅適值密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韋城翟讓為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法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曰讓圄牢之豕死生唯黃曹主所命君漢即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

單雄信徐世勣說讓於滎陽梁郡界剽掠密說王當仁以取天下之策

李元英委身李密

賈雄說讓立密

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崗為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勇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家於衛南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勣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眾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眾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眾為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相謂曰斯人公卿子孫志氣若是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為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畧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旦夕偷生草間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會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曰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為時用預於楊玄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沔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為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豫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為讓軍師言無不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懷之未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

張須陁數破讓後敗於李密遂戰死

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攻滎陽諸縣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弘之子也不能討帝徙張須陁為滎陽通守以討之冬十月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畏數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很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鷹揚郎將河東賈務本為須陁之副亦被傷帥餘衆五千餘人犇梁郡務本尋卒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代領其衆從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麾下士卒多為讓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矣讓帥輜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

密說讓襲洛口倉

恭帝義寧元年春二月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沖幼越王大子昭之子侗煬帝命留守東都留守諸官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禦之備且馳

密引祖君彥為上客

密敗劉長恭等讓推密為主

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法曰先則制於己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衆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預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振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為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餘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朝散大夫時德叡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君彥珽之子也博學彊記文辭贍敏著名海內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薦於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煬帝即位尤疾其名依常調選東平郡書佐檢校宿城令君彥自負其才恆鬱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為上客軍中書檄悉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崱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飢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國子三館學士及貴勝親戚皆來從軍器械修整衣服鮮華旌旗鉦鼓甚盛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於倉城南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度洛水陳於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飢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竄得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釋長恭等罪慰撫之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庚子設壇場即位稱元年大赦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其魏公府置三司六衞元帥府置長

密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為內軍

密使祖君彥為檄數煬帝十罪

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為上柱國司徒東郡公亦置長史以下官減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為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為右武候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為元帥左長史東郡邴元真為右長史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祖君彥為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孟讓郝孝德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謙譙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黑社白社濟北張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驢賊等皆歸密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眾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流眾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周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　夏四月李密以孟讓為總管齊郡公己丑夜讓帥步騎二千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於是東都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頲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為護軍頲為右長史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於朝李密知其狼狽使人說之啗以厚利賈務本之子閏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栖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閏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為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遣仁基書慰納之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眾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為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為上柱國絳郡公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齩金皆用為驃騎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驃騎以自衛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齩金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眾歸密密署為總管使各統所部癸巳密遣

段達等大破密與仁基

密復取回洛倉

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眾屯回洛倉東都兵尚二十餘萬人乘城擊柝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克乙未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為汲綆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為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丁酉房獻伯陷汝陰淮陽太守趙陁舉郡降密己亥密帥眾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辛丑戰於倉北隋兵敗走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五月煬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龐玉虎賁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彊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從兵猶眾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既未可西上僕請閒行觀釁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兵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臥營中丁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陳於回洛倉西北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太半密乃棄回洛犇洛口龐玉霍世舉軍於偃師柴孝和之眾聞密退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韜皆死密以鄭頲為左司馬滎陽鄭乾象為右司馬　六月李密復帥眾向東都丙申大戰於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　秋七月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卭黃

密召魏徵為記室

貴鄉兵不忍棄魏德深

徐世勣說密取黎陽倉

徐洪客勸密直向江都

釁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霽世康之子也　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翦　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為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為啓謝密且請改武陽為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召魏徵為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貴鄉長弘農魏德深為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恆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藏深喜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粲為揚州總管鄧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王世充

馮慈明不肯從密為亂

張季珣死節

密敗而復勝王世充大敗王儒信勸讓奪密權不從

韋霽王辯及河內通守孟善誼河陽郡尉獨孤武都各帥所領會東都唯王隆後期不至己未越王侗使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龐玉等帥偃師兵與世充等合十餘萬衆擊李密於洛口與密夾洛水相守煬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為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罔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莽卓敦玄非不彊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丘為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殺之慈明子琮之子也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散自三月至於是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猶欲降之誘諭終不屈乃殺之季珣祥之子也　冬十月壬寅王世充夜渡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衆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慚懼請戰於密十一月丙辰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里翟讓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西走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總統衆軍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國滎陽公弘粗愚人也謂讓曰天子汝當自

房彥藻鄭頲說密殺讓并及宏摩侯儒信

為奈何與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讓但大笑不以為意密聞而惡之總管崔世樞自鄢陵初附於密讓囚之私府責其貨世樞營錢未辦遽欲加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博遂巡未就杖之八十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頲共說密曰讓貪愎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頲曰毒蛇螫手壯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弘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密與讓弘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房彥藻鄭頲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牛吼并弘摩侯儒信皆殺之徐世勣走出門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遙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為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為傅創讓麾下欲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令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固不可測也　十二月庚子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為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

兵襲爲王當等所
密太敗世充王辯死

裴仁基等請正位號不許

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瑯邪公王伯當齊郡公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即陵城總管魯儒拒卻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侗以兵七萬益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王世充既得東都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遂屯鞏北辛酉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度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衆密因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溼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含嘉城不敢復出密乘勝進據金墉城修其門堞廬舍而居之鉦鼓聲聞於東都未幾擁兵三十餘萬陳於北邙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祿大夫段達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於是偃師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續等各舉所部降於密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為左元帥秦公世民為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　東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者不食公糧進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

二月李密遣房彥藻鄭頲等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汪為上柱國宋州總管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鉤斬袂不敢庶幾汪遣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

賊帥王德仁邀殺房彥藻　李世民不受東都内應之人

王德仁袁子幹皆降　皇泰主用七貴掌朝政　蓋琮請說密合拒宇文化及說文都盧楚等從之

密請討化及以贖罪

之彥藻以書招竇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垂彥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德仁有衆數萬據林慮山四出抄掠爲數州之患　夏四月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人多欲爲内應者秦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軍還　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已還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五月王德仁既殺房彥藻李密遣徐世勣討之德仁兵敗甲寅與武安通守袁子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爲鄴郡太守　隋煬帝凶問至東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以段達爲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爲納言鄭國公元文都爲内史令魯國公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杞國公又以盧楚爲内史令郭文懿爲内史侍郎趙長文爲黄門侍郎共掌朝政時人號七貴皇泰主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　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元文都謂盧楚等曰今讐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鬭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爲然即以琮爲通直散騎常侍齎敕書賜密　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雄武郎將于洪建遣元帥府記室參軍李儉上開府徐師譽等入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盛飾賓館於宣仁門東皇泰主引見儉等以儉爲司農卿師譽爲尚書右丞册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以徐世勣爲右武侯大將軍乃

文都等與世充有隙

文都楚等謀誅世充段達高謀反被殺

下詔稱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橫略一稟魏公節度　元文都等喜於和解謂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為耶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　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以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揮權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拒化及密知化及軍糧且盡因偽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餽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於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為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犇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化及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密以軌為滑州總管以敬宗為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文翰房公蘇威在東郡隨眾降密化及聞王軌叛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排穳張童兒帥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於密化及猶有眾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為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　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於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眾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等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性庸懦恐事不就遣其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襲含嘉門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陳兵自衛命諸將閉門拒守將軍跋野綱將兵出遇世充下馬降之將軍費曜田闍戰於門外不利文都自將宿衛兵欲出玄武門以襲其後長秋監段瑜稱求門鑰不獲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引兵復欲出太陽門

徐文遠勸密除世充

密疏世勣

逆戰還至乾陽殿世充已攻太陽門得入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斫右掖門西奔長安盧楚匿於太官署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門見世充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觀問稱兵欲何為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楚等橫見規圖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乃令將軍黃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慟哭遣之出興教門亂斬如盧楚并殺盧元諸子段達又以皇泰主命開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皇泰主謂世充曰擅相誅殺曾不聞奏豈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彊力敢及我耶世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都等包藏禍心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臧違負陛下天地日月實所照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詞淚俱發皇泰主以為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入見皇太后世充被髮為誓不敢有貳心乃以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捕以趙長文郭文懿殺之然後巡城告諭以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惲為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為十頭悉以其黨主之勢震內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李密將入朝至溫聞元文都等死乃還金墉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大半雜以錫鐶其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　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為皇泰主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為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既荷厚禮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絕扶傾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冀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密復

賈閏甫憂密米盡民散不成大業

世充陰圖取密 密許世充易米東都人降者益少 世充詐託夢周公以討密

閎計於文遠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為人殘忍褊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玄孫也

初李密既殺翟讓頗自驕矜不恤士眾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為賞又厚撫初附之人眾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懌使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疎之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車馬所輾踐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荊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閒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即以閏甫判司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謂朝夕可平王世充既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八月壬子出師擊密旗旛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眾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

裴仁基魏徵請以計破世充勿輕與戰陳智略樊文超固請從之

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鬬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眾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於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世充遣數百騎度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為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迴身捩折其槊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驍將孫長樂等十許人皆被重創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甲寅旦將戰世充誓眾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為國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眾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頲守偃師其部下翻城

宇文温勸殺邴元真房彥藻勸殺單雄信密不應後二人皆降於王世充

柳燮勸密歸唐公王伯當從密入關

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玄應虔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頲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邴元真妻子鄭虔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初邴元真為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於瓦崗讓以其嘗為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真為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倉元真性貪鄙宇文温謂密曰不殺元真必為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眾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悉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密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眾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眾也眾既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眾伯當抱密號絕眾皆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眾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分身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

密歸唐不滿望

密驚服世民為英主

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王伯當說密偽請安撫山東以圖叛唐羣臣勸唐主勿遣密

多降於隋　冬十月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己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既而以密為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上親禮之常呼為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闕下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為太尉尚書令總督內外諸軍事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　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拜陟州刺史其餘將佐劉德威賈閏甫高季輔等相繼來降　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祕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歎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以孝恪為宋州刺史使與世勣經營虎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　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嘗遇大朝會密為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為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怏怏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

張寶德言密必叛唐帝乃敕密入朝

潤甫伯當皆止密不叛唐

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鬭吾可以坐收其弊十一月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為密副而遣之　十二月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密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閏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曏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譖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度河比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何如閏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名著在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寶據熊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為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為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行閏甫泣曰明公雖云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彊者為雄明公奔亡甫爾誰相聽受且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拒抗一朝失勢豈有容足之

密陷桃林
復走襄城
就張善相
盛彥師邀
斬之

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詎能深言不諱乎願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公有所措身閏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刃欲擊之王伯當等固請乃釋之閏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為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當恐無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紿桃林縣官曰奉詔暫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羃䍦藏刀裙下詐為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接應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為公言之即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險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盛彥師以功賜爵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鎮熊州李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為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儀衛舉軍縞素葬密於黎陽山南

世勣葬密
於黎陽山
杜淹戴冑
皆事世充

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官屬杜淹戴冑皆預焉　王世充專總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閴然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寃滯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者日有

獨孤機楊恭慎孫師孝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說獨孤武都名唐兵事洩彼殺

張孝珉沈世充米船

秦叔寶程知節棄世充歸唐

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省覽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為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隋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機與虞部郎楊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孫師孝步兵總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為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舉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屬託身非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閒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共為內應開門納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洩世充皆殺之恭慎達之子也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服猶媚事皇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為劉太后假子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既而漸驕橫嘗賜食於宮中還家大吐疑遇毒自是不復朝謁皇泰主知其終不為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世充使其黨張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宮內雜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欲以耀眾為己符瑞云　閏二月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沈米船百五十艘　己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為龍驤大將軍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為呪誓此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效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為馬軍總管知節為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羨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亦惡

李君羨田留安降唐 李育德及弟三人戰死 世充謀受禪李世英言不可 韋節楊續樂德融等勸世充受禪 戴冑諫世充受九錫世充怒而出之 世充使王行本段達等求九錫 桓法嗣勸世充代隋

世充之為人帥衆來降世民引君羨置左右以留安為右四統軍　王世充因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厚德與其守將趙君穎逐殷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以厚德為殷州刺史　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內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世充併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戰死　三月壬申王世充完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　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犇馳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冑言於世充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冑復固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乃使段達等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視達曰任公辛巳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為相國假黃鉞總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　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　東都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言相國當代隋為天子世充大悅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

世充遣段達雲定興等逼皇泰主禪位

陸德明不肯為王元恕師獻書上策於世充者日有數百

之[illegible][illegible]術[illegible][illegible]正生受之　夏四月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斂膝據案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寧須立長君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誓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於鄭遣其兄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勅書敦勸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遣術人以桃湯葦火祓除禁省　乙巳王世充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　戊申王世充立子玄應為太子玄恕為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為王奉皇泰主為潞國公以蘇威為太師段達為司徒雲定興為太尉張僅為司空楊續為納言韋節為內史王隆為左僕射韋霽為右僕射齊王世惲為尚書令楊汪為吏部尚書杜淹為少吏部鄭頲為御史大夫世惲世充之兄也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為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臥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德明名朗以字行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遊歷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尚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宜各盡情又令西朝堂納冤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書上策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　王世充將軍丘懷義居門下內省召越王君度漢王玄恕將軍郭士衡雜妓妾飲博侍御史張蘊古彈之世充大怒令散手執君度玄恕批其

邱懷義等戲博張蘊古彈之世充獨其子 世充言詞重復蘇良諫而不能改 張善相死義 裴仁基裴行儼宇文儒童長溫崔德本謀殺世充立皇泰主事泄被殺 世充弒皇泰主 羅士信降唐

耳數十、又命引入東上閤杖之各四十、懷義士衛不問賞褞古帛百段遷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每聽朝殷勤誨諭言詞重複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計云爾即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　王世充數攻伊州總管張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也賜其子爵襄城郡公　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將兵救之　癸巳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為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溫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惲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為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為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為啟陳世惲不許又請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諡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偉為太保齊王世惲為太傅領尚書令　秋七月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士信帥其眾千餘人來降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既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士信有駿馬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與世充奪之以賜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賜帛五千段廩食其所部以士信為陝州道行軍總管世充左龍驤將軍臨涇席辯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皆帥所部來降　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俘斬且盡　甲申行軍總管劉弘

李公逸死義
世充峻法亡者益甚
世充以宗女妻突厥
屈突通請先驅

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毀其河橋而還　八月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世充將葛彥璋　冬十月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城主時德叡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以德叡為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也　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辯以徐亳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至襄城為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惟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没上以公逸子為襄邑公

三年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為保有舉家亡者四鄰不覺皆坐誅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愁窘人不聊生又以宮城為大獄意所忌者并其家屬收繫宮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宮中禁止者常不減萬口餒死者日有數十世充又以臺省官為司鄭管原伊殷梁湊嵩谷懷德等十二州營田使丞郎得為此行者喜若登僊　夏四月羅士信圍慈澗王世充使太子玄應拒之士信刺玄應墜馬人救之得免　庚申懷州總管黃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西濟州大破之熊州行軍總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　辛酉世充陷鄧州　五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與之互市　顯州行臺尚書令楚王楊士林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詔廬江王瑗與安撫使李弘敏討之兵未行長史田瓚為士林所忌六月甲寅瓚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瓚為顯州總管　上議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城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陝東道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

秦王世民為世充所圍馳射而出

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敗之虜牛羊萬計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鎮襄陽荆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州齊王世惲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恕守含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世充自將戰兵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遊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左遊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弘烈行本世偉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　羅士信將前鋒圍慈澗王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己丑秦王世民將輕騎前覘世充猝與之遇眾寡不敵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埃塵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冑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充拔慈澗之戍歸於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王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於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　八月鄧州土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　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世充使太子玄應帥楊公卿等攻迴洛不克乃築月城於其西留兵戍之世充陳於青城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

尉遲敬德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通兵繼至世充大敗

羅士信以計屠千金堡

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至暮各引兵還　九月癸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絶　史萬寶進軍甘泉宮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轘轅拔之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偽遁設伏大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卻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世充尉州刺史時德叡帥所部杞夏陳隨許潁尉七州來降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並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為南汴州於是河南州縣相繼來降　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卻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斬首千餘級獲排矟兵六千　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張鎮周來降　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拔之士信又圍千金堡堡中人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總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即去堡中以為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　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世充以為管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楊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來降拜上柱國郇國公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軍於滎汴之間聞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卻之使郭孝恪為書說滎州刺史魏陸陸密請降玄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為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陸使張志詐為玄應書停其東道之兵令其將張慈

寶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𦍒還洛陽詔以要漢為汴州總管賜爵郇國公　十一月戊子安撫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　唐兵逼洛陽王世充遣使求救於竇建德建德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事見唐平河朔　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　辛丑王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　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長孫安世詣竇建德報聘且乞師

四年春正月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　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甲申攻梁克之　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皁衣玄甲分為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為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將兵按行營屯猝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俘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　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二月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眾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兵諸將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眾皆披靡殺傷甚眾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丘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

矢而躛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為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踴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為唐軍斥候為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門臨洛水為陳懷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為懷文走趣唐軍至寫口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衷甲袒示羣臣曰懷文以槊刺我卒不能傷豈非天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頲不樂仕世充多稱疾不預事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真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為沙門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國之大臣聲望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公志頲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名節不幸遭遇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當有死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為必敗欲苟免邪不誅之何以制衆遂斬頲於市頲言笑自若觀者壯之詔贈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

庚戌王泰棄河陽走其將趙夐等以城來降別將單雄信裴孝達與總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轘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乙卯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

世充城中謀降世民者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

劉宏基等請班師世民不可

世民囚竇建德等至城下世充乃出降

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彞入朝面論形勢德彞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遺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不報

戊午王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候大將軍李世勣請降左衛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悅為内應遂拔之獲其荆王行本及長史戴胄悅君理之孫也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疋直粟三升布十疋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華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遷民入宮城也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為公卿糠覈不充尚書郎以下躬自負戴往往餒死竇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三月己卯軍於酸棗

秦王世民中分麾下使屈突通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事見唐平河朔

夏四月壬寅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盧君諤戰死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

五月擒竇建德甲子王世充偃師鞏縣皆降

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為山東道撫慰大使世充將王德仁棄故洛陽城而遁亞將趙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囚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

段達等伏誅

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叡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士民疾朱粲殘忍競投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冢囚韋節楊續長孫安世等十餘人送長安士民無罪為世充所囚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誅之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世充故地悉平　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臺王弘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褒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上與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褒輒殺使者既至長安上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上笑而釋之以為諫議大夫　甲子俘王世充於太廟上見王世充而數之王世充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詔赦世充為庶人與兄弟子姪徙處蜀　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廨舍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所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惲趨出脩德等殺之詔免脩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

張溥曰楊玄感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既從征伐威名尤盛討土谷渾還至大斗拔谷從官狼狽即謀襲擊行宮叔慎止之遼東之役督運黎陽遂謀大舉引兵向洛彼富貴倖人主賓客徧海內驍勇善戰身先士卒叱咤風雲威方項羽兼荒主在外六飛未還讐民在下延頸思亂乘而攻之何堅不克迺兵頓弘農身死葭盧者雖由狹智淺見不用李密上

策亦以楊素窮凶弑殺冤酷天不欲使其子孫得志於中國也密策略弘遠禮賢得士〇當日豪傑羣推為首輔玄感不成幾死而脫亡命江海哀吟草野不遇翟讓一飢賊耳謠讖奇其羣盜敬愛統領大衆權出讓右張耳陳餘豈相阨哉讓貪愎無能殺於杯酒先發制人王世充欺密為龍蛇不測抑大業未成自相屠戮蕭銑所以責沈柳生也玄感舉兵密勸其先圖關中及自立不聞其鼓行而西豈能言之不能行之與洛口黎陽二倉民食所聚密襲而有之富誠莫敵然粟多民聚粟盡民散恃粟而立其何能久柴孝和進西襲長安之策徐洪客獻宜向江都之謀密心善之而不用志雖有餘氣則將竭英雄回首負歎崦嵫王世充佞賊狙黠一戰即勝密不敗於所畏而敗於所輕魚服見笑鼓衰足悲委身唐公不得台司鬱鬱奔叛斬邢公峴下生不如竇融死不如田橫傷哉唐公初起義嚴憚惟密卑辭推奬呼為大弟西方克定密忽窮歸喜實過望縱之山東失策甚矣盛彥師邀斬半渡功等淮陰楚亡漢興斯其會也李密既死世充何能為彼豺聲眷變機巧刻深媚煬帝弑皇泰迷惑閉房之記誑燿莊周之書覬塗耳目茍延日月朞三年而滅子猶謂晚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八

唐平河朔 竇建德

竇建德說孫安祖入高雞泊中

隋煬帝大業七年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為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為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辭以家為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蹤跡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

安祖為張金稱所殺衆盡歸建德

高士達以兵授建德遂破斬郭絢

建德請士達以計破楊義臣不從敗死

建德善遇隋官

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尚為所敗今水潦為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耶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為羣盜安祖自號將軍時鄃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蓨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為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頃之孫安祖為張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

十二年冬十二月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為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為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為前驅擊士達以自效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遠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既殺士達以為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丙辰竇建德為壇於樂壽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丁丑　秋七月煬

建德釋王琮張元素用之

宋正本孔德紹請改國號曰夏建德襲斬魏刀兒并

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竇建德士眾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䴚世雄以為畏己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眾續發建德與其士眾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慙恚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竇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為之泣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眾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為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為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為黃門侍郎玄素乃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為謀主建德定都樂壽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　冬十一月有大鳥五集於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建德以為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請改國號曰夏建德從之以正本為納言德紹為內史侍郎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眾據深澤掠冀定之間眾自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偽與連和

麴稜信崔履行奇術不戰而城破

刀兒弛備建德襲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衆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稜壻崔履行暹之孫也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鬭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為壇夜設章醮然後自衣衰絰杖竹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向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禮之以為內史令　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帥衆十萬寇幽州總管羅藝將逆戰薛萬均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為陳彼必度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渡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藝復邀擊敗之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萬均世雄之子也

二年春閏二月宇文化及保聊城竇建德縱兵攻之生擒化及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啖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之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為左僕射掌選事兵部侍郎崔君肅為侍中少府令何稠為工部尚書右司郎中柳調為左丞虞世南為黃門侍郎歐陽詢為太常卿詢紇之子也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皇泰主封為夏王建德起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為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　竇建德陷邢州執總管陳君賓　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為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為化及督戰中流矢竇建德克聊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

建德奉表於隋皇泰主　王琮責鄭善果不忠　王世充廢皇泰主建德絕之　建德迎蕭后南陽公主獻宇文化及首於義成公主　凌敬勸建德釋張志昂張道源陳君賓　建德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　王軌奴殺軌詣降建德立斬之　郭孝恪勸李世勣立……

奈何為弒君之賊效命苦戰傷痍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為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三月庚午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撿校內史侍郎夏四月竇建德聞王世充廢皇泰主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諡隋煬帝為閔帝齊王暕之死也有遺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為鄖公然猶依倚突厥以壯其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義成公主　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州　秋八月竇建德將兵十餘萬趣洺州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建德兵至洺州城下　丁未建德陷洺州總管袁子幹降之乙卯引兵趣相州淮南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黎陽　九月己巳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珉　淮安王神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州庚寅竇建德陷趙州執總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為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大王之意以為何如建德乃悟即命釋之　冬十月己亥賜幽州總管燕公羅藝姓李氏封燕郡王　辛丑李藝破建德於衡水　竇建德引兵趣衞州建德每行軍常為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將二百騎偵之孝剛驍勇善馬槊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擊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濟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衞州聞黎陽陷亦降建德以李世勣為左驍衞將軍使守黎陽常以其父蓋自隨為質以魏徵為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

李商胡母霍氏許世勣舉欽殺曹旦偏裨二十三人事覺為備孝恪勸世勣襲之不果遂奔長安

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己未建德還洺州築萬春宮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待以客禮　十一月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君新事竇氏動必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　十二月李世勣復遣人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户口完實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内離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臨徐兗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為然欲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三年春正月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久之不至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李商胡聚眾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潬母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總管世勣結商胡為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謂世勣曰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母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旦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遊水得免至高岸告曹旦旦嚴警為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李世勣世勣與曹旦連營郭孝恪勸世勣襲旦世勣未決聞旦已有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犇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眾去商胡追之不及而還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甲午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復還洺州　二月竇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至洺州勸

建德與世充久交惡唐兵逼洛陽世充求救劉彬說建德赴援

課農桑境內無盜商旅野宿　夏五月竇建德遣高世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籠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奈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　秋八月竇建德共州縣令唐綱殺刺史以州來降上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公主隨使者俱還　冬十月竇建德帥眾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薛萬均薛萬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李藝兵乘勝薄其營建德陳於營中填塹而出奮擊大破之建德逐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　十一月竇建德濟河擊孟海公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强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答　十二月壬辰燕郡王李藝又擊竇建德於籠火城破之　張道源從竇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洺州以震山東丙午詔劉世讓為行軍總管使將兵出土門趣洺州　竇建德行臺尚書令恆山胡大恩請降

四年春二月竇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三月行軍總管劉世讓攻竇建德黃州拔之洺州嚴備世讓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竇建德所署普樂令平恩程名振來降　竇建德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泝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

郭孝恪辭收言建德世充旬日可縛

世民敬德大敗建德軍獲其驍將殷秋石瓚

行臺世辯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皐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拒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愼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彼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強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

凌敬請趣蒲津建德妻曹氏勸從之不聽

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為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逡巡稍卻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為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鋭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竇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數戰不利將士思歸夏四月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為今之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鋭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

世民以計擒建德

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己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迥出陳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以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卻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坡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墮馬士讓援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

建德餘衆欲徵兵拒唐齊善行不可乃奉曹氏等來降

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慙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洺州

壬申齊善行以洺相魏等州來降時建德餘衆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徵兵以拒唐又欲剽掠民還向海隅為盜善行獨以為不可曰隋末喪亂故吾屬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彊一朝為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人力所能爭邪今喪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為亡國豈可復遺毒於民不若委心請命於唐必欲得繒帛者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於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即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并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於唐上以善行為秦王左二護軍仍厚賜之　竇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復推淮安王神通為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　秋七月甲子秦王世民至長安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於太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　丙寅斬建德於市

張溥曰隋季僭竊鄭夏最强然竇建德非王世充比也世充祖本西域胡冒王姓乃仕隋世充無他才能以口舌得幸煬帝飾臺沼奏珍物啓括江淮良家女備後庭皆主心所慕樂其側媚固寵猶裴矩虞世基耳宇文化及弒煬帝世充不能討皇泰主立專政自用元文都盧楚謀誅之言泄而死主亦被廢旋遭酖縊弒君之罪不異化及猶倔强東都敢與

薛舉與子
仁杲劫郝
瑗舉兵

唐抗王莽切舌董卓燃臍厥罰宜同乃俘於太廟免死徙蜀非獨孤修德痛念父讐自行翦戮唐其無刑哉竇建德漳南世農重然諾喜俠節鄉黨所重憤世危亂入高雞泊中為盜此與食隋祿官隋官而反戈悖逆者其情已殊迨兵次聊城生擒化及奉表皇泰稱臣蕭后討賊之正唐公不及也唐克長安奉代王侑為帝尊煬帝為太上皇內圖自王外修臣禮淵亦自云掩耳盜鐘建德武人獨明大節即地非漢祖之入關而功猶更始之誅莽其所不能望秦王世民者或英主天授大器非常耳若夫兢兢慕義好行其仁王雖不成曷可少哉且赦李蓋之死量同項王斬王軌之奴媿侯子密撫降不殺賞忠不誅盜名字建旌旗者時有百數行事相近者什不能一也世充始相好繼相惡其深絕之者以弑主故也唐兵逼洛陽世充請救宜拒而不納竟惑於劉彬空國往援交非趙魏而勢分胡越秦王定策始戰一舉兩克建德之亡非自亡也為世充而亡耳以身殉人而殉者其讐以國委人而委者其賊魯連虞卿之義貴於排難解紛不如是其愚也曹氏明識善斷遠過建德其言不用狼狽就死內有賢妻而違以蹈禍婁妃能佐高歡之成曹氏不能救建德之敗婦人雖智命繇其夫斯亦各有天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九

唐平隴右 薛舉

隋恭帝義寧元年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為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以

舉襲皇甫綰兵得鍾利俗衆遂大振

薛舉謀降唐褚亮贊之郝瑗不可乃止

郝瑗說舉與梁師都突厥連兵取長安突厥拒使不納

仁杲為齊公少子仁越為晉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睺帥眾歸之以為義興公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枹罕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遂克枹罕岷山羌酋鍾利俗擁眾二萬歸之舉兵大振更以仁杲為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為晉王兼河州刺史羅睺為興王以副仁杲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眾至十三萬　秋七月薛舉自稱秦帝立其妻鞠氏為皇后子仁杲為皇太子遣仁杲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火上稍割以啖軍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却之　冬十二月薛舉遣其子仁杲寇扶風唐弼據汧源拒之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弘芝請降於舉仁杲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眾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璡殺之舉勢益張眾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長安遂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姜謩竇軌俱出散關安撫隴右癸巳世民擊薛仁杲於扶風大破之追犇至隴坻而還薛舉大懼問其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者乎黃門侍郎錢唐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近世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衞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祖屢經犇敗蜀先主亟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遽為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為謀主　姜謩竇軌進至長道為薛舉所敗引還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弼餘黨與舉相遇戰敗為舉所虜

唐高祖武德元年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突厥拒舉師都等不

殷開山劉文靜違世民令大敗于舉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宏基皆没

瑗說舉乘勝取長安會有疾而止舉卒仁杲立

劉感為仁杲所擒

納其使　夏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為元帥將八總管兵以拒之　秋七月薛舉進逼高墌遊兵至於豳岐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瘧疾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司馬殷開山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為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墌西南恃衆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於淺水原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拔高墌收唐兵死者為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　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杲進圍寧州刺史胡演擊卻之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子仁杲立居於折墌城謚舉曰武帝　己丑以秦王世民為元帥擊薛仁杲　九月甲寅秦州總管竇軌擊薛仁杲不利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仁杲圍之城中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杲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墌人偽以城降叔良遣感帥衆赴之己未至城下叩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為殿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杲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為仁杲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餒亡在朝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杲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　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擊薛仁杲於宜祿川斬首千餘級　薛仁杲屢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詐降達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

常達為仵士政所劫郝瑗哭舉不起

世民以計敗羅睺乘勝旋進仁杲出降

千人降於仁杲達見仁杲詞色不屈仁杲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獲免　薛仁杲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眾心猜懼郝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寖弱秦王世民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杲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睺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羅睺并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睺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曰仁杲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杲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杲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杲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杲計窮己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眾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為王府文學上遣使謂世民曰薛

李密請赦薛黨
斬薛仁杲仵士政張貴伏誅

之

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不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訾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　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杲於市上賜常達帛三百段贈劉感平原郡公謚忠壯撲殺仵士政於殿庭以張貴尤淫暴腰斬之上享勞將士因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有種乎如薛仁杲君臣豈可不以為前鑑也

張溥曰隴西盜起金城令郝瑗將討賊薛舉與子仁杲劫之座上矯稱捕反者起兵為亂度瑗從舉非出誠心宜善自全圖去就迺忠於所事誓死不反何也舉始用兵即降宗羅睺襲皇甫綰鍾利俗唐弼等相繼殄服勢誠驍銳然以之比唐闢地聚民不過一大國諸侯使早知廢興稱臣獻順如吳芮長沙尉佗南粵保功名終計豈不善瑗獨非之侈然擬於漢高昭烈使舉心侈大戰鬬不息卒至覆宗殞國此亦陳嬰之母所深笑也高墌既拔瑗勸舉乘勝直取長安會病死迺止瑗遂哭舉不起即其生相信死相哀未嘗無君臣之義英雄之感然舉非項籍而瑗慕范增徒死無益余又傷其力小而欲與天爭也仁杲勇號萬人敵獨貪而好殺即舉殘猛亦心惡之每戒其虐必亡國後果為秦王世民所擒夫薛舉父子素不敵唐前者高墌之役豈舉能勝哉特以秦王卧病劉文靜殷開山違其節制輕師取撓多見殺傷及嚴兵再出始而堅壁繼而長驅賊勢窮蹙面縛不暇舉一倖而勝者仁杲不能再倖欲取天下豈不繇材智度量哉旁企地仁杲驍將降而復叛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野中女取其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封崇義夫人其俠節成功榮於薛舉鞠后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九

李軌與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謀集兵拒薛舉衆以圖識奉軌為主
軌禁殺隋官
常仲興舉軍敗沒軌縱遣之
軌即帝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

唐平河西李軌

隋恭帝義寧元年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家富好任俠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為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為然欲推一人為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為主秋七月丙辰軌令修仁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諸人既逼以為主當稟其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將何以濟於是以統師為太僕卿士政為太府卿西突厥闕達度設據會寧川自稱闕可汗請降於軌　薛舉選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於昌松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阬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為我有若其無成留此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唐高祖武德元年秋八月上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潛詣涼州招撫之與之書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為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俟德冊拜軌為涼州總管封涼王　冬十一月乙巳涼王李軌即皇帝位改元安樂　李軌吏部尚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為謀主碩見諸胡浸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戶部尚書安修仁有隙軌子仲琰嘗詣碩碩不為禮乃與修仁共譖碩於軌誣以謀反軌酖碩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

安修仁譖殺梁碩軌信胡巫言築臺候玉女涼李軌欲發倉粟河右謝統師阻之軌欲去帝號受唐官爵以曹珍言執禮不恭唐議討之

安興貴說軌歸唐不從與修仁陰結諸胡起兵擊執之

信之發民築臺以候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為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心終不服密與羣胡為黨排軌故人乃詬珍曰百姓餓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飼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為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為然由是士民離怨

二年春二月張俟德至涼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官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為天子奈何復自貶黜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詧事魏故事軌從之戊戌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師討之上遣使與吐谷渾可汗伏允連和使擊李軌　李軌將安修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興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修仁為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為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庶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強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為唐遊說耳興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臣闔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耳於是退與修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興貴軌計窮乃與妻子登玉女臺置酒為別夏五月庚辰興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

鄧曉不忠被髮

舞蹈稱慶上曰汝為人使臣聞國亡不慼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為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并子弟皆伏誅以安興貴為右武候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段安修仁為左武候大將軍申國公

張溥曰薛舉李軌皆以財雄邊然舉為亂者也軌防亂者也軌略知書有知辯好賙人急見舉亂金城恐郡縣吏孱弱無足與計誠不忍以鄉黨宗族父兄妻子委盜賊魚肉始謀聚保河右觀天下變苟亦名之為賊不幾以燕雀笑鴻鵠哉羣衆推奉軌遂有奢心欲身應讖書夫李密公卿子孫號令霜雪志氣才略百倍於軌猶不能符歌桃李自命真王軌何人斯望為天子多見其不知量也安興貴家世涼州久留長安表唐高祖願還招軌臣順其說不行即與弟修仁結西域諸胡圍城連奚道宜擊軌玉女臺成不求神仙徒別妻子愚哉涼帝坐而死寇然興貴初心非欲殺軌亦以大唐之盛勸其東歸之樂設軌能聽之奉圖朝廷世作蕃輔與國終始興貴未始非涼忠臣也隗囂有一馬援不能用而用王元病飢憤死豈援罪乎興貴成言而出建節而還身入大敵威宣萬里厥功高矣豈特使不辱命哉隋末羣盜竇建德蕭銑稱賢次則李軌三者智數雖殊廢興亦復相近其興也建德戒害忠良銑惡自相攻戮軌亦禁殺人取貨其廢也建德殺王伏寶銑殺張繡軌亦殺梁碩寬大則士附猜忌則眾離從來爭天下者無不然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一

劉武周通王仁恭侍兒恐事泄謀亂與其黨張萬歲等殺仁恭

陳孝意王智辯討劉武周不克

武周以隋宮人賂突厥

突厥立武周為定揚可汗

孝意死守為張倫所殺

張達背齊王元吉引武周襲榆次

隋恭帝義寧元年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為鷹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閤下武周與王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卹豈為民父母之意乎眾皆憤怒武周稱疾卧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敢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春二月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飢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於突厥　雁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壬寅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犇還雁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遺以狼頭纛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為皇后改元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為尚書左僕射妹壻同縣苑君璋為內史令武周引兵圍雁門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暮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唐高祖武德二年春三月辛卯劉武周寇并州　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眾軍於黃蛇嶺兵鋒甚盛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强遣之至則俱沒達忿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　丙辰劉武周圍并州齊王元吉拒卻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　五月丙戌劉武周陷平遙　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眾萬餘與魏刀兒連結刀兒為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帥眾四千西犇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

金剛說武周圖晉陽

姜寶誼李仲文為武周將黃子英所虜後俱逃歸

裴寂大敗于度索原

金剛殺寶誼

元吉攜其妻妾奔長安晉陽遂

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遺之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三萬寇幷州丁未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總管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數以輕兵挑戰兵纔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眾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為所虜既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　上以劉武周入寇為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癸亥以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討劉武周聽以便宜從事　秋七月辛卯宋金剛寇浩州浹旬而退　九月裴寂至介休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於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劉贍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共守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獨存姜寶誼復為金剛所虜謀逃歸金剛殺之裴寂上表謝罪上慰諭之復使鎮撫河東劉武周進逼幷州齊王元吉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奔還長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晉陽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竇誕曾無規諫又掩覆之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從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幷誕赦之衛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為武周所虜政會密遣人奉表論武周形勢

劉宏基為金剛所虜逃歸

裴寂敗于李崇茂高祖欲棄大河以東世民力諫自請擊武周

李孝基孫懷恩于筠唐儉劉世讓為尉遲敬德尋相所虜裴寂兵敗高祖待之彌厚

門　冬十月劉武周將宋金剛進攻澮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性怯無將帥之略唯發使駱驛趣虞泰二州收民入城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皆思為盜夏縣民呂崇茂聚眾自稱魏王以應武周寂討之為所敗詔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將兵討之時王行本猶據蒲阪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長春宮以送之　十一月己卯武周寇浩州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恇擾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為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為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十二月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善陽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孝基懷恩筠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為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既而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澮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眾復

殷開山秦叔寶等大破敬德相諸將請與金剛戰世民不許孝武周殺孝基斬王行本王行敏擊破武周李仲文屢敗武周

世民追金剛

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及宇文士及往諭敬德相武周走突厥突厥斬金

歸柏壁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為扞蔽金剛軍無蓄積以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

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坂行本出戰而敗開門出降辛巳斬行本　宋金剛圍絳州　二月劉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壺關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王行敏助之行敏與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徇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　三月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浩州李仲文擊走之俘斬數千人　甲申行軍副總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浩州俘斬千餘人　劉武周數攻浩州為李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夏四月丁未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眾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丙辰陝州總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剛尚有眾二萬戊午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總管李世勣等與戰小卻為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

[illegible]

突厥殺武周

居逼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左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為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衆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於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嵐州總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季真棄石州犇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縣軍深入無繼於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接唐朝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 上聞并州平大悅壬戌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復唐儉官爵仍以為并州道安撫大使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詔仲文檢校并州總管

張溥曰史言劉匡妻趙氏夜坐庭中見飛光投懷感娠生武周彼為盜賊者其誕育固有神怪哉武周受王仁恭愛遇總虞侯直閤下盜其侍兒反懷異計說諸惡少年殺之逆亂負德與楚王坐客袁盎從史異矣武周雖驍悍善騎射其所資以尤强者在得宋金剛金剛上谷賊與魏刀兒善竇建德滅刀兒遣人招之金剛恚曰魏王死吾義不往拔刀將自刎衆抱之泣遂歸武周武周號為宋王分遺家貲妻以女弟金剛出故妻而納之蹈殺妻之忍以明丹青之信其人穿窬耳然破裴寂殺姜寶誼齊王元吉懼奔京師是時彼師盛

若王尋唐兵弱猶光武雀鼠谷之戰可方昆陽敗而復勝危而復安非秦王世民其誰克哉元吉驕侈善鷹狗其守并州時不修軍政惟載罝網三十車日夜縱獵聞武周騎屯黃蛇嶺始遣張達率百人嘗鬬達爲鄉道榆次失守諸城連破晉陽遂陷元吉不顧土地但攜妻妾按之以法有誅無赦高祖徇情不問則梁武之縱蕭宏耳關中震駭欲棄大河以東秦王上表力陳願假精兵克復乃更出師平時無根本之慮急難爲棄地之謀高祖無能猶元吉也令秦王不行太原尚非唐有敢望混一乎武周以汾陽宮人賂突厥得立定楊可汗引衆入寇據有晉陽既窮無所之非突厥莫與歸也後復謀歸馬邑事泄被殺彼與於突厥亦死於突厥夷狄不可恃於盜賊也猶信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二

唐平江陵蕭銑

隋恭帝義寧元年巴陵校尉鄱陽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陽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爲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巖之孫也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爲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衆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即帥衆歸之以柳生爲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郭華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見蕭銑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巴陵[illegible]

銑即帝位

李襲志忠貞堅守後為銑所虜

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為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為政且柳生為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共處一城勢必為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丙申銑築壇燔燎自稱梁王改元鳴鳳

唐高祖武德元年夏四月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謚其從父琮為孝靖皇帝祖巖為河間忠烈王父璿為文憲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為王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鎮周王仁壽等拒之既而聞煬帝遇弒皆降於銑欽州刺史甯長真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漢陽太守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銑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和不從銑遣甯長真帥嶺南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說和曰長真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勝兵足以當之奈何望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廉為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盡俘其眾既而有驍果自江都至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於銑士廉勱之子也始安郡丞李襲志遷哲之孫也隋末散家財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蕭銑林士弘曹武徹迭來攻之皆不克聞煬帝遇弒帥吏民臨三日或說襲志曰公中州貴族久臨鄙郡華夷悅服今隋室無主海內鼎沸以公威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也襲志怒曰吾世繼忠貞今江都雖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斬說者眾人不敢言堅守二年外無聲援城陷為銑所虜銑以為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於是東至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

董景珍來降
銑殺張繡
李靖說趙郡王孝恭取銑十策
靖請乘峽江方漲進兵

趾北拒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二年秋八月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規取巴蜀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擒普環銑遣兵守安蜀城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阻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奏請獲免

三年蕭銑性褊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橫好專誅殺銑患之乃宣言罷兵營農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珍弟為將軍怨望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鎮長沙銑下詔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冬十一月甲子以長沙來降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十二月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荊門鎮拔之　蕭銑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為相攻繡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為麾下所殺銑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功驕橫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

四年春正月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銑五州四鎮皆克之　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二月辛卯改信州為夔州以孝恭為總管使大造戰艦習水戰以孝恭未更軍旅以靖為行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靖說孝恭盡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為質　夏六月黃州總管周法明攻蕭銑安州拔之獲其總管馬貴遷秋七月辛巳襄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鄀州拔之　九月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為荊湘道行軍總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為荊郢道行軍元帥出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殺其勢先是

孝恭敗文士宏靖請緩攻一日孝恭不從

靖請孝恭盡散舟艦於江中銑援兵皆疑不進

恭發夔州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冬十月辛卯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　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　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眾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戰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己巳銑以太牢告於太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緦衰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據其城

文本說孝恭禁止殺掠
靖禁籍沒梁將帥家

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跂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鬬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鬬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欵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張溥曰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少貧傭書事母孝煬帝以外戚擢羅川令大業十三年董景珍等謀起兵推銑為主銑報書厲衆哀痛先君志存刷恥夫帝室之裔名非草澤復讎之舉師異潢池以此令天下視唐興晉陽尤順惜其文有餘武不足也趙郡王孝恭師抵江陵銑緦縗布幘詣首軍門願身當死無殺百姓送至京師高祖讓之銑對以逐鹿無罪自比田橫遂斬都市史臣謂銑力困計殫好言偽辯唐祖神聖賜以殊死夫古公去國屬告父老蒯通强辭漢高不殺銑係虜抗言開誠解甲即責其盜竊仁義詭世亂俗為聖人所必誅豈心服哉高祖素怨李靖一入長安即召而殺之秦王固請乃免及銑據江陵詔靖安輯會蠻賊鄧世雄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高祖復罪其逗遛詔許紹戮軍前紹惜其才奏請得解靖之一身幾死者再卒破銑者靖也孝恭發夔州峽江方漲靖請掩其不備連拔二鎮既獲戰艦盡散江中援兵遲疑不進銑窮出降設唐果殺靖蕭氏坐大孰發十策哉銑統地廣浩西至三峽南交趾

羣盜推杜伏威為帥苗海潮降伏威伏威殺朝破陳并其衆

李子通獨寬仁人多歸之子通避左才相與伏威合

北距漢水無不附屬獨性外寬内忌大臣疑貳董景珍叛張繡誅銑益孤弱梁元帝出王琳於廣州而魏師至蕭銑移諸將於江嶺而唐兵入平時自空宿衛倉猝難於呼援其所以取敗同也唐釋李靖猶漢赦淮陰英雄瀕死而生王業得人而成自古然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三

唐平江淮 杜伏威 李子通 沈法興 輔公祏

隋煬帝大業九年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為刎頸交俱亡命為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為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為盜伏威使公祏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而為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其衆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伏威與戰陽為不勝引顥衆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顥衆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召與併力伏威使公祏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衆

十一年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渡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為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闞稜為之冠既而李子通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雄誕負之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衞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子通帥

伏威為子通所襲西門君儀之妻負之以逃

伏威大破陳稜　伏威選敢死士五千人為上募

沈法興舉兵以討宇文化及為名

伏威法興皆上表於皇泰主

毛文深獻策使疑間伏威沈綸子通遂大捷

伏威降唐賜姓李氏

兵餘眾犇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眾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唐高祖武德元年武康沈法興世為郡著姓宗族數千家法興為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以討化及為名比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餘杭毗陵丹陽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　宇文化及之發江都也以杜伏威為歷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皇泰主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沈法興亦上表於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

二年沈法興既克毗陵謂江淮之南指撝可定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殘忍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即斬之由是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軍數敗會子通圍稜於江都稜送質求救於法興及伏威法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楊子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為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綸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犇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帥眾萬餘降之子通以為左僕射　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為淮南安撫

子通敗蔣元超取丹陽毗陵等部

王雄誕擊敗子通江西地盡入於伏威法興溺死子通軍勢復振

伏威執李子通樂伯

大使和州總管

三年夏六月壬辰詔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封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祏為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　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庱亭元超敗死法興棄毗陵犇吳郡於是丹陽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子通以法興府掾李百藥為內史侍郎國子祭酒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祏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闞稜王雄誕為之副公祏度江攻丹陽克之進屯溧水子通帥眾數萬拒之公祏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為前鋒又使千人蹱其後曰有退者即斬之自帥餘眾復居其後子通為方陳而前公祏前鋒千人殊死戰公祏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祏逐之反為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狃於初勝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通大敗將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塗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四年冬十一月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裨將陳當世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破之於城下庚寅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子通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

通送長安
江華聞人
遂安降伏
威盡有淮
南江東之
地
伏威入朝
子通伯通
亡叛伏誅
輔公祏反
王雄誕不
從被殺

釋之先是汪華據黟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陳戰纔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聞人遂安據崐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以崐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總管賜爵宜春郡公

五年春二月豫章賊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拜洪州總管　秋七月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震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異之以闞稜為左領軍將軍　李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既來江東未定我往收舊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亡至藍田關為吏所獲俱伏誅

六年春正月庚子以吳王杜伏威為太保　三月前洪州總管張善安反遣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之　秋八月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初杜伏威與公祏相友善公祏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闞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雄誕典兵為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祏為變伏威既行左遊仙說公祏謀反而雄誕握兵公祏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二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祏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奈何無故自求滅族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公為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祏知不可屈縊

李大亮誘張善安

殺之雄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為之流涕公祏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修鎧仗運糧儲尋稱帝於丹陽國號宋修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為西南道大行臺　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眾趣宣州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祏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眾皆悅服　九月戊子輔公祏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正通寇壽陽

冬十一月黃州總管周法明將兵擊輔公祏張善安據夏口拒之法明屯荊口鎮壬午法明登戰艦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漁艓而至見者不以為虞遂殺法明而去甲申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輔公祏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大破之　十二月癸卯安撫使李大亮誘張善安執之大亮擊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遙相與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為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度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閒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既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眾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留總管總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為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張總管賣我以自媚於人遂皆潰去大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祏交通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孝恭從李靖計大敗公祏

七年春正月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祏別將於樅陽破之　二月辛丑輔公祏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安撫使李大亮引兵擊公祏破之趙郡王孝恭攻公祏鵲頭鎮拔之壬子行軍副總管權文誕破輔公祏之黨於猷州拔其枚洄等四鎮　太保吳王杜伏威薨輔公祏之反也詐稱伏威之命以給其眾及公祏平趙郡王孝恭不知其詐以狀聞詔追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及太宗即位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　三月丙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祏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鎮辛卯安撫使任瓌拔揚子城廣陵城主龍龕降　戊戌趙郡王孝恭克丹陽先是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三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等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為不少今博望諸栅尚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祏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闞稜免胄謂賊眾曰汝曹不識我耶何敢來與我戰賊眾多稜故部曲皆無鬭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慧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至丹陽公祏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仙於

公祏梟首

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祏至句容從兵能屬者纔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祏覺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爲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祏送丹陽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己亥以孝恭爲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爲兵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爲揚州大都督靖爲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膏肓也闞稜功多頗自矜伐公祏誣稜與己通謀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黨田宅稜及杜伏威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并籍沒之稜自訴理忤孝恭孝恭怒以謀反誅之

張溥曰杜伏威輔公祏刎頸交也公祏數盜姑家牧羊餽伏威縣逮捕急相與亡命爲盜下苗海潮殺趙破陣衆遂盛大然兩人隙末順逆中分伏威入朝公祏反誅張耳歸漢而王陳餘自立而滅效忠者智恃大者愚成敗之數前人較如矣伏威選敢死五千號上募每戰先登又有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同衣食其中闞稜王雄誕最知名稱大小將軍伏威初渡淮與李子通合後被襲重創墜馬雄誕負逃葭澤中裒嘯散亡又爲隋將來整所窘衆復潰西門君儀妻負伏威走雄誕總麾下十餘人從之追兵至力戰始脫伏威不死王將軍力也子通跳梁京口汪華據雄影歙聞人遂安守險崐山三者皆唐勁敵雄誕兵至或窮窘乞命或傳諭即降功勞甚顯公祏謀叛爭以大義遂遇縊伏威效河西於生前雄誕從臧洪於地下雖人各爲其主死可謂非唐忠臣哉闞稜勇善拍刀威行麾部南討公祏戰功獨多青山之戰賊衆下拜趙郡王孝恭誣以謀反殺之忠功見誅義士痛疾公祏年長於伏威人呼輔伯奮擊子通長刀無敵惑於左遊仙都陳故宮僭位號益州子陽偃僵何益祇速死耳沈法興吳興郡守亦起爲盜才不及子通遠甚沈江先死所自

劉黑闥笑王世充唐殺寶建德其故將范願等謀作亂劉雅不從殺之乃推劉黑闥

黑闥等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

取也張善安年十七掠淮南猶伏威年十六入長白山同年少劇賊後歸唐以與公祏謀誅斯時又悔不如伏威餌雲母而死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四

唐平山東劉黑闥

唐高祖武德二年　初漳南人劉黑闥少驍勇狡獪與竇建德善後為羣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為騎將每見世充所為竊笑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李世勣擊虜之獻於建德建德署為將軍賜爵漢東公

四年　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居閭里暴橫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高雅賢王小胡家在洺州欲竊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至貝州會上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及雅賢等於是願等相謂曰王世充以雒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段達單雄信等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即殺之吾屬皆為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仇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為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眾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諸將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食定計聚眾得百人秋七月甲戌襲漳南縣拒之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尚書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洺州魏冀定滄並置總管府丁丑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行臺右僕射　八月丁酉劉黑闥陷鄃縣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

王行敏死義
徐圓朗執盛彥師舉兵反

李藝擊破高雅賢復為黑闥所敗
薛萬均萬徹被虜逃歸
李玄通死義

祥與戰皆敗死黑闥悉收其餘眾及器械竇建德舊黨稍稍出歸之眾至二千人為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藍田李玄通擊之又詔幽州總管李藝引兵會擊黑闥　丁未劉黑闥陷歷亭執屯衛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　初雒陽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總管封魯郡公劉黑闥作亂陰與圓朗通謀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辛亥圓朗執彥師舉兵反黑闥以圓朗為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雒曹戴等八州豪右皆應之九月辛酉徐圓朗自稱魯王　淮安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與李藝兵合又發邢洺相魏恆趙等州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布陳十餘里黑闥眾少依隄單行而陳以當之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李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之逐犇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藁城黑闥就擊之藝亦敗薛萬均萬徹皆為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

庚寅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盧士叡觀州人執刺史雷德備以城降之　毛州刺史趙元愷性嚴急下不堪命丁卯州民董燈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闥　冬十一月壬寅劉黑闥陷定州執總管李玄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為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相開慰當為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即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聞之為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為大將　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州殺刺史麴稜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故竇建德將卒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黎州總管李世勣先屯宗城棄城

李世勣敗於黑闥

黑闥盡復建德舊境秦武通陳君賓程名振逃歸

黑闥設法行政師建德攻戰勇決過之

程名振擊鼓以驚范願

李藝敗劉十善張君立

走保洺州甲子黑闥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寅洺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築壇於城東南告天及祭竇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右武衞將軍張士貴潰圍走黑闥南取黎衞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邪那帥胡騎從之左武衞將軍秦武通洺州刺史陳君賓永年令程名振皆自河北遁歸長安　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　己巳劉黑闥陷邢州趙州庚午陷魏州殺總管潘道毅辛未陷莘州

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兵部尚書高雅賢為右領軍徵王琮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郎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　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　秦王世民軍至獲嘉劉黑闥棄相州退保洺州丙申世民復取相州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之上以逼之　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黑闥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弟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於徐河十善君立大敗所亡八千人　洺水人李玄感據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黑闥引兵還攻洺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之　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邢州辛未并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　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欒廉趙四州獲黑闥尚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民會洺州　劉黑闥攻洺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步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

羅士信死義

潘毛刺殺高雅賢
秦王世民為黑闥所圍尉遲敬德救出之

廓不能守召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守行軍總管鄖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挽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　辛巳秦王世民拔洺水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洺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為左僕射軍中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甲午諸將復往逼其營潘毛為王小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　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為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洺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精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力不能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洺水大至深丈餘黑闥衆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　徐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有劉世徹者其人才略不世出名高東夏且有非常之祖真帝王之器將軍若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徹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然之使復禮迎世徹於浚儀或說圓朗曰將軍為人所惑欲迎劉世徹世徹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圓朗復以為然世徹至已有衆數千

史萬寶擁兵不進淮陽王道玄戰没

人頓於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徹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為司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朗遂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長安上迎之於長樂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趨濟陰　丙子行臺民部尚書史萬寶攻陳圓朗陳州拔之　夏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　乙卯遣淮安王神通擊徐圓朗　丁卯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　秋七月甲申秦王世民以淮濟之間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軍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　劉黑闥至定州其故將曹湛董康買亡命在鮮虞復聚兵應之甲午以淮陽王道玄為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　九月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馬君德以城叛附黑闥　冬十月己酉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壬子以元吉為領軍大將軍并州大總管癸丑貝州刺史許善護與黑闥弟十善戰於鄃縣善護全軍皆沒甲寅右武侯將軍桑顯和擊黑闥於晏城破之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

乙丑行軍總管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使萬寶將大軍繼之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敕云淮陽小兒軍事皆委老夫今王輕脫妄進若與之俱必同敗沒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堅陳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道玄獨進敗沒萬寶勒兵將戰士卒皆無鬬志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　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洺州總管廬江王瑗棄

盧江王瑗棄城走黑闥盡復故地

齊王元吉畏黑闥不敢進

田留安破黑闥

魏徵請太子建成解遣囚俘黑闥衆賊來降

城西走州縣皆叛附於劉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乙亥進據洺州十一月庚辰滄州刺史程大買為黑闥所迫棄城走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強不敢進　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得以便宜從事　己亥齊王元吉遣兵擊劉十善於魏州破之　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之　十二月戊午劉黑闥陷恆州殺刺史王公政　癸亥幽州大總管李藝復廉定二州　甲子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降將卒六千人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疎皆聽直入卧內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以功進封道國公　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擊范願破之　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卒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未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橋未成不得度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衆遂大潰棄仗來降大軍度橋追黑闥度者纔千餘騎橋壞由是黑闥得與數百騎亡去

六年春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

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
斬黑闥十善
徐圓朗為野人所殺

黑闥黑闥為官軍所迫犇走不得休息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饋之食食未畢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洺州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二月丙寅徐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走為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張溥曰唐赦王世充殺竇建德蕭銑世識其失刑未幾果有劉黑闥之亂黑闥與建德少相友善後亡命為盜吏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乃歸建德封漢東郡公委以斥候每乘隙奮奇入敵中出不意兵多摧克軍中號神勇凡人幼少結納壯大同事雖為盜亦各有類也建德死黑闥還匿漳南杜門不出然古來跳躍百戰勁賊假王未聞槁馘户牖即窮困無聊雜於農夫傭保此其人豈肯鉏菜老哉唐祖用人非長建德舊將散在民間既不能殺之又不能用之彼無半城之寄寸組之賞足以係累其心縱官吏不分捕郡縣不呼討亦有羣為盜耳漢定天下功臣偶語沙中子房即懼其反羣盜放蕩不納繩墨徒出使者望道路是激速亂也劉雅願守耕桑眾共殺之黑闥方種蔬見諸將來即椎牛享士襲破縣城不數月間遂復建德故地善戰如李世勣羅士信等皆非其敵李玄通不肯從賊酒酣舞劍而死史萬寶擁兵不進坐喪淮陽王道玄二臣忠逆殊顧其勢則危急秦王克平山東黑闥尚能為禍崔元遜諸葛德威彼所署將誘以飲食始見執窮寇再奮中原幾震麋虎豹者無術忽遘蠆者受螫也韓信囊濰水以破龍且秦王壅洺水以敗黑闥用兵之神殊世合轍異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四

高祖欲立世民為太子固辭乃止

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

太宗平内難

唐高祖武德五年　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游獵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上晚年多内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或言蒸於張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祕莫能明也是時東宫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宫親戚横長安中奪人田宅恣為非法有司不敢詰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宫晝夜通行無復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雒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雒陽選閱隋宫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為其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於上上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上曰敕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上遂發怒責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它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横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僮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復怒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為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辯析上終不信世民每侍宴宫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

王珪魏徵說太子擊劉黑闥元吉欲刺世民建成止之

爾朱煥橋公山等告太子舉兵事楊文幹遂反高祖使世民討之欲廢建成後聽妃嬪及封德彝言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

終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上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為秦王所容無孑遺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上為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頍之兄子也

七年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為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嶲州慶州都督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豳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謩勸之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官屬於毛鴻賓堡以十餘騎往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飼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

房玄齡引杜淹入天策府

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夏六月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為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宮官屬將卒繼至者皆令三十人為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之營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巂州挺沖之子也初洛陽既平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建成益為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　秋七月楊文幹襲陷寧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秦王世民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為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宇文穎誅之　上欲徙都以避突厥秦王世民諫止之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上每有

元吉誣告張亮　建成召世民飲酒酖之

高祖遣世民還雒建成元吉謀止之　高祖將罪世民陳叔達諫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高祖不聽

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九年夏六月丁巳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旣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雒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温大雅鎭雒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滎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雒陽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雒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上幸西宮問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雒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邇吾思汝卽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雒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雒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illegible]

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勸秦王誅建成元吉

尉遲敬德不受建成元吉招

元吉譖敬德下獄世民固請得免

元吉譖出程知節

段志玄不受元吉之誘

建成元吉譖逐玄齡如晦

李靖李世勣不肯與誅建成元吉之謀世民重之

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下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幷以書招之曰願迂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以為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既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尚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車騎將軍三水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

無忌敬德等勸世民先事圖建成元吉

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睚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為憂大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為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實嘗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

世民密召玄齡如晦定計

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

傅奕奏秦王當有天下

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

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

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

世民射殺建成敬德射殺元吉

蕭瑀陳叔達請委秦王以國務

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為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君弘顯雋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府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為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

世民吮上乳號慟五子元吉五子

敬德請赦建成元吉支黨

世民釋馮立謝叔方薛萬徹

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出宣敕衆然後定上又使黄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奬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絶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爲太弟故元吉爲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爲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嚮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

張溥曰秦王世民之殺建成元吉儒者以爲猶鄭伯之克段抑其事埶殊矣共叔段雖姜氏愛子鄭武公未嘗許立也莊公卽位段於情則君之寵弟於情則國之人臣莊公以兄訓弟以君制臣納之以義甯敢作慝必養成其惡而後殺之春秋所以惡其忍也唐之建成於取天下無尺寸功又驕不惜士人心不附立爲太子高祖之愚也齊王元吉不惟無

功且棄太原其罪當斬高祖姑息不誅成彼邪心復聽譖言欲搖秦王父猶瞽瞍二子猶象欲為舜者其難哉象心欲殺舜其勢與力不能殺舜建成元吉勢力厚矣操秦王日急坐而待死即舜當其時必不然周公誅管蔡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於商辟者法也其辭始以乃繼以致者不忍之至也周公以王法討亂臣非世閱牆者比三叔可死者死之可生者生之公在天下慈則家人然即使管叔不死彼亦必不能殺成王建成元吉則殺秦王必矣建成殺秦王元吉必殺建成秦王殺建成元吉死者止建成元吉耳建成元吉殺秦王豈特無建成元吉直無唐也建成元吉死高祖拱手無言讓位秦王設建成元吉殺秦王度高祖亦不能問也秦王之失惟倉卒手刃夷戮諸子猶有遺譏若夫兄弟不容危在宗廟痛而一割直其所遭之不幸豈與鄭伯處心積慮等哉魏徵王珪不能勸建成為秦伯而啟以立功固寵之謀管仲射鉤寺人斬袪彼猶愧之尉遲敬德躍馬禁殿擐甲海池似以兵劫君然士死知己忠無二君未可非也高祖天下得之秦王凶子害之嬖御讒之秦王幾死何怪漢高殺韓信誅布越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六

太宗易太子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太宗即皇帝位　冬十月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生八年矣

太宗貞觀七年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

于志寧孔穎達數直諫太子

太子遣張師政紇干承基殺志寧不果

魏王泰上括地志

褚遂良諫月給踰太子

魏徵諫令泰徙居武德殿

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十三年太子承乾順以遊獵廢學右庶子張玄素諫不聽

十四年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禁中擊鼓玄素叩閤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宮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

十五年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志寧上書以為自易牙以來宦官覆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竟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勖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脩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輳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愛魏王常

玄素諫太子用物無限太子令戶奴擊之幾斃

遂良言太子諸王宜有定分

上令魏徵傅太子

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時人不以為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夏六月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為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況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令戶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秋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為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啟窺窬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輒迎拜斂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答不暇宮省祕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鑪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

太子與漢王元昌游戲

韋挺杜楚客為泰要結朝士

太子遣人詐為泰罪惡

帝殺稱心等

太子養紇干承基等謀殺泰

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辮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於地衆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為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上嘉之賜二人金帛以風勵太子仍遷志寧為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為二隊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氈甲操竹矟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娛樂有不用命者披樹撾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人營與漢王分將觀其戰鬬豈不樂哉又曰我為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衆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黄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為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託潛為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與同臥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又曰

侯君集勸太子反

漢上元昌勸太子反

李安儼趙節杜荷勸太子反

承基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鞫之

賜元昌自盡於家羣臣皆伏誅

魏王為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若有敕召宜密為之備太子大然之厚賂侯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儼使詗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為之力戰上以為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衞安儼深自託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母曰長廣公主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公主皆為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引兵入西宮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　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為庶人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以紇干承基為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侯君集被收賀蘭楚石復詣闕告其事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承乾往來啟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以為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蹉跌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擊取二國乞全一子以奉祭

江夏王道宗預料君集為亂

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

遂良請措置晉王

魏王泰以言懼晉王治上心始悔

二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定立晉王治

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麤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為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耶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愍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悞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為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為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内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

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如何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敕門司盡辟其騎引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丙戌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酺三日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張溥曰常山愍王承乾與濮恭王泰高宗治皆文德皇后所生承乾八歲時敏惠著聞太宗在亮陰委決庶政有大體長而頑淫非意所期也晉適幼慧後漸奢虐隋勇好學獨多內嬖繼體之君習非則易習善則難為之父者師傅教諭甯不兢兢然適死於南風勇廢於獨孤適當人倫之變禍患萋菲不能自明承乾遭遇太宗而敗德日甚是誰咎哉孔穎達令狐德棻于志甯張玄素趙弘智王仁表崔知機等皆天下選備位宮臣每發規論太宗必厚賜金帛冀以感勵太子後又遣魏徵往傅寄託深重周昌相趙王汲黯相淮南護愛子而格非心用意至矣承乾狂暴不聞悔過更忌魏王泰欲謀殺之侯君集素懷怏怏利國有釁勸其決反李安儼趙節杜荷鑱血同盟攘臂呼亂唐開基日淺臨湖未幾又圖西宮父子兄弟甯堪再刃哉泰著書下士窺望儲副承乾既敗復脇晉王帝心不平幽之北苑太子之位天位也泰以有心而失治以無心而得始信才智不可過用庸懦未始非

福也紇干承基承乾所養刺客犇走效用同逆已久會治齊王祐反事懼誅告變身欲脫死忍訐尊親罪當無赦反爵平棘縣公江充重賞戾園益悲漢武作思子之宮唐宗封不義之侯何相背也承乾廢後岑文本劉洎勸帝立泰長孫無忌獨請立治執持雖正後幾覆唐室使泰得立其無武氏之禍乎然天欲亂唐則與武欲與武則立治太宗且不能違況無忌哉紂立而殷亡漢惠立而呂后亂此皆不可以後日之異變訾當日之守經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六終

卷二十一

DS
735
.A2
L5
v.21

突厥急攻雁門樊子蓋虞世基請煬帝詔停遼東之役畢師詩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六十七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太宗平突厥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秋八月。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
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
為始畢所寵任矩詐與為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
相為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
壬申車駕馳入雁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癸酉突厥圍雁門上下惶怖撤民屋以為守禦之
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雁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門崞不下突厥
急攻雁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
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尚
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
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為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為突厥
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
庸有何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
衆心皆安人自為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為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
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

李世民說雲定興多齎旗鼓為疑兵以退突厥

煬帝求救于義成公主始畢乃解圍

李淵擊突厥屢捷

咄苾聽薛舉謀入寇唐高祖遣宇文歆以計止之

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衆皆踊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為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十二年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衆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

恭帝義寧元年夏五月突厥數萬衆寇晉陽唐公李淵舉兵劉文靜說淵結突厥為援告突厥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使康鞘利送馬千匹為互市劉文靜使突厥請兵秋八月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馬二千匹來至事並見高祖興唐

唐高祖武德元年　初五原通守櫟陽張長遜以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為割利特勒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啟民可汗之子咄苾號莫賀咄設建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莫賀咄設許之唐主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且為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夏四月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即以長遜為五原太守長遜又詐為詔書與莫

賀咄設亦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　五月辛未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彊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之　秋九月上遣從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鄭元璹以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　冬十月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坐以寵之

二年閏二月突厥始畢可汗將其衆渡河至夏州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會始畢卒子什鉢苾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設為處羅可汗處羅以什鉢苾為尼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候將軍高靜奉幣使於突厥至豐州聞始畢卒敕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為朝廷致賻突厥乃還　夏六月己酉突厥遣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舉哀於長樂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　秋八月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總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餘里破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三年秋七月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九月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恭仁擊之為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　冬十一月梁師都遣其尚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為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

處羅聽梁師都言使咄苾等入寇

處羅卒義成公主以奥射設醜弱更立咄苾號頡利可汗

劉世讓擒倫特勒

楊可汗旣亡天下將悉為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為師都請為鄉導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幷州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會竇建德之師自滏口西入會於晉絳莫賀咄者處羅之弟咄苾也突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苾也處羅又欲取幷州以居楊政道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義成公主以其子奥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賀咄設號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告處羅之喪上禮之如始畢之喪　十二月突厥倫特勒在幷州大為民患幷州總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

四年春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為燕州總管　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妻隋義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昔啓民為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楊政道以伐之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　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擊卻之　夏四月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雁門李大恩擊走之　戊申突厥寇幷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表裏寇幷州上遣太常卿鄭元璹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遇疾卒國人疑元璹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瓌不從亦留之又留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　五月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將擊之叔良中流矢師旋六月戊子卒於道　秋八月癸卯突厥寇代州總管李大恩遣行軍總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辰進圍崞縣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衆少據城自守突厥不敢

封德彝請戰勝突厥然後與和

鄭元璹説頡利偃和親

逼月餘引去　九月突厥寇幷州遣左屯衛大將軍竇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等擊之　甲申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破之師道恭仁之弟也　高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為寇恆定幽易咸被其患

五年春三月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婚頡利乃遣漢陽公瓌鄭元璹長孫順德等還庚子復遣使來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那德等還幷州總管劉世讓屯雁門頡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不克月餘乃還　夏四月壬申代州總管定襄王李大恩為突厥所殺先是大恩奏稱突厥饑饉馬邑可取詔殿內少監獨孤晟將兵與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晟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頡利可汗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未至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衆潰而死上惜之獨孤晟坐減死徙邊　五月突厥寇忻州李高遷擊破之　秋八月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子和將兵拒之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雁門己未寇幷州別遣兵寇原州庚申命太子出幽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禦之李子和趨雲中掩擊可汗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辛酉上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璹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己巳幷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顗破突厥斬首五千餘級　丙子突厥寇廉州戊寅陷大震關上遣鄭元璹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塡溢山谷元璹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辯詰頡利頗慙元璹因説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

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璹自義甯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　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師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岡鎮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壬寅定州總管雙士洛等擊突厥於恒山之南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　冬十一月乙酉封略陽公道宗為郡王道宗為靈州總管梁師都遣弟洛兒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連結遣其郁射設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

六年夏五月丙申梁師都將辛獠兒引突厥寇林州　戊戌苑君璋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李寶言擊走之　癸卯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將兵邀擊破之　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邑來降先是前幷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為寇良以馬邑為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為勇將卽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璋高滿政說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從滿政因衆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之亡奔突厥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壬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　丁卯苑君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為朔州總管封榮國公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於臘河谷破之　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李高遷為虜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將兵屯北邊秦王世民屯幷州以

高祖聽曹般陁言殺劉世讓

杜士遠殺高滿政降于突厥

竇靜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

備突厥八月甲辰突厥寇眞州又寇馬邑　己未突厥寇原州　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鎮癸酉又寇渭州　九月庚寅突厥寇幽州　壬寅高開道引突厥二萬騎寇幽州　突厥惡弘農公劉世讓為己患遣其臣曹般陁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為亂上信之冬十月丙午殺世讓籍沒其家　秦王世民猶在幷州己未詔世民引軍還　初上遣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邑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千人斬關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衆攻城滿政出兵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軍總管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還保崞城會頡利遣使求婚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頡利欲解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頡利以高開道善為攻具召開道與之攻馬邑甚急頡利誘滿政使降滿政罵之糧且盡救兵未至滿政欲潰圍走朔州右虞侯杜士遠以虜兵盛恐不免壬戌殺滿政降於突厥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上以滿政子玄積為上柱國襲爵丁卯突厥復請和親以馬邑歸唐上以將軍秦武通為朔州總管　突厥數為邊患幷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幷州大總管靜抗之子也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幷州之境從之　十二月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擊走之

七年春三月丁酉突厥寇原州　夏五月辛未寇朔州　六月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擊破之　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卻之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甯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邀其歸路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

高祖徙都避突厥建成元吉裴寂皆贊成之秦王世民力諫請討

頡利突利二可汗入寇秦王以計間之乃請和

之　癸未突厥寇陰盤　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虛言也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　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卻之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為憂世民與虜遇於豳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何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鬬獨出與我鬬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它意更欲與王申

突利自託於秦王

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卻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何復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説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杜陽谷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上引升御榻慰勞之思摩貌類胡不類突厥故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歷處羅頡利世常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既入朝賜爵和順王　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　九月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　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八年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為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為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夏四月甲寅涼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襲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　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及彈箏峽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為行軍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郎温彥博為長史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　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　丙辰代州都督藺謩與突厥戰於新城不利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遷趨大谷以禦之丁巳命秦王屯蒲州以備突厥

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幷州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沁韓三州　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壬申幷州道行

張瑾大敗溫彥博被執

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大谷全軍皆沒瑾脫身犇李靖行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庚辰突厥寇靈州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丙戌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厥之賀咄設陷幷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藺謩擊破之　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　突厥寇蘭州　冬十月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　十一月戊戌突厥寇彭州

歐陽胤謀襲可汗牙帳事泄被囚

九年春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　三月辛亥突厥寇靈州　癸丑南海公歐陽胤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癸未突厥寇西會州　五月戊戌突厥寇秦州　丙午突厥寇蘭州　六月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　秋七月己丑柴紹破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　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　癸亥詔傳位於太子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　初稽胡酋長劉仚成帥衆降梁師都師都信讒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師都浸衰弱乃朝於突厥為之畫策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進至武功京師戒嚴　己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

太宗囚執失思力自詣渭水上責頡利懼而請和

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豳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固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丁未上引諸衛將卒

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

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

之能禦寇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

太宗貞觀元年夏五月苑君璋帥衆來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退保恆安其衆皆中國人多棄君璋來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君璋請約契上皇遣鴈門人元普賜之金劵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君璋猶豫未決恆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恆安地險城堅突厥方彊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送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上以君璋為隰州都督芮國公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疏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初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敕勒相帥叛之附於頡利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叛之頡利不能制事見唐平鐵勒　頡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鄭元璹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

頡利怒撻突利突利怨之表請入朝

劉文等知突厥可取上表請兵

梁洛仁殺師都以城降

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二年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衆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夏四月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為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其地為夏州　秋九月己未突厥寇邊朝臣皆請修古長城

張公謹言突厥六可取

突利入朝

李靖襲破定襄頡利徙牙於磧口

發民乘堡鄣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埽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鄣塞乎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壻禮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為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糇糧乏絕四也頡利疎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衆來降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甘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捕虜千餘口　庚申以行幷州都督李世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為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為暢武道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庚寅突厥郁射設帥所部來降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

康蘇密以隋蕭后楊政道來降

李靖李世勣襲破頡利殺義成公主

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乙亥至京師先是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有潛通書啟於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鞫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彊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事何須問也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　二月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於鐵山餘衆尚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三月戊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為右武侯大將軍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衆四萬來降丙子以突利可汗為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啟民母弟蘇尼失為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突利之來犇也頡利立之為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犇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荒谷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

任城王道宗逼使蘇尼失執頡利張寶相奄至其營俘送京師太宗數頡利五罪

上不聽顏師古李百藥竇靜魏徵等言獨用温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於中國

張寶相帥衆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之地遂空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彊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為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大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淩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犇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臣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為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寘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温彥博以為徙於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為突厥世為寇盜百

以突利為順州都督

上嘉阿史那思摩忠使統頡利舊衆

欲谷設來降

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畱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絶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五月辛未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啓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為大可汗奄有北荒爾父始畢反為隋患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懲啓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為都督爾宜善守中國　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為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為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侯大將軍尋以為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衆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奈為豐州都督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甯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為北撫州都督壬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為北安州都督　秋八月戊午突厥欲谷設來降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奔高昌聞突厥為唐所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屬七城來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

頡利容貌羸憊

阿史那社爾來降留之長安尚南陽長公主

五年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

六年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憊上見而憐之以虢州地多麋鹿可以遊獵乃以頡利為虢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冬十月癸未復以為右衞大將軍

七年冬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

十年春正月辛丑以突厥拓設阿史那社爾為左驍衞大將軍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為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斂諸設或鄙其不能為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於我足矣諸設慚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將其餘衆走保西陲頡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自稱荅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為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為先可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鎮撫今遽捨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咥利失可汗立社爾之衆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來降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於長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典屯兵於苑內

結社率誣告突利謀反上薄之不進秩遂謀作亂被誅

上厚遇阿史那忠

李世勣在并州十六年民夷懷服

十三年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宮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居家無賴怨突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開門辟仗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鶻夜伏於宮外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於嶺表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詔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言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為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復立為可汗願萬世子孫恆事陛下又遣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為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

十四年春三月丙辰置甯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突厥俟利苾可汗始帥部落濟河建牙於故定襄城有戶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為部落之長願子子孫孫為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從家屬入長城詔許之　冬十月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

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薛延陀合兵二十萬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上命發兵與李思摩共為掎角唐兵縱擊薛延陀追至漠北事見唐鐵勒

十八年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北渡河有衆十萬勝兵四萬人俟利苾不能撫御衆不愜服十一月戊午悉棄俟利苾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以為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狄為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顧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俟利苾入朝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為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衆欲奉以為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強車鼻不敢當帥其衆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種有勇略為衆所附恐為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衆稍稍歸之數年間勝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又請身自入朝詔遣將

車鼻請入朝竟不至遣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

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為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

二十三年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其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　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蘇農等六州隸定襄都督府

高宗永徽元年夏六月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至金山擒之以歸其衆皆降　秋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將軍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以高侃為衛將軍於是突厥盡為封內之臣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領瀚海金徽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

張溥曰冒頓强於秦末始畢大於隋季蓋中國戰爭則夷狄坐寬豪傑並攻則非族日長卽素所服屬忽紀羈勒擅并兼指大於股操人輕重其埶然也始畢可汗咄吉者本啟民子乘大業之亂華人走依羣胡奉役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崛起為盜咸臣尊之唐高祖興晉陽亦屈節求助雖多請馬少請兵有王者權略然既資其力不能不為彼下雪恥除兇義存隱忍啟民身鋤香草始畢使升御座父賤為奴子豪為帝盛衰豈不以時哉隋義成公主始妻啟民繼妻始畢三妻處羅處羅死嫌子與射設陋弱更妻其弟咄苾是為頡利可汗而始畢子什鉢苾長別立為突利可汗其時公主失行不異千金而突厥勢貳漸等都藍衰亂所繇始也關中屢驚高祖欲徙都出避秦王世民固諫願假數年之期生縶頡利致於闕下蓋彼所縱橫出勝者唯二可汗抑知秦王得因其隙

而用之者亦以二可汗故也隴阪陳師突利託款突厥盛氣而來無所加於唐獨與秦王結兄弟耳秦王既為天子二可汗乘其新喪初立直抵郊甸天子輕騎詣渭水上責彼負約懼而請和又縱使歸不伏兵掩擊先耀以强後服以仁文王整旅宣王飭車德威備矣頡利弱亂突利先歸李靖進兵風行草偃不折弓矢兩可汗俱為唐臣頡利死京師突利死幷州生長蠻夷死葬中原瀛東起冢墓碑有文魂魄有知尚依唐室此又空幕南穹廬帳者所未有也突厥降衆宜縱還故土毋留中國帝違羣議獨用温彥博策分處河南亡何結社率畢犯行營方悔其失始固謂王者大無外而不知戎狄豺狼終不可邇也然幸發之者蚤治之者疾唐遂無晉代五胡之患則魏徵等言猶見施行不與江統同棄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八

唐平鐵勒

唐太宗貞觀元年　初突厥既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薛延陀與諸部為最彊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共推契苾哥楞為易勿真莫賀可汗居貪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鉢為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匱可汗兵復振薛延陀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率其部落七萬餘家附於頡利可汗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

乙失鉢之孫夷男使附頡利後叛之

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為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設頡利不能制

太宗冊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

二年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為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間道齎冊書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部落皆屬焉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遣其弟特勒入貢（事見唐平突厥）

拜真珠二子為小可汗以分其勢

十二年　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空虛薛延陀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揵山北獨邏水南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拔酌頡利苾主南北部上以其彊盛恐後難制秋八月癸亥拜其二子皆為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上賜璽書諭突厥李思摩令率所部建牙河北

十三年秋七月詔李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突厥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恆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度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踰分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

真珠擊思摩上遣張儉等討之

李世勣大破大度設

十五年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回紇靺鞨霫等兵合三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十一月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精兵及奚霫契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為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朔方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為慶州道行軍總管出雲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彊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為掎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十二月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初薛延陀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為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衆自赤柯濼北走世勣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矟直前衝之薛延陀衆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為唐兵縱擊斬首二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

房玄齡勸與真珠和親

八九李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為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彊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

十六年秋九月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來請昏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鏡一　冬十月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彊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彊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遽為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真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上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猶魚趨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為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契苾何力不肯歸薛延陀

上保何力不叛

十七年閏六月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群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賚甚厚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

何力進絕婚之策上從之

褚遂良諫絕真珠婚上不聽

上言羣臣知古不知今

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昏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兩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真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為所留悔之無及真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漢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庫廄真珠調斂諸部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為聘財未備而與為昏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褚遂良上疏以為薛延陀本一俟斤陛下盪平沙塞萬里蕭條餘寇犇波須有酋長璽書鼓纛立為可汗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婚媾西告吐蕃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夷宴樂終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為國家惜茲聲聽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為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彊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彊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為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併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為害

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彊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真珠思摩數相攻

十八年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度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豫蓄輕騎於漢北欲擊之上遣使戒敕無得相攻真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為至尊克之當翦為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為至尊誅之自是數相攻

真珠死拔灼殺曳莽而自立

拔灼入寇執失思力擊敗之

十九年上之將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為寇宜亟來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真珠陷以厚利真珠懾服不敢動九月壬申真珠卒上為之發哀初真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為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嫡子拔灼為肆葉護可汗居西方統薛延陀詔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灼不協真珠卒來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圖己先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　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上遣左武侯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偽退誘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薛延陀大敗追犇六百餘里耀威磧北而還多彌復發兵寇夏州十二月己未敕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

回紇攻殺拔灼薛延陀餘衆復立咄摩支為可汗

咄摩支南奔世勣招降之

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鎮勝州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寧鹽慶五州兵鎮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備不能進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可汗輕騎遁走部內騷然矣　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暱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吐迷度與僕骨同羅共擊之多彌大敗夏六月乙亥詔以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以擊薛延陀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回紇攻而殺之并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俟斤互相攻擊爭遣使來歸命薛延陀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聞咄摩支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為磧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敕勒共圖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己丑上手詔以薛延陀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　李世勣至鬱督軍山其酋長梯真達官帥衆來降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詣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勣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

上作詩序事勒石靈州

詔以回紇等部為府部勒諸酋長分置六十八驛

萬餘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　八月己巳上行幸靈州　江夏王道宗兵既度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衆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首長皆喜頓首請入朝庚午車駕至涇陽回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為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首長璽書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内屬請同編列並同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為奴等天可汗子子孫孫常為天至尊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冬十二月戊寅回紇俟利發吐迷度僕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俟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酋長皆來朝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命有司厚加給待每五日一會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詔以回紇部為瀚海府僕骨為金微府多濫葛為燕然府拔野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府思結為盧山府渾為皋蘭州斛薛為高闕州奚結為雞鹿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為榆溪州思結別部為蹛林州白霫為寘顏州各以其首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

吐迷度私稱可汗

奏稱臣等既為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為表疏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李素立撫夷落以恩信

夏四月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皐蘭等七州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為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為獻素立唯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

六月丁丑詔以隋末喪亂邊民為戎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贖還

烏紇襲殺吐迷度元禮臣誘斬之

二十二年秋八月辛未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陀餘寇

冬十月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母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皆突厥車鼻可汗之壻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為瀚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斬之以聞上恐回紇部落離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遣甲戌以回紇吐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婆閏為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瀚海都督

比粟毒犯邊詔鄭仁泰等討之

高宗龍朔元年冬十月回紇酋長婆閏卒姪比粟毒代領其衆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為副鴻臚卿蕭嗣業為仙萼道行軍總管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為副將兵討之審禮德威之子也

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聞唐兵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阬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

楊德裔劾仁泰仁貴等罪

何力斬亂首二百餘人九姓遂定

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仁泰等將至皆迎降仁泰等縱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士虜相帥遠遁將軍楊志追之為虜所敗候騎告仁泰虜輜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將輕騎萬四千倍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蕚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棄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軍還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仁泰等誅殺已降使虜逃散不撫士卒不計資糧遂使骸骨蔽野棄甲資寇自聖朝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雖矜所得不補所喪並請付法司推科詔以功贖罪皆釋之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其餘衆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九姓遂定

三年春正月左武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悉平之 二月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以磧為境磧北州府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

總章二年秋八月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為安北都護府

張溥曰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在鐵勒諸部最雄張其於突厥叛服不常夷男之時頡利政亂天子方圖頡利乃冊書拜夷男為可汗賜鼓纛將以樹敵突厥攜其支黨視漢通月氏大夏烏孫以分匈奴西方援國尤事逸功倍也阿史那思摩頡利族人忠誠獻順天子嘉其義立為可汗使還故疆興滅繼絕朝廷厚德風動蠻

夷夷男不慕中國之仁驅擊思摩牙帳內徙此在與國為乘危天朝為負固問罪之師其何能已王師數出天子厭兵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夷男國家之辱莫有大焉契苾何力慮人忠孝心如鐵石獨持議絕婚進策見用公主不出夷男憤死二子爭殺諸部歸命片言搏俎遂平敕勒厥功茂矣自古議夷狄者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則無策無策者何和親是也漢武帝通西域遣江都王女妻烏孫王昆莫死岑陬欲尚之公主慙恚不肯聽上書言狀報從其俗其後翁歸靡元貴靡等紛請無忌也蕭望之奮發大義請賜謝絕徵還少主邊境謐安累世積恥一朝而復至今榮之房玄齡褚遂良唐社稷臣昧於禮誼堅為夷男求婚降良人於穹廬于帝女以蒸報是徒循婁敬之陋說而不明望之之達識也太宗神武內斷詔夷男親迎中道停絕病死沙磧於是拔灼殺曳莽回紇殺拔灼咄摩支來歸京師十一姓趨款靈州帝坐勞之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為爾深廣之作詩勒石告廟賜酺其所以功高百王威行窮海惟在善聽何力若羣臣錄錄狃小信忘大經見猶房褚苟用其言必為世笑趙充國譏凡公卿班超惡文俗吏有以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九

婆實與處羅母向氏入朝遇達頭亂留長安

唐平西突厥

隋煬帝大業元年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葉護可汗所虜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之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illegible]

鐵勒叛處羅立兩可汗

斤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為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為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三年冬十月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燉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帝使裴矩慰撫之

崔君肅說處羅受詔

四年春正月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詔書慰諭之處羅見君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之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為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啓民舉其部落百萬之衆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共滅可汗耳羣臣咸欲從啓民之請天子旣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乎處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

裴矩請拜射匱為大可汗使討處羅

七年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韋節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彊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

煬帝遣裴矩與向氏曉諭處羅入朝

分處羅之衆為三

處羅降唐

射匱卒統葉護立

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善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為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畱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緣道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乙未處羅來朝於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怏怏之色

八年春正月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為三使其弟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於會寧又使特勒大柰別將餘衆居於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賜號曷婆那可汗賞賜甚厚

唐高祖武德元年冬十二月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來降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二年秋七月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入貢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於隋隋人畱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厥厥為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幷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

九月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上不許羣臣皆

高祖縱北突厥使者殺處羅

裴矩請許統葉護婚以威頡利

頡利阻統葉護婚

李大亮請罷招慰

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為患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迴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飲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

八年夏四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寇方彊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

太宗貞觀元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未成婚

二年冬十二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為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為莫賀咄俟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服弩矢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為可汗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為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昏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

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獘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

肆葉護擊殺莫賀咄諸部推為大可汗
肆葉護滅乙利陰欲圖泥孰為二部所攻出奔康居死國人立泥孰為咄陸可汗
咄陸死同娥設立

羈招慰為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為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歸之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為泥孰設所殺諸部兵推肆葉護為大可汗

六年秋七月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為薛延陀所敗肆葉護性猜很信讒有乙利可汗功最多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之泥孰犇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肆葉護輕騎犇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遣使內附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因立咄陸為奚利邲咄陸可汗

八年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為沙鉢羅咥利失可汗

九年冬十月乙亥處月初遣使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十二年　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姓咥利失失衆心為其臣統吐屯所襲咥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會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咥利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既立與咥利失大戰殺傷甚衆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咥利失

十三年西突厥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咥利失窮蹙逃犇鏺汗

薄布建南庭咄陸建北庭

薄布入貢立為可汗

咄陸擊殺薄布

郭孝恪擊敗咄陸拔處月滅降處密衆

而死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護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咄陸建庭於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燖觸水昆等國皆附之以伊列水為境

十四年侯君集之討高昌也西突厥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為高昌王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

十五年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為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為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若不得立為怨實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彊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

十六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幷其衆又擊吐火羅滅之自恃彊大遂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乙毗咄陸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處密之衆而歸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為聖王為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讁徒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

太宗悔不聽褚遂良言立高昌子弟

咄陸殺泥孰啜部衆憤亂請廢之而立乙毗射匱咄陸西奔吐火羅

乙毗射匱入貢

乙毗射匱迫逐咄陸阿史那賀魯帥衆內屬

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它人之手足奈何廉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不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乙毗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孰啜輒奪取之乙毗咄陸怒斬泥孰啜以徇衆皆憤怨泥孰啜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衆散走保白水胡城於是弩失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詣闕請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上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之子為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者帥諸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乙毗咄陸出兵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咄陸自知不為衆所附乃西犇吐火羅

二十年夏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婚上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疎勒朱俱波葱嶺五國以為聘禮

二十二年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以阿史那賀魯為葉護居多邏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始蘇歌邏祿失畢五姓之衆乙毗咄陸犇吐火羅乙毗射匱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夏四月乙亥賀魯帥其餘衆數千帳內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賀魯聞唐兵討龜茲請為鄉導仍從數十騎入朝上以為崑丘道行軍總管厚宴賜而遣之　冬閏十二月戊寅以崑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泥伏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

咥運說父賀魯擊破乙毗射匱併其衆

賀魯入寇詔梁建方等討之

高德逸生擒朱邪孫注

咄陸卒其子頡苾達度設與五弩失畢擊破賀魯

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

二十三年春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都護戊子、以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瑤池都督、

高宗永徽二年、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駱弘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寶明說賀魯令長子咥運入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咥運乃說其父擁衆西走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衆建牙於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啜弩失畢五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咥運為莫賀咄葉護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 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殺略數千人詔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侯將軍薛孫吳仁為副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 冬十二月壬子處月朱邪孫注殺招撫使單道惠與突厥賀魯相結

三年春正月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孫注於牢山孫注夜遁建方使副總管高德逸輕騎追之行五百餘里生擒孫注斬首九千級

四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卒其子頡苾達度設號真珠葉護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共擊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級

五年閏四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州

高宗遣元禮臣冊頡苾達度設為可汗賀魯拒之竟不冊拜而歸

蘇定方大敗西突厥王文度害其功收軍不許深入

文度殺羣胡取其財獨定方不受

六年夏五月癸未以右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為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西突厥頡苾達度設數遣使請兵討沙鉢羅可汗冬十一月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冊拜頡苾達度設為可汗禮臣至碎葉城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前頡苾達度設部落多為沙鉢羅所併餘衆寡弱不為諸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

顯慶元年秋八月辛丑蔥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西突厥與歌邏祿處月二部戰於榆慕谷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斬首三萬級　冬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施等二萬餘騎繼至前軍總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緜亙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節曰今茲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成敗之法耳何急而為此自今常結方陳置輜重在內遇賊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恃勇輕敵委文度為之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士卒終日跨馬被甲結陳不勝疲頓馬多瘦死定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賊必敗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為大將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令事必不然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恆篤城有羣胡歸附文度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為賊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為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度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官

二年春閏正月庚戌以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發回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嗣業鉅之子也初右衛大將軍阿史

薛仁貴請歸泥孰妻子泥孰喜願共擊賀魯

那彌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帥衆來降至是詔以彌射步真為流沙安撫大使自南道招集舊衆　冬十二月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懶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右領軍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賀魯為賀魯所破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賀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賚使彼明知賀魯為賊而大唐為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共擊賀魯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定方將唐兵及回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攢矟外向自將騎兵陳於北原沙鉢羅先攻步軍三衝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犇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衆來降沙鉢羅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時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陸部落聞沙鉢羅敗皆詣步真降定方乃命蕭嗣業回紇婆閏將胡兵趨邪羅斯川追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將新附之衆繼之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蹋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衆至雙河與彌射真兵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沙鉢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沙鉢羅與其子咥運壻閻啜等脫走趣石國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為沙鉢羅所掠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軍還沙鉢羅至石國西北蘇咄城人馬飢乏遣人齎珍寶入城市馬城主伊沮達官詐以酒食出迎誘之入閉門執之送於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

定方與蕭嗣業乘勝追擒賀魯以阿史那彌射為興昔亡可汗步真為繼往絕可汗

賀魯死葬頡利墓側

興昔亡斬頡苾達度設

繼往絕說蘇海政殺興昔亡部落離心繼往絕尋卒

授之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為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真為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遣光祿卿盧承慶持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真與承慶據諸姓降者準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三年阿史那賀魯既被擒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為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冬十一月甲午獻於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種落為六都督府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賀魯尋死葬於頡利墓側

四年春三月壬午西突厥興昔亡可汗與真珠葉護戰於雙河斬真珠葉護

龍朔二年冬十二月颶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至興昔亡之境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謂海政曰彌射謀反請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集軍吏謀曰彌射若反我輩無噍類不如先事誅之乃矯稱敕令大總管齎帛數萬段賜可汗及諸酋長興昔亡帥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鼠尼施拔塞幹兩部亡走海政與繼往絕追討平之軍還至疎勒南弓月部復引吐蕃之衆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皆以興昔亡為冤各有離心繼往絕尋卒十姓無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餘衆附於吐蕃

咸亨二年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匐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陸

定方擒阿悉吉 弓月疏勒入朝

裴行儉請遣使者送泥洹師歸國以便宜取阿史那

王方翼大破車薄咽麪西突厥遂平

四年冬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王來降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蘇定方之西討也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麪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鴻臚卿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

調露元年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為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為質在京師宜遣使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仍為安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為己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

永淳元年春二月西突厥阿史那車薄帥十姓反　三月以裴行儉帥右金吾將軍閻懷旦等三總管分道討西突厥師未行行儉薨夏四月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於伊麗水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麪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麪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閻懷旦等竟不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徵入議邊事上見方翼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上視瘡歎息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　初西突厥興昔亡繼往絕可汗既死十部無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興昔亡之子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襲興昔亡可汗押五

擢興昔亡子元慶押五咄陸部落

西繼往絕子斛瑟羅押五弩失畢部落

斛瑟羅入朝烏質勒併其地

烏質勒寒死其子娑葛將攻郭元振元振不動

咄陸部落
二年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繼往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天授元年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爲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内地拜右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

聖歷二年秋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

久視元年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爲平西軍大總管鎮碎葉

長安三年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衆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烏質勒悉併其地

四年春正月丙申冊拜右武衛將軍阿史那懷道爲西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子也

中宗神龍二年閏正月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爲懷德郡王　冬十二月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卧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襲嗢鹿州都督懷德王

景龍二年冬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illegible]

闕啜忠節與娑葛數相攻擊郭元振奏追入朝忠節經周以悌計賂宗楚客紀處訥請留不行發兵擊娑葛元振言不可不從娑葛追兵襲之擒忠節殺馮嘉賓呂守素

遮弩等帥衆犯塞初娑葛既代烏質勒統衆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衆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衞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衞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人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以為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者息兵請和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為吐蕃鄉導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弊勢未能為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為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為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俀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為可汗欲以招撫十姓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雖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疎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

牛師獎戰沒

楚客奏以周以悌代元振元振上娑葛書楚客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以悌流白州

突騎施娑葛請降

都擔叛阿史那獻擒之

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俀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彊寇為援虔瓘等恣為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俀子為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併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為非計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疏勒入寇元帥在疏勒柵於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咼而殺之　癸未牛師獎與突騎施娑葛戰於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葛娑葛遺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讎闕啜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

三年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庚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

睿宗景雲二年冬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為招慰十姓使

[illegible]

蘇祿鳩集餘衆

以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嫁蘇祿

突騎施突厥使者爭長命設東西幕

擔隆其部落二萬餘帳　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伐守忠默啜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幷殺之

三年突騎施守忠既死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衆為之首長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是歲以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

四年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為可汗

五年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衆浸强雖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　秋七月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撥換及大石城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六年夏五月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

七年冬十月壬子冊拜突騎施蘇祿為忠順可汗

十年冬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為交河公主嫁突騎施可汗蘇祿

十四年杜暹為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會暹入朝趙頤貞代為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為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尋遣使入貢

十八年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樓突厥使者豫焉二使爭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騎施曰今日之設為我設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設東西幕突

莫賀達干殺蘇祿都摩度立骨啜攻之

厥在東突騎施在西

二十三年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

二十四年春正月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騎施大破之　秋八月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

二十六年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衆樂為用既尚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為可敦又立數子為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晩年病風一手攣縮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彊其部落又分為黃姓黑姓互相乖阻於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衆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相與連兵以拒唐

二十七年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詧與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九月戊午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帥衆內附仍請徙居安西管內

二十八年春三月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為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為十姓可汗從之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為交河公主　冬十一月突騎施莫

阿史那昕為莫賀達干所殺

賀達干聞阿史那昕為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為可汗。使統突騎施之衆。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

天寶元年夏四月。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至俱蘭城。為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纛官都摩度來降。六月乙未。冊都摩度為三姓葉護。

三載夏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討突騎施莫賀達干。斬之。更請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六月甲辰。冊拜骨咄祿毗伽為十姓可汗。

八載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撥為十姓可汗。

十二載秋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蜜施為突騎施可汗。

張溥曰。東突厥之有西突厥也。鍒木杆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始也。大邏便不容於攝圖。西走達頭。後被虜國人立鞅素特勒子。再傳而及達漫。在隋時頗叛服。分衆為三。唐高祖武德初歸命長安。遽聽統葉護所請。縱使者殺之。曲在唐矣。統葉護為莫賀咄所殺。國人請立泥孰。泥孰不可。迎立咥力。卒殺莫賀咄。忠臣奉君。孝子復仇。兩者無愧。咥力復欲圖泥孰。不仁實甚。旣咥力犇而泥孰立。向背在人。惟義乃附。卽蠻夷猶然。泥孰死。弟同娥設立。統吐屯構叛。部衆復立欲谷設。西突厥又分為二。國勢益不支矣。同娥設犇死。弩失畢部落立其子薄布。居南庭。與欲谷設北庭無相害也。欲谷設復殺薄布。強大驕倨。諸部請廢之。立莫賀咄子為乙毗射匱可汗。阿史那史那賀魯起。幷其衆。盧帳最盛。事唐最反覆。欲谷設孚頡苾請共擊之。蘇定方等銳師再出。賀魯禽獻昭陵。乃命彌射步真分主西突厥地。亡何步真又說蘇海政殺彌射。嗚呼。戎狄無親。爭雄以力。骨肉相攻。彼所不忌

太宗命阿史那社爾等討布失畢

然言其族類則皆父兄子弟也晉室板蕩禍生八王梁祚衰絶兵極六門同室之鬬勝則不忍敗則同盡夷雖非種情勢未殊隋用染干以間雍虞閭唐用突利以制頡利亦突厥之近鑑也而犬羊愚悖不知覺悟是以夷狄攻夷狄夷狄之失計中國之上策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六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

太宗討龜茲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節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

二十二年春三月甲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閒頗能料敵今崑丘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顚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失畢其次也　秋七月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茲　冬十月阿史那社爾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為焉耆王使修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為前鋒右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顚帥衆五萬拒戰鋒刃甫接威引兵偽遁龜茲悉衆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將御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　龜茲王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

社爾擒布失畢羯獵顛

那利引西突厥衆襲城郭孝恪戰死崔義超等力擊破之龜茲人執以降

高宗復以布失畢為龜茲王遣歸國

那利通布失畢妻君臣猜阻高宗囚之

帥者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社爾進軍攻之四旬閏十二月丁丑拔之擒布失畢及羯獵顛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為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死於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衛郎將權祇甫詣諸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為王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為左武衛中郎將

高宗永徽元年　初阿史那社爾虜龜茲王布失畢立其弟為王唐兵既還其酋長爭立更相攻擊秋八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為龜茲王遣歸國撫其衆

顯慶元年秋八月乙巳龜茲王布失畢入朝

三年　初龜茲王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相那利私通布失畢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黨與互來告難上兩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至龜茲東境泥師城龜茲大將羯獵顛發衆拒之仍遣使降於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

羯獵顛拒命布失畢病卒楊冑擒誅之立素稽為龜茲王

詔左屯衛大將軍楊冑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卒冑與羯獵顛戰大破之擒羯獵顛及其黨盡誅之乃以其地為龜茲都督府春正月戊申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為龜茲王兼都督　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復為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

張溥曰焉耆謀叛龜茲王布失畢遣兵佐之太宗赫然議討其夜月食昴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昴胡分數且終乃命阿史那社爾等連師進擊未幾破大城五降小城七百餘虜其王相歸夷虜興亡上應天象即小醜猶然哉郭孝恪楊翟奇士少從李密後歸太宗策破王世充竇建德功出諸臣右焉耆王龍突騎支與西突厥婚約為輔車不朝貢其所恃者都城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繚外唐兵雖神不能渡也孝恪倍道絕水夜傅堞達曙譟而登鼓角轟哄執突騎支以來時天子坐堂上度功萬里料二十二日孝恪必破焉耆蓋彼威勇夙著入虎穴得虎子班超降鄯善耿秉擊車師斯其人也既討龜茲破其國城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長勝之餘謂可談笑制人乃那利收合散亡與城內胡結鼓譟轉襲孝恪鬬死威行窮漠而命廢一城蟻隙潰堤言之烏邑孝恪出營時國人獻言亦云那利出亡勢必為變願謹備之孝恪忽不問父子死敵凡人千勝不當一敗蝮蛇螫手斷腕不及壯士當此難以救矣崔義超曹繼叔募兵再戰那利就擒虜固易制耳狎則噬人屈則稽顙亦視所備者何如也太宗受俘紫微殿待布失畢以不死大唐至仁然那利有殺孝恪罪未可赦也縱之歸國任其蒸逆後復煩斧鉞龜茲方定一時逋誅沒世有害即彼國君何利焉

太宗平高昌

唐高祖武德二年高昌王麴伯雅遣使入貢

六年麴伯雅卒子文泰立

魏徵諫迎西域諸胡

太宗貞觀四年冬十二月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所過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五年春正月癸酉上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於大安宮

六年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焉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

上責麴文泰罪

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內屬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頡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於天雉伏於蒿貓遊於堂鼠噍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謂薛延陀云既為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為拜其使者事

上使侯君集薛萬均等擊文泰

文泰聞唐兵臨磧口憂懼病卒子智盛立君集不襲葬

魏徵諫以高昌爲州縣

人無禮又間鄰國爲惡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爲軍導以擊高昌上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齎繒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　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

十四年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運不給三萬已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爲發疾卒子智盛立軍至柳谷詗者言文泰刻日將葬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獠兒爲前鋒夜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惟尚書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塡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又爲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爲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秋八月癸酉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

君集為有司所劾下獄岑文本疏出之

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為高昌所奪君集奏幷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　冬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於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智盛為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增九部樂為十部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辨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

上欲出高昌婦女與萬均對辨徵諫止之趙元楷以觖君集馬被劾

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辨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病蚛顙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霑其膿而齅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栝州刺史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張溥曰高昌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田地城戊己校尉所治也其王麴伯雅隋時妻華容公主蓋宇文氏女也唐武德初伯雅入貢旣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及太宗之世貢獻不絕宇文女賜氏李更封常樂公主中國保字出於誠心非若敕勒貌附賜以精刀寶鞭而已文泰不恭焉者來訴帝往問狀猶不悛順驕倨自大意謂伏蒿之雉不畏鷹喙穴之鼠不畏貓迨唐師臨磧口惶悖發病夜郎恃遠于寘踈漢彼不覩天子之師烏知中國威武哉文泰疾死智盛當國孺子何知可服而舍侯君集伐不乘葬勝不黷兵其晉文公之服原人乎智盛謁軍門辭尚未屈薛萬均勃然起流汗伏地聽命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其謠果驗俘獻殿庭舉國內屬智盛智湛為唐臣僕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至是而亡以小抗大甯有利焉太宗旣平高昌改為州縣魏徵褚遂良固諫不聽後西突厥數入寇乃喟然悔也唐即富强但能絕麴氏之世不能獲高昌之用地實限之非人力所及使太宗明漢光武不置西域都護之意則無是舉矣侯君集取高昌兵不血刃歸下獄吏岑文本訟之乃出此與劉向疏甘延壽陳湯功曷異哉

高祖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

伏允信天柱王謀數犯邊

李靖請討吐谷渾

侯君集李靖乘勝請討伏允

太宗平吐谷渾

唐高祖武德二年　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犇党項煬帝立其質子順為主使統餘衆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伏允復還收其故地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上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上遣之

太宗貞觀八年　初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為其子尊王求昏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絕昏伏允復遣兵寇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為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為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以擊之　冬十月辛丑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犇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渾驅牧馬而遁　十一月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為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為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并突厥契苾之衆擊吐谷渾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内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夏閏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為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鄉者段志玄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為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

契苾何力解薛萬均萬徹之圍

何力襲破伏允牙帳

伏允子斬天柱王請降

伏允被殺子順立上命李大亮將兵擊援

順被殺子諾曷鉢立

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源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真谷其地無水人齕冰馬噉雪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　赤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為吐谷渾所圍兄弟皆中槍失馬步鬬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山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居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將奔于闐契苾何力欲追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傾其巢穴邪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均乃引兵從之磧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俘其妻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李靖軍合大寍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為侍中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侍子為太子及歸意常怏怏會李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眾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眾散稍盡為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為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復其國以慕容順為西平郡王趉故呂烏甘豆可汗上慮順未能服其眾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　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國人不附竟為其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有不奉詔者隨宜討之

以宗女妻諾曷鉢

十年春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頒歷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丁未以諾曷鉢為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

十三年冬十二月己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為弘化公主妻之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兵百二十襲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劫其王諾曷鉢犇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犇鄯善城其臣威信王以兵逆之故君買為之討誅宣王國人猶驚擾遣戶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

張溥曰慕容伏允夸呂少子也襲兄位而妻其妻素懷不順會隋末喪亂屢寇河右郡縣不能制唐高祖即位始與連和貞觀時復梗命負嵎太宗詔使屢出終無悛心不得已而興師出討義兵有名非若拾寅無罪魏文成獻文窮武相加也李靖年老帝不欲勞以兵戎獨慷慨請行耀威虜塞廉頗馬援勇猶不如侯君集等佐之轉戰無敵至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士糜冰馬秣雪既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亦已功高瀚海勢崇國靈矣伏允初拘天子行人統党項驍眾意氣厲盛後迍磧中從者僅百騎無聊自經死蓋彼有臣天柱王而為謀不忠有子順而二心不孝皆所以速亡也伏允向事唐惑天柱王乃抗衡順斬之以降於奉中國為正然父死謂何不可言也吐谷渾初起時兄弟悲思母子涕泣孝弟之風傳於竹帛其衰也嵬王訶背夸呂順背伏允父子之間咸有賊心陰山上隴貽謀蕩如能無痛乎伏允西走燒野草以困唐兵任城王道宗欲按兵鄯州徐圖進退君集奮計二軍始出惟君集善謀亦惟靖善斷兵貴神速塞外之威不同於河上之師久矣順既為可汗國人不附卒遇殺子諾曷鉢立尚唐弘化公主其相宣王跋扈

謀作亂席君買威信王討誅之彼順禍猶伏允而跋扈逆甚天桂豈國家長世之兆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三

貞觀君臣論治

太宗論功不私淮安王神通諸將心服

帝不私秦府宮人

帝不欲虛有存恤之名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　九月己酉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冬十月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户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户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　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為王王者數十人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

帝不欲勞百姓以養宗族乃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

帝不用重法以止盜而海內升平

帝不敢縱欲

竇軌請討獠不許

帝數訪魏徵以得失

魏徵固執點中男役帝從之不點中男賜徵金甕

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丙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於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屬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於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

張玄素言政道擢為侍御史

張蘊古上太寶箴除大理丞

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曏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知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上召傅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為懲也上嘗謂奕曰佛之為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輔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 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

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上以兵部郎中戴冑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冑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冑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擿疵纇。太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

帝奏秦王破陳樂

戴冑執法天下無冤獄

封德彝不舉賢帝詰責之

杜淹奏令御史檢諸司文案封德彝駁之淹心服

長孫順德受餽帝賜絹以愧之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以備顧問

帝不欲以權譎待臣

帝論周秦修短

始議封建

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閏三月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夏五月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　秋九月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上問其行能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留之計懷道為吏部主事獨言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為是何為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冬十二月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

魏徵言上下宜不存形迹

徵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

帝見人奏事必假辭色

帝使俗風素朴

上令門下駁正中書詔勅

温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内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

帝言贓吏奢不異貫胡剖身藏珠
李乾祐諫斬裴仁軌擢為侍御史
張行成奏帝言不當異視山東關中人
魏徵論人主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帝言儲積備凶
帝言天子畏皇天憚羣臣
帝論為政莫若至公

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
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
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法
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
免仁軌死以乾祐為侍御史　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
奏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
預議

二年春正月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
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
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
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
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
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
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
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上謂房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
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為隋相公平識
治體隋之興亡繫熲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夏四月太
常少卿祖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

祖孝孫張文收奏新樂帝謂治不以樂隆替

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羲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德不足

帝論隋煬帝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

帝吞蝗

帝不多言

帝不欲數赦

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六月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奥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絹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秋七月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九月上曰比見群臣屢上

帝縱白鵲
王珪論近
代重文輕
儒治化不
及漢世
珪請帝出
廬江王姬

溫彥博王
珪諫帝責
祖孝孫

帝命內外
舉縣令
帝命斬奴
告主反者

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冬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

帝論求賢為宰相之職
房玄齡杜如晦同心徇國
帝論國史當載直辭
帝言中書門下當論執詔敕
孔穎達釋論語之義
上命侯君集推房玄齡王珪官考不平魏徵諫止

政　三月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甲午上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駮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冬十二月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眾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恆在考堂曾無駮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

張玄素諫修洛陽宮帝厚賜之

帝言隋文帝不明而喜察因勅百司執奏詔敕

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四年春二月甲寅以御史大夫温彥博爲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爲侍中守户部尚書戴胄爲户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爲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　三月甲申蔡成公杜如晦薨　夏六月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説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鼂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爲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戛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氏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秋七月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

王珪善品藻

徵言民易化

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冬十二月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冑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

戴胄諫修洛陽宮竇璡修宮華靡帝毀之免其官

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各上封建議

上令死刑五覆奏

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五年秋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名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犇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運祚修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卻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丙辰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冬十二月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帝諭執政受諫

康國求內附上遂不受

上謂治國如治病

帝論隋煬君無道臣不忠

羣臣請封禪魏徵獨不可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六年春正月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於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三月長

上欲厚長樂公主資送魏徵諫止長孫后厚賜之

帝言魏徵嫵媚虞世南上聖德論

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秋七月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彊盛以自滿也　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戊辰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睹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冬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

溫彥博魏徵請帝圖治常如貞觀初

帝諭小事亦當執奏

帝論為官擇人不可造次

上召帝羣臣辭色愈溫

皇甫德參直言帝欲罪之魏徵諫止

徵論齊後主劣于周天元

上惡訐人細事

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七年冬十二月、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冬十二月、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九年春三月、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

十年秋八月丙子、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

帝責大臣輕魏王泰魏徵正言乃悅

權萬紀請采宣饒二州銀帝黜之還家

徵諫作飛山宮

劉德威請斷獄以律

徵諫帝以儲偫譴官吏

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二月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為諸王所顛躓彼豈非天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曏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慎而行之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十一年春正月上作飛山宮庚子特進魏徵上疏以為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二月上至顯

上言隋煬君臣結怨于民

徵請帝取鑑于隋

仁宮宮吏以闕儲偫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柰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三月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嚋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秋七月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

徵請禮信君子帝手詔褒美

帝令百官各上封事

馬周疏請立萬世之基

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　乙未車駕還洛陽詔洛陽宮為水所毀者少加修繕纔令可居自外眾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　八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唯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正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向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夫昧旦丕顯後世猶怠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

唐儉諫帝勿逞雄心于斬豕

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不許

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紲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冬十月上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尋加光祿大夫

十二年春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

魏徵言守孰難于創

于志甯馬周諫世封刺史長孫無忌等亦不願之國帝詔停之

嘗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冑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秋九月甲寅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十三年春二月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戚憂虞如寘湯

徵諫帝輕用民力

徵請帝勿信小臣而疑大臣

褚遂良言君禮臣則臣盡力

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恊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絶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王固請於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彊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詔停世封刺史　夏五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廏馬二匹　冬十一月戊辰以尚書左丞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十四年冬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任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偽成俗矣上納之　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右庶子張玄素少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

孫伏伽不隱往事

徵言帝不必親覽表奏

帝言治天下不可變法度

帝恭禹拜昌言

竇德素奏房玄齡高士廉語帝怒讓之魏徵正言乃解

張行成請帝勿與羣臣校功爭能

褚遂良劉洎知起居注直記人君言動

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仗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為令史伏伽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十五年秋七月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冬十二月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皆無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

徵有疾帝手詔問以政事

帝言使兆民富貴之道

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黄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誠然　秋七月戊午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齡為司空　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豈為一人何事過謝　冬十一月壬申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皆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坂從平京城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弘轉餉不絶歷南寧戎廣州都督仁弘有材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為人所訟贓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為之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品已上集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愎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

魏徵薨帝歎亡一鏡

褚遂良言忠臣愛國必防其漸

遂良論皇子不宜為都督刺史

帝言攻人主之心者衆

帝欲自觀國史朱子奢諫不從

帝令史官直書六月四日事

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為治哉

十七年春正月鄭文貞公魏徵薨上思悼之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二月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時皇子為都督刺史者多幼穉遂良上疏以為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穉未知從政不若且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　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

十八年夏四月上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

帝辯折羣臣劉洎書諫飛白答之

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彊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帝評論長孫無忌等

秋八月壬子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帝惡蕭瑀發言反覆詔數其罪而貶之

遂良諫譴玄齡

二十年秋九月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内不自得既數忤旨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怏怏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在於帷扆之所乖棟梁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冬十二月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搢紳同尤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

帝自言五事勝古人

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阼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段志沖請致政太子帝不誅之

秋八月己丑齊州人段志沖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沖上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沖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帝作帝範十二篇賜太子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秋七月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

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語見唐辭連東）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

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迹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

張溥曰唐室三大禍一曰女寵一曰宦官一曰藩鎮女寵始於巢剌王妃終於張良娣宦官始於高力士終於韓全誨藩鎮始於李懷仙終於劉稹三者之禍酷矣又內主之以小人外迫之以盜賊而唐亡論者深嫉朱全忠而思藩鎮則曰全忠才智非過於安史朱泚也其時藩鎮盡滅時溥朱瑄秦宗權羅紹威王鎔之徒盡亡天下無有制之者也設昭宗之世朱滔在冀田悅在魏王武俊在趙李納在齊全忠即欲為曹操司馬懿烏能動哉然當日諸侯制全忠者李克用助全忠者韓建李茂貞唐不用其制者而用其助者速亂而已豈繫藩鎮之存亡乎且論唐大勢所難去者非藩鎮也安史之亂肅宗能先取范陽則傾賊根本而可無藩鎮張忠志薛嵩田承嗣李懷仙既降代宗能召之入朝不委以地則河北黨散而可無藩鎮元和之治諸鎮畏威宰相能善處置朱克融與王承元田弘正則魏博鎮冀盧龍皆安而可無藩鎮王庭湊等連叛穆宗能銳意征討如憲宗之平淮蔡則河朔再靖而可無藩鎮藩鎮之禍皆天子致之未嘗有牢不可拔之勢也藩鎮漸微大盜四起龐勛之黨為黃巢黃巢之黨為全忠勛巢叛唐而誅之以其為盜賊也全忠歸唐而

用之則盜賊而又藩鎮也宰相誅宦官則召藩鎮崔胤是也宦官殺宰相亦召藩鎮韓全誨等是也究之宰相死宦官死天子亦死全忠遂攘神器而有之然則罪唐亡者獄將安歸乎肅宗以前國家之憂在女寵肅宗以後國家之憂在宦官嗣聖之女禍莫烈於武后而繼之者又有韋后韋后者武后之餘也天寶之女禍莫烈於楊貴妃而繼之者又有張良娣良娣者貴后之餘也武后虐而殺子韋后賤而弒君楊妃無其罪召亂反甚焉婦人之勢積久而潰也肅宗鑒於楊貴妃而不能遠張良娣鑒於高力士而不能去李輔國魚朝恩鑒於安祿山史思明而不能馭武夫悍卒雖中興之主實益亂之君也乾元而降宦官日盛再更三主則陳弘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贄立宣宗王宗實等立懿宗劉行深等立僖宗楊復恭等立昭宗甚而陳弘志弒憲宗劉克明等弒敬宗矣宦官弒君而不問立君而不疑天下之權畢聚於宦官天下之怨亦畢聚於宦官文宗懷赧獻之悲宋申錫等抱陳竇之恥無如之何而有崔胤者出則又何進袁紹之不若矣夫婦人寵過則覆宗宦官勢極則滅種人君愛之適所以害之也然有小人馮焉則上自人主下至婦豎莫不交為之用玄宗英主也李林甫用之終身不悟而幽陵叛興德宗猜主也盧杞用之死猶見思而梁州再竄許敬宗李義甫長高宗之惡則武后立崔湜鄭愔結韋武之歡則五王死天下莫智於小人莫愚於為小人用之婦豎又莫愚於用小人婦豎之人主太宗樂拜昌言慎終如始其君臣論議詳矣一傳而即亂治法易治人難也讀貞觀政要者能無望賢子孫哉

朱子奢往諭指新羅百濟高麗皆謝罪

新羅王卒國人立其女善德

陳大德遊歷高麗山川

太宗以山東彫瘵不欲討高麗

泉蓋蘇文殺其王武立其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

唐平遼東

唐高祖武德四年秋七月乙丑高句麗王建武遣使入貢建武元之弟也

五年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州縣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

七年春二月丁未高麗王建武遣使來請班歷遣使冊建武為遼東郡王高麗王以百濟王夫餘璋為帶方郡王新羅王金真平為樂浪郡王

九年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迭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三國皆上表謝罪

太宗貞觀五年新羅王真平卒無嗣國人立其女善德為王

十五年秋七月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紿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十六年冬十一月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弒其王武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幷盛陳酒饌於城南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因馳入宮手弒其王斷為數段棄溝中立王弟子藏為王自

裴思莊請伐高麗

鄧素請增懷遠鎮戍兵上正言諭之

長孫無忌請隱忍蓋蘇文

新羅請援上命相里玄奬齎璽書賜高麗

玄奬諭使勿攻新羅蓋蘇文不從上議討之

褚遂良諫伐高麗李世勣決策請討

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嘗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阬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　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為賊臣所弒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十七年夏六月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　秋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奬齎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十八年春正月相里玄奬至平壤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高麗王使召之乃還玄奬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奬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乙巳朔玄奬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弒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夷

褚遂良諫親伐高麗不聽

遂良請卻蓋蘇文白金

以高麗使者屬大理

鄭元璹言遼東不可猝下

讋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嚮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　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敕將作大匠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以太常卿韋挺為饋運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太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瑀之子也　九月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褚遂良曰莫離支弒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郜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弒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冬十月甲寅車駕行幸雒陽十一月壬申至雒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常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為畏懦召儉詣雒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即日拜右

李大亮遺表請罷高麗之師

尉遲敬德諫親征遼東不從

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硤兵四萬長安雒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趣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兩軍合勢並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衆工造梯衝於安蘿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宜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為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衆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曰以大擊小二曰以順討逆三曰以治乘亂四曰以逸敵勞五曰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為疑懼於是凡頓舍供費之具減者大半十二月辛丑武陽懿公李大亮卒於長安遺表請罷高麗之師　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自將諸軍發雒陽以特進蕭瑀為雒陽宮留守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雒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　癸亥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雒陽惟噉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

岑文本薨

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為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為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　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　癸亥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等曜兵於鴨綠水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

江夏王道宗馬文舉李世勣大敗高麗

王克遼東城

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吮血

薛萬備單騎救出契苾何力遂破高麗

孫代音請降遂克白岩城

賊遺君父乎李世勣以為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勍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赴敵所向皆靡衆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乂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陣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渡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乂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爇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為遼州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衞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萬餘為白巖聲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暝而罷萬備萬徹之弟也　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臨城投刀鉞為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為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它城之兵在白巖者悉

契苾何力不殺高突勃

上遣還加尸城人上料耨薩延壽必出下策

延壽不從對盧謀

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史為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其妻子奔白巖上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為長史造靈輿歸之平壤以白巖城為巖州以孫代音為刺史契苾何力瘡重上自為傅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初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請從軍自効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為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我不忍也戊戌皆廩賜遣之己亥以蓋牟城為蓋州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進兵攻之丁巳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老年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兵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身親行陳凡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為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縱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靺鞨合兵為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

李世勣長孫無忌薛仁貴皆捷延壽惠真請降

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遣使紿延壽曰我以爾國彊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脩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為奇兵自山北出於峽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着奇服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見拜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孫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餘衆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己未延壽惠真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皆伏地不能對上簡耨薩已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顙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阬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他器械稱是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己卯詔標識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延壽為鴻臚卿高惠真為司農卿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　八月甲辰候騎獲莫離支諜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上召見

上欲先攻建安李世勣不從高延壽高惠真及羣臣請直攻高麗長孫無忌又阻之遂攻安市久不克無功而還

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為諜、宜速反命、為我寄語莫離支、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跣、上賜屩而遣之、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為塹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為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　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彘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彘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

上悔不能成功命以少牢祀魏徵

上喜得薛仁貴

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為之針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頹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為殿乙酉至遼東丙戌渡遼水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度渤錯水暴風雪士卒沾溼多死者敕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丙午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丙辰上聞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道逢太子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

却高麗美女

復伐高麗

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軍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為民歡呼之聲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號呼宛轉於地塵埃彌望

丙戌車駕至定州　壬辰車駕發定州　戊申至并州

二十年春二月乙未上發并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忽忽吾不憶也　閏月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　夏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即蘇文也　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　丙戌車駕至京師

二十一年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埸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三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候將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　李世勣軍既度遼歷南蘇等數城高麗多背城拒戰世勣擊破其軍焚其羅郭而還　秋七月牛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進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

八月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　冬十

善德卒妹真德立
充容徐惠諫征高麗
遣强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以伐高麗
房玄齡疾篤諫伐高麗

二月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為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冊命　丙午詔以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　三月充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己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上善其言　夏四月甲子烏胡鎮將古神感將兵浮海擊高麗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破之其夜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破之而還　六月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强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

太宗崩遺詔罷遼之役

真德卒詔立其弟春秋　高麗與百濟靺鞨侵新羅遣程名振蘇定方擊之

此哀鳴死且不朽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　八月丁丑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　九月己丑新羅奏為百濟所攻破其十三城　冬十二月癸未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見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為特進文王為左武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

二十三年夏五月己巳上崩壬申遺詔太子即位罷遼東之役

高宗永徽二年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勿與新羅高麗相攻不然吾且發兵討汝矣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五年夏閏四月壬辰新羅女王金真德卒詔立其弟春秋為新羅王

六年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　夏五月壬午名振等度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度貴端水逆戰名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還

顯慶三年夏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烽鎮拔之斬首四百餘級捕虜百餘人高麗遣其大將豆方婁帥眾三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五百級

四年冬十一月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與高麗將溫沙門戰於橫山破之

五年春三月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齊進以伐百濟以春秋為嵎夷道行

定方大破百濟義慈等俱降

百濟故將福信迎立故王子豐圍劉仁願詔劉仁軌救之請唐歷朝諱而行

軍總管將新羅之衆與之合勢　秋八月蘇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百濟死者數千人餘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殺萬餘人追奔入其郭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於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帥衆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遽擁兵自王借使能卻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帥左右踰城來降百姓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　冬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　十二月壬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浿江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為鏤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効

龍朔元年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餘人詣平壤鏤方行營戊午以鴻臚卿蕭嗣業為扶餘道行軍總管帥迴紇等諸部兵詣平壤　三月丙申朔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雒陽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謂之一戎大定樂時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

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濟海而卒百濟僧道琛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於倭國而立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將王文度之衆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曰天將富貴此翁矣於州司請唐曆及廟諱以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

后諫　親征
高麗
契苾何力
大敗高麗

龐於泰與
子十二人
皆戰死

將士欲西
歸仁軌不
可乃大破
百濟拔真
峴城

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鬪而前所向皆下百濟立兩栅於熊津江口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道琛等乃釋府城之圍退保任存城新羅糧盡引還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衆其勢益張仁軌衆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上詔新羅出兵新羅王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欽自葛嶺道遁還新羅不敢復出福信尋殺道琛專總國兵　夏四月庚辰以任雅相為浿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為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分道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癸巳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詔從之　秋七月甲戌蘇定方破高麗於浿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　九月癸巳朔特進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為樂浪郡王新羅王

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度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衆乘冰度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犇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二年春二月甲戌浿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於軍戊寅左驍衛將軍白州刺史沃沮道總管龐孝泰與高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二人皆戰死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　秋七月丁巳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熊津之東拔真峴城

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上與之敕書以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藉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礪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既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

百濟王豐襲殺福信

遣竇德玄等分詣十道

孫仁師與仁願仁軌拔周留城忠勝等降百濟盡平

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纔接凶醜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既還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即爲擒虜縱入新羅亦爲羇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真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福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臥於窟室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

三年秋八月戊申上以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士卒戰溺死者甚衆詔罷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等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玄毅之曾孫也　九月戊午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衆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軍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濟西部

仁軌使黑齒常之沙吒相如攻拔任存城

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日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曏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留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途立橋梁補堤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脩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劉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卿本武人所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為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為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仁軌言軍政之弊

麟德元年冬十月庚辰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覩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弊唯思西歸無心展效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度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

仁軌請留鎮海東

皆亡匿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當是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級以為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問曩日士卒留鎮五年尚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為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撿校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為影響若無鎮兵還成一國今既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衆有此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已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或無人為陛下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上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度海以代舊鎮之兵仍敕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不易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夷人新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軍將且留鎮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惟知準敕豈敢擅有所為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為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隆為熊津都尉使招輯其餘衆

二年秋七月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八月壬子同盟於熊津城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

乾封元年夏五月高麗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

蓋蘇文死其子男生與男建男産相攻請救于唐

李勣拔高麗新城薛仁貴拔南蘇木抵蒼巖三城

男産知留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為計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欲拒兄不納男生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為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將兵救之以獻誠為右武衛將軍使為鄉導又以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總管同討高麗　秋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兵泉男生帥衆與同善合詔以男生為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　冬十二月己酉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副之以擊高麗龐同善契苾何力並為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其水陸諸軍總管并運糧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並受勣處分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給軍用

二年秋九月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龐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橫擊之大破高麗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木抵蒼巖三城與泉男生軍合郭待封以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船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勣恐為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勣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為必斬之行軍管記通事舍人河南元萬頃為釋其義勣乃更遣糧仗赴之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泉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綠津唐兵不得度上聞

元萬頃以檄文被流郝處俊擊敗高麗兵

仁貴拔扶餘城四十餘城皆降賈言忠料高麗必平

言忠評論遼東諸將

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

僧信誠通欵于勣擒泉男建高麗悉平

之流萬頃於嶺南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牀方食乾糒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

總章元年春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雒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為我鄉導彼之情偽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强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鬬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刻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　秋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諸軍出它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為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角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冬十月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獻於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於太

劍牟岑反為安舜所殺

李謹行妻劉氏退高麗靺鞨

新羅王法敏納高麗叛衆據百濟故地遣仁軌謹行

廟十二月丁巳上受俘於金光殿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為司平太常伯員外同正以泉男產為司宰少卿僧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為右衛大將軍李勣以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州扶餘豐流嶺南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撿校安東都護揔兵二萬人以鎮撫之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為亞獻己巳謁太廟

二年高麗之民多離叛者勑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三百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弱者使守安東

咸亨元年夏四月高麗酋長劍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舜為主以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討之安舜殺劍牟岑奔新羅

二年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

三年冬十二月高侃與高麗餘衆戰於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

四年夏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俘獲數千人餘衆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絕人為衆夷所憚

上元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在京師立以為新羅王使

討之乃謝罪

高氏扶餘氏亡

歸國

二年春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斬獲甚衆仁軌引兵還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改封臨海郡公

儀鳳元年春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安東官者悉罷之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其百濟戶口先徙徐兖等州者皆置於建安

二年　初劉仁軌引兵自熊津還扶餘隆畏新羅之逼不敢留尋亦還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藏為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為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時百濟荒殘命隆寓居高麗之境藏在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召還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開耀元年冬十月丁亥新羅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張溥曰唐太宗説高祖起兵太原立克長安降李密於黎陽俘竇建德於河北禽王世充於東都芟劉武周於并州翦劉黑闥於山東夷蕭銑於江陵殄薛仁杲於涇水六年而定天下即位以後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史稱除亂比湯武用兵若黃帝於古未有也獨遼東一舉拔高麗十城斬首四萬不能成功心懷哀痛至馳驛祀魏徵柳城祭戰士幾於漢武之悔輪臺儒者責帝玩武困於小夷然貞觀十六年陳大德出使高

麗歸言其國可取帝閔山東彫瘵未忍勞之十七年鄧素請增懷遠戍兵復不許反遣使冊高麗王藏為遼東郡王旣新羅來言高麗百濟為難猶璽書往諭未卽加兵帝亦可謂有容矣且泉蓋蘇文手弒其王建武而立藏亂賊首逆當移六師非若隋大業時高麗王元之無罪也新羅入貢高麗與百濟謀絕其路啟釁自夷非若隋煬帝幸啟明帳中欲脅高麗入朝而伐之也李世勣拔蓋牟張亮拔卑沙帝拔遼東白巖高延壽高惠真率衆請降勝勢在唐非若隋宇文述等九軍大敗於薩水也然而無功同者一病於親征一病於專攻安市城而不直取平壤隋煬之伐高麗也庾質請留車駕衹命猛將勁卒倍道兼行尉遲敬德勸太宗亦然帝不能鑒也隋之銳師頓於遼東唐之銳師頓於安市集兵萬里致命一城中國雖善戰不如東夷之善守也高祖創漢業而有白登之圍太宗創唐業而有遼東之挫得之四海失之一隅英雄同憤沒而不忘是以班師以來帝喜怒失恆敕勒請吏備禮告廟勒詩靈州姑發無聊以蓋前恥未幾復造大船謀征高麗遺詔乃罷斯誠痛失足於末路結長恨於身後矣高宗繼之乾封初蓋蘇文死三子相爭李勣等遂平高麗用兵之將非勇於昔日也又臨之以庸主大功忽立賈言忠所云前未有釁今乘其亂也嗚呼伐匈奴者武帝而受朝者元帝伐高麗者太宗而蕩平者高宗夷狄廢興彼各有時豈盡繫中國兵力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五

吐蕃請和

唐太宗貞觀八年冬十一月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仍請昏吐蕃在吐谷渾西南

命侯君集等討吐蕃棄宗弄讚謝罪請婚

吐蕃相祿東贊辭娶段氏

送文成公主于贊普

近世浸彊蠶食它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

十二年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尚公主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唐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為吐蕃所掠吐蕃進破黨項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羌酋閻州刺史別叢臥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連兵不息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八月壬寅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為白蘭道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為闊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為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為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松州城下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十四年冬閏十月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婚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

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　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於吐蕃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婿禮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自服紈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

弄讚卒其孫立政事決於祿東贊

祿東贊遣兵擊吐谷渾

郭待封違薛仁貴約大敗于論欽陵

詩書

二十三年上以吐蕃贊普弄讚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於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之

高宗永徽元年夏五月壬戌吐蕃贊普弄讚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為贊普贊普幼弱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彊大威服氐羌皆其謀也

顯慶三年冬十月庚申吐蕃贊普來請婚

五年八月吐蕃祿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渾以吐谷渾內附故也

龍朔三年夏五月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論曲直更來求援上皆不許吐谷渾之臣素和貴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渾虛實吐蕃發兵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騎棄國走依涼州請徙居內地上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為青海道行軍大總管帥右武衛將軍獨孤卿雲辛文陵等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蕃　六月戊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使節度諸軍為吐谷渾之援吐蕃祿東贊屯青海遣使者論仲琮入見表陳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親上不許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於吐蕃降璽書責讓之

麟德二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仍求赤水地畜牧上不許

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辛亥以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且援送吐谷渾還故地　秋八月郭待封先與薛仁貴並列及征吐蕃恥居其下仁貴所言待封多違之軍至大非川將趣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軍行甚難輜

吐蕃遣仲琮入貢

命周王顯相王輪討吐蕃皆不行

杜孝昇不屈

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二萬人為兩柵於大非嶺上輜重悉置柵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斬獲甚眾進屯烏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未至烏海遇吐蕃二十餘萬待封軍大敗還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仁貴待封與阿史那道真並脫身免與欽陵約和而還敕大司憲樂彥瑋即軍中按其敗狀械送京師三人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贊之子也與弟贊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略祿東贊卒欽陵代之秉政三弟將兵居外鄰國畏之　閏九月甲寅以左相姜恪為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

三年夏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寇逼涼州事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於吐蕃

上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脩鄰好上不許

儀鳳元年春閏三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敕左監門衛中郎將令狐智通發興鳳等州兵以禦之乙卯詔以吐蕃犯塞停封中嶽乙酉以雒州牧周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二王皆不行　秋八月乙未吐蕃寇疊州

二年夏五月吐蕃寇扶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齎書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孝昇而去孝昇復帥餘眾拒守詔以孝昇為游擊將軍　冬十二月乙卯

劉審禮為吐蕃所虜李敬元還走賴黑齒常之擊破虜營跋地設始遁去

婁師德論論贊婆以禍福遂數年不犯邊

太學生魏元忠言禦吐蕃之策

詔大發兵討吐蕃

三年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於龍支　九月丙寅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為吐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於濠所為虜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於承風嶺阻泥溝以自固虜屯兵高岡以壓之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衆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敬玄乃收餘衆還鄯州審禮諸子自縛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敕聽次子易從詣吐蕃省之比至審禮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跣負之以歸上嘉黑齒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李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於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之數年不犯邊師德遷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

高宗欲乘間圖器弩悉弄裴行儉止之

常之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

吐蕃拔安戎城遂强盛諸胡

常之在軍七年吐蕃不敢犯邊

知大體徒惜勲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絶不行勲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勲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卽重誅曏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為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彊為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内供奉

調露元年春二月壬戌吐蕃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時器弩悉弄與其舅麴薩若詣羊同發兵有弟生六年在論欽陵軍中國人畏欽陵之彊欲立之欽陵不可與薩若共立器弩悉弄上聞贊普卒嗣主未定命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

冬十月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并請和親上遣郎將宋令文詣吐蕃會贊普之葬

永隆元年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擢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為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吐蕃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嶲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冬十月丙午文成公主薨於吐蕃

婁師德擊吐蕃八戰八捷

太后罷御史監軍

韋待價敗退

曷蘇謀內附事洩被擒

王孝傑知吐蕃虛實

開耀元年夏五月己丑河源道經略大使黑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婆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永淳元年秋七月吐蕃將論欽陵寇柘松翼等州詔左驍衛郎將李孝逸右衛郎將衛蒲山發秦渭等州兵分禦之　冬十月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左驍衛郎將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書韋待價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

三年冬十一月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請如舊制命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永昌元年夏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　韋待價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戰大敗會大雪糧運不繼待價既無將領之才狼狽失據士卒凍餒死亡甚衆乃引軍還太后大怒丙子待價除名流繡州斬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安西副都護唐休璟收其餘衆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為西州都督

天授二年夏五月以岑長倩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出

長壽元年春二月己亥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分置十州　夏五月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附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為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為國人所擒別部酋長昝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葉川州而還　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為副總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贊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

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敕以孝傑為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之

延載元年春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勃論贊刃突厥可汗俀子等於冷泉及大嶺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

天冊萬歲元年秋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以王孝傑為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

王孝傑婁師德敗于吐蕃

萬歲通天元年正月甲寅以婁師德為肅邊道行軍副總管擊吐蕃　春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為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秋九月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右武衛冑曹參軍貴鄉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茍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

郭元振計緩吐蕃

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

元振請歲發和親使以離間欽陵

器弩悉弄與論巖謀誅欽陵兄弟欽陵自殺贊婆來降

唐休璟敗鞠莽布支

之向背事之利害遥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内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聖歷二年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太后命左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將騎迎之以贊婆為將進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　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為右衛大將軍使將其衆守洪源谷

久視元年秋閏七月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谷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諸貴臣子弟皆從之望之雖如精鋭實易與耳請為諸君破之乃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　庚戌以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大使擊吐蕃

長安二年秋九月己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　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璟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亙萬里山川要

陳大慈破吐蕃

器弩悉弄卒于軍諸子爭立

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

楊矩悔以九曲之地與吐蕃乃自殺

害皆能記之　冬十月戊申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三年夏四月吐蕃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　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蹜贊為贊普生七年矣

中宗景龍元年春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熱入貢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

三年冬十一月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　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吐蕃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

玄宗開元元年冬十二月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二年夏五月己酉吐蕃相坌達延遺宰相書請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方大總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復坌達延書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　六月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來獻盟書　秋八月乙亥吐蕃將坌達延乞力徐帥衆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於渭源掠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以右驍衛將軍常樂郭知運為副使與太僕少卿王晙帥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　冬十月吐蕃

王晙大敗吐蕃

復寇渭源丙辰上下詔欲親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　甲子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晙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坌達延將吐蕃兵十萬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晙復夜出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同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乙丑敕罷親征戊辰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輦奉御養之宮中　乙酉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於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四年春二月吐蕃圍松州　癸酉松州都督孫仁獻襲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　秋七月吐蕃復請和上許之

五年秋七月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六年冬十一月戊辰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

七年夏六月戊辰吐蕃復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十年秋八月癸未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謹忙求救於北庭節度使張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勃律亡則西域皆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人救之晝夜倍道與

張說請與吐蕃和王君㚟獨主用兵

君㚟破悉諾邏

吐蕃攻玉門軍君㚟不敢出

賈師順固守常樂縣

君㚟為回紇兵所殺

謹忙合擊吐蕃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於青海之西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若二國和親何以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㚟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會大雪虜凍死者甚衆自積石軍西歸君㚟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㚟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為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　秋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之父進攻玉門軍縱所虜俘使歸涼州謂君㚟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㚟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帥衆拒守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脩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城中知有備乃去師順岐州人也　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　王君㚟帥精騎邀吐蕃使者於肅州還至甘州南鞏筆驛回紇司馬護輸伏兵突起殺君㚟辛巳以左金吾衞大將軍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

張守珪敗虜復城

蕭嵩裴忠亮大破吐蕃

杜賓客破吐蕃

張守珪賈思順擊破吐蕃

信安王禕攻拔吐蕃石堡城

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為判官與君㚟判官牛僊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寬灌之從弟也僊客本鶉觚小吏以才幹軍功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為君㚟腹心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榦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鬭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脩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悉諾邏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　冬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為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二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

十六年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擒獲甚衆焚其駱駝橋而還　八月辛卯左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下時吐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彊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虜散走投山哭聲四合

十七年春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師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　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仍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

皇甫惟明請遣使往視公主與吐蕃約和從之贊普上表款附

吐蕃使者請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于休烈議勿許裴光庭等請與之

十八年夏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　秋九月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稚安能為此書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因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内侍張元方使於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玄表等先興兵寇掠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正為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為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儻使復脩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款附十九年春正月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於吐蕃琳神慶之子也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寧之玄孫也　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論尚它硉入見請於赤嶺為互市許之

二十一年春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

張溥曰唐太宗貞觀八年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此吐蕃通中國之始也十二年吐蕃寇松州侯君集擊敗之此吐蕃寇中國之始也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則中國

與吐蕃婚矣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擊破吐谷渾詔鄭仁泰等分屯涼鄯備之咸亨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敗績與論欽陵約和而還則吐蕃漸大與中國抗矣三年吐蕃遣仲宗入貢儀鳳三年李敬玄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敗績永隆元年吐蕃寇河源黑齒常之擊卻之永湻元年婁師德擊吐蕃於白水澗八戰八捷則吐蕃忽貢忽叛中國勞於用兵矣武后垂拱四年詔發兵擊生羌及吐蕃不果行永昌元年遣韋待價擊吐蕃大敗除名流繡州長壽元年敕王孝傑等擊吐蕃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萬歲通天元年遣婁師德等擊吐蕃大敗秋吐蕃遣使請和親郭元振請許之久視元年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唐休璟破之長安二年吐蕃遣使求和冬吐蕃寇茂州陳大慈破之中宗景龍元年吐蕃遣使入貢自此迄於睿宗中國累歲無吐蕃患矣玄宗開元二年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晙敗之六年吐蕃請和十年張嵩擊破吐蕃。十五年吐蕃寇甘州王君㚟追擊至青海西破之秋吐蕃陷瓜州十七年信安王禕攻吐蕃拔石堡城十八年吐蕃遣使入貢十九年以詩書賜吐蕃二十五年吐蕃西擊勃律趙惠琮矯詔令崔希逸擊破之二十八年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二十九年吐蕃四十萬入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冬吐蕃陷石堡城天寶六年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反譖王忠嗣七載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吐蕃不敢近青海八載翰拔吐蕃石堡城大抵玄宗之世吐蕃每入輒創卽為寇而希矣及肅宗卽位戎患寖昌代德繼緒大寇遂見逐至京輔羅毒天子出走强回回紇而罪深僕固大唐封疆蹙乎犁庭之盛淪胥忽諸抑何前後勢異哉幽陵盜起乘輿播遷戎介西極密邇王畿隴右諸鎮安史所不爭得規便而奄有猶之秦亂而匈奴大隋

亂丙突厥雄時地然也然吐蕃本發羌支屬禿髮衰種俗事獮狁世隔華風弗夜氏驅野馬剌犁牛跳躍西域郎思通朝尚主一不得遂擊吐谷渾攻党項白蘭上脅中朝太宗不郎乘銳戡定反下降公主生其侈心築城夸耀崴瞰邊庭中宗時棄隸蹯贊請婚又以金城公主妻之楊矩得厚賂請河西九曲為公主湯沐㫄近與唐接勢益張易入寇和親之失策也辱國喪地於吐蕃尤甚太宗寧能辭責哉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二冊

DS 735 .A2 L5 v.22

蕭嗣業等討突厥先捷後敗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六

建安 袁 樞 機 仲 編輯

太倉 張 溥 天 如 論正

突厥叛唐

唐高宗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於雲中城阿史德氏為之長至是部落漸衆阿史德氏詣闕請如胡法立親王為可汗以統之上召見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府而使殷王遙領之

調露元年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遣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右領軍衛將軍花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為虜所敗死者不可勝數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戰得入單于都護府嗣業減死流桂州大智景嘉並免官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彊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壬子遣左金吾衛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突厥扇誘奚契丹侵掠營州都督周道務遣戶曹始平唐休璟將兵擊破之　十一月癸未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

[library seal]

裴行儉擒奉職突厥衆殺泥熟匐來降

阿史那伏念復自立與阿史德温傅連寇

曹懷舜等敗於伏念

尚書兼撿挍右衛大將軍甲辰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十八萬幷西軍撿挍豐州都督程務挺東軍幽州都督李文暕總三十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度務挺名振之子也

永隆元年春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酋長奉職可汗泥熟匐為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州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為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奉職既就擒餘黨走保狼山詔戶部尚書崔知悌馳傳詣定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引軍還　秋七月突厥餘衆圍雲州代州都督竇懷悊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將兵擊破之

開耀元年春正月突厥寇原慶等州乙亥遣右衛將軍李知十等將兵屯涇慶二州以備突厥　裴行儉軍既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為可汗與阿史德温傅連兵為寇癸巳以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為副將兵討之　三月曹懷舜與裨將竇義昭將前軍擊突厥或告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温傅在黑沙北左右纔二十騎以下可徑往取也懷舜等信之留老弱於瓠盧泊帥輕銳倍道進至黑沙無所見人馬疲頓乃引兵還會薛延陁部落欲西詣伏念遇懷舜軍因請降懷舜等引兵徐還至長城北遇温傅小戰各引

裴炎疾行儉功奏斬伏念

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入寇薛仁貴擊破之

去至横水遇伏念懷舜義昭與李文暕及裨將劉敬同四軍合為方陳且戰且行經一日伏念乘便風擊之軍中擾亂懷舜等棄軍走軍遂大敗死者不可勝數懷舜等收散卒斂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殺牛為盟伏念北去懷舜等乃得還夏五月丙戌懷舜免死流嶺南　秋閏七月裴行儉軍於代州之陘口多縱反間由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温傅浸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與曹懷舜等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保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温傅以自効然尚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衆遂執温傅從間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煙塵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温傅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于使迎前勞之少選伏念果帥酋長縛温傅詣軍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温傅歸京師　冬十月壬戌裴行儉等獻定襄之俘乙丑改元丙寅斬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為副將張虔勖程務挺所逼又囘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永淳元年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入寇幷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右領軍衛將軍撿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

骨篤祿元珍殺張行師

骨篤祿等殺李思儉擒崔智辯

唐休璟請勿廢豐州

黑齒常之李多祚大破突厥

弘道元年春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乙亥復寇嬀州　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遣勝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　夏五月乙巳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以為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為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為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六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楊玄基擊走之　冬十一月戊戌以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招討阿史那骨篤祿等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秋七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朔州　九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突厥

垂拱元年春二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數寇邊以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行軍總管擊之　夏四月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處平引兵救之至忻州為突厥所敗死者五千餘人

二年秋九月突厥入寇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衝之皆棄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營中然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

三年春二月丙辰突厥骨篤祿等寇昌平命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帥諸軍討之　秋七月突厥骨篤祿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總管黑齒常之擊之以左鷹揚大將軍李多祚為之副

爨寶壁輕戰遂敗

命僧懷義討突厥骨篤祿卒弟默啜自立

默啜請降

大破突厥於黃花堆追奔四十餘里突厥皆散走磧北多祚世為靺鞨首長以軍功得入宿衛黑齒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笞官兵乎卒不問　冬十月庚子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壁與突厥骨篤祿元珍戰全軍皆沒寶壁輕騎遁歸寶壁見黑齒常之有功表請窮追餘寇詔與常之計議遙為聲援寶壁欲專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兵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餘里掩擊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嚴備與戰遂敗太后誅寶壁改骨篤祿曰不卒祿

永昌元年夏五月己巳以僧懷義為新平軍大總管北討突厥行至紫河不見虜於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　秋九月壬子以僧懷義為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萬以討突厥骨篤祿

延載元年正月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臘月甲戌默啜寇靈州　春二月庚午以僧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討默啜　三月甲申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史更以僧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為長史蘇味道為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未行虜退而止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昭德惶懼請罪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丙午以王孝傑為朔方道行軍總管擊突厥　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太后喜冊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

萬歲通天元年秋九月丁巳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明紹之曾孫也時出按部突厥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為所虜　突厥默啜請為太后子并為其女求昏悉歸河西降戶帥其部眾為國討契丹太后遣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冊授默啜左衛

田歸道言閻知微不宜擅與突厥袍帶

姚璹楊再思請依默啜所求李嶠言不可不從

歸道言默啜必負約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大將軍遷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孫歸道仁會之子也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太后進拜默啜為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

神功元年正月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癸亥突厥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　春三月閻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册默啜為可汗知微中道遇默啜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且上言虜使至都宜大為供張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今方悔過宜待聖恩寬宥今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又小虜使臣不足大為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責其無厭為陳禍福阿波達干元珍曰大國使者不可殺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太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姚璹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璹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彊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為之備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冬閏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

默啜不欲以女嫁武延秀拘之

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為天所祐。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厓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為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幷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則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聖歷元年夏六月甲午。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為合州刺史。秋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天子之子乎

別所以知南面可汗

裴懷古不受默啜官逃歸

敬暉罷修城民

高叡與妻秦氏死義唐般若降虜族誅

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之虜勢大振進寇嬀檀等州前從閻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奪之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二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皆踈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昏五也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監察御史裴懷古從閻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瘁突騎譟聚以為間諜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為人所枉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祠部員外郎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脩城衛州刺史太平敬暉謂僚屬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舍收穫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　以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下邽張仁愿為天兵東道總管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又以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五萬為後援癸丑默啜寇飛狐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　九月改突厥默啜為斬啜默啜使閻知微招諭趙州知微與虜連手蹋萬歲樂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尚書位任非輕乃為虜蹋歌獨無慙乎知微微吟曰不得已萬歲樂戊辰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輿之詣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唐般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叡熲之孫也　甲戌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元帥

仁傑請曲赦河北諸州

族閻知微并誅楊齊莊

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戊寅以狄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右丞宋玄爽為長史右臺中丞崔獻為司馬左臺中丞吉頊為監軍使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　癸未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不敢逼狄仁傑將兵十萬追之無所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　冬十月癸卯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媿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偽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為惡地至於汚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以免乃是賊平之後為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今之歸正即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蹔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罪之則眾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脩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蔬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突厥默啜離趙州乃縱閻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既乃冎其肉剉其骨夷其三族踈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襄公段瓚志玄之子也先沒於突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怯不敢發瓚先歸

太后賞之齊莊尋至敕河内王武懿宗鞫之懿宗以爲齊莊意懷猶豫遂與閻知微同誅既射之如蝟氣殜殜未死乃決其腹割心投於地猶趌趌然躍不止擢田歸道爲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二年臘月河南北置武團以備突厥　春二月壬辰以魏元忠撿校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是歲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爲左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爲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

久視元年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爲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

長安元年夏五月以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邊命安北大都護相王哲爲天兵道元帥統諸軍擊之未行而虜退

二年春正月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嶺寇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防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恒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度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嬀檀防禦仍與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九月壬申突厥寇忻州

三年夏六月辛丑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賀干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冬十一月己丑突厥遣使謝許昏丙申宴於宿羽臺太子預焉

四年突厥默啜既和親秋八月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

中宗神龍元年夏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說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沙吒忠義敗於默啜

盧俌進平突厥策

二年冬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沙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丁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

景龍元年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内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以為郤縠悅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内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　夏五月戊戌以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擊突厥比至虜已退追擊大破之

二年春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為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鋒遊弈使戍諾真水為邏衛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

和逢堯說默啜襲唐冠帶

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壍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睿宗景雲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　三月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　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於突厥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幞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水部侍郎

玄宗先天元年春正月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位昏竟不成

開元元年秋八月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

開元春二月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破之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閏月突厥石阿失畢既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為右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　夏四月丁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昏自稱乾和永清大駙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　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九月壬子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　冬十月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上許以來歲迎公主　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命都護郭虔瓘撫安之　十一月丙申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

拔曳固斬默啜首來獻

闕特勒殺默啜諸子而毗伽立

蘇祿自立毗伽患之召暾欲谷為謀主

王晙請徙突厥降户於内地

三年春正月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婿也二月與跌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衆來降制皆以河南地處之　三月胡祿屋酋長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為朔州鎮大總管和戎等軍並受節度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之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秋九月壬戌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

四年夏六月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恃勝輕歸不復設備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頡質略以其首歸之與偕詣闕懸其首於廣街拔曳固回紇同羅霫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及默啜諸子親信略盡立其兄右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國人謂之小殺毗伽以國固讓闕特勒闕特勒不受乃以為左賢王專典兵馬　秋八月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内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暾欲谷以為謀主暾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户處河曲者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晙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來降若彼安甯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與兵剽掠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為間諜日月滋

突厥擒張知運郭知運邀擊破之毗伽欲入寇築城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乃止

久姦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為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為諛辭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妥帖皆欲自衒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鄕時已嘗寘降戶於河曲皆獲安寧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鄕者頡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今北虜尚存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親屬豈樂南來校之彼時固不侔矣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為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茲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為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戶跌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 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晙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令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巡邊使降戶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為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衆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為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彊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王晙誘殺勺磨等諸部大懼

張說撫安拔曳固同羅

暾欲谷大破拔悉密及盧公利等毗伽大振盡有默啜之衆

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

八年夏六月、突厥降戸僕固都督勺磨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戸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忷懼、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由是遂安、　冬十一月辛未、突厥寇甘涼等州、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毗伽聞之大懼、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必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晙兵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衆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為突厥所虜、暾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暾欲谷謂其衆曰、吾乘勝而來、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丹、與暾欲谷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

九年春二月丙戌、突厥毗伽復使來求和、上賜書諭以曩昔國家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

裴光庭謀徵突厥大臣從封泰山

休息國家買突厥羊馬突厥受國家繒帛彼此豐給自數十年來不復如舊正由默啜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寇抄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吉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迹掩襲甘涼隨遣使人更來求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

十二年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解頡利發來求昏　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頡利發還其國以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昏

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夏四月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為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上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諭旨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暾欲谷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前後求昏獨不許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偽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為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　冬十二月突厥頡利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昏

十四年夏四月辛丑於定恒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

十五年秋九月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録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遺毗伽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幷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

毗伽為梅錄啜所毒子伊然立尋卒弟登利立

登利斬右殺判闕特勒殺之骨咄葉護殺毗伽子及弟而自立

拔悉密三部攻殺骨咄葉護突厥與衆共立烏蘇烏蘇敗於王忠嗣遁去

阿布思等來降突厥遂微

拔悉密殺烏蘇立白眉

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

十九年春三月突厥左賢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未死討誅梅錄啜及其族黨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庚戌來告喪

二十九年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自將其衆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秋八月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為西殺上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盛兵磧口以威之烏蘇懼請降而遷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去忠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以歸辛亥突厥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默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帥部衆千餘帳相次來降突厥遂微　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樓宴突厥降者賞賜甚厚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匐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勅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薩河內山破其左廂阿波達干等十一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

回紇懷仁擊殺白眉

禄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册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犍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禄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

四載春正月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衆來降於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

張溥曰武后擊奚契丹則命武懿宗擊突厥則命僧懷義女主失政之大者也突厥自李思摩入朝車鼻可汗被擒以後諸部盡為内臣北邊無寇者三十餘年阿史德温奉職二部忽背反時在高宗之季未幾咸伏其辜皆裴行儉力也高宗崩武后僭制骨篤禄等為寇僧懷義出討不見虜而還骨篤禄死弟默啜立入寇靈州復命懷義討之不果行嗚呼沙門而執司馬之柄淫人而張九伐之師史册以來僅見而已骨篤禄反改曰不卒禄默啜反改曰斬啜太后怒其叛則更其號二虜固不懼也王莽篡漢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烏珠留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不受拜而入犯塞武后使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默啜曰我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突厥世受李氏恩今將輔立之乃拘延秀遺書數朝廷五罪夫漢人臣於賊莽唐人臣於武氏天下習為故常不知其非也夷狄君長反能抗首不服一矢加遺其禮失而求之野乎闇知微出使降虜唐般若翻城應敵是時邊城死義者自高叡外不多見也交持累載勉許彼昏猶高后忍冒頓之嫚書苟幸無事誰敢言樊噲之横行匈奴哉玄宗定難英武始奮張仁愿築三受降城郭虔瓘斬同俄特勤突厥漸衰默啜旋為拔曳固所殺獻首闕廷遂

薛萬淑遣貪沒折說東北諸夷內附

曲據窟哥可度者皆內附

李盡忠孫萬榮殺趙文翽舉兵

至國內分爭。闕特勒殺默啜諸子。梅錄啜弒毗伽可汗。登利骨咄烏蘇白眉相次被誅。而突厥并於回紇矣。唐書載阿史稱亂。自泥熟匐至白眉。宗族迭攻。令終者鮮。較前得失。曷若思摩盡忠。陪葬昭陵立碑化州也。馮奉世立莎車之功。蕭望之裁之。郝靈荃得突厥之首。宋璟抑之。二臣慮遠。皆在英主好大之世。豈可與匡衡石顯之阻甘陳同日道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七

唐平奚契丹

唐太宗貞觀二年夏四月丙申、契丹酋長摩會帥其部落來降

四年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沒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萬淑萬均之兄也

二十二年夏四月己未契丹辱紇主曲據帥眾內附、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據為刺史隸營州都督府冬十一月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府、以窟哥為都督、又以其別帥達稽等部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以奚部為饒樂府、以可度者為都督、又以其別帥阿會等部為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辱紇主為刺史、辛丑、置東夷校尉官於營州

高宗顯慶五年夏四月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樞賓左武候將軍延陁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並為冷陘道行軍總管、各將所部兵以討叛奚、仍命尚書右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部兵奚尋遣使降、更以樞賓等為沙磚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獻東都

反遣曹仁師等二十八將討之

契丹以飛索絹張元遇麻仁節復以計邀敗燕匪石宗懷昌等軍

則天皇后萬歲通天元年、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營州城側、文翽剛愎、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乙丑、遣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大使、姚璹副之、以備契丹、改李盡忠為李盡滅、孫萬榮為孫萬斬、盡忠尋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以萬榮為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圍檀州、清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卻之、八月丁酉、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與契丹戰於硤石谷、唐兵大敗、先是契丹破營州、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兵將至、使守牢霫紿之曰、吾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麞谷、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棄步卒、將騎兵先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絹玄遇仁節、生獲之、將卒死者填山谷、鮮有脫者、契丹得軍印、詐為牒、令玄遇等署之、牒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敘勳、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丹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九月、制天下繫囚及士庶家奴驍勇者、官償其值、發以擊契丹、又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為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右拾遺陳子昂為攸宜府參謀、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

贖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涼州都督許欽明之兄欽寂為龍山軍討擊副使與契丹戰於崇州軍敗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欽寂謂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 突厥默啜請為太后子為國討契丹冊授默啜左衛大將軍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衆軍勢復振遣別帥駱務整何阿小為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澤令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時契丹入寇軍書塡委夏官郎中硤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神功元年春三月戊申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於東硤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孝傑遇契丹帥精兵為前鋒力戰契丹引退孝傑追之行背懸崖契丹回兵薄之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死亡殆盡管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者未至宏暉以立功得免武攸宜軍漁陽聞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契丹乘勝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不克 夏四月癸未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為神兵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 五月癸卯又以婁師德為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前軍總管將兵二十萬擊契丹 六月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懿宗懼欲南遁或曰虜無輜重以抄掠為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委棄軍資器仗甚衆契

萬榮大敗其奴斬首以降

懿宗奏族河北百姓王求禮杜景儉奏原之

丹遂屠趙州甲午孫萬榮為奴所殺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林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使為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使乙冤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恟懼奚人叛萬榮神兵道總管楊玄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軍大潰帥輕騎數千東走前軍總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息於林下歎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梟之四方館門其餘衆及奚霫皆降於突厥　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內王武懿宗婁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為契丹所脅從復來歸者懿宗皆以為反生刳取其膽先是何阿小嗜殺人河北人為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　秋七月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凱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詿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久視元年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緪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黃麞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為所緪又有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

李楷固駱務整來降狄仁傑奏用之以擊契丹餘黨

李璡毀薛訥於劉幽求幽求薦孫佺代之

孫佺不聽烏可利言敗于李大酺

默啜殺孫佺周以悌

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將軍務整為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太后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睿宗景雲元年冬十月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十二月壬辰奚霫犯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玄宗先天元年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　三月丁丑以佺為幽州大都督徙訥為幷州長史　夏六月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酋李大酺戰於冷陘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八千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引軍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為方陳以自固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為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在佺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幷紫袍金帶魚袋以贈之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悌為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脫歸　冬十

李楷洛烏可利脫歸

薛訥請擊契丹姚崇等諫不聽杜賓客言盛夏不宜深入寇境訥不從大敗訥歸罪于崔宣道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斬之

李失活李大酺來降

默啜死拔曳固等內附

宗慶禮開屯田八十餘所

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開元二年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後寄治於幽州東漁陽城或言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為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并州長史和戎大武等軍州節度大使薛訥信之奏請擊契丹復置營州上亦以冷陘之役欲討契丹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秋七月薛訥與左監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為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於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崔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斬之於幽州庚子赦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

四年秋八月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制以失活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酋長拜為刺史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鎮撫之大酺為饒樂郡王行右金吾大將軍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父弟也　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

五年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冬十一月

以楊氏為永樂公主妻李失活失活卒弟娑固代立

可突干殺娑固大酺擒薛泰而立鬱干

以慕容氏為燕郡公主妻鬱干鬱干卒弟吐干立李吐干來奔可突干立邵固

以陳氏妻邵固韋氏妻魯蘇

張說料可突干必叛可突干殺邵固命忠王浚等討之

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　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氏為永樂公主妻之

六年夏五月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娑固代之

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契丹王李娑固與公主入朝

八年契丹牙官可突干驍勇得衆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歲可突干舉兵擊娑固娑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遣安東都護薛泰帥驍勇五百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敗娑固李大酺皆為可突干所殺生擒薛泰營州震恐許欽澹移軍入榆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為主遣使請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鬱干為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魯蘇為饒樂都督

十年夏閏五月壬申張說如朔方巡邊己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為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鬱干

十二年契丹王鬱干卒弟吐干襲位

十三年先是契丹王李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擕公主來奔不敢復還更封遼陽王留宿衛可突干立李盡忠之弟邵固為主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至泰山拜左羽林衛大將軍靜折軍經略大使

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為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以上從甥陳氏為東華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為東光公主妻魯蘇

十八年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己酉可突干弑邵固帥其國人并脅奚衆叛降突厥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制幽州長史趙

信安王禕烏承玼大破奚契丹可突干遠遁

郭英傑戰死六千人皆不降

王悔說李過折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河東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承玼破之於捺祿山

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為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戶部侍郎裴耀卿為副總管　三月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玼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果大敗承玼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己巳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衆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引兵還賜李詩爵歸義王充歸義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

二十一年春閏三月癸酉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於都山敗死時節度使薛楚玉遣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屯於榆關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衆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唐兵不利英傑戰死餘衆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虜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盡為虜所殺楚玉訥之弟也

二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遣使獻捷　冬十二月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初無降意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

涅禮弒過折唐以為松漠都督

安祿山敗于奚契丹

祿山誘阬奚契丹數千人

典兵馬爭權不叶悔說過折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衆來降守珪出師紫蒙州大閱以鎮撫之梟屈烈及可突干首於天津之南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過折為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

是歲契丹王過折為其臣涅禮所殺幷其諸子一子剌乾奔安東得免涅禮上言過折用刑殘虐衆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禮為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殺之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為王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共擊破之

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

二十五年春二月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山

二十八年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

天寶四載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五載夏四月癸未立奚酋娑固為昭信王契丹酋楷洛為恭仁王

九載冬十月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

十載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為鄉導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水遇雨祿山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何思德言

何思得戰死

祿山大敗歸罪于哥解魚永仙而斬之史思明逃入山谷

李獻忠恐為祿山所害叛歸漠北

於祿山曰虜兵雖多遠來疲弊實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待之不過三日虜必降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為已得祿山勇氣增倍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虜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獨與麾下二千騎走會夜追騎解得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河東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鄉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卻之

十一載春三月安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為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帥同羅數萬騎與俱擊契丹獻忠恐為祿山所害白留後張暐請奏留不行暐不許獻忠乃帥所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

十三載夏四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契丹破之虜其王李日越

十四載夏四月安祿山奏破奚契丹

張溥曰契丹與奚皆東胡種也契丹之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逃潢水南黃龍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其地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陘山以自固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於突厥以為俟斤奚則蹋頓之後元魏時自號庫真奚居鮮卑故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霫與突厥同俗盛夏必徙保冷陘山山直嬀州西北至隋始去庫真但曰奚唐武德中契丹大酋孫敖曹來朝而君長或小入寇當

太宗以祕記殺李君羨

太宗時。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賜姓李。自此世為唐臣矣。李盡忠者。窟哥之孫。孫萬榮者。敖曹之孫。忽殺趙文翽而反。則武后之萬歲通天元年也。武后自垂拱以來。專任酷吏。誅唐宗戚大臣郎將莫必其命。獨小醜角鬭。策力不展。何女主之威能行於告密鉤距。不能行於蠻夷外方也。契丹既反。奚亦同叛。與突厥相表裏。號兩蕃。后即欲不用兵不可得。然王孝傑戰敗。武攸宜徘徊漁陽。駱務整騎至武懿宗退據相州。后將諸武。圖謂子弟勇智奔走禦侮。足耀遠國。乃上無竇憲燕然之功。而下有高克清人之刺。則中才之謂何也。后惡二虜。改萬榮曰萬斬。盡忠曰盡滅。猶然婦人之忿犬雞之詛。無當聾伐。卽後日誅殞。突厥默啜實助有勞。豈大唐之聲靈哉。玄宗開元時。契丹可突干弒其主。李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帥十八總管討之。定亂服貳。誠稱義師。惜浚不行。稍稽天誅。踰三年。張守珪設計誘斬。殲厥渠魁。亂猶未靖。安祿山敗北。赦而不誅。委以范陽。數侵掠市功。久之。奚契丹稍衰。祿山遂反。然則莨菪之酒。非特東胡酖毒。亦天子腐腸之藥也。唐盛而亂。以營州衰而亡。以桂林。易曰。喪牛于易。詩曰。敬之敬之。蓋可忽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八上

武韋之禍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

李淳風請勿殺疑似

王后疾蕭淑妃有寵勸高宗納太宗才人武氏

武昭儀殺女以誣王后

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秋七月壬辰君羨坐誅籍沒其家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高宗永徽三年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為皇太子

五年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眾感業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襃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為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卽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

高宗武昭儀謀廢王后先以利陷長孫無忌

禁王后母柳氏不得入宮遠貶柳奭

高宗欲特置宸妃以寵武昭儀韓瑗來濟諫止

王德儉說李義府請上廢王后立武昭儀許敬宗崔義玄袁公瑜潛布腹心於武昭儀

裴行儉私議立武昭儀之禍袁公瑜告之左遷

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六年夏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為厭勝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　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　秋八月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為后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行儉仁基之子也　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為禮部尚書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

上欲廢后褚遂良韓瑗來濟力諫不納

李勣贊決廢后

許敬宗宣言褚遂良立貶

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甯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黄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人所笑臣言有以益國葅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吴王不聽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内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絶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遂良為潭州都督　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為庶人母及兄弟並除名流嶺南　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壼之内恒自飭躬嬪嫱之間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

詔立武氏為后擬漢王政君
武氏偽請褒賞瑗濟

王后蕭妃慘死

武后數見王蕭為祟徙居蓬萊宮

李義府屬畢正義枉法出淳于氏將納為妾段寶玄疑奏義府逼正義自縊王義方奏彈被貶義方母勸子盡忠

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封妾為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此既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為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肅義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唯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等得罪為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它生我為猫阿武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猫尋又改王氏姓為蟒氏蕭氏為梟氏武后數見王蕭為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為梁王立皇后子代王弘為皇太子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

韓瑗為遂良訟寃

許敬宗李義府誣奏瑗濟遂良謀不軌皆遠貶

遂良上表自陳

褚遂良卒

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户　韓瑗上書為褚遂良訟寃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二年春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為桂州都督　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秋七月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為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為象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三年冬十一月戊戌以許敬宗為中書令　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四年夏四月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議廢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內

敬宗以韋季方事誣無忌謀反乃遠貶

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與辛茂將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剌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搆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耶舅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為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使朕慙見天下之人玆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剌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必為宗廟之憂臣昔見宇文化及父述為煬帝所親任結以昏姻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先殺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馬首惟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昨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荅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為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自此無忌憂恐漸為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法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為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

敬宗又誣奏無忌謀逆繇遂良奭瑗扇成于志甯黨附乃追削除免

褚彥甫彥沖被殺

敬宗誣殺趙持滿王方翼收葬之

長孫銓被殺

敬宗逼無忌自縊詔斬奭瑗

長孫氏柳氏貶降者十三人于氏貶者九人

廢梁王忠

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無忌夏四月戊辰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為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書出為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奭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甯亦黨附無忌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甯官遣使發道次兵援送無忌詣黔州無忌子祕書監駙馬都尉沖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子彥甫彥沖流愛州於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　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其從母為韓瑗妻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流巂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云無忌同反驛召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吏無如之何乃代為獄辭結奏夏五月戊戌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欒布哭彭越義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方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　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韓瑗並枷鎖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錄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至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於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書處絞長孫恩流檀州　八月乙卯長孫氏柳氏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志甯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五年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為庶人徙黔州囚於承乾故宅　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

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内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為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於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為司禮太常伯左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垂拱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官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子翼之子也 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

天后幽死周王顯妃

義陽宣城二公主年踰三十不嫁太子宏奏請出降天后惡而酖之

天后貶杞王上金

郇王素節著忠孝論張柬之潛封以進后誣貶之

后以明崇儼之死廢太子賢

厚天后惡之夏四月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烟而已數日烟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栝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由此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於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於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后酖之也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為皇太子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儀鳳元年郇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素節既有舊疾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冬十月丙午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

永隆元年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常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為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八月甲子廢太子賢為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士民承慶思謙之子也乙丑立

高宗崩中宗即位政事取決天后

裴炎以中宗貴韋玄貞語白太后遂與劉禕之程務挺張虔勖勒兵廢中宗

與告密之端

劉仁軌陳呂后禍敗事以申規戒

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為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弘道元年冬十一月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宮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應宣敕有要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為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天下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參軍為豫州刺史　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勖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劉氏為皇后后德威之孫也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人言曏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睿宗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為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玄貞於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

卯神勣承太后命殺太子賢

馮元常以直言出外

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裴炎力諫太后不從

使祕書監武承嗣齎璽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為龜鑑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為懷無以暮年致請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子也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黲紫帳以視朝　三月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為疊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為雍王神勣尋復入為左金吾將軍　夏閏五月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孫也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為禮部尚書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為魯靖公妣為夫人高祖居常為太尉北平恭肅王曾祖儉為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為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彠為太師魏定王祖妣皆為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於京師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盩厔令敬猷給事中

李敬業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謀討武后

太后見賓王檄嘆其才

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栝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黟令求仁正倫之姪也盩厔尉魏思溫嘗為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溫為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為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為左右司馬思溫為軍師賓王為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為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紿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行舉拒卻之詔以行舉為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為楚州刺史甲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為之副以討李敬業　武承嗣與從父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

武承嗣三思勸誅韓王元嘉魯王靈夔裴炎固爭太后不悦

崔詧告炎謀反劉景先胡元範證其不反皆下獄

魏思温説李敬業直指洛陽不從

敬業囚劉延嗣李思文于獄

尹元貞不屈死

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無言内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悦三思元慶之子也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閑暇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詧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志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侍御史櫟陽魚承曄鞫之收炎下獄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為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聽俄并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騫味道檢校内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諶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魏思温説李敬業曰明公匡復為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温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専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為糧伸鉏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渡江攻潤州思温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道上變為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温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温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中延嗣審禮從父弟也曲阿令

后殺裴炎其弟子伷先年十七請見言事杖流瀼州

劉仁軌表殺姜嗣宗

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戰敗為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　丙申斬裴炎於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甔石之儲劉景先貶普州刺史又貶辰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伷先對曰臣為陛下畫計耳安敢訴冤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疎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宮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伷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瀼州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乎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人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　丁酉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　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陰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為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韋超擁衆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衆非多今多

魏元忠請先擊敬猷孝逸從之遂戰勝

成三朗死義

魏元忠劉知柔請孝逸火攻敬業大敗

裴紹業殺程務挺突厥宴飲相慶

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為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銳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計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駭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彊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為敬業所擒唐之奇紿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等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

陳嶽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

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十二月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

王方翼流崖州死

武承嗣罷

僧懷義因千金公主以進命薛紹以季父事之武承嗣三思執童僕之禮

馮思勗屢以法繩懷義被毆幾死

睿宗固讓政于太后

武承嗣譖遷李孝逸

魚保家請鑄銅為匭受密奏後怨家投匭告其為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為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春正月太后以徐思文為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　三月辛酉武承嗣罷　冬十一月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懷義鄠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髠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為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辛酉赦天下　二月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　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為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寃有寃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曄之子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為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

來俊臣萬國俊共撰羅織經

索元禮周興等競為訊囚酷法

陳子昂疏諫詔獄嚴刑不聽

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遊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陷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為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

蘇良嗣命左右批懷義頰

王求禮請閹懷義

四方賀新豐踊山俞文俊言其非慶流嶺外殺之

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寗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夏四月以岑長倩為御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為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待價為右相。己卯韋思謙為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以為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閹為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秋九月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豐為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為六道使所殺

三年夏五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

劉禕之為賈大隱密奏賜死

郭翰周思鈞以稱歎禕之謝表被貶

承嗣誣孝逸流儋州卒

周悰請立武氏七室減唐太廟為五室賈大隱奏駁乃止

以僧懷義為明堂使

命周興致郝象賢族罪任玄殖奏無反狀免官

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以為拒捍制使庚午賜死於家禕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閣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　冬十月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悰請為七室又減唐太廟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聞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去宮太遠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為之使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鞫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於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

武承嗣鑿白石為文使唐同泰獻之
削東陽公主封邑并二子從巫州

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靈夔越王貞黃公譔江都王緒號王鳳東莞公融范陽王藹琅邪王沖等密有匡復之志

之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為遊擊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為聖母神皇　六月壬寅作神皇三璽　東陽大長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主適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之　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封其神為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名圖所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為神嶽封其神為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都督禁芻牧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為廣武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軌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緒號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沖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譔謬為書與貞云內人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譔詐為皇帝璽書與沖云朕遭幽縶諸王宜各發兵救我沖又詐為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沖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令各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為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沖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玄素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沖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沖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沖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寂為沖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之斬玄寂以徇衆懼而散入草

沖起兵七日而敗

貞起兵應沖亦敗乃與妻少子規及裴守德皆自殺

趙瓌妻常樂公主勸諸王捨生取義

太后欲悉誅韓魯諸王蘇珦訊無明驗更使周興等按之收元嘉靈夔譔常樂主迫脅自殺

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十人在沖還走博州戊申至城門爲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揮刃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聞沖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爲諸軍節度削沖屬籍更姓虺氏貞聞沖敗欲自鏁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爲五營使汝南縣丞裴守德等將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鬬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麴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閤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沖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藹遣使語貞及沖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内足爲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珦按其密狀珦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珦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珦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珦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爲

狄仁傑奏原越王貞黨與

仁傑責張光輔殺掠

殺東莞公融高子貢亦坐誅

殺薛顗緒紹餓死

廢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及裴承先

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甯州甯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能應為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未幾為支黨所引冬十月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邪王沖通謀顗聞沖起兵作兵器募人沖敗殺錄事參軍高纂以滅口冬十一月辛酉顗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殿中監郕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　己酉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敘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橕欂藉以為本下施鐵渠為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為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

於明堂北起天堂　王求禮上書諫不報　太后服袞冕搢大珪行祭祀禮　陳子昂言為政之要　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　殺鄧玄挺　紀王慎卒　東平王續等相繼被殺　張光輔與徐敬真張嗣明等同誅

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鷟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袞冕搢大珪執鎮珪為初獻皇帝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午布政於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己未御明堂饗羣臣　三月壬申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凡三千言　癸酉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守內史　夏四月甲辰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巂州煒惲之子諲元慶之子也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玄挺玄挺女為諲妻又與煒善諲謀迎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為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為吏所獲嗣業縊死嗣明敬真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為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八月甲申光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乙未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為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

太后赦張楚金郭正一元萬頃魏元忠
周興誣殺魏玄同
玄同不肯高密
殺崔詧劉易從
周興等誣殺黑齒常之
殺嗣鄭王璥等六人嗣滕王脩琦等六人流嶺南
陳子昂諫濫刑

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為玄同沮己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閏九月甲午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詧於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為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己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璥等六人庚申嗣滕王脩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

右衛冑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為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寮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

太后自名

韋方質不禮承嗣三思為周興等構流儋州

侯思止王宏義皆以告密為侍御史

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十一月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秦客太后從父姊之子也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　臘月辛未以僧懷義為右衛大將軍賜爵鄂國公　春一月戊子武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為納言邢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為地官尚書攸寧士彠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茍免乎尋為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　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為業後事遊擊將軍高元禮為僕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殺其子豫章王亶貞亦族滅擢思止為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即以為朝散大夫侍御史它曰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反逆之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又遊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槍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慄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弘義戲呼為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

法官競為深酷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

李日知尚平恕不為胡元禮所屈

承嗣使周興羅告上金素節等殺之

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鞭殺太子賢二子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改姓武氏

傅遊藝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

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為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邑人也司刑丞滎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　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　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羣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

遊藝與岑長倩張虔勗邱神勣來子珣並賜姓武時人謂遊藝為四時仕宦

宗秦客與弟楚客晉卿皆以贓流貶殺韋方質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徐有功以固爭李行褒兄弟罪免官從復起為侍御史

納武氏神主于太廟

孫丙戌立武氏七廟於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謚稱皇后立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攸寧為建昌王士彠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為郡王諸姑姊皆為長公主又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為納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傅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勗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為內史遊藝朞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敕改州為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存撫諸道癸卯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為郡王　冬十月甲子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贓貶遵化尉弟楚客晉卿亦以姦贓流嶺外　丁卯殺流人韋方質　壬申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紫袈裟銀龜袋　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幟尚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於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廟餘四室皆閉不

李嗣真言酷吏縱横不聽

來子珣誣殺劉行感兄弟邱神勣伏誅

來俊臣逼史務滋自殺

周興被告沈嶺南為仇家所殺

太后誅索元禮以慰人望

俊臣斫殺張虔勗

享又改長安崇先廟為崇尊廟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享唐三帝亦同配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縱横上疏以為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寃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侍御史來子珣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　春正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己亥殺唐興寧永康隱陵署官唯量置守户　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　納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鞫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自殺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從左衛大將軍千乘王武攸暨為定王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為義豐王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為昊陵顯義陵為順陵　夏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　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長安　秋八月庚申殺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鞫虔勗獄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

義豐王光順等皆賜姓武氏
來俊臣殺雲宏嗣
傳遊藝伏誅
張嘉福使王慶之等立武承嗣為太子岑長倩格輔元言不可承嗣俊臣誣其與歐陽通等謀反皆死
太后令李昭德杖殺王慶之
昭德言承嗣不可立
殺樂思晦李安靜

梟首於市　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　或告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　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偽立文案奏之其殺張虔勖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　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傅遊藝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殺　先是鳳閣舍人修武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原令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為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為通款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昭德乾祐之子也　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

紀先知劾沈全交誹謗朝政太后釋之

郭霸為魏元忠嘗糞

來俊臣羅告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裴宣禮盧獻魏元忠孝嗣真謀反

元忠辭氣不屈侯思止倒曳之

狄光遠得父書訟冤

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為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甯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干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　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絓於鐙為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告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巾帶

樂思晦男訟俊臣弄法

太后出任知古等七族

俊臣請誅行本徐有功駁之

霍獻可請殺裴宣禮太后不聽

來俊臣誣殺泉獻誠

徐堅請覆奏刑罰簡擇法官

昭德言承嗣權太重

寢處甚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綝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嗣真於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為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為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為忠　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夏六月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堅齊聃之子也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弒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

承嗣毁昭德太后不聽

昭德斥白石赤文之妄

胡慶獻龜腹丹漆書昭德奏請付法

嚴善思按告密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為其黨構陷流驩州尋復名用

朱敬則周矩請緩刑太后從之

三品武承嗣為特進納言武攸甯為冬官尚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為地官尚書並罷政事承嗣亦毁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横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貓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户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共構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善思名譔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寛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説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毁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悦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

團兒譖劉皇妃竇德妃皆死團兒復欲害皇嗣太后殺之竇孝諶妻龐氏為奴告密薛季昶誣奏當斬其子希瑊訟冤有功力爭得減死

裴匪躬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

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　丙戌赦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為社

二年春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為亞獻梁王三思為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為厭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諶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彊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為壽春王恒王成義為衡陽王楚王隆基為臨淄王衛王隆範為巴陵王趙王隆業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春二月甲寅前尚方監

安金藏剖心明睿宗不反

萬國俊殺流人三百餘人劉光業殺七百人王德壽殺五百人

太后稍原流人

承嗣等上尊號

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胥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藏皆出血流被地太后聞之令轝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臨朝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二月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為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　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邪王沖通謀夏四月乙未殺之　秋九月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延載元年夏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　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

賜萬山人韋什方姓武氏

胡元禮杖殺王宏義

邱愔疏攻昭德逢宏敏奏鄧注石論太后惡昭德貶之

周允元皇甫文備奏貶豆盧欽望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

周矩請按懷義所度僧悉流遠

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為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逾漢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　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璹為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詐稱敕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内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咨謀要待畫日將行方乃別生駁異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堤針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石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為南賓尉尋又免死流竄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　周允元與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内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貶趙州巨源貶麟州景儉貶溱州味道貶集州元方貶綏州刺史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為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為僧有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數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

沈南璆得幸太后懷義心愠密燒天堂延及明堂

劉承慶請輟朝停酺姚璹獻訣乃止

河内老尼溪譏事敗武什方自絞死

劉承慶言張鼎逄敏諂訣

劉知幾奏陳四事

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朝堂鑿地為阬深五丈結綵為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内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内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内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為官婢什方還至偃師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為火發既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徒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為酺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為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顯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時則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

知幾著思慎賦

太后使武攸寧帥壯士毆殺僧懷義

天樞成

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為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為妍蚩何者為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為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為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春二月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多力者百餘人以防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　夏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為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為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為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秋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册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

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改長安崇尊廟為太廟　三月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

徐有功復用

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賢於張釋之

劉思禮與綦連耀謀反吉頊李俊臣上告命武懿宗推之族誅李元素等三十六家

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為大風所損更為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八上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八下

武韋之禍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勮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禮為箕州刺史明堂尉河南吉頊聞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

俊臣復羅告吉頊項上變僅免

俊臣黨人羅告樊惎謀反誅之惎子刳腹訟寃劉如璿嘆泣遠流

張昌宗易之得幸太后

教李迴秀爲臧氏私夫

承嗣奪喬知之妾碧玉并族誅之

俊臣自言才比石勒

俊臣文備諸武及太平公主發俊臣罪王及善吉頊勸太后殺之

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譒及王勮兄涇州刺史勔弟監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正月壬戌皆族誅之親黨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始悔之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鞫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惎謀反誅之惎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竊歎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

尚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爲司衛少卿拜其母韋氏臧氏爲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仍敕鳳閣侍郎李迴秀爲臧氏私夫迴秀大亮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夏六月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司僕少卿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太后遊苑中吉頊

昭德俊臣同棄市

太后知天下惡俊臣下詔數其罪

侯敏妻董氏勸敏遠俊臣得免禍

姚元崇保內外臣無有反者

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惟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今止為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皮。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冤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為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為尚食奉御。擢吉頊為右肅政中丞。夏六月。以撿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秋七月。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　九月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鄉時宰相皆

狄仁傑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同之

吉頊說張易之昌宗勸武后立廬陵王

吉頊復陳利害太后意定乃召廬陵王

武承嗣恨不得為太子而死

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寃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

聖歷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孫萬榮圍幽州事見唐平契丹）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為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為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三月己巳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瑕丘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戊子廬陵王至神都　秋八月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為太子

皇嗣請遜位於盧陵王
薛訥言太子不易醜虜不足平
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
員半千請罷控鶴監官忤旨左遷
宗楚客晉卿坐贓流貶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
王及善有大臣節

意怏怏戊戌病薨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皇嗣固請遜位於盧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陵王哲爲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藍田令薛訥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二年正月壬戌以皇嗣爲相王領太子右衛率　甲子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爲控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臨汾員半千皆爲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從子也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　臘月戊子以左臺中丞吉頊爲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峰州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　辛亥賜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夏六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爲冬官尚書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四月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爲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於史館　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爲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

頊與武懿宗爭坐貶

乞骸骨太后不許　八月以武三思爲内史　冬十月太子相王諸子復出閤　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爲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爲齋郎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歸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爲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它岐仕進又自揚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誅殛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爲葅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爲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歸之負冤得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

久視元年正月戊寅内史武三思罷爲特進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太后以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頊視懿宗聲氣陵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匕首邪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水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頊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

頊言宗室外戚宜使兩安

狄仁傑諫觀葬舍利

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費巨萬

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内供奉宋敬則力諫

仁傑薨太后泣

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爲邵王其弟重茂爲北海王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五月太后使共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　六月改控鶴爲奉宸府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内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内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内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左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衒醜慢不恥求爲奉宸内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瓘之兄子也　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

韋安石面折武三思張易之兄弟

恒請東宮

重泰邵汝基以易之被殺

安恒復太后禪位

仁傑對曰文學醖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泰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冬十一月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孫也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長安元年秋八月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偕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閒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爲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壻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延基承嗣之子也

一年夏五月壬申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

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請封昌宗爲王

魏靖請覆按俊臣等舊獄太后命蘇頲雪究

諸張深怨魏元忠告其與高戩謀挾太子賂張說證之宋璟張廷珪劉知幾責說以

氏舊基當今太子追廻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司僕卿張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爲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九月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大谷道大總管洛州長史敬暉爲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爲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爲之副姚元崇爲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爲司馬然竟不行　冬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爲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頲瓌之曾孫也

三年　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爲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曏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

大義乃持正

蘇安恒上疏救元忠易之等欲殺之賴朱敬則恒彥範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

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閤舍人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污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幷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

王晙申理元忠

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告其與元忠謀反馬懷素據實奏聞乃免

宋璟不禮諸張

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爲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寃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晙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顚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柰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下以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四年春正月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爲之請太后每

盧藏用請罷興泰宮

李嶠張廷珪請罷作大像

楊再思諂媚取容

昌宗犯罪再思言其合神丹有驗乃復官戴令言作兩足狐賦譏之

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爲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爲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　夏四月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靡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口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爲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内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内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鞫之丙申敕張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彊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爲長社令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

唐休璟請太子備昌宗易之

楊元嗣告昌宗謀反宋璟鞫實奏收下獄太后使昌宗詣謝

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長史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爲亂殿下宜備之　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以字行　九月辛酉以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太后寢疾居長生殿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崔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己引用黨援陰爲之備屢有人爲飛書及牓其事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十二月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爲妖妄何不即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爲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污又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

何也臣皆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爲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爲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爲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暐亦屢以爲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己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嶠休之之玄孫也先是李嶠崔玄暐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中宗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明以來得罪者非揚豫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

張柬之興
崔玄暐敬
暉桓彥範

多祚楊元忠李湛姚元之薛思行王同皎等斬易之昌宗迎立太子

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閿鄉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蹔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

謂崔玄暐曰宅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己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主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滅去復書之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己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卽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爲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鎭國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没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敘官爵　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則天大聖皇帝庚戌以張柬之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暐爲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爲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爲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爲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敬暉遣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與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　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爲東都北都爲并州老君爲玄元皇帝　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　楊再思爲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太僕卿同中書門中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

立后韋氏贈后父為上洛王

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爲亳州刺史　甲子立妃韋氏爲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爲上洛王母崔氏爲妃左拾遺賈虛己上疏以爲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聽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之遷房陵也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彥範請誅胡僧慧範不聽

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爲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爲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疏襲爵拜官有差　二張之

薛季昶劉幽求請張柬之桓彥範敬暉除武三思不聽

上官婉兒通三思遂薦於韋后柬之等數勸中宗誅諸武不聽

崔皎諫幸三思第

韋后譖貶譙王重潤

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彊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儀之女孫也儀死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卽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之爲也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爲司徒定王　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甲申制文明以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廕惟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　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　己丑以袁恕己爲中書令　制梟氏

桓彥範諫以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

敬暉等請降諸武王爵不許

崔湜背暉等反爲三思用

各愔請三思去五王

蜂氏皆復舊姓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爲秘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暐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秘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　甲戌以魏元忠爲兵部尚書　乙亥以張柬之爲中書令　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爲懿德太子　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湜仁師之孫也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

朱璟正色拒三思

楊元琰請棄官為僧

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爲平陽王譙公桓彥範爲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爲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爲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暐爲博陵王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暐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眾莫肯爲中書舍人岑羲爲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秘書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易州刺史趙履温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温預其謀召爲司農少卿履温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政事履温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爲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爲光祿卿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爲德靜王定王攸暨爲樂壽王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爲公以厭人心　六月以韋安石爲中書令魏元忠爲侍

則天崩

元忠爲三思所愚

宋之問之遜曇李悛冉祖雍附三思告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周憬等有異謀皆殺之

中楊再思檢校中書令　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秋七月乙未以柬之爲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　冬十月辛未以魏元忠爲中書令楊再思爲侍中　十一月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

二年春閏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爲滑洺豫三州刺史　二月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三人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　初少府監丞弘農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悛及撫州司倉冉祖雍上書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丞壽春周憬等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壼再思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紹之命撾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三月庚戌同皎等皆坐斬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之問之遜曇悛祖雍並除京官加朝散大夫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爲朗州刺史崔玄暐爲均州刺史桓彥範

三思與韋后譖暉等不已乃遷貶

韋月將告三思淫亂殺之

李承嘉附三思詆尹思貞

三思令鄭愔告貶敬暉等

三思令李承嘉安樂公主鄭愔誣敬暉謀逆皆長流

爲亳州刺史袁恕己爲郢州刺史與暉等同立功者薛思行等皆以爲黨與坐貶　夏四月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黄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趣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蘇珦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五月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韋彥範襄州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己竇州司馬玄暐白州司馬並員外置仍任長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桓氏　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鞫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玄暐於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爲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

崔湜說三思矯制殺五王
周利用慘殺桓彥範敬暉恕己
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東為三思羽翼
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及宋之遜姚紹之為三思耳目
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
太子重俊與李多祚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復索上官婕妤

爲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爲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爲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冎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爲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特進德靜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爲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

婕妤邀中宗召劉景仁等兵衛楊思勖斬野呼利多祚軍阻遂敗死

甯嘉勗哭太子

鄭惟忠諫勿推餘黨

安樂公主請以崇訓墓為陵盧粲駁之

席豫上書請立太子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逃去

蘇珦申理太子黨

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勖在上側請擊之多祚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為前鋒總管思勖挺刃斬之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況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憩於林下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者衆矣上乃止以楊思勖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為永泰事出特恩今魯王主壻不可為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古今不殊粲又奏以為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襄邑尉襄陽席豫聞安樂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　八月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玄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上並許之　初右臺大夫蘇珦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珦密為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

安樂公主宗楚客使冉祖雍誣奏相王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蕭至忠吳兢力諫

元忠子升隨太子爲亂兵所殺宗楚客紀處訥請族元忠制不許

宗楚客使姚廷筠冉祖雍袁守一劾元忠遠貶死

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上疏以爲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二、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　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爲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爲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仍朝朔望、　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爲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爲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爲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爲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污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

魏傳弓請誅慧範及薛簡等

竇從一諂宦官

迦葉志忠上桑韋歌十二篇

龍躡忤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楚客令給事中冉
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
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容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
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勲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
辰又貶元忠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
國元忠密奏以為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
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
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
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
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
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於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
樂公主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刺史
及御史大夫誤見訟者無鬚必曲加承接
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
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
王破陣樂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娬媚娘應天皇帝未受命
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蓋天意以順天皇后宜為國母主蠶桑之
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

安樂公主作定昆池

辛替否諫營佛寺

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爲周王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上悅擢延禧爲諫議大夫　秋七月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爲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以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

武平一請抑損外戚

安樂公主更嫁武延秀

太平安樂樹黨相毀

中宗與韋氏觀燈于市里

郭岌言韋后宗楚客逆亂殺之

燕欽融直言宗楚客殺之

跡見在。失眞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爲。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禳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卽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上優制不許。　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庚辰、赦天下、以延秀爲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於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三年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患之、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爲此由讒諂之人、陰爲離間、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項、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乙未、上幸隆慶池、結綵爲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

馬秦客楊均幸於韋后

韋后安樂公主毒弑中宗

楚客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害殤帝去相王崔日用密告臨淄王隆基隆

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衛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等分領之璿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徼巡六街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長倩之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爲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爲太尉雍王守禮爲豳王壽春王成器爲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陸氏爲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着虎文衣跨豹文韉從

基乃與太平公主薛崇暕鍾紹京王崇華劉幽求麻同宗萬福羅陳玄禮李仙鳧謀誅之

隆基不以謀啟相王

紹宗欲悔初謀其妻許氏力勸成之

福順斬韋璿韋播高嵩飛騎斬韋后軍士斬安樂公主武延秀賀婁氏

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暕苑總監贛人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鳧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啟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啟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廨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屯立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淩煙閣前即大譟福順等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爲左拾遺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

王昱言上官昭容附三思必滅族

隆基斬昭容於旗下

斬韋溫宗楚客晉卿趙履溫

韋巨源為亂兵所殺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尸韋后於市崔日用盡誅諸韋

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婕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爲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内外皆定辛丑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啟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擲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公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令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出至都街爲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襁褓兒無免者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爲平王兼知内外閑廄押左右廂萬騎薛崇暕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左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

劉幽求請相王卽位

太平公主令少帝傳位相王

宋王成器辭太子位

劉幽求請立隆基

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諸均州宣慰譙王重福貶竇從一爲濠州司馬罷諸公主府官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爲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爲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爲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微撿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以黄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爲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驍勇善騎射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汴王邕貶沁州刺史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彦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卽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況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卽位御承天門赦天下復以少帝爲温王以鍾紹京爲中書令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

宋璟姚元之革中宗弊政

崔日用薛稷兩罷

鄭愔張靈均說譙王重福誅韋氏不果乃謀反事敗皆死

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爲太子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爲天后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 戊申以宋王成器爲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 罷温王重茂於內宅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 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附韋武皆流嶺表 追贈郎岌燕欽融諫議大夫 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 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 丁巳以洛州長史宋璟撿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羲罷爲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壬戌崔湜罷爲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嚮附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稷外託國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爲雍州長史稷爲左散騎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韋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

姚元之宋璟畢構請廢斜封官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韋湊爭之

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秘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爲重福草制立重福爲帝改元爲中元克復尊上爲皇季叔以溫王爲皇太弟愔爲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爲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爲禮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鬚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嚴善思免死流靜州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　贈蘇安恒諫議大夫　冬十月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鄉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

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脇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為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況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為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不為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十一月己酉葬孝和皇帝於定陵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謚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乃以禕衣招魂覆以夷衾祔葬定陵

張溥曰武氏之禍成之者李勣甚之者李義府許敬忠高宗之欲廢王后立武氏也褚遂良韓瑗來濟涕泣固爭雖不能聽未嘗不心畏之他日獨問勣勣答以陛下家事毋問外人帝念遂決百口莫易也開元之末楊洄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及薛鏽於玄宗召宰相謀之李林甫亦云陛下家事非臣等宜豫於是三子死東城驛鏽死藍田賊臣亂宮闈搖國本者必以家事為辭內成人主之私外杜諫臣之口於唐尤信焉武后聖歷初武承嗣三思求為太子狄仁傑力陳不可太后謝以家事卿勿與知仁傑云王者以四海為家何者非陛下家事臣備位宰相豈得不知后感夢鸚鵡召還廬陵卒反周為唐大臣遇主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蓋可忽哉武后淫佚好殺其行事間類中材以上蘇良嗣批僧懷義而不問漢文之責鄧通也讀駱賓王檄文而歎其才高徹之惜王偉也團兒譖害皇嗣王慶之請立承嗣立賜之死則族江充者不如其斷狄仁傑一心唐室宋璟不禮諸張久任

吐蕃請尚太平公主上拒之乃嫁薛紹

不衷則相楊愔者不如其明降而韋氏婦德益荒矣中宗昏猶高宗而甚之以愚韋后淫猶武氏而益之以賤愚且賤其人不可言也彼生長富貴中歷幽囚十四年間不聞臥薪飲血但祝見天日縱情慾憂愁隱約無怨武氏之心而慕武氏之樂志可見矣三思嬖也委之以身五王親也刑若不及昔太宗挈高宗王后屬二三大臣謂之佳兒佳婦嗚呼若中宗者夫夫婦婦祖宗豈忍見哉武后欲自縱願高宗頭眩速死韋后淫不制遂毒中宗婦人始惑其夫既則惡之又甚則殺之盜憎主人婦怨無極下愚當此有死而已徐敬業舉義匡復不能鼓行洛陽回翔揚潤窮蹙敗死猶翟義不能殺王莽楊玄感不能殺隋煬蓋上有商辛而歲惡未稔下非武王而觀兵太早是以徒傷無益也臨淄乘衆怒斬罪人則真甲子之師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九

太平公主謀逆

高宗開耀元年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為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為之立太平觀以公主為觀主以拒之至是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尚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秋七月公主適薛氏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夾路槐木多死紹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為之懼也天后以顗妻蕭氏及顗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為妯娌耶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

太后殺武攸暨妻使娶太平公主

太平覘伺太子

則天垂拱四年、琅琊王沖之敗也、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與駙馬都尉紹坐與琅邪王沖通謀、顗緒皆伏誅、紹以太平公主妻杖一百、餓死於獄、

天授元年、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暨、攸暨時為右衛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頤、多權略、太后以為類己、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

睿宗景雲元年、 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己、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為、纖介必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二年、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晙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

璟元之請睿宗出宋王及豳王為刺史安置太平公主於東都從之太平怒讓太子其事遂寢璟元之皆貶

睿宗欲傳位太子和逢堯阻之

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豳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　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為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為右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離間姑兄、請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為申州刺史、璟為楚州刺史、丙戌、宋王豳王亦寢刺史之命、　夏四月、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為貴、曩為皇嗣、及為太弟、皆辭不處、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以上除授、皆與太子議然後以聞、夏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秋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為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眞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

罷韋安石等政事

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

太平欲以彗星搖太子睿宗即決意傳位其黨力阻不得

為災。府庫財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為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為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為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為之言於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玄宗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於大角。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耶。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為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何疑耶。太子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耶。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語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耶。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

王琚勸太子誅太平公主

劉幽求張暐謀誅太平事洩遠

崔湜諷周利貞殺幽求王晙留之不遣

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為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為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與寡人遊。琚曰，能飛鍊詼嘲。太子乃奏為詹事府司直，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暐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為然。暐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言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為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癸亥，流幽求於封州，張暐於峯州，光賓於繡州。初崔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景城王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利貞屢移牒索之，晙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晙使遣幽求。幽求謂晙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請詣廣州。晙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晙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太平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新興王晉常元楷李慈李欽李猷賈膺福唐晙及僧慧範宮人元氏謀弑玄宗王琚崔日用勸上決計乃伏誅

開元元年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毒進於上晉德良之孫也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割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為然以日用為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懷貞至忠羲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謩之曾孫令問靖弟客師之孫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與同謀十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至忠羲於朝堂皆斬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誥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南山寺三日乃出賜死於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

陸象先不從太平公主

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侔於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產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藏用流瀧州、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為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荊州、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為然、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為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己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　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為益州長史、　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九月庚午、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　冬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

張溥曰、高宗三女、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所生、太平公主、則武后出也、蕭妃女幽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弘奏請出降、后怒、即日配當上翊衛、太平下嫁薛紹、則假萬年縣為婚館、翟車火燎、道樾為枯、陵辱他生、寵貴己女、婦人不仁、陰性類然、且后生四子、弘薨合璧、賢殺巴州、既忍其子、何愛於女、太平寵愛特厚者、以其類己也、儀鳳中吐蕃請尚太平、后不欲棄之遠夷、度為女道士、築宮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紫袍玉帶、歌舞帝前、戲言乞賜駙馬、乃嫁紹、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殺武攸暨妻、以配主、蓋武后愛主

不異呂后之愛魯元而太平失行甚於平陽之適衞青人倫道盡后實倡之於太平何誅
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主蒙愛倖不聞纇過張易之兄弟之誅頗與有力玄宗討韋后復預
祕計遣子薛崇簡從事定掖溫王下御座奉睿宗即位國家征討廢立事非兒女子所知
太平生長閨闥贊決大謀權略英武百過中宗非若長寧奢侈安樂妖婬徒恃傾朝之貴
見榮妃主也為若策者一心相王永戴臨淄親兄之子為帝與兄之長自為帝甯有二哉
然勢極重者不反權太高者慮奢太上之妹天子之姑宰相出其門庭六軍繇其呼喻庸
愚則喜其易制英明則畏其除己積釁成逆勢所必至其握寵也以才致死也亦以才婦
人不可有才尤不可使有功太平其明徵矣武氏之亂決於李義府許敬宗韋后武三思
之亂決於崔湜鄭愔太平之亂決於竇懷貞蕭至忠非小人不附女子非女子莫容小人
若懷義什方穢濁宮禁靜能慧範參圖弒廢人非衣冠害同亂賊君子所謂非類小人則
以為其類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七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

李林甫專政

李林甫因宦官言于武惠妃願保護壽王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為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林甫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十四年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

張九齡言林甫不可用上不從

上欲廢太子瑛九齡力諫乃止

嚴挺之譏蕭炅李林甫怨之挺之不詣林甫林甫攝挺之罪九齡解之乃罷政事

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爲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幷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上之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卽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愼、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宮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爲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炅爲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爲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爲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爲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

林甫黜杜璡諫争路遂絕

林甫引進牛仙客

周子諒彈牛仙客杖死

貶張九齡

湯洄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薛鏽異謀林甫贊殺之

林甫勸立壽王瑁

爲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爲阿黨十一月壬寅以耀卿爲左丞相九齡爲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故嚴挺之貶洺州刺史王元琰流嶺南九齡旣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旣爲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相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二十五年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上怒甚命左右㩧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荆州刺史　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爲庶人流鏽於瀼州瑛瑤琚尋賜死城東驛鏽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丙寅瑛　男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

二十六年太子瑛旣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

高力士請上立長忠王璵乃爲太子

林甫口蜜腹劍

林甫以計陷盧絢嚴挺之齊澣

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意遂定、六月庚子、立璵爲太子、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丑、以牛仙客爲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甫爲吏部尚書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　秋九月戊午、太子更名紹、

天寶元年、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爲請、林甫恐乖衆望、乃除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員外同正、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吒久之、夏四月壬寅、以爲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爲少詹事、皆員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幷忌之、　秋七月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爲左相、

二年、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

林甫使裴敦復賂惡裴寬

高力士言大柄不可假人上不悅

林甫惡李適之張垍

林甫用吉温羅希奭治獄

林甫惡韋堅

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慎矜爲諫議大夫

三載冬十二月戶部尚書裴寬素爲上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言於上甲午寬坐貶睢陽太守　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客仙謀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上乃爲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四載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駙馬張垍爲侍郎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温鞫之温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答兵部吏素聞温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温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炅薦温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温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秋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

林甫譖韋堅皇甫惟明下獄

林甫以陳希烈柔佞易制引以為相

韋蘭韋芝訟堅冤皆貶

林甫奏李適之韋斌

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節度使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說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既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慎矜發其事以為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譖堅與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慎矜與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不已貶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州太守仍別下制戒百官　夏四月韋堅等既貶左相李適之懼自求散地庚寅以適之為太子少保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霅嘗盛饌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無一人敢往者　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為上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秋七月將作少匠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為其兄堅訟冤且引太子為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昏乞不以親廢法丙子再貶堅江夏別駕蘭芝皆貶嶺南然上素知太子孝

嗣薛王琄裴寬李齊物爲堅黨皆貶

林甫陷杜有鄰柳勣王曾等杖死併貶嗣虢王巨王琚

李邕裴敦復杖死林甫奏殺皇甫惟明韋堅兄弟李適之自殺子霅杖死王琚自縊房琯貶

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等爲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嗣薛王琄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別駕、河南尹李齊物貶竟陵太守、凡堅親黨連坐流貶者數十人、斌安石之子、琄業之子、堅之甥也、琄母亦令隨琄之官、 冬十一月、贊善大夫杜有鄰女爲太子良娣、良娣之姊爲左驍衛兵曹柳勣妻、勣性狂疎、好功名、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邕、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爲友、皆當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温與御史鞫之、乃勣首謀也、温令勣連引曾等入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勣及曾等皆杖死、積尸大理、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虢王巨貶義陽司馬、巨邕之子也、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邕、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贓貶江華司馬、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適之憂懼、服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即自縊、希奭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寬向希奭叩頭祈生、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之子霅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霅、杖死於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琯融之子也、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所在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徵剝逋負、延及鄰伍、皆裸露死於公府、至林甫薨乃止、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 董延光之攻吐蕃也、過期不克、言王忠嗣沮撓軍計、上

林甫使魏林告王忠嗣擁兵奉忠王後哥舒翰陳其究乃免死

楊慎矜令史敬忠祈禳林甫使王珙告之併慎餘慎名俱賜死

盧鉉虐石張瑄又於讖書以誣慎矜

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　戸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鉷之入臺頗因慎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慎矜與語猶名之鉷自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奪鉷職田鉷母本賤慎矜嘗以語人鉷深銜之慎矜猶以故意待之嘗與之私語讖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為避亂之所會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矜惡之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設道場於後園慎矜退朝輒躶貫桎梏坐其中旬日血止慎矜德之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慎矜即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姊柳氏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慎矜與術士為妖法惡之含怒未發楊釗以告鉷鉷心喜因侮慢慎矜慎矜怒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密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太府少卿張瑄慎矜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慎矜論讖拷掠百端瑄不肯答辯乃以木綴其足使人引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加長數尺腰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不答又使吉溫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素善溫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交言鎖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溫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辯若解人意則生不然必死前至溫湯則求首不獲矣敬忠顧謂溫曰七郎求一紙溫陽不應去溫湯十餘里敬忠懇請哀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皆如溫意溫徐謂曰丈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始鞫慎矜以敬忠為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林甫危之使盧鉉入長安搜

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引楊釗爲援

李岫懼滿盈

趙奉璋告林甫罪狀

慎矜家銈袖讖書入閤中詬而出曰逆賊深藏祕記至會昌以示慎矜慎矜歎曰吾不畜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十一月丁酉賜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慎名自盡敬忠杖一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嗣虢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自餘連坐者數十人慎名聞敕神色不變爲書別姊慎餘合掌指天而縊　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寃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遂單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冤且請以己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己亥貶忠嗣漢陽太守　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庭之親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爲援擢爲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十二月丙寅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八載夏四月咸陽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

未達而杖死 吉温去林甫附楊釗 使釗奏逐蕭炅宋渾

王銲與邢縡謀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上命賈季隣高力士擊斬縡杖死銲併殺王鉷及其子準偁

裴冕收葬王鉷

陳希烈與林甫為敵

九載夏四月己巳、御史中丞宋渾坐贓巨萬、流潮陽初吉温因李林甫得進、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之、為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蕭炅及渾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十載春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

十一載戸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弟戸部郎中銲、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託以它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繇之同産也話之私庭鉷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會繫獄縊殺之繇不敢言銲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以告狀面授鉷使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賈季鄰等捕縡縡居金城坊季鄰等至門縡帥其黨數十人持弓刀格鬬突出鉷與楊國忠引兵繼至縡黨曰勿傷大夫人國忠之傔密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也縡鬬且走至皇城西南隅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鉷必預謀上以鉷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辨解上乃特命原銲不問然意欲鉷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戊子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鉷子準偁流嶺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鉷賓佐莫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為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夏四月庚子以思順為朔方節度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為才且貴妃之族故善

楊國忠仇林甫

林甫死

楊國忠安祿山誣林甫謀反其婿楊齊宣證成之遂削爵剖棺

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爲中丞鉷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悅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鉷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疏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仇敵矣　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爲林甫所害貴妃亦爲之請上謂國忠曰卿蹔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爲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命林甫出庭中上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爲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十一月丁卯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十二載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爲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婿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産竝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張溥曰唐時賊臣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稱首三賊皆死牖下敬宗享年八十一其所遭際即元載盧杞弗若也敬宗義府繇倡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致寵林甫結玄宗亦繇附武

惠妃小人過主必窺掖庭之間求袵席之助微矣哉唐書列傳云源乾曜執政素薄林甫不與以郎官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也嘗私林甫高力士本出三思家武氏合薦林甫入相會帝用韓休武氏復語林甫代為休請休既相重德之遂內外延譽登相位彼固長平肅王曾孫其進取率以武氏力蓋高宗以來滔滔小人皆武黨也女子之寵終於惠妃小人之禍極於林甫非獨人事若有天道焉敬宗應對帝丘辨濟漯高宗美其多文義府獻承華箴文致儻直兩人郎陰賊猶以博文顯林甫不學發言鄙陋甚於伏獵侍郎兼張九齡以文學進守正持重難乎為繼林甫以翩捷乘之拊背扼吭何哉漢武帝相公孫弘石慶不相汲黯董仲舒世謂英主用人喜柔順畏直方崇長厚忌有才洵矣然玄宗明識遠不及漢武林甫狡獪又非弘慶比也彼相於開元之二十四年卒於天寶之十一年十九年間貴極人臣寵溢天下帝一意任之謂年和歲豐四境無事君臣同德可免後憂及是時窮聲色恣遊娛莫非林甫功也胡亥欲圖極樂始尊趙高玄宗蠱惑後宮始尊林甫為林甫者開元時天子之愛在武惠妃則附武氏天寶時天子之愛在楊貴妃則附楊氏彼日用天子之所愛而天子果以為林甫愛我也李林甫相而國家安安祿山相而邊境安帝意自此忘老矣且祿山之貴幸林甫之大利也胡人用則文人疎賊臣用則大臣遠祿山出入禁中唐室之辱林甫獨心喜之竊謂祿山不奪我相又可驅除他人即久握兵屠何傷及范陽師起天子流離彼考終久矣養一人之欲而不虞其死造天下之亂而不與其禍即剖棺抉珠焚骨揚灰豈償厥辜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終

宇文融請檢括戶口
融奏置勸農判官皇甫憬言擾民被貶
楊瑒言融困弊百姓遂出外
張説抑融遂罷相

姦臣聚斂 宇文融 王鉷 楊愼矜 楊釗 韋堅

唐玄宗開元九年春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融弼之玄孫也、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偽甚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為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十一年秋八月、癸卯、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闢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秋八月己亥、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以下、畏融恩勢、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為華州刺史、

十三年、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常平倉本錢、

十四年、中書令張説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夏四月壬子、

融及御史大夫崔隱甫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庚申罷說中書令

十五年春正月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為朋黨上惡之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　乙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免差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隄堰決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並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為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上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凡為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冬十月宇文融既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等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又貶平樂尉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道卒

二十一年　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為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句駮省便出錢數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

上思楊崇禮擢其子慎矜愼名

韋堅鑿潭衆運船賜名廣運

崔成甫唱得寶歌

王鉷歲貢額外錢百億萬

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為優、上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天寶元年春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為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為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方翼之曾孫也、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徧榜郡名、各陳郡中珍寶於船背、陝尉崔成甫着錦半臂、缺胯綠衫而裼之、紅袙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白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

四載秋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為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 冬十月、上以戶部郎中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為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

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為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摴蒱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楊釗入禁中事見楊氏之寵

七載、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夏六月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蘇冕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生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張溥曰、甚哉言利之難也、宇文融以括戶入相、配流道死、韋堅盌金廣運潭封韋城縣男、殺於臨封、楊慎矜楊卿之子、督責出納、兄弟並誅、王鉷大夫、歲貢私帑、禍且赤族、當其誅求無名、獻媚天子、弘羊孔僅猶為計拙、一旦竄死狼籍、方恨搜括天地、智者不為、象齒焚身、懷璧有罪、以小況大、可不懼哉、融言利最先、其得罪獨輕、帝亦心念其才、然衆怒不可使

元宗令揚妃乞為女宮與高宗令武氏長髮同

也堅以太子後宮之戚外有幹名上牙盤歌得實巧幸無二李林甫比之卽林甫殺之並寵生忌其勢必然愼矜厭勝禍及愼餘愼名王銲與邢縡畜兵銲家連坐兄弟同利末亦同害彼宗族榮寵處非其據豈足福乎融敗於信安王禕銲敗於陳希烈堅愼矜則皆林甫所殺也銲繇愼矜致貴中道附林甫作飛牒陷覆其家後五年銲亦族滅愼矜之獄盧鉉妄殺張瑄瑄見祟猝死天道出反如響應聲林甫日殺人不聞逆凶豈惡過其量造物冥冥亦無如何哉堅等縱横言利皆祖宇文公私騷然海內集怨林甫因人之譽去己之疾陰賊鷙發不遺餘力銲雖厚善釁跡既露卽推而遠之不一引手小人但能擠人於死不能脫人於難蓋善殺者其才止殺者非其心也且諸臣聚斂咸筦財利之權競作威福世卽得指而斥之其名熾其害烈一入其中沒世不出林甫家富敵國凡朝廷興利斂民之舉悉唯喏順成而獨不顯預其名利則歸己害則人任此諸臣所以皆死於林甫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二

楊氏之寵

唐玄宗天寶三載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四載秋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為光祿卿從兄銛

楊錡尚主

楊釗與楊玄炎仲女通

章仇兼瓊欲附貴妃鮮于仲通以釗薦遂厚遺之使獻春綵於京師諸楊譽兼瓊因引釗見上

帝怒妃妬悍送還既不懌高力士請復迎歸院

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癸卯冊武惠妃女為太華公主命錡尚之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楊玄琰卒於蜀釗往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為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必為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為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恐敗公事今為公更求得一人因言釗本末兼瓊引見釗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大喜即辟為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之獻春綵於京師將別謂曰有少物在郫以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釗至郫兼瓊親信大齎蜀貨精美者遺之可直萬緡釗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釗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摴蒱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參軍

五載夏五月乙亥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為戶部尚書諸楊引之也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妒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是日上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捶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以貴妃三姊為夫人

五楊中虢國尤豪蕩

妃忤旨歸第剪髮以獻上復使高力士召還

命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楊釗更名國忠

廣平公主駙馬陳昌裔為楊氏奴所鞭

七載冬十一月癸未以楊貴妃姊適崔氏者為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為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為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每命婦入見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三姊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昏嫁皆先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為虢國尤為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自為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污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九載春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戶部郎中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為獻惟髮者父母所與敢以薦誠乃剪髮一繚而獻之上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梃於前華僅以身免　楊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十載春正月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楊國忠領王鉷所綰使務

張彖不謁國忠

鮮于仲通為國忠刻頌國忠私於虢國夫人

楊暄荒陋達奚珣考置上等

十一載京兆尹王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鉷得罪敕楊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　夏五月丙辰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内採訪等使凡王鉷所綰使務悉歸國忠　十一月庚申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其判使並如故國忠為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己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自待御史至為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論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

十二載春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以金塡之　冬十月上幸華清宮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鄣幕道路為之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第及暄為戶部侍郎珣始自禮部遷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己之淹回珣之迅疾國忠既居要地中

國忠惡貶李峴　國忠獻善禾隱水災

安祿山反上欲親征命太子監國楊國忠使韓虢秦三夫人說貴妃銜土請命乃止

外餉遺輻湊積縑至三千萬匹

十三載春二月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命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峴禕之子也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十四載安祿山反冬十二月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於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夕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肅宗至德元載楊國忠勸上幸蜀上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追殺之併殺其子暄及韓國秦國夫人　上命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事見安史之亂

張溥曰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母武惠妃頻產不育瑁生寧王養之邸中故封建獨晚其妃楊氏冊於開元二十三年之十二月天寶四年八月明皇納之宮中天下亂不可支矣李林甫國家之賊相之十有九年亂已有餘又益之以貴妃楊國忠是速亂也韓非有

云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明皇之相林甫蠹木隙牆也更寵貴妃任國忠則疾風大雨也國忠飲酒摴博見擯宗黨發憤從軍張寬捷之無行若此豈有范睢招折張儀掠笞之恥哉太真妃即貴寵乃其從祖妹夤緣親密驟進執政戚非觀津而賞愈成陽殉之以國不亡何待安祿山柳城賤胡又敗北當死帝違張九齡之言免其刑誅國法已謬忽引入宮中母事貴妃彼昏不知何至此極夫齊湛使士開握槊中宗為三思點籌此皆無道愚主甘居下流玄宗身定國難治成太平遽病狂易自亂帷牆籧篨戚施為世僇笑斯蓋天奪其魄人喪其常鳥獸為羣則夷虜入室晚禍崇酷事應固然國忠與林甫祿山皆小人之雄氣類相求宜歡好無間乃林甫既死而誣之祿山將叛而激之中以危法幸其傾敗惟恐不及始信君子能用君子小人必不能容小人嫉妒其天性也漁陽變至帝下命親征制太子監國國忠恐懼令三夫人說貴妃銜土涕泣其事遂寢既疑哥舒翰趣之急戰潼關失守京師尚可無動忽唱幸蜀狼狽出走彼以為蜀固我家天子即失長安楊氏姊妹兄弟猶歸故鄉耳帝心亦幸有貴妃在流離一國尚樂可忘死不意陳玄禮等之議其後也國忠避禍益急趨死益蚤其臣生刺雄狐其君沒傷紫褥此非大亂孰為大哀嗚呼

卷二十三

DS
735
.A2
L5
v.23

安祿山有罪張守珪執送京師上欲免其死張九齡固爭不得

史窣干與祿山同里先後一日生

窣干以計紿奚王執瑣高張守珪奏其功賜名思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三上

建安袁樞機仲編輯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安史之亂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春三月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誅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其母巫也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郎以驍勇聞張守珪以祿山為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窣干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為奚遊奕所得欲殺之窣干紿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奕信之送諸牙帳窣干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使百餘人隨窣干入朝窣干謂奚王曰王所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窣干入朝窣干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為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阬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

席建侯李林甫裴寬皆稱祿山

州張守珪以窣干為有功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為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天寶元年分平盧別為節度以安祿山為節度使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年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

三載春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為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

四載秋九月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冬十月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奠之日廟梁產芝

六載春正月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即為代作通之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郡縣疲於遞運祿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他物止有

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與祿山叙兄弟祿山拜貴妃為母

王忠嗣數言祿山必反李林甫惡之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請用胡人遂成祿山之亂

賜祿山爵東平郡王

祿山至戲水楊釗兄

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曏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為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幛置榻使坐其前仍命捲簾以示榮寵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　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七載夏六月庚子賜安祿山鐵券

九載夏五月乙卯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為設會飲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楊釗兄弟姊妹皆

弟姊妹皆往迎之　聽祿山鑄錢五壚　為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吉溫附祿山　祿山悍林

往迎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冬十月辛未、祿山獻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上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物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罌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為祿山護役築第、及造儲偫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為罷戲、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教坊樂、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作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使、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為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為兄弟、說祿山曰、李右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溫雖蒙驅使、終不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忘曩日之言、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節度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留後判官、河東事悉以委之、是時楊國忠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與王鉷俱為大夫、鉷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甚倨、林甫陽以他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山

嚴莊高尚勸祿山作亂祿山養曳落河八千餘人

高尚以不得志從祿山

哥舒翰以城東之宴與祿山怨愈深

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内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尚雍奴人本名不危頗有詞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耶祿山引置幕府出入卧内尚典牋奏莊治簿書通儒萬歲之子孝哲契丹也承嗣世為盧龍小校祿山以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閲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十一載冬十二月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　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嘷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為怨益深

祿山誘降阿布思部落遂擅天下精兵

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不信

太子言祿山必反不聽

上欲相祿山國忠諫止

祿山求兼領閑廐羣牧又求兼總監

祿山別飼戰馬

祿山欲反先奏除將士官以收衆心

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人遂不敢言

十二載夏五月、阿布思為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楊國忠欲厚給哥舒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

十三載春正月己亥、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命張垍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己巳、加祿山左僕射、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安祿山求兼領閑廄羣牧、庚申、以祿山為閑廄隴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兼總監、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充閑廄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二月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三月丁酉朔、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張均為建安

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楊國忠極言不可不從

國忠見素請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上從之輔璆琳受賂事泄寢

國忠捕殺祿山客李超等

祿山表獻馬達奚珣疑有變請上諭止之

太守垍為盧溪司馬弟給事中埱為宜春司馬十四載春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喏壬子國忠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耶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跡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逡巡不敢言上竟從祿山之請它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為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為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安祿山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尹圍其第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祿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密報祿山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昏手詔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鞚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它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且曰朕新為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穩又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灼然至京師即令左右引神威至館舍不復見數日遣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

祿山發十五萬兵反於范陽

祿山殺楊光翽

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於范陽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為名榜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轝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翽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為惡祿山者詐為之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聚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為平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翽見祿山責光

顏杲卿袁履謙謀起兵討祿山

遣邊令誠監軍於陜

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杲卿，思魯之玄孫也。丙子，斬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為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為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為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衞尉卿猗氏張介然為之。以程千里為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為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彍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陜。　丁亥，安祿山自靈昌渡河，以絚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乘城，衆恟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盡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使，守陳留。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

祿山陷滎陽殺崔無詖
封常清屢戰敗
祿山陷東京達奚珣降李憕盧奕蔣清死義
常清請高仙芝引兵先據潼關
吳王祗李隨起兵拒祿山賈賁斬張通晤

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殺無詖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憕潰去憕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廄使人執憕奕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憕文水人奕懷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封常清帥餘衆至陝陝郡太守竇廷芝已犇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內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弟通悟為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祗褘之弟也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尉賈賁帥吏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悟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　上議親

顔眞卿斬段子光賈載穆甯斬劉道玄李暐誅嚴莊宗族李奐殺王懷忠訾嗣賢殺馬冀共舉義

遣令誠詰仙芝常清上遣其即軍中斬之

强起哥舒翰討祿山以疾辭不許

征太子監國楊國忠使貴妃請命事遂寢事見楊氏之寵 顔眞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眞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內穆寧共斬道玄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道玄首謁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眞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奕將訾嗣賢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眞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圍饒陽 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陳尸蘧篨仙芝還至廳事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自隨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賊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時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爲判官

郭子儀敗高秀巖

杲卿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皆預謀

杲卿斬李欽湊擒高邈何千年

千年獻計退張獻誠

河東十七郡皆歸朝廷

馬燧說賈循以范陽歸國循猶豫事泄循

蕃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於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解弛無鬭志　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眞定令賈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丞張通幽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眞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詣郡受犒賚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履謙馮虔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井陘之衆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馮虔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善其始當愼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范陽召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

祿山稱帝

尚衡起兵討祿山殺邢超然

杲卿使子獻賊首于京師

張通幽請行乃背杲卿而託於王承業使害其功

杲卿為史思明蔡希德所圍承業不救常山遂陷諸郡

杲卿履謙罵賊而死顏氏一門死義者二十餘人

韓朝陽至范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　初祿山欲自將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

肅宗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　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為河南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為睢陽太守、兼防禦使、濮陽客尚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為衙前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　顏杲卿使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於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為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王承業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為衛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功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冎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絕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

盧全誠獨不從賊

郭子儀薦李光弼

哥舒翰擊卻安慶緒

李光弼克常山安思義出降即用其策破史思明

等圍之、河間司法李奐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所敗、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

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甲子、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

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卻之、　己巳、加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

使、真卿以李暐為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訪使、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

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

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

視吾此衆可敵思明否、今為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

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茍不獲

利、氣沮心離、於是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

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

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

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卻、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相繼、

賊不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為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

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太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

十里、憩九門南逢壁、度憩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

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

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　上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翰誣殺安思順及元貞

李萼獻計真卿從之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城降安祿山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為將使東擊淮陽救兵於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間入雍丘庚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賁衆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之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使人詐為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丙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賜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

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於代　戊辰吳王祇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　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為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采訪使真卿以張澹為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

萼言朝廷堅壁勿戰賊必內潰

真卿軍權稍移於賀蘭進明

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為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為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以為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兵權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為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微進資

張奉璋拒卻蔡希德

子儀光弼大敗史思明渾瑊射殺李立節

子儀斬郭獻璆

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為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卻之光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衆犇趙郡蔡希德犇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恒陽就食　安祿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詧殺之平盧遊弈使武陟劉客奴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賈載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為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玄志為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為平盧兵馬使　南陽節度使魯炅立柵於滍水之南安祿山將武令珣畢思琛攻之五月丁巳炅衆潰走保南陽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垍薦夷陵太守虢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為太常卿以巨為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國珍本牂柯夷也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賊聞之解圍走　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

巡以義責潮

子儀光弼大敗思明河北十餘郡皆歸順

王思禮說哥舒翰殺楊國忠不應

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於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奔於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為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為尚莊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衆未更行陳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師何足深憂尚莊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為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即召尚莊置酒酣宴自為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為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於苑中訓練上許之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

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皆請固守以弊賊國忠疑翰趣之使戰遂大敗潼關失守

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眾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己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眾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氈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氈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關外先為三塹皆廣二丈深丈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眾

火拔歸仁等劫翰降賊祿山斬之

國忠首唱幸蜀之謀上忽信之

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牓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縻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會賊將田乾眞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魯炅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為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無效乃囚諸苑中潼關既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聞安祿山反即令副使崔圓陰具儲偫以備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懅流涕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虢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為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劍南節度大使穎王璬將赴鎮令本道設儲偫是日上移仗北內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為賊守

郭從謹言久知今日之亂

陳玄禮鼓衆殺楊國

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兵仗儼然門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王雒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雒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以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

忠暄及韓國秦國夫人

韋諤勸上殺貴妃

薛景仙殺裴柔等

父老遮道留上不得因留太子建甯王倓廣平王俶與李輔國勸收衆心

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出為亂軍所撾腦血流地衆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至驛庭召玄禮等視之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謝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寇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於衆衆以為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甯王倓與李國輔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

何以興復今陛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凊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　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寍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啟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子兄弟皆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

太子斬薛羽徐轂

陳希烈與張均張垍等降賊

賊將無西

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餘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
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轂亦走又斬之○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閱監牧
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壬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為六軍使潁王璬
先行詣劍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
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為漢中王梁
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瑀璡之弟也　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
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
又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為隴
右節度使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招其部落以思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　戊申扶風民
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
風而守之○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
安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崔光遠為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孝哲為祿山所
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
賊黨畏之祿山命收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
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垍為
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麤猛無
遠略既克長安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

杜鴻漸魏少遊崔漪盧簡金李涵謀迎太子至靈武

房琯來謁見

裴冕杜鴻漸等請太子即位

太子北行亦無追逼之患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卻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俌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常山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即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 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為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暹之族子涵道之曾孫也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 甲子上至普安憲部侍郎房琯來謁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而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垍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留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

李勉奏彈管崇嗣

永王璘赴鎮

徇衆心爲社稷計儻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歔欷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内采訪使爲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爲之以陳倉令薛景仙爲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爲天水太守兼防禦使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衆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爲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爲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傅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爲都副大使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爲之傅充都副大使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虢王巨等並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鎮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爲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爲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彙秩之弟也　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棓揭其腦蓋流

肅宗召李泌至靈武

郭英乂擒斬高崇

崔光遠蘇震帥至靈武

段秀實責李嗣業說梁宰緩兵

血滿街己巳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　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上皇與語悅之房琯復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為左相渙玄暐之孫也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王遊忠王為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止　同羅突厥從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廄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眾　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卻之

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西郭英乂擒斬之　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為賊且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遠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十餘人來奔己卯至靈武上以光遠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以震為中丞震瓌之孫也祿山以田乾真為京兆尹侍御史呂諲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繼詣靈武以諲器為御史中丞綰為起居舍人知制誥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慚即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　敕改扶風為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

王俌欲降賊諸將殺之
宗仙運說烏承恩移鎮常山不從

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嬀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河北諸郡猶為唐守常山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家國為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玼之族兄也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偽降伏甲於城上

顏真卿大頒詔書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

郭子儀等兵至靈武軍威始盛

張巡大破李庭望

安祿山搜捕樂工

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奔博陵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為戶部尚書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　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營張巡帥短兵三千掩襲大破之殺獲大半庭望收軍夜遁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辛丑史思明陷藁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

雷海清死義

長安民望官軍至

薛景仙使貢獻無壅

李泌請以廣平王俶為元帥

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歔欷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山聞當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命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遥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

邊令誠伏誅
韋見素等奉上寶冊
上不受
上薄韋見素重任房琯

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

内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上斬之　丙子上至順化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置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專決於胸臆諸相拱手避之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為用韋妃之故內慚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冬十月上發順化癸未至彭原　第五琦見上

琯以戎務委李揖劉秩

張巡大破令狐潮王福德

房琯以車戰敗於陳濤斜

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房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持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琯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部侍郎王思禮副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為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房琯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琯自以南軍戰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琯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暐赴湛水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度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以城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

張巡大破令狐潮

薛願龐堅為祿山所殺

李泌陳滅寇之策

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眞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詣闕塗炭生民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鷰巢於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不絕口以至於死賊每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財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　十一月令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期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晝夜死鬬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冰上凍殺之　上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

張巡許遠大破楊朝宗

祿山欲立嬖妾子慶恩嚴莊說慶緒使李豬兒殺之

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於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拒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敗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三下

安史之亂

二載春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李豬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為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為敢不敬從又謂豬兒曰汝前後受撻甯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以氈裹其尸埋之誡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為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衆

李光弼大敗史思明等

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為樂兄事莊以為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玠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眾不滿萬人思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脩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脩城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眾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搘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安慶緒以尹子奇為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嬀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甯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眾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脩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郭

泌請取范陽上不從

李光弼大破蔡希德

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　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雒交引兵趣河東分兵取馮翊己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遂平河東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眾如前策並塞東北自嬀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眾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　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　安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兼領恆陽軍事封嬀川王以牛廷玠領安陽軍事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

上皇遣使祭張九齡

張巡屢推尹子奇

子儀擊走安守忠

子儀使僕固懷恩擊敗李歸仁

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軍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旰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東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軍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夏四月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等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元孫也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潏西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陳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為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童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

魯炅堅守南陽拒賊衝要

許遠於睢陽城積糧六萬號王巨以半給濮陽濟陰遂被困

張巡拒賊皆應幾立辨

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値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眞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甲子以子儀爲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六月癸未、田乾眞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翻城來降、乾眞解安邑遁去　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　壬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號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鬬、遂爲賊所圍、張巡乃脩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兵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

巡令南霽
雲告急於
賀蘭進明
不應

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本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
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鉤之所及莫不崩陊巡以大木末置連鏁鏁末置大鐶搨其鉤頭
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於
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于中積十餘日
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為皆應機
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　丁
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　八月以張鎬兼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
進明　靈昌太守許叔冀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奔彭城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
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
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
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
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
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
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
曰霽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
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
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甯陵與城使廉坦同
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

程千里屢敗賊反為蔡希德所擒

郭子儀勸徵回紇兵擊賊

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琯為相惡賀蘭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　戊辰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　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千里收騎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為特進囚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為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

僕固懷恩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固止之遂遁

俶請葉護免西京俘掠竟往東京

射之中眉皮垂障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遅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百姓軍士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傅虢王巨為西京留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瑶入蜀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名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脩人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 郭子儀引蕃

問東獻俘李勉請赦其死

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死義

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宏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
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為賊所汚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
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 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 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
郡、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
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
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
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
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
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為、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為吾用、
且得士心、存之將為後患、乃並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
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
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
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
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
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每戰將士或
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為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
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

閻邱曉不救雎陽張鎬杖殺之

俶子儀克陝城

安慶緒殺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許遠死義

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

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閭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　張通儒等收餘眾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並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己未廣平王俶至曲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傍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為數日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徬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制以瑱為淮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得東京捷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為安成府改元天成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

陳希烈等三百餘人請罪

甄濟蘇源明不受賊官乃逐之

張鎬帥五節度下河南河東郡縣

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己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祗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繫之○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為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彊舁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疾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樓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為賊用者令三司條件奏聞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污者勿問癸酉回紇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上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　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張鎬帥魯炅來瑱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　己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栗為九廟主庚寅朝享於長樂殿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

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覩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爵加食邑有差李憕盧奕顔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年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縣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以張良娣為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為趙王新城王僅為彭王潁川王僴為兗王東陽王侹為涇王僙為襄王倕為杞王偲為召王佋為興王侗為定王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以為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惡揚錄瑕棄功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敬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憕等而

耿仁智為承玭說史思明來降

崔器呂諲欲盡救陷賊官李峴

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為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眾走歸其國、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玭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耳、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悉眾數萬迎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眾、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等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日、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萼攝恆州刺史、開井陘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

力課乃六等定罪斬達奚珣等十八人賜陳希烈等七人自盡

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寛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誼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九原、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垍為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為卽相、或親聯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横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齎粉寇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六等議罪、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乾元元年、官軍既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民間、遣使撿括、頗有煩擾、正月乙酉、敕盡停之、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 二月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

能元皓來降

王暕宇文寬來降為慶緒所殺

張鎬言思明許叔冀必叛上因中使稱其忠懇乃釋疑

祖庸、復以載為年、 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以為鴻臚卿、充河北招討使、 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為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使、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咼於鄴市、凡有謀歸者、皆誅及種族、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 辛亥、新主入太廟、甲寅、上享太廟、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五月、罷為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為河南節度使、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為普安太守、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泉明為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為史思明所虜、裹以牛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閔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王百餘口、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

李光弼密令烏承恩阿史那承慶圖史思明事泄思明殺承恩父子而反

耿仁智死義

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慚服　六月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
畢者皆釋之已貶降者續處分　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
承恩為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思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說思明降唐李光弼以
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
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
以白思明思明疑未發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思
明留承恩館於府中帷其牀伏二人於牀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
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為節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
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
者將士名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為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
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連坐死者
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玼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
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
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況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
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
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
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召入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
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之腦

回紇助討慶緒

流於地烏承玼奔太原李光弼表為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　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　乙未郭子儀入朝　八月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為事其大臣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畧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為用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使總中外兵乾祐愎戾好殺士卒不附九月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眾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眾拒戰於愁思岡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李光弼引兵繼至慶緒窘

李光弼請通魏城魚朝恩不從

子儀等九節度之師敗于思明

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於滏陽遥為慶緒聲勢　十一月崔光遠拔魏州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為魏州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為三一出邢洺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　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賊勢盛處崟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崟處崟驍將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鬭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動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鋭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為流矢所中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牆麩及馬屎以食馬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遥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即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

自弁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騎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為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炅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都虞侯張用濟曰、蒲陝荐饑、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奕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禮至而軍焉、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為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卒、還屯鄴城南、安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任公暫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

思明殺慶緒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

魯炅慙懼飲藥死

朝恩惡子儀譖上召還京師

光弼治軍嚴整

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徧示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唁慶緒而不稱臣、且曰、願為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並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即命左右牽出、並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辛卯、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為節度判官、　丙申、以郭子儀為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　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炅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炅慙懼、飲藥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立其妻辛氏為皇后、子朝義為懷王、以周摯為相、李歸仁為將、改范陽為燕京、諸州為郡、　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為鄭陳潁亳節度使、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　秋七月、上名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　八月壬戌、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九月、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為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

田神功斬南德信來降

光弼移軍河陽

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皐、周摯自胡良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為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騎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

光弼使白孝德斬劉龍仙

光弼以計取思明良馬千餘匹

光弼以計使李日越高庭暉俱降

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故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眾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丈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

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嘗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為五臺府果毅己亥以庭暉為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於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潬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填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為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陣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見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為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決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

光弼生擒
安太清

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刎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為右金吾大將軍

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為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李名忠臣　發安西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　十二月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礓子坂得馬六百匹歸仁走以伯玉為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甯莎栅之間屢破之

上元元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三月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　閏月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為司空　己卯史思明入東京　六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　冬十一月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兖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　十二月兖鄆節度使能元皓擊史思明兵破之

二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

魚朝恩請上敕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稱猶未可不從遂戰敗

駱悅蔡文景說史朝義執思明縊殺之并教張通儒等殺朝清及其母辛氏

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法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戊寅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光弼懷恩渡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嘗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嘗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將兵為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礓子嶺衛伯玉逆擊破之朝義數進兵皆為陝兵所敗思明退屯永甯以朝義為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隅城欲貯軍糧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詬怒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須而畢思明又曰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為思明在鹿橋驛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俛首不應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為之勿驚聖人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恐禍及己不

朝義召祿山舊將多不至

令狐彰來降

違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廐中自鞴馬乘之悅傔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擒之思明曰亂者為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曰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囚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無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摯叔冀來迎悅等勸朝義執摯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衆心未壹遂縊殺思明以氈裹其尸槖駝負歸洛陽朝義即帝位改元顯聖密使人至范陽敕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數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為范陽尹燕京留守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畧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貶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夏四月乙亥青密節度使向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丑兖鄆節度使能元皓破朝義兵　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為滑鄭汴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降徙屯杏園史思明疑之遣其將薛岌圍之彰與岌戰大破之因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為滑衛等六州節度使　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范陽兵破之　復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荊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　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　秋八月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營　建子月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史朝義拔永甯破澠池福昌

光弼徑趣徐州使神功大破朝義
回紇登里可汗為朝義所誘因辱劉清潭舉國入冦僕固懷恩往見說以恩信可汗悅請助國討朝義

長水等縣、建丑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絕、又為奚所侵、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寶應元年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丙午、戰於城下、又破之、　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渡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　建卯月戊長、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於中州城下、為賊所虜、淮西震駭、會侯希逸能元皓田神功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　史朝義圍李抱玉於澤州、建巳月、庚戌、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　甲寅、上皇崩、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為、遂城果毅開封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衆寡、遂徑趣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　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庭、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敕書曰、先帝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心、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衆至矣、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可汗請與僕固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遭兵荒、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畧邢洺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可汗不從、又請

張獻誠出降

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亦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判官、給事中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為殿、自澠池入、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辛未、懷恩等軍於同軌、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眾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於橫水、賊眾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於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夾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眾、而賊陳不動、魚朝恩遣射生五百人乃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眾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填尚書谷、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伷等、承制釋之、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奔濮州、獻誠開門出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紇悉置所掠

薛嵩降于李抱玉張忠志降于辛雲京

田承嗣以城降

賓貸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衛州朝義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走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於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恆趙深定易五州降於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嵩楚玉之子也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廷密為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　丁酉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恆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鬭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為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為善擢為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朝義自衛州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於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廷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出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衆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范陽節

李懷仙降并獻朝義首

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今既歸唐矣豈可更為反覆獨不愧三軍耶大丈夫恥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奔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李懷仙遣兵追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壬子赦天下改元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冊回紇可汗為頡咄登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張溥曰安祿山史思明幼同鄉里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長相善並以驍勇聞後俱叛唐亂天下晚遣子禍慶緒朝義甘心弒逆於是祿山腸流牀上思明尸歸橐駝二賊少壯同事死禍不殊身為亂臣家有賊子可稱殷鑒祿山嬖段氏欲立慶恩嚴莊李豬兒乃助慶緒殺之思明亦惑辛氏愛朝清駱悅蔡文景卒說朝義為亂周子俊彎弓生擒縊於柳泉驛以彼天下之賊咸不能割嬖妾少子之愛謀成袵席劍及腹背屠戮慘決酷於市朝蓋是時賊勢強大駸駸天子矣驟而撲之兵力不給刃發其家翦滅始速且安史賤胡負國恩虐海內即使身就檻車頭懸闕下未足蔽罪莫若假手其子洞腹斷體宗族內夷然後王師繼之殲無遺種矣王莽僭位數殺子孫其太子臨通侍者原碧恐事泄遂謀弒莽

王仲昇使邢延恩奏除劉展延恩請假展江淮都統密敕李峘鄧景山圖展展覺之遂反陷潤昇州

覺而自殺朱温滅唐漁色不厭子友珪使馮廷諤弑之寢閤綠來盜魁梃四海之惡必罹親子之患蓋其人為五行所未有而罰亦天吏所不及也玄宗晚節昏同開門揖寇過非一端其臨事而惑者尤在輕戰速敗無故出奔肅宗繼統失策更多不先取范陽一也史思明既降假以威權許叔冀狡猾不徵入宿衛二也以魚朝恩監九節度之師三也三大失可以亡國倖而有功者亂賊運盡諸將協心豪傑馳驅於下中主受成於上郭子儀李光弼賈造唐室君何力焉若王承業聽張通幽之譖而喪顏杲卿賀蘭進明懼許叔冀之襲而喪張巡許遠遂使常山陷而長安不保睢陽破而江淮幾震縱賊之罪等於降賊惜不與達奚珣陳希烈等同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三下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四

劉展之叛

唐肅宗上元元年冬十一月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故為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姓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為亂然展方握彊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為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敕舊都統李峘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為

姜昌羣宗犀皆降賊鄭炅之李峘邢延思鄧景山皆潰逃李藏用責李峘棄城非忠勇請收餘兵拒展

憂故不次用公反以為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峘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儇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暅將兵四千略淮西李峘闢北固為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峘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峘軍聞之自潰峘奔宣城甲午展陷潤州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為潤州司馬丹陽軍使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

李峘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峘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炅之棄城走李峘奔洪州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為潤州刺史李可封為常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展以

昭發兵拒暅

田神功擊敗劉展展亡渡江

溫晁擊敗張景超

賈隱林射斬劉展劉殷許嶧等皆死平盧軍雖成功凡兩

李晁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陵、將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標陷濠楚州、王暅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暅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都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渡江、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畧徧、

二年春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強於石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州、溫晁據險擊敗之、待封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暅、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等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州、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洲、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帥衆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劉殷許嶧等皆死、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暅於淮南、暅引兵東走、至常熟、迺降、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聞展死、悉以兵授張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張溥曰肅宗立於患難之中捍安史之亂時天下正未寧也即其臣而叛者若何滔亂於南兗王惟良亂於北庭康楚元張維瑾亂於襄州朱融亂於長塞劉展亂於江淮段子璋亂於梓州王元振亂於絳州紛紛者史不勝書然滔執楊齊魯盧元裕平之惟良謀作亂李嗣業討之楚元逐王政稱南楚霸王韋倫禽之維瑾殺史翽來瑱降之融奉嗣岐王珍為亂邢濟告而誅之子璋殺虢王巨稱梁王崔光遠斬之元振殺李國貞郭子儀戮之皆亂起旋定不勞大師若劉展逞亂朝廷莫制借兵平盧民受翦掠江淮間始重困矣劉展李銑皆領淮西節度副使節度使王仲昇惡之先誅銑時有謠言手執金刀起東方因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并奏除展言其姓名應謠讖且與銑一體之人銑既誅展勢不兩下計必先發然展病倨彊恐不受命乃以為三道節度使密敕舊都統李峘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展心懷疑激而決反然展較銑貪暴罪少殊科徐為之地可不戰而服也以天子明威不能行於一臣顧啗之以官欺而執之又不密而敗速之反闕詩惡讒人亂國春秋惡寺人漏師於多魚延恩均有焉天寶之季安祿山將反韋見素請除為平章事名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使玄宗將從之先遣輔璆琳往觀變璆琳受賂盛言祿山無二心事遂寢亡何而反然璆琳以蔽祿山之惡成亂延恩又以發展之惡名亂中臣銜命緩急進退於國皆無濟也展兵橫行李峘退走李藏用責其不忠不勇竭力柵拒後得田神功銑師戰勝展敗渡江斬於賈隱林是役也神功之勞雖多其先完城卻敵功惟藏用事定之後牙將高幹誣其謀反以兵襲殺之崔圓不問反為殺孫待封賞有罪而誅有功紀綱倒置莫有甚於斯時者也且河東軍殺鄧景山

張良娣巧慧得上意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請撤珠玉上從其言建甯王倓賀上從諫如流良娣惡泌倓上欲立張良娣為后泌請姑以待上皇

而推辛雲京鎮西北庭行營兵殺荔非元禮而推白孝德詔無不從藩鎮之禍實始肅宗憂國者奈之何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五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唐肅宗至德元載　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肅宗即位於靈武、遣使召李泌於潁陽、謁見大喜、時事皆咨之。　上欲以建甯王倓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勸上用廣平王俶、倓聞而謝之、事見安史之亂。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鄰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甯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甯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倓不從、

二載春正月、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甯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

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耶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為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上嘗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辨殺卿耶是直以朕為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辨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曏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耶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

泌極言建甯之冤請慎將來

李揆賀立成王俶為太子

揆論皇后不宜加尊號

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甯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甯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甯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　冬十月李泌歸衡山

乾元元年春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　三月戊寅立張淑妃為皇后　張后生興王佋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決矣夏五月庚寅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揆道元之元孫也

二年春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

輔國勢尊宦官稱為五郎李揆稱為五父李峴正直請定法制輔國忌之

押官為劫謝夷甫論殺之其妻訟冤孫鎣崔伯陽李華權獻鞫無冤毛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上貶流伯陽等李峴言其無罪亦貶而若虛除御史中丞

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國口為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夏四月壬寅、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處分、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自今一切須經臺府。如所由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

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廄、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鞫之、與鎣同、妻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鞫之、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曄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鎣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等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為朋黨、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上元元年夏六月甲申、興王佋薨、佋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太子常

李輔國諂還上皇於西內上不應乘上不豫矯語迎上皇遊將射生五百騎劫遷之上勞輔國為安社稷

以恭遜取容會倓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
居上皇亦閒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真公主
如仙媛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
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
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為之作主人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
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
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曉喻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
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
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
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
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
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
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
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
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上皇馬鞚
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輔國帥眾而退所留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
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王地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
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卿等恐小人

顏真卿請問上皇起居輔國奏貶蓬州長史　流高力士等出玉真公主等上皇遂不懌成疾　上欲誅輔國而不決　上感李唐言因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裴冕不肯以宰相與輔國　輔國怨蕭華請罷之薦元載代相　蕃官哀上皇者四百餘人

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溱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敢決

二年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秋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上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建子月戊戌冬至己亥上朝上皇於西內

寶應元年建辰月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庚午以戶部侍郎元載為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陶銳為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戊申華罷為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建巳月甲寅上皇崩於神龍殿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群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𠢐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為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　初張后

張后晚與輔國隙召太子謀誅之太子謝不敢乃以屬越王係程元振密告輔國反收捕越王等還后別殿上驚而崩后與係間皆遇害

高力士以慟上皇卒

號輔國為尚父

元載希輔國意貶蕭華峽州司馬

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名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恆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廄且以甲兵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恆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僩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敘上皇晏駕拜哭始行監國之令戊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己巳代宗即位 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 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以內飛龍廄副使程元振為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十餘人皆流黔中 夏五月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為峽州司馬元載希李輔國意以罪誣之也 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馬仍遷輔

程元振放歸猶私入長安京兆擒以聞安置江陵

國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入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遣之　秋九月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內侍監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冬十月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語見吐蕃入寇）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程元振既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復令於江陵安置

張溥曰上皇崩於神龍殿蕃官剺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予為泫然曰夷狄知禮賢於肅宗遠矣肅宗不俟父命即位靈武謀册后立太子不能一日待李泌固諫乃止終非帝本心也輔國窺帝所欲惟惴惴大位若以為上皇在雖父子異宮人心未深相屬也上元之秋矯語迎上皇遊西內射生官遮道劫遷上皇驚幾墜馬入甘露殿執高力士手泣曰微將軍且為兵死鬼自古臣弒君子弒父豈必身執銳瞋目語難哉授意於人而不正其討春秋所以誅趙盾也輔國假六軍將士之威逼上皇如西內高力士厲聲叱之震懼失轡及

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登里回紇遂請助討史朝義

中使駱奉僊與辛雲京比譖懷恩謀反懷恩請誅雲

素服謁上謝罪、反勞苦之、稱社稷功、玉真公主及力士承恩等、上皇愛女舊侍、盡賜屏黜、謂上不與聞乎弒、其誰信之、且輔國閹廏小兒、役於王鉷、典禾豆、隨事齪齪、不茹葷、詭為浮屠行、其人至微淺、驟拔擢、官僕射、惟所欲為、至求宰相、不敢辭、私語蕭華、令裴冕謝之、輔國怨華、立罷度、非平日與陰謀逆、不恐怖忌諱若此、隋煬能殺張衡、肅宗不斥誅輔國、煬帝勇、肅宗弱也、張后比輔國、譖殺建甯王倓、謀遷上皇、罪當死、然睨隙輔國、名太子謀誅之、謂逼遷聖皇罪大、太子泣不應、乃屬越王係兗王集甲士長生殿、事雖不成、其英武帝不及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六

僕固懷恩之叛 周智光附

唐肅宗寶應元年、初回紇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敦、時徵兵回紇以討史朝義、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願助國討朝義、

代宗廣德元年、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其子行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為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為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可

京奉仙詔
兩解不問
懷恩怨憤
上書自訟
六罪

懷恩痛代
宗因循

兩面也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奉仙固請
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
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
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
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搆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為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
竭家貲俾之上道行至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
力為彌縫方得出塞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
之其罪有六昔羅同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玢為同羅所虜得間亡歸臣斬之以
令眾士二也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為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瑒不顧死亡為國效命四
也河北新附節度使皆握彊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天下既平送之
歸國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至重夙夜思奉
天顏但以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中官
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唯羣臣不忠正為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情詞非不摭實陛
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蒙蔽聖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
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阻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為先帝中興主
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反作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藏鳥盡
信匪虛言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為馬儻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
國忠言利行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朝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

上令裴遵慶諭懷恩懷恩欲入朝為范志誠所阻

顏真卿李抱真皆請以郭子儀代懷恩

以子儀鎮撫河東將士皆愧為不義

介至絳州問臣臣即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訴冤遵慶為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為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為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為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為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

二年春正月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眾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外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為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眾云郭子儀已為魚朝恩所殺眾信之故為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　僕固懷恩既不為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竭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戊午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丁卯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乃

焦暉白玉殺僕固瑒懷恩母責子負國提刀逐之

張韶附懷恩殺舅渾釋之懷恩亦殺韶張維嶽殺焦暉白玉并賂盧諒遂竊誅瑒之功子儀後知諒詐杖殺之上不受誅瑒之賀厚待懷恩母上以溫詔諭懷恩詣闕而不從

子儀料懷恩無能為

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眾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曰不然此必眾潰也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眾歸鎮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不得已納之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韶為間殺釋之而收其軍使韶主之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寘於彌峩城而死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眾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戊寅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　夏六月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眾復振上厚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勳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察其深衷本無他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秋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眾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名問方畧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辛巳子

懷恩引回紇吐蕃進逼奉天子儀堅壁不戰既出陣虜驚遁

楊志烈委柏文達攻靈武始勝後敗

子儀請防吐蕃

懷恩誘回紇等入寇自將朔方兵繼之遇暴疾死於鳴沙范志誠代領其

儀發赴奉天　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　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為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於宜祿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壬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　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其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回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甘州為沙陀所殺涼州遂陷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剌之衆自西道趣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寧白孝德鎮西馬璘河

子儀請令諸道節度使阨衝要李忠臣聞詔即日就道

魚朝恩欲脅百官奉車駕幸奉天劉給事抗聲責之遂寢虜以大雨不能進周智光逐

南鄜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耶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大將張韶代領其眾別將徐璜玉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玉而領其眾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吐蕃十萬眾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直衝之身先士卒虜眾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眾數日斂眾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名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盩厔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皁團結為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眾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因逐北至鄜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阬

虜反殺張麟阮杜冕家屬
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覘知不睦挺身往說回紇共擊吐蕃竟與藥葛羅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追擊破之

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冬十月、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

懷恩將張休藏等降

子儀招僕固名臣等皆降

稅百官俸以給回紇賞賚

周智光殺張志試

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杯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歸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

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上既遣而悔之、

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賫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

大歷元年春正月、周智光至華州、益驕橫、名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冬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

子儀屢請討智光而不許

姚懷李延俊斬智光

軍張志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為汝反矣、叱下斬之、臠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戊申、詔加智光撿挍左僕射、遣中使徐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栗、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

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於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己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張溥曰。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幾危唐室。嗚沙之死。人神痛疾。然觀見處中使。怨憤上書。自陳六罪。何其甚也。鐵勒部種。素不明忠義。一旦從令公討賊。闔門效順。生死立功。自謂再造唐社稷。雖有罪。子孫可十世宥也。辛雲京鎮撫河東。無秋毫之功。輕與乖絕。駱奉仙載寶而還。證成反狀。彼進不敢見天子。退無以自明。則有起而為寇耳。回紇其婚姻也。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之屬。可以利誘也。叛人一呼。百萬雲集。令非子儀以計離之。挺身定約。執酒酹地。涇陽奉天。非唐有矣。或責懷恩始功雲中。身為子儀裨將。烈士慕義。何所不勉。夫罷癃而不忍。聞難而即行。凡為所難為。當日純臣。獨一令公耳。賢如李光弼。猶擁兵徐州。愧恨成疾。況懷恩乎。子瑒授首。帝不受賀。懷恩有母。輦至長安而禮之。史言帝遇

元載貨結董秀先知上意

顧繇以劾元載子而流

元載請令百官奏事先白長官宰相顏真卿力諫貶峽州別駕

勞臣厚矣夫懷恩距躍朔方敢於激發非怨帝寡恩也功罪不分而中官貴人齮齕其間則鋌而走險耳懷恩望帝惟在因循帝終懷恩之死不言其反雖諱懷恩亦自護其短也然僕固族死盩厔之戹駱奉仙猶在兵閒詩云讒人罔極有以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七

元載專權

唐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月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為戶部侍郎充句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載初為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

代宗廣德元年秋九月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　冬十二月乙未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慶為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英倩全州人也

永泰元年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大歷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著門司式云其無門籍人有

載結周皓
皇甫溫誅
魚朝恩

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碍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眞卿誹謗二月乙未貶陝州別駕

五年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坐恣談時政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貲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由是不懌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爲內給使衣綠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爲儕輩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在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彊笑曰兒服紫衣宜稱心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爲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爲上謀徙李抱玉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爲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郿虢

徐浩厚賂載遂為吏部侍郎楊綰介直不附遷國子祭酒

賜朝恩黨劉希暹死上密戒載載不浚元載攻李泌上屬泌於魏少遊為江西判

寶雞鄠盩厔隸抱玉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為虞驕橫如故

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 三月癸酉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辨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畿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眾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辛卯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載有丈人自宣州來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劉希暹內常自疑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希暹死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卿勿以為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

官以避之
李少良以發載陰事漏言韋頌而陸珽告載皆敕杖死
制擢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栖筠發侯莫陳怤得官事徐浩薛邕杜濟于邵皆貶
上與吳湊謀誅元載
帝先杖殺董秀賜載自盡妻子皆伏誅王縉因覆奏得貶括州刺史

少遊使善待之、
六年夏四月、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贓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珽凶險比周、離間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上益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八年春三月、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妾弟侯莫陳怤爲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邕擬長安尉、怤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狀、敕禮部侍郎萬年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邵桂州長史、朝廷稍肅、
十二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爲不軌者、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汚辱、勿怪、乃脫穢韈塞其口而殺之、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取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括州刺史、載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李能皆伏誅、有

上欲誅載黨揚炎等以吳湊諫始貶宮發元載祖父墓卓英倩杖死其弟英璘作亂孫道平擊擒之

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　夏四月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己故炎及於貶洄滉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　五月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斵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及英倩下獄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

張溥曰元載既得志縱侈上嘗因獨見深戒之謷然不悛客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後竟賜死妻子誅滅李輔國妻載宗女也載初附輔國既盜斬輔國首臂於其第中載亦與謀魚朝恩握神策重兵視天子蔑如載結其黨周皓皇甫溫始縊殺禁內以彼其才令無黷貨以功名終亦唐彊力相也載既與誅兩國賊取諸君側爲天下除大害疑與禁密貴人落落難近顧揣探深微先得上意往往賴中人董秀力豈帝性寬慮豺虎不慮蜂蠆抑天子親信左右臣載雖才智不能無助董秀小人利載財卽爲之使深宮萬幾其几闥肘腋間日夜相嘗無厭也既不峻法制明與絕遠得此失彼何可勝道哉代宗既寤先杖殺秀後賜載死天下稱斷然載資秀淫汰驕溢已十餘年載孳孳聚斂縱卓英倩等爲徑竇一日縛致萬年縣鍾乳等物籍入公府無論身求速死妻與三子一女皆無有也可謂愚矣然載貪人法不應族卽戮妻孥祖宗墟墓何罪之有乃竟毀夷不貸也是刑也宜施之安史而叢於載身先正有言疑朝恩之黨爲之豈其然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七終

崔希逸興吐蕃邊將乞力徐盟各去守備後因孫誨求功請掩擊詔希逸襲之吐蕃遂絕朝貢

杜希望拔吐蕃新城以其地為威戎軍

王忠嗣破吐蕃杜希望置鎮西軍於鹽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八

吐蕃入寇 代宗幸陝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鬬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傔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

二十六年春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為威戎軍置兵一千戍之　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內懷愧恨未幾而卒　六月辛丑以岐州刺史蕭炅為河西節度使總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為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 立碑事見吐蕃請和　秋七月杜希望將鄯州之眾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眾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

蕭炅擊破吐蕃
章仇兼瓊與翟都局董承晏謀殺安戎城中吐蕃使許遠守其城
臧希液破吐蕃
皇甫惟明破吐破
吐蕃每歲穫積石軍麥哥舒翰擊殺其衆後不敢復來
王忠嗣諫攻石堡城董延北自

側頓蒲婆嶺下運資糧以偪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栝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二十七年秋八月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隴右節度使蕭炅擊破之

二十八年春三月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遠敬宗之曾孫也　夏六月吐蕃圍安戎城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彍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十二月金城公主薨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公主嫁吐蕃事見吐蕃請和

二十九年夏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　冬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

天寶二年夏四月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擊吐蕃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

四載秋九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石堡城爲虜所敗副將褚詡戰死

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將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爲之副倨慢不爲用翰撾殺之軍中股慄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

請往取不克反歸罪忠嗣李林甫遂使魏林誣告忠嗣不軌徵入鞫問

高仙芝責令李嗣業破吐蕃於連雲堡下中使邊令誠懼不敢

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曏者恐爲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橈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

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使夫蒙靈詧累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檑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爲陌刀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羸弱三千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爲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

仙芝以計取阿弩越城遂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以歸

夫蒙靈詧怒罵仙芝遽奏捷書

哥舒翰築應龍成吐蕃不敢近

翰令高秀巖張守瑜克期扳石堡城

唐士卒死數萬果如忠嗣言

王難待破吐蕃

娑夷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出取繒帛稱勅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朞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夫蒙靈詧怒先芝之不先言己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

七載冬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八載夏六月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檑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　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為神武軍

九載冬十二月關西遊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以難得為白水軍使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　夏四月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為懷義王

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

安祿山反西北數十州皆淪沒于虜

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不以聞郭子儀令王延昌入奏請益兵又遏不召見上遂倉卒幸陝

賜姓名李忠信、　吐蕃贊普乞梨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
肅宗至德元載、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二載冬十月、吐蕃陷西平、
乾元元年、　吐蕃陷河源軍、
上元元年、　吐蕃陷廓州、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請和
代宗廣德元年夏四月、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之備、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於吐蕃、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　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　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爲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於盩厔之西、乙亥、吐蕃寇盩厔、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爲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

高暉降於吐蕃為其鄉導吐蕃入長安暉遂與其將立承宏為帝後吐蕃遁暉為李日越所誅王獻忠脅豐王珙等西迎吐蕃子儀責送行在豐王賜死

子儀閒廢久聞吐蕃變即募三十騎行誓復長安上徵詣行在不應

巳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滻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犇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請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爲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遣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侯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爲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衆歸國子儀使左羽

子儀令長孫全緒破吐蕃仲卿大兵至吐蕃懼遁

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滻水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爲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悉衆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爲京兆尹癸巳以郭子儀爲西京留守甲午子儀發商州己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爲陝州刺史周智光爲華州刺史

吐蕃入寇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闕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

馬璘自河西入赴難破吐蕃於鳳翔

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後還宮

吐蕃陷松維保等高適不能救

嚴武破吐蕃

白孝德吐蕃

嚴武拔吐蕃數城

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鬬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衆持滿外向、哭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　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權寵無比、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為鄠縣築城使、遂將其兵、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僕固懷恩反、秋八月、涇原奏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　辛巳、子儀發赴奉天、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以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子儀聞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　己未、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衆、拔當狗城、　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於宜祿。　冬十月、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庚午、嚴武拔吐蕃鹽川城、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逼奉天、京師戒嚴、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數十餘萬衆、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劍南節度使嚴武、以將軍崔旰為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

大歷元年春二月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好於吐蕃、

路嗣恭破吐蕃　馬璘破吐蕃　白元光破吐蕃　李晟以兵千人釋吐蕃靈州之圍

議徙馬璘鎮涇州衆不肯徙王童之謀作亂段秀實斬其八人遂徙

二年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於興唐寺。　九月吐蕃衆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鎮奉天。　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

三年八月壬戌、吐蕃十萬衆寇靈武、丁卯、吐蕃尚贊摩二萬衆寇邠州、京師戒嚴、邠寧節度使馬璘擊破之。　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　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　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衆於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戊戌、京師解嚴。冬十一月、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爲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羈旅、數遷徙、四鎮歷汴虢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及徙涇州、衆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於涇。　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衆

史抗溫儒雅不入渾瑊命爲虜所敗馬璘又敗於鹽倉段秀實發兵東原虜卻走

子儀再任瑊遂破破虜李國臣趣兵秦原虜遂不犯敢

四年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五年秋九月吐蕃寇永壽

六年夏四月吐蕃請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吳損使於吐蕃　秋九月吐蕃下青石嶺軍於那城郭子儀使人諭之明日引退

七年夏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

八年冬十月靈州破吐蕃萬餘衆吐蕃衆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於宜祿瑊登黃菅原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爲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爲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又敗璘爲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諶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諶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耶令諶等惶恐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於東原且收散兵爲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卻既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爲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既破官軍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殺數千人虜遂

郭識

元載請城原州為田神功所阻

遁去 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勝是時吐蕃數為寇載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水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九年春二月諫議大夫吴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

張滂曰天寶初天子坐宮中責將帥逐虜萬里當日董延光悻悻功石堡城王忠嗣諫之强爭之疾至不欲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仁人之言誦之於今然哥舒翰立功青海高仙芝發奇策入阿弩越城小勃律王逃於石窟郎小挫傷凡將士所斬逐慮無不得志肅代之際吐蕃則破州陷城無數直度便橋車駕出走彼虜强弱何常之有中國盛則轉徙而北中國衰則伺隙蹈瑕聚衆而豨突爾然吐蕃盤據長安長孫全緒給以令公大軍至擊鼓夜呼巷衆全遁僕固入寇再逼涇陽郭子儀結盟回紇令與貳郎夜引去虜實中怯無能為也令代宗當時毋聽程元振言輕出苑門京師必完語云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京師天子之家急委而去之宗廟社稷子孫王侯士庶其誰歸乎賴令公卻敵乘輿反正未幾聞寇魚朝恩復脅幸河中假非劉給事抗聲責止代宗流離與楚靈乾谿亦何以異自古宦官在内其於夷狄盜賊不來則招之來則避之無非挾天子以自全而闇君不悟也曰

左右受我其不欲以我身嘗寇也。嗚呼。此國家所以亂亡接踵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九

兩稅之弊

唐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唐高祖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玄宗開元九年詔括天下逃移戶口議定賦役事見姦臣聚斂

元載重徵江淮租調

肅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産、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爲羣盜、州縣不能制、

代宗大歷十四年、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以取給爲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復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

楊炎請財賦皆歸左藏上從之

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爲官爲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貞元三年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榷率徵罰以爲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宜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

上從李泌言以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

李泌以錢帛諭大盈庫

詔免稅外輸賦

張滂請稅茶歲收錢四十萬緡

陸贄奏均節財賦凡六条

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爲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　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秋九月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十年夏五月陸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土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爲家法

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爲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調庸法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眾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歷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

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甿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爲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賦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濟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也近者有司奏請稅

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飢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張溥曰三代井田之法壞於商鞅以其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問多寡也唐租庸調之法壞於楊炎以其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視中下也然定稅以丁者難考定稅以畝者易覈兩稅之法自炎創之遂通行至今矣唐武德初用前代戶調法制每丁租二石絹二文綿三兩外禁毋得調斂此租庸調之所繇始也旣定均田賦稅法民有田則有租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有家則有調調言據丁土所樹藝而調取之也有身則有庸庸言人出絹而當役庸直也當是時也財歸左藏兵蓄府衛官有定員責無加配可不謂國家富庶黎民蒙業哉及玄宗倦勤用度奢侈楊慎矜宇文融王鉷等爭以聚斂結主始有額外進錢兩京淪陷肅宗即位籍江淮富商稅鹽麻銅冶鬻官勳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費猶不給大歷以來地頭青苗諸錢益紛紛矣夫承平日久則生齒盛而浮客多於是有宇文融之括田版籍燬亡則科征繁而名目衆於是有楊炎之兩稅融守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盡者也炎變高祖太宗之法而務簡者也盡則民怨簡則法行是故惡融者目之爲逼脅州縣妄增逃羨於炎則姑安焉然初定兩稅時諸郡邑獨取大歷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他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一之於兩稅於爲賦已重尋以軍興貫

加征二百。敕事畢停止。已竟不罷。初計緡錢爲算。納稅配綾絹。計錢爲估。絹一匹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本價爲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剝徵。故賦名不增於舊。而民困。又初勅兩稅外加斂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畢。復賦諸民。獨陽避徵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其庸。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入而麤給其直。名曰和市。比大歷之數。復倍兩稅之病。不病於更法而病於加斂。即炎不死。亦莫可誰何也。國朝以天下墾田定天下賦稅。制猶兩稅而度越於唐者數焉。夏稅秋糧。歲有常額。非臨役興而後度其數賦於人也。隨田寬狹取數多寡。非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爲額也。額數具於黃籍。總於戶部。期限責於藩服州縣。非別設兩稅使總之也。戶編里甲。十年輪差。不役之絹無有也。法制善矣。而民重有憂。其惟在稅外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

裴延齡姦蠹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己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九年秋七月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

棄物宜推驗上又不許上雖知延齡誕妄而喜其好詆毀人羣臣中推張滂李充李銛證延

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有司閲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十年秋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閒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閲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其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冬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蠹

贄極諫延齡奸詐

上益厚待延齡

趙憬輸情於延齡

延齡譖貶贄充滂銛

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諠諠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

十一年春二月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李銛黨於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柰何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贄爲忠州別駕充爲涪州長史滂爲汀州長史銛爲邵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

陽城帥王仲舒歸登熊執易崔邠等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張萬福賀朝廷有直臣

中外賀延齡死而上悼惜

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

十二年春三月以戶部侍郎裴延齡為戶部尚書使職如故 秋九月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張溥曰依古以來言利之臣虛妄無能莫裴延齡若也獨德宗心好之謂其好詆毀人兾親厚之得聞臣下過失史言帝摘發耳目中朝士過從宰相者金吾士必密啟飛白惟帝以為厚一延齡愈於百金吾也然左藏正物移置別庫詭號羨餘申奏見物謬云已棄欲歸雜庫長安咸陽何所得陂澤數百頃同州一谷又安有八十尺木數千株此皆欺君之顯者帝不一問何哉玄宗末政嗜利宇文融王鉷韋堅楊慎矜之徒競起後盡貶死劉晏領度支有勞能帝遣中使縊於忠州時謂人臣好言利者往往不得其死延齡凶妄倍諸臣享年六十九死牖下幸矣帝迺哀之深如秦人之賦黃鳥凡人情性必喜所似德宗陰猜矜察及臨事無一能也於延齡性近矣宜其生相得死相思也陽城為諫官飲酒不言

還吐蕃俘五百人

吐蕃俘歸誦聖德贊普即遣使入貢

楊炎正載書之體

吐蕃請改敕書土從之

一日聞天子任裴延齡逐陸贄李充張滂李銛即帥拾遺王仲舒等伏延英門上書張萬福徧拜之賀朝廷有直臣當日忼慨何異漢成帝時朱雲上殿請劍誅張禹哉趙憬贊所引也李繁泌子也反耽耽為延齡用慄生愧友繁死愧父為小人者亦繁有徒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九十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九十一

吐蕃叛盟

唐代宗大歷十四年秋八月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為太常少卿使於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德宗建中元年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 五月戊辰以韋倫為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為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為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

二年春三月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於吐蕃 崔漢衡至吐蕃贊普以敕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為境邀漢衡更請之冬十二月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為之改敕書境土皆如其請

三年夏四月庚申吐蕃歸鄜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秋九月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　冬十月戊辰遣都官員外郎樊澤使於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盟於清水　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　夏四月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已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　六月庚午答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剌沒藏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　秋七月甲申以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壬辰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盧杞惡李揆使入吐蕃

興元元年春正月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　夏四月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曹子達擊破韓旻於武川亭　五月吐蕃既破韓旻大掠而去上甚憂之以問陸贄贄具言吐蕃形勢事（兩事並見藩鎮連兵）　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

李泌論安西北庭之地不可與吐蕃

齊映泣止帝再出幸　王佖用李晟言敗走尚結贊　杜彥光拓拔乾暉皆棄城遁　張彧鄭雲逵背李晟

貞元二年秋八月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甯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　吐蕃遊騎及好時九月乙巳京城戒嚴復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柰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全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沙堡壬申遇吐蕃眾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甯慶北去癸酉軍於合水之北邠甯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於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　十一月辛丑吐蕃寇鹽州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眾犇鄜州吐蕃入據之　十二月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眾去遂據其城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棄之又陷麟州　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甯軍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　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為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

附張延賞德宗忌李晟功名上命韓滉劉元佐解晟與延賞之憾

馬燧欲與吐蕃和李晟韓遊環韓滉請戰乃止會滉薨燧與張延賞反晟謀復請和親

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請削髮為僧、上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為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延賞為相、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胷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澣充入吐蕃使、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銛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彊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頰熱俱入朝論之、會滉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己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請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延賞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

崔澣責尚結贊負約尚結贊僞請和乃詔渾瑊為清水會盟使

延賞罷晟兵柄武臣皆解體

晟請備吐蕃延賞復阻之尚結

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為臣叔度慙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其衆之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者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為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　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玄佐玄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

贊果劫盟渾瑊逃出賴駱元光兵救免

柳渾料吐蕃背盟

上欲出避吐蕃大臣諫止

諸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尚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掠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瑊自幕後出偶得它馬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千餘人崔漢衡為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兵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瑊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恆齎詔遺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丙戌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弇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

李泌請保全李晟馬燧

泌進不減卒不擾民糧食足衆麥賤府兵亦成之策

中功令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弇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甯俱歸分因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　六月丙戌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不視事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壬寅李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泌謂上曰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

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

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

韓清沔蘇太平擊卻吐蕃

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湖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　秋八月吐蕃尚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卻其人　戊申吐蕃帥羌渾之眾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口悉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眾大哭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眾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卻之　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寘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為斥候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捍之多

韋皐攻下城柵盡復巂州之地

韋皐獲論贊熱

度使韓遊瓌擊卻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五千歸汴州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四年春二月劉昌復築連雲堡　夏五月吐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　秋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卻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　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寇西川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韋皐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恥前日之敗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韋皐命韋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巂州經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五年冬十月韋皐遣其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於巂州臺登谷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皐所攻城柵無不下數年盡復巂州之境

七年秋八月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夜遁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

八年夏四月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　秋八月韋皐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陸贄論備邊六失

九年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二月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夏五月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茍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眾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眾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彊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眾以弱為彊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馬其

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于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慍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埸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韋皐遣大將董勔等將兵出西山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楊朝晟上用邠寧兵而方渠合道木波皆城

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

馬定德來

十年夏六月、韋皐奏破吐蕃於羲和城、
十一年冬十月、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不許、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鄉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寨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為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眢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　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　六月韋皐奏巂州刺史曹高仕破吐蕃於臺登城下、
十四年冬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皐約共擊吐蕃皐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巂州異牟尋與韋皐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十六年夏五月、靈州破吐蕃于烏蘭橋、　吐蕃數為韋皐所敗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

徐舍人縱僧延素歸國

韋皐兵擒論莽熱

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

十七年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己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曜之子也僧延素為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之五代孫也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韋皐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皐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　九月韋皐奏大破吐蕃於雅州　韋皐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皐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乙亥皐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

十九年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頰熱入貢

六月壬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伾使於吐蕃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

憲宗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玼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于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　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于臨涇以鎮將郝玼為刺史

李絳請專節度使之權為宦官沮止

吐蕃厚賂王佖始成烏蘭橋

足之煎卒可黎可立立

四年、初平涼之盟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之詣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垍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　秋九月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

五年夏五月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

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十年冬十一月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十一年春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

十三年冬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　甲午、鹽州奏吐蕃引去、

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脩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

吐蕃憚史奉敬野詩良輔郝玼

寅遣歸國、 秋八月癸酉、吐蕃寇慶州、營於方渠、 冬十月、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殺戮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

十五年春二月、吐蕃寇靈武、 三月、吐蕃寇鹽州、 冬十月、党項引吐蕃寇涇州、連營五十里、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幷發八鎮全軍救之、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鄆王府長史邵同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初祕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為弔祭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既而吐蕃為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為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 渭州刺史郝玼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鬭者、彼何人耶、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耶、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為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尋亦皆退、 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 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穆宗長慶元年夏六月辛未、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 秋九月、吐蕃遣其禮

悉怛謀請降李德裕奏其狀牛僧儒力阻執而歸之吐蕃盡誅于境上

部尚書論納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冬十月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於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

二年夏六月吐蕃寇靈武　壬午吐蕃寇鹽州　八月劉元鼎還

文宗太和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率其衆犇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皐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

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甯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張溥曰吐蕃贊普棄宗弄讚死於唐高宗永徽元年嫡子早歿其孫立為贊普凡二十八年至調露元年死子器弩悉弄立生八歲至武后長安三年卒於軍子棄隸贊立生七歲玄宗天寶十二載乞黎蘇籠臘贊死子娑悉籠臘贊立至德宗即位時乞立贊為贊普貞元十三年死子足之煎立貞元二十年死其弟嗣立至憲宗元和十二年死可黎可足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臣下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弟達磨嗣嗜酒好獵喜內凶愎少

思政益亂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鄗廓間夜聞鼙鼓聲武宗會昌二年死無子以妃綝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為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國大相不服於是論恐熱尚婢婢相攻而國亡夫吐蕃之盛也國君長世務競雄識即七八歲兒咸能率謀夫虓帥剽陵中土其衰也主暗代促異姓攘袂望如河隴高年解辮易服猶病未能存亡之際可謂非天乎然高宗武后時吐蕃滅吐谷渾方國萬里數敗王師政盡出於欽陵兄弟代德以來盜河湟薄王畿皆尚結贊等為之戎方號令稟受酋長國之强弱不視其君反視大臣所從來矣開元初吐蕃請尋盟解琬涖之未及盟虜將兵十萬寇臨洮攻蘭渭掠監馬背惠食言其故習也德宗不察信張延賞而違李晟平涼之會渾瑊幾不免自古愎諫之主未有不悪者也韋臯招諭雲南吐蕃勢衰李德裕出鎮成都維州内屬其功畧等牛僧儒害之詔還悉怛謀戮於境上棄中朝之舊墟絕遠人之忠款罪在百世且吐蕃當日論贊無人兵馬微弱僧儒敢面謾天子盛陳氣勢恫喝必從懷盧杞之不忠託荀吳之小信春秋惡佞人其是謂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四冊

DS 735 .A2 L5 v. 24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二上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藩鎭連兵　涇原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唐肅宗乾元元年冬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苟或舍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

古唐廖林齋藏書

王武俊說李寶臣降擢先鋒兵馬使　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薛嵩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　梁崇義聞來瑱死殺李昭薛南陽而自立

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屬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内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寶應元年冬十一月史朝義之敗於衛州也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於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於河東節度使辛雲京　丁酉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寶臣裨將王武俊說寶臣來降及復為節度使擢武俊為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

代宗廣德元年春正月史朝義往幽州發兵其將田承嗣留守莫州以城來降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亦請降事見安史之亂　閏月癸亥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初長安人梁崇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義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之入朝也命諸將分戍諸州瑱死戍者皆奔歸襄陽行軍司馬龐充將兵二千赴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引兵還襲襄州

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充弃房州、崇義自鄧州引戍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為長、久之不決、衆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為帥、崇義尋殺昭及南陽、以其狀聞、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夏五月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媯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六月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舉管内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二年春正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永泰元年夏五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邈為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大曆三年夏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為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知幽州留後、　冬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為節度使、

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悖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

泚權知留後

薛嵩死子平逃歸讓位于其叔父崿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堂且求為相

上以永樂公主妻田華承嗣益驕慢

裴志清逐薛崿帥衆歸承嗣

上命孫知古諭承嗣不奉詔薛雄不從亂承嗣使盜殺之

知所從經畧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冬十月辛未以泚為撿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崿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壬午制以崿知留後　秋八月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滔至上大喜勞賜甚厚　九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九年春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夏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仍為之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　秋七月朱泚入朝九月庚子至京師　冬十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崿帥其衆歸承嗣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之崿奔洺州上表請入朝許之　乙巳朱泚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　昭義裨將薛擇為相州刺史薛雄為衛州刺史薛堅為洺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戊申上命內侍孫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大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攻衛州　二月乙丑田承嗣誘衛州刺史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衛四州之地自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逼孫知古與共巡磁相二州使其將士割耳剺面請承嗣

承嗣將裴志清降寶臣

承嗣請歸朝

李寶臣李承昭擒盧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大破田悅

為帥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後　三月乙巳薛崿詣闕請罪上釋不問　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為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敕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撻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貶承嗣為永州刺史仍命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尚或稽違卽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苟能自拔一切不問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衞州　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衆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孝忠本奚也　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懼秋八月遣使奉表請束身歸朝　巳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　九月李寶臣李正己會於棗强進圍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衞州南渡河屯陽武寶臣與朱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玠守之寶臣不能克　冬十月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於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田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布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庭南向

寶臣為中使馬承倩所詬詈王武俊說釋承嗣以為己資

寶臣為承嗣所愚遂圖朱滔

承嗣請入朝詔赦其罪

田承玉卒

拜而授書又圖正巳之像焚香事之正巳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慚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巳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舍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分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蒞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於瓦橋寶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衣它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怦守留府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嗣聞幽恒兵交即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而退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為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　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　十二月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巳屢為之上表乞許其自新

十一年春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　夏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癸巳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後乙未以靈曜為濮

孟鑒北結承嗣

劉昌說承僧惠効順乃請討靈曜

李忠臣兵潰欲歸馬燧固執不可軍勢復振

李靈曜屢敗

李忠臣馬燧李重倩大敗田悅靈曜夜遁汴州平

燧讓功於忠臣

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

州刺史靈曜不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為汴宋留後遣使宣慰　秋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敗李勉　李靈曜既為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八月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問計昌為之泣陳順逆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為宋州刺史憑為曹州刺史隱金為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於鄭州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滎澤淮西軍士潰去者十五六鄭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丘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於匡城乘勝進軍汴州乙巳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靈曜至韋城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會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　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加同平章事　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留後　庚

李抱玉薨弟抱真留後

寶臣請復姓張姓李

田承嗣死姪悅知軍事諸子佐之

李希烈殺張惠光父子逐忠臣上以為節度使

戍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徙治汴州、

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　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　冬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師、　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癸卯、以納為青州刺史、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國中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秋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

十四年春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為才、使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申、以悅為魏博留後、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婿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為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為衆所服、希烈因衆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暠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留京師、以希烈為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穎二州、徙鎮汴州 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又不自安、吏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 五月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為節度使、 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為河東節度使、 六月庚戌以朱泚為鳳翔尹、 秋九月甲戌改淮西為淮寧

德宗建中元年、 初左僕射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卽位、晏久典利權、衆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正月甲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為今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為沮己、徵秀實為司農卿、丁未、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移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為別駕、(元載遺策語在吐蕃入寇) 上用楊炎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己酉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癸丑、以澤潞留後李抱真為節度使、 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屛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為邠寧帥、卽誅溫儒雅等、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

命朱泚李懷光討劉文喜

上不赦文喜劉海賓殺之歸朝原州亦不果城

桑道茂請築奉天城

楊炎使庾準誣劉晏殺之

五將何罪而為戮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代懷光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 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濱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人、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賞賜如故、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六月、衛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日、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秋七月、荊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已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冤之、 八月丁未、加盧龍隴右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隴右節度如故、以舒王謨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大使、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為留後、謨、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

李寶臣死惟岳聽胡震王它奴言自為留後

田悅為惟岳請繼襲不許

悅謀拒命田庭玠正言不從竟以憂卒

邵真勸李惟岳討李正己為畢華所阻

弱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倂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真士真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為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上不許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為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為備至是悅屢為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曏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為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恒鄆共為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內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真聞李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衰絰之中遽欲負國此甚不可勸惟岳執李正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則旄鉞庶幾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奈何一旦棄之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正己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定州刺史谷

谷從政勸惟岳入朝不從遂飲藥死

李正己等聞劉晏死反謀益決

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俊等皆敬憚之為賓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圖事日夜獨與胡震王它奴等計議多散金帛以悅將士從政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為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為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讐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為將滔與吾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為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為乎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且令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吾亦知爾素疏忌我顧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及左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其母妹為李正己子婦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己使復姓張遂仕淄青惟岳遣王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悅等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懼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會汴州城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故城汴州正己懼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聚為備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永平軍舊領汴宋滑亳陳潁泗七州丙子分宋亳潁別為節度使以宋州刺

正己累表請晏罪楊炎遣使密諭上遂疏炎擢盧杞

梁崇義以上殺來瑱懼不肯入朝

田悅與正己惟岳連兵拒命

刺史劉洽為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留守路嗣恭為懷鄭汝陜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嗣恭二道、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為將者為諸州刺史、以備正己等、　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為名、實使之密諭節度使、云晏昔附姦邪、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未發、乙巳、遷炎中書侍郎、擢盧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　丙午、更汴宋軍名曰宣武、　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為閹宦所讒、遷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駕入朝、猶不免族誅、吾歲久釁積、何可往也、淮寍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益脩武備、流人郭昔告崇義為變、崇義聞之、請罪、上為之杖昔、遠流之、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為陳禍福、文喜因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舟能覆城殺將、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及遣使宣慰諸道、舟復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它使、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仍以其裨將藺杲為鄧州刺史、

五月、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遣兵馬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洺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雒縣、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洺、邢州刺史李共、臨洺將張伾堅壁拒守、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勇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崿而疏之、及攻臨洺、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

邢曹俊請置兵崞口悅不用其策

命李希烈討梁崇義楊炎諫不聽

張萬福發江淮進奉船

馬燧李抱真李晟大破田悅斬楊朝光張伾固守臨洺

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諸將惡其異己共毀之悅不用其策　六月張著至襄陽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著詔不敢發馳見崇義請命崇義對著號泣竟不受詔著復命癸巳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為董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為人狼戾無親無功猶屈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固爭之上益不平荊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干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為前鋒少誠幽州潞人也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壬子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芃為河陽懷州節度使割東畿五縣隸焉　秋七月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庚申以炎為左僕射罷政事　辛巳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　癸未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於臨洺時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軍於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

李正己死子納擅領軍務出兵助悅

李希烈斬梁崇義

張孝忠從蔡雄言歸

方急攻臨洺、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卻、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衆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納秘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遣大將軍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於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艽將兵會之、

八月、李納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

梁崇義發兵攻江陵、至四望、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李希烈引軍循漢而上、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疎口、又破之、二將請降、希烈使將其衆先入襄陽、慰諭軍民、崇義閉城堅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

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於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恆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遣錄事參軍董稹奉表詣闕、滔又上表薦之、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為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結、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為己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為河中尹、甲子、以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之、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置

承遣臧叔雅厚結周曾等陰圖希烈 白季庚說李洧舉州歸國洧從之遣崔程詣闕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程先白張鎰杞怒不從其請 劉洽曲環李澄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兵於徐州

之外館追賜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閭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朞年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 冬十月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季庚說洧舉州歸國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況海沂二州今皆為納有洧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承自外來以為宰相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從其請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 十一月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為之發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奮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卻朔方馬軍使陽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軍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慚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 工佳

馬燧大破
田悅與李
抱真不協
頓兵不進
悅得至南
郭激勵將
士軍勢復
振

運始通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甲申淮南節度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　十二月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為密州刺史加馬燧魏博招討使

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艽引兵逼衞州田悅守將任履虛詐降既而復叛　馬燧等諸軍屯於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上流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艽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為諸君破之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為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卻見河東軍捷還鬬又破之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納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

符令奇死義

邵真說惟岳入朝孟祐密告田悅悅怒使扈岌往讓惟岳畢華勸之遂殺真

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刃斷悅首提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為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非私已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尚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李納軍於濮陽為河陽軍所逼奔還濮州徵援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齧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瑤帥衆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束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密為表先遣弟惟簡入朝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詵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讓之曰尚書舉兵正為大夫求旌節耳非為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若相為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魏博淄青兵强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遽為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對扈岌斬之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束鹿丙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束鹿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兵馬使王武俊為左

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束鹿之戰使武俊為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恆州張孝忠引兵西北軍於義豐滔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恆州宿將甚多未易可輕迫之則併力死鬬緩之則自相圖諸君第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淺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於是滔亦屯束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為大夫卻敵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李納復攻陷之　王武俊既出恆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為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為眾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為福如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會惟岳使要籍謝遵至趙州城下武俊引遵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遵與士真矯惟岳命啓城門納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眾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詵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安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謀歸咎於中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　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恆冀都團練觀察

朱滔王武俊皆怨朝廷薄待田悅遣王侑許士則說以三鎮連兵許諾

張孝忠不從滔謀李勉說納來降上聽中使宋鳳

使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已與康日知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朝廷不欲使故人為節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先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王郁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郅與許士則俱詣恒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為大夫憤邑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無敵恐為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鎮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即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

說等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

劉怦諫滔救田悅不聽

不可舍上乃因說等於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為納所據洧境無所得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候李士真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真刼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為二州刺史士真求援於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詣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州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萬人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敕裝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真為恒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怦與滔同縣人其母滔之姑也滔使知幽州留後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為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怦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為逆謂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

滔赦田悅士卒喧噪不從蔡雄宗項強止之滔引軍還深州斬唱首二百餘人復舉兵而南

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它日必相念矣雄復欲以巧辭說之李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之李忠完城礪兵獨居彊寇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詰旦將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項等矯謂士卒曰汝輩勿諠聽司徒傳令衆稍止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纊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為馬僕射所奪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諠悖乖失軍禮衆聞言不知所為乃曰敕使何得不為軍士守護賞物遂入敕使院臠裂殺之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為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衆莫敢前卻進取寧晉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東趣寧晉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為恆冀團練副使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鎮深趙終為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曏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已為同列所忌至是為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為內應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私第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

朱滔朱泚有隙

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大敗而還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計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也 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為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初李抱真為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鉥鉥奔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相與戮力能分兵自守其地我寧得獨戰邪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洺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真請玄卿為刺史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之 盧龍節度行軍司馬蔡廷玉惡判官鄭雲逵言於朱泚奏貶莫州參軍雲逵妻朱滔之女也滔復奏為掌書記雲逵深構廷玉於滔廷玉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滔在幽鎮事多專擅其性非長者不可以兵權付之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二人者泚不從由是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玉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尉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于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

馬燧奏滔蠟書上驛召泚留之長安

盧杞忌張鎰出之鳳翔

李懷光不聽燧言大敗於滔

滔許燧請武俊恨滔

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髻中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幷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賜名園腴田錦繡金銀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　朱滔王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滔行至宗城掌書記鄭雲逵參謀田景仙棄滔來降　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　辛亥置義武軍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　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懽呼動地滔營於愜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釁而動懷光曰彼營壘既立將為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滔於愜山之西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籍其積如山水為之不流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三尺餘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滔欲許之王武俊以為不可滔不從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

李子千鄭濡等請滔與武俊悅納俱稱王

與官軍隔水相拒　李納求援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遥戍濮陽南華以拒劉洽　甲辰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兖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澶相節度使加朔方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　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圖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引兵趣趙州王士真解圍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恒州八月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為節度使　盧杞惡太子太師顔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冬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同平章事　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恒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鄭濡等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為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為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羣下上書曰牋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内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仿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竟不受嘔血死以兵馬使衞常寧為内史監委以軍事常寧謀殺武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　李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兵襲汴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

希烈與滔納等交通滔武俊勸希烈稱帝

盧杞謀陷真卿使宣尉希烈李勉表留不及

真卿守義不屈希烈欲遣還李元平阻之

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游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四年春正月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疏傲敢大言、好論兵、中書侍郎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為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為人眇小無須、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判官周晃為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為所敗、邏騎四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顔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甲午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為將剸啗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館真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真卿還、會李元平

舒約擊
利貞
周晃

王郜
韋清
希烈
被殺
劉洽

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慚而起以密啟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為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它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為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畤行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郟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南路遂絕貢獻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　二月丙寅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為河陽軍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三月戊寅江西節度使曹王皋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斬之辛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皋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皋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皋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為蘄州刺史王鍔為江州刺史　淮寧都虞候周曾鎮遏兵馬使王玢押牙姚憺韋清密輸款於李勉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萬人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

以軍敗易州

武俊以宋端…恨

列奉顏眞卿為節度使使玢嵺清為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騾軍三千人襲曾等殺之并殺玢嵺及其黨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周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眞卿於龍興寺丁酉荊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眞卿眞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 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 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為之副以荊南節度使張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皋為之副上督哥舒曜進兵曜至潁橋遇大雨還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卻之 五月乙未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 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清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寔為留守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升雲奔滿城會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其給事中宋端趣之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謂武俊曰滔以熱疾暫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寔寔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實無他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

李抱真使賈林說武俊歸義陰相約結

見滔謝之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六月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

趙贊奏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庚戌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秋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為其將康叔夜所殺

陸贄請固邦本上不能用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傍遺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神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西邊有兵諸廄備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於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覷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結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往歲為天下所患咸為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謂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

勉奏劉德信唐漢臣襲許州上忽遣中使追還為李克誠所邀大敗

上發涇原等兵救襄城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王翼犒簿遂作亂

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弊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鑑往事惟新令圖脩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勑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陽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為荊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以戶部尚書蕭復為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為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為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復嵩之孫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 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

白志貞所募禁兵無一人禦賊上乃出奔

姜公甫請釋朱泚從行不聽

乃環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令言入辭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射令言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呼曰諸君失計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為滅族之計乎軍中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民聚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聞蹕謁道左遂以其衆從曙曖之弟也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之帥麾下四百人從乃使建居後為殿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怏怏臣嘗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踰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翃及御史大夫于頎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頎頔之從父兄弟從一齊賢之從孫也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讙譟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小民

原休勸泚僭逆

上自咸陽幸奉天賴渾瑊至衆心稍安

張光晟蔣鎮彭偃敬釭皆為泚用

張廷芝段誠諫殺戴蘭朱泚

因之亦入宮盜庫物出而復入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戊申旦泚徙居白華殿出膀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不閑朝禮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等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即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為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駱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衆

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弁止之弁良嗣之兄孫也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庚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為傭僕潛出休又為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為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為時人所重至是皆為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反謀遂定以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為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辛亥以渾瑊為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為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為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為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

段秀實與劉海賓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盧杞力保朱泚忠貞姜公輔請召援兵入城

盧杞白志貞請擇大臣宣慰朱泚吳溆請行遂被殺

泚遣韓旻襲奉天段秀實使岐靈岳詐為姚令言符召還旻兵

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己皆為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諭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上悅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為受命館溆於客省尋殺之溆湊之兄也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請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

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

泚議稱帝秀實以笏擊之劉海賓不敢進遂被殺

李楚琳作亂殺鎰

上欲幸鳳翔蕭復阻之不從聞變乃止

朱泚稱帝

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匈匈、左右猝愕、不知所為、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從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已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海賓縗服而逃、後二日、捕得殺之、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鳳翔即度使同平章事張鎰、性懦緩、好脩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於行在、後營將李楚琳為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鎰方以迎駕為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鎰縋城而走、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竇出、抗為傭保、負荷而逃、皆免、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於楚琳、　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以姚令言為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為吏部侍郎、樊系為禮部侍郎、彭偃為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滔為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休勸泚誅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鎮為門下侍郎、李子平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

馮何清姚况發甲兵器械助奉天

盧杞與王翃陷殺崔寧

事鎮憂懼每懷刃欲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者以脅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衆樊系為泚譔冊文既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膠水蔣沇詣行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沇絕食稱病潛竄得免　哥舒曜食盡棄襄城奔雒陽李希烈陷襄城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為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為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况知涇州事河清况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即度使况為行軍司馬　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潸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翃謀陷之翃言於上曰臣與寧俱出京城寧數下馬便液久之不至有顧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寧為中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翃使盩厔尉康湛詐為寧遺朱泚書獻之杞因譖寧與朱泚結盟約為內應故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

朱泚遣使遺朱滔書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於雒陽滔得書西向舞蹈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李懷光光帥衆赴長安馬燧李芃各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洺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為元帥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為同華等州節度使拓東土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為西道先鋒經略使邠寧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

瑊渾韓遊瓌血戰拒泚

引賊以追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衞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曳車塞門縱火焚之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玄孫也泚自是日來攻城瑊遊瓌等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普潤戍卒亦歸之有衆數萬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起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衞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詳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

抱真遣賈林說武俊取泚

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

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真於臨洺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洺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壬戌悅送武俊於館陶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取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兵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為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并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

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聞難引兵入援與泚衆戰於見子陵破之

呂希倩戰死 高重捷戰死

泚將李日月戰死其母罵之

韋皋誅蘇玉牛雲光令將士討李楚琳

杜希全戰死顏時常

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渭橋、朱泚夜攻奉天東西南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卻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乙丑、泚復攻城、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卒、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身、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李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己巳、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

壬申、王武俊與馬寔至趙州城下、

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以隴右營田判官韋皋領隴右留後、及郝通奔鳳翔、牛雲光詐疾、欲俟皋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泄、帥其衆奔泚、至汧陽、遇泚遣中使蘇玉齎詔書加皋中丞、玉說雲光曰、韋皋、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皋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豚耳、雲光從之、皋從城上問雲光曰、曏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雲光曰、曏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復來、願託腹心、皋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皋書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皋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奔詣奉天、復遣使求援於吐蕃、

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擢皋為節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皋鳳翔節度使、皋斬之、

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漢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

春李建徽合兵入援關播軍城請自乾陵非過營據要地盧杞不可乃自漢谷進為賊邀擊四軍俱潰

李晟厚結張孝忠乃西歸

崔縱勸李懷光入援

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漢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援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等自漢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漢谷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援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休顏夏州人也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聞上幸奉天帥衆將奔命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援不欲晟行數阻止之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 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恆州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為之尋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俱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士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衆利之西屯蒲城有衆五萬齊運惲之孫也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日閒至萬餘人神

尚可孤討希烈敗泚將仇敬駱元光襲何望之擊却泚兵賊不能東出

泚急攻奉天渾瑊等苦戰城既陷賴李懷光至敗泚兵於醴泉圍始解

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於七盤敗泚將仇敬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別種也鎮國軍副使駱元光其先安息人駱奉仙養以為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為衆所服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望之據其城將聚以絕東道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元光皆擊卻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鎮國軍節度使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救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傃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溼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轒轀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塡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欷不自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卻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讙呼震地須臾雲梯

賈隱林言上性急可憂

涇原卒謀殺泚不果

李懷光欲面奏誅盧杞趙贊白志貞杞懼請上詔乘勝取長安不得見天子

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城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瘡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藏表於蠟丸韶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為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填塹韶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十矢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舁韶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重圍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為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眾泚既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重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或謂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為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涇原卒驕皆不為用但守其所掠資財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　李懷光性粗疏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翃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翃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言於上曰懷光

陳少遊奪包佶錢帛兵卒

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脩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脩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口以應之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強取之佶不可少遊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佶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為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皋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皋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　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嚮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

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恆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下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踰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疑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

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

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億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又曰昔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察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於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書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趙贊為播州司馬宦官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為殺之　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為考

許士則說悅勿助滔王武俊復遣田秀陳策悅意遂決

功郎中金部員外郎吳通微為職方郎中贄上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入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録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郅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使舍人李琯見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崿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為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為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況同盟乎滔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大王迎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渡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為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它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崿等皆以為然王武俊聞李琯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向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舍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為王固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雒與泚連衡吾屬皆為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

李勉奔宋州希烈陷大梁李澄降高翼死

贄請上痛引過以感人心

羣臣請加尊號贄奏不可

朔復爲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悦意遂決給滔丟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
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閒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　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
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塡之謂之溼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
餘人奔宋州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爲尚書令兼永平節度
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
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
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詵結李納於鄆州　以給事中
孔巢父爲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爲河北宣慰使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
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
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
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
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
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
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謟之
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上納其言但
改年號而已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
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
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

下罪己詔四方人心大悅

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二上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二下

藩鎮連兵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烟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至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

武俊說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希烈稱帝

張建封斬希烈將楊峰

希烈東畏曹王皐西畏李兼不敢復窺江淮

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為恒冀宣慰使、　朱泚更國號曰漢、自稱漢元天皇、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即皇帝位、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李綬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又遣其將楊峯齎赦、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遇少誠入寇、曹王皐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少遊懼、厚斂所部以償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皐、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　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遣王郅見悅、約會館陶、偕行度河、悅見郅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戰守踰年、資儲竭矣、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

蕭復言宦官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

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因遣其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滔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向在重圍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之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辭不受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馬寔攻宗城經城楊榮國攻冠氏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帟器皿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兵分置吏守平恩永濟　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刺史邢曹俊嬰城固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又拔武城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鬬志上疏諫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慝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

復面斥盧杞上以其輕君

上出復宣慰江淮劉從一每奏留之上遂疑復贄為辨解

李澄請降

希烈畏王棲曜弩手遂解甯陵圍

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為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何如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為復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楯願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辨也 辛卯以王武俊為恆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貞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撿挍左僕射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為本道節度使前深趙觀察使康日知為同州刺史李納為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 戊戌加劉洽汴滑宋亳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衆授之 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謚曰忠烈厚恤其家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 李希烈將兵五萬圍甯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之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甯陵澄至石柱使其衆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守甯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棲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甯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

德信并將其軍

懷光密與朱泚通謀晟請移軍東渭橋上寢奏不下遣使詣懷光營宣慰贄還奏依晟請從之

[illegible]遂解圍去　朱泚既自奉天敗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無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於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己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遛不進上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鬬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

贄復請移李建徽楊惠元軍就晟不從後果爲懷光所併建徽走免惠元被殺

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獲委曲聽從覩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則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凶寇逗留不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盜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

張名振屢責懷光反被殺

石演芬死義

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　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為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郜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璀、璀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

上將幸梁州嚴震遣張用誠迎衛用誠陰與懷光通謀馬勛奏取震符執殺之

韓遊瓌陳罷懷光兵權之策

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於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為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以來迎衛用誠為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藁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讋服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勛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遊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為亂今邠甯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覦皆守將也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

懷光遣趙昇鸞約達奚小俊燒乾陵昇鸞告渾瑊上遂決幸梁州劉迺死

喬林棄上從賊泚

孟保惠靜壽孫福達不肯邀車駕

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誅泚況諸道必有仗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令昇鸞為內應以驚脅乘輿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命瑊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　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歔欷而返迺聞上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盩厔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盩厔三將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因目增曰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紿其衆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彊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慚恧未忍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

田緒殺悅并其將許士則蔡濟劉忠信扈崿薛有倫等與朱滔連和曾穆盧南

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孔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崿判官許士則都虞候蔣濟議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崿謀反昨夜刺殺僕射衆大驚諠譁忠信未及自辯衆分裂殺之扈崿來及戟門遇亂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崿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其兄雖悔怒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真王武俊引兵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即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人入城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盛彊其亡可跂立而待也況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

懷光決反諸軍不從李景勸其殺泚歸朝許之後復變計

張昕作亂韓遊瓌結高固等殺之

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彊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侯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曹俘掠衆許之懷光乃謂景略曰歸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於邠南高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為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旻在邠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自明遊瓌曰殺旻則懷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為右廂兵馬使聞之泣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之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為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

裴向說趙貴先來降

贄論獻瓜果者不當酬以官

慚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及富平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犇於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刺史李紓懼犇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覦帥獵團七百圍之嶠請降詔以覦為渭北行軍司馬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使　庚寅車駕至城固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恆宜慎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唯繫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亡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

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不可晟表亦同乃止

贄請撫存李楚琳

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迕上意盧杞雖貶官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卒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用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修辦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為楚琳殺帥助賊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敻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上釋然開寤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丁

甯景璿為懷光治第李如暹討誅之

李晟忠不顧家

曹子達大破韓旻等渾瑊遂引兵屯奉天馮河清拒泚為田希鑒所殺

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　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　庚子詔數李懷光罪惡敘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等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　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為奉天行營節度使　靈武守將甯景璿為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為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殺之　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與賊為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　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為河中同絳節度使前河中尹李齊運為京兆尹供晟軍糧役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為魏博節度使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鍠將卒七百從瑊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等攻武功鍠以其眾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　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

賈林說武俊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破滔

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因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志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讐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剸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別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戌武俊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

王武俊以身死滔死

贄言吐蕃兵去可賀

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横。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鄕蒙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葅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間胡虜、辱為兄弟。武俊當何以為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為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裌衣。

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時關中兵荒、米斗值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

吐蕃既破韓旻等、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為賢君

贊論將帥宜假以便宜待以殊賞

滔聽回紇達干楊布蔡雄言出戰為抱真武俊所敗逃歸幽州

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虞。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絶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餫、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爲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爲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猶豫不擊、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命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真軍其營之

晟自苑北攻賊遂戰勝

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貲貨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內慚、又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己、怦悉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恆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之馬、日華紿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距、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諜人覘晟軍之期、皆為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犇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鎮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壬辰、尚可孤敗泚將

晟率李演王佖史萬頃等乘勝破賊泚令言出走遂收復京城

張光晟來降

斬泚黨李希倩敬釭彭偃等

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滻西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麚村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佖演引騎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聞泚西走分兵邀之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

田希鑒拒泚涇卒殺令言降梁庭芬韓文等斬泚來降

上使渾瑊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贄言不可乃止晟斬降賊崔宣等表守節劉迺等

斬李忠臣上欲乘迎駕形勢遣人代李楚琳贄言不

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　王武俊既破朱滔還恆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　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陵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在渭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鄉非相拒也吾聞五星嬴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犇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盜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阬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犇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　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贄上奏以為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附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諭蒸黎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沇等己酉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以檢校御史中丞田希鑒為涇原節度使　詔改梁州為興元府　甲寅以渾瑊為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　朱泚之敗也李忠臣犇樊川擒獲丙辰斬之

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

尹元貞矯制招諭懷光晟請理其罪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光郢勸懷光歸款車駕至長安

李伯譖生擒劉戒虛安州遂降孔巢父不善宣慰為衆所殺懷光復拒守

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復勞誅鉏哉、　戊午、車駕發漢中、　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　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　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庚寅、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　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撫慰、為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曹王皐遣其將伊慎王鍔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皐遣別將李伯潛逆擊之於應山、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為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鄉、走之、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讙譟、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為拒守之備、　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

李泌言懷光不足憂

希烈殺真卿

晟請斬楚琳

馬燧遣人說下要廷珍明朝敭鄭抗燧表讓晉慈隰於康日知

以泌為左散騎常侍亞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朝野皆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耶遂縊殺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於同州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於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為所敗不能進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晉州牙將毛朝敭守隰州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喜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為左金

晟斬王斌等

晟詣涇原亂首石奇三千餘人併殺自希鑒及其子等

李澄焚希烈貞節誓衆歸國

劉洽等敗翟崇暉希烈奔歸蔡州

吾大將軍、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李勉累表乞自貶、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於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為衞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累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詣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為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之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甲午、以澄為汴滑節度使、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

泌言李勉之力上命復相位

上疑韓滉泌上章力保其無它請諭韓皐

歸覲滉感悅貢米陳少遊亦貢二十萬斛

至城北恒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菆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鬩、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竇鼎薛珏為汴州刺史、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併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為朝廷耶、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皐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皐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皐別其母、啼

上復以公直罷為左庶子

陳少遊慙死王韶欲自為留後滉遣使責之乃止

上欲復用盧杞盧翰劉從一不肯諫袁高陳京趙濡等力爭李泌助之乃止杞竟死澧州

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北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皋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皋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慚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己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貞元元年春正月癸丑贈顏真卿司徒諡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

以嘉誠公主妻田緒呂鳴岳通欵於燧為懷光屠殺

朱滔病死劉怦知軍事

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恕己之孫也　三月李希烈陷鄧州　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　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　李懷光都虞侯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鄘抗言逆順無所慚隱懷光囚之鄘邕之姪孫也馬燧軍於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臯為荊南節度使淮西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瑊為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　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　六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怦知軍事　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勿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

晟言赦懷光有五不可請獨往討馬燧奏同從之

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皆觀我彊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覦之心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衆且其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 壬子以劉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 八月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

懷光縊死

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籬堡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捉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璀

璀與父俱死

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

贄言河中既平後區處事宜

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耶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責也及懷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鄘於獄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為都虞候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迫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覬又曰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

所在宣毅之際聞者莫不流涕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揥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䩄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與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收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駱元光殺徐庭光渾瑊

樊澤擊擒杜文朝陳仙奇殺布烈舉衆來降

泌論復府兵

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矣　盧龍節度使劉怦疾篤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怦尋薨

二年春正月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　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衆來降甲申以仙奇為淮西節度使　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能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鄉使府兵之法

泌論盧杞姦邪

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河中平當與卿議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鎮海節度使韓滉薨　夏六月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四年春二月李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為朕不足與言故也以是朕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嘗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鄉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

劉玄佐母戒子以死報國

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為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五年　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為懷光後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領冑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七年春二月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八年春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皋薨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庚午玄佐薨　夏六月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十二年春三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喪推季安為留後

十七年夏六月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秋七月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

張溥曰藩鎮之禍始於肅代李懷玉殺王玄志之子而立侯希逸肅宗不能討反順而命之軍士廢立未有已也代宗之世諸鎮抗令其最反覆不臣者莫若田承嗣朝奉恩獎暮尋干戈天子賞罰不能自繇唯視其喜怒茍幸旦夕慈母護驕子非獨豢養且倒授以柄德宗憤王之不綱奮發一怒先試於劉文喜效亦小見然劉晏無罪而死王武俊朱滔有平李惟岳功處置失宜生其怨望使叛臣舉兵有名而連衡䇿進建中禍亂於是始烈矣嗚呼田悅與李正己李惟岳拒命其重在外王武俊既殺李惟岳其重在內重在外者貴

離戎執重在内者貴服人心德宗知皆不克也梁崇義反則遣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納俱稱王則奉李希烈希烈初平崇義即驕倨自帝天子四顧莫可為使不得已而徵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時所汲汲者惟在討希烈不意又有姚令言出其間也援兵五千噪呼京闕志在求食盜懐亂心以静鎮之勢可無走而禁旅分散王尊出奔令言非賊而成賊長安有主而無主變起無名難生倉卒朱泚不從車駕資以南面李懐光解圍奉天激而反戈盖長於養姦而短於用忠徒憂目前而不思未雨是以前郤未平後釁復作此備方殷彼慮已失奉天梁州之間奔走不暇安望盜宇哉李抱真善結武俊而朱滔走李晟銳復長安而朱泚誅懐光縊死功繇馬燧希烈飲毒謀出竇急四賊敗亡皆社稷之靈人臣之力德宗何能焉顏真卿死忠而不憐盧杞保賊而不怒大抵德宗生平其所深惡者止直言强諫而大奸巨盜皆非其讐此所謂牲乎亂者亂亦隨之大學言平天下先正好惡非迂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三

伾文用事

王叔文言太子不宜言外事太子愛幸之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叔文詭譎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讚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

叔文之黨令韋執誼譖貶張正一王仲舒劉伯芻

德宗悲太子有疾

宦官欲圖別立衛次公鄭絪等正言乃定

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陸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迹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為左司郎中溫渭之子時為左拾遺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曄滉之族子諫嘗為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為監察御史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己陰事令韋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伯芻迺之子也　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為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二十年秋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永貞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德宗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

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牛昭容相依結

王伾尤闒冗納賄

叔文欲得國賦結內外以杜佑易制用判度支

武元衡以不附叔文而左遷

竇羣劾禹錫責叔文

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　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己用事於中相與唱和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闒茸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三月辛未以王伾為翰林學士戊子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

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不可而止

牛昭容等忌廣陵王淳賴鄭絪定太子位

賈耽鄭珣瑜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忌

叔文畏太子儀表

杜黃裳勸壻韋執誼請太子監國

太子責陸質言它事

叔文奪宦官兵權

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彊直名止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淳爲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執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它事質惶懼而出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

俱文珍等削去王叔文翰林之職

叔文惡羊士諤直言欲殺之執誼不可遂有隙

叔文欲斬劉闢執誼不可闢逃歸

執誼間與叔文異同以自解

韋皐上表請斥逐王叔文等裴均嚴綬繼奏亦同具黨皆懼

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　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將韋皐之意於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癸丑韋皐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牋以為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隳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皐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皐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　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

宦官怒叔文等奪其兵柄密令諸將勿以兵屬范希朝

王伾請起叔文不報遂託風疾歸

俱文珍等請上令太子監國

賜王叔文死

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官者始寤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恟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己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乙未制以積疢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當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啓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后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　九月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

柳宗元以劉禹錫母老願以柳易播

為連州刺史　冬十一月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為刺史貶之太輕己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為郴州司馬

憲宗元和四年　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

十年二月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乙酉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張溥曰新唐書言王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褒金餉李忠言俱文珍等大言無忌從者竊耳語母死已臭留此何為其辭過甚通鑑削而不錄蓋從實也王伾以書侍太子闒冗蓬陋楚語無大志叔文班班能言錄奕碁進即見敬直易與爾二人素微賤所司不過伎藝卜祝之間驟見幸太子太子即大位病居深宮帷幄中惟李忠言牛昭容左右侍夫新天子方立即疾病不聽政大臣趨朝中外侍衛候音聲望顏色在朝之事宮禁不知宮

禁之言在朝不聞當其時何者為貴惟出入通言語者能禍福輕重人爾任素入宮無間叔文附之託於昭容内豎顧天下事惟二三人出内之腐木為柱卑人為主負乘致寇其勢固然然二人即貴幸未敢輙自相數月間貶李實召陸贄陽城免進奉蠲諸色罷宮市五坊小兒德宗秕政一朝反之彼亦鋭然任詡詡為伊周管葛復出也夫小人易得者勢難居者名任文素無行能握權柄八司馬文章名人願為死友復為善政鼓舞中外迹其意非徒席勢位將以名招天下為不拔也天實惡之欲其速殞上皇禪位相繼竄死宜哉韋皐遠在成都騰表宮闈請誅任文裴均嚴綬繼之舉朝倚以為援然藩鎮逐大臣之漸已兆於此讀史者悢隱憂焉俱文珍等疾叔文力削翰林職名王伾請起復叔文三上不報託風疾輿歸彼所恃者與援然卒去之者中人也順宗雖疾困明過德宗遠甚李忠言新用事勢不敵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任使舊人彼根柢淺又以貪人敗類易云力小任重未有甚此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四

憲宗平蜀 劉闢

韋皐上結主恩下結士心　皐不使幕僚還朝　蜀人畫皐像以為土

唐順宗永貞元年秋七月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皐薨皐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亡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為刺史已復還幕府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為故也府庫既實時寛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祀之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為劍南東西川

袁滋以畏劉闢貶

韋丹請誅闢

林蘊力諫闢舉兵闢礪刃劫之不動黜為唐昌尉

杜黃裳請專委高崇文討蜀勿置監軍

李吉甫亦請上討蜀宿將聞用崇文皆太驚

黃裳請以法度裁制藩鎮

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冬十月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為給事中十一月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史

十二月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為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

憲宗元和元年春正月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為唐昌尉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劉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致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駱谷同趣梓州崇

嚴礪拔劍州

崇文克梓州斬李康

韋丹請與崇文梓州

高霞寓八戰皆捷

阿跌光顏斷闢糧道

崇文入成都秋毫不犯

軍府事一遵韋皐

崔從諫闢反

崇文薦韋皐參佐房式等

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筯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　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鬭無所資若與梓州綏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夏五月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闢城凡八戰皆捷　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九月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闢壻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初韋皐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曾孫也韋皐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贍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

崇文不肯獻闢二美妾以媚天子

上以平蜀之功歸黃裳

軍府兵戍梓州謀作亂柳晟慰安之

薦載廬山人式琯之從子文昌志玄之玄孫也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冬十月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川房式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為東川節度使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它人誅汝以為功耶眾皆拜謝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

張溥曰王叔文用事時韋皐遣劉闢入京師求都領劍南三川叔文怒欲斬之闢跳身歸蜀時皆謂叔文恢妄謬喜怒不順及皐薨闢即自為留後發兵反又悔當日叔文不殺闢也闢起家繇進士宏詞科佐皐府累遷御史中丞度支副使為國表臣與武夫異顧驁蹇弄兵造大樓祈五福係首入興安門始歸罪五院子弟斬城西南獨柳下高崇文不通書以三千人破吐蕃三萬寇於嶲州杜黃裳稱其勇略帝專委以討蜀時宿將重臣爭自奮聞詔特用神策軍使高崇文則大驚猶漢王即軍中拜韓信大將也銳師一出闢生擒羊灌田盧文若沈江中不數月成都底定彼武人忠義倍蹤材能智力又十過之世且謂妄書生不及介冑士其榮辱長短豈待劉氏族誅崇文配食始見哉杜黃裳贊策征蜀請專任崇文勿置監軍又指授方略帝以平蜀功歸之當矣韋皐治蜀二十一年歿而祠象猶

李齊運受李錡賂薦用之

崔善貞言錡不法事德宗怒械送錡生瘞之

錡失利權而得節旄杜兼言錡反

上以武元衡言決徵

闇於知人過任闒復以侈橫務蓋藏盧僕掾官洩之茂久爵高遲留幕府不令還朝卒使闒階為厲堯戒有云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章皐賢者一念自私以闒蹉跌定秦之議子孫幾不免可不戒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五

憲宗平吳 李錡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春二月以常州刺史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閑廄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十七年六月李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阬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它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為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　冬十二月以刑部郎中杜兼為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為吏部郎中

憲宗元和二年夏蜀既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為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

錡
錡令親兵殺王澹趙琦

顏防斬李深辛祕斬趙惟忠

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與裴行立謀討錡李鈞斬李錡執挽彊蕃落爭自殺

上不受平吳之賀蔣乂論錡大功以上

得上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既掌留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嚴兵坐幄中澹與敎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臠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臠食之注刃於敎使之頸詬詈將殺之錡陽驚起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城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為姚志安所敗生致於錡且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會錡敗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為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為福乎衆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樓下親將李均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功

親及其兄弟不當誅

盧坦論錡祖考塚廟不當毀

裴垍李絳請以錡資財賜浙西民

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爲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有司請毀其祖考家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張溥曰孟獻子言有聚斂之臣若有盜臣若李錡者兼之矣錡宗室子以貢獻餽遺致寵史臣曰德宗好貨劍南江西有日進月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貢奉江淮以南物力大屈錡尤暴横聚挽彊蕃落謀自全布衣崔善貞訟其不法天子不問反械送錡生瘞坎中自是錡日耽耽無君矣自古言利之臣外貌不可測大抵其天資必陰賊刻深錡厚賂李齊運結主恩即選腹心爲五州鎮將日夜謀變彼言利者何知義下賊百姓上逆天子苟便於身則逞一決爾然李深入常州顔防斬之趙惟忠連營湖州辛祕募鄉閭子弟卽斷其首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錡兵馬使也裴行立錡甥也還兵相向如縛犬豕錡在浙西久割剝六州以自肥且謂富敵公室出家財驅使民不數月可坐明堂朝諸侯也三將方發而身縋城下何哉浙西地非反側四鄰效順不爲逆使錡獨藉貨財啗人大軍一至

渙然中離紂衣寶玉以焚榮夷公好利而亡其所少者豈財哉迹其所為雖有國必亡況

為人臣行背逆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六

魏博歸朝　田弘正

唐憲宗元和七年秋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洺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為節度副使牙内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衆心出為臨清鎮將欲殺之興陽為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為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麤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鄉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鄰道所齏粉矣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

田興因衆心殺蔣士則等遷懷諫

絳論魏博不必遣中使宣慰

絳請先除興節度使

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
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
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
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
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為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
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
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
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臣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
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為留後興驚仆於
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
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　冬十月乙未魏博監
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覘其變李絳曰
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
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
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於上曰故事皆
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
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
行甫應過陜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

恩命至魏州士卒鼓舞

絳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賜魏博軍士

田興厚禮裴度凡事請命朝廷

李師道說韓宏伐田興宏不從

賜田興名田宏正令子弟仕朝廷

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欲為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證為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恆遣游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

田興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於京師辛巳以懷諫為右監門衛將軍

八年春正月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十四年秋八月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

居顯列未嘗盈庭時人榮之

張溥曰唐書田弘正父子王承元史孝章同傳所以表忠義為藩臣式承元孝章不登中壽世皆惜之弘正父子不得其死予尤痛焉弘正父廷玠承嗣從昆弟也承嗣盜磁相廷玠抗節不污田悅從姪鄆作叛正言責之不納憤死弘正性恭遜又親見其父行事豈肯苟同季安相隨亂虐乎懷諫十一歲孺子為母所立決政家臣弘正晨入府將士環拜請為留後弘正驚不應與定期約守朝廷法令乃許當時人心擾擾不屬孩童其敢於奮決推所尊愛者亦以朝命未至政繇婦人一國三公惟衆是從爾李絳料懷諫乳臭諸將必不服從起而代者必歸命天子及魏博監軍奏狀請即降白麻除弘正節度使制命一至魏人鼓舞夫以弘正忠誠即微中使先至裴度宣慰自稟命無貳然失之須臾士心懈矣大歷貞元以來方岳連衡以逆節為守常以恭順為反古上之求下急於上之求下也李絳處置得宜成德兗鄆使者皆歎倔彊何益後日崔倰怯魏兵二千不給弘正遂使忠臣喪元孝子剚心河朔永不可復廟算一言繫藩鎮得失固若此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七

憲宗討成德 王承宗

李長榮薨上詔令軍士自擇節度使來希皓不敢受盧從史即攘其位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若來

王士則恐王承宗擅立自歸京師

裴垍李絳論承宗未即奉詔

李拭請委吐突承璀討承宗上

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為節度使

憲宗元和二年冬十一月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

四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　夏四月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為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與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

斥為奸臣不可用

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　秋七月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為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它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皆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它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及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

白居易論可使任事不可制諸將都統李

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　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為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廷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垍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垍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

元素等又極言之上不得已僅削其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

絳極言宦官之害

田季安欲出兵阻伐趙之師譚忠知其謀說季安犒師陰遣人書得其堂陽

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則承璀為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為廉良怫意則毀龔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為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為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其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伏猛

忠激劉濟
討承宗

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為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循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為恆州北道招討會於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

承璀屢敗酈定進戰死

居易論不罷河北兵有害

鎮官軍也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譁者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鎮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酈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　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不進不惟意在逗遛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彊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為陛下深憂者二也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遛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又高芻粟之價

盧從史與承宗通謀

垍結其將王翌元烏重胤奏上密詔承璀計禽之

承璀奏以重胤即為昭義留後絳言不可請移他鎮乃授河陽

以敗度支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為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垍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狠必且為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璀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璀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聽晟之子也　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　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磁邢洺入其腹內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曏為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胤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為重鎮留後為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為伍且謂承璀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

李絳請開納直言勿罪居易

承宗乞自新李師道等復為請上許之

裴垍李絳段平仲呂元膺論承璀宜誅黜

之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為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為帥不由朝廷故啟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為望外之福豈敢更為旅拒況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仗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迹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為主帥移之它鎮乃愜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為河陽節度使戊戌盧從史驩州司馬　夏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以為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命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順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加劉濟中書令　秋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還辛亥復為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

勸。問二日。上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數以疾辭位。冬十一月、庚申、罷為兵部尚書、　十二月、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横、語極懇切、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冬十一月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七年春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諸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九年李絳屢以足疾辭位、正月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璀先罷絳相、

十年夏六月、賊殺武元衡上聞之、詔中外捜捕成德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行止無狀、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鞫之、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事見憲宗平淮西)　乙丑、以裴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曰、冀其翻然、改過、束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　上雖絕王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

博節度使田宏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宏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宏正軍于貝州　冬十一月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　十二月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宏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宏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乙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彊斬首千餘級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　二月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鴉城

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　夏閏四月劉總奏破成德兵于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瑊之子也　秋七月田宏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　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　冬十一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　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恒州三十里而軍承宗懼潛遣人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恒州與承宗戰大敗鎬收散卒奔還定州丙午詔以恒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倮露陳楚馳入定州鎮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六鎮討承宗歷二年無功　李逢吉亦言宜先取淮西　罷河北兵　柏耆請奉裴度書說服承宗

十二年春三月郗士美敗於柏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權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　五月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彊引兵出境纔五里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十三年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奏請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　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王承元欲盡節天子

十五年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得謂己為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併以承元表聞　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

承元奉朝命移鎮義成諸將固留承元不

從斬李寂等乃行

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讙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泣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張溥曰憲宗初即位劉闢楊惠琳李錡抗命咸討誅之國威振矣元和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擅立帝遣裴武宣慰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帝削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踰年戰不利制雪承宗復其官爵十年盜殺武元衡王士則上告謀出承宗詔議其罪十一年復討之渾鎬戰敗十三年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官爵朝廷用兵數年承宗屢叛屢服叛則討之服則赦之賞罰之令天子不能自主而反聽命於強藩豈憲宗發憤之初心乎且當時與承宗同叛者昭義有盧從史申蔡有吳元濟淄青有李師道或誅或執不逭天戮承宗旅拒王師獨保無恙恩寵幸終何哉盧從史之有昭義也攘之於來希皓又陽順而陰叛承璀奉詔密禽所謂乘其不意而取之也李正己逐侯希逸而有淄青吳少誠殺陳仙奇而有淮西盜賊之攫也再世方滅猶網漏吞舟矣王武俊契丹部種隸李寶臣帳下寶臣帳下寶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

吳少誠為李希烈報仇殺陳仙奇而自為留後

與以節度。啟其怨心。遂同田悅朱滔為寇。不臣之罪。誠無所解。然建中興元之際。涇原兵變。帝走奉天。朱泚亂於內。李希烈李懷光朱滔等亂於外。武俊舉足輕重。立係安危。而翻然改圖。為唐擊賊。卒使鑾輿反正。王室奠清。其功甯出李晟李抱眞下乎。帝寵武俊。襁褓悉官。身死贈謚。禮比渾瑊。子士真息兵善守。歲貢中朝。恭於燕魏。其奉國之勞。結下之恩深矣。鎮州世繼。習以為常。憲宗忽怒承宗。臨之以兵。是即元戎大帥。建鼓親行。尚慮惠讐未分。堅銳難下。奈何以斧鉞重任。寄之刑餘闒宂之臣哉。承璀喪北。帝詔罷兵。復以盜殺元衡。更議征討。雪宰相之恥。其名正。揚鐘鼓之靈。其師壯。然為盜者李師道。非承宗也。方討之而旋恕之。亦云有辭矣。承宗之初自立也。叔父士則恐禍及宗。來歸京師。其既死也。弟承元繼之。恭請朝命。移鎮義成。王氏世有順臣。而承宗乃恣睢負固。此一人者。獨何心哉。上負國家。內背宗黨。適不為元濟師道者。亦天厚之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八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唐德宗貞元二年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七月己酉。以虔王諒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為留後

三年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為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騾。謂之騾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

鄭常楊冀謀逐吳少誠事覺被殺

少誠擅開刀溝及汝盧羣正詰之乃罷役

少誠圍許州上官涚欲棄城走劉昌裔請堅守徐擊遂敗少誠而城全

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英岸追至永甯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帥其衆趣長水都將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為其誅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夏五月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為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朱旻曹濟犇長安

十三年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為之罷役

十四年秋九月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殺鎮遏使謝詳侵地五十餘里置兵鎮守

十五年春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秋八月丙申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涚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為少誠所虜丙午以涚為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涚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卻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甯與上官涚不叶

昌裔計斬安國寧

韓宏斬使出兵而少誠失勢

于頔等屢破少誠

諸軍自潰於小溵水

竇文場薦韓全義討少誠

全義稟命宦官其軍屢敗

全義誘斬夏侯仲宣等

全義退保陳州劉昌

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辛酉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州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少誠由是失勢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慎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涚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吳房朗山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一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溵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恒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全義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　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官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於溵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少陽滄州清池人也　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退保溵水縣城　九月癸丑吳少誠進逼溵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宣武河陽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溵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仲宣義成將時昂河陽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衆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於城外既而昌裔齎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少誠戰殺二千餘人

裔不納而以牛酒犒其師

少誠請昭洗詔即赦之

文場掩全義敗跡德宗反稱其功

鮮于熊兒私立吳少陽

少陽死子元濟自領軍務

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

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邪閏月甲戌歸夏州

順宗永貞元年春二月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

憲宗元和四年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署為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為留後

五年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西留後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為節度使

九年閏八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會朝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吉甫以為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

烏重胤徙理汝州

吳元濟殺蘇兆囚侯惟清楊元卿請討之

柳公綽自請討元濟

陽為内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

九月庚辰以洺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為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荆南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且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為輟朝但易環蔡諸鎮將帥益兵為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圬射堋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為謀主　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　冬十月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為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

十年春正月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己亥詔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於磁丘卻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為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為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櫜鞬迎之公

將士感服
每戰皆捷
公綽殺馬
祭圉人

李師道欲
救蔡募盜
攻河陰轉
運院

裴度言淮
西必可取
韓愈請斷

請募土人
代諸道軍

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　三月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潁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　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為元濟之援也師道數養刺客姦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徒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募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是人情恇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

李光顏大敗淮西軍

李師道遣盜刺殺武元衡傷裴度

若今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淮西兵晨壓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為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傔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朝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橑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

度請許宰相私第見客

嚴綬經年無功韓宏倚賊自重

李光顏返宏美妓

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呂元膺捕賊獲中岳寺僧圓淨按驗其黨始知殺武元衡者乃是李師道事見憲宗討淄青　秋八月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賚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欲倚賊以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乃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即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也　冬十月以戶部侍郎李遜為襄復郢均房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為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溵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從

盜焚獻陵
吳武陵書
諭元濟勿
反

高霞寓大
敗於鐵城

上獨用度
言不罷兵
高霞寓李
遜皆貶遷

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為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十一年春三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鐵山己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　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三千級　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　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秋七月丁丑貶霞寓為歸州刺史遜亦左遷恩王傅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郾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　九月乙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柵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冬十一月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千餘級　十二月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隨鄧節度使愬聽之兄也　初置淮潁水運使

袁滋以畏事元濟被貶
李愬示賊以不肅
李愬赦丁士良而用之
士良擒陳光洽
置行縣以處歸戶
吳秀琳降愬用其將李憲

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於郾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為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　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　乙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　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　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　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偽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

董昌齡母楊氏訓子守義昌齡遂與鄧懷金謀以郾城降李光顏

愬厚待降卒以知賊中虛實

吳秀琳薦李祐於愬愬令史用

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入據其城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溵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溵水據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栅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栅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為郾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嬀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栅　癸卯嬀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弈兵馬使王義破楚城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將梁希果　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栅常陵暴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

誠齋之厚禮為六院兵馬使

愬教習突將謀襲蔡

度親自往督戰

擒之必擒祐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諜稱祐為賊內應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軍既以祐為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為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為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秋七月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為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為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

張茂和不肯為都押牙度請斬之乃遠貶而以高承簡代

令狐楚罷

度奏去中使監軍諸將戰始有功

愬以往亡日攻吴房殺其將孫獻忠

李祐請愬乘虛襲蔡城

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表為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為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為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為中書舍人　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於賈店　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為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為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　甲寅李愬將攻吴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　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　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

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寐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其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己卯淮南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為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

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眾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眾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丙戌朔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於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材韓全義之敗於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眾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眾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戊子以李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

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爲神武將軍知軍事　裴度以馬總爲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郾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總爲淮西節度使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張溥曰淮西之不順也德宗時有李希烈吳少誠憲宗時有吳元濟希烈反於建中之三年死於興元之二年少誠反於貞元之十二年赦於貞元之十六年元濟反於元和之十年誅於元和之十二年三賊陸梁無過四三年即請然已重爲天下困矣希烈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後忠臣荒縱衆怒逐之代宗詔希烈留後德宗立更被寵遇既平梁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李納朱滔田悅等叛奉命出討反與連和遂致奉天之變王室幾搖後兵勢敗蹙陳仙奇因其疾毒殺之與衆來降詔以爲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者幽州潞人希烈所寵任也爲之報讐復殺仙奇而爲留後專據數年忽叛寇壽唐溵南五樓之役六師屢潰不得已而赦之德宗之不斷也憲宗元和四年吳少誠死吳少陽殺其子自攝軍州詔委蛇順之既死于元濟遂反兩世跋扈義難再赦朝臣請緩成德之討專事淮西裴度親詣行營李愬奇兵克襲元濟立禽韓愈碑云不赦不疑繇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然哉唐末藩鎮有人接踵爲逆者無若淮西斷以王法希烈一動而亂天下賊之首也少誠黨希烈殺仙奇而復反同乎爲賊者也少誠與少陽友善養以爲弟少誠死而背之猶少誠之殺仙奇而無忌也元濟藉父之資以抗朝命猶少誠之甘逆節

而不悛也德宗前不能遏希烈之亂後不能誅少誠之逆中不能雪仙奇之冤養寇忍禍幾十餘年申蔡之人怙於搏門軍號驢子兵習星丈目無朝廷久矣元和之治立矯前弊罪人斯得亦可謂克蓋先人而昌大之也德宗信竇文場而用韓全義則兵敗而不知憲宗信裴度而用李愬則師行而即服蓋任宦官者亂任宰相者治也然成德之師幾覆於吐突承璀則淮西神武憲宗亦有監而能改者歟

李師古言師道不堪為帥

高沐李公度奉師道為節度副使杜黃裳請乘未定而分其地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九

憲宗討淄青　李師道

唐憲宗元和元年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疏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觱篥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為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為己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六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祕不發喪潛逆師道於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　秋八月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巳以師一為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冬十月壬午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為節度使

十年　官軍之討吳元濟也李師道使大將將二千趣壽春欲為元濟之援又使盜攻河陰轉

師道潛內兵於留後院謀焚宮闕為呂元膺逐走

僧圓淨及訾嘉珍門察與師道定謀切身都城元膺執誅之并得其殺武元衡狀

李愿委王智興擊破師道

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事見憲宗平淮西　夏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　秋八月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為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奪鎚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為之耳目元膺鞫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冬十一月丁酉武甯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溫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愿晟之子也

師道詐請輸款

劉晏平言元濟必敗師道惡而杖殺之

李文會林英素構師道殺高沐因郭昈

李公度李英曇因師道懼說其納質獻地既聽妻魏氏魏袁蒲言復悔之遂因公度殺英曇李遜勸上討之

十一年冬十一月李師道聞李光顏等拔吳元濟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十二年　官軍之攻吳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嘉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弈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驚怒尋誣以它過杖殺之

十三年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昈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誠為尚書憂家事反為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愛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因郭昈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因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春正月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為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為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

賈直言數危諫師道乃被囚

裴度請令田宏正自楊劉度河且指鄆州

上赦夏侯澄等四十七人而賊降相繼

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鼎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　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謀討師道也　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棣州刺史詔以河陽兵送至滴河會縣為平盧兵所陷華擊卻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横海節度副使　六月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為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横海兵共討之　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為供軍使遂方慶之孫也　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冬十一月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横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為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於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渡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衆摇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　十二月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幕下師古薨師

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昈李存為司空忠謀李文會姦佞殺沐囚昈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昈存還幕府　武甯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己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既失之其刺史遣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丙戌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降於楚州刺史李聽　壬辰武甯節度使李愬拔魚臺　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殺萬餘人　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守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為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

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還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吾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為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命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絶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絶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讙譟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為幸尋皆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

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之改容義而不責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眾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眾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宅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為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登即行矣何能為哉庚午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弘正將數道兵已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昈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聞將移鎮昈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乃詐為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比還悟及昈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為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為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

宏正入鄆除苛禁

吏卒受賊賂容姦

烏重胤請令刺史領事以收藩鎮權

誅殺武相賊王士元等十六人

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為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為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為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使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已成遂竊以為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為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沂海兗密觀察

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謀亂殺王遂而自立朝廷陽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誘弁入關斬之

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為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每詈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為然約事成推弁為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兗密觀察使　八月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紿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屛閒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

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如寇讎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張溥曰劉昫云或問李師古之前三帥而不滅師道繼立數年而亡何哉答曰納與師古自運姦謀躬臨戎事朝廷任盧杞以私妨公致懷光變忠為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憲宗當朝裴度為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外任諸奴內聽聾婢軍民攜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至哉斯言可謂明於論相矣德宗建中時大亂紛起一亂於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之合兵一亂於李希烈之自稱元帥一亂於姚令言之奉朱泚據長安一亂於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得見帝而反其禍皆賊杞成之即赤族無以謝罪裴度在憲宗時惟淮西之役奮其獨斷師道授首未聞有謀吏亦歸功焉者以其主廟堂之議也且淮西蕩平淄青膽落田弘正度河鄆州大震帷幄繇度豈虛美哉兩河自安史以後迄於貞元父子擅襲六十餘年號為反側之俗至師道謀殺宰相焚宮闕惡過父兄不容天宥吳元濟既斬懼獻三州可緩旦夕死復惑蒲大姊袁七娘言抗命求闕不亡何待李錡之叛也遣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襲宣州三人知其必敗與裴行立同謀討之械送京師師道喪亡亦然劉悟為師古信愛妻以從婿後事師道見疑勒兵入城斬其父子後夫有凶禍生親近左右之芒刃密於朝廷之蕭斧亂賊又安可為也憲宗任杜黃裳則平劉闢任武元衡則平李錡任裴度則平吳元濟李師道用賢而效成功赫如然師道初襲節度黃裳欲乘其未定以計分削帝不能用卒煩甲兵元濟死帝心從縱蕩於神僊貨利皇甫鎛程异與度雜相

淄青方服帝亦上賓元和之治銳於劉闢衰於師道未耄而倦勤。卽處勝甯足恃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五冊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宋 建 安 袁 樞

明 [illegible] 張 [illegible]

河朔[illegible]

憲宗元和五年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三年夏四月[illegible]

[illegible]

DS
735
.A2
L5
v.25

劉總弑父濟兄緄自領軍務

譚忠說總歸朝

總數見父兄為祟

總乞棄官為僧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

宋　建　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正

河朔再叛

唐憲宗元和五年　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遛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為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皐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總因寘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十三年夏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蔕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穆宗長慶元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嘗自疑數見父兄為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為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能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春二月己卯奏乞棄官為僧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　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瀛莫觀

總以印節授張玘而遁卒於定州之境

總奏分所屬為三道送伉健宿將於京師以銷後患崔植杜元穎不知大體

張宏靖驕貴韋雍輩經薄遂激士卒作亂推朱洄子克融為帥

察使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劉總奏懇乞為僧且以其私第為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為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癸亥卒於定州之境

初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嬀檀為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尚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

劉悟畏克融不敢受盧龍之命

崔倰不肯給田宏正魏兵王庭湊遂結牙兵殺宏正

不慣受杖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塤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為留後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卧家自辭老疾請使克融為之衆從之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　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為賓客分司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昭義節度使　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衞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以為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倰沔之孫也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布思種也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向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二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倰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為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為涇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

李愬以寶劍玉帶遺牛元翼令翦庭湊

宦官薦杜叔良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

元穎與魏宏簡深結沮裴度軍事度極陳其奸狀

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於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於堊室月奉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因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己丑以裴度為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淶水遂城蒲城　冬十月以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者薦叔良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真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　庚辰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

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怨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讐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崟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崟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逕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崟其黨死者數千人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

賊偽遣人為中使陷弓高白居易上疏不省

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戊子義武奏破莫州青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為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令下博諸軍解深州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陣故也今既祇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

史憲誠鼓扇布軍潰歸魏州諸將復迫布行河朔舊狀略守義不屈遂自殺衆擁憲誠為留後

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茍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率不許則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為成德兵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為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揺心布以魏兵討鎮軍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鬬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舊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為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為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為橫海節度使日簡乃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為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伏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少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衞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丙寅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為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為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為李全略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使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為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

元稹怨裴度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

韓愈正語庭湊使解深州之圍

庭湊入深州猶殺臧平等百八十餘人

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三月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度乞歸許州許之

壬子以裴度為淮南節度使餘如故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

李賞告于方為元稹制度其事無驗
稹度並罷以諫官言乃削稹長春宮使
張又新等附李逢吉謗度
庭湊屠元翼家
韋處厚李程皆勸上用度

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上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為橫海節度使

夏四月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五月丁巳詔左僕射韓皐等鞫之　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

三年夏五月丙子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為節度使　秋八月以左僕射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

四年　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三月甲子盡殺之　夏六月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它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具

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敬宗寶歷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丁未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疎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秋八月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水內兵馬使載甯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 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為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

李同捷以賂止河北諸鎮兵

韋處厚正言而憲誠不敢與同捷通

庭湊助同捷為亂

史唐泣諫其父并請討同捷

殷侑請含容庭湊專討同捷

東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　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文宗太和元年春二月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請遵朝旨　夏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秋七月李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璠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為昏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王庭湊為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之為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寧為橫海節度使從王智興之請也　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亓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　夏六月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為庭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

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

史唐勸父入朝

己巳下詔罪狀庭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　李寰自
晉州引兵赴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庚寅以寰為夏綏節度使
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　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為
横海節度使　冬十月魏博敗横海兵於平原遂拔之　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
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
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傅良弼至陝西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
李祐為横海節度使　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壬申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亓志紹使殺
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
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辛巳史憲誠奏亓志紹兵屯永濟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
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三年春正月亓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
叛横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　李聽史唐合兵擊亓志紹破之志紹將其衆五千犇鎮州　李
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　甲辰昭義奏亓志紹餘衆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洺州　二月
横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　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
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夏四月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
其羅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犇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
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

李祐受同捷降遣萬洪守滄栢耆盡殺之以為己功祐疾甚文宗賜耆死

館陶將士殺史憲誠何進滔知留後

進滔敗李聽兵朝廷反以為節度

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栢耆徑入城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為循州司户李祐尋薨　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或效順為達表章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為節度使　初李祐聞栢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亓志紹自縊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内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為備大敗潰走晝夜兼行趣淺口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於滑臺河北久用兵餽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户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户口滋殖倉廩充盈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四年夏四月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楊志誠進奏官徐迪辭氣甚慢

五年春正月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蹔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襃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徵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

七年春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為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為意　三月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批答賜之文穎不受而去

夏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　秋八月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

杜牧作罪言上策自治中策取魏下策浪戰

作原十六衛言復文皇之制

志誠撿校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郭表裏聖算神慕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犇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愎悖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壹勢便罔不為寇其陰眊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

作守論言戒大歷貞元守邦之術

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鋭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它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剷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矣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慌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汚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以為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

注孫子言縉紳不當恥言兵

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閒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胥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戰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閒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路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立功議於朝廷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八年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仵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

幽州軍逐楊志誠李懷仵

李載義殺志誠妻子

志誠發載義母墓

不問載義母死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　十一月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兖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十二月癸未以史元忠為盧龍留後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三月丙辰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張溥曰唐之藩鎮天雄軍有州七貝博魏相衛磁洺也成德軍有州六恒定易趙深冀也盧龍軍有州九幽薊營平涿莫檀媯瀛也平盧軍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兖鄆也橫海軍有州四滄景德棣也彰義軍有州三中光蔡也昭義軍有州五鄆邢潞洺磁也宣武軍有州四汴宋亳穎也憲宗元和十二年吳元濟誅而彰義安十三年程權朝而橫海安十四年李師道誅而平盧安田弘正朝而魏博安十五年王承元徙鎮而成德安穆宗長慶元年劉總棄官而盧龍安藩鎮之亂息矣未幾而盧龍亂則因張弘靖立朱克融成德亂則王庭湊殺田弘正魏博亂則史憲誠殺田布其後憲誠被殺而何進滔立再更五姓至羅紹威而魏博滅克融被殺而李載義立再更六姓至劉仁恭而盧龍滅獨庭湊保倖終一姓相傳凡五世至鎔而成德滅終唐之世三鎮非國家有也夫劉總之始以盧龍歸朝也分所屬為三道送宿將於京師誠謂雄鎮瓜剖勢無兼彊銳士入衛人消異萌亂且汔止而崔植杜元穎坐無遠略不加省憂遂令朱克融勒歸本軍張弘靖驕貴啟禍宰相失人亂卒思亂朝廷之禍罪不獨在下也田承嗣累世負逆天下苦兵至弘正始送懷諫於京師身自入朝變魏人之梟形釋中朝之旰食藩方慕義未有及焉殺於庭湊起布討之憲誠鼓衆潰叛布不忍背國抽刀自刺死父子忠孝感動神人是時集天下之

兵專誅二賊度其倔強豈過淮西哉元稹忌裴度勸穆宗雪庭湊而罷兵義士解體亂賊橫興又誰咎乎且魏博據土五十餘年將士習安不知有唐弘正請使奉貢非衆所欲令當其入朝請留時予以他官置帥魏博可矣既遣還鎮又徙成德成德世據未易代魏衆怨弘正未易使是驅之死地也弘正死復令子布統魏兵諸將益偃蹇逼以河朔舊事布遂自殺廟堂處置失宜而田氏父子俱死魏博與成德俱失悲哉庭湊憲誠既亂則天子不得不赦克融既赦克融則將并赦庭湊憲誠於是有賊不討喪地不問而河北坐亡杜牧云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長如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地形然也夫魏之繫唐若此而唐之失魏若彼石晉燕雲之恨南宋中原之痛皆猶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一

南詔歸附

皮邏閣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奏請許之賜名歸義

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秋九月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彊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

張虔陀私南詔妻子又多徵求遂激閣羅鳳反

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于瀘南楊國忠掩其狀反叙功

閣羅鳳北臣吐蕃刻碑國門明已不得已而叛唐

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太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天寶七載雲南王歸義卒子閤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

九載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劒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閤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十載夏四月壬午劒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嶲州至曲州靖州南詔王閤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閤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閤羅鳳斂戰尸築為京觀遂北臣於吐蕃蠻語謂弟為鍾吐蕃命閤羅鳳為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閤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勲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勲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十一載夏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劒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十三載夏六月侍御史劒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餓死十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

李宓被閤邏鳳所禽全軍皆沒國忠復隱其敗以捷聞

吐蕃南詔入寇上趣崔寧歸鎮楊炎止之乃留寧

李晟救蜀大捷吐蕃悔怒異牟尋徙居

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肅宗至德元載南詔乘亂陷越嶲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

代宗大曆十四年秋九月南詔王閤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西川節度使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戍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它師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為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

德宗貞元三年　初雲南王閤羅鳳陷嶲州獲西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閤羅鳳愛重之

鄭回說異牟尋歸唐

韋皐累招雲南王復以計使與吐蕃猜阻堅其歸唐之志

其子鳳迦異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撻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為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皐至鎮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皐奏今吐蕃棄好暴亂鹽夏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皐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閏五月己未韋皐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使詗伺導達雲南　六月韋皐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四年夏四月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　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皐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叙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皐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韋皐遺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

韋皐累書招諭雲南王

苴夢衝潛通吐蕃皐遣蘇嵓執斬之而雲南路始通

異牟尋請棄吐蕃歸唐

崔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受詔遂斬吐蕃使者而歸唐

悔無及矣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韋皐復以書招諭之

七年韋皐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皐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閤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皐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冬十二月吐蕃知韋皐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本蠻也皐聽其歸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為質雲南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韋皐遣三部落總管蘇嵓將兵至琵琶川

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　冬十一月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為之備辛酉韋皐復遺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九年夏五月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皐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皐所與書為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遺皐帛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弟日東王皐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皐遣使慰撫之　冬十月甲子韋皐遣其即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為帛書答之

十年春正月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歔欷流涕俯伏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

遣袁滋冊異牟尋為南詔王

吐蕃擊南詔無功

王嵯巔弒勸龍晟立勸利

豐祐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

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頗衆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戌遣使來獻捷　夏六月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棟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敬承使者之命

十一年秋九月丁巳加韋皐雲南安撫使　冬十月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皐約共擊吐蕃皐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嶲州異牟尋與韋皐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憲宗元和三年冬十二月南詔異牟尋卒子尋閤勸立

四年雲南王尋閤勸卒子勸龍晟立

十一年春二月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巔弒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謂之大容容蠻言兄也

穆宗長慶三年秋七月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

杜元穎減削士卒衣糧蜀兵陰與蠻合而嵯巓入寇

嵯巓與郭釗修好而退仍大掠蜀人

嵯巓請誅元穎朝廷再貶以謝之

李德裕作籌邊樓

文宗太和三年冬十一月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巓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巓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為鄉導襲陷巂戎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　詔發東川興元荊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　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巓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為邵州刺史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為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巓嵯巓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巓自為軍殿及大度水嵯巓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嵯巓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為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巓

四年秋九月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

德裕言清溪關不可塞鎮兵不可多

德裕奏乞鄭滑陳許兵鎮蜀

德裕請於大度水北築一城防守

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張朏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忷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鄉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為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當關之說以為清溪一夫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五年夏五月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

張溥曰南詔彊大繇皮邏閣史云天后時蒙舍邏盛炎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有子死唐地足矣暨長子炎閣立而死盛邏皮繼之生皮邏閣遂併五詔賜名歸義為唐藩臣與吐蕃抗衡可謂非天哉天寶九載閣羅鳳攻陷雲南釁始張虔陀朝廷不懲其忿輕發大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鮮于仲通敗於瀘南李宓生被禽楊國忠皆隱其敗更以捷聞嗚呼蠻夷荒鄙之人何知禮義苟懷之以恩猶可柔也安有天子守臣利其財

皇甫鎛程异以進羨餘得相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

史惜憲宗漸壞升平之業

求私其妻子而猶望其稱臣效順永無二心者乎觀閣羅鳳北臣吐蕃刻碑國門明非本心及孫異牟尋立鄭回說之歸唐遺韋臯帛書痛言四忍四難忍益信淫昏恇擾迫而始鋌曲在此不在彼也杜元穎治蜀不恤軍士驅與蠻合嵯巔入寇成都不守郭釗勉與立約攻掠粗定李德裕練葺積儲蜀人乃安然桂林兆禍雲南之患究與唐終始矣夫南詔一叛李晟擊之韋臯招之蘇峗出師崔佐時宣詔歷數年乃服而杜元穎政一不修亂郎蠭起視點蒼山載書無有也蠻性荒忽易動而難靖其俗固然若天子守邊之臣惡貪人尤惡庸人此其鑑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

宦官弑逆甘露之變附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九月甲辰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氣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聽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

鎛奏減內外官俸助國用崔植極論之乃止

上道古因鎛薦柳泌煉藥上以泌為台州刺史

泌采藥無效逃竄被獲鎛道古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裴潾極諫貶江陵令

郭釗勸太子但盡孝謹

陳宏志弒憲宗其黨

溫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鏄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　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為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鏄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冬十月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十一月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僊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十四年冬十月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鏄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潾江陵令

十五年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也

諱之但云藥發

梁守謙等共立太子

貶皇甫鎛而市井皆賀

杖殺柳泌僧大通

楊虞卿請周問羣臣

趙知微疏諫遊畋

李珏諫重陽大宴

鄭覃崔郾等五人閤中論事上慰勞之

丁公著請禁止宴樂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正月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即位於太極殿東序　丁未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御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秋八月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告遠夷之使未復命遏密弛禁蓋為齊人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　冬十月壬午羣臣入閤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遊畋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閤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覃珣瑜之子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

上幸華清宮宰相等切諫不聽

裴度三疏請立太子李逢吉請立景王為太子

牙將薦鄭注於李愬注後用事反譖殺牙將

李愬稱注於王守澄守澄乃薦之於上

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十一月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

穆宗長慶二年冬十一月庚辰上與宦官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上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

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錦綵銀器各有差　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眾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茍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愬署為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己者泄其本末密以它罪譖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為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

處士張臯諫上餌金石之藥
郭太后拒臨朝稱制之請
郭釗牋太后勿徇宦官之請
李渤白宰相請早朝
劉棲楚叩墀直諫

之謀議語必通外闕通賂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四年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萊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郭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於寢殿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即位於太極東序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眾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 二月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 三月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絕高上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宴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

擢棲楚起居舍人不拜

蘇玄明張韶作亂馬存亮令康藝全尚國忠擊殺之

監門官者三十五人法當死而皆不問

韋處厚諫上宴遊

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棲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棲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棲楚為起居舍人仍賜緋棲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夏四月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玄明謂韶曰我與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伺夜作亂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嘗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絶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耶韶懼而走會康藝全與右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狼籍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恇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官者三十五人法當死己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敬宗寶歷元年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江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晩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

張權輿諫幸驪山

索左藏金銀貯內藏

僧道出入宮禁

館周息元於禁中

蘇佐明等弒敬宗

玩好四曰訥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驁流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答之　冬十月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二年夏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為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

劉克明寺矯旨立絳王悟王守澄楊承和魏從簡梁守謙斬之迎立江王涵而絳王遇害

韋處厚處置叶宜

文宗勵精求治

劉蕡極言宦官之禍

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然不暇復問有司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即位　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近歲別置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辛巳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即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

馮宿等不敢取劉蕡李郃請回己所授以旌蕡直

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閭里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民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

文宗謀除宦官以宋申錫為相宦官王璠泄之鄭注與王守澄為備令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即欲遣騎屠申錫家馬存亮固爭而止崔琯王正雅請出內獄付外庭晏敬則等誣服崔玄亮等請以獄付外覆按玄亮力言宰相不可輕殺牛僧孺言申錫無反謀鄭注勸守

以間恐忠良道窮紀綱遂絶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牧佑之孫稙勛之子式起之子慎由融之玄孫也

四年上患宦官强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横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尚書右丞秋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為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它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叩頭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翃之子也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豫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襃蔣係裴休韋温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

澄止行貶黜而申錫竟卒貶所

上深惡鄭注

李款奏彈注

李宏楚說韋元素擒殺注注至元素反與欵曲宏楚憤卒

注反為侍御史

上飲注藥

李中敏請斬注雪申錫

注引李仲言見王守澄

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馬存亮即日請致仕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係又之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熏灼上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閤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鷇不除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姦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姦而獲罪乎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弘楚詷伺往復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　冬十二月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八年夏六月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為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秋李仲言遇赦還東都鄭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以仲言為四門助教事見朋黨之禍

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　冬十月庚寅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講學士　十一

上再遣中使賜注告身
訓注共薦王璠
注舉李款自代
訓注以誅宦官為己任
訓注謀擢仇士良以分守澄權
李甘揚言而貶

月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為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許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

九年夏四月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時人皆哂之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為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　李訓鄭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然寵任日隆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秋七月癸亥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遂寢　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為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講學士　八月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為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珏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為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珏江州刺史

李珏言注奸邪逐貶江州
陳宏志伏誅
李固言爭注為節度使不可而出外
訓出注於鳳翔
韋溫辭注參佐
上以舒元輿賈餗無黨而擢相
李孝本依訓注得進酖殺王守澄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為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九月癸亥封杖殺之　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為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李訓鄭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　冬十月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鎮　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為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為

注與訓謀令內侍送王守澄喪盡殲之訓背約欲借觀甘露發兵而韓約變色為仇士良魚宏志等所覺反上告變訓注王涯王璠郭行餘羅立言賈餗舒元輿李孝本俱斬獨柳下

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梧懷其斧以為親兵是月壬辰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請入護喪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輿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疾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

郗志榮拳毆鄭訓

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迤邐入宣政門訓舉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郗志榮奮拳毆其胷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塡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藉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輿易服單騎出安化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坊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為相魚護軍令致意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璠知見紿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為見引涯曰五弟昔為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豈有今日耶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皐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餗入其家執其子溵殺之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鐬翰林學士黎埴等家掠其貲財掃地無遺鐬瑊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

令狐楚鄭覃不承上意反證王涯手書為眞

訓為宋楚所擒

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敘王涯賈餗反事浮汎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靳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為奸人所污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李孝本改衣綠猶服金帶以帽鄣面單騎奔鳳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將奔鳳翔為盩厔鎮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者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於廟社徇於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稚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榷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憤歎其冤臣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為恥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姦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剭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

王沐以求簿尉而斬訐守謙以歸江南而免

顧師邕為詔書賜六道而賜死商山

仇士良令張仲清取注仲清從李叔和策遂滅注家

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為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是日以令狐楚為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誗等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為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丙寅以師邕為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犇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為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為公以好召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支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簡能綸之子傑俛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為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娖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己巳斬之仇士

李石却兩道衣糧

李石陳君賞靜鎮訛言

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官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或蹔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等怨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犇散有不及束帶韈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眾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皁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　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吏雖為所脅從涉於詿誤皆赦之它人毋得妄相告言及相恐喝見亡匿

薛元賞杖殺神策軍將而仇士良無可如何

馮定言神策仗不可以衛殿門劉從諫請王涯等罪名

令狐楚請收王涯等士良棄其骨於渭水

諫暴揚士良等罪惡

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為華州刺史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　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為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他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恟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三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為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　丁未皇城留守郭皎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　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

天子倚從諫以自疆

李石鄭覃李固言共言宋申錫冤乃復官爵

李石請賞劉宏逸薛季稜以勸內臣為善

士良遣盜殺李石不果上乃以石充荊南節度使

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伸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夏四月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為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秋九月丁丑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為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流涕泫然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況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曏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為成固尉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冬十一月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

上欲廢太子永狄兼謨韋温極論之乃解

太子暴薨

上感傷太子殺劉楚材張十十等

上自恨受制於家奴

仇士良魚宏志矯詔立潁王遂賜楊賢妃及安王陳王死

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中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謨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温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冬十月太子永猶不悛庚子暴薨謚曰莊恪

四年冬十月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己巳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乙亥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潁王瀍為皇太弟應軍國事權令勾當且言太子成美年尚沖幼未漸師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

裴夷直論大行喪服太遠文宗近臣宜恕

李中敏判士良不宜蔭子

上聽士良譖殺宏逸季稜復遣使誅楊嗣復李珏李德裕泣涕極言乃得釋

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瀍為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瀍沈毅有斷喜愠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於太和殿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為情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斂武宗即位　冬十一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武宗會昌元年　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忌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為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為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使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

士良惡德裕欲假赦書激軍士諠譁賴上宣諭而止

士良致仕士良致其黨固權寵之術

削士良官爵籍其家貲

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玨李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為潮州刺史李玨為昭州刺史裴夷直為驩州司戶　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二年夏四月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三年夏四月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　六月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四年宦官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宣宗大中八年上自即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誅竄甚衆慮人情不安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

頃流竄已盡其餘族從疎遠者一切不問　十一月上以甘露變惟李訓鄭注當死其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

張溥曰文宗謀誅宦官不得意怱怱不樂歎息涕泣自恨受制家奴不如周赧漢獻後世竊悲其志要當日事非難也帝以宋申錫沈厚忠謹拔擢為相密圖誅內申錫漏言鄭注王守澄令豆盧著誣以謀立漳王是時若天子權斷在心親坐殿庭召告者鞫之不第申錫無枉諸奸人指授者可廉其狀鋤而去也國家之法謀逆者與誣人逆者同罪令申錫謀逆罪當死令申錫無逆謀豆盧之誣誰為主者不勞聲色罪人立得矣聚公卿議之惟命徇於城社惟命守澄雖傾危其計適以自覆敗也告密方至大臣遽譴帝何無聰明大度哉李訓鄭注繇守澄進身卽弑守澄此亦以夷治夷顧人主用之何如耳文宗則非其人也訓害注之成不興甲於送喪而託觀甘露借以驅除譬猶與蠻夷鬬者不戰於千里之外而角觸穴中不亦危乎韓約變色士良告變令帝能涖獄焉李訓弄兵仇魚戎首可同日死也倉卒潰決倒授鏌柄士良等顯知上與大臣有謀也縛王涯賈餗等盡斬之懸首興安門外豈獨快其私忿直威天子姑待以不死耳陳弘志弑憲宗穆敬不敢問王守澄誅劉克明等立文宗有大功執而殺之不過尺一詔書獨於士良諸中人紛紛甲兵何為也令狐楚鄭覃不能紓君之憂出涯等於死而唯唯證成彼哉斗筲之徒矣迨武宗立李德裕相士良遂歸私第貴爵並絕欲清君側者其人固不易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

李德裕恨李宗閔對策譏切其父　段文昌李紳屬所善進士於錢徽榜出不預名文昌等言取士不公上命王起等覆試鄭朗等十人皆黜徽與楊汝士宗閔皆貶　錢徽不肯奏私書　牛僧孺以不納韓宏貨而得相　李逢吉惡李紳異己奏紳與韓愈不協出為觀察使既紳愈叙事上寤而紳留為户

朋黨之禍

唐穆宗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二年夏六月甲子、裴度元稹皆罷相、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為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穉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嘗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它職事、文移往來辭

紳族子虞怨紳詣已遂與逢吉合逢吉使虞借張又新李仲言等伺紳逢吉構王守澄李續之言紳謀不利於上貶為端州司馬復帥百官賀吳思不賀而出為吐蕃告哀使

于敖迎逢吉意封還敕書言貶龐嚴蔣防太輕上許殺紳韋處厚極諫既得紳等請立太子疏乃焚讀書

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　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戶部侍郎

四年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為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閒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羣居議論者輒指為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為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為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為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為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為信州刺史蔣防為汀州刺史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為之懼曰于給事為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嘗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於是上稍

李逢吉八關十六子

僧孺不敢諫上但求出外

韋處厚請改赦文而紳得量移

李仲言流象州

上察張權輿等誣謗待裴度尤厚

李宗閔以宦官之助得相

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為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夏四月乙未以布衣姜洽為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洿布衣李虞劉堅為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敬宗寶曆元年春正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　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冬十月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坐陳留武昭之獄流象州　十二月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尤厚　冬十二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文宗太和三年秋八月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　壬辰以李德裕為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故出之

度薦德裕為相宗閔因而出之
宗閔僧孺排德裕之黨
宗閔怨度薦德裕出之於外
王踐言言僧孺縛悉怛謀歸吐蕃非策上悔而疏之
僧孺自謂小康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徒棄誠信有害無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城歸吐蕃執悉怛謀歸之吐蕃誅之於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事見吐蕃叛盟

六年冬十一月乙卯以荊南節度使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於斯之時閽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

上惡楊虞卿等朋黨

上自宣除鄭覃宗閔憮然

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從弟也

七年春二月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駮李吉甫謚及德裕為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為賓客分司　庚戌以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丁巳以蕭澣為鄭州刺史　夏六月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它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

李逢吉使李仲言賂王守澄守澄薦仲言上歡為奇士

德裕極言仲言不可用

王涯背德裕反助仲言給鄭肅韓佽不封還勅書

王守澄李仲言鄭注惡德裕而引宗閔

德裕出外仲言內用高銖等爭之不能得

上已留德裕於京師復以宗閔言而止

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八年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為奇士待遇日隆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為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嚮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德裕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佽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駮豈復稟宰相意邪二人悵恨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　冬十月庚寅以李宗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佽諫議太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璩德輿之子也　李德裕見上自陳

王璠等誣德裕陰結漳王路隋爭之乃止隋以救德裕而貶

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為兵部尚書　十一月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毁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敘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蜹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耘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九年　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召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為賓客分司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

賈餗與宗閔善恃勢陵御史

德裕誣貶袁州

注訓搆楊虞卿下獄

併貶宗閔為明州刺史

韋元素楊承和王踐言與守澄不叶訓註出為監軍

舒元輿以鞫虞卿獄擢御史中丞

訓注連逐三相

宋若憲以宗閔事賜死

賜承和元素踐言死

路隋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赴鎮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　初京兆尹河南賈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巳賜百官宴於曲江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餗恃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餗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餗恥之求出詔以為浙西觀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餗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鄉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犇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　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鄭注素恨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注求為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　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久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為監軍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

初李宗閔為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𥫗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為相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處州長史著作郎分司舒元輿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鞫楊虞卿獄癸丑擢為御史中丞元輿元褒之兄也貶吏部侍郎李漢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為遂州刺史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甲子貶左金吾大將軍沈𥫗為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　戊寅再貶沈𥫗柳州司戶　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楊虞卿李漢蕭澣為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

注訓借二李黨名逐朝士

李固言引楊嗣復李珏以排鄭覃陳夷行

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己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為司農少卿立言贓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恟恟上亦知之訓注恐為人所搖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冬十一月李訓等謀誅宦官敗死事見宦官弑逆

開成元年春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為滁州刺史　夏四月乙卯以潮州司戶李宗閔為衡州司馬凡李訓所指為李德裕宗閔黨者稍稍收復之

三年春正月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曏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為杭州刺史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五年春正月文宗崩武宗即位　夏五月己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為吏部尚書秋八月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罷為太常卿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德裕論羣臣邪正理在辨

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致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玩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武宗會昌元年秋八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為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

二年春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夏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戊戌以宗閔為湖州刺史

四年秋閏七月壬戌以中書侍郎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九月李德裕怨太子太傅

僧孺宗閔連貶

李紳按吳湘罪以武陵故遂處死

柳仲郢與僧孺善德裕仍用之

德裕貶韋宏質而衆怒

宣宗遽罷

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為信然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為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為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　冬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李宗閔長流封州

五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强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為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晦昕之弟也　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　冬十月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

六年春三月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

白敏中貿德裕反使李咸訟其罪
吳汝納訟湘冤德裕貶潮州

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八月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郴州司馬宗閔未離封州而卒　九月以荊南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解平章事

宣宗大中元年　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怨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秋九月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丁亥敕御史臺鞫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二年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戶

三年冬閏十一月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張溥曰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皆與李德裕不善人咸直德裕曲逢吉宗閔獨於僧孺多原之曰其人廉謹非齮齕人者抑其居朝廷碌碌無短長司馬光責之諒矣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其終也以節義唐之朋黨始於對策成於貢舉所爭惟勢與利而已勢盡則離財盡則散劉峻所為廣絕交也卒禍移國家燎原不止嗚呼凡人失意相怨望得志相應援羣居無聊放廢議論或過而忽之及登巖廊升鼎軸睚眦發心雖君父急難不能易也繇彼所見者小所持者深君子奮於激昂小人積於陰賊維蜂與蠆實有其毒非有天下者其誰受之是故人臣有朋黨非社稷之福也僧孺不納韓

劉承偕與張文謀縛劉悟悟諷軍士作亂汶死欲併

弘錢千萬穆宗閱視財簿拔而相之其致主近正上所以不次擢者異於羣臣顧不念國家日夜拊心惟以沮害德裕為功名維州之議縛送悉怛謀於吐蕃文宗始聽而旋悔之僧孺亦緣是疏罷猶沾沾欺人主謂天下小康誠哉竊位偷名無所逃罪德裕相武宗會昌致治威惠兼夏宣宗惡之淪身瘴海可為歎息夫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曾史蹢跖闘然人主之前善任如漢高聽言如唐宗智常不察顧用其人而治與用其人而亂可以成效論也僧孺歷相三主一無表見德裕綏三鎮制蠻夷六年之間政若沛風雨人功罪懸絕不待智者賢否已辨烏可以愛憎持兩端也然德裕功高望重吳湘冤死崖州之貶咎若自取夫盧杞日夜殺人人主不疑名之曰忠德裕在位一夫失所則身殉之賢者當人國平心善物尤貴兢兢哉至朋黨議起危亂循環白馬驛之禍凡搢紳不與梁者柳璨皆誣以朋黨貶死數百人優游六合皆梁賊也反指唐臣為黨其時所謂邪正又何如哉天祐毒痛實基長慶歐陽流涕而著論有以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四

武宗平澤潞

穆宗長慶二年春二月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數衆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為如是欲効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三月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

殺承偕賈直言責之乃免

裴度請下詔令悟誅承偕上不聽乃奏流之

劉悟薨子從諫欲匿喪求留後直言切責乃發喪

李絳請別除昭義節度使敬宗不聽竟與從諫

情不時奉詔上問裴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今茲囚繫太后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加劉悟撿挍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遜

敬宗寶歷元年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爲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爲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秪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 冬十一月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爲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令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不肯從令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

之閒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刃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爲昭義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

二年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爲節度使

文宗太和六年冬十二月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它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開成元年春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語見宦官弑逆

三月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語見宦官弑逆丙申加從諫撿校司徒

武宗會昌三年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卽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爲之備從諫榷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爲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爲牙內

劉從諫薨其弟子稹聽王協謀欲自為留後宰相多議許之李德裕欲請討

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為中軍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為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為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祕不發喪王協為稹謀曰正當如寶歷年様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使押牙姜崟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茍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

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它變遽走出稹贈贐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崟梁叔文辛巳始為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劉從素令以書諭稹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為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為忠武節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軍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郄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

德裕請詔諸軍取州無取縣

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纍稀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夏五月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洺掠堯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　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　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旱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曏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

李彥佐逗留德裕請令石雄為副即代之

李回宣慰河北三鎮皆奉詔

賞王元逵以激厲諸道

何宏敬持兩端不進德裕請令王宰趣磁州宏敬懼而出師既奏拔肥鄉平恩遂加官以釋疑

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為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為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王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閡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

王茂元有疾德裕請令宰抜河陽既而即以宰兼行營攻討使茂元薨德裕又言宰不可兼河陽於是敬昕節度宰專幷敵茂元欲棄城孟章諫止

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改它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閲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捍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救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茂元困急欲帥衆棄城走都虞候孟章遮馬諫曰賊衆自有前卻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彊留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　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它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牓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撿校左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

劉沔與張仲武有隙乃徙義成

薛茂卿召宰攻潞州宰不至劉稹知謀遂族茂卿

稹遣將詣李石求降德裕言不可受崔碣請受上貶之

州隷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為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　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為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　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為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　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辛未徙沔為義成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慍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郭僚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洺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稍

李石召橫水戍卒赴王逢楊弁作亂馬元實又言弁不可討德裕請之急暫客軍往攻而河東戍兵自奮

王宰言積降可許德裕言不可幷密論石雄立功

得自完復來侵軼望詔石答佶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為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碣鄧城令　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武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己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眾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眾剽掠城市殺都頭梁季叶李石犇汾州弁據軍府釋賈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為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求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況

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朏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為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彊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　三月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

德裕請以高迪二策詔諸將又以高文端策分詔王宰王逢何宏敬

令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令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六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為磁州刺史為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為此也上言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　丁巳以李石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石雄為河中節度使　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辛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　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　夏四月王宰進攻澤州　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閏月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壘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宅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

喪氣官軍竊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挼穗舂之以給軍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嘗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絶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絶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絶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議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為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冕之支孫也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為洺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洺州未立少功實

裴問崔嘏王釗高元武安玉等俱降

元逵殺降將魏元談等

德裕請以盧宏正為三州留後

郭誼王協謀殺稹自贖

所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為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忷忷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為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黨山聞之亦降先是使府賜洺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洺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己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正為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為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自守耳可武曰非良策

也留後不若東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為留後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為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出見諸將稹治裝於內廳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盡殺之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善厚者張谷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餗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但遣盧弘正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為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

盧鈞山南東道專為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它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執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不多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

盧鈞入路州昭義遂安

王元逵多殺昭義屬城人德裕等奏令歸鎮詔鈞安撫

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　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寛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嘗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賈庠等已為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寛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為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内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

張溥曰劉稹以從諫從子狡焉抗命李德裕破羣論請用兵時昭義最富强難戰勝科斗寨之役賊勢横奔大將損辱衆議鼎沸天子雖神武始亦懷疑兩端然觀德裕次第指授

賊不足平也。澤潞謀叛。所恃惟河朔三鎮。令詔王元逵何弘敬討稹張仲武禦回鶻。不惟去其輔車。且使鎮魏為朝廷用。是一舉而河朔奔走於闕下也。元逵奏捷。則稱其功以激厲諸道。弘敬不出師。則詔王宰竟趨磁州。李彥佐觀望不進。則令石雄代晉絳。王茂元有疾。則令宰兼河陽。宰不可專任。則又資以敬昕。制以劉沔。激以石雄。使之不得不盡其力。楊弁作亂。則決令客軍討之。而河東戍兵自取太原。李石王宰上稹降表。則責令舉族面縛。而密詔諸帥分行高文端之策。凡所謀畫。決機廟堂之上。轉移俄頃之間。中使不得關說。武夫願為盡死。即杜黃裳裴度不及也。至崔問崔嘏請降於元逵。王釗請降於弘敬。郭誼內變。武宗亦料其計必出此矣。誼斬劉稹。日望旌節。德裕建議。令石雄入潞州。擒歸斬於京師。溫公謂殺降非信。抑不然。稹一騃孺子。誼與王協導之為亂。又殺以求賞。無夏侯澄舐目之悲。而效子密囊頭之惡。且夷戮宗族。誅及襁褓。怨毒甚矣。不陳朝市。何以訓天下乎。稹與郭誼定約入告其母。裴氏母曰。歸朝佳事。但恨已晚。邯鄲李新聲張谷侍人也。當從諫覬覦時。勸谷脫族西去。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食。昭義將士竟無一知義識變。如兩婦人者。悲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五

裘甫寇浙東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冬十二月。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祇德遣討擊副使劉勍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鄭祗德募新卒以軍吏受賂皆得孱弱

羣盜求屬於裘甫麾下

夏侯孜薦王式代祗德

式言兵多賊速破則費省

懿宗咸通元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范居植死劉勍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伏設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爲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暀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　鄭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衞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任也諸將皆以爲然遂以式爲浙東觀察使徵祗德爲賓客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者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

樓曾方景
深將兵拒
險賊不得
入

裘甫畏式
不能決劉
暀王輅二
策

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葅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爲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己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丞尉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暀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閒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楊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暀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爲鄭祗德置酒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祗德於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

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屛語賊皆知之式陰察之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横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賙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讙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内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詗賊遠近衆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武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州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拔唐興　五月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暀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三道軍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戣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湖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鄉從

吾謀入越州甯有此困耶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雖悉收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
也高羅銳克甯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
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澨思益等
遇賊將劉從簡於甯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
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甯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
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畊村賊將王臯懼請降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
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金帛盈路以緩追者跣跋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
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
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為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
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
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
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暀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
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暀慶等二十餘人
械甫送京師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
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
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年得從
公破賊然私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
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

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耳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八月裘甫至京師斬於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須浩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大功

張溥曰宣宗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綱目書之汲汲乎有盜賊之憂又七年而咸通改元裘甫唱亂自是龐勛芝巢接踵紛起遂以亡唐然則懿宗初立桐柏挫師非小變也鄭祇德以子顥尚主固求散地顥求作柄貽書切戒之迹其生平頗有讓者顧應變制敵非其所長國家用爽其分坐喪范居植等數將賊勢滋大抑幽逆所以識尾生孝己也王式受命討賊置酒餞客意甚閑暇軍令方舉十九戰俱捷賊跳入剡合圍擒之易於撓指或謂甫酒人無能賊中多智無若劉暀令暀計行襲越州守西陵掠維揚取福建王中丞雖智勇未能猝下也然裘甫略非孫權其策士戰卒不及江東遠甚驟聞式至徒黨震駭欲大兵橫馳斷截江海即烏飛獸逸勢有不能劉暀躑躅唐興斬王輅以自解亦謬援天亡蓋非己罪爾王式破賊指略絕人慮表其所得成功在多兵不惜費然非夏侯孜悉力於內樂羊中山手足見制矣孜爲相無他功能獨專任王式蕩平浙東於晉公淮西之事可稱庶幾新唐書於其本傳略而不書予竊惑焉彼執政在內不念國難而媢嫉疆臣多方沮之俾其一敗者亦孜所深笑也

徐州銀刀等軍逐溫璋

王式殺邵澤等數千人

龐勛之亂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彫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為之執板唱歌犒賞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帳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歴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鎮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孼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三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

四年冬十一月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泗隸焉

五年夏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徐兵戍桂州者六年不代許佶等作亂推龐勛爲主

徐卒過淮南李湘說令狐綯以奇兵擒之不聽

九年　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愼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侯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刼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辠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九月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刼或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渡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杜慆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爲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慆素爲之備徐卒不敢爲亂而止慆悰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羅網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

趙武等十二人不肯從亂為勛所誅

諸將與溫庭皓勸崔彥曾先擊徐卒乃命元密等討勛賊詗得情設計潛通直抵宿州陷城殺焦璐密等追之陷於荷濇死而勛竟趣彭城入據之囚彥曾殺尹戡杜璋徐行儉

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翹足可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具為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遞中申狀、稱將士自負辠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為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忷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庭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吾、四害也。逼脇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衆、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辠止一身、必無連坐。仍

敬張思受賊贈縑

命宿州出兵苻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詗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具得其情乃為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苻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苻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以千縑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為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涫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渡濉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

温庭皓守義周重助亂

六七千人鼓噪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刳而挫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温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學自負勛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横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琯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弈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兖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闐溢郛郭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為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慆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慆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

杜慆嚴守泗州李圓攻之不克

辛讜願與杜慆同死

勛望節鉞不得益逞亂

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圍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　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振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　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慆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為讜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棹小舟得入慆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為慆設守備帥衆鼓譟四出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龐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為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靼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

乞沙陀等兵將自隨

辛讜說郭厚本救泗州袁公弁阻之讜惡叱乃出兵帥之抵淮北賊始散走

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迵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慆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渡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慆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慆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子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慆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龐勛遣其將許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迵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遂圍之　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

戴可師入都梁城恃勝不設備為賊兵宏立敗死

周重諫勛驕奢

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　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鬭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斤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諭許奏請旌節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為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縱奪人資

讓以浙西軍至楚州監軍畏不敢進讓帥衆死戰乃入城

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衄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心腹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既沒勛乃遣使紿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為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讜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着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慆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慆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郤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郤敵十鎮之

朱邪赤心數戰賊并收王宏立

賊將姚周等為沙陀所敗周重反勸勛殺彥曾等以絕人望

兵伏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檛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濉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濉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佶以弘立驕惰至敗欲斬之周重為之說勛曰弘立再勝未賞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為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　三月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為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温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當埽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為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

佶等推勛為王勛辭王爵　讜迎糧於揚潤遇賊力戰乃出　勛父舉直拜子於庭　馬舉解泗州之圍王宏立死　勛攻柳子承訓預為備大敗之

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
勛為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
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
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
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為戰棚讜命勇士
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龐
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
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案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為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
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
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
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為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
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
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
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
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
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進
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

鄭鎰來降舉焚劉行及寨

承訓招陳全裕而賊黨益離李直朱玫皆降

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躡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為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　六月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人平其寨　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　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率逃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為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蘄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攻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汾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為但禱神飯僧而已　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

張玄稔與承訓約殺賊出降復進直趨符離徐州之計路審中開門應之玄稔斬舉直佶徐州遂平

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躡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 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辨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皐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為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雖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許佶、餘黨

勛為沙陀所逼同賊溺死

賊殺俱降獨吳迥堅守不下馬舉攻克之

讜又讓功於慆

李膠等陳處置徐州之宜

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之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沖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溪水而東將歸彭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故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宋威亦取蕭縣吳迥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玄稔為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迥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迥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慆為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度使召見留為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為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

十一年夏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瞳招諭之　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　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為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鄰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為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為團練使割隸淮南　冬十一月丁卯復以徐州為感化軍節度

張溥曰。龐勛因徐州戍卒。剽掠稱亂此與秦時驪山。徒縱行豐西澤中漁陽適戍至大澤
鄉謀舉衆稱公子者何異然許佶輩故羣盜。勛一小吏為所挾持徐兵久戍桂州。六年不
代怨望思歸激而一決無論沛公大度非彼所期即攘攘求鬬卒衆擅歸圖見妻子亦何
嘗有陳勝吳廣之志哉令狐綯以宰相出鎮淮南當勛等東下時令聽李湘言殲之高郵。何
亂可立止迺縱之度淮陷宿州破彭城。因崔彥曾要天子節鉞禍始烈矣綯所見不出境
內亂兵紛馳幸無擾城郭即可謝天子告無罪抑思大臣慮四方數千里外有赴愬患難
叩關不寧者。號令鈇鉞得專制之賊至境不能討反逸之使禍鄰國此去身為盜者幾何
也辛讜擊劍尚俠年五十罷居揚州未嘗有茅土之責。一將之任聞泗城危迫身貫賊柵
趨見杜慆願與同死犯圍請救迎糧濟師凡往來者十二泗州得全當龐勛據徐城。分兵
四出。所急爭者唯泗蓋江淮之衝用武之首也安慶緒之亂尹子奇專攻睢陽張巡許遠
以死守大小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身雖死而賊亦困杜慆以孤城捍勛勛之精銳悉
集於泗辛讜奮身出入泗完而賊旋受誅雖時望救有幸有不幸讜能得之於郭厚本張
存誠南霽雲不能得之於賀蘭進明要彼忠烈蓋齊致矣康承訓奉命討賊奏乞朱邪赤
心自隨戰勝之本自得人始銀刀雖横豈能敵沙陀哉王弘立殺戴可師於淮口氣矜之
隆過赤心騎兵三萬人俱靡碎張玄稔初脅從勛繼謀歸國青旌一立徐州遂平承訓善
將。又能用盜。龐勛父子亦何能為。彼唯狎慕藩鎮謂節度可以攘臂得也。朝廷怒不肯赦。
横屍路隅猶恨死晩天子貴威斷戒姑息懿宗行之尚克有濟君子益傷德宗矣崔彥曾
不善撫循怨怒召亂徐卒至苻離諸將請發兵先擊元密陷死荷渲世尤其失策然賊埶

已戍卽不擊聽其至徐州内城必潰將帥必辱彼亂積咸通三年之秋適當彥曾而發斯亦足戒役非其民使非其時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七

回鶻叛服

唐玄宗開元四年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默啜恃勝不設備拔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所毒未死討誅梅錄啜及其族黨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

二十九年秋七月登利從叔判闕特勒攻殺登利立毗伽可汗之子為可汗俄為骨咄葉護所殺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天寶元年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　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賜爵奉義王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匐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

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犍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

四載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肅宗至德元載安祿山之反也回紇可汗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以請兵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　十一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

二載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宴勞賜賚惟其所欲　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大軍入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二事詳見安史之亂　冬十月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十一月己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乾元元年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

寧國公主與回紇可汗

公主歸京師

殿中監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鮮于叔明為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曏者唐與諸國為昏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婿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耶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　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二年春三月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犇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　夏四月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為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然亦為之剺面而哭　秋八月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寶應元年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已為朝義所誘有輕唐之志上遣僕固懷恩往見之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詳見安史之亂　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雍王适至陝西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為元帥安有中國儲

車鼻鞭藥子昂等魏琚韋少華逐死

回紇所過抄掠馬燧以計約束

蕭昕正言回紇負約

代宗養僕固懷恩女冊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

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琚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琚年少未諳事遣歸營琚少華一夕而死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詳見安史之亂

代宗廣德元年春閏正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從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七月冊回紇可汗為頡咄登密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大歷三年回紇可敦卒秋七月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久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慚厚禮而歸之

四年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虞鄉董晉為判官　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

回紇責唐市馬賄不足董晉正言乃環拜

回紇使者犯金光朱雀門奪長安令馬

代宗盡市回紇馬以悅其意

回紇寇夏州梁榮宗破之

郭子儀請令渾瑊鎮振武軍回紇始去

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㕵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歐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　秋七月癸丑回紇又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奪其馬說乘它馬而去弗敢爭

八年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八月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　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十年冬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

十三年春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因大掠坊市　秋七月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鎮振武軍從之回紇始去

十四年秋七月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殖貨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暴橫吏

虜俗因唐而侈　登里欲寇唐頓莫賀諫不聽即擊殺登里而自立

張光晟盡殺羣胡德宗恥之以悅回紇

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故禁之

德宗建中元年　初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賀達干登里之從父兄也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羊馬數萬可謂大捷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頓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擊殺之並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願為藩臣垂髮不翦以待冊命夏六月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秋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突董等九百餘人突董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突董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縱樵牧者暴踐禾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衆彊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多道亡突董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類自離許之上以陝州之辱（寶應元年德宗為元帥時見回紇於陝州）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彊者羣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相攻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衆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突董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並

上遣源休送突董喪還回紇不得見可汗而還

朱滔娶回紇女許與同寇河南

李泌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以困吐蕃

羣胡盡殺之聚為京觀獨留一胡使歸國為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上徵光晟為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讎上為之貶光晟為睦王傅以慰其意

三年　張光晟之殺突董也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可汗遣其宰相頡干伽斯等迎之頡干伽斯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絹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己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四年　兩河之用兵也王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

興元元年夏五月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川三十里而軍回紇達干見朱滔請戰回紇敗走事見藩鎮連兵

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為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

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致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耶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為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為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餘萬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

為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己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曏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夫何皐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陜此乃百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彊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

回紇絕杜蕃仍請改回鶻

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九月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五萬匹

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許之　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　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

五年冬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里羅沒密施俱祿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回鶻誅求無厭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伽斯將兵救之

六年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其大相頡干伽斯西擊吐蕃未還　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年十五　回鶻頡干伽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　六月頡干伽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阿多頡干伽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己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　秋頡干伽斯悉舉國兵數萬召楊襲古將復北庭

頡干迦斯喪北庭為吐蕃所敗反殺楊襲古

奉誠卒而無子國人立其相

又為吐蕃所敗死者大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頡干伽斯紿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還朝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絶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壟而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　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七年春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鋋冊回鶻奉誠可汗

十一年夏四月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骨咄祿本姓跌跌氏辯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藥葛羅氏遣使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皆內之闕庭　五月庚寅遣祕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為騰里邏羽錄沒蜜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

順宗永貞元年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為騰里埜合俱錄毗伽可汗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湩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三年春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於回鶻　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　夏五月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汩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八年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鸊鵜泉

李絳請許回鶻昏獻主不聽

穆宗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

邊軍戒嚴

九年春二月李吉甫奏請復置宥州以備回鶻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為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修城塹蓄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磧路無備更脩天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儻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三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十二年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十五年　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遣合達干歸國

穆宗長慶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嗣君為登囉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迎公主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　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二年　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以兵從朝議以為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卻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三月甲寅始還

四年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照禮為下所殺胡特勒立
彰信殺安允合柴革摇羅勿借沙陀兵攻殺國之人立㕎馺特勒
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兵攻殺㕎馺及摇羅勿

敬宗寶歷元年春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勒為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

文宗太和六年春三月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

開成四年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摇囉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勒為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乾元中為回鶻所破自是隔閡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黠戛斯所敗詈回鶻曰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摇羅勿殺彰信可汗立㕎馺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㕎馺及摇羅勿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馺職特勒厖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温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亙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軍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閣以備之

武宗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　秋八月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

嗢沒斯等求內附朝議欲討之李德裕言不可乃詔田牟韋仲平毋生事

沙陀党項皆世與為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為嗢沒斯等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為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俟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為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偽未還上問德裕曰嗢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嗢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況嗢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鈔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

德裕請以糧賑回鶻

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為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嘬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振之

德裕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

冬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

戛斯得太和公主遣送歸唐為烏介所邀

以劉沔代苻澈

嗢沒斯誘殺赤心僕固那頡啜收衆東走

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旣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縝齎詔詣嗢沒斯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嗢沒斯順逆之情從之　初黠戛斯旣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　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振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為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郿之子也　二月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　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苻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為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旣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竟不行　回鶻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並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未知此兵為那頡所部為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

德裕薦石雄為天德都團副使

張賈遣安撫嗢沒斯等

那頡啜為張仲至敗走烏介獲殺之

嗢沒斯入朝

汗必自知懼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　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不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誠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間且欲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　初大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隸振武軍為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　甲申嗢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　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沒斯等以嗢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眾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眾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越雄武軍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時烏介眾雖衰減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庭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嗢沒斯入朝　六月甲申以嗢沒斯所部歸義軍

嗢沒斯與其弟等姓名

以嗢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秋七月嗢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　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又屯杷頭烽北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為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為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　八月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　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　丁丑賜嗢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為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為紇吃斯所破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遥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己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干伽斯書以為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為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事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　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

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兵追回鶻

命德裕為書賜太和公主

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氷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未寒時決策於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慮為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　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為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為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令沔屯雁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詗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　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劉沔以為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為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逼回鶻　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　冬十月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為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言將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靼等五部落　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　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昏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

石雄擊破烏介迎太和公主歸

武宗欲令趙蕃黠戛斯求西安北庭德裕言非乃計止

黠戛斯求冊命德裕奏宜與結歡

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禀命則是棄絶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詞　十二月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氈車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乞並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上從之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　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即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

命德裕草賜黠戛斯書

黠戛斯遣人入貢

於章敬寺前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辠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於天寶朝貢不絕比為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為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滹沱河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六月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仵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諭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

四年春三月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詗吐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　秋九月李德裕奏幽州奏事官言詗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

張仲武使室韋取回鶻過捻西通室韋分回鶻衆為七戞黠斯遣阿播擊破之

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五年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為冊黠戞斯可汗使　五月、冊黠戞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六年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為可汗　冊黠戞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宣宗大中元年春二月庚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屢破回鶻也　夏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　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為冊黠戞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二年、回鶻遏捻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朗及張仲武大破奚衆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衆為七、七姓共分之居三日、黠戞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回鶻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數帳潛竄山、谷鈔盜諸胡其別部厖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

十年春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婚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奔亡屬奸臣當軸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龐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　冬十月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　十一月辛亥冊

拜為嗢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為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懿宗咸通四年秋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奏馬請歷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僖宗乾符元年　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郗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
七年冬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歷日
張溥曰回紇故元魏時高車部也部落十有五種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既處羅可汗攻脇鐵勒坑其渠家數百回紇遁居娑陵遠默啜破敗突厥衰微回紇懷仁盡有古匈奴地夷狄廢興彼此以時强力惡可久恃哉安史寇亂兩都陷沒肅宗即位靈武獨倚朔方軍孫危不保懷仁遣其太子葉護助國討逆香積列陳鐵騎奏功新店疾戰黃埃矢發西京東京以次蕩定迹其功賞勞被社稷未可與始畢助高祖同日論也然大掠三日從欲無厭贖而不止國何以堪代宗當陽懷仁已死登里無信時負盟約史朝義僕固懷恩屢相誑誘舉衆入寇雖劉清潭揚廣平之威郭子儀著大人之信虜心內動反為我用而鞭撻使臣殘毀州境罪已過浮彼犬羊之性見利則颺急難不肯盡死安樂難與同功中國無攙迫而與親即獲數勝不免後憂小逆犯朱雀門大逆犯長安其無忌者素也德宗新立登里欲乘喪進兵頓莫賀力諫不從遂殺之而自立此在彼國為逆在唐室為忠天子不念其德反縱張光晟殺其使者九百餘人幽在中國彼不敢怒李泌勸許和親誠以大功

國人不附達磨吐蕃益衰

達磨卒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為贊普結都那不服殺之論恐熱說三部起兵擊殺尚思羅遂併其衆

宜錄小忿可捐逆釁未彰順節當勸釋回紇而討吐蕃復讎之義柔遠之仁二者咸盡厥後李德裕相武宗招徠嗢沒斯以逼烏介冊命黠戛斯以靖回鶻貳而執之服而舍之策不外是蓋不窮人於險則荒狄感慕使彼自為鬭則中原不勞善用夷狄遠昭聖武即太宗平突厥破薛延陀亦然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八

吐蕃衰亂 唐復河湟附

唐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武宗會昌二年冬十二月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贊普之喪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弔祭使　劉沔奏移軍雲州　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為贊普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豫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為此也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剺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賊捨國族立綝氏專害忠良以脅眾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綝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

論恐熱謀篡國舉兵擊尚婢婢婢婢致書陽服遂引歸

恐熱大敗于龐結心莽羅薛呂

之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爲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

三年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爲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六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鎮西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爲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卻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爲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闔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爲非據夙夜慚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恐熱得書喜徧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爲書勤厚答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九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將龐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龐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龐結心陽敗走時爲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騎遁歸

四年朝廷以吐蕃內亂議復河湟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使先備器械糗糧詗吐蕃衆寡

岌藏豐賛降于婢婢

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罪

莽羅急藏降于拓跋懷光

康季榮朱叔明張君緒李玭取河湟諸州

以聞　吐蕃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賛惡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為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婢婢為木柵圍之恐熱突圍走保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五年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婢遣龐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

宣宗大中元年夏五月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二年冬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淸水淸水先隷秦州詔以本州未復權隷鳳翔

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將拓跋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三年春二月吐蕃論恐熱軍於河州尚婢婢軍於河源軍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　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以太僕卿陸耽為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應接　夏六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　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玭取秦州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己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皐人應配流者

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

以克復河湟議加順憲尊謚

燭盧鞏力不聽磨離羆子言遂敗死

張義潮來降

論恐熱入朝不得志而還復謀叛

皆配十處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地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冬閏十二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祿山之亂河右暨鄯武疊宕等郡皆沒於吐蕃代宗寶應元年又陷秦渭臨洮廣德元年復陷河蘭岷廓德宗貞元二年陷安西北庭隴右州縣盡矣

四年春二月以秦州隸鳳翔　秋九月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羆子燭盧鞏力將兵據犛牛峽以禦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羆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羆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劓刖其羸老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衆被甲譟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者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為沙州防禦使　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其衆或散歸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衆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為國城請唐冊我為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

義朝遣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河湟地盡入于唐

尚延心以河渭來降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李承勛聽諸將言恐于己不便奏留之

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欲為邊患會久雨乏食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於廓州　冬十月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湟廓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於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為節度使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為歸義軍長史

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十一年冬十月丁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為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衛將軍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貲徙其衆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為唐百姓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為然即奏延心為河渭都遊奕使統其衆居之

懿宗咸通三年嗢末始入貢嗢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為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拓跋懷光生擒論恐熱斬之傳首

四年春二月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察使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自容仇人以告拓跋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　閏三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卻之　冬十月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傳首京師其部衆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張溥曰唐太宗平薛仁杲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從安西都護於龜茲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安西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積石置神策軍於臨洮西置燒河那於積石西置宛秀軍實河曲地極輪臺伊吾所在屯田積粟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自安祿山作亂乾元以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淪喪杜佑著論有言漢匈奴舉國之衆不能當漢一大郡故備邊乘障而中國完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吐蕃已生聚數十萬家矣則夫復西集之饒使農夫趣利扼險屯田畜力為復河湟之畫計之急者也然憲宗覽天下圖思規舊封經略未暇及宣宗世吐蕃國亂唐師一出不刃而復河隴高年千餘人見闕下天子為御延喜樓賜冠帶猗歟盛哉恥雪累朝地橫西極豈盡師武臣力亦因時勢者易為功也高宗命李勣伐高麗賈言忠自遼東使還帝問克乎對曰必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全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虜兄弟鬩很災荒荐作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而高麗平

李涿罷戍兵李由獨臣於南詔安南始有蠻患

夫吐蕃達磨當國山崩地裂夜聞鼓聲怪異數見猶高麗之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也論恐熱與尚婢婢攻戰不休猶泉男生與男建男產之互相猜貳也數盡則國多憂內攜則衆不附趨而事大必以中國為淵藪是以康季榮等無爭鬬之勞張義潮尚延心建忠順之効天子安坐而有之不能卻也然唐室外患惟吐蕃回鶻强且久晚節二姓滅亡為國大慶而唐祚亦衰豈手疥背疽禍有淺深不在遠而在近與呼韓稽顙不補漢亂啟民上壽無救隋亡聖人先內治尤兢兢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九

蠻導南詔入寇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初安南都護李涿為政貪暴彊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舊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六月蠻寇安南

十三年　初韋皐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由蜀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如是五十年羣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嶲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

李蒙罷三道戍卒蠻人乘虛入寇

南詔寇巂州攻卭峽關

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又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元年冬十月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都護李鄠與監軍奔武州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交趾朝廷以杜氏彊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　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二十餘日蠻去乃還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為殿中監復以為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　杜悰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寢兵無事羣蠻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為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巂州攻邛崍關穆遂不行

三年春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荊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

蔡襲兵勢盛蠻引去蔡京忌襲立功請罷戍兵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不省

京為軍士所逐敕賜自盡

南詔陷交趾蔡襲力戰溺死元惟德等至城東水際還向城殺蠻二千餘人遇蠻將楊思縉子出救被殺

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隷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為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隷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為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奸詐請罷戍兵各從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稱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　秋八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奔藤州詐為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旣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一月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荊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　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綽攜其印浮度江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荊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鬭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

鄭愚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

陳磻石請造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至廣州

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東西道　二月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　夏四月康承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荊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月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供軍食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秋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為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灕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　冬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五年春正月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巂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三月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紿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

康承訓兵敗賴天水小校夜燒蠻營邕州圍解承訓乃盡攘其功騰奏告捷

夏侯孜薦高駢討南詔

喻士珍貪獪降賊

監軍李維周惡高駢不發兵應援駢獨大破蠻衆

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夏四月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暱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遷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略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

六年夏四月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　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嶲州刺史喻士珍貪獪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嶲州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為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孫也　秋七月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　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穫以食軍

七年春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嶲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

駢屢破南詔維周反奏其玩軍不進

上以維周奏用王宴權代駢會曾衮告捷詔駢復鎮安南

置靜海軍于安南蠻患始平

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捽而毆之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　夏六月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以范昵些為安南都統趙諾眉為扶邪都統監敎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衮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闇懦動稟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為南詔鄉導者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冬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問　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為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八年春二月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　西川

李思望欺罔朝廷請建定邊軍

戍卒怨怒師望欲生食之朝廷遣竇滂往代貪殘尤甚

滂兵大敗顏慶師為蠻所殺

近邊六姓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冬十二月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嶲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嶲州以邛州為理所朝廷以為信然以師望為嶲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嶲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秋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十年　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　十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衆擊董春烏部破之　十一月蠻進寇嶲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坡奄至休源川滂遣兗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　十二月丁酉蠻衣兗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為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刺史楊忞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忞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約和滂與語未畢

蠻乘船栰爭度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
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旦復戰吾
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
去蠻遂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邛州軍資儲偫皆散於亂兵之手蠻
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各不
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
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
檑造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廩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
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
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踴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
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
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　南詔進軍新津定
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於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遣
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
蠻以耽待之恭亦為之盤桓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庚午耽遣節度
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皆以王
者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

竇滂利于西川陷沒輒說止援軍

李自孝陰與蠻通誅之

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弈使王晝至漢州詗援兵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為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　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繯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奬拔且利於厚賞勇氣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憤躍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為蓬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斸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鄉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皋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皋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皋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為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為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

宋威破蠻功多顏慶復疾之奪其軍勒歸漢州蠻遂過斷橋而去

秦匡謀棄城奔荊南敕斬之

路巖委政事於邊咸郭籌

黃景復大敗蠻兵以援絕而潰

武衛上將軍宋威以忠武軍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能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十三年夏四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為西川節度使

十四年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敵棄城奔荊南荊南節度使杜悰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　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遊宴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籌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為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荊南節度使

僖宗乾符元年冬十一月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設三伏

南詔驃信使其坦綽遺牛叢書借蜀王聽叢欲許之楊慶復言不可

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渡河南而還復修完城柵
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渡河與唐夾水
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兵不至而蠻衆日益景復不能支軍
遂潰　十二月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崍關攻雅州大渡河潰兵奔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入
城或北奔宅州城中大為守備而塹壘比鄉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云非敢
為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為讒人離間冤抑之事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書永敦鄰
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即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其使者
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辠詈辱之蠻兵及新津而還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
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
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豨突奈何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
輒犯成都今春氣尚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
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
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
敕止河東兵而已　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
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
源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復責以大渡河失守
腰斬之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

駢修築城柵蠻不復入寇

南詔督爽屢牒中書盧攜請詔數其罪令高駢辛讜錄詔與之

酋龍卒子灋立

辛讜請許南詔和從之

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答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讜詔使錄詔白牒與之從之

三年春三月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驤妻李瑤瑤宗室之疎屬也蠻遣瑤還遞木夾以遺駢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渡覆敗之狀折辱之　冬十月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疎惡以甓甃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為坎陷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工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渡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四年　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諡曰景莊皇帝子灋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灋好田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

閏二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遣陁西段瑳寶等來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贏瘵息肩詔許之讜遣大將杜弘等齎書幣送瑳寶還南詔但留荊南宣歙數軍戍邕州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五年夏四月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詔百

崔澹等言南詔不可許和駢上表與爭

辛讜病篤以資遣徐雲虔入南詔承使命而還

以陳敬瑄代崔安潛安南軍亂曾袞避之安潛表言南詔不可和盧攜豆盧瑑立言乃止之

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為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詔諭解之　五月邕州大將杜弘送段瑳寶至南詔踰年而還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於南詔　冬十二月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中書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答之

六年春正月賈弘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奈何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而還之　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以下拜己巳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驃信稱臣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為弟為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為諸父驃信為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雲虔留善闡十七日而還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代崔安潛　安南軍亂節度使曾袞出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為怯復求尚主何以

以宗女妻南詔

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上盧瑑上言大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太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茲虛竭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為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為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為寇由徐雲虔復命蠻尚有冀望今安南子城為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下自餘戍卒多已自歸邕管客軍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枝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令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王龜年為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為副使別遣內使共齎詣南詔

中和元年秋八月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

二年秋七月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禮儀

三年秋七月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與書辭以鑾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從直前至成都　冬十月以宗女為安化長公主妻南詔

張溥曰史責唐明皇一日殺三庶人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閣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冤之言最深痛卒亡唐者桂林戍卒也南詔之釁始於鮮于仲通張虔陀繼擾於杜元穎終劇於李琢自是國勢日降任人日非亂用是長矣蔡京忌蔡襲請罷戍兵李維周惡高駢擁卒不發喻士珍貪猾降賊李師望欺罔朝廷秦匡謀棄城路巖忽政罪皆無赦且師望既罷代以竇滂貪殘過之是去一賊生一賊也滂師大敗利於西川陷沒授軍北至輒說止無前是不惟歸而與尸且身為戎首也李維周既不援駢復匿捷奏誣其玩軍幾至貶

易是殺賊者有罪養寇者有賞也康承訓喪師邕州賴小校燒營羣蠻解圍盡攘其功勝表大賀顏慶復弟死於賊不念同仇反疾宋威功多勒奪其軍使蠻過斷橋復恣是皆緣寇以為利取人國而徼倖也夫天子居深宮之中命將萬里之外假以鐵鉞政繇閫帥勝則社稷之靈敗則捍圉之僇今相率為欺覬望蟜戭武夫媢功中人兇利貨賂行於兜鍪萋菲生於戎馬便宜中變朝廷不聞是非倒持宰相不察此而無亂自古未有幸也高駢善戰曾衮多智捷至京師安南再鎮遂得開成都之門置平夷之戍否則蠻氛方熾我師未老賈耽楊慶復雖堅守如臧質不免與黃景復同蹉跌矣若夫酋龍老死于瀘孌代立未繒少年寧足深罪許之以和罷兵息人未始無益中國又不可以崔澹安潛守經之論譏高駢辛讜為劉敬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百九終

為是推稿旨有其要義若不實也康乎訓於師乎所行人[illegible]在學解圖書理乎功能
未失賦[illegible][illegible]在所有識不全因仇反後等而研習勤[illegible]所在任觀通斷格致之功能
覩以為用社人國而編傳也夫大學居第首之中今者理之所有以盡鐵社會從師格
副北祖之重要則稱國之學今稱年為此[illegible]以團[illegible]之之端切中人之孔官[illegible]符於起要
是所生於人為後之中史相比不問[illegible]如[illegible]得[illegible]待不輸比而為於自由未有千人之高樹
立論[illegible]是之[illegible]後[illegible]是[illegible]如[illegible]今[illegible]利[illegible]年之[illegible]者[illegible]未[illegible]近[illegible]
今今[illegible]論[illegible]至[illegible]如[illegible]者[illegible]見[illegible]用[illegible]去[illegible]大[illegible]觀[illegible]千[illegible]
則以[illegible]于[illegible]對之[illegible]如[illegible]其[illegible]人之[illegible]為[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
為[illegible]在[illegible]文[illegible]也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六冊

DS
734
.A2
L5
v.26

李盡忠康君立說李克用除段文楚而代之

李克用令軍士咼食文楚等五人表求敎命朝廷不許會李國昌奏至乃諭除官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李克用歸唐

唐僖宗乾符五年、振武軍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蜂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成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衆、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然、君立興唐人、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北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禀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禀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等、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衆趣雲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衆且萬人、屯於鬬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為防禦留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鬬雞臺下、克用令軍士咼而食之、以騎踐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諭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　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

國昌欲父子幷據兩鎮毀大同制書與克用合兵陷遮虜軍

命曹翔代竇澣

詔李鈞等討國昌父子

兩鎮兵敗李鈞戰死赫連鐸道人說高文集歸國文集執傅文達與李友金米海萬史敬存皆降于李琢

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　李國昌欲父子幷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進擊寧武及岢嵐軍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澣發民塹晉陽己未以都押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至城北娖隊不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澣遣馬步都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土團冎虔牀舁其尸入府澣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押牙田公鍔給亂軍錢帛衆遂劫之以為都將赴代州澣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廷以澣為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為河東節度使　沙陀焚唐林崞縣入忻州境　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

十一月甲午岢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為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十二月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殺之殆盡餘衆自鴉鳴谷走歸上黨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入鴈門關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太谷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　夏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為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琢聽之子也　以李琢為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　六月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來降琢將兵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友金克用之族父也　秋七月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

李可舉韓玄紹李琢赫連鐸戰勝李盡忠程懷信營死國昌父子北入達靼

達靼豪帥心服克用

瞿稹李友金說陳景思召李克用討黃巢

克用陷忻代二州

紹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詔以鐸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為蔚州刺史薩葛米海萬為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達靼本靺鞨之別部也居於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中和元年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瞿稹李友金說陳景思召李克用（事見黃巢之亂）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五月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遣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己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鞾衫斬之滅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　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幷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

世為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召克用使平黃巢王鐸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　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討黃巢餘事並見黃巢之亂

張溥曰唐懿宗咸通十年冬以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十一年冬十二月以國昌為振武節度使僖宗乾符五年春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秋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中和元年春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六月克用陷忻代州二年春二月克用寇蔚州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趣河中十二月以克用為鴈門節度使三年春正月克用敗賊將黃揆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三月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五月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冬十月克用取潞州四年夏四月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黃巢退走五月黃巢趣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秋七月克用表討全忠詔諭解之光啟元年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上奔鳳翔二年春正月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上復走入大散關夏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冬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昭宗大順元年夏四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秋八月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

盧攜請停徵錢稅急行賑給

之冬十月官軍潰張濬韓建逌還二年春二月加克用中書令貶張濬繡州司戶乾寧二年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六月克用舉兵討三鎮十一月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十二月克用還晉陽嗚呼綱目書法若此克用功罪見矣唐室之亡黃巢始之朱全忠終之朱玫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交亂之長安再失而復乘輿數遷而反其誰力哉即罪克用者云雲州之據擅殺防禦沙苑之戰逼走天子然覩黃巢糜爛之時鴉兒軍至反亂為治功奏第一雖有百愆足以贖矣克用方救全忠而全忠圖之是全忠負克用也功高朝廷而張濬討之是朝廷負克用也為克用者國家急難則奉命驅馳賊勢少寬則身見攻擊人臣當此而不怨者但能必之郭子儀不能必之李光弼也至三鎮犯闕殺宰相克用奮義進討韓建呼城行瑜授首遂欲乘勢取茂貞為左右所扼止其入朝表謝引師去進不為王濬之爭功退不如李懷光之忿叛克用此時直純臣矣嗚呼射獵達靼之日克用沙陀之武夫也還旆晉陽之日克用唐室之元功也其為武夫也有大亂之才而天資則忠其為元功也有難居之名而宅心則順天下方定而淮陰縛漢賊未滅而武侯死魂魄千載晉王有同恨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一

黃巢之亂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為麵蓄槐葉為虀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散之

王仙芝聚衆起於長垣

僖宗以政事委田令孜

黃巢衆聚應仙芝

鄰境令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稅租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冬十月以吏部侍郎鄭畋戶部侍郎盧攜並守本官同平章事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二年　初上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夏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衆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芝所敗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羣盜浸淫剽掠十餘州至於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為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乃以威為諸道行營招

宋威擊破仙芝奏其已死仙芝攻剽如故詔復發兵人益怨怒

鄭畋請以崔安潛李琢代宋威張自勉代曾元裕

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

三年春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弓鼓板以備羣盜　三月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也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

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鐐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十一月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鄴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琢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　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鐐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

裴渥王鐐爲仙芝奏官王鐸固請許之黃巢以官不及己怒逼仙芝遂不受命

王鐸盧攜欲使自勉受宋威節度鄭畋力爭不可乃求罷

李福子戰死

斂兵不戰許為之奏官鐐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朞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鐐渥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事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犇鄂州敕使犇襄州鐐為賊所拘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　三日黃巢陷沂州　夏四月黃巢與尚讓合軍保查牙山　六月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左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滻川養疾上皆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

冬十月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為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蠲供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威

畋請斥宋威不從

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于楊復光宋威劫取奏殺之

楊知温困于仙芝李福自將救之

曾元裕大破仙芝敕代宋威為招討使

元裕奏斬仙芝傳首尚讓帥餘黨歸巢

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受辱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彊兵盡付宅人良將空還若勍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籍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為聞奏朝野切齒以為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内大臣參酌早行罷黜不從　黄巢寇掠蘄黄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餘級巢遁去　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鞫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　黄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詔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温知至之兄也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温以為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至賈塹度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温方受賀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而知温猶不出將佐請知温出撫士卒知温紗帽皁裘而行將佐請知温擐甲以備流矢知温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之四　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為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為副使　二月貶楊知温為郴州司馬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黄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黄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黨歸之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

鄭畋盧攜皆罷

宋威卒

霸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遣天平節度使張裼書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　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荊南之功也

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招討使曾元裕屯荊襄黃巢自濮州掠宋汴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宮闕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鎮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轘轅伊闕河陰武牢　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　黃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　夏四月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佽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乞解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　五月丁酉鄭畋盧攜皆罷為太子賓客分司　六月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荊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為鎮海節度使　秋八月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　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　冬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六年春正月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十人巢遂出廣南彥徐州人師鐸冤句人罕之項城人也　上以羣盜為憂王

高駢遣張璘梁纘屢擊破巢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

王鐸請自督將討賊崔璆李迢為巢奏求節度使宰相請除率府率巢怒攻陷廣州李迢死義

王鐸帥衆趨襄陽劉漢宏大掠江陵歸為羣盜

劉巨容大破黃巢慮國家負人遂留衆不戰

鐸曰臣為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泰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為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 五月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為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 秋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栰數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十月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犇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趨襄陽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兖州人也帥其衆北歸為羣盜 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屯荊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渡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為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

自金最渡江追賊會段彥謨往代乃止

侯昌業直諫賜死

張璘屢破黃巢軍

張璘急擊巢巢詭請降高駢為保奏請遣歸諸道兵巢忽告絕璘遂戰死賊勢復振

衆至二十萬　十二月以王鐸為太子賓客分司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好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高駢奏改楊子院為發運使　三月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等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為都道行營兵馬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夏四月張璘渡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衆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　以諸葛爽為北面行營副招討　五月丁巳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為振武節度使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　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

畢師鐸請駢擊賊勿使渡淮不從

駢不救全晸

周岌逐殺薛能自稱留後

淮北告急攜稱疾不出

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為中原之害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迤邐過淮宜急敕東道將士善為禦備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溵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　辛酉以緇州刺史曹全晸為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九月黃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　徐州遣兵三千赴溵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信於徐人館之毬場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疎闕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溵水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為岌所襲引兵還兗州於是諸道兵屯溵水者皆散黃巢遂悉衆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冬十月以諸葛爽為夏綏節度使　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兗之境　十一月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黃巢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為河陽節度使　初黃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標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

田令孜薦張承範王師會趙珂禦賊

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　辛酉以河中都虞侯王重榮權知留後　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為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為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謂令孜曰卿且為朕發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為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為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為句當寨柵使令孜為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為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鬬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主人凍餒交逼兵械刓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允章迺之曾孫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　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為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是日賊陷虢州　以神策將羅元杲為河陽節度使　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

齊克讓兵潰走入關

承範奏請鑾與毋動徵兵救關

關上兵潰師會自殺承範脫走博野鳳翔軍為賊鄉導以趣長安

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中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庫唯塵埃鼠迹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鬭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卻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諠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榷徵稅謂之禁阬賊至倉卒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為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蹋開禁阬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至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填之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坑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趣長安賊之攻潼關也朝廷

王重榮降賊
令孜歸罪於攜攜飲藥死
令孜奉帝出奔
張直方帥文武迎巢
巢入長安館于令孜第
畋請車駕留鳳翔不從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
巢即帝位
休降

以前京兆尹蕭廩為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户黄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癸未制以巢為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為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户部侍郎裴澈為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為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黄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為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黄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絶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黄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巢館於田令孜第其徒為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　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捍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詔牛勖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為備擬庚寅黄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於含元殿畫皂繒為衮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黄家日月以為己符瑞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為皇后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費傳古為樞密使

諸葛爽降巢

鄭畋約諸道討賊

巢殺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鄴裴諗趙濛李溥李湯廣德公主死

鄭係死義

張濬説李康獻糗糧詔詣行在拜官

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璆邠之子也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屯櫟陽黃巢將碭山朱溫屯東渭橋巢使溫誘說之爽遂降於巢巢以諸葛爽為河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杲逃奔行在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絶仆地甍傷其面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痹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鄜道合兵討賊鄜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幷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元興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

王處存不俟詔命舉兵入援

王重榮殺巢使者大破朱溫黃鄴與王處存結盟

鄭畋田宏夫程宗楚討巢

上趣駢討巢終不出兵

陳景思帥沙陀諸部入援京師瞿稹勸還代北

陳敬瑄奏遣李鋋擊巢

道詣興元衞車駕　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為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華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偫不豐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　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齎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追及上於漢州　丁丑車駕至成都館於府舍　上遣中使趣高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高駢立功詔高駢巡内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聞　二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以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至雁門　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城西南面行營都監　黃巢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以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戎因戍鄧州以扼荆襄壬子以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鋋將兵擊黃巢　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

唐宏夫破賊

尚讓殺能詩識字者三千餘人

李友金說景思召李克用討賊

王徽不從巢

諸葛爽自歸

拓跋思恭會李孝昌討賊

天下藩鎮發兵應畋

朱玫起兵誅巢將王玫

程宗楚唐宏夫王處存破賊入長安巢師

寇鳳翔敗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敗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　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　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衆數萬苟無威望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衆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為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韃靼迎之李克用帥韃靼諸部萬人赴之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奔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詔以徽為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即以為河陽節度使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　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　黃巢以其將王玫為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為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讙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

衆東走適官軍不整賊引兵還襲宗楚宏夫敗死巢復入長安屠殺愈熾

朱温殺王溥喬謙

賊衆上巢尊號

高駢出屯東唐竟不討策

周岌楊復光謀討巢

秦宗權遣王淑擊鄧州逗遛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

翔鄜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繻為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詗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棄長安皆帥衆犇鄧州朱温斬溥謙釋巖使還商州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王橋不利　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為節度使　賊衆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己未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　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至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王建舞陽人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温戰敗之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　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　六月戊戌以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黃巢將

鞏咸與巢戰屢捷

郭琪獨不受令孜賞

孟昭圖諫令孜沉之蟇頤津

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　西川黃頭軍使李鋋將萬人鞏咸將五千人屯興平爲二寨與黃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千人益之　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秋七月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厭顧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觖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屠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以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亦不宣慰朝臣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疏冗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職在裨

高潯敗于李詳

騈深仇周寶

李昌言作亂

曹全晸與賊戰死

王鐸發憤請討賊

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孜屏不奏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為節度使　秋八月高潯與黃巢將李詳戰於石橋潯敗犇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巢以詳為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為節度使　九月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溫戰於東渭橋不利引去　初高騈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騈以兄事寶及騈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騈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為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騈殊無北上意會騈使人約寶面會瓜州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為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騈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詬之曰彼此夾江為節度使汝為大臣我豈坊門卒邪自是遂為深仇騈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騈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為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禳雉集之異耳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眾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眾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天平節度使曹全晸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為留後　十一月孟楷朱溫襲鄜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犇歸本道　鄭畋至鳳州累表辭位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為鳳翔節度使行營招討使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　賜

夏州號定難軍　王鐸以高駢為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為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為左右先鋒使時溥為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為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為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畯為判官直弘文館王摶為推官司勳員外郎裴贄為掌書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畯畋之弟摶璵之曾孫贄坦之子也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為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　黃巢以朱温為同州刺史令温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犇河中温遂據之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事一以咨之以王鐸兼判戶部事　朱温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　以李昌言為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為河南都統　三月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為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賜鄜坊軍號保大　夏四月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值三十緡賊買人於官軍以為糧官軍執山柵之民鬻之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五月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

鄭畋詔切責之

臣固非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林之開毀又曰王鐸僨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二儒生能戢彊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有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曰今賢才在野憸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為太尉以為不用如何為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林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與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黄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為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况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沖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絶　黄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　秋七月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為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　八月黄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温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温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温歸國九月丙戌温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温以舅事重榮王鐸承制以温為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瞳福州人也李詳以重榮待温厚亦欲歸之為監軍所告黄巢殺之以其弟思鄴為華州刺史　以朱温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使賜名

胡真謝瞳勸温歸國遂殺嚴實降于重榮詳欲歸温巢殺之

張濬以義責王敬武出兵討巢

楊復光請以朝旨諭鄭從讜召李克用

克用殺南山寺僧哭李克讓而進

李存真大敗黃揆克用進屯沙苑

全忠　冬十月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為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各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　李詳摧將共逐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為主以華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為刺史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雁門節度使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修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初克用弟克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於黃巢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懼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黑衣故謂之鴉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度河軍於同州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真敗黃揆於沙苑己巳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為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

田令孜罷王鐸兵柄以悅楊復光

令孜以建議幸蜀為己功令宰相藩鎮請加賞

克用俘斬賊數萬

克用每夜令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

克用等一日三捷遂入京師巢遁去

巢多遺珍寶以食官軍乃得脫

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為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己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阬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將十五萬衆屯於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

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　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搤藍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將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　夏四月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與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逵同平章事升陝州為節度以王重盈為節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為節度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

詔斬崔璆
秦宗權降巢
趙犨生擒孟楷斬之
圍守陳州

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璆家貴身顯為黃巢相首尾二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使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壍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珝子麓林分將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於項城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衆屯溵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壍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并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則驕軍難制外則為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以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　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畋罷為太子太保　九月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溵水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十二月趙犨遣人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四年春正月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

克用解陳州之圍

克用與田從異大破巢尚讓帥衆降

時溥李讜霍存甄葛從周張歸霸歸後帥衆降巢

克用大捷巢奔兗州

林言斬巢沙陀博野軍并斬言以獻時溥

自陝河中度河而東　三月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於全忠　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於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於繁臺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卻之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溥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冤句張歸霸及從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己巳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　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　六月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　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王徽知京兆尹事招撫流散戶口稍

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

秦宗權陳彥秦賢秦誥孫儒張晊盧瑭攻汴甚于巢

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為鳳翔節度使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虢張晊陷汝鄭盧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衞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患光啟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二月丙申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荊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悽然不樂己巳赦天下改元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張溥曰宋祁有言廣明元年黃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與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抵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然王仙芝起長垣最強暴裴渥許為奏官即帖首請降巢凶戾過仙芝其所耽耽惟節度使度彼大欲無踰寵勳志望不得長驅入關五輅蒙塵遂竊寶命逮慼奔虎狼谷計無所之始語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誤矣生無項羽獨霸之略死為曹操欺人之語雈蒲賤人寧足圖大究令四海分崩天祿永絕其誰之過歟田令孜以果食游戲厚結僖宗專政放恣濁亂天下當時南衙北司互為脣齒九流二事不別貴賤耆老侮於朝堂盜賊競於草莽巢等馳檄中原章奏論列咸得指切朝廷詆訶禁密皆處士不逞之辭窮民怨毒之結也盧攜始任宋威繼任高駢其策俱失及駢受巢餌張璘戰死益無鬬心逍遙河上初止畏寇而後漸不臣忿生於怯叛成於懟不能讎賊

而反讎君國家何利有若臣哉劉巨容俘斬賊衆將盡欲留為富貴資竟不窮追曹全晸渡江逐北詔段彥謨代之乃止賊勢復振惟朝廷負人人遂敢負朝廷滔滔六合無一舉義如顏杲卿張巡者天子其何賴焉潼關既破車駕出走世咸咎帝不鑿覆轍輕棄宗廟然時非天寶主異玄宗張承範將弱於哥舒翰黃巢賊盛於安祿山時窮地迫勢必奔馳獨恨田令孜崎嶇幸免不得為楊國忠之揭首馬嵬君子於是知天之有意亡唐也長安民苦巢亂日望官軍程宗楚唐弘夫王處存乘銳破賊兵猶救焚勝而不整喪敗更烈非友金進策沙陀入討亂且棼絲亦曷定乎鄭畋以忠唱四方李克用以勇靖京邑遂使亡者復存死者復生而令孜在側顛隮又見一小人為禍英雄不能為力甲兵不能為強惜哉義師大舉不先誅令孜而後討巢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二

藩鎮之亂

唐僖宗光啓元年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鐵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

田令孜自兼兩池榷鹽鐵使

田匡祐勸田令孜圖重榮

王重榮數田令孜十罪令孜結朱玫李昌符以抗之

克用與重榮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

亂兵焚掠京師

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軍援處存赴鎮　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田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搖藩鎮心詔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城不內而還　冬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克用怨全忠事見諸鎮相攻）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

令孜劫上幸寶雞

朱玫李昌符恥為令孜用與克用重榮合

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不肯詣行在

龍使楊復恭為樞密使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緯戣之孫也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遇盜皆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盩厔為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遣召朱玫亟迎車駕癸巳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乃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留禁軍守石鼻為後拒置感化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為節度使守散關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熅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為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　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

玫攻散關不克與嗣襄王盟俱還鳳翔
重榮攻昌符表請誅令孜
蕭遘等狀誅令孜及韋昭度
詔重榮調穀繼國用以令孜未誅不奉詔
將帥遙領州鎮自王建始
蕭遘勸玫引兵還鎮拜表迎鑾
玫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蕭遘不肯為冊文

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它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癸未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為相澈師知玄鄙澈所為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於西縣丙申車駕至興元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鑾都將李鋋等敗邠軍於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尚書左丞盧渥為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為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墜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於石鼻驛玫使蕭遘為冊文遘辭以文思荒落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為之乙卯熅受冊玫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熅還京師以鄭昌圖

李昌符怒朱玫專權更通表與元

杜讓能請諭王重榮討朱玫

蓋寓說克用討朱玫與襄王熅

楊守亮與重榮克用共討朱玫

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受冊　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為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晉暉為集州刺史張造為萬州刺史李師泰為忠州刺史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為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河北戶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為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真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卻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於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熅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六月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為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曹州

裴璩等勸熅即帝位

王行瑜謀斬朱玫王重榮執熅殺之

殷盈孫議熅誅不當獻馘

人與弟信皆為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忷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鋋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峰以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峰李鋋等擊卻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仞寨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璩等勸進於襄王熅冬十月熅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 十一月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許之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為鳳州防禦使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朱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眾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為迎奉執熅殺之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王重榮函襄王熅首送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門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熅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熅已就誅宜廢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扈蹕都頭楊守宗為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為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

流令孜子端州竟不行
斬蕭遘鄭昌圖裴澈
李昌符與楊守立相歐直攻大安門杜讓能章昭度諭軍士力戰皆勝
李茂貞奏族誅李昌符
僖宗大漸羣臣屬望吉王保楊復恭請立壽王傑

道節度使　二月戊子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三月癸未詔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衆斬之皆死於岐山時朝士受熅官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踈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夏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衞皆嚴兵為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上章昭度質其家於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為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秋八月壬寅朔李茂貞為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　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文德元年春二月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三月己亥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於靈符殿遺制太弟傑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　冬十月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於靖陵廟號僖宗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襆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

宦官始服劍佩侍祠
孔緯張濬勸上抑宦官者權
緯正責楊復恭
緯不許李順節班見百僚
楊復恭惡王瓌令楊守亮溺之于江
李順節告復恭陰事復恭致仕怨望遣張綰殺上使者

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己酉祀圜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大極殿它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它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

大順二年秋八月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軍中尉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假子龍劍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為不可瓌怒詬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為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九月己卯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心腹張綰刺殺之　冬十月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

李順節李守節討復恭不克賴劉崇望立諭禁軍復恭守信潰走權安追斬張綰復恭與楊守亮守忠守貞守厚同舉兵拒朝廷劉景宣西門君遂似先知殺李順節馮行襲大破楊守亮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王行約李茂莊請討守亮復恭茂貞遺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蔑朝廷牛徽請許茂貞山南賈德晟為西門君遂

為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衞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衆拒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軍守含光門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衞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趣興元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緜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　十二月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横出入嘗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至暮乃定百官表賀

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昭信防禦使馮行襲逆擊大破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　二月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遺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衞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使　夏四月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西門君遂惡之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奔鳳翔

所殺虜丁　奔茂貞

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守亮守信守貞守忠滿存奔閬州

上怒茂貞不遜決討討之杜讓能泣諫不從

崔昭緯陰結邠岐為之耳目

李茂貞由是益彊　五月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秋七月己巳李茂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奔興元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　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二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茂貞為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秋七月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纊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為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為孱懦之主愔愔度日坐視陵夷卿但為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它日臣徒受鼂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此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

茂貞進逼京師崔昭緯心害讓能遣書奏誅之上為殺西門君遂李周潼段詡貶讓能

崔胤與昭緯深相結賜杜讓能弘徽自盡

南北司依附二鎮崔鋋王超專權

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西京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　九月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於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於盩厔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犇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遣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甲申茂貞陳於臨皐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為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制辭略曰棄卿士之臧謀構藩垣之深釁咨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於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於崖州段詡於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惑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瓘劉景宣為左右軍中尉壬辰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為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為緇郎所壞緇郎胤小字也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弘徽自盡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愛憎繫於一時鬻獄賣官聚斂踰於巨萬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鋋王超者為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鋋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小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

王行瑜求尚書令韋昭度密奏不可

上相李谿崔昭緯使劉崇魯掠麻慟哭谿上表醜詆詔停崇魯見任

韓建獲復恭獻闕下斬之

行瑜茂貞表罷李谿韋昭度

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彥若為御史大夫　邠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為尚書令韋昭度密奏稱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為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六月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谿姦邪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為太子少傅谿鄘之孫也上師谿為文崔昭緯恐谿為相分己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贓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與朱玫作勸進表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贓唱賊且故事絁巾縿帶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豈於正殿慟哭為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詈無所不至　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　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犇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於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荊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二年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鋋昭緯之族也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鋋告行瑜曰鄉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為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

李克用表請賜王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上表爭之

行瑜茂貞建將兵入朝殺韋昭度李谿康尚弼等謀廢立聞李克用起兵乃還鎮

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為太子少師　王重榮少子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其子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為陝州珙為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表奏不許　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邠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為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昏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五月至京師坊市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之分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　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為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為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濬為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緯以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張濬孔緯謫從事見[illegible]）　李克用大舉蕃漢

克用討行瑜茂貞建

車駕不肯幸鳳翔李繼鵬駱全瓘等刦之出走

克用攻華州韓建登城求免

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謁於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行約棄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帥衆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為不可輕離宮闕、向晩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衞、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著於樓桷、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為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衞、既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為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衞、出啟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暍死者三之一、夜復為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戶部尚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彥若王摶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衞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郗廷昱齎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鐇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

張承業屢奉使於克用因監其軍

李克用遣李存信存審李思孝攻王行瑜擒王令陶等茂貞懼斬李繼鵬上表求和上遣延王戒丕等諭克用令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
乎會郗廷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盩厔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
之圍移兵營渭橋以薛王知柔為清海節度使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
使俟反正日赴鎮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邠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
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兵壬午克用發河中八月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
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己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為前鋒辛卯拔永壽又遣史
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巳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
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
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
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為兄　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為邠寧四面行
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為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東面招討使彰義節
度使張鐇為西面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勖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為國之
棟梁它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為備禦辛亥車
駕還京師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昭緯罷為右僕射　以護國留後王珂盧龍留守
劉仁恭各為本鎮節度使　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以
李克用為行營都統　九月癸亥孔緯薨　李克用急攻梨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貞遣
兵萬人屯龍泉鎮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
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

茂貞遣兵救行瑜克用欲討之詔不可乃止
上以陳夫人賜克用
上令李罕之李存信等克梨園等三寨獲王知進李元福等
罕之擊走鳳翔兵
克用遣李襲吉密請乘勝討茂貞詔不可乃止

使李罕之撿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寧兵於雲陽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　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殺千餘人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　貶右僕射崔昭緯為梧州司馬　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上以賜李克用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遁去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為靖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寧州招撫降人　上遷居大內　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鎮西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克用　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為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　李克用旋軍渭北　加靜難節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　十二月乙酉李克用軍於雲陽　乙未進李克用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自餘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恩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關輔不寧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襃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

蓋遇請克用從詔不入朝乃引兵東歸

誅崔昭緯克用既去茂貞建復驕慢

茂貞進逼京師延王戒丕請上幸太原就克用為韓建所邀乃駐華州

將佐或言今密通闕廷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曏者王行瑜輩縱兵狂悖致鑾輿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 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用既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為茂貞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為河西節度使

三年夏五月戊子遣中使賜崔昭緯死行至荆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為快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疎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為欲討已語多怨望嫌隙日構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冤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丕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六月茂貞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於婁館官軍敗績秋七月茂貞進逼京師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自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奉表請幸華州上不許以建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三年矣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

茂貞入長安

克用料韓建無用

朱朴無他長驟為宰相

韓建出胤鎮河南胤密求朱全忠上表建懼復奏召為相

崔胤誣貶陸扆

以圖興復上乃從之乙未宿下邽丙申至華州以府署為行宮建視事於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俱盡己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胤崔昭緯之黨也故出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扆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扆陝人也　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八月丙辰詔建關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韓建移檄諸道令供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為賊臣弱帝室是不為李茂貞所擒則為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　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乙丑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　九月崔胤出鎮湖南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還都洛陽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韓建懼復奏召胤為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靜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遠珙弟嶼之孫也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扆為硤州刺史崔胤恨扆代己誣扆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己亥以朱朴兼戶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偓為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靖難節度使兼副都統　冬十月壬子加孫偓行營節度招討處置等使丁巳以韓建權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

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

建惡諸王典兵使張行思等告變勒歸十六宅

建請罷殿後四軍

建誣殺李筠

建請召還四方諸王

建殺馬道殷許巖士罷孫偓朱朴

茂貞奏貶韓建

中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測事端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為舉措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有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奸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於大雲橋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啟中朱玫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皆召還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止無得入宮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立德王祐為皇太子仍改名裕　己亥罷孫偓鳳翔四面行營節度等使以副都統李思諫為寧塞節度使　二月乙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偓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為祕書監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偓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　夏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為西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　覃王赴鎮李茂貞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　秋七月韓建移書李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　八月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令宰相議之宰相切諫乃止

上欲親討茂貞宰相切諫乃止建與劉季述矯制發兵殺十一王

張道古疏言五危二亂被貶

延王戒丕還自晉陽韓建奏自陛下卽位以來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鑾輿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則社稷之福上曰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儀睦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　貶禮部尚書孫偓為南州司馬祕書監朱朴先貶夔州司馬再貶郴州司戶　九月以彰義節度使張璉為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　十二月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卽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道古青州人也

光化元年春正月上下詔罪己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　李茂貞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獎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初王建攻東川顧彥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韓建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為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思敬督其役旣成二月建自往視之

復以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　秋八月庚戌改華州為興德府己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

張溥曰田令孜結朱玫李昌符以抗王重榮也自謂內挾天子外援强藩河中雖有功可以力屈不意李克用助之也晉陽師出令孜勢危不意玫昌符復背之而與兩鎮合也玫昌符交關中人後為亂賊仁義節制彼則何知特以令孜窮兇天下憤疾恥為之用合而聲討乃信君側奸回非獨英雄痛心孚號必誅即亂臣飛揚羞與同列也僖宗當黃巢入寇為令孜所劫倉皇失國賴克用戡難反旆長安今克用等罪狀令孜志清宮禁甯有心心執罪人歸之宗祏不驚鱷鯢克殄四海望治此其一時乃乘輿見脅遽幸寶雞僖宗一身繇令孜而再遷京師無主朱玫懷貳竟奉襄王熅以拒朝廷棄共主於草莽號支子為新君昌符內攜讓能進策克用移檄湔洗重榮討賊自贖二叛立翦車駕復還然使僖宗不奔四鎮效順誅止一豎天下已安何至朱玫萌推戴之私襄王徼非望之福同枝血刃三輔流離哉是以興元之難論者罪不首玫而首令孜也昭宗嗣立權繇楊復恭縱恣放辟多樹養子謀作不軌闕下橫兵儼為戎首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等上表請討稱名最正孰知豺狼成性無異復恭憤形書表變起都亭杜讓能之貶死寃於晁錯李谿韋昭度等之賊殺酷於武元衡廢立將成神器不保克用更奮義師行瑜扌首乘勢疾舉鳳翔可平忽詔息兵茂貞建又驕不可馴嗚呼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得見德宗則逆而叛上李克用定三鎮之亂不得見昭宗則順而歸國二臣均功高行事何不侔也然懷光犯闕身禍旋殞克用東歸國難未已宋儒又恨其徒執硜硜小信不蕩清岐華入輔朝政要當諸鎮無君之日晉陽獨恪恭奉命彼所持未始非純臣之義惜昭宗自為者愚也令孜專擅昭

呂用之惑高駢以計去梁纘陳珙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用之引張守一諸葛殷共惑駢

之薦蕭為鹽鐵

宗為壽王時受其鞭扶及即位反曲赦之王建先誅以聞表謂當路斬蛇事非利已將相在閫外有不得已而專之若此者亦權而合經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三

楊行密據淮南

唐僖宗中和二年　初淮南節度使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久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頗言公私利病駢益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珙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為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疎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以術干駢無所遇貧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為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為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遺劒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它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豕血灑於庭宇如格鬭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為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劒在鹽城井中須

用之說駢置察子百餘人

駢以守一用之為莫邪軍使

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内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嘗置坐隅用之自謂磻溪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煉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舉動禱祁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嘗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寤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搒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

楊行愍殺都將郎幼復不能制薦於駢以自代

用之以計使行愍殺公楚歸禮

高澞疏用之罪狀後出知舒州用駢以兵就殺之

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三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為廬州刺史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愍為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無相累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為時面數其罪嘗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使人爇其室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獲幾駢死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之密以語行愍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為備舉軍盡殪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愍

四年春三月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澞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澞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澞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慙遂禁澞出入後月餘以澞知舒州事羣賊陳儒攻舒州澞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神福洺州人也久之羣盜吳迥李本復攻舒州澞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迥李本擒斬之以雅

朱玫奉襄王煴監國以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

鄭杞董瑾准密策於用之

駢命行愍更名行密

師鐸與鄭漢章張神劍謀誅用之

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頵擊走之

光啓二年夏四月壬子朱玫奉襄王煴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五月以和州刺史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諸所施為不復咨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蔕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為晚矣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明日與瑾共為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祕人莫有知者　冬十二月壽州刺史張翱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於褚城滁州刺史許勍襲舒州刺史陶雅奔廬州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

三年夏四月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為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在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為無是事神劍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時府中籍籍亦以為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為累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共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紿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宜備之師鐸問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劍不寤曰無之師鐸內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

師鐸乞兵秦彥

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劒以所得委曲神劒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劒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呂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遽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為行營使為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為行營副使神劒為都指揮使神劒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為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詗騎以白高駢呂用之匿之　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卻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為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喧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為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懅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帥會師鐸館客畢慕顔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往必不利於己甲寅遣其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之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殽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

駢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

秦彦遣秦稠助師鐸高傑出兵助師鐸用之乃北走

申及說駢取師鐸不聽

駢牒請解任以師鐸兼判府事

甚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於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耶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鍔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揚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為質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酉秦彦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揚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師鐸入城以内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於三橋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為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丁卯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

或說師鐸止秦彥勿過江

師鐸遷駢於東第

杖殺諸葛殷

高霸殺鄭杞

師鐸迎駢入道院幽其弟子甥姪

順衆心為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奈何以此功業付之它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為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它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太以為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還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為衞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為煨燼己巳師鐸於府聽視事凡宮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自城陷諸軍大掠晝夜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為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為鹽鐵使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橋六軍立仗儀服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蹙鳳數十萬事悉為亂兵所掠歸於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刳目截舌然後斬之　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曏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横高令公坐自聾瞽不能區理故

用之詐為駢牒召行密入援表襲勸行密赴之　用之引兵歸行密　張神劍以衆歸行密　趙暉邀擊　秦彥遣師鐸秦稠擊行密稠敗死　行密大破師鐸漢章

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　張神劍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以其衆歸揚行密及海陵鎮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馬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事仍以畢師鐸為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為宣歙觀察使戊戌揚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為八寨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　六月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揚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絶宣州軍始食人　秋八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貿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肯復戰未幾復助揚行密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卧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為前鋒保為公破之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麰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麰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言木像煮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為

彥聽王奉仙言盡殺駢等

彥遣漢章擊張神劍高霸寨

張審威啟關納行密彥師鐸出奔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及孫儒等與行密事揚州彥師鐸引兵與之合

孫儒殺宗衡傳首於全忠遂分兵掠隣州安仁義降於行密

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奔高郵霸奔海陵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顰蹙而已外圍益急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啟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為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為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韓問聞之赴井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行密自稱淮南留後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為蔡人所得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座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頵之上儒分兵掠鄰州未幾衆至數萬以城下乏食與彥師鐸襲高郵　辛巳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

孫儒居高郵行密殺張神劍

行密與高霸高暀約為兄弟

袁襲勸行密殺高霸及丁從實余繞山幷高暀

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揚行密慮其為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揚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於廣陵戊戌霸與弟暀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暀約為兄弟置其將卒於法雲寺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揚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暀出走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之在天長也紿揚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頵鞫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乘其入靜縊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為節度使是日腰斬用之怨家刳裂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胷桎梏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飢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於廬州　朱全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揚行密以行密為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

行密斬用之

文德元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彥等之歸秦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為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為馬軍使　張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揚行密復為諸將合仙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

孫儒聽唐宏言殺彥師鐸漢章

行密殺張守一

孫儒克揚州行密出走袁襲勸歸廬州再圖進取襲説行密擊趙鍠取宣州

趙鍠為周進思所逐田頵追擒之城中執進用以降行密襲請斬鍠首以遺朱全忠行密哭襲死田頵廣杜陵攻常州為孫儒所逐

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為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　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夏四月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為進取之計從之　秋八月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説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鍠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孫端張雄為趙鍠所敗鍠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鍠兄乾之自池州帥衆救宣州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於九華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為池州制置使

昭宗龍紀元年夏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六月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將奔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囷為粥以食餓者溫朐山人也鍠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為裨將鍠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成從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朱全忠與趙鍠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吾以殺之其所以不壽與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　冬十月以給事中杜孺休為蘇州刺史錢鏐不悦以知州事沈粲為制置指揮使　楊行

錢鏐使沈粲害杜孺休

李神福襲之孫儒軍

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　十一月田頵攻常州爲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十二月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

大順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度淮聲言救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　二月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　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敬言仁義頵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慎縣人也　三月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爲節度使　夏六月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爲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復爲仇敵　秋八月丙寅孫儒攻潤州　蘇州刺史杜儒休到官錢鏐使沈粲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奔孫儒　九月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爲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　冬十二月己丑孫儒拔蘇州殺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

二年春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爲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　夏四月楊行密遣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於黃池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孫儒軍於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暀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　楊行密遣其將李

行密為儒所圍李簡救出

錢鏐以兵食助行密

劉威李仁福戴友親陳取孫儒之策

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擒儒斬之

神福攻和滁康暀降安景思走　秋七月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檄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　八月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　冬十二月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友規廬州人也　二月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為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行密別將又取潤州　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瘧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丁酉楊行密帥衆歸揚州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

行密選勇健五千人為黑雲都

行密欲以茶鹽易民布帛高勖止之

行密斬儔不發其父母塚

陶雅寬厚得民

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頵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為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廩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陣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勖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它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冬十一月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

二年夏四月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　秋七月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為效之　八月丙辰楊行密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為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也　冬十月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楊行密以李神福為舒州刺史

乾寧元年春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降楊行密　夏五月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楊行密

柴再用說降賈公鐸馮敬章

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　冬十二月吳討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於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黃州

二年春二月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　三月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台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既行濛於卧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甚慙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璲　丁亥行密圍壽州　夏四月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刺史江從勗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兵少吏民恟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為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

三年夏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群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為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壽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為陳利害數日公鐸及刺史馮敬章請降以敬章為左都押牙公鐸為右監門衛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

四年春二月詔以楊行密為江南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　夏四月杜洪為楊行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

全忠大舉擊行密

行密朱瑾張訓朱延壽擊斬龐師古破葛從周全忠奔還

李承嗣史儼為行密盡力

馬珣等救黃州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擁衆南保武昌寨　五月辛巳朱友恭為浮梁於樊港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敗走　朱全忠旣得兗鄆甲兵益盛秋九月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趣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趣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　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為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弈碁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為惑衆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將五千騎潛渡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士卒倉黃拒戰淮水大至汴州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皆潰葛從周屯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淠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遏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鬭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遺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南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光化元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為都統討楊行密詔不許

二年春正月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於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　朱全

忠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淮南兵已退乃還

詔行密討全忠

三年加楊行密兼侍中

天復二年春三月上以左金吾將軍李儼為江淮宣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為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為奉國節度使加武安即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李

馮宏鐸先擊田頵而敗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即度使田頵欲圖之募弘鐸工人造戰艦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頵曰第為之吾止須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顏建說弘鐸先擊頵弘鐸從之帥衆南上聲言攻洪州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六月辛巳頵帥舟師逆擊於葛山大破之

宏鐸將入海行密邀留之

馮弘鐸收餘衆沿江將入海楊行密恐其為後患遣使犒軍且說之曰公徒衆猶盛胡為自棄於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衆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常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為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馮公無憂矣行密以李神福為昇州刺史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

行密專事李儼

李神福以計使杜洪焚荻

成汭不聽李珽言為神福所敗赴水死

行密由是奇温始與議軍事行密攻宿州久不克竟以運糧不繼引還　冬十月李儼至揚州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三年春正月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為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　三月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峰曰今夕為公焚之建峰未之信時杜洪求救于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臯乘輕舟至灄口舉火炬于樹杪洪以為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夏四月杜洪求救于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勍將萬人屯灄口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州載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衆掌書記李珽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仇也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若不遣驍騎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珽憕之五世孫也　五月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于荆江口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鬬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壬午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戍將衆數千逆擊汭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勍聞之亦引兵去　初寧國節度使田頵破馮弘鐸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歙為巡屬行密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求

田頵族康儒與安仁義舉兵

徐温擊破仁義

行密詐為目疾召朱延壽殺之

延壽妻王氏死不受辱

賂於頵頵怒曰吏知吾將下獄邪反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頵兵彊財富好攻取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頵不從反解釋錢鏐頵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頵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頵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頵有良將曰康儒與頵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為廬州刺史頵以儒為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頵遂與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仁義悉焚東塘戰艦頵遣二使詐為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將尚公迺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頵己丑安仁義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為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温將兵會之温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温奮擊破之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頵通謀頵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荀鶴池州人也　九月朱延壽謀頗泄楊行密詐為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付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温為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温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燎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仇人所辱赴火而死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衆嘗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　田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

神福以義責顒

神福大敗王壇汪建獲徐綰

顒自將水軍逆戰神福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使臺濛應之

臺濛破顒郭行琮等皆降

臺濛斬顒行密厚待顒母

遇之神福自鄂州東下顒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顒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陽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渭顒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顒　田顒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琮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濛營寨褊小纔容二千人顒易之不召外兵濛入顒境番陳而進軍中笑其怯濛曰顒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冬十月戊辰與顒遇於廣德濛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顒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顒兵遂敗又戰於黃池兵交濛偽走顒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顒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琮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降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顒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　十一月乙亥田顒帥死士數百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顒兵踰濠而鬬濛急擊之顒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顒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顒同閭里少相善約為兄弟及顒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李神福為寧國節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

行密用駱知祥沈文昌

全忠請修舊好行密不許

王茂章克潤州安仁義被殺

劉存攻拔鄂岳殺杜洪曹延祚

拜宣州長史合肥駱知祥善治金穀觀察牙推沈文昌為文精敏嘗為顒草檄罵行密行密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文昌為節度牙推文昌湖州人也初顒每戰不勝嘗欲殺錢傳璙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顒之婦弟也顒敗傳璙歸杭州錢鏐以師從為鎮東都虞候

天祐元年春三月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請捨鄂岳復脩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脩好　秋八月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汝陽劉存代為招討使神福尋卒　宣州觀察使臺濛卒楊行密以其子渥為宣州觀察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為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為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衆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為汝功且以愛妾贈之乃擲弓於地德誠掖之而下幷其子斬于廣陵市　二月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行密以存為鄂岳觀察使　冬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張溥曰神仙之不可信也秦漢之雄主惑之猶有失況高駢乎駢家世禁衛名起落雕討党項定南詔蠻數有功獨縱黃巢北渡反上書詬朝廷請車駕幸江淮及聞賊平鬱鬱無

聊乃篤志求神仙以軍事屬呂用之逆節之臣病必狂易失心竊冥求福其猶狐祥叢祠之見哉用之鄱陽亡命役鬼賣藥諸葛殷張守一又以長年方進卽彼所稱智不出爐鼎技不外薰灌而妄議府政總置官屬愚且誖抑何甚也畢師鐸憤用之侵陵連鄭漢章張神劍起兵不因衆怒一鼓入城猶乞師秦彥受制他人誠出下策卒之高氏坎壈秦畢同凶但見其害孰覩其利楊行密少為羣盜後據廬州師鐸之亂用之偽為駢牒召援袁襲勸其乘時速赴兵次天長用之神劍咸來歸命多助之順始事已覩師鐸殺駢適資以名縞素舉哀其師壯直秦畢出奔行密安坐廣陵淮南四境皆為楊氏掌中雖孫儒勁賊襲破揚州奔竄瀕危濟江再舉幾失而終得者緜安仁義田頵力戰之功亦足明彼寬仁得士足有一方不與盜賊同也夫淮南之事高駢縱巢入長安罪當死呂用之等蠱駢害民罪當死畢師鐸秦彥擅殺主將罪當死然駢不死於國法而死於秦畢用之守一不死于秦畢而死于行密畢師鐸秦彥不死于行密而死于孫儒殺之不必其罪刑之不必其譽要之凶德參會理無不亡藉勢驅除衆往則克語云盜亦有道信哉田頵安仁義朱延壽從行密起兵積戰功最高江淮甫定獨三人猛悍難制行密皆伺其釁翦鋤之楚滅而韓彭誅蜀亡而鍾鄧死上方行景風之賞下已懷雲夢之懼功成以後禍每不免抑人心之悲望難齊得國者以忍止亂大為漢祖小為行密各有無可如何者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四

王建據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

令孜 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崔安潛不許 敬瑄以擊毬第一籌得西川節度 楊復光卒八都將散去田令孜誘王建韓建爲假子 楊復恭出王建爲利州刺史 周庠說王建逐楊茂實取閬州 張虔裕說建奉表天子仗義行師 顧彥朗以軍食饋建 敬瑄謀於令孜遺書召建建與諸子引兵俱西李

之兄也初崔安潛鎮許昌令孜爲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夏六月庚寅陳敬瑄至成都

中和三年秋七月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二建帥衆數千逃奔行在令孜皆養爲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衞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

光啓元年秋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爲三川及峽內諸軍都指揮制置等使

二年夏四月田令孜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

三年春三月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卒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　冬閏

又說敬瑄止之建破關而進

顧彥朗發兵助建攻成都

建大掠西川

建表討敬瑄

昭宗從僖宗幸蜀時令孜鞭秩王使前

十一月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己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爲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令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當往省之因見陳太師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鐬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建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柰何延之入室安肯爲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髠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之皆不從

文德元年春三月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　夏五月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綦母諫以爲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爲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爲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磻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

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爲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思勲等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

建遣王宗瑤說降何義陽費思勲等

建遣王宗瑤說之、皆率衆附於建、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 冬十月、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 十二月丁亥、以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爲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爲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王建大破山行章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 冬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楊儒降建

大順元年春正月壬寅、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爲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爲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發城中民戶一丁、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韋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閭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降於建、建以有遷知州事、 夏四月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以徐公鉥代爲蜀州刺史、

建事昭度甚謹任從海欲降建敬瑄殺之

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於建丙子爇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於建　六月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己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　秋八月王建退屯漢州　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棰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咸不聊生　九月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　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鉥舉城降建

二年春二月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　夏四月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飢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軍民彊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爲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死者相繼而爲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爲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稱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心腹之

昭度討敬瑄三年不克朝議息兵　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取成都　建令唐友通等擒駱保昭度大懼東還　王鷁獻詐降入城之計　敬瑄開城迎建　建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　顧彥朗薨其弟彥暉知留後

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亦癬耳、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劍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鷁、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鷁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爲吏民稱建英武、軍勢彊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爲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爲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　秋八月、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爲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餽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嚮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爲父子如初、壬寅、敬瑄開城迎建、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　九月、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　冬、十月、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爲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

楊守厚攻梓州建遣將往救欲乘彥暉犒師執之王宗弼以謀告彥暉乃不出

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建

楊子實子遷子釗降建

實行實與守厚爲內應事泄被斬守厚遁去建遣吉諫襲破之

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十二月以顧彥暉爲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 楊守亮使楊守厚囚道弼奪其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東川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歸緜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

景福元年威戎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堯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堯斬之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爲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三月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衆二萬降於王建 楊晟遺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竇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之爲內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緜劍間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未西川將李簡邀守忠於鍾陽斬獲三千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鉾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千人守忠守厚皆走 秋七月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爲常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僞署

王先成條列招安七言說王宗侃奏建悉行之

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氏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而返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乘虛犇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手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薪土填壕爲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通共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爲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牓帖既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狸誰肯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有自軍前先寄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設置曹局撫安百姓擇其子弟之

建遣華洪擊破楊守亮

建誅陳敬瑄田令孜

王茂權斬楊晟安師建不肯從王建乃被殺

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彼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爲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踊躍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時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明日牓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秋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犇閬州　冬十二月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鄭項使於朱全忠全忠問劒閣項極言其險全忠不信項曰苟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笑

二年春正月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己奏請更賜彥暉節詔以彥暉爲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乃許之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它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涓宿之孫也

乾寧元年夏五月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王先成請桒龍尾道屬於女牆丙子西川兵登城楊晟猶帥衆力戰刀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爲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名曰宗訓又更王釗名曰宗謹李

楊守厚死常再榮降建

王建肇與許存皆降王建建忌存欲殺之高燭諫止

王宗阮斬馬敬儒峽路始通

綰姓名曰王宗綰、秋七月、緜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二年秋九月、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甲戌、軍於緜州、時三鎮犯闕冬、十一月丁丑、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顒斬之、十二月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渠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奔王建、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興兵討之、戊子、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丙申、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爲東川兵所擒、顧彥暉畜以爲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部兵二千降於建、

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閏月、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於王建、夏五月、丙戌、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荆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泝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棄黔中、收餘衆保豐都、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汭以其將趙武爲黔州留後、存爲萬州刺史、趙武數攻豐都、王建肇不能守、與存皆降於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紀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厚、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秋八月、癸丑、以王建爲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

四年春二月、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爲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繼徽本姓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庚申、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爲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趣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爲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趣瀘州、辛未、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

周德權勸建遣人諭降彥暉勢益孤

侯紹王仁威李繼溥皆降建顧彥暉與其假子瑤皆自殺建入梓州

王宗滌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爲一鎮

酉、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劍門、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 夏四月、以右諫議大夫李洵爲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彥暉、 五月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 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丙寅、宣諭使李洵至梓州、己巳、見建於張杷砦、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 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爲偷安之計、皆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爲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德權、許州人也、 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月壬子、知遂州侯紹帥衆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衆千人、戊午、鳳翔將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建攻梓州益急、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弼自歸於建、酒酣、命其假子瑤殺己及同飲者、然後自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 十二月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

光化元年、春正月、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 夏五月、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滌爲東川留後、乃召劉崇望還爲兵部尚書、仍以宗滌爲留後、 秋九月己丑、東川留後王宗滌言於王建、以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爲一鎮、建表言之、 冬十月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滌爲節度使、

王宗侃等討平杜從法

建使唐道襲殺王宗滌

三年春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夏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　秋七月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天復元年春三月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爲留後　閏六月道士杜從法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王建遣王宗黯將兵會東川武信兵討之　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平之

二年春二月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鎮奔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爲利州制置使　秋八月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脩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爲之死戰何以自保宗播令兵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於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王宗播屯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萬弘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誚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詔以王宗滌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爲宗滌姓名應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成都爲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　九月戊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冬十月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

建遣韋莊脩好于全忠

建遣王宗祐會鳳翔兵迎車駕遇汴兵不得進而還

馮涓獻頌諫賦斂稍損

建議稱帝

宗浩、爲興州刺史、

三年夏四月、王建出兵攻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判官韋莊入貢、亦脩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　秋八月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

天佑元年春二月、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於王建、時朱全忠劫車駕遷洛陽建以邛州刺史王宗佑爲北路行營指揮使、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

昭宣帝天佑二年冬十一月、昭宗之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莊爲建謀、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皆不報、尋有士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罹朱全忠弑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思爲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卿乃還、

三年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號慟、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牓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

後梁武帝開平元年秋九月、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王不從、涓杜門

不出王用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己亥即皇帝位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爲内樞密使莊見素之孫也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立其次子祕書少監宗懿爲遂王

張溥曰王建一屠販劇賊隸楊復光爲都頭復光死田令孜誘養之僖宗走興元時建仗長劍負玉璽從行當塗驛棧道焚斷控馬冒煙焰中出過宿坂下天子枕其膝而寢其流離奉君義於楚涓人之背靈王也令孜蜀人陳氏子繇小馬坊使進中尉佞濁亂天下劫主再遷神人怨毒既流儋州猶依兄陳敬瑄不肯行昭宗新立亦不聞明詔其罪僇示四方國命幾搖戎首逋死匹夫有憤義不共存建固田氏養子未必憂社稷之辱明討賊之義獨其決機擇利亦知倚天子爲勢重誅亂臣爲有名破關進兵拜表鞠旅彼偏霸一方者每以桓文自處智勇亦類近之盜賊屠儈烏能識其意哉韋昭度受命出討三年無功建乘罷兵制書脅而去之駱保朝烹印節夕授遂專制圖蜀全有其地蓋事未成則借名於朝廷將成則擅功爲己有國之大臣不執兵柄蜀之版圖不登天府先有所藉後無所分然後名實並收世莫能較也令孜窟穴西川惟恃敬瑄拒命來奔即盜其軍政竊國之智施之竊兄適行其執及成都危急登城請命猶望以十軍阿父之恩寬其辠戮建陽許諾竟取而代遷於雅州二賊並誅有韓建擒楊復恭之功無邠岐殺杜讓能之罪是可謂以義斷恩不病專征矣顧彥暉雄視梓州楊晟楊守厚跳梁彭縣李繼密橫據漢中其杭

衡不下者皆蜀之梗建既誅令孜敬瑄次第畢克蓋非人斯得則國靈是依大勢在我則犀方來屬亦事之必然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五

諸鎮相攻

薛能牙將秦宗權逐蔡州刺史據其城

唐僖宗廣明元年冬十一月以忠武大將周岌爲忠武節度使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爲節度使卽以宗權爲蔡州刺史先是秋九月周岌逐節度使薛能自稱留後至是遂授以節度使

支詳遣時溥陳璠討黃巢溥自知留後謀殺支詳

中和元年秋九月武寧節度使支詳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人入關討黃巢溥至東都自知留後溥送詳歸朝璠殺之詔以溥爲武寧留後溥表璠爲宿州刺史

楊復光奏以秦宗權爲防禦使

忠武監軍楊復光奏升蔡州爲奉國軍以秦宗權爲防禦使

成麟殺高潯據潞州孟方立殺之

秋九月昭義十將成麟殺節度使高潯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方立邢州人也　冬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

二年秋八月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幷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節度使諸葛爽於修武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洺而還

朱温來降

九月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温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温爲同華節度使　冬十月韓簡復引兵擊鄆州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　以朱温爲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事見李克用歸唐　孟方立既殺成麟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吳全勗知留後是歲王鐸墨

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鎔

韓簡爲部下所殺行達爲魏博留後

李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

李克用來救朱全忠館上原驛全忠與楊彥洪夜發兵攻之賴

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遂還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銳爲潞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 以天平留後朱瑄爲節度使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爲秦宗權所攻棄州奔項城餘衆歸諸葛爽爽以爲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於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爲留後簡爲部下所殺己未以行達爲魏博留後 以王鎔爲成德留後 三月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夏六月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 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爲本道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九月乃遷治所於邢州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 冬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爲方立所敗又遣李克脩擊之克脩克用弟也辛亥取潞州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爲俘馘野無稼穡矣

四年春正月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名彥禎 周岌時溥朱全忠以黃巢兵尚彊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 夏五月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上源驛全忠城館於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鬭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

薛志勤郭景銖等救免史敬思遂戰死陳景思等皆爲汴人所殺
全忠誤射死彦洪克用欲攻全忠妻劉氏請訴之朝廷

全忠爲宗權所攻求救于朱瑄瑄使瑾救之全忠與瑄約爲兄弟

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人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爲汴人所殺楊彦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是夕彦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爲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擧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將與楊彦洪爲謀彦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爲養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　夏六月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隣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爲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鄕全忠德之與瑄約爲兄弟　秋七月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於溵水　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榆次鎭將鴈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爲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幷牌印皆沒不返全忠仍牓東都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

克用八表請討全忠

樂從訓殺王鐸朝廷不能詰

秦宗權稱帝詔時溥討之

李可舉王鎔約攻王處存克用救之合戰大勝可舉自焚死

常濬請振典刑以威四方乃賜死

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妒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寃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又奏請以弟克脩爲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爲二鎮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從之

冬十二月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人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彥禎奏云爲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光啟元年春正月秦宗權寇潁亳朱全忠敗之於焦夷　三月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爲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爲姪鄴娶克用女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終爲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　夏五月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爲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李全忠既喪師恐獲罪收餘衆還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全忠自爲留後秦宗權陷東都　秋七月以李全忠爲盧龍留後　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

趙犨德朱全忠之援與之結昏

朱瑾逐齊克讓自稱留後

秦宗權悉力攻全忠

全忠大破秦賢

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
計乎宜復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
萬州司户尋賜死　秦宗權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犨
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犨爲蔡州節度使犨德朱全忠之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
發無不立至　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於八角
二年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爲留後　九月李克
脩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洺邯鄲沙河以大將安金俊爲邢州刺
史　冬十月李克脩攻邢州不克而還　十二月秦宗權遣孫儒將兵攻陷鄭州進陷河陽儒
自稱留後　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自稱留後朝廷因以瑾爲泰寧節度使
三年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爲全忠所敗恥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
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爲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期以初夏而還　夏四月朱珍至淄青
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
汴州其將張晊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
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
兵攻秦賢寨士卒踴躍爭先賢不爲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爲神全忠又使牙將
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　蔡將盧瑭屯於萬勝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
路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晊屯於赤岡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
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　五月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晊大破之秦

全忠求救於朱瑄朱瑾四鎮兵大破宗權

全忠欲兼兗鄆忽負恩攻殺瑄瑾僅以身免

全忠擒斬朱瑄弟罕朱瑄以計破梁軍

敬翔助全忠所不及

全忠與時溥構怨

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　朱全忠求救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辛巳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秋八月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己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壬子拔之殺刺史丘弘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　九月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其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擒斬之　冬十月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瑄使裕詐遺珍書約為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以其屬郭詞為刺史　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召珍以唐賓代總其衆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朱珍未易輕取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奔大梁珍亦棄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因引兵歸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已咨之　己亥秦宗權陷鄭州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十一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朱全忠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為先進官為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

魏人逐樂彥禎殺趙文玠推羅弘信知留後樂從訓求救於全忠

李罕之徵求無厭張全義攻之敗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

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瑤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 十二月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諲陷荊南節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遺民纔數百家

文德元年春正月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亳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 二月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法發六州民築羅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既殺王鐸魏人皆惡之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為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籍籍不安從訓懼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居龍興寺為僧眾推都將趙文玠知留後事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文玠不出戰眾復殺之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留後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從訓收餘眾保內黃魏人圍之先是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糴於魏牙兵既逐彥禎殺鄴於館從訓既敗乃求救於全忠

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刻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為忤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傅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啗人為糧至是悉其眾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盡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 三月朱全忠裹糧於宋州將攻秦宗權會樂從訓

克用遣將助罕之攻河陽全義求救於全忠

河東軍敗全義盡心附全忠

羅宏信擊斬從訓彥禎請修好於全忠

趙德諲來降

全忠既得洛孟乃大破宗權

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樂從訓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進至內黃敗魏軍萬餘人獲其將周儒等十人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爲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爲質　夏四月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於温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奔蔡州汴人分兵欲斷太行路康君立等懼引兵還全忠表丁會爲河陽留後復以張全義爲河南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義德全忠出己由是盡心附之全忠每出戰全義主給其糧使無乏之李罕之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身還澤州專以寇鈔爲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　樂從訓移軍洹水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　加李克用兼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趙德諲既失荆南且度秦宗權必敗壬寅舉山南東道來降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諲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爲忠義軍以德諲爲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朱全忠既得雒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克北關門宗權退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爲二十八寨以環之　六月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爲節度使　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擊卻之　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爲節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

朱珍大破時溥　申叢執中權降於全忠　郭璠殺申叢送宗權於全忠　秦宗權伏誅　克用遣將敗孟方立擒馬溉袁奉韜方立憖死衆奉孟遷爲留後求援於全忠　朱珍殺李唐賓

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　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遼州李克修邀擊擒之　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鎮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　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留後王蘊復取許州　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降於全忠全忠表叢爲蔡州留後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於呂梁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　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爲淮西留後　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於獨柳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遜之族孫也　三月加朱全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全忠既克蔡州軍勢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諲中書令加蔡州節度使趙犨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爲治所　夏五月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洺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溉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爲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爲方立用方立慚懼飲藥死弟攝洺州刺史遷素得將士心衆奉之爲留後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兵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　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廄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爲無禮拔劍斬之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爲書稟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

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爲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爲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孟遷降克用

大順元年春正月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爲邢洛團練使　二月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洛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河東萬勝軍使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脩詬而笞之克脩慚憤成疾　三月薨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爲昭義留後　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於時溥朱全忠帥諸軍討之溥出兵掠碭山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友裕全忠之子也

赫連鐸李匡威朱全忠請討李克用朝議不可楊復恭力爭獨張濬孔緯欲用兵上不得已從之

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七六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濬欲

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日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及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僶俛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爲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爲南面招討使王鎔爲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爲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爲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爲英武之舉横挑彊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

牛徽料討克用必敗以疾辭官

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脩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及孟遷以邢洺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爲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職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霸劫其衆以叛循山而南至於沁水衆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爲霸所傷歸於潞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居受爲留後附於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爲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爲留後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

李存孝擒孫揆輦歸範獻克用揆不屈死

李存孝擒鄧季筠大破汴兵李讜李重胤葛從周朱崇節皆遁去

都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濬屏左右言於上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坂復恭屬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六月以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　張濬會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　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李讜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爲從周應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分兵二千使揆將之趣潞州八月丁丑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衆於刁黃嶺盡殺之存孝械揆及歸範紼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爲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葛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遂紼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爲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以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　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存孝將五千騎救之　九月壬寅朱全忠軍於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鬬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胤收衆遁去存孝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

存孝不得鎮昭義始有叛志李匡威赫連鐸夾攻李嗣源大破之獲其子壻

存孝大破韓建張濬

存孝退軍濬建遁去克用遣韓歸範歸朝訟寃

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撓敗之罪斬李讜李重胤而還李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李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爲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壻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慚而止 冬十月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於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於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於洪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寃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伊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它日之罵乎

朱全忠及河朔三鎮皆不出兵故濬軍大敗

全忠擊敗羅宏信

楊復恭使人刼孔緯

詔貶孔緯張濬復克用官爵

孔緯求救于全忠全忠爲上表訟寃克用大敗赫連鐸

况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鬬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叩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座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廷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爲栰以濟河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十二月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度河取黎陽臨河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於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爲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爲鄂岳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愼由從子彥若商之子也楊復恭使人刼孔緯於長樂陂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濬繡州司戶　三月張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爲緯濬訟冤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　夏四月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

劉知俊降全忠時溥軍不鎮　朱瑾為丁會張歸霸所敗　克用遣李嗣勳擊破王鎔李匡威兵　朱瑄大破全忠李璠等皆死　趙德諲薨子匡凝代立　李克用王處存為王鎔所破　克用大破

其兵於河上進圍雲州　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防禦使　邢洺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　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　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於丁會　李克用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尾岡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於邢州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　泰寧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　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衆二千降於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為左右開道指揮使　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於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

景福元年春正月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　二月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於斗門　甲申朱全忠至衛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至者皆為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副使李璠等皆死　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值水災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宅鎮仍命大臣鎮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節度使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　忠義節度使趙德諲薨子匡凝代之　三月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戊午鎔與戰於新市大破之殺獲三萬餘人辛酉克用退

李存孝與李存信猜忌遂潛結王鎔朱全忠歸朝請討克用

克用大破王鎔

時溥求救于朱瑾

屯樂城詔和解河東及鎭定幽四鎭　夏四月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秋八月李克用北巡至天寧軍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擒吐谷渾邏騎三百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還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斬獲不可勝計　九月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己冬十月復以溥爲侍中感化節度使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之　初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爲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鎭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遛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存信還譖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爲邢洺磁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璲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於朱全忠　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　二月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鎔兵於平山辛巳攻天長鎭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啗之　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兗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瑾遁歸兗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　李克

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但遺克用書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言儻實屯軍鄴下顒望降臨必欲真決雌雄願角逐於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克用引還邢州鎔犒匡威於稾城輦金帛二十萬以酬之 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使龐師古使代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捽抑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友恭壽春人李彥威也幼爲全忠家僮全忠養以爲子張夫人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途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爲之返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 李匡威之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别弟匡籌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三月匡威自鎮州還至博野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進退無所之遣判官李抱真入奏請歸京師京師屢更大亂聞匡威來坊市人恐曰金頭王來圖社稷士民或竄匿山谷王鎔德其以己故致失地迎歸鎮州爲築第父事之 夏四月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兵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爲節度使 李匡威在鎮州爲王鎔完城塹

劉仁恭奔河東克用厚待之

李匡籌攻王鎔以報兄恥

王鎔請助克用攻邢州

袁奉韜以計築成塹壘存孝遂窮

朱瑄朱瑾

繕甲兵訓士卒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樂真定土風潛謀奪之李抱真自京師還爲之畫策陰以恩施悅其將士王氏在鎮久鎮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爲然與鎔駢馬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振匡威入東偏門鎮之親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挐毆匡威甲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并其族黨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爲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冤詔不許　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籌立戍卒奉仁恭爲帥還攻幽州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　六月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彊以報殺匡威之恥　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於平山壬申進擊鎮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欒城合鎔兵三萬進屯任縣李克信屯琉璃陂　八月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破之　九月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即歸晉陽尚書所憚者獨大王耳諸將非尚書敵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塹安能沮尚書之鋒銳邪存孝以爲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朱全忠大喜使將親軍　十二月汴將葛從周攻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

乾寧元年春正月以李匡籌爲盧龍節度使　二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軍於魚山瑄與朱瑾

大敗全忠兵

存孝謝罪克用欲釋之諸將無言者乃死薛阿檀自殺

克用遣安福順等救瑄瑾

克用殺赫連鐸擒白義成

克用悲思李存孝怒砍康君立致死

李匡籌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擊走之為盧彥威所殺

合兵攻之兗鄆兵大敗死者萬餘人　三月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讎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亦存信教汝乎囚之歸於晉陽車裂於牙門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檛陷陣萬人辟易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為之請因而釋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克信竟無所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克用表馬師素為邢洛節度使　夏五月朱瑄朱瑾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安福順及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渡河應之　六月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　秋八月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於馬步司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為昭義留後　冬十月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李匡籌益驕數浸河東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　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紖之徇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嬀州壬子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它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籌

克用信恭言殺高思繼兄弟

王處存薨軍中立其子郜

朱瑾僞降全忠伏董懷進擒殺朱瓊

挈其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衆存審本姓苻宛丘人克用養以爲子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籌素暗懦初據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

二年春正月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　癸未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　二月李克用表劉仁恭爲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嬀州人高思繼兄弟有武幹爲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爲都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憚之久之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橫思繼兄弟以法裁之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兄弟所爲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置帳下厚撫之

三月加王鎔兼侍中　夏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爲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爲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以張濬爲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　九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瑄敗走還鄆　冬十月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兗州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郜爲留後　十一月齊州刺史朱瓊舉州降於朱全忠瓊瑾之從父兄也　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何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州以解兗州之圍瓌濮陽人也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屠殺殆盡生擒瓌存懷寶俘士卒三千餘人是日晡後大風沙塵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庚午縛瓌等徇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　朱瑾僞遣使請降於朱全忠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瑾曰欲送符印願使兄瓊來領之辛巳全忠使瓊往瑾

克用遣史儼李承嗣救瑄瑾

立馬橋上伏驍果董懷進於橋下瓊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以瓊弟玭為齊州防禦使殺柳存何懷寶聞賀瓌名釋而用之　朱全忠之去兗州也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周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　朱瑄朱瑾屢為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於魏以救之

羅宏信襲破李存信軍遂與河東絕

全忠曲事宏信遂得專意東方

全忠薦張濬為相克用表請擊之

三年春閏正月李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信將萬騎假道於魏以救兗鄆軍於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洺州喪士卒什二三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絕不得還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兗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授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　二月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為相臣則夕至闕廷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之　三月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於馬頰遂抵其城下　夏四月李克用擊羅弘信攻洹水殺魏兵萬餘進攻魏州　五月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留龐師古攻鄆州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陳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躓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躓幾為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

克用子落落為全忠宏信所殺

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弘信使殺之克用引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於楊劉復擊

克用救兗鄆為宏信所拒不得前

朱瑄被執 全忠入鄆 州 康懷貞以兗州降 葛從周朱瑾奔楊行密 全忠納瑾妻以張夫人言出為尼

全忠殺朱瑄

鄆及兗鄆河東之兵戰於故樂亭破之兗鄆屬城皆為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為羅弘信所拒不得前兗鄆由是不振　秋九月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乘勝至魏州北門　冬十月李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於白龍潭追至觀音門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屯於洹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　十一月朱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攻鄆州

四年春正月龐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　不復出戰但引水為深濠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為浮梁辛巳潛決濠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棄城奔中都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　朱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為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　二月戊申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衆趨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走保海州為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度淮奔楊行密行密逆之於高郵表瑾領武寧節度使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逆於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約為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於此它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於佛寺為尼斬朱瑄於汴橋於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於全忠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兗鄆皆陷引兵還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史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間道詣楊行密請之行密許之亦遣使詣克用修好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為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

劉仁恭負恩克用討之

河東兵敗于楊師侃

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

仁恭逐盧彥威取滄景德三州兵勢益盛

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又遣成德節度使王鎔義武節度使王郜書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扞禦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戍將遁逃獲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　秋九月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辛巳攻之幽州將單可及引騎兵至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及輩克用瞋目曰可及輩何足為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失亡大半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　冬十月劉仁恭奏稱李克用無故稱兵見討本道大破其黨於木瓜澗請自為統帥以討克用詔不許又遺朱全忠書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從之仁恭又遣使謝克用陳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今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詞著誓

光化元年春三月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犇魏州羅弘信不納乃犇汴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為義昌留後仁恭兵勢益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為守文請旌節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為累章見拒為吾言之其悖慢如此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會魏博兵擊李克用　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丁未朱全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洺州戊辰拔之斬刺史邢

上詔克用全忠和解全忠不從羅宏信死子紹威知留後

李嗣源嗣昭擊退葛從周

薛志勤薨李罕之擅據潞洲請降全忠克用討之

劉仁恭攻羅紹威全忠遣其將思安等逆戰大破仁

善益　五月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全忠以從周爲昭義留後守邢洺磁三州而還　秋八月上欲藩鎮相與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爲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　九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　冬十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三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壬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爲公擊之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解鞍厲鏃臨高布陣左右指畫邢人莫之測嗣源直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德威馬邑人也　以羅紹威知魏博留後　十一月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爲節度使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旬日無帥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遣其子顥請降於朱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表李罕之爲昭義節度使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於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　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於內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於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壻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遣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

恭其勢益横

周德威生擒陳章大破氏叔琮從周引還

李罕之死

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思安陳留人也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關館陶門從周與宣義牙將賀德倫出戰顧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闔其扉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擒其將薛突厥王鄶郎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鎮人亦出兵邀擊於東境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横矣德倫河西胡人也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河東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爲汴兵所敗紹威復與河東絶嗣昭引還　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拔遼州樂平進軍榆次李克用遣內牙軍副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爲前鋒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爲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於洞渦德威微服往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撾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棄營走德威追之出石會關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　丁巳朱全忠遣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　夏五月李克用遣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己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辛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李弘襲以李嗣昭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潞州　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丁卯全忠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以丁會爲昭義節度使未幾又以其將張歸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　丁丑李罕之薨於懷州　秋七月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

全忠擊仁恭克用救之

葛從周大破仁恭

李嗣昭擒朱紹宗從周擊破之

周式爲王鎔說全忠連和

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己巳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存璋爲澤州刺史賀德倫守城不出李嗣昭曰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倫等棄城背遁趣壺關河東將李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衆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

三年夏四月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五月仁恭遣使卑辭厚禮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邢洺以救之　六月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葛從周將精兵逆戰於老鴉隄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

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以救仁恭敗汴兵於內丘王鎔遣使和解幽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　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於沙門河攻洺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洺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　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水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李嗣昭棄城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滹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困於侵暴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爲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爲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明公爲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代時推忠孝人人欲爲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爲質以文繒二十萬犒軍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

張澤請鎔與全忠合擊仁恭

王郜敗奔晉陽王處直爲留後與全忠和張存敬復襲破劉守光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

侯遠水平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　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濘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殺刺史楊約　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爲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合兵三十萬攻我於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於沙河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衆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郜棄城奔晉陽軍中推處直爲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爲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封疆密邇且昏姻也修好往來乃常理也請從茲改圖全忠許之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爲處直表求節鉞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先是王郜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

天復元年春正月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己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驕汰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爲我以一繩縛之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含山路以襲之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

全忠擊王珂珂求救於李克用李茂貞

史陶建釗降之、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絪守絳州、屯兵二萬
以拒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
道路相繼、克用以汴人先據晉絳、兵不得進、珂妻遺克用書曰、兒旦暮為俘虜、大人何忍不救、
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衆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珂又遺李茂貞書、
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獎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
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
赴救河中、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公此舉、
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 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

王珂降於全忠乃被殺

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澌塞河、舟行甚難、
珂挈其族數百人、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
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遣使
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
授之、存敬從之、且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馳往赴之、戊辰、至虞鄉、先哭於重榮之
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
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欷、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為護國軍留
後、王珂舉族遷於大梁、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
東歸、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雖遣使報之、而忿其書辭蹇傲、決欲攻之、 加
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 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宿

氏叔琮圍晉陽李嗣源李嗣昭李存進敗之全忠召兵還

州刺史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洛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　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即令權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澤州刺史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己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　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頹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時汴軍既衆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瘧痢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衆先是汾州刺史李瑭舉州附於汴軍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瑭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　六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張瓌降之

二年春正月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　朱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旋軍河中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等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於蒲南叔琮夜帥衆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　三月戊午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忷懼德威

汴軍圍晉陽克用議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力爭不可李存信請入北虜劉夫人正言乃止

李克寧復還晉陽衆心乃安

出戰而敗寵令嗣昭以後軍先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河東驚潰擒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棄殆盡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至清源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裹衣博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温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今日反效之耶且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為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乃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於興平武功之間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使引洛幕府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斂寵有盜臣苛政如有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晏嬰入賀又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改作寧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温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

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爲戒且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錢穀有句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於索閭閻定間架增麴糵撿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爲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爲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存勗幼警給有勇略克用爲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覦神器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爲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即命酒奏樂而罷

張溥曰朱温天下之無義者也始從黃巢爲賊棄而歸唐非心忠順特刦於謝瞳從橫之論擇利而往爾巢趣汴州温乞師於晉李克用下兵太行度河出雒陽擊巢敗之拔温虎口恩施誠厚顧以酒醉嫚言夜攻上源驛德始而怨終非獨負晉於國寧有利焉巢黨秦宗權陷陝雒諸州稱帝矣將兵擊温環汴爲柵三十六温不敵也懼而請救於兖朱瑾鄆朱瑄聚四鎮之力始得邊孝村一捷宗權宵遁賊勢遂衰其於温可謂死而生之也蔡人方去即圖并吞反戈相向襲曹濮攻兖鄆其名何居迨朱瑄被執瑾奔淮南温納其妻張夫人逆於封丘待之而泣朱温負德不仁即若妻亦心弗善也王珂者王重榮之兄子温

全忠圍鳳翔王師範舉義入討劉鄩取兖州待葛從周母妻子以恩禮

自同州降唐時依重榮以居母王氏事重榮爲舅又家世恩舊其何可忘一旦呼張存敬侯言取大繩縛珂珂舉族出迎温握手好語稱爲郎君竟殺之華州傳舍温自有汴梁以來破時溥誅宗權逐王郜敗劉仁恭攻城略地咸以譎勝其最得志者莫大於兼兖鄆克河中而負德獨甚所以論者比温謂其賊倍曹操也李克用功造唐室張濬孔緯反與兵討之莽卓未誅而郭李顛覆誣誅國不忠罪無所逭然六師撓伐猶以天子爲名不敢怨也朱温國賊首背唐恩李罕之劉仁恭等紛紛效之朝爲兄弟夕爲仇讐所遭何多不幸乎温善負人克用爲人所負負人者得天下負於人者幾不能保一國豈三代以下戰勝攻取仁義之術竟無所施哉温妻張氏賢明精悍兵間外事咸藉洛決克用劉夫人嘗從征伐教侍妾騎射以佐戰智略習兵上源驛之變保軍徐還勸克用歸鎮表訴朝廷氏叔琮等圍困太原李存信請避入北邊夫人詈之乃止嘗汴舉事雖不同共起家俱繇賢婦人力彼䂊以內未嘗不相當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六

朱温取淄青

唐昭宗天復元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兖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郏虢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

張居厚殺婁敬思

張承業勸克用發兵救鳳翔

楊行密遣王茂章救師範

朱友寧攻陷博昌等縣茂章與師範大破之張士梟斬其首

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鄩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詗其虛實。及兵所從入。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西城、崔胤在華州、帥衆拒之、不克、走至商州、追獲之、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友寧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　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褒贊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　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友寧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寧擊取之、由是兗州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　夏四月、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五月、朱友寧攻博昌、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友寧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至、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以淮海都遊奕使張訓為刺史、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寧於石樓、為兩柵、丙子、夜友寧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

楊師厚獲王師克

王師範請降於楊師厚

劉鄩守兗州以討使敵人斬王彥溫衆心益固

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逐北至米河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知為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定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為殿虔裕跡死戰師厚擒而殺之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見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全忠以檀為密州刺史　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　楊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留輜重於臨朐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戊午王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於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師魯為質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刧天子西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留後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非其自專願釋其罪亦遣使語鄩　葛從周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欷而退攻城為之緩鄩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

鄩以師範命出降

師範舉族西遷

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絶、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遣人從容語彥溫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衆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從周以禍福諭之、鄩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丁丑、始出降、從周為具齋裝、送鄩詣大梁、鄩曰降將未受梁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衣裘乎、乃素服乘驢至大梁、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全忠曰、取兗州量何大耶、以為元從都押牙、是時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庭、鄩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幾表為保大留後、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為泰寧節度使代之、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　二月、李振至青州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為青州留後、　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為河陽節度使、

張溥曰。王師範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子也。敬武初為平盧軍牙將。逐安敬儒。自稱留後。朝廷因而命之。敬武卒。師範尚幼。張蟾謀叛。昭宗拜崔安潛出鎮平盧。竟不受代。驅歸京師。彼父子素梗朝命。効尤諸鎮。習而不疑。急君赴難。非其所圖。然朱溫圍鳳翔。韓全誨矯制徵藩鎮兵入援。師範捧詔泣下霑襟。即分遣諸將西馳。梁軍當天下無君之日。獨伸方伯連帥之義。試以較黃巢入寇。高駢出屯東塘。劉季述等作亂。韓建擁華州不討者。順逆懸天壤矣。溫很譎善鬬。其將葛從周朱友寧皆驍勁。歷百戰。師範欲以一方捍之。勢誠不敵。顧淮南助師。威過汴將。淄青戰士。互倚為雄。王茂章飲酒縱兵。溫登高畏懼。萊州柵之沒。

張士梟馳斬友寧。如攫嬰兒。斯時義兵振呼。賊徒崩喪。使持久不屈。縱未能滅此朝食。亦可割强自守。與梁犄角。迺楊師厚奮攻青州。王師克被擒。師範遽摧阻開城請降。何無策也。劉鄩好兵有機略。從敬武父子立功久。援師方發。鄩以步兵五百襲破兖州。獲葛從周母妻子弟。遇之以禮。從周盡銳來圍。鄩嚴守不下。師範若與協力拒賊。効死勿去。兖非故土。可以歸梁。淄青則天子版宇。祖宗封域。他人不得而有也。且昭宗出幸。溫師東還。與師範戰者。獨一楊師厚度茂章鄩等。皆足以當之。賊雖强。不若尹子奇。青州雖困。不若睢陽。而遽修牽羊之體。甘軹道之辱。此直以土地授人。惡能復恤其後哉。溫既篡位。召師範為金吾上將。居洛陽。朱友寧妻請揕請揕讎人之胸。遂假此名。誅無遺種。師範臨死。召宗族會飲。猶懼少長失序。下媿先人。酒半。以次起就戮於坑。前者素服乞降。祇求一生。今乃禍盡家族。溫之不仁誠甚。然旅焚其巢。託命無所。卽項籍不能救子嬰。何尤於芒碭大盜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七冊

DS
735
.A2
L5
v.27

崔胤謀去宦官宦官南北司各結藩鎮為援王摶請漸除宦官胤譖之與宋道弼景復脩同賜死

建安　袁樞　機仲　編輯
太倉　張溥　天如　論正

朱温篡唐 崔胤誅宦官附

唐昭宗光化三年春二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横、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摶排己、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摶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摶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六月、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摶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荊南軍、務脩監青州軍、戊辰、貶摶溪州刺史、己巳、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摶死於藍田驛、道弼務脩死於霸橋驛、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

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彦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

劉季述王仲先廢昭宗矯詔令太子嗣位殺睦王倚等

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樓季述仲先伏將士千人於門外與宣武進奏官陳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即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縝以上為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衆殺睦王倚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為上所寵信者皆搒殺之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等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崔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

胤致書朱全忠使興兵

李振請全忠討賊囚劉希度李奉本

崔胤使石戩與孫德昭討賊

一正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棣李愍客遊華州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義感人心至今謌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詗事既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　太子即位累旬藩鎮牋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為中尉鉤校軍中錢穀得隱沒為姦者痛捶之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茍狐疑不決則

孫德昭周承誨殺王仲先劉季述王彦範薛齊偓并滅其族　全忠聞季述等誅械送程巖并斬劉希度李奉本等　時人稱周承誨董彦弼李繼昭為三使相　賜季述黨李師虔徐彦孫死　崔胤陸扆請主左右軍李繼昭李繼誨李彦弼不可

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戳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彦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彦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為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為德王復名裕丙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聞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京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庚寅以周承誨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彦弼為寧遠節度使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　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亂權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賜兩軍副使李師虔徐彦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　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彦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上乃謂胤扆

乃屬韓全誨張彥宏嚴遵美固辭軍容之命

崔胤諷茂貞留兵京師韓偓言不可不從

胤罷賣麴茂貞乞入朝論奏全誨深與相結胤懼益厚全忠

偓言宦官不可盡除

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為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為況兩軍乎固辭不起以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夏四月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

初楊復恭為中尉借度支賣麴一年之利以贍兩軍自是不肯復歸至是崔胤草赦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榷酤錢兩軍先所造麴輒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　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為仇敵矣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綯之子也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六月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此其所以恟恟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其徒有善則獎

宦有納美女知書者于宮中詗胤密謀

胤令全忠以兵迎車駕

偓明陸扆無不樂返正之心

全誨等謀以兵制上獨繼昭不肯從

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鎭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閏六月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納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喧噪、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　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扆不樂吾返正、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有諸、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扆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為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至於不樂返正、恐出於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它日上問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李繼筠交結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倔彊、令人難安、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上曰、為之柰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既而宦官恃黨援己

全誨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幸鳳翔

全誨等遏絕李繼昭不令見上

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為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恣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妄論朝政、或僭易薦人、稍有不從、則生怨望、況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雇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為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鬬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悽愴、末云、我為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惆悵惆悵、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得復對矣、癸卯、全誨等令上入閤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庫帷帳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乙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鄴迎降、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遏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繼昭帥所部六千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百官及士民避亂者、

張濬說全忠先取韓建

崔胤使盧渥等列狀請全忠西迎車駕全忠至長安

皆往依之　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衆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雒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蹋闌干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朱全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度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趨赤水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磑上下馬慰接之甲寅車駕至盩厔乙卯留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以巨川常為建畫策斬之軍門謂建曰公許人可即往衣錦丁巳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以兵援送之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珝為匡國節度使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輻湊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慚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　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啓權句當中書事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於臨皐驛全忠賞李繼昭之功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為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奉密詔及

全忠至鳳翔昭宗詔之還鎮

崔胤至三原趣全忠迎駕全忠令胤帥官民遷華州

建外脩好于全忠陰勸茂貞堅守

賜全忠姓李與茂貞為兄弟不從

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荅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為之、卿宜歛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丁卯、以盧光啓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 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辛未、移兵北趣邠州、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尚書、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靖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鎮邠州、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於平陽北、破之、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己丑、全忠遣朱友寧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盩厔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於華州、 朱全忠之入關也、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敕送全忠、又遣中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於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為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

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 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茂貞為兄弟、全忠不從、 三月、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

韋貽範無禮於昭宗

韓偓勸姚洎勿就相職

全忠進軍鳳翔城下

韋貽範遭喪謀起復韓偓不肯草制

酣、茂貞及韓全誨等亡去、上問韋貽範曰、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之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杯勸上、上不即持、貽範舉杯直及上頤、　夏四月、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　五月、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至東渭橋、遇霖雨、留旬日、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為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倘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上亦自不許、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丁丑、朱全忠軍於虢縣、　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於虢縣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勍出散關、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　秋七月、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母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譟、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

韋貽範竟起復全忠欲引兵歸高季昌左開道劉知俊固止之

茂貞為馬景所誘大敗于全忠始議連和

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肯草麻朕亦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會當於邠州安置貽範乃止劉延美赴井死　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貞孔勍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　庚戌李茂貞出兵夜襲奉天虜汴將倪章邵棠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與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　己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　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之募有能入城為諜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迓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眾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無得妄出營中寂如無人景與眾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李茂貞開門悉眾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出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全忠表季昌為宋州團練使　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鄠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　冬十月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團步兵犇於汴軍己卯李彥韜繼之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甲申又遣使獻熊白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上皆先以示李茂貞

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偓怒不許茂貞失地謀誅宦官以自贖

使啟視之、茂貞亦不敢啓、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民出城樵採者、皆不抄掠、丁亥、全忠
表請修宮闕、及迎車駕、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廷續齎詔賜全忠、癸巳、茂貞復出兵、
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縋去、及因樵採去、不返者
甚衆、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為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
垣外增兵防衞、 十一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衆萬餘人、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
與城中舉烽相應、 甲辰、上使趙國夫人詗學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
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為宦人所見、上遽去、 朱全忠遣其將孔勍李暉將兵乘虛襲
鄜坊、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鄜州城下、鄜人不為備、汴軍入城、城中兵
尚八千人、格鬬至午、鄜人始敗、擒留後李繼瑮、勍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
權知軍府事、茂勳聞之、引兵遁去、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
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為
人所冎、市中賣人肉、斤值錢百、犬肉值五百、茂貞儲偫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
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梯以飼御馬、 丙子、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 癸亥、朱全忠
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中、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諸宦官自度不免、互相尤怨、蘇檢數為韓
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
宰相、訖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汚邪、 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於朱全忠、更
名周彝、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
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宦盜、公旣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

李繼昭出降全忠

茂貞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上從之并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韋處廷等十六人

敝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　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岌李繼遠李繼忠入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諠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餒死正為軍容輩數人耳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杯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昭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和解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王知古為上院樞密使楊虔朗為下院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己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曏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言甚切至悉復故官爵胤竟稱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於胤辭甚卑遜全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胤始來甲寅鳳翔始啓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擊之

鳳翔誅宦官七十二人全忠又誅九十人

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翌夫人詣全忠營，詰其故。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為景王祕妃以自固。平原，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納景王妃蘇氏。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以公服入謝。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單騎前導十許里，上辭之。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友倫，存之子也。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己巳，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憫可範等或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

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麴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横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代宗踐阼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勲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紀綱宦官稍黜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歷狎暱羣小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世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蔕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

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闕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為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啟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及闕廷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糧糒王侯斃踣於飢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烝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行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患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三年春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所除官一切停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

宦官盡死惟張承業張居翰程匡柔魚全禋嚴遵美得全

胤奏貶陸扆

胤杖殺宮人宋柔等

胤請以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

胤恃全忠勢專權

全忠怒偓薦趙崇王贊為相貶濮州司馬

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禋及致仕嚴遵美為李克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宂因以應詔、 甲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陸扆責授沂王傅分司、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扆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宮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韓全誨所獻、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餘人、並送京兆杖殺、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 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啟、並賜自盡、丁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溥、為太子賓客分司、皆崔胤所惡也、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賜其僚佐敬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諸將朱友寧等號迎鑾果毅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難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為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為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輝沖幼、固請之、己卯、以祚為諸道兵馬元帥、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胤為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全忠表符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不得至而還、 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為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為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弒之辱、 己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遽歸之、 壬辰、

以朱友裕為鎮國節度使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戊戌全忠辭歸鎮留宴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又賜楊柳枝詞五首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　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克用曰胤為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　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　冬十月辛巳宿衛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為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朱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雒陽恐胤立異

天祐元年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副使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溱州司戶丙午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

全忠令朱友諒殺胤及鄭元規陳班等

楊崇本約茂貞侵逼京畿全忠與裴樞劫上遷洛陽

張廷範毀長安為邱墟

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并縱遣之、以兵部尚書崔遠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為右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璨公綽之從孫也、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

初上在華州、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雒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為李繼徽、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繦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至陝、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癸丑、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乙卯、全忠辭上、先赴雒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為圖己、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為佑國軍、以韓建為

全忠令許昭遠告殺閻祐之王墀韋周晋國夫人可證等

佑國節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為匡國節度使、丁巳、上復遣閒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雒陽、則為所幽閉、詔敕皆由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夏四月辛巳、朱全忠奏雒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帳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雒、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憩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朱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乙巳、御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更命陝州曰興唐府、詔討李茂貞楊崇本、戊寅、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以蔣玄暉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為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恭為左龍武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為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癸丑、以張全義為天平節度使、乙卯、以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 五月、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乙亥、至大梁、 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閒、臣安敢竊

宣忠遣李振殺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史太等弑昭宗裴貞一李漸榮死之

昭宣帝即位

全忠殺朱友恭氏叔琮以自解

全忠使蔣玄暉殺德王裕等九人

議此輩負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雒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弑逆、宜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柷、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冬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為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為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衞事、乙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褘、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禎、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三月戊寅、以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為左僕射崔遠為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　夏五月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誹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癸酉貶獨孤損為棣州刺史裴樞為登州刺史崔遠為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為濮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為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為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為濰州司戶自餘或門冑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為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為瀧州司戶獨孤損為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　六月戊子朔勅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雒朝臣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為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

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 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 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為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 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為柵乃退屯正陽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為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 柳

柳璨蔣玄暉等議加全忠九錫蘇循獨揚言揖讓

王殷趙殷衡說全忠殺蔣玄暉

全忠使王殷趙殷衡弑何太后

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悒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德顯大歷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為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荊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諭指癸巳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秋阿虔達意玄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及豐德庫使應頊御廚使朱建武繫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使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為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杖殺應頊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為之趙殷衡為副使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追削蔣玄暉為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於都門外聚眾焚之玄暉既死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己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於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為庶人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庚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癸丑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　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

昭宣帝禪位于梁

楊凝式諫文涉以天子璽綬與人

既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丁亥王入館於魏有疾卧府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為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以二月禪位於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　二月唐大臣共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王遣使卻之於是朝臣藩鎮乃至湖南嶺南上牋勸進者相繼　三月庚寅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於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　夏四月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牋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丙辰張文蔚等至大梁　壬戌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帝遂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皆慚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

朱全昱責溫篡逆

全忠弒昭宣帝

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矣以博為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戊辰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汴州為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為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為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陰王於曹州栫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二年春二月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張溥曰袁紹戮常侍而董卓亡漢崔胤血軍容而朱溫篡唐禍亂一轍今古同悲予所尤痛心者二賊於誅宦官俱無功徒委以天下爾袁紹為何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師脅太后行誅僇者惡張讓趙忠段珪等之專也讓等殺進長樂宮吳匡叫號盧植執戈紹閉北宮門捕斬無遺讓珪挾獻帝出走閔貢逐之惶怖投河死諸臣發憤俄頃宮禁立清未嘗假卓一矢之力乃聽其恣睢廢立胡為也劉季述王仲先擅廢昭宗錮於少陽院崔胤謀誅之忠節不異袁紹然請師汴州溫觀望不前卒賴結孫德昭董從實周承誨大呼疾斬元旦陳兵萬梃交下四侫族滅不俟終朝溫聞之惟有拊心歎咤媿不勤王豈敢言勞胤於是時堅南司典兵之請循韓偓太甚之戒以道消息不資外權卽憲敬積讎文傳宿憤可次第修復豈特四星終吉萬乘延洪哉惜也國賊未滅先樹私交根本不堅更排異己韓全誨潛伺其謀召李茂貞以敵溫一帝之身二鎮爭之宰相與宦官又爭之

友珪之母為亳州營倡
朱温微子婦八侍尤愛王氏
温命王氏召友文張氏知之以告友珪友珪與韓勃謀弒温寢殿馳使東都殺友文

天子之命寄於逆旅六宮之辱感於行路雖温勢强大足控茂貞岐汴交合誅韓全誨張彥弘等以和然今日鳳翔明日長安又明日則雒陽欲弒君者先劫君以遷一遷則亡其家再遷則亡妻子三遷則亡其身神堯天祚卒與巻伯同盡悲夫抑論察本末足為人臣龜鑑者有三劉季述等憑陵無上同黨悉屠宦官專政之禍也崔胤外結强援刃集厥躬大臣自私之禍也蔣玄暉柳璨張廷範弒君迫禪譖殺朝士旋受誅夷賊臣賣國之刑也斃積宮府痛在普天闕下之戰寺人不居其福內省之誅外廷不忍為賀五行生尅貴水濟火而無水滅火斯天地所以平成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八

郢王篡弒

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為左右控鶴都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為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初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為太子帝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

朱友謙不肯受徵友珪令韓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晉求救

晉王師助友謙屢敗梁兵

及友珪荒淫均王友貞

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為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己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為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

秋八月郢王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為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戊戌以侍衛諸軍使韓勍為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為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勍副之友珪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軍於胡壁嗣恩本駱氏子也　朱友謙復告急於晉冬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甲子祀圜丘大赦改元鳳歷　郢王友珪既得志遽為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啗以金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犫之子太祖之壻也左

與趙巖謀誅友珪因令馬慎交說楊師厚起兵

均王激龍驤戍軍使趣雒陽

袁象先等突入宮中而友珪張氏馮廷諤俱死

均王即位大梁招撫朱友謙

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太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簒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譙人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為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阬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為、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戊子、龍驤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為福矣、衆皆踴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己、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珽皆為亂兵所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傷、至晡乃定、象先巖齎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為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　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

張溥曰。梁家人傳言朱溫有八子。其一養子。即友文也。友文姓康名勤。長於征歛。佐溫用

兵四方。温愛而子之。温長子友裕早死。百歲後。傳位當在友珪。友文外人。非所當問。温嬖其婦。欲屬以後事。無論厥子不堪。禍及洞腹。即令友珪退讓。博王入宫。非其苗裔。儼然為天下君。而羣臣所毋儀者。即淫人王氏也。其誰忍之。友珪母。亳州營倡也。温與野合而生友珪。出最微矣。或不當立。意者其立友璋友貞乎。然位次已定。不可易也。漢齊悼惠王肥之母賤。不敵吕后諸姬。假吕后諸姬子亡。則肥得立不得立。亦未可知也。友珪出守萊州。懼禍謀逆。僕夫挺劍。老賊萬段。於温罪當矣。以子弑父。其逆何辭。温縱聲色。徵子婦入侍。非獨友文婦王也。友珪婦當朝夕矣。友珪苟懷鳥獸之恥。明三諫之義。涕泣救過。痛與婦絕。申生之死。重耳之亡。二者擇其一。天下自在也。平日惘然無言。急而謀之。韓勍彼所羞者。非稚席也。直以兒女子爭寵。決而屠其父耳。朱友謙故石濠三鄉間大盜。附温恭謹。以同姓顧齒諸子。父子之誼。不親於友貞也。聞温死。痛泣不受徵。以河中附晉。屢破友珪軍。其見義最早。友貞憒憒。未能遽發杼。趙巖至。始定謀。然觀其游説令公。激怒屯戍。蓋亦慮全而後動也。袁象先等禁兵一呼。三逆同殞。誅鋤之易。似無藉外兵。要非彼此合計則成事不速。友貞安能晏然夷門。遂稱皇帝乎。楊師厚兼雄鎮。擅動兵。友珪所畏也。聞變而舉義。拒詔而渡河。天王鐘鼓。亦何以加。乃徘徊入朝。動色於衆議。而始遣將。亡勇甚矣。然其時春秋之義已絕。茍有能討賊者。君子亟予之。烏可責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九

李氏據鳳翔岐蜀相攻附

唐僖宗光啟三年春正月以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

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

馮涓請王建與李茂貞和親

以功賜姓名　秋八月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文德元年夏五月、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撿校侍中

昭宗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等五節度請出軍討楊守亮、並見藩鎮之亂

光化二年秋九月、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

天復元年春正月、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　冬十一月、韓全誨等劫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西迎車駕、李茂貞出兵拒之、事見朱溫篡唐

二年秋九月癸亥、以茂貞為鳳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迎車駕還京、事見朱溫篡唐　夏五月、李茂貞畏朱全忠自以官為尚書令、在全忠上、累表乞解去、詔復以茂貞為中書令、

天祐元年夏六月、朱全忠之遷車駕於洛陽也、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鎮國節度使朱友裕為行營都統、將步騎數萬擊之、命保大節度使劉鄩棄鄜州、引兵屯同州、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壬申、至河中、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為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埸、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疆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鍠如西川、為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崇求昏、建以女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

河東鳳翔淮南西川獨稱唐年號　蜀王宏農王移檄諸道欲興會兵興復唐室　晉王誓不失節

昭宣帝天祐三年秋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為質於西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唐昭宣帝禪位於梁、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云欲與晉王岐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內吏民、又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岐王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眾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贏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為宮殿、妻稱皇后、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

二年夏五月、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雍州、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以劉知俊為西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　丙辰、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於幕谷、晉蜀兵皆引歸、　秋九月戊子、岐王所署延州節度使、胡敬璋寇上平關、劉知俊擊破之　冬十一月、保塞節度使胡敬璋卒、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其將劉萬子代鎮延州、

三年春二月、保塞節度使劉萬子暴虐失眾心、且謀貳於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實圖之、延實因萬子葬胡敬璋、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河西高萬興與弟萬金聞變、以其眾數千人、詣劉知俊降岐王、置翟州於鄜城、其守將亦降、　夏四月丙申朔、劉知俊移軍攻延州、李延實嬰城自守、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分兵圍坊州、　劉知俊克延州、李延實降、岐王所署保大節度使李彥博坊州刺史李彥昱皆棄城奔鳳翔、鄜州都將嚴弘倚舉城降、己未、以高萬興為保塞節度使、以絳州刺史牛存節為保大節度使、　五月丁卯、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

梁劉知俊屢破岐兵梁王急徵知俊入朝知俊疑而奔岐

岐王令知俊攻靈州梁遣康懷貞寇彥卿救之

梁召康懷貞等還知俊邀擊大破之

蜀主與岐以絲茶布帛不與以地

州知俊難之辭以闕食乃召還　帝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為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又白帝請帥弟姪往迎知俊帝許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稱為軍民所留遂以同州附於岐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入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關　帝遣近臣諭劉知俊知俊不報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鄩至潼關遂克之　帝遣劉知俊姪嗣業持詔詣同州招諭知俊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弟知偃止之楊師厚等至華州知俊將聶賞開門降知俊聞潼關不守官軍繼至蒼皇失圖乙卯夜舉族犇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竝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庚申以劉鄩權佑國留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為中書令地狹無藩鎮處之但厚給俸祿而已　冬十一月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為牧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寧衍二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廣出降遊兵侵掠及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己丑解靈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援於三原青谷懷貞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彥章力戰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

四年　岐王屢求貨於蜀蜀主皆與之又求巴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棄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遣之

蜀主留公主岐王怒與蜀絕

蜀趙溫珪諫伐岐

蜀將屢破岐兵劉知俊李繼崇大敗蜀兵

唐道襲堅守興元昌王宗鐬王宗播與之合擊破岐兵

蜀王宗弼破劉知俊

乾化元年春正月、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遺蜀主言繼崇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召公主歸寧、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為閤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絕、光嗣福州人也、 三月、岐王聚兵臨蜀東鄙、蜀主謂羣臣曰、自茂貞為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今乃負恩為寇、誰為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為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以兼侍中王宗佑、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為三招討使、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為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

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興元、道襲擊卻之、 蜀主如利州、 蜀諸將擊岐兵、屢破之、秋七月、蜀主西還、留御營使昌王宗鐬屯利州、 岐王使彰義節度使劉知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奔興州、溺死於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鐬為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為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兔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 冬十月、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決雲軍虞候王琮敗岐兵、執其將李彥太、俘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蜀主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於斜谷、破之、

十一月、蜀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鐬王

岐李繼崇降蜀劉知俊亦奔蜀軍

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蘇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既集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交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蜀主西還

二年冬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州破之守將李繼蘷走

均王貞明元年夏五月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霍彥威固守拒之　秋八月乙未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綰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為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為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為副使攻鳳州　冬十一月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蜀兵敗退保鹿臺山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擒其將李彥巢等乘勝趨秦州興州刺史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彥德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宗絳入秦州表排陳使王宗儔為留後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還鳳翔終懼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犇於蜀軍王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　岐義勝節度使李彥韜知岐王衰弱十二月舉耀鼎二州降　丁未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為節度使

二年秋八月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為東北面都招討集王宗翰嘉王宗壽為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播為西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儔匡國軍使唐文裔為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以伐岐　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綰等出

蜀劉知俊會王宗綰等圍鳳翔

岐王復求好於蜀

岐王賀後唐滅梁唐莊宗優禮岐王

進岐王爵為秦王以秦王子李繼曮為

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丙寅、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帥其衆二萬棄隴州、奔於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為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綰等圍鳳翔、岐兵不出、會大雪、蜀主召軍還、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弘志、

三年秋七月、蜀主以桑弘志為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為東北面第二招討、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為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西北面都招討、

四年夏四月、岐王復遣使求好於蜀、

五年春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六年冬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儔、為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為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良原、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癸卯、蜀將陳彥威出散關敗岐兵於箭筈嶺、蜀兵食盡引還、宗昱屯秦州、宗儔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

二年春正月、岐王聞帝入雒、內不自安、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曮入貢、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曮兼中書令、遣還、

李繼曮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

鳳翔節度使

二月辛巳、進岐王爵為秦王仍不名不拜、夏四月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遣奏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軍府事、五月以李繼曮為鳳翔節度使、

明宗天成元年春二月戊戌、李繼曮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夏六月李繼曮至華州聞洛中亂復歸鳳翔、為之誅柴重厚、秋九月壬午、賜李繼曮名從曮、長興元年春二月乙卯、上祀圜丘大赦改元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曮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從從曮為宣武節度使、

潞王清泰元年夏五月、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曮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道請復以從曮鎮鳳翔、帝許之、至是徙從曮為鳳翔節度使、

後晉天福三年、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繇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太原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張溥曰。王建初欲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馮涓止之。遂修和好。結婚姻。既而李繼崇驕矜嗜酒。普慈公主求歸成都。蜀主留之。岐遂與絕。連年攻戰不休。夫兩國之好。愛女之託。主者殷勤為百世計也。干戈之郄。反生其間。古所謂飲酒擊缶。式好無尤。其可信乎。茂貞懦而貪。屢求貨於蜀。蜀王必應。驟舉兵臨蜀東鄙。雖蜀王不聽趙温珪苦言。輕奮一怒。覆師折將。然推原釁本。曲常在岐。挫衂數見。患若自掇。其用兵勝負。互有短長。不足盡論。若反覆跳躍。能禍人國者。則劉知俊也。知俊少事時溥。背而降梁。勇出諸將。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戰功最高。朱温篡位。晉王岐蜀興師。幕谷一戰。岐遂數敗。繇是加檢校太尉。兼侍

杭州八都董昌為長錢鏐事昌為兵馬使

中封大彭郡王寵榮至矣王重師無罪見誅知俊懼不自安其弟知浣知偃亦云來必死毋餒虎口也倉皇失圖舉族奔岐然在梁則破岐在岐則破梁舉足輕重彼其材豈中下乎岐蜀稱兵知俊屢見武功左右間之復懼奔蜀蜀王厚遇之而陰忌其才黑牛謠興身首橫絕即有取秦鳳階成四州勳勞弗念也論者悲知俊事非其主所往厄窮抑饑附飽颺亦呂布劉牢之屬耳烏能免乎五代史次蜀世家而處岐於雜傳蓋謂逼處土州上表臣晉其子局促鳳翔非僕王有國土者比也然茂貞亂逆不異朱溫卒保首領稱耆老以秦王終亦云幸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

錢氏據吴越 董昌僭逆附

唐僖宗乾符五年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是歲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淩文舉臨平曹信各為之都將號杭州八都昌為之長後宇卒錢塘人成及代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董昌以功為石鏡都知兵馬使（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各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遂劫庫兵作亂）

六年冬十月黄巢之抵潭州也荆南節度使王鐸留其將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鐸既去劉漢宏大掠江陵帥其衆北歸為羣盜漢宏兖州人也（事見黄巢之亂）

廣明元年夏五月劉漢宏之黨寖盛侵掠宋兖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六月劉漢宏南掠申州　秋七月辛酉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為宿州刺史　冬十一月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

鏐說昌辭高駢

錢鏐屢破劉漢宏

杜雄誘漢宏董昌斬

溥、甲寅、以漢宏為浙東觀察使、

中和元年秋九月、淮南節度使高駢、召石鏡將董昌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黄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為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昌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鎮海節度使周寶、寶不能制、表為杭州刺史、

二年秋八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軍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於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　冬十月、劉漢宏又遣登高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錢鏐復夜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得漢宏補諸將官偽敕三百餘通、鎮奔諸暨、

三年、劉漢宏分兵屯黄嶺巖下真女三鎮、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破黄嶺、擒巖下鎮將史弁、真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　冬十月、劉漢宏將十餘萬眾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逆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鱠刀而遁、己未、漢宏收餘眾四萬復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

四年春三月、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黄碣、降於錢鏐、劉漢宏遣其將婁賚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共攻婺州、擒賚而還、碣閩人也、

光啓二年冬十月、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曰、然、不取終為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趣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浙東將鮑君福帥眾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　十二月、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

劉浩逐周寶迎薛朗為留後

錢鏐奉周寶歸杭州未幾寶卒鏐斬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寶

董昌斬之、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

三年、春正月辛巳、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　三月、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廩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飲、聞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勘使薛朗、將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殺彼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府舍而焚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與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為留後、　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鎮遏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　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逃入海、　五月、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　六月、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暀於陽羨、　冬十月、杜稜等拔常州、丁從實奔海陵、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櫜鞬、具部將禮、郊迎之、　十二月乙未、周寶卒於杭州、錢鏐以杜稜為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

文德元年、春正月丙寅、錢鏐斬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寶、以阮結為潤州制置使、　秋九月、錢鏐遣其從弟銶、將兵攻徐約於蘇州、

昭宗龍紀元年、春三月丙申、錢銶拔蘇州、徐約亡入海而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

夏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錢鏐與楊行密爭蘇潤事見楊行密據淮南

景福元年、夏四月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為防禦使、

二年、閏五月、以武勝軍防禦使錢鏐為蘇杭觀察使、　秋七月、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

鏐築杭州羅城

吳瑤李暢之等勸董昌為帝

董昌議稱帝黃碣吳鐐張遜言不可皆殺之

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九月丁卯、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乾寧元年夏五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冬十二月、義勝節度使董昌、為政苛虐、於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錠、越綾萬五千匹、它物稱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程則皆死、貢奉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為忠、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如禹廟、命民間禱賽者、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為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算、而惜一越王邪、有諂之者曰、王為越王、曷若為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世 變、競相帥填門諠譟、請昌為帝、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至、時至我自為之、其僚佐吳瑤都虞候李暢之等、皆勸成之、吏民獻謠讖符瑞者、不可勝紀、其始賞之以錢數百緡、既而獻者日多、稍減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讖云兔子上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二年春正月、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黃碣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畎畝、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為滅族之計乎、碣寧死為忠臣、不生為叛逆、昌怒、以為惑眾、斬之、投其首於廁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并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又問會稽令吳鐐、對曰、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邪、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為帝、命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石鏡鎮、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何苦效李錡劉闢之所為乎、浙東僻處海隅、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為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二月辛卯、昌被袞冕、登子城門樓、即皇帝位、悉陳

鏐將兵責昌昌懼執吳瑤及巫覡數人請罪

瑞物於庭以示衆、先是咸通末、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册、見者有殃、民間多畫像以祀之、及昌將僭號曰此吾鸑鷟也、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署城樓曰天册之樓、羣下謂己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邈、前婺州刺史蔣瓌、兩浙鹽鐵副使杜郢、前屯田郎中李瑜為相、又以吳瑤等皆為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為大將軍、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奈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若天子命將出師、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族滅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　夏四月、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為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　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　楊行密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亦遣使詣昌、使趣朝貢、　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六月庚寅、以錢鏐為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　秋九月、董昌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泗州防禦使臺濛攻蘇州以救之、且表昌引咎、願修職貢、請復官爵、又遺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執送同惡、不當復伐之、　冬十月、楊行密遣寍國節度使田頵、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柵、全武、餘姚人也、　十二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

三年春正月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都知

顧全武請鏐先取越州後復蘇州

全武遣兵吳璋斬昌及李邈蔣瓌等

全武等屢破淮南兵

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仁義不能度昌遣其將湯臼守石城袁邠守餘姚 二月戊辰顧全武等許再思敗湯臼於石城上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 三月己酉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 夏四月淮南兵與鎮海兵戰於黃天蕩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彊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姚降於鏐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復稱節度使 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 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紿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乙亥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并其家三百餘人宰相李邈蔣瓌以下百餘人昌在圍城中貪吝益甚日索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傳昌首於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賑貧乏 八月加錢鏐兼中書令 甲寅以門下侍郎王摶充威勝節度使 冬十月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王摶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鏐為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丙子更名威勝曰鎮東軍 十一月淮南將安仁義攻婺州

四年春正月錢鏐使行軍司馬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 夏四月辛亥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擊淮南兵大破之 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將士魏約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頵屯驛亭埭兩浙兵乘勝逐之甲

全武克蘇州奏裴以崑山降

戍顥自湖州犇還兩浙兵追敗之顥衆死者千餘人 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
秋七月庚戌錢鏐還杭州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無錫辛丑拔常熟華亭 九
月湖州刺史李彥徽欲以州附於楊行密其衆不從彥徽犇廣陵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
光化元年春正月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 三月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
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 秋九月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
盡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臺濛棄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秦裴
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弱者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為之卻全
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為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慚曰裴不憂
死何暇戲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及出羸兵不滿百
人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
顧全武亦勸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冬閏十月錢鏐以其將曹圭為蘇州制置使
遣王球攻婺州 十一月徐州刺史陳岌請降於楊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 十二月楊行
密遣成及等歸兩浙以易魏約等錢鏐許之

二年春三月婺州刺史王壇為兩浙所圍求救於宣歙觀察使田頵夏四月頵遣行營都指揮
使康儒等救之 五月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丘擒其將王球遂取婺州

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錢鏐使其從弟銶拒之 秋八月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
遁歸

天復元年夏五月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 秋八月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為盜

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冬十月、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入卧內、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彊、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使行營都將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引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吾良將、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昶帥眾三千降之、　十二月、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壟、禁樵采、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虛寨、鏐以為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二年夏四月、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錢鏐大喜、遣裴還、　五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王、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犇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為深慮、請以土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軍、命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帥眾治溝洫、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丙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綰將所部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進逼牙城、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綰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直更卒憑鼓而寐、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綰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綰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為固矣、掌書記餘杭羅隱曰、樓不若皆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為驗、　九月、武勸錢鏐渡江東保

或勸鏐度江東以避徐許杜建徽叱之以死自誓

全武請鏐告急于楊行密以子傳璙為質行密乃召田頵還

頵將還求質于鏐次子傳瓘請行

陳詢叛鏐

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鏐曰、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頵、田頵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為質、鏐命其子傳璙微服為全武僕、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愛、傳璙、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閽者逃去、綰等果召田頵、頵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無為殺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為逆。戰則亟戰。又何大言。頵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地。鏐即以為衢州刺史、顧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曰、使田頵得志。必為王患。王召頵還、錢王請以其子傳璙為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璙、　冬十一月、田頵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陵度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　十二月、楊行密使人召田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庚辰、頵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為質、將妻以女、鏐謂諸子、孰能為田氏婿者、莫對、鏐欲遣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寘兒虎口、傳瓘曰、紓國家之難。安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傳瓘從數人縋北門而下、頵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越州客軍指揮使張洪以徐綰之黨自疑、帥步兵三百犇衢州、刺史陳璋納之、温州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犇福州、章據温州、田頵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鏐由是恨璋、

三年秋七月、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

田頵敗傳璀歸杭州行密遣傳璙歸錢塘陳璋拔葉讓降于行密

建徽與詢連姻、鏐疑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犇、得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卧内、建徽不顧、鏐以是益親重之、　冬十月、田頵叛楊行密、行密求兵於錢鏐、鏐遣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又遣指揮使楊習攻睦州、田頵之叛事見楊行密據淮南　十一月、田頵敗、錢傳璀歸杭州、

天祐元年春三月、楊行密遣錢傳璙及其婦并顧全武歸錢塘、　夏四月、鎮海鎮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為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　冬十一月、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璋、事泄、十二月、璋斬讓而叛、降於楊行密、

昭宣帝天佑二年春正月、兩浙兵圍陳詢於睦州、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犇告之、雅安卧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為雅所敗、虜鎰及球以歸、　夏四月、淮南將陶雅會衢睦兵攻婺州、錢鏐遣其弟鏢將兵救之、　秋八月、錢鏐遣方永珍救婺州、　九月、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以璋為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兩浙將方習敗之、習進攻婺州、　十二月、陳詢不能守睦州、犇於廣陵、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

三年春正月、陶雅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　庚辰、錢鏐如睦州、　陳璋聞陶雅歸歙、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　秋八月、兩浙圍衢州、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衆歸於本、兩浙兵取衢州、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

錢傳瓘擊斬盧佶

羅隱說鏐舉兵討梁

孫炎固守蘇州

司馬福以計入蘇州城

鏐援用陸仁章

何爲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爲之殿、浙人躡之、本中道設伏、大破之、 冬十二月、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宧國節度使、是歲吳楊渥怒宣州觀察使王茂章以兵襲之茂章奔兩浙更名景仁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鎭海鎭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璙傳瓘討盧佶於温州、夏四月、盧佶聞錢傳璙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錢傳瓘曰、佶之精兵。盡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間道襲温州。戊午、温州潰、擒佶斬之、吳王鏐以都監使吳璋爲温州制置使、命傳璙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 鎭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五月、己卯、以吳王錢鏐爲吳越王、 盧約以處州降吳越、 秋七月、辛亥、以吳越王鏐兼淮南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二年、秋八月、吳越王錢鏐遣宧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陳取淮南之策、 淮南遣周本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洲、拔之、淮南以池州團練使陳璋爲水陸行營都招討使、帥柴再用等救東洲、大破仁保於魚蕩、復取東洲、

三年、夏四月、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羅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内指揮使錢鏢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弈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

吳越兵合擊破淮南兵擒何朗等周本夜遁

鏐築捍海石塘

錢鏢殺鍾安德奔吳

傳璙虜李濤

傳璙虜花虔渦信

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蓄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仁章睦州人也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敗之於黃天蕩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為殿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追兵不敢進而還 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叛附淮南舉兵焚義和臨平鎮吳越王鏐命指揮使錢鏢討之

四年春二月高澧求救於吳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門不內澧帥麾下五千人奔吳 三月癸巳吳越王鏐巡湖州以錢鏢為刺史 秋八月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塘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

乾化元年湖州刺史錢鏢酗酒殺人恐吳越王鏐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鍾安德奔於吳

二年秋七月甲寅加吳越王鏐尚父

均王乾化三年春三月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眾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吳越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傳瓘為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睦州刺史傳璙為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 夏四月千秋嶺道險狹錢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吳軍大敗虜李濤及士卒三千餘人以歸 五月吳遣宣州副指揮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鎮遏使渦信屯廣德將復寇衣錦軍吳越錢傳瓘就攻之 六月吳越錢傳瓘拔廣德虜花虔渦信以歸 九月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傳璙及大同節度使傳瑛攻吳常州營於潘葑徐溫曰浙人輕而怯帥諸將倍道赴之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溫曰彼謂吾遠來罷倦未能戰請以所部乘其無備擊之乃自它道出敵後溫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越大敗斬獲甚眾

舉加鏐諸道兵馬元帥竇夢徵執麻以泣

傳瓘大敗吳兵彭彥章自殺

徐溫大敗吳越兵殺何逢吳建傳瓘遁去

貞明二年夏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郴潭岳荊南道入貢、 秋七月、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壬戌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

三年冬十月己亥、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

四年春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

五年春三月、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 四月、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於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布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艦四百艘、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吳都招討使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壬申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溫得少息、俄頃疾稍間、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陳璋敗吳越於香灣、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衣錦之役、吳馬軍指揮曹筠叛奔吳越、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

徐知誥請乘勝取吳越温請息兵乃引還

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與吳温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左僕射徐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温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温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於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於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啟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秋八月。吳徐温遣使以吳王書解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吳王及徐温屢遺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鏐不從。龍德元年春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從弟龍武統軍鎰於錢塘。鏐亦歸吳將李濤於廣陵。徐温以濤為右雄武統軍。鏐以鎰為鎮海節度副使。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二月。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表疏首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為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 冬十二月。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為

鏐議立嗣傳璹傳璙傳璟皆推傳瓘

後唐安重誨聽韓玫言奏殺烏昭遇遂削鏐官爵

左丞相

二年、冬十月、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用竹冊、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三年、秋八月、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御衣、　閏十二月、吳越王鏐遣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不受書、遣瑫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傳瓘監國、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彊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鏐尋還錢塘、　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

三年、秋八月、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為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瓘兄傳璹傳璙傳璟、皆推傳瓘、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閏月、丁未、詔以傳瓘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四年、　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疏薄、嘗遺安重誨書、辭禮頗倨、帝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昭遇與玫有隙、使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為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冤、皆不省、

長興元年、冬十月、錢鏐因朝廷冊閩王使者裴羽還、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為鏐上表、

鏐卒傳瓘襲位

諸將請誅劉仁杞陸仁章元瓘使仁俊諭止之

自詐癸卯敕聽兩浙綱吏自便

二年春三月乙酉復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籛往諭旨以鏐已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三年春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愚懦誰可為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内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之為元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内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主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秋七月己丑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元瓘守中書令

四年秋七月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曰先王擇賢而

元瓘殺元球元珦仁俊請勿按交通之人

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固相與對泣。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甲午、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為吳越王、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二月、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珦獲罪於元瓘、廢為庶人、　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球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球為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球請輸兵仗、出判溫州、元球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為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珦謀議、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球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球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並殺元珦、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珦元球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今宜效之、元瓘從之、　夏四月、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弘僔為世子、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為丞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十一月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

四年秋八月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冬十月、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軍節度使綽之女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蓄聲妓、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僔弘倧、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衆妾生弘偡弘億弘儀弘偓弘仰弘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五年夏四月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僔卒、　冬十月丁酉、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德安殺戴惲廢元瓘養子宏侑為庶人

宏佐復其境內稅三年

程昭悅譖殺杜昭達闞璠幷幽

六年秋七月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八月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德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初內牙指揮使戴惲為元瓘所親任以以軍事委之瓘養子弘侑乳母惲妻之親也或告惲謀立弘侑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壬子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為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年十四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齊王開運二年冬十一月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闞璠昭達建徽之孫也與璠皆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為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愎國人惡之者眾王亦惡之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刺史進思為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既而復以它故留進思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璠昭達既誅奪仁俊官幽於東府於是昭悅治闞杜之黨凡權位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

仁俊慎温其不肯證仁俊之罪

宏佐殺程昭悅釋錢仁俊宏佐卒宏倧襲位

宏倧惡胡進思與何承訓水邱昭券謀誅之承訓反胡進思廢宏倧立宏俶殺昭券及鹿光鉉

以為贛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故吏慎温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温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為國官温其衢州人也　十二月乙丑加吳越王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二月吳越王弘佐斬之釋錢仁俊之囚　夏六月忠獻王弘佐卒遺令以弘倧為鎮東節度使丙寅弘倧襲位　秋七月吳越王弘倧以其弟弘俶同參相府事　八月制以錢弘倧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

十一月吳越王弘倧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倧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　吳越王弘倧性剛嚴憤忠獻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己出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倧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弘倧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倧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倧為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及孺贇叛弘倧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倧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為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倧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十二月庚戌晦弘倧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倧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倧猝愕不暇發言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俶於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德昭乃拜進思稱弘倧之命承制授弘俶

宏俶遣薛温將親兵衛宏倧

宏俶斬何承訓

薛温衛宏倧殺方安等進思憂死

貶鈄滔于處州

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光鉉、光鉉、光倧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柰何殺之。

乾祐元年、春正月、壬戌、吴越王弘俶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私第、遣匡武都頭薛温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　二月、吴越内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吴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倧以絕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温害之、温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等二人、踰垣而入、弘倧闔戶拒之、大呼求救、温聞之、率衆而入、斃安等於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内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弘倧由是獲全、　八月、乙未、以錢弘俶為吴越國王、

隱帝乾祐二年、夏五月、吴越内牙都指揮使鈄滔、胡進思之黨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弘億、吴越王弘俶不欲窮治、貶滔於處州、　秋七月、吴越王弘俶、以丞相弘億判明州、　冬十月、壬午、加吴越王弘俶尚書令、　吴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税。由是境内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悦、

三年、冬十月、丁未、以吴越王弘俶為諸道兵馬元帥、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夏四月、吴越王弘俶徙廢王弘倧居東府、為築宮室、治園圃、娛悦之、歲時供饋甚厚、

顯德元年、秋七月、丁丑、加吴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

吳程聽陳滿言請宏俶伐唐

世宗顯德二年十二月、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帝以詔諭弘俶使出兵擊唐

三年、春二月、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會唐王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滿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為之言於弘俶、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並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弘俶卒從程議、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弘俶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癸巳、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犇吳越、

張溥曰。董昌一杭州都將。妄惑兎子金牀之讖。謀稱帝號。黃碣吳鐐張遜執義正諫咸被誅戮。錢鏐移師城下。責以改過。昌懼請罪。死者懷比干之悲。生者修齊桓之職。鏐是時與昌大分絕矣。昌求援於楊行密。治兵拒攻。屢見脞折。刺羽謟殺董真。昌益無助。顧全武執之歸臨安。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慷慨言。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為大將。今何面見之。瞋目大呼。赴水死。即其涕泣引決。愈於秦宗權檻車乞憐。然身為叛賊。一死烏足惜哉。元瓘鏐之次子。身歷戰功。不避險難。出質田頵。幾使俘全。後議繼國。諸兄弟咸推元瓘。襲位以來。友愛倍篤。元璙恪守忠順。元瓘盡禮家人。此即唐太皇不能得之建成元吉。吳越霸國獨克備之。夫禮以已亂。雖小治也。讀錢王世家。可以風矣。弘佐代立。以寬臨民。兄終弟及。弘倧繼之。胡進思憤其剛嚴。廢錮義和院。迎立弘俶。弘俶遣薛温衛兄周謹。免於禍尼。

秦宗權表三緒為光州刺史王潮審邽審知事之

陳巖為治有威惠

宗權擊緒渡江陷汀漳

卒殺何承訓方安等進思憂死亂臣是誅天顯不貳父子兄弟之間愉愉如也且元瓘年三十餘無子馬夫人為請於鏐廣納嬪妾遂生十子撫愛如一以逮下之仁宏宗廟之寄周咏丈母其風可作國欲無興得乎即元球元珦死於左右弘倧仁俊不免幽廢猶為人倫感德之累然危不及親禍不變國吳光視之尚有媿焉羅隱說鏐討梁鏐不能用世譏其不武抑度其國力弗能任也王者之事於大國則望之於小國則恕之期無失其正而已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一

王氏據閩中

唐僖宗中和元年秋八月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自稱將軍有眾萬餘人蔡州防禦使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

四年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為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合眾攻福州巖擊敗之鎰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十二月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光啟元年春正月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秋八月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

緒欲殺潮母潮說前鋒將擒緒遂自立

潮請降陳巖巖表為泉州刺史緒慙自殺

陳巖卒范暉發兵拒潮

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魁岸、皆殺之。劉行全亦死。眾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旅外鄉為羣盜。豈所欲哉。乃為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子子者。受誅且盡。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為前鋒。吾竊為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為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為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為將軍、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二年、秋八月、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潮聞福建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叛、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昭宗大順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為留後、發兵拒潮、

景福元年、范暉驕侈失眾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為都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二年、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使董昌、昌與陳巖昏姻、發溫台婺

潮葬陳巖併以女妻其子延晦

潮捨子而立弟審知審知讓于審邽不受

詔以審知為閩王

審知誅僧浩源等黜王延彬

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綬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沿海都為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汀建二州降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　冬十月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為福建觀察使

乾寧三年秋九月庚辰升福州為威武軍以觀察使王潮為即度使

四年冬十一月威武即度使王潮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於朝廷

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　冬十月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為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以王審知兼侍中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王審知為閩王

均王貞明六年　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為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為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夏五月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　冬十二月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

王延稟繼雄襲福州

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閩王破陳本斬之、三月、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為威武節度使、夏五月、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冬、十月、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驕淫殘暴、己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閩王延翰蔑棄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帥眾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弒先王、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是日、延鈞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

二年、春正月、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夏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為本道節度使、守中書令、琅邪王、

三年、秋七月、戊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閩王、冬十二月、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

四年、冬十二月、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為建州刺史、

長興二年、夏四月、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

延鈞遣王仁達擒斬之

陳守元等勸延鈞避位受籙

延鈞卽帝位更名璘璘謹事四鄰

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於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犇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　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　六月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以守元爲宮主　冬十二月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爲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三年春三月甲辰閩王延鈞復位　夏六月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爲我問寶皇既爲六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爲大羅仙主徐彥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爲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爲尚書令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絶

四年春正月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册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爲右僕射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爲樞密使唐册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閩主以傑爲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内差安　夏四月閩主璘立子繼鵬爲福王充寶皇宮使　五月閩地震閩主璘避位修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卑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

璘親任薛文傑吳光叛奔吳
繼圖謀反誅
薛文傑使盛韜視鬼以殺吳
王仁達以慷慨族誅
蔣延徽圍建州繼鵬請殺文傑盛韜

之盛、秋七月、戊子、閩主璘復位、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璘以為國計使親任之、至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光怨怒、帥其眾且萬人叛奔吳、九月、閩内樞密使薛文傑說閩主抑挫諸宗室、從子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閩主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使吳勖、勖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勖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勖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勖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十一月、閩主尊曾國太夫人黃氏為皇太后、十二月、閩主改福州為長樂府、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誣叛族誅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啟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文傑善術

徐知誥召延徽還與閩通好

璘立太祖侍婢陳金鳳為皇后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鷰

陳后與歸守明李可殷私通李倣繼鵬討之併及陳后恩陳匡勝及繼韜璘亦遇弒繼鵬即帝位更名昶立李春鷰為妃林延遇盡忠

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辛見之踊躍嚙食之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疎閩更為之形如木匱攢以鐵鋩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并誅盛韜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衆歸罪于都虞候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於閩

二年春二月閩主立淑妃陳氏為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　夏六月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鷰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　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卧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可殷常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閩主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梃擊李可殷殺之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見竟為絕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更名昶謚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鷰為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為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昶使林延皓等圖李做殺之

葉翹以質直見疏

昶信重陳守元

昶使陳究賣官

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李做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做、做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做入朝、延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做部兵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做首、犇吳越、詔暴做弑君及殺繼鎔等罪、告諭中外、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為內宣徽使參政事、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為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鷰、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從、由是疎之、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十二月、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三月、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為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二年、夏四月、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

六月、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峰、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侯官蔡守蒙曰、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言不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為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寡為差、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專務

黃諷直諫被黜

昶罷嚴繼兵柄林興詐覺流泉州

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冬十月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於晉、且請置邸於都下、

三年冬十一月丙午、以閩主昶為閩國王、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昶赭袍、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為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為民、

四年春二月、盧損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當相見上國耳。　夏四月、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並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閩判六軍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裕、以弟繼鎔判六軍、去諸衛字、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康宗立、募壯士二千人為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好為長夜之飲、強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義陽為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

朱文進連重遇作亂迎立延義使繼業縊殺昶李后繼恭俱死

陳守元蔡守蒙皆被殺曦誅林興

閩主釋鄭元弼等

文進、光山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閏七月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義於瓦礫中、呼萬歲、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獨宸衛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眾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眾稍逃散、延義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得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陀莊、飲以酒醉而縊之、並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眾犇吳越、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弒閩主赴於鄰國、謚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於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兵人殺之、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閩主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 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康宗遺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卻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 十二月、閩主作新宮、徙居之、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之、辛未、詔釋元弼等、 閩主曦既立、驕淫

業翹杜漢
崇閩閩主
兄弟
曦命潘師
逵吳行真
擊延以延
政求援吳
越錢元瓘
遣仰仁詮
薛萬忠救
之林鼎諫
不聽
延政殺師
逵敗行真
建州兵始
盛
仁詮等不
肯班師延
政乞師於
曦擊破之
始遁去
唐主遣使
和曦與延
政
曦遣許仁
欽執延喜
歸

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鄴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呵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犇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犇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壬戌、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逵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逵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逵、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於城之西北、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閩主、閩主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為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兵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主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於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　閩王曦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曦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六年、春、正月、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為鎮安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曦殺王繼業父子族誅楊沂豐黃峻極諫被貶

潘承祐請延政息兵修好

夏四月閩王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　夏六月閩王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召繼業還賜死於郊外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為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為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同謀沂豐方侍宴即收下獄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弟也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漳州司戶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南安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筭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筭不能足日進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曦大怒斵棺斷其尸棄水中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為國計使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秋七月閩主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承佑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嚴得眾既罷歸酖殺之九月閩主曦以其子琅邪王亞澄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　冬十月閩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　閩同平章事李敏卒

七年春正月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剛愎曦寵而憚之　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為閩王　夏六月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

延政將包洪實陳望殺黃敬忠林守亮黃紹頗遁歸閩主求和於延政

余廷英以獻錢得相

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援、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八月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强之、繼柔私減其酒、曦怒、竝客將斬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侯官余廷英為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竝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它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齊王天福八年、春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為鏞州、延平鎮為鐔州、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為兵部尚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

曦納尚保殷女

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延政怒削之

陳光逸直諫曦殺之

者、猶如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税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　三月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郛既而敗歸　夏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承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主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劍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冬十二月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春正月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為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嘗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

朱文進連重遇使錢達弒曦於馬上重遇推立文進殺王氏宗族

文進殺鄭元弼延政使吳成義討文進不克

留從效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等斬黃紹頗歸延政

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妒尚賢妃之寵、欲殺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三月癸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衮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曦、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挈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反以曦之政、　殷主延政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　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　夏四月、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秋八月、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癸丑、以文進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冬十月、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泉州散員指揮使姚林、留從效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為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

留從效斬林守諒執李廷鍔文進求救於吳越
查文徽用臧循策請唐主擊延政
邵武民執循斬之
林仁翰殺重遇文進

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紿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吾儕道逆嗣君於建州。爾輩尚守此何為乎。以紹頗首視之。眾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為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亦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二人以疎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殷主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為質於吳越以求救、初唐翰林待詔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都以為不可、唐主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為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聞泉漳汀三州皆降於殷、殷將張漢真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閏月、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於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眾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眾踴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唐祖全思等殺陳望敗楊思恭

李仁達陳繼珣說黃仁諷殺黃繼昌吳成義推卓巖明為帝

二年、春正月、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内外諸軍事、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為鎮遏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福州閩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二月、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眾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為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犇建州、閩主延政以為將及朱文進弒曦、復叛犇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恐其反覆、黜居福清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犇福州、為曦畫策、取建州、曦以為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眾心未服以雪峰寺僧卓巖明素為眾所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真天子也相與迎之、三月、己亥、立以為帝解去衲衣被以衮冕帥將吏

仁達殺巖明父子而自立稱藩於唐賜名安義
延政盡殺福州援兵

唐王建封克建州延政出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奔

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於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夏四月、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兵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尊為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為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奏表稱藩於唐、亦遣使入貢於晉、並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許文稹敗唐兵於汀州、執其將時厚卿、　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臠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鐔州、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求救、　八月、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眾奔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

泉州許文稹王繼勳王繼成皆降唐

留從效廢王繼勳代領軍府事

陳覺請說李宏義入朝不果遂矯詔發兵攻之覺與馮延魯楊匡鄴俱為宏義所敗

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唐置永安軍於建州冬十月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三年春三月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 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於唐唐主以從效為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為蘄州刺史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為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疎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 秋八月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延魯先遺弘義書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舟師拒之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薄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侯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為

水丘昭券勸吳越王宏佐救李達

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　九月、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弘達、奉表請命於晉。甲午、以弘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　辛丑、福州排陣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　冬十月、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為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為當救、弘佐曰、脣亡齒寒、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食安坐邪。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二萬水陸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元仔倡之子也。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十一月、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罾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倔強不用命、各爭

唐馮延魯不聽孟堅言爲吳越兵所敗李達遂舉部授余安

唐江文蔚彈馮延巳魏岑罷被

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府庫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三月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至福州己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簣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塘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爲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　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夏四月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

貶韓熙載請誅陳覺馮延魯不從

李達自詣錢塘宏琮更其名曰孺贇

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諍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卻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為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巳為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弟少保貶魏岑為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為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　秋七月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自詣錢唐見吳越王弘倧弘倧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贇既而孺贇悔懼以金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為之請弘倧從之　冬十二月癸巳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協謀襲殺修讓復以福州降唐修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贇夷其族己酉鮑修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弘倧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是歲唐王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張溥曰史云王審知雖起盜賊為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揚沂徐寅皆依之仕宦建學四門以教閩士招徠海中蠻夷商賈至雷開黃崎港號甘棠咸稱德政所致若斯者即不自王亦一賢刺史也然審知即壯貌强戰軍中有白馬三郎之呼顧其土地得之兄潮潮有

四子不立。而立弟。王審邽審知次兄也。審知讓位。審邽不受。其人非知書者。行事則合於泰伯延陵。使子孫效之。寄崇唐衞。根葉不披。豈有淮南陳思之禍哉。及傳及延翰。嚚愚。即彰。王延稟本周氏子。審知少護養之。與延翰素不叶。約鏻為亂。殺於紫宸門外。鏻既得立。即縱欲無度。子昶結李倣弑之。其叔曦被幽私第。朱文進連重遇奉以為君。遂縊昶死。曦復行虐。與弟延政相攻。文進重遇又弑曦。林仁翰以義誅之。後延政歸唐。李仁達歸吳越。閩國竟亡。始循禮讓。而後極篡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弟弑其兄。接踵一國。放誅殆盡。統計王潮自唐景福元年入福州。奄有閩世。祚不過五十五年。審知以下凡易四主。無一令終。即高歡子孫。禍不若是烈也。且延翰多采民女。鏻上書極諫。鏻惑薛文傑。昶令檻車送軍前以慰眾心。旁觀則智。及身則迷。以亂易亂。淪胥不悔。何哉。若夫崔氏殺人。後宮無子。金鳳淫逞。龍帳宣歌。春鸞婢子亂倫。李后酗酒圖逆。人非女士之族。色異河洲之選。咸害等龍漦。禍深燕啄。愚賤為災。尤足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二

劉氏據廣州

劉謙卒子隱為封州刺史

唐昭宗乾寧元年冬十二月。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士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為封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以薛王知柔為清海軍節度使。

盧琚譚宏玘作亂隱以計斬之迎薛王知柔人視事

三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洪玘據境拒之。使洪玘守端州。洪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偽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洪玘。遂襲

以徐彥若代知柔
彥若薨薦隱權留後

隱不從涉言敗于譚全播

隱厚賂朱全忠得為清海節度使

劉隱卒弟巖襲位

廣州斬琚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為行軍司馬

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袞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湞浛隱討斬之

三年秋九月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彥若充清海軍節度使代薛王知柔表隱為節度副使

天復元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節度副使劉隱權留後

二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留後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巖以為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於城南隱犇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天祐元年　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為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為清海節度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三月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劉隱兼侍中仍以隱為大彭王

二年冬十月辛酉以劉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劉隱為南平王

乾化元年春三月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劉隱病亟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

巖不肯事梁

巖即帝位

巖立馬氏為后

漢何詞言唐莊宗驕淫不足畏

巖更名龔

留後丁亥卒巖襲位夏四月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為節度使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刺史無武人　冬十二月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為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犇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

均王乾化三年冬十月嶺南即度使劉巖求昏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

貞明元年秋八月劉巖逆婦於楚楚王殷遣永順即度使存送之　是歲清海建武即度使兼中書令劉巖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己獨為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偽庭乎由是貢使遂絕

三年秋八月癸巳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為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為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為興王府　冬十月越主巖遣客省使劉瑭使於吳告即位且勸吳王稱帝

四年冬十一月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五年春正月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殷之女也秋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討之鏐雖受命竟不行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巖遣使通好於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強弱二月甲申詞至魏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　冬十二月有白龍見於漢宮

蘇章敗楚兵

遣梁克貞李守鄘攻拔交州

李進受楊廷藝賂交州遂陷程寶戰死

楊洞潛直諫不行遂病卒

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

明宗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至賀江沈鐵絙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為封州團練使、

長興元年秋九月、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漢主遣承旨程寶將兵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

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為雍王、龜圖為康王、弘度為賓王、弘熙為晉王、弘昌為越王、弘弼為齊王、弘雅為韶王、弘澤為鎮王、弘操為萬王、弘杲為循王、弘暐為恩王、弘邈為高王、弘簡為同王、弘建為益王、弘濟為辯王、弘道為貴王、弘照為宣王、弘政為通王、弘益為定王、未幾徙弘度為秦王、

潞王清泰元年、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況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趙光裔請遣李紓通好於楚

龑更名龑

龑欲立洪昌蕭益勸其立長乃止

龑殂洪度即位更名玢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

四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龑不利漢主自造龑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

七年春三月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翷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丁丑高祖殂高祖為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中宦者太盛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秋八月漢葬天皇大帝於康陵廟號高祖

齊王天福八年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裸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禺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

洪熙使陳道庠劉思潮等弑洪度

洪昌迎洪熙卽帝位更名晟

洪杲請斬劉思潮等反被殺

晟殺洪昌

晟殺洪澤洪雅

晟殺劉思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王翷

晟族誅陳道庠及鄧伸

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之、三月、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宴罷、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弘熙卽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乾、以弘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詾詾、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冬十月、漢主命韶王弘雅致仕、　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開運元年、春三月、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

漢以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　夏六月、乙巳、漢主幽齊王弘弼於私第、　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於邕州、

二年、秋八月、漢主殺韶王弘雅、　九月、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以左僕射王翷嘗與高祖謀立弘昌、出為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三年、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秋九月、特進鄧伸遺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伸曰、憨獠。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伸、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辯王弘

晟殺洪弼等八王

晟遣鍾允章求昏於楚不許

晟以盧瓊仙黄瓊芝參決政事

晟遣潘崇徹敗唐兵

晟遣林延遇殺洪邈

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暐宣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刳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乾祐元年秋八月南漢主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畧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正我進取之秋也　冬十二月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穽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穽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逃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隱帝乾祐三年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黄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舊勳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冬十二月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

三年秋九月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為衛王璇興為桂王慶興為荆王保興為禎王崇興為梅王

南漢大赦

顯德元年夏四月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為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晟殺洪政

林延遇死國人相賀

延遇薦龔澄樞自代

晟殂繼興即位更名鋹國事皆決於龔澄樞盧瓊仙等

許彥真龔澄樞李托等誣殺鍾允章

世宗顯德二年夏六月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通王弘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三年春三月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策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内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内侍省澄樞番禺人也

四年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唐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歌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時世宗取淮南

五年秋八月辛巳南漢中宗殂長子衛王繼興即帝位更名鋹改元大寶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使龔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　冬十一月南漢葬文武光聖明孝皇帝於昭陵廟號中宗

六年冬十一月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南漢主將祀圜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内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耶玉清宮使龔澄樞内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為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為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我冤及其長也公為我語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耶復白南漢主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横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祀圜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内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

或倚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張溥曰劉龑有子十九人耀樞龜圖早死龑憂弘度弘熙不足任事與王翻謀立弘昌且云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因泣下欷歔既蕭益入問疾以立長為言弘度卒得立即位未幾弘熙弑之誅戮諸弟無遺二主很戾龑有先慮使立弘昌可以無悔蕭益一言不幾為殷太史續哉弘度臨殯樂飲墨縗挾倡裸男女為戲山海間盜賊競起醉酒遇弑無道固然弘熙殺兄屠弟淫刑以逞害弘弼等八王戮其男納其女劉彧高洋惡猶弗若竟全腰領享年三十有九兄弟之閒報施懸爽豈遂無天道乎內侍吳懷恩擊楚潘崇徹攻郴虔主勤兵貂璫執柄勢必敗北反見克捷抑馬氏衰微師行輒潰或天惡淫人小喜厚毒然没身無恙所徼過矣龑為劉謙庶子母段氏生龑外室謙妻韋氏拔劍出見而悸劍墮地上謂非常兒殺段氏養為己子長善騎射長身垂手過膝後果代兄隱有國蘇章建功曲承美就俘霸國之威天若牖之將望長世乃南宮白龍改元更名胡僧讖書固曰滅劉氏者龑也與亡秦者胡其驗不殊蓋彼奢窮珠玉酷類蛟蜃立賢不斷多男速亡弘熙方斧羣子方木天宗魚肉兆形厥躬豈待劉鋹素衣白馬始悲漢盡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三

高氏據荊南

唐昭宗天復三年秋九月朱全忠表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為宋州團練使季昌峽石人本朱友

朱全忠以高季昌代賀瓌為荊南留後

季昌交通吳蜀

季昌為張武所敗

恭之僕夫也、

昭宣帝天祐三年、冬、十月、武貞節度使雷彥威屢寇荊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為怯、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荊南、以備吳蜀、朗兵引去、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癸未、以權知荊南留後高季昌為節度使、荊南舊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為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六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事見馬氏據湖南

三年、夏四月、淮南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荊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　冬、十月、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乾化二年、高季昌潛有據荊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　是歲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進攻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勍擊敗之、自是朝貢路絕、勍兗州人也、

均王乾化三年、秋八月、賜高季昌爵渤海王、　九月、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修器械、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寖不能制、

四年、春正月、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荊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荊南兵焚溺死者甚眾、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荊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

季昌與孔勍修好
楚人攻荊南季昌求救于吳
季昌遣倪可福修江陵外郭
季昌聞後唐滅梁更名季興
季興欲入朝唐莊宗梁震止之不從
唐莊宗欲留季興郭崇韜諫乃遣去

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召成先斬之

貞明三年高季昌與孔勍修好復通貢獻

五年夏五月楚人攻荊南高季昌求救於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趨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荊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龍德元年冬十二月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脩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為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荊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十一月己未加高季興守中書令時高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　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十二月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

二年春三月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三年冬十月高季興嘗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鏁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

季興欲攻楚孫光憲諫乃止

季興入據夔州又奪蜀韓珙等蜀貨唐遣劉訓等討之

季昌奪楚史光霊貨自附於吳

會風大起、舟絓於鏁、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旣而聞北路陷敗、夔忠萬
三州遣使詣魏王降、是歲莊宗滅蜀
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季興大治戰艦、欲
攻楚、光憲諫曰、荊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它國乘吾之弊、良
可憂也、季興乃止、　六月、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為屬郡、詔許之、
二年、春二月、高季興旣得三州、請朝廷勿除刺史、自以子弟為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
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不受、又遣兵襲涪
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盡
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壬寅、制
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
為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
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三月、劉訓兵至荊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
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救之、　江陵卑溼、復值久雨、糧道不繼、
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四月、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　五月、孔循至江
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
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庚午、詔劉訓引兵還、　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
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
者當求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

後唐以李興事賜豆盧革韋說死

季興為馬希瞻等所敗請和於楚

楚王環請存荆南以為扞蔽

廖匡齊立殺高從嗣季興懼而請和

季興卒子從誨襲位

從誨復修職貢

救之甚難夫臣人而不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　六月西方鄴敗荆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　秋七月丙寅升夔州為寧江軍以西方鄴為節度使　癸酉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為豆盧革韋說之罪皆賜死

三年春三月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於楚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　夏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於吳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勛將兵攻荆南以其子希範為監軍次沙頭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鬬拉殺之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勛還匡齊贛人也　秋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於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於吳　己亥以武寧即度使房知溫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　冬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以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吳主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夏四月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荆南兵於石首高季興之叛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又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脩職貢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　六月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已丑罷荆南招討使

從誨委任梁震
孫光憲言楚王希範驕侈不足慕
震請退居
王保義勸從誨助晉高祖討安從進

長興元年、春三月、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吳遣兵擊之不克、

三年、春二月、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荊南節度高從誨為南平王、

二年、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嘗謂從誨為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見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求援於荊南、高從誨遺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荊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起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荊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夏六月、帝遣使告諭荊南、高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

從誨絕漢附於唐蜀從誨所向稱臣諸國謂之高無賴

從誨卒子保融立

使至拒而不受、 秋九月、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卻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乃絕漢附於唐蜀、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為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乾祐元年夏六月、高從誨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脩職貢、詔遣使慰撫之、 冬十一月、荆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高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保融知留後、 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為荆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冬十月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

張溥曰、高季興汴州富人李讓家僮也。讓為朱溫養子。季興因得進見。溫奇其才。命讓子畜之。冒姓朱氏。其所出微賤。與黥髡盜販等。特以鳳翔一戰。募騎士馬景叩開岐。入城門。蹙敗李茂貞。知名當世。後遂擁節荆南。倜有十州。朱溫既死。謀阻兵自固。唐莊宗入洛。司馬薰等勸之入朝。梁震諫止不聽。既至京師。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以諷動諸侯為言。始厚禮遣歸。季興斬關急出。荆南諸臣無不稱震早見。抑後唐滅賊。義高天下。中原草竊。日月復明。南平以江漢外藩。先修述職。外勤事大之禮。內寄思漢之忠。未可謂非正也。莊宗難作。季興懷貳。遂殺魏王使者韓珙等。邀留蜀物。明宗攻討。楚殷出師。連歲戰鬬。竟以三州臣吳。季興享年七十一。始奴隸於朱氏。繼屏翰於唐室。世方幸其出谷遷喬。少知順逆。

晚節不勁。又附他族。一人三反。其猶有妾婦之行哉。從誨襲位。不改父德。委任梁震孫光憲。政事無闕。可稱守文。然使道掠貢。所向稱臣。諸國目為高無賴。君長江表。嘗譏賤人。父子不振。亦足羞矣。季興入見唐莊宗。議其矜伐游辯。享國不終。楚王希範驕侈。從誨鑒之。捐去玩好。人君不知所亡。不知所興。荊南雖小。幸而久安者。此也。漢田敏遺從誨五經。從誨謝曰。予所識不過孝經。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怒其譏己。大卮罰之。彼實心韙而姑以為戲也。歷觀高氏。亦克守四言者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三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四

徐氏篡吳

唐昭宗乾寧二年。楊行密之拔濠州也。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温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温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温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温。温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温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温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嘗謂温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天祐元年。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為宣州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温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奸臣之謀。它日相召。非温使者及王令書。慎無亟來。渥泣謝而行。

昭宣帝天祐二年。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惷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

楊行密以李氏子賜徐温。温名曰知誥。以勤孝得寵。

温自結於楊渥。

嚴可求取牒召渥

鍾傳養子延規降淮南。渥遣秦裴擊鍾匡時遂虜之

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遂殺周隱

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隱舒州人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　冬十月。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爲淮南留後。　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三年夏四月。鎭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爲江州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爲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　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爲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　秋七月。秦裴至洪州。軍於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欲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　九月。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楊渥自兼鎭南節度使。以裴爲洪州制置使。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弘農王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綦毋章將兵屯上高。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謀於綦毋章曰。馬公寬厚。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遂奔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師周揚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張顥徐温謀作亂陳祐誅朱思勍范思從陳璠

張顥遣其黨紀祥弑渥圖自立嚴可求以計沮之乃止

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温泣諫、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為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為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勳舊、顥温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為射場、顥温由是無所憚、渥之鎮宣州也、命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温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勍等飲酒、祐數思勍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顥温、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顥温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撾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顥温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二年夏五月、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温、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殺王於寢室、詐云暴薨、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

顥出温於外可以求計留之

温使可求結鍾泰章斬顥殛紀祥等

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横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張顥以徐温為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温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弑君之罪歸公、温驚曰、然則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為公圖之。時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顥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顥及承嗣俱詣温、可求瞋目責温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温謝曰、苟諸公見容、温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温、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為、温與可求謀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為左監門衛將軍、温使親將彭城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為誓、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并其親近、温始暴顥弑君之罪、殛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沖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温曰、張顥弑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顥與温謀弑威王、温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温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温為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温為左右牙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為揚州司馬、温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顥用事、刑獄酷濫、縱親兵剽掠市里、温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

温以軍旅委可求財賦委駱知祥

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彊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温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　秋七月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鍾泰章賞薄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温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温曰是吾過也擢為滁州刺史　是歲弘農王遣軍將萬全感齎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三年春二月徐温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四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岐王承制加弘農王兼中書令嗣吳王

乾化二年春三月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温自牙將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温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温使玠說遇入見新主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温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為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於宣州昇州副使徐知誥為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夏五月李遇少子為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温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温使典客何蕘入城以吳王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蕘以徇不然隨蕘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温使柴再用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温莫敢違其命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温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温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

徐知誥以宋齊邱王令謀王翃議以馬仁裕周宗曹悰為腹心

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脩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翃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為腹心仁裕彭城人宗漣水人也　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威由是為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温温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温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温訥蘇州人也温與威雅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以温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知故温遣威雅還鎮

均王貞明元年夏四月吳徐温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　秋八月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温為管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兼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

四年夏六月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為公求少而美者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檛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温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

徐知訓淫暴朱瑾殺之翟虔等入討乃自刎

溫諸子皆弱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

溫使可求殺米志誠溫欲大行誅戮知誥可求具陳知訓事乃止

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彊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己上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於幄夏貯於幬寵妓有絶色知訓過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王懼以衣鄣面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我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為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濟江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温諸子皆弱温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瑾之殺知訓也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温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皆入賀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

秋七月吳徐温入朝於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温怒稍解乃命網瑾骨於雷塘而葬之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温賞之戊戌以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温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吳王盡恭

齊丘說知誥以富強之策

知誥謀出可求不果乃以女妻其子續

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以為殿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筯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初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朔當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五年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　夏四月戊戌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臘用丑改謚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為太妃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為內樞使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為中書

楊濛有才氣溫惡而出之

翟虔無禮于王溫強徙之

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為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之之孫也秋七月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陽郡公潯為新安郡公澈為鄱陽郡公子繼明為廬陵郡公　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歎曰我國家而為它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　冬十月出濛為楚州團練使

六年夏四月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寢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徙溥兄濛為舒州團練使己丑宣王殂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

龍德元年冬十月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　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為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徵為右雄武大將軍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冬十月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徐溫自金陵來朝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為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吳王對溫名雨為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宮中及宗室

陳彦謙臨終請温立己子

温卒知詢亟歸金陵

所須多不獲。温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三年夏六月。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彦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彦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温。請以所生子為嗣。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二年冬十月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温卒。初温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温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温以知詢代知誥。温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温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温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温齊王。謚曰忠武。　十一月庚戌。吳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　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為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　十二月。吳主立兄廬江公濛為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為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為建安王。

三年春正月。吳主立子璉為江都王。璘為江夏王。璆為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玢為南陽王。

夏四月戊戌。吳徙常山王濛為臨川王。

四年秋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癸丑。卒於采石。徐知詢簡壻也。擅留簡親兵二千人於金陵。表薦簡子彦忠代父鎮鄂州。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為武昌節度

周廷望兩端被斬

嚴可求卒

使知詢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為濠州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 冬十月吳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諸侯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為嫌乘用之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為統軍領鎮海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為人臣畜乘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壬辰吳主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太和 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跽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

長興元年春三月吳主立江都王璉為太子 冬十月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二年、春二月、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
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於應天寺、啟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
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秋九
月、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
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諫豫其謀、知詢過其喪於金陵、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
我亦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 十一月、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
乃以知誥為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以其子兵部尚書參
政事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為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 十
二月、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三年、春二月、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秋八月、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冬十一月、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為大丞相太師、
加領德勝節度使、知誥辭丞相太師、
四年、夏五月、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還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 吳人
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
二月、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
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

周宗知知誥意欲諷溥傳禪齊邱惡其先己請斬宗知誥不得已而出之李建勳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復召用宗

徐知詢卒

知誥幽楊漂於和州

知誥使陳覺輔子景遷

或請知誥厚待知諤

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己、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出宗為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疏齊丘、 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己丑、復入府舍、 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夏六月、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於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 秋七月、吳徐知誥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 冬十月、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 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為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為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二年、春三月、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尚書令陳覺輔之、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嘗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少富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秋七月、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傳於公、往年知詢失守、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 冬十月、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為

高從誨勸知誥即帝位

周本不肯推戴知誥其子宏祚強之

吳太子連納知誥女為妃

王令謀勸誥受禪

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三月、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為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馬、 夏四月、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即帝位、 冬十一月、癸巳、吳主詔齊王徐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 十二月、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彊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二年、春正月、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黟人周廷玉為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璪如西都、冊命齊王、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 三月、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為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 夏六月、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 秋七月、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 八月、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午、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濛於外、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於采石、追廢為悖逆庶人、絶

周宏祚執楊濛送江都誥殺之誥使郭悰殺濛妻子復罪悰而貶之

王令謀老病以誥未受禪不肯致仕未幾卒

李德誠等勸誥即帝位

齊邱請誥遷讓皇斥太子連絕其昏不從

楊連妃聞呼公主則流涕

屬籍、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悰貶池州、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老疾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知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於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　九月、癸丑、令謀卒、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於齊、　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於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丁亥、立徐知證為江王、徐知諤為饒王、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主宴群臣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己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為公、而加官增邑、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慍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它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乙巳、立王后宋氏為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為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璟、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為吉王、景達為壽陽公、以景遂為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

周本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斥其諂邪

知誥等請復姓李

三年、春正月、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　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荅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楊宮、以李建勳為迎奉讓皇使、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為鎮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為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　宋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冬十一月辛丑、吳讓皇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皇帝、　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為齊王、

四年、春正月、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以外戚輔政、宦者亦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己卯、唐主為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絰入哭盡哀、如父母之喪、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昪、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向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

誥欲祖吳
王恪

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遂從之、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為定宗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謚、　夏四月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張溥曰、徐溫少販鹽為盜、楊行密起合淝、往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顧以密策殺朱延壽見親愛、預謀議、行密寢疾、平生舊將皆戰守在外、溫居帳內、遂與張顥參立渥、渥淩蔑勳舊、溫顥弒之、溫復委罪於顥、結鍾泰章行誅、彼不戰而冒功臣之賞、同逆而避弒君之名、使先王寄以心膂、國人不知為賊、亦奸人之最雄也、知誥李榮子、流寓濠泗間、行密收養之、賜溫為子、勤孝積寵、竟代溫執國政、雖知訓死於朱瑾、知詢知諫疾死、若有天幸、然溫未亡時、知誥即潛收衆心、知詢握兵據上流、知誥徵還江都、金鍾置毒、撫棺詭讓、圖害徐氏諸子、不遺餘力、徐溫陰謀一生、盜攘國柄、臨沒撫膺、意謂司馬懿雖死、師昭正強、代有吳者必己子也、假手捷取、反出異姓、不亦笑自為之愚、問鼎何益哉、知誥照鑑悲老、急望篡位、始市德如田恆、終謀禪如王莽、至遷楊氏子孫、禁於海陵、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又族殺之、則零陵汝陰、不甚其酷矣、宋齊丘贊誥竊國、妒周宗先己、上書諫正、既悵惘失慮、又請斥遠楊溥父子、以沈約之諂、欲效荀彧之智、多見其詐而鮮恥也、知誥女為吳太子璉妃、後封永興公主、女聞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其志操豈異黃皇室主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八冊

DS
735
.A2
L5

蔣勛據邵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五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正

馬氏據湖南

唐僖宗光啓二年、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扶溝、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

三年、秦宗權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佶劉建鋒馬殷皆從、

昭宗景福元年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縱兵擊儒、斬之、儒衆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鋒為帥、殷為先鋒指揮使、以行軍司馬張佶為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

乾寧元年五月、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武安節度使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閒、今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衆曰、東君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以為邵州兵還、不為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二年夏四月戊戌、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為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　冬十一

建鋒私陳贍妻贍殺之諸將殺贍迎張佶為留後佶傷髀乃讓殷

高郁說殷修霸業

月蔣勛求為邵州刺史劉建鋒不許勛據邵州使其將申德昌屯定勝鎮以扼潭人

三年春正月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勛攻定勝寨破之 夏四月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袖鐵檛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行軍司馬張佶為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左髀時馬殷攻邵州未下佶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猶豫未行聽直軍將汝南姚彥章說殷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捨公尚誰屬哉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徑詣長沙五月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復為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秋九月以湖南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為謀主郁揚州人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疆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讎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脩霸業則誰與為敵矣殷從之

光化元年春三月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文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 夏五月湖南將姚彥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為將殷以瓊及秦彥暉為嶺北七州游奕使張圖英李唐副之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引兵趣永州圍之月餘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為永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羣蠻伏兵於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冬

殷遣秦彥暉李瓊擒斬王建武陳可璠劉士政出降

楊行密請殷絕朱全忠許德勳言不可

行密遣馬賓歸殷

殷議入貢天子

十一月、馬殷遣其將李瓊攻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皆平

三年冬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殷遣使脩好於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縛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於湖南馬殷以李瓊為桂州刺史未幾表為靜江節度使

天復三年夏四月、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為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殷從之

天祐元年　初馬殷弟賓性沈勇事孫儒為百勝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為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當遣汝歸賓泣辭曰賓淮西殘兵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常得兄聲問賓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賓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賓至長沙殷表賓為節度副使宂日殷議入貢天子賓曰楊王地廣兵彊與吾郡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可以為緩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

昭宣帝天祐三年、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玕本赤石洞蠻酋鎮南節度使鍾傳用為

秦彦暉黄璠大敗淮南兵陳知新劉存被執不屈而死

詔高季昌馬殷討雷彦恭

吉州刺史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四月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為楚王　五月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為西南面都招討使臨州刺史陳知新為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為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為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彦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黄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彦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殷書詐降彦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彦暉夾水而陳存遥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為子孫計耶彦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黄璠自瀏陽引兵絶江與彦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遁歸彦暉遂拔岳州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遂斬之許玄應弘農王之腹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　武貞節度使雷彦恭會楚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絶其糧道彦恭敗楚兵亦走　秋七月丙申雷彦恭攻岳州不克　辛亥以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九月雷彦恭攻涔陽公安高季昌擊敗之彦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為事荆湖間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彦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彦暉攻朗州雷彦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弘農王遣將泠業將水軍屯平江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泠業進屯朗口德勳使善游者

雷彥恭乞降於淮南遣冷業李饒來救許德勳擊斬之

彥恭敗奔淮南楚得澧朗二州

高郁請置回圖務賣茶湖南富贍

殷遣德勳擊荊南季昌請和又遣李師周取劉隱六州

周本擒危全諷彭彥章

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劉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斬業饒於長沙市

二年夏五月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　雷彥恭引沅江環朗州以自守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備稍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彥恭輕舟奔廣陵彥暉虜其弟彥雄送於大梁淮南以彥恭為節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彥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楚始得澧朗二州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　秋七月殷奏於汴荊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九月荊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絕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勳將水軍擊之至沙頭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殷士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三年夏六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會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以周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遁乃疾趣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肯留或曰全諷兵彊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鋭而用之　秋七月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

宋鄴昌師益皆降

里庚辰周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彥章進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苑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奔楚楚王殷表玕為郴州刺史為子希範娶其女

四年夏六月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賨為左相存為右相殷遣將侵荊南軍於油口高季昌擊破之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　冬十二月辰州蠻酋宋鄴溆州蠻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鄉金盛寇武岡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呂師周引兵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移兵擊宋鄴冬十二月乙卯以朗州留後馬賨為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二月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皆帥衆降於楚楚王殷以鄴為辰州刺史師益為溆州刺史　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為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　冬十一月吳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史苑玫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使楊定真救岳州璋等進攻荊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楚人救荊南遣撫州刺史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為璋聲援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吳陳璋攻荊南不克而還荊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駢為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秋八月楚寧遠節度使姚彥章將水軍侵

殷用高郁策國用富饒

吳鄂州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為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四年夏四月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於楚崇景威之子也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五月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棄袁州遁去

貞明三年春三月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

龍德元年辰溆州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二年夏四月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三年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為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明宗天成元年秋九月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二年夏五月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過荊南高季興執史光憲而奪其貢物事見高氏據荊南

六月丙申封楚王殷為楚國王

三年春二月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等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事見高氏據荊南　夏四月

彥章歸吳求和楚還其二人

德勳料殷諸子必爭

希聲擅殺高郁

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皁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六月帝詔楚王殷討高季興

四年春三月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猘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牓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馬殷卒遺命諸子兄弟相繼

馬希聲襲位

希聲卒希範襲位

希旺為希範譴責憂卒

長興元年冬十月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為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己巳楚王殷卒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寘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　十二月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二年冬十二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於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三年秋七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八月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　九月壬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為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春二月乙卯以馬希範為武安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禮於袁德妃希聲母弟希旺為親從都指揮使希範多譴責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為道士不聽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為楚王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　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

裴仁煦譖馬希杲希範欲圖之其母華夫人請罪乃免死

彭夫人卒希範始縱聲色

希範以拓跋恒等十八人為學士

劉勍敗彭士愁羣蠻服於楚

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秋七月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

二年、冬十二月、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三年、冬十月、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為長夜之飲、內外無別、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

四年、夏四月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綬、開府置官屬、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奬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 冬十一月、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都統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恆、李弘皋、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為學士、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為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家、

五年、春正月、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奬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暠帥諸酋長納溪錦奬三州印、請降於楚、 二月、劉勍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彭士愁為溪州刺史、以劉勍為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希範奢侈厚斂拓跋恒上書怒不與見

希範毒殺希杲

七年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緜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齊王天福八年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為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為銀鎗都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其幞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為賦斂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彊者為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荊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王大怒它日恒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區弘練曰王逞欲而愎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開運二年秋七月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　冬十二月楚湘陰處士戴偃為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

希範卒張少敵袁友恭欲立希萼劉彦瑫等欲立希廣固爭不從

拓跋恒言希廣當讓希萼不決

希崇遺書希萼激怒其來希廣請分朗與之

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三年、秋九月、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為諸道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内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希範諸弟為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彦瑫天策府學士李弘臯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彦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彦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彦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為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冬十月、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萼書、言劉彦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永州來奔喪、乙巳、至趺石、彦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為希萼詗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為內應、
乾祐元年、秋八月、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脩職貢、求朝廷别加官爵、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

希萼將攻希廣妻苑氏諫不聽赴井死

希廣戒王贇勿傷希萼

馬希瞻屢諫希萼希廣交爭不從病疽卒

希萼誘羣蠻攻益陽陳璠敗死

希萼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命何敬洙助之

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

隱帝乾祐二年秋八月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為鄉兵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為人所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弘皐等固爭以為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贇為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己丑大破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贇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遂贇環之子也希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冬十月壬午加楚王希廣太尉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於背丁亥卒

三年夏六月馬希萼既敗歸乃以書誘辰溆州及梅山蠻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於淹溪璠敗死　秋七月馬希萼又遣羣蠻攻迪田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　馬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怒遣使稱藩於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　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荊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荊南援朗州之路　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為戰棹都指揮使朗

劉彥瑫敗于希萼
希廣不肯殺希崇
王贇正言希萼慙引兵去

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泣涕不知所為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宅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彥瑫敗退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紿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十一月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耶希萼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王　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希萼引兵進攻岳州刺史王贇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贇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為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贇曰亡父為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贇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至長沙軍於湘西步兵及蠻兵軍於嶽麓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於南津以馬希崇為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

彭師暠欲為希廣死許可瓊間之遂不用命

師暠請希廣速除可瓊不聽

希廣誦經求福

可瓊舉全家降希萼長沙遂陷

駞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栅路可瓊德勳之子也　初蠻酋彭師暠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為彊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為希廣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暠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岳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暠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為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真將軍也吾何憂哉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為內應一旦彭師暠見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暠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卻朗兵又作大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甲辰朗州步兵指揮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蠻兵三千陳於楊柳橋敬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卻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暠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

希崇詣希萼勸進

希萼殺李弘皐弘節唐昭胤楊滌鄧懿文希萼欲赦希廣朱進忠請殺之拓跋恒不仕希萼

希萼以軍府事委希崇

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為灰燼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温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温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張暉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暠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皐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皆囚之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為之臠食李弘皐弘節唐昭胤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為希廣所笞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於瀏陽門外　楚王希萼以子光贊為武平留後以何敬真為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跋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二月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於唐　三月唐以楚王希萼為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客省使姚鳳為冊禮使　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於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

希萼寵謝彥顒

王逵周行逢逃歸朗州黜馬光贊奉光惠知州事

王逵周行逢何敬真廢光惠迎劉言為留後

徐威等殺

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為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小門使謝彥顒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鈌在門外希萼使彥顒同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為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逵等黜留後馬光贊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尋奉光惠為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荅其詔唐亦不敢詰也　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謀以長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衆廢光惠送於唐推言權武平留後表求旌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於周　秋九月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疑可瓊怨望出為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於城西北隅以備朗兵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踶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縶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執謝彥顒自頂及踵剉之

謝彥顒因希萼立希崇為留後

希崇懼劉言入討殺楊仲敏劉光輔魏師維王勍等求和

師暠謹事希萼

廖偃匡凝與師暠立希萼為衡山王

希崇懼徐威等為亂請兵于唐

唐邊鎬入請降

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於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為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為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勍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縣令李翊賫送朗州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為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入長沙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黜為民希崇以為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萼於衡山實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我為弒君之人乎奉事逾謹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匡圖之子也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為兵與師暠共立希萼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斷江為界編竹為戰艦以師暠為武清節度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已求援於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於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　冬十月唐邊鎬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恒奉牋詣鎬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仁贍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稱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

唐百官共賀湖南平高遠李建勳獨憂有禍

唐潭人惡希萼請邊鎬為帥

邊鎬趣希崇帥族入朝

吳懷恩進兵馬希隱許可瓊奔全州南漢盡有嶺南地

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揮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為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鎬為帥唐主乃以鎬為武安節度使

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鬬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使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為所取當朝世為與國重以昏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今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為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唐主殺王贇

孫朗曹進謀殺邊鎬不果而奔朗州孫朗請為王逵前導取湖南

十二月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為太傅以馬希萼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為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為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暠為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於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實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為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

初蒙城鎮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為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束藁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鬬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為將曉斬關犇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　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固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己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為宜然延己曰吾

唐主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孫晟贊之以馮延巳言乃止遂至侯訓敗死

張巒逃歸歐陽廣言鎬必喪湖南唐士不報

劉言王逵周行逢等逐邊鎬盡復馬氏嶺北故地

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為備唐主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字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真張倣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召溆州酋長苻彥通為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焉用此物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為羣蠻所憚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為先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勳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降之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告急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為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

南漢將潘崇徹大敗王逵兵馬希萼朝唐後數年卒於金陵

何敬真李全琇謀作亂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

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於南漢　劉言遣使奉表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為鄰寇所陷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十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於蠔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謚曰恭孝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為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　初王逵既克潭州以指揮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副使朱全琇為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為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敬真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惟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真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琇謀作亂言素忌逵之彊疑逵使敬真伺己將討之逵聞之甚懼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真朱全琇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遣敬真全琇南討俟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物耳逵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為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真使之先發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還朗州逵乘敬真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太師命

王逵殺鄭玟幽劉言

周行逢知潭州開倉賑民

械公歸西府。因收繫嶽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敬真以徇、未幾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王逵遣使以斬何敬真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 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倣言於王逵曰、何敬真倣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倣、公宜備之、 夏四月、庚申、逵召倣飲、醉而殺之、 夏六月、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玟、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於別館、 秋八月、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逵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顯德元年、夏四月、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 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於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為岳州團練使、 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張溥曰、劉建鋒之難。衆推張佶。佶忽為馬踶齧傷髀。語諸將牒召馬殷。立為留後、湖南國祚。繇此而起、天意有歸。倉卒轉屬、佶可謂知興矣。殷以材勇事孫儒、為賊梟銳、不聞大度。獨決策高郁。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視成汭楊行密蔑如無有、繇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竟以功名終身。彼誠取資富強。挾持者重、奉天祐之朔。修四鄰之好、用知自全。幸無蹉跌、亦非偶然也。殷臨殂寘劍祠堂、遺命諸子兄弟相繼。違者必誅、然殷未疾病。長子希聲已擅殺高郁。國之謀主無故族死。子利父亡、目久無殷。鬩子反咋、先戮耆老。又安能保百歲以

劉守光烝父仁恭愛妾羅氏被斥乘變據城令李小喜元行欽虜仁恭歸囚于別室

後羣昆恭友念父遺言永無失墜哉希聲襲位慕朱溫食啖居喪不哀日烹五十雞卽其一事無禮甚於魯昭公漢昌邑何以能久希聲驟逝希範不長主國之次當在希萼劉彥瑫等忽立希廣以啓爭端潭朗相攻累年不息希廣懦弱遇害希萼束身歸唐兄弟窮鬭促數分崩惡不及劉晟禍則等王曦門內之兵有兩敗無兩全繇來然矣馬希振殷之嫡子長而賢殷寵袁夫人越次立希聲希振棄官爲道士希贍希萼希廣弟也痛兄交爭屢遣使諫不從疽發背卒苑氏希萼妻也泣止用兵不聽遂赴井死以同氣仁讓之風令妻藥石之助可使頑夫革心凶人改德而死不見荅獨希崇狡險尺書激釁亡國無怨大抵骨肉搆隙其人至愚惡聞款睦喜信離閒衆正力匡不敵一夫讒鑠是以論楚潭朗者與袁紹劉表諸子有同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六

晉王滅燕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梁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爲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顚令民間用堇泥爲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採山中草葉爲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爲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

劉守文討守光互有勝負羅紹威招之乃降

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　甲子梁王即皇帝位　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將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遺守文書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為質帝拊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二年冬十一月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為守光所敗又戰玉田亦敗守文乃還

三年夏五月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為守文所敗守文單馬立於陣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囚之別室栫以叢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城拒守兗安次人也　六月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滄德事畢為陛下掃除并寇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共破偽梁　秋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為燕王　九月劉守光奏遣其子中軍兵馬使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為義昌留後　冬十二月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執劉守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盡民食堇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噉駿尾呂兗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麴麪而烹之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四年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之鎮滄州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族呂兗而釋孫鶴　劉守光為其父仁恭請致仕丙午以仁恭為太

劉延祚出降守光使張萬進周知裕輔劉繼威鎮滄州

守光為父仁恭請致仕又弑兄守文

晉將請王先取守光

守光使人諷鎮定尊己為尚父

晉將請王陽推之以稔其惡

師致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秋八月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乾化元年春二月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光既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為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於柏鄉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為諸公啓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患之遣使告於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夏六月燕王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遽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脩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己為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共奉冊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不悟以為六鎮實畏己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河北道采訪使遣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彥羣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冊儀乙卯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為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繫瞳彥羣及諸道使者於獄既而皆釋之 秋八月燕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

守光將稱帝孫鶴言不可酷斬之

馮道奔晉

守光寇易定晉王遣周德威攻燕以救之

為不可守光乃置斧鑕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鑕上令軍士咼而噉之鶴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甲子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瞳為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為右相史彥羣為御史大夫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 冬十月晉王聞燕主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主帝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臣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為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冬十一月燕主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為未可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犇晉 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王處直告急於晉 十二月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總管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於易水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溫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非大呼於城下謂知溫曰河東小劉郎來為父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耶守奇免胄勞之知溫拜於城上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譖諸晉王王召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來犇上以守奇為博州刺史去非鳳皆幽州人也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為兵雖士人亦不免鳳詐為僧犇晉守奇客之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 二月帝議自將擊鎮定以救之 三月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等攻瓦橋關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幽州人也 夏四月周德威白晉王以兵

德威擒單廷珪

守光請降張承業不許

少不足以攻城晉王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　五月燕主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廷珪曰今日必擒周陽五以獻陽五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援槍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撾反擊廷珪墜馬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德威騎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　晉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於晉　二月丙申晉李存暉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　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乙丑晉將劉光濬克古北口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犇晉　燕主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牧馬於山北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為武州刺史以為外援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為新州刺史總之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為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為質於晉軍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凡八戰行欽力屈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為子嗣源進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為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　夏四月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耶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答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己亥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　六月壬申朔晉主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　秋七月甲子晉

守光求救于契丹不許

李小喜先降晉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

張師造擒守光并其三子獻晉王

五院軍使李信拔莫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　晉王與趙王鎔會於天長、九月、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　冬十月己巳朔、燕主守光帥衆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盧龍巡屬皆入於晉。燕主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温簒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為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守光辭以他日、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降、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　十二月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為振武節度、燕主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涉寒足腫、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并其三子擒之、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耶、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晉王欲自雲代歸、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真定趣井陘、王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甲申、至定州、舍於關城、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是

晉王斬劉守光李小喜

晉王斬劉仁恭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

日至行唐、趙王鎔逆謁於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鎔願識劉太師面、晉王命吏脫劉守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答其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己亥、晉王與鎔畋於行唐之西、鎔送至境上而別、　壬子、晉王以練紼劉仁恭父子凱歌入於晉陽、丙辰、獻於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效、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張溥曰。劉仁恭少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素懷大志。嘗自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當秉旄節。後果雄盧龍。言若符驗。顧其性最反覆。始背李匡威兄弟。附晉王克用。晉破匡儔。命主幽州。未幾復背晉附梁。朱全忠表用於朝。既移師轂魏。為梁所攻。則更求附晉。陰詭若此。宜即鈇鉞。豈容久據強燕。築宮大安山以老乃王誅未彰。子禍先作。則守光為患也。守光上烝父妾。仁恭笞而逐之。不即顯戮。猶云姑息。李思安兵至。竟乘虛入城。令李小喜元行欽虜仁恭歸。囚於別室。老牛未忘舐犢。獍子不憚食父。其時仁恭流離蒺棘。朝夕莫保。視朱溫旋柱。王鏻匿帳。僅愈一死耳。守光幽父益驕。遽稱帝號。將謂嚴君可囚。六鎮氣懾。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晉人謀陽推守光以稔其惡。其韓魏驕智伯之策乎。抑大逆無赦。罪狀明白。晉為盟主。鎮定輔行。直討亂賊。義聲遠揚。即不徘徊俟之師濟必克也。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競出。燕人望風送款。守光懼。乞降於張承業。承業

羅紹威忌牙軍驕橫結朱全忠以討誅之

不許求援契丹契丹不應皆曰彼無信故也賊子棄本又負信見疑不祥之人所在而窮非闔室就死何以謝天下哉李小喜佐守光為逆復背之先降小人狙詐且不若馮廷鍔然反覆故智彼亦適用仁恭父子之術也劉守文痛哭舉義齊志而殞守光二妻忼慨入地命不自繇傷哉乎是誠不幸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七

後唐滅梁

唐昭宗天祐元年夏閏四月更命魏博曰天雄軍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昭宣帝天祐二年秋七月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掠剽奔滄洲

三年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為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言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選長直兵千人為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正月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羅紹威既誅牙

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李周彝符道昭擊斬之

李嗣昭敗于張筠

朱全忠克相州

羅紹威供億全忠蓄積一空魏兵衆弱自悔其錯

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巡內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蓨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四月、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洺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於魏、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及魏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為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　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魏患、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度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十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

劉守文正言全忠緩攻

劉仁恭求救于河東李克用不許子存勗諫乃發兵

昭宗凶訃至潞州丁會縞素流涕降于克用

全忠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

稱孺之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於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為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十二月、朱全忠分步騎三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命悉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沈之為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數囷以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於貝州、　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

梁李思安攻潞州周德威拒之

晉王寢篤命李克寧張承業李存璋吳珙盧質立其子存勗為嗣

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三月、甲辰、唐昭宣帝禪位於梁、　夏四
月、壬戌、梁王即皇帝位、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五月、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
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六月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
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
威為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侯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
都指揮使安元信、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脩之子、嗣本本姓張、建瑭、
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澤州、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秋八月、晉周
德威壁於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
為潞州行營都統、黜懷貞為行營都虞侯、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
犇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
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填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
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冬十一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
十二月、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　丁卯、晉兵寇洺州、
二年、春正月、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馬兵使振
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曰此
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
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
綱紀軍府、中外無敢喧譁。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以存勗年少、多竊

梁削李思安官爵

周德威事晉王存勗甚恭

晉王謀救上黨破朱温張承業勸行

議者人情洶洶存勗懼以位讓克寗克寗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為因扶存勗出襲位為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寗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侯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猶橫暴者戮之旬月閒城中肅然　二月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敝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為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帝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　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　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為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温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

晉王使周德威李嗣源出兵斬符道昭解上黨圍與李嗣昭相見

德威與嗣昭歡好如初

周德威李存璋乘勝趣澤州梁牛存節劉知俊救之乃退

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罷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為都招討使甲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己巳晉王軍於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　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耶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為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強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諠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

德威士卒精整蕙山東取河南李嗣昭完復軍城

行賞。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竝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餓死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之、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為六軍馬步都指揮使、六月、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秋九月、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陝州、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冬十月、丁巳、帝還大梁、

三年、春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秋八月、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阬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

四年、鎮定自帝踐祚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帝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疆、終恐難制、帝深然之、冬十月、遣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十一月己丑、以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以李思安為先鋒將、趣上黨、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楊師厚還陝、上疑趙王鎔貳於晉、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淶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

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為虜矣、梁人有亡犇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犇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為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婚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為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為讎敵、王若與之并力破梁、則鎮定皆斂衽而朝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交錯於路、守光竟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為成德軍、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於邢洺、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辛巳、晉

周德威挫梁人之銳

王欲速戰周德威請持重

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廹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廹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於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焚營退保高邑

乾化元年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春正月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

周德威等大捷梁王景仁韓勍李思安敗走

晉王觀河于黎陽梁兵遁去

建塘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
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横亘數里競前奪橋鎭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
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卻之建及
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静我必勝戰自
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
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
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内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
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鬬志景
仁等引兵稍卻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
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
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
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梁軍已去王景仁韓勍李思安以
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
犇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
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為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壞
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己亥晉王遣
周德威史敬瑭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
縣諭以利害帝遣别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

趙王鎔常遣養子德明從晉王征討

晉趙交固

使落平章事。二月、己未、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庚申、以戶部尚書李振為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度河、聞晉王至、皆棄舟而去。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攻博州、拔東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走、帝斬之、德威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庚午、帝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會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晉解圍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夏六月、帝命楊師厚將兵三屯邢州、秋七月、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於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為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卮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為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九月、帝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為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兼道並行、丙午、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冬十月、甲寅、夜、帝發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進軍、丙辰、至魏縣、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梁主溫怒殺孫騭張衍張儁梁主以供饋豐備獎段明遠殺李思安

符習逼驛梁王

李存審使史建瑭李嗣肱救蓨縣梁主夜遁耕者逐之

二年春二月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衍宗奭之姪也丙寅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丁卯至獲嘉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如何尋常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凝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彊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象先圍蓨縣德倫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戊寅帝至貝州　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塚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出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楊師厚軍合習趙州人也棗彊城小而堅趙人取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脩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眥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為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謀之曰某既歸命願得一劍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問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蓨縣存審謂史敬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蓨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蓨縣必西侵深冀患亦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為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

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蓨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瞑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蓨之耕者皆荷鋤奮梃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帝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　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　夏四月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己巳帝至大梁　戊寅帝發大梁　五月甲申帝至洛陽疾甚　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絶而復蘇　六月戊寅郢王友珪弒帝　冬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至於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均王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即位於大梁　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　夏五月楊師厚與博州刺史劉守奇將汴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自栢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過焚掠庚戌師厚至鎮州營於南門外燔其關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瑭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

梁楊師厚卒趙巖部贊議分魏博六州為兩鎮以賀德倫張筠為節度使魏兵嗟怨作亂張彥逼德倫投款于晉

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度御河而東、逼滄州、張萬進懼、請遷於河南、師厚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為順化節度使、

四年、夏五月、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克幽州事見晉王滅燕　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晉軍至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八月、晉王還晉陽、

貞明元年、春三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為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為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為名、實張形勢、以擊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

賀德倫遣司空頲密請晉王先除張彥從之

德倫請晉王兼領天雄軍

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於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頲貝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衆皆拜服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為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為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為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為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將吏拜賀王承制帥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效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

晉王襲克德州

晉人獲王彥章妻子

劉鄩謀襲晉陽晉王發兵追之

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為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巖為澶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痍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為虜嗤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菫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

周德威逐劉鄩

梁王責劉鄩不戰

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絶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趣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鄩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翊日鄩軍於莘縣晉軍躡之鄩至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　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都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為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　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絶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陽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耶欲療飢耶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强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

李存審李建及大敗劉鄩

梁王檀襲晉陽石君立安金全擊走之

飲之、衆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鄩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奔還、晉人逐還及寨下、俘斬千計、　冬十月、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並其黨五人

二年、春二月、帝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為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卻、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為方陳於西北、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鄩為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為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卻。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河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

張承業斬賀德倫

梁主屢召劉鄩不至士卒搖心

閻寶舉城降

安重誨為李嗣源盡力

貝州人殺張源德出降

河北皆入于晉

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為磁州晉王還魏州　上屢召劉鄩不至己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　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洺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　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温將兵五百救之温以其衆降晉　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　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為刺史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温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為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為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九月晉王還晉陽　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犇東都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李存審為橫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為安國節度使嗣源以安重誨為中門使委以心腹重誨亦為嗣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

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欲降謀於其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為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晉王以毛璋為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於晉惟黎陽為梁守　晉王如魏州　冬十月晉王遣使如吴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吴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為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

晉王以軍府政事委承業

晉王拔楊劉城獲安彥之

梁主懼晉軍罷郊祀

梁主不用敬翔

進圍潁州、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吳引軍還、　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　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　十一月、晉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十二月、戊辰、晉王畋於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祖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帝不聽、己巳、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犇歸大梁、

四年、春正月、帝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於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重恩、

晉王敗謝彥章陷濱河四寨

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二月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漫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於兗鄆山谷為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　夏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卻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為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秋七月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宜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為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左右曰老子妨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

賀瓌朱珪殺謝彥章孟審澄侯溫裕

梁兵大至周德威請至暮潛擊晉王不從德威父子戰沒胡柳陂諸將欲斂兵德寶李嗣昭王建及獨奮大敗梁軍

始以存審之言為忠、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強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強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丁未、以朱珪為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為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趣汴、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 賀瓌聞晉王己酉、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輜重先發、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死無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

李從珂從王

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裝證之曾孫也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為嵐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度河矣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度河安之

晉王寵待郭崇韜

李建及破艨艟解德勝圍賀瓌敗走

嗣源頓首謝罪、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　晉軍自德勝渡、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犇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為河東魏博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　夏四月、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瓌退屯行臺村、　秋七月、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為掌書紀、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為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即召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執筆逡巡不為曰、

梁賀瓌卒王瓚代之

王瓚先戰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石君立不肯降梁

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八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瓚為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笮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冬十月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於河壖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追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十一月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　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度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於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為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為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望己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

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於晉

朱友謙不肯負晉

李存審李嗣昭破劉鄩

存審等謁唐帝陵

晉王不肯稱帝將佐藩鎮勸進不已從之

張承業力諫不聽遂慟哭成病

制下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　六月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為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溫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　閏月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於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於朝邑河中事梁久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河中兵進攻崇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主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

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趙王鎔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族獨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三月文禮遣使告亂於晉王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為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初劉鄩與朱友謙為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俾使援兵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五月丁亥卒　秋七月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曰王氏為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循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

晉王命閻寶史建瑭助符習討亂文禮驚死

史建瑭中流矢卒

晉王命嗣源存審大敗戴思遠

晉兵追斬韓正時

津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戮趙將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為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讎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步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兇敵自聞變故以來冤憤無訴欲引劍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冤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鋋降晉王復以為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偽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楊村士卒為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冰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為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

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為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

戴思遠襲魏州不克遁還楊村

李嗣昭中流矢卒以澤路兵授任圜

段凝張朗執李存儒澶西相南皆為梁有

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為之備思遠知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　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燒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為北面招討使以代寶　夏四月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箙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路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為北面招討使　閻寶慙憤疽發於背甲戌卒　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渡夾呼沱水為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為刺史專事掊歛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為衛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騎鬭於橋上鎮兵退晉騎兵

李存進戰没
李再豐納晉兵執張處瑾等及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磔張文禮尸
符習斬衰葬趙王

盧順密來奔請晉王襲鄆州郭崇韜等言不可李嗣源獨決計請行遂克之劉遂嚴燕顒奔大梁

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烏震為趙州刺史。趙仁貞為深州刺史。李再豐為冀州刺史。震。信州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甯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為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慙。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趨鄆州。比及劉楊。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

晉王喜得崔簹趙鳳　敬翔請王彥章為大將　朱守殷違晉王言不為備遂敗于彥章　王彥章段凝攻楊劉李周悉力拒守

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犇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興唐。帝大喜曰：「總管眞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趨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王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王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奮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為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鬭，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己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

郭崇韜請築壘于博州東岸以固河津

康延孝請降于嗣源

彥章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

嗣源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不從

段凝尤彥章深入

唐兵復屯德勝梁兵敗走

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壘重複、壘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事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趨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月、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版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斂艦、帝艤舟將渡、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

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趨楊劉、甲寅、游弈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栰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

趙張與段凝譖毀彥章梁主徵還

段凝厚賂趙張求招討使敬翔李振力爭不聽張宗奭請勿用凝不聽

康延孝進直抵大梁之策

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寍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 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 八月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捍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眾議訩訩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林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於頓丘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它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 庚寅帝引兵屯朝城 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犇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為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

郭崇韜請長驅入汴

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稅租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水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為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

嗣源敗梁兵圍中都城李紹奇單騎擒王彥章并張漢傑李知節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

冬十月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為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鬭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李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稱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鄉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鄉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為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檝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

晉殺王彥章

梁主殺及誨友諒友能友雍友徽

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為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為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於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

趙巖奔許州

梁主使皇甫麟斷己首麟亦自殺

王瓚出降

李振出降敬翔縊死

温韜殺趙巖來降

詔王瓚收殯朱友貞

段凝杜晏球來降

貶鄭珏等十一人

段凝杜晏球請誅趙

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温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温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頭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温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大社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眾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為萊州司戶蕭頃為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房州司馬姚顗為復州司馬封翹為唐州司馬李懌為懷州司馬竇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

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傑張漢俊朱珪等詔敬翔李振撒剌阿撥並巖等族誅

慰釋陸思鐸

州司户、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顗萬年人、翹敖之孫、懌京兆人、權遁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言曰、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俊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温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笴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眾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輩珍貨數千萬、偏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己丑、詔偽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犇偽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　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温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為東京留守同平章事、　帝遣使宣諭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　張全義請帝還都洛陽、從之、　乙

郭崇韜請誅溫韜不從

已、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為成德軍、　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為宣武軍、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二年春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

張溥曰、晉襄公墨衰絰、敗秦師於殽、虜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繼文公而霸、晉王李存勗白服出兵、破梁夾寨、解潞州圍、後竟滅梁、有天下、大孝先安國家、變而合經、二者於費誓之義不悖矣、晉王志氣遠大、年十一、從父克用破王行瑜、獻捷京師、唐昭宗異其狀貌、手瀉鸂鶒卮翡翠盤飲之、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克用厄於梁、憂形顏色、晉王慰以遵養待時、勿輕沮喪、既朱全忠攻劉仁恭於滄州、仁恭告急、克用怒其反覆、未許、晉王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燕必亡、燕亡即勢益孤、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閔其急、援之、天下必以為義、是一舉而名實附也、此吾復振之時、不可失矣、克用乃許仁恭和、召幽州兵與周德威李嗣昭共攻潞、拔之、其英雄權畧、定於夙昔、一襲位而趣上黨、救鎮定、滅燕、克魏、連拔諸州、直入大梁、兵敗而復勝、師正而出奇、詢謀良將、決斷胸中、履險若夷、及鋒即用、至今

蜀太子元膺召王宗翰潘峭毛文錫飲酒不至請蜀主貶逐峭文錫唐道襲言其將為亂元膺遣徐瑤常謙嚴璘攻殺之蜀主命王宗侃等討亂元膺為衛士所殺

記其事者少牢祭廟錦囊盛矢過三垂崗而呼先王之靈組係燕父子函梁君臣首而告成功於天非漢高光誰與比烈哉朱温敗衄蓨縣慚憤病劇勉歸洛陽被弒寢殿友貞柔愚材非主器内任趙巖張漢傑而疏敬翔外用賀瓌段凝而殺謝彦章劉鄩及鐵槍遇擒晉師入汴猶疑忌兄弟殺邵王友誨等五人徘徊登樓揮劍嗟晚然惡盈勢極賢者莫為子嬰能殺趙高不能延秦子攸能殺爾朱榮不能延魏梁之亡也温實基之奈何以存滅之舉望末帝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八

莊宗滅蜀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蜀太子元膺豭喙齞齒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猾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羣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内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大昌軍使徐瑤常謙素為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為内樞密使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内外戒嚴太子初不為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撾之幾死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

徐賢妃使唐文扆諷張格要王宗侃請立宗衍為太子蜀主不得已許之

唐文扆譖貶毛文錫及其子弟

拒戰道襲中流矢遂至城西斬之殺屯營兵甚衆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祝王宗駕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等使發兵討為亂者徐瑤常謙等宗祝等陳於西毬場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千人餘衆皆潰瑤死謙與太子犇龍躍池匿於艦中及暮稍定己酉旦太子出就舟人匄食舟人以告蜀主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為衞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榜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為庶人宗翰奏誅于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為樞密使　冬十月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為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為太子

四年春正月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　秋八月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為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為禮部尚書判樞密院

貞明三年秋七月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　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為榮經尉傳素罷為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

信王宗傑暴卒

唐文扆欲去諸大臣潘在迎洩其謀王宗弼等人罪乃貶流

蜀主以宋光嗣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受遺詔輔政宦者始用事

殺唐文扆王保晦唐文裔

貶張格楊玢許寂潘嶠

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

四年、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鬭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沈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為馬步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寘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愼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輩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文扆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即作難、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扆為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為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六月、壬寅朔、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賢妃為太后、徐淑妃為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宗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　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

寵在王宗弼宋光嗣蜀政遂衰彭王宗鼎固辭君使

王廷紹等大為蜀患周庠切諫不聽

韓昭乞賣數州刺史以營居第

不自安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為茂州刺史玢為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戶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為鉅鹿王宗瑤為臨淄王宗綰為臨洮王宗播為臨潁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為瑯邪郡王　甲戌以王宗侃為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為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閒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宋光葆宋承蘊田魯儔等為將軍及軍使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為蜀患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閒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

五年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仗內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

六年秋七月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為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出入宮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　冬十月辛酉蜀主

王衍北巡段融諫不從

奪何康女

奪王承綱女女自殺

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為狎客

宋光嗣等專權王錯庚傳素等不敢規正

劉贊諷諫蒲禹卿對策皆不用

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十一月、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癸未、至梓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 初蜀主之為太子、高祖為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為妃、無寵、及韋妃入宮、尤見疎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初為婕妤、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皁莢以亂其氣、結繒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卻立炤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為常、

二年春二月、蜀主好為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八月、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彥朗之子也、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錯、庚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 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

嘉王宗壽極言社稷將危

張雲直諫流卒

李龜禎諫酣飲不聽

李嚴說莊宗伐王衍

王宗儔憂憤卒

王承班憂家難不免

命安重霸副王承休

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冬十月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國亡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二年春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啟北敵之謀不聽　夏四月帝遣客省使李嚴使於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為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　五月戊申蜀主遣李嚴還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　秋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諤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　九月己亥至成都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應援招討使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卒

蜀罷諸軍

重霸勸承休求秦州節度使

唐命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

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宅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悦之、冬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蜀以唐脩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為承休牙兵、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為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

三年、夏六月、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秋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而還、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川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内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

蜀主私承休妻東游秦州王宗弼蒲禹卿力諫不聽

唐陳乂稱疾乞留李愚請斬之以肅軍心

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牙通謁、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犇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為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嘗無故盤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彊盛。雄視隣邦。邊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埶屈於桓溫。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乂薊州人也、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為羣臣同謀沮己、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為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禋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遏鳳翔蓄

李紹琛戰捷倍道趣鳳州

程奉璉來降唐軍無險阻之虞

安重霸給王承休西歸以秦隴來降

積以餽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餽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犇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餉倍於它軍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於三泉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

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李紹琛晝夜兼行趨利州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遺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復書撫納之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宗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

王宗弼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自稱西川留後

李紹琛與李嚴欲速戰破蜀遂入鹿頭關

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渡劍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文扶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郭崇韜遺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芀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於七里亭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諤先棄城犇閬州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王宗弼至成都登太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於西宮收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涓杖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倉庫民居已為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王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

嚴入成都撫諭蜀主以母妻爲託

宗弼斬宋光嗣景潤澄李周輅歐陽晃韓昭

宗弼賂繼岌崇韜求西川節度使

蜀主出降

唐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

梁震料唐主得蜀驕而必亡

魏王斬王承休王宗汭并其子

吾即降、或謂嚴曰、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於金馬坊門、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爲吾福、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爲菟裘之地、願上印綬以保餘齡、上優詔慰諭之、　十二月、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

景進等勸帝除王衍族黨　張居翰改敕一字以全蜀人　向延嗣殺衍宗族衍母徐氏痛罵　馬全不食卒

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閏十二月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奬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曮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二月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三月伶人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勅往誅之勅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夏六月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鍇等為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三年夏六月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表請葬故蜀主王衍秋七月乙巳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

張溥曰蜀太子元膺之死鄭王宗衍之立皆非建意也唐襲以舞僮得幸元膺易之數相構誣七夕之宴王宗翰不至元膺遷怒於潘峭毛文錫請賜貶斥襲即告其為亂召兵入衛倉皇疑鬪並見殺傷襲中流矢墜馬死元膺匿躍龍池艦中亦為衛兵所殺既議立儲建心屬宗輅宗傑徐賢妃結宦者唐文扆教相士言宗衍相貴又諷張格贊成之遂立為太子夫元膺告變建遣宗翰慰撫急望生全衍雖以母寵得立建嘗憂其幼懦弗克勝任

嚴可求料唐主將有內變
李紹欽因景進賂得節度使

慈父之愛。知子之明。於人情無大相遠。且釁非巫蠱。而啟子弄父兵之禍。女異驪戎而開釁長立少之疑。建亦心知其非。不能自斷。豈老夫耄焉。慮鮮及世哉。衍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以皮相之。誠善於元膺之豭喙齙齒。然朝盈狎客。國效醉妝。母妃鬻官。寺人出鎮。太史奏貪狼之風。君臣迷甘州之曲。殷樂待亡。何以延久。唐郭崇韜李紹琛輔魏王繼岌入討。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自古國家覆亡。未有若是速者。衍輿櫬出降。僅冀免死。莊宗聽景進言。竟負信三辰。湛彼一族。殺降不仁。禍不旋踵。然身為臣虜。死生在人。秦川悲怨。又誰咎哉。王宗弼王宗壽。皆建養子。宗弼受詔輔政。賣國劫君。宗壽諫衍荒飲。守義不降。蜀亡之後。收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忠臣板蕩。於家人見之。然宗弼輸款。所求惟西川節度。反為崇韜所誅。宗壽亡入熊耳山。唐明宗義而官之。為叛首者。果何益乎。徐賢妃臨刑叫呼。劉氏死不受辱。衍上愧其母。下愧其妻。斯時亦哀已。為陳長城公。而所遭不若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九

鄴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附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月。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吳揚州司馬嚴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

諸伶蠹害
景進爲首
高季興料
唐祚不長

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二年春正月。勅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淩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怨。　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租庸副使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餽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

崇韜聽所親言請立劉夫人為后

劉后專務蓄財

孔謙貸民錢盧質上諫不報

周匝請以陳俊儲德源為刺史

下為己任權倖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豆盧革韋説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為名流所嗤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説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薪蘇果茹皆販鬻之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　勳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夏四月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於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今春霜害桑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

毀即位壇為毬場張憲力諫不從

帝疏忌李嗣源崇韜請除之不從

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為今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水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六月、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使、　秋八月、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三年、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為毬場、前年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春二月、庚辰、從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　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疏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為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政在手、安得為其子奏請、乃黜從珂為突騎

命王允平景進採擇民間女子

王允平請建樓清暑崇韜諫不聽

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　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咒者禳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庚辰、帝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　夏六月、帝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帝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溼、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表求入朝、帝不許、　九月、乙未、立皇子繼岌為魏王、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　郭崇韜以北都留守

李紹琛爭平蜀功恨董璋與崇韜

李從襲等譖韜崇于魏王繼岌

段徊等惡張憲請徙為太原尹

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戊申、大軍西行、　冬十一月、乙卯、大軍至成都、蜀主出降、事見莊宗滅蜀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樕相從、反呫囁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於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臨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己為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豈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貳、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重也、乃徙憲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為鄴都監軍、彥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

王正言知鄴都政事皆決于史彥瓊

李琪請除折納紐配之法

崇韜語繼岌當除宦官呂知柔等切齒

向延嗣譖孫韜

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初帝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嘗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衞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騬馬亦不可乘。況任宦者。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己為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為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

馬彥珪說劉后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

李繼麟為景進等所譖懼而入朝

馬彥珪以皇后教示繼岌令殺崇韜繼岌不肯李從襲等泣請不得已從之召崇韜計事李環

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它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它志則遣還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主上當斷不斷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

明宗天成元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宦求匄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討己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彊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正月癸亥繼麟入朝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途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

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　李松言繼岌不當擅殺大將　張礪慟哭崇韜　殺崇韜子廷說廷讓　殺睦王存乂　詔誅李繼麟史武等

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松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勑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為勑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洛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幷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議於是朝野駭愕、羣議紛然、帝使宦官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為崇韜稱冤、言辭怨望、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其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友謙二子令德為武信節度使、令錫為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奇亦為之慙、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飢窘、妄為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銳指揮使平

皇甫暉作亂殺楊仁政奉趙在禮為卒孫鐸等請史彥瓊逆擊之不聽賊入鄴都彥瓊奔去正言謁拜

愚李延厚戍成都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二月魏博指揮使楊仁晸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勅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勅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弒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晸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晸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晸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焚掠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滅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為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按召

帝聽后言遣李紹榮詣鄴都招撫

李紹琛姤董璋遂作亂諸將焦武等咸以朱郭之死為辭

繼岌使任圜等討李紹琛趙太等作亂李紹真討之

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衆推在禮為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　丙申、史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都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咕囁誰門乎、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助順、與國家掎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冤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我輩歸則與史武等同誅、決不復東矣、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　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柏津、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招討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延安追討之、　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　辛丑、任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詔敕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

李紹榮至鄴都趙在禮欲降史彥瓊戟手大罵乃守陴拒戰

王溫等五人作亂擒斬之

郭從謙常對諸校稱崇韜之冤崇謙懼帝戲言親軍皆不自安

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諫不可輕動

命李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 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得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與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衆數百登城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奏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久乃許之甲寅令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紿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為戰守備知祥浚濠樹柵遣馬步

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延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行、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圜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卻、紹琛輕圜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　三月、丁巳朔、李紹真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　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軍、近從馬直數卒諠競、遽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邀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兵敗、與十餘騎犇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

嗣源召李紹榮共誅亂者不應

李紹真安重誨勸嗣源詣闕自明

鄴都軍變諸道知王公儼孔勍淯于晏多殺監軍

張全義憂懼卒

兩州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 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逆擊之習懼復引兵而西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勍勍先誘而殺之武寧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據城拒之權知留後淯于晏帥諸將先殺之晏登州人也 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

紹榮奏李嗣源反帝使嗣源子從審往諭紹榮欲殺之還賜名繼璟嗣源為紹榮所遏疑懼不前石敬瑭康義誠勸其取大梁

帝使繼璟往石嗣源紹榮殺之

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因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請復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都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泰寧節度使李紹欽、貝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嗣源家在真定、虞侯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盂縣趣鎮州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皐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軍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為留後、　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鷂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　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　庚辰、帝發汜水、辛巳、李嗣源至白皐、遇山東上供絹數

嗣源入大梁帝旋師至汜水

張容哥赴河死

嗣源命石敬瑭趣汜水收撫散兵

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人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是日帝至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為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犇大梁、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復至汜水、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罌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甲申、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夏四月丁

郭從謙不知存乂死欲奉以作亂攻興教門帝命朱守殷擊賊不至中流矢殂

嗣源入洛陽豆盧革帥百官勸進

亥朔、嚴辦將發、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也、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犇南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己丑、嗣源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都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犇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止餘數騎、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帥衆千人棄鎮犇晉陽、　辛卯、魏王繼岌至

繼岌聞洛陽亂謀保鳳翔 向延嗣以莊宗命誅李紹琛 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不從 安重誨密遣人殺通王存確雅王存紀 申王存渥永王存霸被殺 監國殺劉后

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據鳳翔　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也莊宗既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自洛陽犇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犇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百官上牋啟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始受百官班見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少者數百獻於監國監國曰奚用此為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之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樞密使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壹人心殿下心慈不可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皇后與申王存渥犇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為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為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嶤遭亂皆不知其所終惟邕王存美以

監國斬李紹榮復姓名元行欽

李沖殺李存敬李從襲

李紹真欲殺溫韜段凝安重誨言不可

病風偏枯得免居於晉陽、　戊戌、李紹榮至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監國恐征蜀軍還為變、以石敬瑭為陝州留後、己亥、以李從珂為河中留後、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奸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句司。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籛已斷浮梁、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牀、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先是監國命所親李沖為華州都監、應接西師、沖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使李存敬過華州、沖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彥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彥鎔還鎮、召沖歸朝、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紹真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沖下獄、欲殺之。安重誨謂紹真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內難、冀安萬國、豈專為公報仇邪、紹真由是稍沮、　辛丑、監國教李紹沖紹欽復姓名為溫韜段凝、並放歸田里、　壬寅、以孔循為樞密使、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讐、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更議。禮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

李琪請監國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

詔李從温悉誅宦官

族誅郭從謙

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皇帝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衮冕受册。百官吉服稱賀。 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 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各令退營。 甲寅。大赦。改元。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毁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僞。餘復舊規。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爲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五月。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温悉誅之。從温。帝之姪也。 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没者皆歸之。 秋七月。丙子。葬光聖神閔孝皇帝於雍陵。廟號莊宗。

二年。春二月。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張溥曰。同光四年之變。始於魏王繼岌之殺郭崇韜。成於皇甫暉之劫趙在禮。終於郭從謙之弒莊宗。然崇韜之死。不特非帝心。即魏王亦弗願也。馬彥珪説劉后作教。李從襲等環而泣請。魏王不得已應之。殺一大將。在須臾間。刑無敕書。罪無主名。升階揭首。蓋直戲耳。皇甫暉夜博不勝。因訛言造亂。殺傷仁晸。奉趙在禮爲帥。豈真欲反哉。適以戲激也。郭從謙。帝所幸愛。厚於郭崇韜李存乂。帝以是戲之。懼而謀變。尋常諧謔之言。即帝亦忘之。不意露刃注矢。出其間也。魏王擅殺崇韜。其罪當問。即不問。當坐彥珪從襲。帝不一省。反聽景進言。誅李存乂。族朱友謙。以甚其過。則天下真以爲帝殺崇韜矣。趙在禮爲亂兵所

任圜以天下為己任安重誨忌之

任圜請置端明殿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馬延誤衝前導安重誨斬之

逼擾攘至鄴都先逆擊之後慰撫之皆可無大變無如史彥瓊之開門揖盜又絕彼自新也鄴都招撫帝既命李紹榮又遣李嗣源往討一方小警兩將並出理亂絲而棼之曷以靖諸張破敗作亂嗣源幾踵在禮幸而得脫冀歸朝廷復為紹榮阻遏懼無以明石敬瑭乃說取大梁帝聞之以為嗣源果反也輕離宮闕回翔汜水而郭從謙彎弓起矣從來國家破亡非強寇外作即釁叛內生聚患肘腋之間爭衡矢石之際或相持累年或潰裂一旦禍皆有原莊宗無是也孺子專殺民訛驟興擒捕之卒夜驚幕府首鼠之將朝沸京師大將忽疑兩端天子適履境外優笑發難流矢為殃嗣源無心乎篡而迹涉逐君莊宗可以不亡而身先被弒變出偶然勢成莫反雖有智勇已不及施是繇帝立漢高馬上之功而不割元帝洞簫之愛慕唐宗用兵之長而未絕玄皇幃房之溺遂至顛沛俄頃與昏亂同轍哀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

安重誨專權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鎮州別駕張延朗為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仕梁為租庸吏性纖巧善事機要以女妻重誨之子故重誨引之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為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令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

朝廷議置相重誨聽孔循言與任圜不合卒舍李琪而相崔協馮道

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乙亥、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戊寅、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不可乏帥。無宜兼領。固辭許之、 六月、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秋七月、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二年、春正月、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循與重誨共事、日短琪而譽協、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 己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任圜性剛急、且恃與帝有舊、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夏五月、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三司、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鵠魏州人也、 六月、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

重誨奏賜圜死趙鳳哭諫不聽帝欲為皇子娶安重誨女循止重誨而自納其女

朱宏昭請勿以小忿棄重誨

子少保、　秋七月、任圜請致仕居磁州、許之、　九月、丙寅、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　冬十月、或謂安重誨曰、失職任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三年、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帝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婚、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婦、帝許之、重誨大怒、二月、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誨性彊愎、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重誨對以無闕、它日帝屢言之、重誨慍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溫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婚、相表裏弄威福、三月、辛亥、帝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荊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願聞其罪、帝不懌而起、以語宣徽使朱弘昭、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願垂三思、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鎮、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今復去何之、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珏請致仕、已未、以珏為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冬十一月、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循因之得之

從璨獻登御榻重誨奏誅之

王德妃怨重誨

符習與重誨不合致仕

重誨銜李從珂矯帝命諭楊彥溫使逐之復虞事洩請命索自通藥彥稠出討斬彥溫以滅口諷馮道趙鳳奏從珂罪責使歸第

大梁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促令歸鎮

四年皇子右衛大將軍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爲之屈帝東巡以從璨爲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三月丙戌賜從璨死　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弟澄爲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朔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帥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爲帥者多遇害戊戌以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爲福更它鎮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求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行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衛審峹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峹徐州人也

長興元年　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妃由是怨之　宣武節度使符習自恃宿將論議多抗安重誨重誨求其過失奏之夏四月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　初帝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時從珂爲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於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吾待汝厚何爲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請公入朝從珂止於虞鄉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步軍

自通承重誨旨奏從珂私造甲伏賴王德妃保護得免
李行德引邊彥溫告安重誨謀反安從進藥彥稠趙鳳請誅之
王德妃孟漢瓊數短重誨於上
重誨請解樞務

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為重誨所構馳入自明 加安重誨兼中書令 李從珂至洛陽上責之使歸第絕朝請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斬楊彥溫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深責之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意也二人惶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丙辰以索自通為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脩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 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 秋八月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帝以問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溫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 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盡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寖用事數短重誨於上九月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矣卿何為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為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

敬瑭征重誨請督戰朱昭奏其望乃召

安崇贊崇緒逃奔河中重誨執送詣闕

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甲申以范延光為樞密使安重誨如故　十二月天雄節度使石敬瑭征蜀未有功安重誨請自督戰既行石敬瑭累表奏論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二年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　春二月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　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上以為朋黨不悅　三月帝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為左衞大將軍　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五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安重贊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若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

翟光鄴惡重誨帝遣詰河中察之

崇贊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帝遣詰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於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撾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撾殺之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並二子誅之　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張溥曰歐陽氏之傳安重誨也言其威福自出者三盡忠補益者五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者四斬馬延殺任圜強放三司積欠威福之類也拒獻嘉禾卻白鷹白兔救田令方劉知章死盡忠之類也輕信韓玫殺烏昭遇而絕錢鏐陷楊彥温於死而不能去潞王遣李嚴監軍而孟知祥貳命李仁矩節度而董璋叛獨見生禍之類也又云重誨被讒二子奔父忍死報國械送京師明宗不信夫妻流血一篇之中哀歌隕涕又云重誨既死李從璋檢責家貲不及數千緡其臨死尚恨不為國家除潞王志勤王室無愧清忠歐陽氏之傷重誨至矣作史者誠見潞王不臣上弑愍帝徽陵穴土路人心惻歎明宗無先事之智誤殺重誨自取滅亡也然任圜大臣矯制賜死李從珂叛形未彰私行翦除其專若此宜無罪乎重誨少事明宗明敏勤恪參決大計功稱佐命誠可無死其所以死者在於擅殺通王存確雅王存紀長君之惡以自結寵也郭崇韜忠略有志滅梁破蜀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勳勞遠過重誨獨以求助中宮請立劉后危唐社稷遂先莊宗而死大臣一念之私殺身有餘不必其事成敗何如也李環發難於升階從璋奮撾於答拜功臣碎首同泣屬鏤然崇韜不惡於李從襲向延嗣馬彥珪可免駢戮重誨不惡於孟漢瓊翟光鄴必無族誅

楊思權勸從榮陰為自固之備

從來殺大臣者多出宦官扇馬勿乘豈激論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一

秦王之亂 潞王簒弒附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冬十二月庚子以皇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衞事從厚從榮之同母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秋九月帝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三年夏四月以鄴都留守從榮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為副留守夾馬都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為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衞事 冬十二月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不親政務帝遣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聞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彊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兄我輩豈不能助之耶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帝召思權詣闕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馮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 夏四月壬子以皇子從榮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衞事從厚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

馮贇謂執政宜選重德輔之

帝戒從榮爲詩

安重誨死從榮輕侮王淑妃孟漢瓊范延光趙延壽從榮忌從厚

石敬瑭欲外補以避從榮

劉瓚獨規諷從榮

何澤請立從榮爲太子上不悅

長興元年、秋八月、立皇子從榮爲秦王、丙辰、立從厚爲宋王、

三年、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冬十月、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秦王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多驕縱不法、初安重誨爲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嘗爲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王淑妃與宣徽使孟瓊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爲之、上不許、會契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敬瑭亦願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　夏四月、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爲祕書監、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爲記室、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瓚雖爲傅、從榮一概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爲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五月、戊寅、立皇子從珂爲潞王、　秋八月、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已復

范延光趙延壽求外補以避從榮

進用、表請立從榮為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己卯、從榮見上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九月、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丙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為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復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吾蓄養汝輩何為、弘昭乃不敢言、　辛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冬十月、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為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

康義誠令其子事秦王

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戊子、帝疾復作、己丑、大漸、　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

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為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不欲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耳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贇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種乎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利邪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即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數脫吾於厄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汝為我部閉諸門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中窺之見

趙遠以諫從榮知名
明宗祝天早生聖人
明宗殂宋王即位

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並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頗得預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狼伉、岳嘗為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咽曰、吾家事至此、慙見卿等、時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丙申、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豈豫其謀、居敏尤為從榮所惡、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贊等當如何任使、而吾輩猶有種乎、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從皆不問、主上能不以吾輩為庇姦人乎、馮贇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諮議高輦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書監兼王傅劉瓚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詡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河南巡官李瀚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晙並貶官、瀚回之族曾孫、詡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柰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

司衣王氏言從榮非大逆朱洪實康義誠請帝賜死

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康、辛丑、宋王至洛陽、即皇帝位　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與之語及秦王、王氏曰、秦王為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當時不為之辯、惜哉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為之詗宮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帝由是疑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朱弘昭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彥威、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甲申、出彥威為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為彰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彥威崞人、遇真定人也、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三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時潞王長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己亥、出為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為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懼、　閏月、丙午、尊皇后為皇太后、　甲寅、以王淑妃為太妃、　二月、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己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　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

潞王從珂不受徙移檄鄰道討朱宏昭等

潞王遣鄉詡朱廷乂等結王思同思同執之以聞

思同御軍無法遣楚匡祚執李重吉幽于宋州安彥威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

從璋性粗率樂禍、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胤孫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對曰、君命召。不俟駕。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眾哂之、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詡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金并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請以王思同為統帥、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為行營馬步都虞候、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執政怒之、出為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前絳州刺史萇從簡為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暉魏州人也、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為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洋王從璋行至關西、聞鳳翔拒命而還、 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眾、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塹

諸道兵將克鳳翔潞王登城慟哭士卒心動楊思權先降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王思同藥彦稠等至長安劉遂雍閉門不納

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

義誠欲以宿衛兵迎降為己功乃請自往扼衛要

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劉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劉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勿以為防團、潞王卽書思權可邠寍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丁巳、王思同藥彦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遂雍、鄩之子也、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為腹心、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聞劉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卽給賞令過、比潞王至、前軍賞徧、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犇還、中外大駭、帝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旣承大業、年在幼沖、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為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己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將失策耳、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為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

楚匡祚殺李重吉尼惠明

洪實與義誠爭辨被斬軍士益憤怒

思同被執尹暉說劉延朗殺之

安從進安彥威安重霸皆降路王康思立不得已亦出

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捶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及朱弘昭為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首為孟漢瓊擊從榮康義誠由是恨之辛酉帝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寇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二人訟於帝前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斬洪實軍士益憤怒　壬戌路王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王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王醉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癸亥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路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閿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路王書潛布腹心矣是日路王至靈寶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為路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路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

康義誠降潞王

朱宏昭赴井死安從進族殺馮贇

帝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不應慕容遷背帝

馮道李愚欲降潞王盧導止之不聽

乘輿已播遷、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纔餘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為信因候騎請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其族、傳弘昭贇首於潞王、帝欲犇魏州、召孟漢瓊使詣魏州為先置、漢瓊不應召、單騎犇陝、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為控鶴指揮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團結、帝既出、即闔門不行、己巳、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萇從簡王景戡被執降

石敬瑭將附賊沙守榮奔洪進欲殺之不勝而死

孟漢瓊伏誅

馮道帥百官勸進

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馬步都虞候萇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潞王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帝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至此帝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以弘贄之言告弓箭軍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共之今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鬬死弘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敬瑭遂趣洛陽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澠池西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王即命斬於路隅　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王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王立謂道等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於柩前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

潞王使王弘贄之子巒弑閔帝入殺孔妃并其四子

康義誠族誅　誅藥彥稠

李專美言國存亡不繫厚賞

既至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索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王弘贄遷閔帝於州廨帝遣弘贄之子殿直巒往酖之戊寅巒至衛州謁見閔帝問來故不對弘贄數進酒閔帝知其有毒不飲巒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馬孔妃尚在宮中王巒既還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己卯石敬瑭入朝　乙酉改元大赦　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　己丑誅藥彥稠　庚寅釋王景戡萇從簡　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繫囚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王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胷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獨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脩法度正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

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於徽陵、廟號明宗、帝衰絰護從至陵所、宿焉、

張溥曰、唐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奉帝命馳諭。厄於九行。欲不得達、願死衛天子、後竟遇殺。作史者稱其君臣父子之際。知所從而得其死。李璀忠孝有遺悲焉。明宗稱帝。從榮次當繼序、握兵輕驕、將相大臣皆患之。思出外以避莫禍、帝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從榮入問起居。漸有欲死其父之心、既謀召牙兵宿衛、孟漢瓊朱弘昭等遽以反告、命朱弘實安從益帥兵以出。殺於床下。張弧之疑、至死不明、然明宗平日教誨不素、縱侈納邪。封秦王時、聽其儼然受册朝廟。又加大元帥名、節度使以下。咸具櫜鞬庭謁、衛州吁之驕。咎先莊公、豈盡厥子罪哉。從厚形質豐厚、寡言好禮。兄死襲位、序順不爭、潞王從珂即用兵久。非明宗子、以道柔之、可以無動、朱弘昭馮贇等輕易其地、廼激使反。王氏阿三驍勇善戰。志氣難下、明宗既殂、陵忽少主、益甚、日夜思變。但苦無名耳。河東一徙。藉為口實、移檄詰師。羣帥風附、即潞王初發時。不虞其不戰、屈人若此。楊思權梁之控鶴軍使。事唐莊明、昵於從榮、勸其招募死士、增利器械、潞王反鳳翔、五節度使合兵攻討。城將陷。思權大呼先降。衆軍奔潰、潞王長驅入陝。其始誤秦王也、罪深於劉陟高輦。既背閔帝也、逆甚於劉遂雍康義誠。反漏上刑、以節鉞終、何無天道哉。明宗監國、李紹真孔循即請建國號。潞王至蔣橋。馮道李愚首勸即位。當時二主。雖師克入都、尚未敢顯然稱君。賊臣賣國。亟奉尊號、遂居而不疑。五代大臣寡廉鮮恥、大都以上箋勸進為佐命元功、可慨也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一終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九冊

DS 735 .A2 L5 v.29

阿保機許與晉王同擊梁既歸而背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二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正

契丹入寇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為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為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為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靼咸役屬之阿保機姓耶律氏恃其彊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黄頭室韋還七部刼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之漢城者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為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於梁晉王由是恨之

二年夏五月己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頎入貢且求册命帝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册

均王貞明二年 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士民

述律后大破黄頭臭泊二室韋

晉王以叔父事阿寶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遣韓延徽於契丹述律后請其王用為謀主

延徽逃歸晉王緘疾之復入契丹

盧文進殺李存矩帥衆奔契丹

多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黨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黄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悦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曏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為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

三年、晉王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為裨將、兵叛、殺存矩、文進帥其衆奔契丹、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

周德威失渝關之險

契丹主得猛火油欲攻幽州述律后止之

周德威敗于新州

周德威遣使告急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

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嘗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奔歸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為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躡以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淶水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　秋七月晉

嗣源存審大破契丹

撒剌阿撥奔晉

王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 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衆我寡、虜多騎、我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行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卻、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命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其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為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

四年、 初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撥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而汝興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期年而釋之、撒剌阿撥帥其衆奔晉、晉王厚遇之、養為假子、任為刺史、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奔、

盧文進王郁說契丹寇晉述律后諫不從

郭崇韜李嗣源勸晉王進戰大破契丹獲其主子

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illegible]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於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為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王分軍為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於府第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為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

契丹主敗縶王郁歸不聽其謀

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周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卽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為所擒惟兩騎自宅道走免契丹主責王郁縶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嬀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　是歲契丹改元天贊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卧病己卯徙存審為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

夏閏四月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

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兵救幽州　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　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　三月乙巳鎮州言契丹將犯塞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　夏五月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為所掠　秋七月契丹恃其彊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　九月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

命李嗣源鎮真定為李紹斌聲援以備契丹

契丹主慟哭莊宗

姚坤奉使不屈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易定言契丹入寇 十二月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

三年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二月上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為便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真及勃海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 秋七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説毋多談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彊取之乎契丹主曰理當然又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吾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八月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 庚子幽州言契

述律后愛中子德光召酋長立之

盧文進來奔

王都求昏于趙德鈞

晏球以都反狀聞

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九月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愠帥數百騎欲犇唐為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為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遣其臣阿思沒骨餒來告哀　冬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犇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犇　十一月癸巳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秋九月壬申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之

三年春正月契丹陷平州　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為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四月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為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

王都與禿餒攻曲陽晏球大破之
契丹與王都襲破新樂殺朱建豐
晏球大破王都與禿餒
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幾盡晏球大破惕隱
趙德鈞遣武從諫生擒惕隱等數百人
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
張希崇殺虜將南歸

使、張虔釗為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犇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　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　契丹北走、道路泥濘、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甲戌、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　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曰李繼陶、帝即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子也、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閏月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

晏球料王都必內潰

馬讓能納官軍王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斬禿餒突欲來奔

賜突欲姓名李贊華王欲以舍利莂剌惕

餘六百人悉斬之、　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　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為穽、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並從者殺之、投諸穽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犇、詔以為汝州刺史、　冬十月、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

四年、春正月、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餒至大梁、斬於市、　夏四月、契丹寇雲州、　五月、契丹寇雲州、

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千人越海自登州來犇、

二年、春三月、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　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三年、　初契丹舍利莂剌與惕隱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

隱還契丹趙德鈞楊檀言不可乃止

以李贊華為義成節度使贊華不豫政事夏氏不忍贊華殘虐奏離昏為尼遣前骨舍利迭羅卿俱歸契丹德鈞成閻溝為良鄉縣又城三河縣

檀對曰前刺契丹之驍將歸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　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為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為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僚屬輔之贊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昏為尼　五月契丹使者迭羅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卻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張溥曰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鄰高麗西界奚國南至營州後分為八部常推一大人建旗鼓統之歲久相代及阿保機代遙輦聽漢人言不肯受代旣用其妻述律策召諸部大人牛酒會鹽池伏兵擊殺並為一國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述律后守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攻掠奮擊破之名震諸夷李克用起兵代北劉夫人嘗從征伐劉知遠舉事太原李后出後宮貲為軍賞霸王之興類資内助夷狄亦然意者其天也阿保機與克用置酒雲州東城握手約兄弟期共舉兵擊梁歸而背約反求

封册於梁。狼夷無信。惟强是附。不足多怪。然克用人傑也。杯酒未寒。違盟且告讐之禽獸將寢處焉。臨沒恨恨。以一箭屬莊宗。期必滅契丹。先王之怒。與朱溫劉仁恭同不戴天。莊宗殲蕩梁燕。功皆摧枯。獨契丹為患。未能翦此朝食。豈蠻夷不較。當置度外。抑亦經營中原。力有弗遑也。契丹兩窺晉。述律后止之不從。皆輿尸歸。婦人之智。違之輒敗。王猛戒苻堅伐晉。崔浩諫蠕蠕寇宋。有以夫。莊宗殂。阿保機聞之痛哭。未幾亦死。中子德光立。惑於玉都構煽。助之入犯。明宗遣王晏球往討。都舉族自焚。禿餒蒯剌惕隱赫邈等咸被誅擒。中國威靈。當此一振。克用之志。其成於明宗乎。不知德光用兵時。述律太后何不以母命止也。韓延徽為契丹謀主。終同光之世。誓不南牧。盧文進叛居平州。歲為契丹鄉導。盧龍巡屬。疲於奔命。狄夷不馴。必有中國逋逃之人啟之。漢武所以惡衛律也。突欲為契丹長子。不得立。憤而奔逃。述律太后思念之深。卑辭厚幣。數遣使聘請。唐斬其使不報。此婦人者無故廢長幸。不大亂猶賴其平日勇決權變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三

孟知祥據蜀

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銳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寗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八月、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寗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屯管內州縣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　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

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以制知祥

知祥殺李嚴

以備夔峽、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為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冬十月、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彊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為東川副使、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啟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二年春正月、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促之上道、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為意、 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眾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為之副、然則故人也、為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至鹿頭關、聞嚴死、犇還、朱弘昭在東川、聞之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偽辭、然後行、由是得免、 三月、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甲戌

朱宏昭計脫董璋

知祥與董璋爭鹽利

李仁矩恃安重誨驕慢董璋詬之

董璋與孟知祥謀併

至成都、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及鳳翔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　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為副使、朝廷不得已、四月、以季良為西川節度副使李昊歸蜀、知祥以為觀察判官、

三年春三月、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　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遣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重威帥其眾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四年夏五月、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鎮時客將也、為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帝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還、　秋九月、鄜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仍收其甲兵、冬十月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內客省使李仁矩為節度使、　先是西川常發芻糧饋峽路、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它鎮、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　十二月、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閬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詗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

力拒朝廷

趙季良言董璋終為西川患

知祥厚結李仁罕

董璋囚武虔裕

董光業請朝廷止兵重誨不從璋遂反

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　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戊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　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上以詔書慰諭之。　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為，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囚之府廷。　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　五月，董璋閱集民兵，皆翦髮黥面，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孟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寍江屯兵，辛卯，許之。　董璋遣兵掠遂閬鎮戍。　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閬，復有論奏，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我支郡為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乂將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吾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

知祥約璋同舉兵

董璋殺仁矩滅其族

董璋還閬州知祥言其非計

族誅董光業

之憂矣、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為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都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宏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臠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我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 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為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為伐蜀前鋒、 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眾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

王宏贄等克閬州大軍不繼還保劍門

趙廷隱力卻官軍龐福誠謝鍠間道趣劍州卻官軍

知祥以宏贄等頓兵劍門為喜

官軍為潘福超沙延祚所敗

有備　丁未族誅董光業　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　十一月戊辰張武至瀘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　石敬塘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壬申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温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贄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皆為人有矣眾心乃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鍠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步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迺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為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

石敬塘敗蜀無功安重誨請往督戰

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召安重誨還

石敬塘燒營北歸

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偓追至豐都還、取涪州、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　十二月壬辰、石敬塘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於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於河橋、敬塘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塘歸路、按甲待之、矛矟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塘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塘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塘還屯劍門、　石敬塘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為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時上已疎重誨、石敬塘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上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　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癸酉、石敬塘復引兵至劍州、屯於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魯奇二子從敬塘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塘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塘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劍門、　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奏安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又遣石敬塘書使逆止之、敬塘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宣徽使孟漢瓊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還、（事見安重誨專政）　二月己丑朔、石敬塘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

趙廷隱密請知祥除董璋不許

遣蘇愿劉澄各還本道諭

知祥約董璋上表謝罪璋怒復為怨敵

趙廷隱以昭武讓李肇

笑以書示之、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珂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同樂、佗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為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　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　夏四月己酉、以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　五月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　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致討、今已伏辜、　冬十一月癸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姝在朝廷者皆無恙、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尚何謝為、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為怨敵、　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十二月、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三年春正月、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

知祥三說董璋謝罪不從

李昊請知祥備璋

董璋謀襲成都王暉諫不從

趙季良進破璋之策

軼、公若不顧墳墓甥姪、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

夏四月、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戍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為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己通謀、召己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衆為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於赤水、大敗、為璋所擒、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衡山指揮使李瑭守雞蹤橋、皆為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

張守進降於知祥請急擊璋

東川兵殺毛重威李塘郭趙廷隱侯宏實等張公鐸前進大敗之擒元瓌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遁去

王暉潘稠董延皓殺璋降于趙廷隱

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卻、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瓌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瓌降、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命李昊草牓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侯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成都、趙廷隱獻董璋首、己丑、發玄武、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　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隱迎於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將士既罷、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為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公宜亟還府、更與趙僕射議之、　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為東川監押、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為患益深、昊請其故、

范延光請早圖董璋孟知祥延光請撫知祥

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為我曉廷隱、復以閬州為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鬥、勝者為東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為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起兵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眾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 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眾、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 秋七月庚寅、李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詔、 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八月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為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以下、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衞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及知祥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 九月、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凡劍南自節度

知祥料宋王之亂

知祥殂趙季祥等立昶

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四年春二月、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　癸亥、以孟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秋七月、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呂琦爲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袞冕、備儀衞、詣驛降階、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而歸、文紀簡求之孫也、　冬十二月、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爲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俟也、

潞王清泰元年閏正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己巳、知祥即皇帝位於成都、　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　秋七月、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衞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爲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奉鑾肅衞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絶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立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　冬十二月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於和陵、廟號高祖、

二年春二月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爲皇太后、太后太原人也、本莊宗後宮、以賜蜀高祖、

張溥曰、孟知祥董璋皆郭崇韜所善也、崇韜伐蜀、軍事大小咸與璋參決、蜀平、遂節度東川、知祥初爲北京留守、亦以崇韜薦帥西川、崇韜既死、欲保兩人無異心、誠難哉、明宗時、

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為唐用能制之者璋也頗優寵之璋竟先知祥而反豈人情乎璋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朱温鎮宣武養讓為子僮奴皆得事温璋立軍功進刺史梁亡乃歸唐知祥則晉王克讓壻其父道事晉久唐興知祥尹太原國家重戚與亡王奴虜貴賤殊矣情亦有異同蹈不臣抗拒天子非耳餘之交連蜀述之勢問罪人者尤惡知祥哉李嚴初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力解笞二十而免後恃恩舊求西川監軍思制知祥然以建策滅蜀之人復輕身入蜀其母知其必死嚴不悟也李仁矩者安重誨所厚驕恣無禮董璋詬之庭中涕泣謝乃不殺恇怯若此豈勝戰陣委以閬州兵潰族滅二者決畫過繇重誨及石敬瑭征蜀無功重誨自請督戰中道召還東西川益跋扈無忌明宗與有失焉重誨既誅詔蘇愿劉澄諭蜀改過知祥約璋歸朝璋怒反攻知祥彌年一戰勇者先死李陵絕歸漢之心彭寵嬰家人之禍璋誅誠當知祥因而得志竟享全蜀則幸甚矣范延光欲乘兩川交爭早圖其隙既聞董璋敗死即勸朝廷撫慰知祥知時識變可謂老謀若夫君臣大義天下共之璋與知祥莊宗臣也莊宗殂明宗篡使兩人據蜀明同仇之義雪故君之恥方師直指震雷馮怒明宗懼無以應惜哉其不知此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四

石晉篡唐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鬭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而鳳翔舊

朝以韓昭胤李專美言復用為河東節度使

敬瑭賂太后左右伺帝密謀

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

敬瑭命劉知遠斬李暉等三十六人帝益疑之命張敬達屯代州以分敬瑭權

敬瑭聞帝醉語益懼

呂琦勸帝與契丹和以制河東

李崧張延

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為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

二年夏六月、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甲申、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　秋七月乙己、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癸丑、唐主以千秋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眾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母

朗皆贊之帝後聽薛文遇言怒而不從

張敬達趣敬瑭之鄆

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莭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莭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置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為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為人主邪琦曰臣等為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為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丁巳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疏之也　初石敬瑭欲窺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天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

州敬塘疑懼段希堯趙瑩勸其赴命劉知遠桑維翰則請速反

皇甫立奏敬塘反

署趣敬塘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時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塘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塘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塘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塘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為北京副留守敬塘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塘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塘反敬塘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衞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塘官爵乙巳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為壕塞使丙午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戊申敬達奏

安元信說張朗潛通敬塘朗不從與安審信奔晉陽

安重榮奔晉陽

殺石敬塘敬威及重殷重裔張萬迪奔河東詔誅其家敬塘令桑維翰草表請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契丹劉知遠諫不從知遠用法無私

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塘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敬塘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强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疏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帥步騎五百奔晉陽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寧國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六月石敬塘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塘舉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　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并族所匿之家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塘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塘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朗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為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塘以劉知遠為馬步軍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塘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為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

唐步兵大敗于契丹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收餘衆保晉安寨知遠勸敬聽殺唐降兵契丹主笑唐人無備

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塘孰知遠手撫背而賞之 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寛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帝甚悦帝聞契丹許石敬塘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絶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明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審琦洺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塘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塘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彦卿合戰敬塘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塘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塘盡殺之是夕敬塘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塘手恨相見之晚敬塘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鋭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塘甚歎服壬寅敬塘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

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勸帝北征盧文紀希旨請留遂不行

劉遂凝潛通敬塘張延朗和凝請遣趙延壽北行罷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以解圍執政議不決

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耀州防禦使潘環糾合西路戍兵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東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鄩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思立、陽胡人也、帝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

用張延朗謀括夫馬民間大擾

范延光知德鈞有異志不肯與合軍

德鈞逗留不進

契丹主立敬塘為帝

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冬十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

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帝不許

德鈞厚賂契丹主求立己契丹主將許之桑維翰涕泣力爭乃止

龍敏言德鈞姦不可恃請選精

軍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為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固為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陜州人也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嚙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嚙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龍敏謂前鄭

騎解張敬達圍帝不許

楊光遠安密琦勸敬達降契丹不從

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衞之

光遠乘高行周符彥卿未至殺敬達降于契丹

康思立憤惋卒

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為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吾燕人也知德鈞之為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柹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衞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鎮州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國家如此何為復相屠滅乃帥州兵趣鎮州

契丹主以敬瑭兄子重貴守河東

雍王重美不禁百姓逃竄

張延朗請幸滑州帝不決

德鈞父子降契丹

審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丙寅、以趙瑩為門下侍郎、桑維翰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劉知遠為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命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為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偕進、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琪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己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眾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召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眾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定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眾心差安、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早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

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急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為翰林學士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大相温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贈帝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眾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曰朕憂卿為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符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 己卯帝至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

唐帝與曾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自焚

王淑妃許王從益匿免

劉知遠部署京城

殺劉延朗張延朗

李崧李琦事晉

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有五十餘騎渡河奔於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於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初帝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帝以是恨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朗赴御史臺餘皆謝恩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十二月乙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　追廢唐主為庶人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詔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瓌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宜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　改興唐府曰廣晉府

誼言外敦信好內謹邊備

二年春正月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己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亦不責琦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二月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　或得唐潞王膂及髀骨獻之三月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　六月左拾遺張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帝深然之

三年秋八月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為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為開封府以東都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張溥曰廢帝之亡其失有五不歸前剌等與契丹和以制河東一也契丹北來鴈門諸路險要曠無兵備使其長驅深入二也李贊華德光之兄立為契丹主今趙西樓德光必內顧解圍議竟不決三也趙德鈞延壽陰畜異志委以兵柄使其北行四也張敬達久困圍

中命龍敏郎萬金帥精騎救之晉安圍柏聲勢相通可以挫敵而坐視不援五也五者之
失及時解紛危安亡存猶克有濟惜哉賊臣馮道知而不言呂琦龍敏言而不用耳廢帝
本鎮州平山王氏子隨母魏歸明宗石敬塘則陰山夷種明宗愛之妻以永寗公主廢帝
弑鄂王殺孔妃及其四子逆節無道宜干天誅敬塘起而角鬪同一天下養子得之孰與
其愛壻得之若以正論明宗四子廢帝時惟許王從益尚存使廢帝廢鄂王立許王主社
稷者明宗親子卽不辭伊霍之嫌天下可無用兵也敬塘入討廢帝能奉許王立之而無
自帝反正之義高於列國然度二人必不能廢帝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
與我同年敢戰亦類我敬塘從莊宗攻梁橫槊馳擊劉鄩軍拊其背壯之手啗以酥其寵
愛不異家人彼不難負莊宗何難負明宗廢帝殺明宗子孫敬塘亦逼廢帝舉族焚死出
反昭然寗無天道趙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為軍校攻蓨縣納劉邟妻种氏并其
子子之是為趙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敬塘反將兵北行厚賂契丹求立己為帝明宗
有二壻皆欲結夷狄王中國廢帝能孤立乎張敬達堅守晉安寨削木篩糞以飼馬馬死
盡無降心其忠義豈出王彥章下歐陽氏猶責其不誅楊光遠而諷其殺己降賊故不書
死恐非春秋善善長惡惡短之旨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五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秘瓊殺董温琪家人自稱留後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初成德節度使董温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為腹心、温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瓊盡殺其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范延光結祕瓊為亂瓊不報乃殺之

桑維翰言從都大梁可備延光之變

郭威不肯從楊光遠

二年春正月詔以祕瓊為齊州防禦使　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厚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遂奉表請降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帝不問　三月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從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為東都巡檢使　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五月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從之六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奉進雲州人也　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范延光以馮暉為都部署孫銳為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為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為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為魏府西面都部署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

北征
范延光誘張從賓同反
從賓殺皇子重信重乂
詔劉益劉處讓杜重威討張從賓
從賓殺宋廷皓帝將奔晉陽桑維翰苦諫
婁繼英尹暉與溫韜三子應范延光事泄奔張從賓繼英勸從賓執三溫
符彥饒帳下殺白奉進

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乂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皓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諜人賞獲者殺諜人焚蠟書勿以聞暉將犇吳為人所殺繼英犇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萇從簡盛為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犇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奈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諠譟不可禁止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為帥兵欲從

盧順密約馬萬方太等執符彥饒送大梁斬之

劉知遠言恩威著京邑安

杜重威侯益大敗張從賓獲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

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營纔二百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勅斬彥饒於班荆館其兄弟皆不問楊光遠自白皋引兵趣滑州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餉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襆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乙卯以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為河南尹東京留守以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為河陽節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為首擢萬為義成節度使丙辰以盧順密為果州團練使方太為趙州刺史既而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為昭義留後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度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　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

大梁斬之
許赦王暉
延光族孫銳奉表待罪
胡進殺王暉
李金全殺武彥和等
楊光遠擁重兵預朝政
朱憲劉處讓諭延光降
楊光遠送延光二子詣大梁

使周環、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犇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以為唐州刺史、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犇吳、遣行軍司馬張朏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於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吾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乙巳、赦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　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

三年夏四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為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秋八月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眾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朱憲汴州人也、　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己巳、制以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其張從賓符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

李彥珣射殺其母近臣請誅之帝不許

為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敗蔣廣晉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延光既降帝以彥珣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惡逆不可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楊光遠[illegible]

辛未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 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帝嘗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以處讓為樞密使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眾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 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於大梁每預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戊午以景為耀州團練使

[illegible]之

四年秋七月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范延光歸河陽楊光

五年秋八月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

使其子承貴殺之

楊光遠怒密召其子承祚歸

光遠密告契丹取晉

兼領河陽利其貲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洛汴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爾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於河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强不敢詰為延光輟朝贈太師　九月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它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甲申徙光遠為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齊王天福八年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同平章事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十一月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　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歸於青州甲寅徙楊承祚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密告契丹取晉

開運元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為陳禍福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病故爾既蒙恩宥闔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　二月甲辰周儒引契丹將麻荅攻鄆州以應楊光遠壬子楊光遠將青州兵西會契丹戊午詔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二事並見契丹　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夏四月戊寅命侍衛馬步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

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冬、十二月、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勸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紙錢祭天池而沈、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滋州防禦使。

張溥曰、范延光事唐莊明、滅梁、破朱守殷、皆有功、其論招孟知祥、折劉遂凝、廷臣不及也、明宗有疾、延光制動以靜、京師大定、石敬塘反、出屯遼州、趙延壽先附、延光獨後降、敬塘封臨清王以慰其心、意終不安、殺祕瓊、漸以叛聞、論者責其無人臣禮、流尸繆家灘、非過也、然敬塘天下之賊、延光為唐大臣、起而與抗、夫豈不順、所惜者發非其時、任非其孫銳輕脫無謀、延光委以軍政、從之起兵、銳每出師、擁娼酣歌、士不用命、敗於楊光遠軍遂不振、石昂上書、朱憲出使、延光即奉表待罪、率子入朝、繇彼猖狂、但欲踐大蛇之夢、而無復仇之心、謀之私人、而不知大義也、楊光遠沙陀部人、阿噔啜子、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一臂、廢不用久之、遷大鎮、石敬塘召契丹寇唐末帝、命光遠佐張敬達往討、晉安寨危困、即殺敬達出降、比事敬塘、佯為悒悒、愧不及張生鐵死、何詐也、延光之與光遠本無大功、徒以握兵居外、要挾人主、稍不得志、遽召契丹入寇、其意欲效敬塘篡唐、藉蠻夷力竊帝位、然禿瘡天子、跛腳皇后、久為世笑、安能有成、李守貞符彥卿東討、圍青州時、北

安重榮有飛揚之志

安重榮誘吐谷渾來奔

望契丹不至、稽首大呼皇帝誤我、子承勳勸降、猶執不可、劫而幽之、不得已上章請命、若所戀戀、亦惟天池紙錢待時、欲帝猶之、延光惑於張生、妄覬王者、不知浮橋之溺、馬殿之誅、其禍同歸、蓋祕瓊初殺董溫琪、盡取其貲、延光又殺瓊取之、終以貲為光遠所殺、究之光遠不能免也、貪夫不終、何利之有、德光滅晉、召光遠長子至京師、責其罪嚮食之、契丹能誅劫父之楊承勳、敬瑭不能殺射母之李彥珣、中國不如夷狄、如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六

契丹滅晉 劉知遠復汴京附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性粗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為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祕瓊也、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為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為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為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七月徙遇為昭義節度使、

五年 初帝割雁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

重榮恥臣契丹執其使拽剌請帝擊之

桑維翰諫伐契丹

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剌遣輕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為虜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兵壯馬將以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勅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啟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甚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

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意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為憂　秋七月帝憂安重榮跋扈己巳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詔重榮勿伐契丹不聽

八月帝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耶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重榮與安從進通謀

九月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於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主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劉知遠招契丹來歸重榮勢沮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旨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冬十月帥其衆歸於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隷麾下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韃靼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韃靼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

安重榮反遣杜重威

冬十二月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饑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指揮使相得歡甚重榮鎮成德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衆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為排陳使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為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

等擊之重威懼重榮欲退王重胤請擊之趙彥之來降遂大破重榮

鎮州牙將導官軍入城執斬重榮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

晉高帝寢疾以幼子重容托馮道帝殂道背其言與景延廣立重貴

高祖遺詔召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

景延廣義告哀契丹當稱孫不稱臣馮道依違卒從

節度使王周為馬步都虞候、 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為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卻、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胄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

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夏四月、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為計、五月己亥、始有疾、 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月乙丑、帝殂、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為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毋得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 秋七月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冬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於顯陵、廟號高祖、 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為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閒、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其議趙延壽屢說契丹擊晉延光說帝因喬榮既釋之以紙墨記延廣大延歸告契丹主入寇志始決

劉知遠軍備契丹

延壽爲契丹畫取中國之策

齊王天福八年、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覩、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當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縶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帝以延廣爲有定策功、故寵冠群臣、又總宿衞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楊光遠之叛也、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延照思溫之子也、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溫入

契丹主攻貝州邵珂背叛吳巒戰死

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州事巒既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効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排陳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陜府節度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軍右廂排陳使　太原奏契丹入雁門關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　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往說楊光遠光遠遣光裔入奏朝廷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事見范楊之叛)　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　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鵶鳴谷遁去　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衎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　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

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殷彝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　契丹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軍半已餓死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

丹稍卻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為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為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丁亥詔太原恆定兵各還本鎮　辛卯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　勅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　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乙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為西京留守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見契丹彊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河南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慚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泰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為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囷、已滿其數　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　六月或謂帝曰、

諭折從遠使攻契丹

維翰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

郭威謂河東有霸王之資

詔張從恩等引兵稍卻軍遂不整

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閒、朝廷差治、　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為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　秋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為之、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閒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

皇甫遇慕容彥超力戰被圍安審琦救之遂卻契丹

張從恩引退黎陽倉諸軍擾亂

符彥倫計卻契丹

丹、至鄴縣、將渡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顧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為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有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帝疾小愈、河北

馬全節等諸軍北上劉知遠將其有患

趙延壽陷祁州沈斌死義

馮玉李彥韜謀罷桑維翰政事

杜威等軍取泰州

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為行計　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為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　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壬申、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恒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廷、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終不効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為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寶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為腹心、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及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間、城戍俱陷、議者以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　乙巳、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蒲城、獲契丹酋長沒刺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

契丹圍晉軍於白團衛村杜威不敢戰李守貞藥元福符彥卿張彥澤皇甫遇乘風沙出擊大破之

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為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日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為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爭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首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契丹卻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為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鞚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倉皇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輕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

杜威委鎮入朝桑維翰請廢之帝不悅

威令公主求天雄節鉞

述律太后欲與晉和因使不再來乃止

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惟趙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泰州隸定州、夏四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還大梁、　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恆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法、每以備邊為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奪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客如莽、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為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彊、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勳親、邀求姑息、及疆埸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五月丙辰、威至大梁、　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為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節鉞、帝許之、　六月癸酉、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

帝自陽城之捷驕侈益甚維翰諫賞賜優伶

馮玉弄權朝政益壞

馮玉李彥韜李守貞合排維翰薦趙瑩代之

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嚮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秋八月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嚮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九月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　乙卯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恆州　初帝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帝睿近讀書否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十二月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維翰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三年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

尼孫深意居狼山以妖術惑衆

孫方簡行友舉寨降契丹請為鄉道以入寇

守貞內恨李彥韜

李崧馮玉謬信延壽使杜威招趙延壽

術惑衆、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繁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欵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抄掠、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導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兖鄆滄貝之間、盜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　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薊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為、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　秋七月、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洺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齎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兵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為期約、　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轉鬬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　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　帝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賜宴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又與張從恩戍

郭威勸劉知遠殺白承福吐谷渾遂微

杜威屢奏瀛莫可取馮玉李崧信之遂發大兵

李守貞與杜威親善

趙瑩請玉崧以軍事專任守不從

滑州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為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

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斬首七千級　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級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己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

杜威屢請益兵宿衛空虛

梁漢璋遇契丹于南陽務敗死杜威等引兵而南

契丹議引兵還聞晉軍築壘遂不去

李穀進退虜之策杜威不從

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為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為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為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鋒都指揮使仍下勑牓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塞北、又曰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恆州、杜威等至武彊、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恆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恆州、以彥澤為前鋒、甲寅、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度滹沱、與恆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

杜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等至欒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

張祚等爲契丹所獲朝廷與軍前聲問不通

桑維翰求言事帝辭不見

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止

王清奪橋開道杜威大軍不繼遂力戰死

杜威李守貞宋彥筠降契丹軍士皆慟哭

契丹獲晉民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之舅也十二月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懍懍莫知爲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恆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因退走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洺州人也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

王周王暉降契丹

耿崇美殺郭璘降契丹

李殷方泰張礪請契丹主用中國人為中國將相不從

皇甫遇扼吭卒

張彥澤斬關入李彥韜赴之

勳齋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奸猜忌於己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已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為太傅李守貞為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己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泰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荅為安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君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邱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

李崧有愧桑維翰

張彥澤殺孟承誨

彥澤縱兵掠大

彥澤殺高勳叔父及弟

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為之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要領、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天福七年張彥澤獲亡將楊洪斷其手足斬之朝義節度使王周奏之帝釋而不問李濤伏閤極論其罪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

帝姑烏氏公主自經死
彥澤奪延煦母丁氏
彥澤殺桑維翰

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相持而泣、歸第自經死、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馮玉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是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為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為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己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帝奏頃王從珂自焚、傳國舊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為、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塗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卻之、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猝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安叔千拜謝契丹主

景延光扼吭卒

李太后求食于寺僧不得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耶汝昔鎮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敏權開封尹事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 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傅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 辛卯契丹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以失者違先君之志失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為厭勝契丹主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降開封府為汴州尹

契丹主大用李崧馮道

史匡威不受契丹命何重建降蜀

道旁人皆罵杜重威

趙延壽請以陳橋降卒分戍南邊

道主等北

為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犇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瑭之子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恆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己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為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它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溼、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為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延壽曰、曏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從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

李穀傾貲獻晉主

契丹勢沮于重建匡威

趙在禮自經死劉繼勳憂憤卒

弟睿子延煦延寶倶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人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倶、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倶絶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爲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爲義成節度使、族人郎伍爲鎭寧節度使、兀欲姊壻潘聿撚爲横海節度使、趙延壽之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佺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勢稍沮、　晉主之絶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黄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刺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弗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

契丹使劉煦括借錢帛內外怨憤

劉知遠富彊冠諸鎮

王峻言契丹不能久有中國

劉知遠欲待契丹北去方圖進取

張從恩欲朝契丹高防諫不從

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

趙延壽令李崧言於契丹主

郭威楊邠說知遠從將佐上尊號

王晏侯章殺契丹將劉愿及監軍秦趙暉為留後

與高防佐之遂行守恩建立之子也　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何如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閒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恆州為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肇集諸軍於球場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何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己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知遠從之　契丹以其將劉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

知遠即帝位稱天福

滏陽賊帥梁暉殺契丹數百據相州自稱留後

知遠議率民財以賞將士李夫人諫止

為天下倡、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為留後、晏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 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為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 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為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為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禍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戊寅、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

藥可儔殺駱從朗推張晏洪權留後 趙暉遣使詣晉陽 賊殺王瓊襲據南城圍耶律郎五契丹甚懼無久留河南之意 王瓊為契丹所殺 東方羣盜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憂中國人難制

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朗皆因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為保義節度使侯章為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為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都指揮使　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其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為契丹所殺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埇橋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於彥卿馬前請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　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

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契丹主破梁暉克相州

契丹主見城邱墟歸罪于趙延壽張礪

知遠遣史宏肇為前驅謙萬金

國北還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遣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又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牓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契丹主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事、　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為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髑髏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　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畧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又遣謙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　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陽、行

出北方 武行德殺 契丹監軍 使入據洛 陽遣行友 詣知遠

方太與潘 環擊郤羣 盜張遇賊 朱乙降 太欲歸晉 陽武行德 誘殺之 劉晞使高 謨翰殺潘 環 史宏肇遣 馬誨擊破 契丹及耿 崇美崔廷 勳 契丹主自 悔三失 契丹主卒

德與將士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使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為鄭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為僧、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為天子、取嵩岳神袞冕、以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之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郤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己、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衆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剌退保懷州、辛未、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恆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延壽

于殺胡林剖腹實鹽晉人謂之帝羓

兀欲銜趙延壽

述律太后不哭德光

兀欲鎖延壽

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為王、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恆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

帝之自壽陽還也、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為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烟百餘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減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寀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和凝馮道李崧於所館飲酒、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耶、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間一日、兀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其畧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

帝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粟少

知遠由晉絳抵陝　史宏肇克澤州

知遠自晉陽入洛汴兵不血刃皆宏肇力　招降李從朗

兵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　甲午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為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驤為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為馬步指揮使以佐之、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　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令奇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剌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衞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重之、辛丑帝至霍邑、　甲辰帝至晉州、　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以偏將薛瓊為防禦使、　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石壕、汴人有來迎者、　六月乙卯、帝至新安、

知遠密令郭從義殺李從益王淑妃

西京留司官悉來迎 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戊午帝發洛陽 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 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三節度 秋閏七月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廟

張溥曰石敬瑭為明宗之壻而滅唐杜重威為石氏之壻而亡晉敬瑭與潞王共事明宗潞王殺明宗子而自立以君臣之義言之潞王者明宗之仇也敬瑭取天下於潞王非取天下於明宗若以為無罪也云爾重威妻敬瑭女弟敬瑭即位尊感無二齊王重貴立舉社稷以從忽蠱心赭袍降於契丹引入京師其為晉賊也愈於篡矣敬瑭后李氏為人強敏敬瑭常嚴憚之唐清泰三年入朝潞王千春節辭歸潞王醉呼之后歸告敬瑭反謀遂決及耶律德光破晉后欲自焚薛超勸止令范質草降表稱新婦李氏妾館封禪寺中求僧一飯不得從卒建州鹵地語重貴焚骨送范陽佛寺無使為虜鬼生死流離窮於匹婦此適不幸為敬瑭后耳李守貞連挫契丹白團衛村之戰能立奇功獨德重威贈賂與之親善讓以兵權竟同降虜武夫見小利忘大義立身不終覆人家國痛哉張彥澤突厥種也其人驍悍殘忍與敬瑭連姻擅殺張式王周奏其不法二十六條李濤請急行誅敬瑭不問卒為契丹前驅屠掠京邑刼奪帝妃其戮也都人快心同於董卓膏臍侯景爨食然

郭威請與復趙匡贊移鎮

杜重威李守貞歸命趙延壽死于契丹

帝自將擊重威

禍實敬瑭馴之。其誰咎焉。敬瑭初起時。桑維翰請割地賂契丹。劉知遠正諫不聽。幽涿十六州淪沒虜庭。罪在萬世。國何以長。是故晉之亡也。始於桑維翰。終於杜重威馮道馮玉為內癰。景延廣為外潰。一國有此數人。雖金城湯池。必不能守。況依蠻夷為存亡者哉。魏人入江陵。而霸先王陳。契丹陷京師。而知遠王漢。衰亂之季。得國差正。蕭繹石重貴未可以南面臨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七

三叛連兵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朔。契丹永康王兀欲囚趙延壽於恆州。辛丑。帝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延壽告之。　秋七月。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署。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它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為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為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為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　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璉質於麻荅以求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恆州。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麻荅遣其將楊袞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　慕容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由是二將不協。帝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九月戊寅。詔幸澶魏勞軍。　庚辰。帝發大梁。　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恐終不為朝廷所

張連助重威拒守鄴都怨繫臺之戮城久不下重威出降殺張連等數十人路人詬擲重威

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　戊戌、帝至鄴都、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中食浸竭、將士多所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為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為、杜重威之叛也、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尫瘠無人狀、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　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惲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為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癸巳、帝至大梁、侯

侯益請赴聖壽節上壽

齊藏金說王景崇殺趙思綰不從

王景崇敗蜀李廷珪

侯益拒蜀兵張虔釗夜遁

斬杜重威并其三子

漢帝殂子

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惲持兵籍糧帳西還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乾祐元年春正月帝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為党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胡豈所願哉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蹏洿不容尺鯉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庭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為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卧內勅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州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谷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　丁丑帝殂祕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二月辛巳發喪宣遺制皇子承祐即皇帝位　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

承祐卽帝位或勸景崇殺益不果侯益盛毀景崇于朝景崇內懼激趙思綰等逐安友規等據城為亂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

靖邊庭殺田令方弃趙思綰

趙修己屢勸守貞勿妄動不聽

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訴、戊戌、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
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 三月、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由是大臣爭譽之、丙寅、以益兼中書
令行開封尹、 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
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
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并死矣、奈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
言、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思綰前白曰、壕塞
使已定舍館於城東、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
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梃殺守門者十餘
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
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
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並同平
章事、以景崇為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奔趙思
綰至潼關、潼關守將出擊之、其衆皆潰、 丁丑、邠涇同華四鎮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
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素
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
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屢為邊吏所獲、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
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
稱疾歸鄉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紙掌虎

守貞惑僧總倫言又為思綰推戴遂反
張彥威羅金山先為備守貞不能併同州
詔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等討李守貞
王景崇請降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趙暉請擊景崇
馮道勸郭威厚賞賜以奪守貞所恃從之衆心始附
扈彥珂勸郭威先攻守貞

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將兵據潼關、以思綰為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甚近、匡國節度使張彥威常詗守貞所為、奏請先為之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為所併、金山雲州人也、 夏四月、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為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為西面行營都虞候、 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 王景崇遣蜀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 六月乙酉、王景崇遣使請降於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攻長安、重傷而卒、 秋七月、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 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八月壬午、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諭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 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乙丑、以王景崇為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

郭威策困守貞

趙暉遣李彥從擊破蜀兵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圖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仁矩子延廣逃歸于益家

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致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藏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刳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鴟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九月蜀兵援王景崇軍於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蜀兵退去　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為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於大梁歸於益家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前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總倫詰之總倫曰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

趙暉設伏掩擊景崇不敢復出
蜀主遣安思謙將兵救鳳翔毋昭裔疏諫不聽
思謙畏漢兵退歸興元
高允權與李彝殷有隙詔和解之
李守貞求救于唐唐李金全畏漢兵不敢鬪

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為然、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乂、見蜀主於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將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復敢出、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庭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降誡、不聽、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遂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少敵強、宜更為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貴潞州人也、

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彝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聞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其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

初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為漢所攻、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軍於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曏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兵、莫有鬬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十一月丙寅、唐兵退保海州、唐主遣帝書謝、請復通商旅、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

王

守貞遣王繼勳等襲漢柵劉詞李韜擊敗之

守貞以酤酒醉邏騎郭威因禁將士私飲

李彝殷上表謝

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十二月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豈肯為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於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韓保貞聞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

隱帝乾祐二年春正月、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客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為火所焰、易辨耳、奈眾無鬬志何、裨將李韜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鬬者耶、援矟先進。眾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鬬幾為虜嗤。然虜伎殫於此矣。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無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為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眾。立斬以徇 詔以靜州隸定難軍、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六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 夏四月、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

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來降

李肅妻張氏勸肅說趙思綰歸國

思綰遷延郭從義王峻執斬之

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

郭威收崇王等送大梁磔于市

王溥請威焚守貞文書

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賓、壬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分道攻之、　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為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為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綰為華州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為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　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處於府舍、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　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為、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丞相靖餘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修己為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

奏之。祕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　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鎭國節度使扈從珂為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為鎭國節度使、　八月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鎭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領方鎭。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為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寺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鎭。暴露戰鬬。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鎭觖望、乙卯、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贇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郭威請徧行賞賜

初邢州人周璨為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為謀主。趙暉進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鄉與蒲雍相表裏。今二鎭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矣。吾欲為急計。乃謂其將公孫輦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璨以牙兵出北門突暉軍。

周璨說王景崇降漢

公孫輦張思練周璨皆降景崇與家人自焚

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華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詗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璨亦降、

張溥曰。綱目書漢高祖天福十二年秋七月。發兵討杜重威。十一月、重威出降、乾祐元年。漢主暠殂。重威伏誅。此重威在漢之本末也。天福十二年。趙匡贊侯益叛降於蜀。乾祐元年匡贊益叛蜀降漢。漢以益為開封尹。此匡贊益在漢之本末也。乾祐元年。趙思綰據城作亂。王景崇叛降於蜀。二年。思綰請降。景崇自殺。此思綰景崇在漢之本末也。乾祐元年。李守貞反。二年郭威克河中、守貞自殺。此守貞在漢之本末也。杜重威貴戚大臣。降契丹。滅晉室。漢主即位。尚稽首闕廷。備位師傅。誠逃天罰。既同三子尸市。路人蹴踏、支裂立盡。罪猶張彥澤。不足深論。獨王景崇歷仕唐晉。後為漢主畫攻戰策甚偉。漢主奇其才。國家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匡贊、皆阻疑拒命。陰召蜀人為助。漢主使景崇經畧關西。呼入臥內。許其便宜圖二鎮。景崇行至陝、匡贊已入朝。益尚未發。景崇欲殺益。不果。益遁至京師。厚賂楊邠等。威毀景崇。益尹開封。景崇心懼。遂諷匡贊牙將趙思綰作亂。共推李守貞為秦王。彼以討叛出。反身為叛。且其時郜鼎之讒雖入。雲夢之釁未彰。趨朝自明。上表論列。何嫌何懼。乃妄意南箕。忍窺寶玉。春秋之戮。其能後諸。李守貞背晉歸虜。罪不下重威。既納順歸河中。聞漢主殂。即懷非望。惑總倫天子之言。侈思綰御衣之獻。徼幸天人。迷而闘逞。扈從珂請郭威先近後遠。於是築長城連三柵。河中坐困。二鎮並亡。思綰聽陳讓能言。幸先自歸。冀望免死。郭從義王峻誘而斬之。疑於殺降不仁。然屠人吞膽。其虐得寬釘磔。幸矣。守貞妻子、景崇家人、共蹈烟燼。亦可謂數叛而窮死不知返也

帝悲承訓之仁不豫遂殂

帝以承祐託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

李濤請授楊邠郭威以大鎮委逢吉禹珪以樞機邠威泣訴太后濤勒歸私第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七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八

郭威篡漢劉旻據河東附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春正月甲子、始不豫、丁丑、帝大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是日帝殂、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為周王、同平章事、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蘇逢吉等為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三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為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棄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勳舊之臣、奈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它人無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夏四月、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己、又以其除官太濫、為

後匡贊郭允明以諂媚得幸
張昭請親儒講經不聽
吳虔裕請楊邠辭樞密隱帝不悅而出之
郭威鎮鄴都宏肇欲其仍領樞密使

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秋七月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三叛既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瑕丘後匡贊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為廋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為意七月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昭即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三年夏四月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為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為鄭州防禦使 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竇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為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 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 五月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

郭威辭行任推惡請臣善帝審舊明

史宏肇忿蘇逢吉戲言欲毆楊邠泣止之將相如水火

王章聚斂刻急

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帝斂容謝之　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為手勢令史弘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虀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　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郤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捃摭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帑帝即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邠弘肇以為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

閻晉卿聶文進後匡贊郭允明劉銖皆怨執政

蘇逢吉知李業怨宏肇屢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

晉卿欲以業等謀告宏肇宏肇辭不見乃

上殺邠宏肇章等并其親黨傔從遣李洪義殺王殷郭崇威曹威殺郭威王峻

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文進并州人也平盧節度使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戟手於執政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為后邠以為太速夫人卒帝欲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為不可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帝信之嘗夜聞作坊鍛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為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閣所知拂衣而出十一月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它故辭不見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為汝主汝等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傔從盡殺之弘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寧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真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崇義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

蘇逢吉聞變驚愕劉銖誅郭威王峻家極其慘毒

魏仁浦趙修己郭崇威等勸郭威擁兵而南

侯益請閉城以挫威慕容彥超欲戰不從

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怱怱、主上倘以一言見問、不至如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為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拔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己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啟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兵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筯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己卯、吳虔裕入朝、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鸗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鸗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

侯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能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廷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延渥洛陽人其妻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為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　辛巳鸞脫至大梁前此帝議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天子勿惜府庫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洶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恃其驍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蠛蠓耳當為陛下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

郭威戒衆勿先動 慕容彥超為郭崇威李榮所敗 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嶬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 隱帝奔至趙村為亂兵所殺 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 聶文進被斬 李業後匡贊出奔 白再榮被殺 張允凍死 郭威厚待魏仁浦 王殷郭崇威請郭威禁剽掠 竇貞固蘇禹珪復位

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嶬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犇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坂上、下馬免冑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殺、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犇陝州、後匡贊犇兗州、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遣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刎其首而去、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為鄰、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右千牛衛大將軍棗彊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銖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為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為、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

馮道帥百官謁郭威

郭威王峻議立贇

郭威王峻議立贇

郭威求得范質

常思釋張永德

新劉銖李洪建赦其家

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晡乃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為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稱郭允明弒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太后誥所司擇日備法駕迎贇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為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壻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因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庚寅郭威帥羣臣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請太后臨朝聽政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為樞密使袁㠘為宣徽南院使王殷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讐反覆庸有極

慕容彥超執後匡贊獻郭威　李業為盜所殺　契丹入寇　太后敕郭威擊之

郭威從諸將言引兵趣澶州　將士擁威為天子

董裔說贇召張令超奪郭崇威兵北走晉陽贇不決　馮道背贇歸郭威　貫貞欲誅馮道贇止之

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為洪建請免死、郭威不許、後匡贊至兖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　鎮州邢州奏、契丹主將數萬騎入寇、攻內丘、五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　丁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為樞密副使、　武寧節度使贇留右都押牙鞏廷美元從都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贇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師、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己酉、威聞之、即引兵趣澶州、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　壬子、郭威度河、館於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丙辰、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皋門村　武寧節度使贇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於府門外、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贇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為贇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

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贇大懼郭威遺贇書云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贇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贇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贇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己未太后誥廢贇為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軍將校醉揚言鄉者澶州騎兵扶立令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國自皐門入宮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為斂葬仍訪其子孫敘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千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彊和男女並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 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 漢李太后遷居西宮己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以衛尉卿劉皥主漢隱帝之喪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

李驤說劉崇引兵據孟津俟贇即位然後還鎮崇殺之

鞏廷美楊温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

弑湘陰公劉崇即帝位於晉陽

崇官俸薄國中少廉吏

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贇廢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為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鞏廷美楊温聞湘陰公贇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使贇以書諭之廷美温欲降而懼死帝復遺贇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　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為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　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　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為中書侍郎觀察判官滎陽趙華為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為直省官頗諳故事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己卯以太師馮道為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　初北漢主立契丹主使韋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

崇為李驤立祠

崇求援契丹

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丁亥以承鈞為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 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為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為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為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為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為掌書記頌協之子朴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為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 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衆乃引兵去遷鄆州人也 丁未契丹主遣其臣裊骨支與朱憲偕來賀即位 丁巳遣尚書右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䛒使於契丹乞兵為援 詔加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即崇遠也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即便回馬首徑返龜陰為主為時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為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為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 北漢李䛒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剌梅里報之 夏四月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

契丹立崇為帝更名文契丹強諸部南寇述軋樞僧弒之述軋立述律復殺述軋樞僧而自立漢遣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請兵擊晉州國人謂契丹主為睡王

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册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於契丹、契丹留之、　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於契丹、　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戸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叅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義忼慨、善譬諭以開主意。　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册命北漢主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旻、　秋七月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衞融等詣契丹謝册禮、且請兵、　八月壬戌、葬漢隱帝於潁陵、　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瓌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彊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寍王漚僧作亂、弒契丹主而立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漚僧殺之、幷其族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歷、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於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虒亭、　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於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鎮、王彥

周主欲親征劉文王峻密奏不宜輕動乃止

彥超獻高行周謗書周主知其詐

王峻聞北漢兵不據蒙阬自喜事濟

北漢兵遁康延沼畏懦不急追遂度霍邑去

藥元福請

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史彥超雲州人也 十一月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為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馬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勅罷親征初泰臨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為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為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偽輸情款實覘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既而彥超反迹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阬最為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表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阬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為後

追北漢兵王峻不從蕭禹厥恥無功斬大酋長于市周王悉意進取

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沭陽彥超勢遂沮崔周度諫彥超勿反彥超殺之

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蕭禹厥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日而斬之、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二年正月、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為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羣盜、剽掠鄰境、所在奏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泰寧軍、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為都部署、討彥超、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為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為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為行營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於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沭陽、彥超之勢遂沮、　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見、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為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以周度阿庇司馬閻弘魯、斬於市、　夏四月、帝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點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

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

周主命主軍攻克彥超彥超妻子皆死

周帝殂晉王榮即帝位

劉文謀大舉入寇請兵于契丹

世宗親征北漢馮道固爭不從

王溥勸行

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鬬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兗州事癸未降泰寧軍為防禦州

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帝殂晉王榮即皇帝位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於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為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　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即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揺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三月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軍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向訓監之重贊憲州人也

周軍與北漢兵合戰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世宗親督趙太祖張永德馬仁瑀馬全乂力戰殺張元徽遂大敗之

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以鄭仁誨為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真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為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漢兵卻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鋭命白重贊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為然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勍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袞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耶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

劉詞擊敗北漢兵殺王延嗣

世宗欲殺樊愛能等以肅軍政謀于張永德乃決

呼連讚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乂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擒願陛下按兵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收兵不能止楊袞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或為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日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於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效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資裝縱遣之李穀為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宵迷俘村民為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它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

張永德盛稱趙太祖智勇

董希顏降李謙溥說降張漢超

北漢州縣繼降世宗始有兼并之志

無廉恥大臣馮道死

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櫘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張永德盛稱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為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以馬仁瑀為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乂為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釋趙晁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袞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袞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為都監李重進為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為隨駕部署保大節度使白重贊副之　夏四月北漢盂縣降符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萊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密州防禦使田瓊攻沁州皆不下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漢超即降　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於嵩陵廟號太祖　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志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既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己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

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修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序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户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府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哭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知所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

韓光愿郭言李廷誨李勍皆降

鄭處謙來降桑珪解文遇殺之

史彥超為契丹所殺折德扆來朝

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玆乃姦臣之尤安得與它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舉城降　王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皐及契丹通事楊耨姑舉城降以勍為忻州刺史　五月丙子帝至晉陽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楊袞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於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袞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袞袞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為節度使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為北漢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誣奏云潛通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為前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為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將州

王得中死不負劉氏

藥元福擊走北漢兵

世宗親決政事高錫諫不從

兵來朝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德扆為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及史彥超死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囚得中送於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袞它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而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芻糧數十萬在城下者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丙寅謁嵩陵庚午至大梁帝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人也　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　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豬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　冬十一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

北漢主文殂子承鈞立

承鈞監國尋殂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三年夏四月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廟號世祖

張溥曰郭崇韜死於魏王安重誨戮於明宗以震主之臣處衰季之朝欲保令終其道誠難然未有如漢隱帝殺楊邠史弘肇王章之甚者也高祖起晉陽入洛汴兵不血刃皆弘肇力楊邠長於吏事王章志在富國三人斷急所病不知大體要其一念奉公死豈有二難發纖人宗族糜粉仰天呼冤四海動色又密使紛出詔殺郭威王峻王殷當此時延頸待戮忍死無歸或者伍尚蕭懿爾郭威佐漢開國勳勞崇重出鎮鄴都兼領樞密大權掌握內外咸制忽滅其家下片符斬境上危窮思變杖兵向闕豈獨威為身計無何出此即旁觀者亦不願威即死也漢呂后欲盡誅劉氏遣灌嬰擊齊嬰至滎陽反與齊王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宋廢帝惡晉安王子勛命朱景雲送藥賜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鄧琬知其謀即稱子勛教令起兵從來事勢窮極類必有變不生於外必生於內否則生於內外之間或洩言左右或濡遲俄頃急而求生禍必凶國隱帝之命李洪義殺王殷郭崇威曹威殺郭威王峻也豈不謂詔至立誅其易也猶廣政殿東廡下耳孰知李洪義畏不敢發郭崇威曹威心不能平郭威遂激衆怒趣兵河上李太后命隱帝按兵守城飛詔諭之可全君臣之禮乃聶文進慕容彥超大言好鬭帝竟違命出征賊於亂兵之手夫汜水之變莊宗不先死李嗣源必不敢篡唐趙村之亂隱帝不先死郭威入朝未必遽弑君以號令

天下也。御命者需忍一時。走險者謀成篡竊。禍亂忽來。天心人事。須臾之際耳。可不畏哉。澶州兵變。威被黃旗。董裔說劉贇急召張令超。夜奪郭崇威兵。北走晉陽。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李驤勸其逾大行。據孟津。俟贇即位後還鎮。二策若行。猶可藉抗衡之勢。待危亡之隙。皆不見信。遂至湘陰遭弒。北漢隅立。求援契丹。以小敵大。何益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九

世宗征淮南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春三月。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返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

命武行德疏導故堤

王彥超自延遇敗唐兵

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己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遙為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為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為汙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眾情稍安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己卯又奏先鋒都

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帝詔吳越王弘俶使出兵擊唐、三年春正月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窰、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圉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潁、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為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唐王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犇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為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

趙太祖大敗唐兵斬何延錫等

趙太祖擒皇甫暉姚鳳遂克滁州

劉詞遺表薦趙普

姚鳳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顔委城走、壬子、帝至永寧鎮、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丁巳、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庚申、帝命太祖皇帝擊之、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　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為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為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兵民俱死於此耳、唐主善之、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戊辰、廬壽光黃巡檢使元臣司超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宣祖皇帝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皇帝由是重儀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

皇甫暉盛稱趙太祖之勇

唐遣鍾謨李德明奉表稱臣世宗不許和

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皇帝益奇之太祖皇帝威名日甚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甲戌徐州以聞帝不荅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於淝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臥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鄉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詗知揚州無備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無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茶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它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　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於佛寺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十餘萬韓令坤攻唐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　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以給事

張瓊破骨出鏃

孫晟語劉仁贍勿開門納寇

中高防權知泰州、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
橋者人齎一石、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
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巵、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
色自若、　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
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
歸、聲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
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己曰、此行當在
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
終不負永陵一抔土、餘無所知、　光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
數萬攻光州、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
圖拔舒州、　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雋、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　秦鳳之
平也、上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於唐、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丙午、孫晟等至上所、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
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
節度使外叛耶、上乃釋之、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
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
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
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

韓令坤擒陸孟俊唐太祖破齊王景達唐之精卒皆盡

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歳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茍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及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為應援都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為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為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為將仁肇仁翰之弟也　夏四月甲子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為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德節度使武行德為濠州城下都部署　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於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擒陸孟俊　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請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皇帝奮擊大破

世宗欲自至揚州范質等諫止

世宗欲殺竇儀范質泣諫乃止

周將不恤淮南民屢爲白甲軍所敗

向訓請以廣陵兵併力攻壽春

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劍迹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己卯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張永德奏敗泗州兵萬餘人於曲溪堰

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知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爲鎭淮軍

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

六月壬申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爲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

秋七月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李平取蘄州唐主以元爲舒州團練使平爲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初唐人以茶鹽彊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爲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與壽州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

宋齊邱戒諸將勿擊周兵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政皆出於陳覺

張永德擊敗唐水軍

重進與張永德和解衆心益安

孫晟死義

將亦棄城去皆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各自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於濠州遥爲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言者 八月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爲鐵綆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横絶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 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彦昇等擊之斬首三千餘級彦昇蜀人也 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没其船下縻以鐵鏁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甲申以太祖皇帝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悦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腑肺俱爲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耶永德意乃解衆心益安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毁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

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之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虚實默然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 分

唐使陳處堯如契丹乞兵留之不遣

李重進大破唐兵奪其二寨

劉仁贍請師業決戰景達不許

仁贍幼子崇諫謀降仁贍命斬之其夫人不救

李穀請帝親征

世宗造戰艦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殆勝唐兵

命中使發陳蔡宋亳潁兗曹單等州丁夫數萬城下蔡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爲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泝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候韓通爲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爲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渡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冑軍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

陳覺譖朱元、唐主命楊守忠代之、宋垍說元降周

趙步大破唐兵、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

唐陳德誠全軍而還

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喬匡舜切諫、流撫州、既竟不出

劉仁贍病篤、周廷構孫羽降周

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蔡、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詣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垍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為妻子死乎。○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眾沿流東潰、遣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壬辰旦、帝軍於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眾果沿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荊山洪、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癸酉、從官始至、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甲午、發近縣丁夫數千城鎮淮軍為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覘知之、伏兵邀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犇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為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上自鎮淮軍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為沮眾、流撫州、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為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出、甲辰、帝耀兵於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

仁贍卒世宗旌其節

唐郭廷謂敗武行德

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舁仁贍出城仁贍卧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病庚戌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為其殺傷者毋得讎訟舊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以劉仁贍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為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　詔開壽州倉賑饑民丙辰帝北還夏四月己巳至大梁　甲申分江南降卒為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　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　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於定遠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謂為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　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以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為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為右衛大將軍　冬十月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帝居於

唐范再遇降

世宗大破唐兵擒陳承昭唐之戰船俱盡

李廷鄒不肯草降表郭廷謂斬之

世宗浚楚州西北鸛水以通淮入江之道

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為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詗之唐兵退保清口戊午旦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士卒乘勝氣茇涉爭進皆忘其勞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沿淮東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於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趣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度江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癃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　己丑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　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

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

唐張彥卿死義所部千餘人無一降者

唐立宏冀為太子

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壬辰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耳已而果然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荊南節度使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將戰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於鄂州　唐以天長為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贇為刺史二月甲寅文贇舉城降　戊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　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三月壬午朔帝如泰州　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宜為嗣謹奉上太弟寶册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乃立景遂為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為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改撫州大都督立弘冀為皇太子參決庶政　辛卯上如迎鑾鎮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汭州將趣海口扼蘇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於東汭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旨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丁酉覺請遣其屬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

唐主內附
北江悉平

唐常夢錫
屢言馮延
己等浮誕
不可信

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都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荊南兵並當罷歸其廬蘄黃三道亦令斂兵近外俟彼將士及家屬皆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辛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荊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為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己獻銀錢絹茶穀共百萬以犒軍己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泝江巡警庚戌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遼代己來上壽　五月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　辛卯以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仍告於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己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為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己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己常笑烈祖戢兵為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己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己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己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眾默然自唐主內附帝止因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己酉始命

李徵古陳覺勸唐主舉國讓宋齊邱

鍾謨請唐主勿容齊邱覺徵古

太僕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於唐、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歷、劉承遇之還金陵也、唐主使陳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至是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秋八月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鍾謨上奏、乞令早還、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九月丁巳、以延魯為刑部侍郎、謨為給事中、己未、先遣謨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　冬十一月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　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之、推奬以為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忷懼、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涕泣何為、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耶、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即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為之副、覺自周還、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為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唐主知

賜覺徵古自盡

宋齊丘自縊死

世宗諭唐治兵修守備

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十二月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遣使告於周、

六年春正月、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醜繆、 夏六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戊寅、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曏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它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

所為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戮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張溥曰唐主璟李昪長子也昪未篡吳時璟即居要職用事既嗣昪位首平張遇賢亂又值閩楚衰殘晉漢多故招納羣盜頗能自雄及周師南征世宗詔責其迫奪閩越塗炭湘潭應接慕容勾誘契丹璟懼無以對綱目書周顯德二年敗唐兵於壽州三年春正月周主自將伐唐斬劉彥貞二月克滁州擒皇甫暉姚鳳自此唐敗周勝月不絕書四年則唐主盡獻江北地當時出師逾載旗偃風行周作檀來之歌唐執小朝之禮淮南十四州談笑坐得雖其閒劉仁贍殺子不悔張彥卿等千人盡死孫晟奉使仗節李延鄒不草降表唐臣忠義足風末世然國蹙地蹙勢已無救至今欷吁猶有恨於宋齊丘及馮延已等五鬼也齊丘助昪篡逆璟立復相陳覺魏岑等皆其所引周師數至五鬼不發一策齊丘覺復縱敵不戰迫朱元出走禍難日殷羣小戲侮人主請委政宋公始而大言用兵既而同聲賣國有臣若此不亡已幸況危削哉天寶之亂禍玄宗者李林甫而為之死者顏杲卿建中之亂禍德宗者盧杞而為之死者段秀實今唐失江北實齊丘等造之反貽仁贍等以死竊國者肘腋之臣殉國者卑疏之士其來久矣世宗用兵威武出討北漢高平之戰

誅樊愛能何徽等以肅軍政驕將惰卒惕然知懼所向成功淮南之克殆繇於此李璟削尊稱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未若其恭順也世宗與為一家令其修城隍治要害為子孫計服之以義懷之以仁有張弛文武之道焉世宗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未議攻取入北漢境民爭出迎始圖兼并然數十萬衆聚太原城下民苦剽掠稍稍保山澤自固其伐唐也百姓爭奉牛酒將帥不恤白甲軍與周屢敗北中國長勝之師民一觖望亦得而幾失乃知周太祖舉事時王峻許衆旬日掠城非長策也